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六三冊目次

兩谿文集二十四卷 （明）劉球撰 明成化六年劉鉞等刻本 一
蘭庭集不分卷 （明）謝晉撰 清康熙十六年鈔本 二八八
古穰文集三十卷 （明）李賢撰 明成化十年李璋刻本 三三六

兩谿文集二十四卷

（明）劉球撰

明成化六年劉鉞等刻本

兩溪文集二十四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劉球撰。球字求樂、更字廷振、安福人。永樂辛丑進士。授禮部主事。以楊士奇薦入侍經筵、改侍講。後忤王振、下詔獄、爲振黨馬順就獄中支解死。景泰初、贈翰林學士、謚忠愍。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皆所作雜文。球歿後二十八年、其子廣東布政司參政鉞所編、彭時、劉定之皆爲之序。當王振盛時、侯伯公卿惴惴趨風恐後、而球以一文弱詞臣、仗大義以與之抗、至死屹不少撓、沈德符野獲編記其見害之後、猶爲厲於馬順家。明史亦載其事於本傳。是其剛毅之氣、至生死而不可磨滅。今觀其文乃多和平溫雅、殊不類其爲人。其殆義理之勇、非氣質用事者歟。然味其詞旨、大都光明磊落、無依阿湛忍之態、所謂君子之文也。雖殘章斷簡、猶當寶貴。況全集裒然具存、固宜亟爲採錄、以風厲名教者矣。

劉忠愍公文集序

自昔學聖賢之學者先道德而後文辭蓋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必有以輔世明教然後為為文之至實不足而工於言言雖工非至文也彼無其實而強言者竊竊然以靡麗為能以艱澁詰僻為古務悅人之耳目而無一言幾乎道是不

惟無補於世且有害焉奚足以為文哉以是觀之其文傳不傳槩可見矣吾安成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劉公諱球字求樂世為簪纓望族自少力學博極羣書存心制行率由正道以春秋舉永樂辛丑進士拜儀曹主事居官廉勤積學不怠遂膺薦入侍
與經筵預脩
宣廟實錄書成進翰林侍講其在翰林雖以文學為職而忠
君愛國憫民憂世之志尤惓惓焉嘗疏十事規切時政忤權奸下獄直詞勁氣之死不屈天下聞而壯之不踰數年言益驗事益彰聞
朝廷嘉其忠乃有贈謚祠祀之褒此公始終之槩也跡公平生其志於道德

者乎而於脩辭亦苦心極力期與古之立文者並蓋無所不用其誠者也觀其應世之文有典有則粹然一出乎正皆足以扶世道而重名教謂非有德之言可乎其視古人豈多讓哉公沒後二十有八年其子廣東參政鉞淛江副使釪相與類集公文鋟梓以傳屬時序之時於公為後進鄙言

何足以重公然公亦何待予言以為重惟公之文步趨聖賢之途根本道德之實嚴整雅潔無一浮靡怪誕語若此者自足以取重於世加之死于忠諫其精神耿耿乎天地間凌厲山嶽盪摩日月與寒暑俱運而無窮其所以增重斯文者有在人將視為商敦周鼎而寶重之雖微予言可必傳于世無疑也曾穆叔論死而不朽先立德次立言於戲公之不朽其在是矣況有二肖子益克振勵功名為之後哉二子俱第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累轉至今職名位方進而未已皆有光於家學者也因其請辭不獲命敬書此于篇端庶觀者有考焉

成化六年歲次庚寅夏五月朔

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吏部
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知
制誥同知　經筵事
國史總裁里生彭時序

兩谿文集序

兩谿者故翰林學士謚忠愍劉公存日所自號公先世家安成淡谿繼徙邑葛谿自號不忘其先孝也正統初予筮仕翰林公被楊文貞公薦自春官屬来預

經筵史館事

宣廟實錄成改侍講是時在院以文鳴者吉郡家多公居其間金春玉應鯨鏗鰲吞光前偉後爲二三元宗工所重然公之文非徒文也蓋有本焉公文奚本乎公家世學春秋以之擢巍科躋膴仕肯項相望春秋明經世大法凜凜巖巖若冰霜凝泰華峙公於其學尤爲深造夫文不本經學非文也公之文本經學且有源委經學奚本乎予視公僚長而公冢嗣令廣東參政伩德予同榜爲翰林庶吉士予交公父子間聞公議論正大動以古聖賢爲歸以子孝臣忠爲榮此其素心也心以學經經以爲文其本深矣觀兩谿文集者其宜以是求公焉集若干卷其文甚富然劉贊集劉科榮胡銓集沮和跡與斯集雷震章乃螾與之孕月也舉火之通天也羅之者其在是乎知之者其在是乎具眼者先焉抑公終以是蒙

主知恆于身後贊謚殆不得擬天順復

登

宸極公冢嗣洎季子澥江憲副伩和駿駿並進可見曩昔咎公非

英宗皇帝意也終知公之忠也公字求

兩谿文集

樂別字廷振今祀于郡忠節祠云

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
翰林學士
經筵官
國史副總裁知
制誥永新劉定之序

兩谿劉忠愍公文集目録

孫子鉞釪類編

第一卷

講章

尚書九章

春秋三章

四書五章

通鑑綱目五章

第二卷

奏疏

請罷麓川之征奏

雷震

奉天殿鴟吻奏請脩省疏

堤備京師水患奏

請拯畿內水荒疏

請留知縣何澄疏

第三卷

賦頌

至日早朝賦　[illegible]賦

龍駒賦有序　瓊島觀燈賦有序

景星賦有序　瑞應麒麟賦有序

元夕觀燈頌有序　萬國咸寧頌有序
瑞雪頌有序　黃鸚鵡頌有序

第四卷

記

謁杜少陵草堂記　張忠定公畫像記
游玉泉記　蒼山隱處記
黔江學記　春草圖記
西莊記　遂真堂記
逸齋記　南思堂記
棠溪王氏先祠記　思全記

友竹軒記　槐陰文會記
滁溪山水間記　崇順堂記
水雲軒記　續晚園記

第五卷

記

成都縣學文廟記　禮部藏書閣記
菊莊記　貞壽堂記
致爽堂記　清樂軒記
上田舊業記　清白軒記
義儲記　黃州廣惠堂記
正心堂記　止菴記
敬慎軒記　湖東翰墨記
郭氏靜軒記　喬林清趣記
竹溪清處記　石溪新隱記

第六卷

記

安福城隍廟記　碭山孔子廟記
御馬圖記　宗弟藏先世遺翰記
愚懶齋記　伍氏倫樂堂記
大洲書舍記　王壘書舍記

劉氏兩墅記　李氏祠堂記
李氏愛日堂記　楊氏重慶堂記
橘井記　怡軒記
希賢齋記　周氏復姓記

第七卷

序

送宋進士南歸序　送陳主事展祭序
送岳指揮致仕序　送太常魏先生序
送張巨川序　送張玄子詩序
送連江令劉君序　送梁大尹赴祥符序

送陳布政赴江西序　送伍司訓赴東昌序
青[illegible]人先生詩集序　送鈕治中還永[illegible]序
送張孟和序　送[illegible]編脩南歸詩序
送楊千戶蒞職序　送張僉憲復任序
送陳僉憲詩序　送殷參政序
送李太守復任序　送劉編脩歸省詩序
送石布政赴山西序　送趙司業序

第八卷

序

送章瑾還會稽序　送王太守赴雲南序
送太僕少卿鄭君序　贈行人劉紹章序
送方同知致仕序　章處士挽詩序
送馬司務考滿序　送余玉[illegible]省親序
送陳止善還臨江序　送鄭少卿致仕序
慶劉隱君壽詩序　送沈員外還南京序
送林[illegible]省親序　送袁主事還桐廬序
送李教諭歸袁序　哀朱員外詩序
悼尹處士詩序　送王望輪還鄉序
送段侍郎復任序　送劉昆陽致仕詩序
贈龐檢校序　送蕭主事南歸詩序
送任主事歸省詩序

第九卷

序

戊午冬至宴會序　送汀州吳通判序
送[illegible]司訓赴[illegible]序　送劉司訓赴舒城序
送劉教諭[illegible]年序　送李太守考績序
[illegible]序　送李養和歸
送[illegible]南歸序　贈[illegible]程和序
送[illegible]吳太守序　送劉郎中赴南京序
送[illegible]南還序　送[illegible]郎中赴任詩序
送楊脩撰致仕序　送朱議赴任序
送鄒翰林還鄉序　送[illegible]使赴閩序
復樸齋序　送[illegible]參政赴山東序
送彭教諭[illegible]　[illegible]李氏族譜序

第十卷

序

送河南包[illegible]序　送孫參政復任詩序
送劉參政赴四川序　樂平虞氏家範序
送金華劉通判序　南樓宴會詩序
送吳氏二子序　送江編脩還鄉詩序

送尹侍[illegible]歸詩序　送張孟敬還鄉詩序
送陳編修歸省序　送邢侍[illegible]歸詩序
送何檢討歸詩序　送袁尚寶[illegible]任詩序
送盱陽僉事赴任序　送薛僉事赴山東序
中秋宴會詩序　送李太守考滿序
錢塘陳氏族譜序　桂嵓先生南還詩序
送劉[illegible]事序　送張[illegible]序

第十一卷

序

送王僉[illegible]還鄉序　送侍郎吳公致仕序
送孫侍讀歸省序　華林胡氏族譜序
送艾主事侍親序　送[illegible]使[illegible]赴任序
送弋陽曾司訓序　送明[illegible]務祭祖序
送福州黃教授序　送[illegible]知州序
送從弟琳尹首詩序　送陳侍郎致仕序
贈武庫陳[illegible]序　送鄭太守復任序
送[illegible]州[illegible]序　送南昌胡太守序
贈古評事[illegible]　送劉給事致仕序
送何太守復任序　敘[illegible]贈李給事中
送劉給事[illegible]歸序

第十二卷

送彭僉[illegible]復任序　送姚千戶序
送[illegible]教諭序　敘交送陳侍[illegible]
諸生分別詩序　送[illegible]科十詠後序
送王布政復任序　中秋燕會詩序
送劉通判[illegible]序　送撫州[illegible]太守序
送王大參赴任序　駱氏[illegible]詩序
送[illegible]經歷序　送陸汀[illegible]序
送劉判[illegible]州序　送張布政赴江西序
送[illegible]金部[illegible]序　送胡[illegible]詩序
送[illegible]大[illegible]序　[illegible]畲鄭氏族譜序
送[illegible]教諭序

第十三卷

序

送宋參議[illegible]序　送彭進士序
送王侍郎[illegible]詩序　送王[illegible]武[illegible]序
路氏[illegible]譜序　墨[illegible]氏族譜序
[illegible]序　黃田八景詩序
[illegible]教授[illegible]居序　甘氏[illegible]堂序
王[illegible]士[illegible]序　雙峯先生文集序

送戴先生□□詩序
端午安會詩序
送邱邦尹赴景陵序
送林學正序
送方侍御序
送彭教諭赴長樂序
送李教諭致仕序
送周脩撰省祭序
送金吾衛彭指揮序
送劉貳尹序

第十四卷

序

會稽八景序
挽李節婦詩序
送鮑參議詩序
送陳太守詩序
送史教諭詩序
重介送宋貢外序

送王大參赴廣東序
鍾氏貧樂堂詩序
送王貢士南歸序
朱氏杜林詩序
送石阡康推官序
送路知縣復任序
送萬太守復任序
哀劉□□詩序
送方都督序
送□都指揮序
送尹廣文序
淡薄詩藁序
安樂龎氏譜序
送孫大參歸省序
送淩憲副序
送陳太守復任序
送山東王憲副序
送劉教諭赴賀縣序

第十五卷

書

上東里楊先生書
奉侍讀李先生書
與孫參政書
與王憲使書
唁彭大尹罷官書
四梅翁𦍒父書
荅汝耘弟書
與焦憲副書
與徐教授書
與王主事書
貢鮑先生簡
荅萬大尹書
荅士元書
荅彭檢討書
荅歐陽隱君書

第十六卷

書

與臨清彭□□書
與學士李先生書
唁伍司訓□□書
與王斷事書
奉侍御胡先生書
與劉術謀書
慰萬侍御喪□書
慰歐陽僉事書
慰羅侍御喪母書
與李檢討書
與劉惟恭書
與□□偉書
與林廣文書
與胡醫士書
與胡顯融書
與孫參政簡
與胡推官簡

第十七卷

說　論

說圓　說水

王氏子名說　曾生名字說

內省說　文會說

南岐瘿者說　養樹說

験其自然說　說舟

原論送王養廣

論志送周家南歸　論戎狄

第十八卷

箴　銘　贊

書室箴　鼓氏敬訓箴

好問軒銘　挹陰書屋銘

復齋堂銘　敏求齋銘

復撲齋銘　徐氏書藏銘

戴成辨像贊　胡處士像贊

張琦俞寡像贊　周侍講像贊

益菴贊　何太守像贊

龍贊　周貞婦像贊

劉長史像贊　黃司訓講學圖贊

第十九卷

題跋

青樊孫輝圖識　跋楊忠襄公田劄後

跋皇氏十帖後　跋李信甫手札後

跋戴氏藏翰墨後　書倪[illegible]卷後

書王紹懷先卷端　書范德[illegible]稿後

書劉氏仍釋樓後　書劉氏[illegible]後

書黃氏訓辭後　書趙氏[illegible]卷後

書王氏寶翰卷後　題[illegible]圖後

題分水方氏族譜　題歐陽氏[illegible]潤殘卷

高宗召傅說識　紀李[illegible]事

書萬里朝天圖後　書王[illegible]卷後

第二十卷

哀辭　誄辭

張博士哀辭　張僉都哀辭

羅侍郎哀辭　楊處士哀辭

王校吏哀辭　蕭先生哀辭

章侍郎哀辭　張御史誄辭

羅處士哀辭　彭處士哀辭

杜長沂哀辭　龔處士哀辭

第二十一卷

祭文

祭曾學士文　祭少師楊文敏公文
祭周脩撰文　祭蹇尚書文
祭洪主事父文　祭敬清樂先生文
祭黎諭德文　祭周員外文
祭劉典史文　祭胡退山文
祭曾學士文　祭鄧資允文
祭李養和文　祭宋給事文
祭王黎政文　祭楊傳士文

祭王正諮文　祭歐陽司訓文
館閣祭楊編脩父文　祭歐陽處士文
祭表兄彭處士文　祭劉知州行忠文
祭劉藏憲副文　祭李隱君文
祭歐陽宅姊文　祭太安人許氏文
祭宜人曾氏文

第二十二卷

行狀

逍遙楊先生行狀　職方周員外行狀
封編脩孫先生行狀　戴先生行狀
曾學士行狀　馮太守行狀
陳侍讀行狀

第二十三卷

墓誌銘　墓表

給事中宋璵墓誌銘　王司訓墓誌銘
瀧處士墓誌銘　歐陽縣丞墓誌銘
劉處士墓碣銘　易隱君墓碣銘
舒君墓誌銘　安隱趙處士墓誌銘
歐陽鉦墓誌銘　殤姪璧墓誌銘
孫孺人墓誌銘　劉孺人墓誌銘
孺人歐陽氏墓銘　章節婦墓誌銘
郭寺丞墓表　黄千戶墓表

第二十四卷

傳

悠然先生傳　拙隱翁傳
吟源釣者傳　贊府王以斌傳
左衡鑑傳　蔣仲良傳
翰林黄廣敬傳　歸田老人傳
鮑生傳　蕭節婦傳

先忠愍公歿後二十有八年而是集始鋟板行非
敢緩也蓋自正統癸亥不肖鉞與弟釪扶王裒之
戚避時諱所存遺稿藏之篋不敢應視迨而遭
奔馳南北所藏稿未免有散逸之慨矣泰初荷
朝廷襃揚先公忠直加贈賜謚鉞始入京復外制班
欲揚遺集自隨風波之險非果天順中鉞出守
肆寧釪承乏浙江太家俱便始商確取遺藁並
任所搜輯寫類分為二十四卷首講章次奏疏
次賦頌記序書劄識跋箴銘贊以論序文表辭
行狀墓誌哀傳總題曰兩谿文集仍其號也方欲
板刻徒以公務瑣瑣屯躬考對應有差託迪役亡
病嘆散歿延罪不可逭已丑春以廣藩參佐入
朝回過杭寓留踰月乃與釗秉燭出所謄集篇閱而
行對之仍取遺藁考正異同其篇遂定携以抵任
乃發俸資市板雇工求善書者模寫上板命工分
刻屬有雷廉行役躬督視歷三時厥工罔集今
年秋以疾告休乃得躬較工程再閱月而告完然
則是集積年久而後板行亦有由矣若其散逸及
原藁存亡者俟異時搜採別為補遺附之卷末云
成化六年歲庚寅九月既望　孤子鉞謹識

兩谿文集卷之一

講章

尚書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這是尚書舜典紀載帝舜即位後命官典禮的事咨是訪問四岳是官名三禮是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三件的禮帝舜訪問四岳如今群臣中誰能掌我三禮的事僉曰伯夷僉是衆人共說伯夷是人名四岳與在朝衆臣都說伯夷這箇人可典三禮帝曰俞咨

伯汝作秩宗俞是應答他說的是秩宗便是典三禮的官如今太常寺卿帝已說衆人所薦的是遂命伯夷做秩宗又告戒伯夷說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夙夜是早夜寅是畏敬直是心無私曲清是潔淨不為物慾所汚帝舜說感格神明只在存心心若不知敬畏稍有些私曲便為物慾汚染怎麼感格得神明伯夷爾當自早至晚常存敬畏的心端端正正無一毫私曲則心上自然清潔不容那物慾汚染這等呵方可感格得神明臣聞帝王主典天地百神故朝廷之禮惟祭祀為重然必有官專掌其事□　秩宗是已

帝舜咨問四岳任之佑契可謂審矣而其告誡之際拳拳以寅爲說欲其持敬存心於平日而後可以感格神明帝舜在位五十年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固其大德足以祈天永命亦必伯夷有以相成之也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又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祭祀是國家的重事伏惟

聖明留意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這是大禹謨篇史臣記帝舜將傳位與禹先告以治天下的道理這幾句是帝王治法源頭最切要的說話如何是人心惟危道心惟□□□是從人知覺上說其發於私欲上的便□□□發於天理上的便是道心如眼裏要看着好顏色耳裏要聽着好聲音口裏要喫着好滋味身體要□閑散自便此皆從人欲上發來這箇心易私而難公故危殆而不安這便是人心惟危若遇顏色於道理不當看的不看聲音於道理不當聽的不聽滋味於道理不當喫的不喫身體於正事當爲的不肯閑散怠惰了此皆從天理上發來的這箇心難明而易昧故微妙而難見這便是道心惟微如何是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是說能於人心道心兩件中明白分辨知得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這便是惟精既審察得明白了都把道心當做主宰人心都聽道心使喚不要放想不要爲這便是惟一這等啊一動一靜一云一爲處置天下的事都合道理自無過的也無不及的這便是允執厥中舜把這道理告禹着他存養此心以爲治的根本又恐禹於聽言處事上或不當不免有過有不及處所以又與說聽言處事的道理如何是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舜的意思說凡治天下當先

聖人都有成法人的言語是考究古人的纔可聽若是出一人私見無所考究不可輕易聽他這便是無稽之言勿聽又說人君所行的事要合得天下人心人的所謀出於衆人公心纔可用若出於一人見識不咨於衆謀不可輕易用他這便是弗詢之謀勿庸稽以審之一以守之則心裏所存的都合道理言不輕聽謀不輕用則外面所行的都合道理自內及外都無差失天下豈有不治這是帝舜告禹的深意臣謹按允執厥中這一言堯以命舜至舜亦以命禹又加之以此三言所言雖多於究其道不出乎中之一

字俊乂成湯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武王訪道於箕子
有曰皇建其有極極便是這中唐虞三代盛時天下
國家長治久安皆由人君處心行事合乎中道後世
人君處心行事不由中道所以功效不及前古為時
為人君的誠能講學以求中之理力行以求中之實
則二帝三王之治可復於惟
皇明留意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
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
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這是尚書禹貢篇紀載荊州所貢的方物貢是下面
的人貢獻其物於上那時禹受舜之命平水土成功乃
命九州各以其物來貢荊州即今湖廣地方所貢最
多其言厥貢是說荊州其所該貢的何者是荊州該
貢的羽毛齒革羽是鳥羽毛是獸毛可做旌旄齒是
象齒革是犀兕的皮可做車甲惟金三品是那金銀
銅三樣的金可做器用杶榦是杶木可為弓榦栝與
柏都是木可為棟宇礪砥都是磨石砮是做箭鏃的
石丹是丹砂可做藥的這等都是該貢的惟箘簵楛
三邦底貢厥名箘簵是竹之堅者楛是木之直者都

可做箭荊州地皆有之特令三邦致貢其有名者包匭
菁茅包是裹匭是匣菁茅是包山所產的三脊茅祭
祀時用以縮酒特重之故包裹於匭厥篚玄纁璣組
篚是筐篚玄纁是絳色的幣璣是珠類組是綬類也
重之故盛以篚這幾件也是荊州該貢的九江納錫
大龜九江即今之洞庭大龜是國之守龜其大一尺
二寸不可常有偶於九江得之則使之納錫於上以
自別於常貢臣謹按禹貢所載九州貢納方物皆出
其土之山川風氣所宜產而非取諸遠方珍奇皆切
於國之服食器械所宜用而非貪其私己玩好故民
成供之而無不足國家用之而常有餘於這上見得
聖人有公天下的心節用愛民的意所以成有虞之
治而足為萬世法後來周成王時西域貢獒召公作
旅獒以陳于王以為明王不貴異物賤用物犬馬非
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於國周公輔成王制周
禮以開太平立九貢之法致邦國之用亦惟取足於
國無損其民皆有禹貢之遺意是以成周之治比隆
有虞及周之衰齊桓公仗義以尊王責楚不貢包茅
而楚服罪率諸侯修職貢而諸侯宗之周室賴
爲以尊其法雖久猶足維持其國貢賦之不可

[illegible]的然必取之有常用之有節而後可以福國經久

伏惟

聖明留意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這是商書說命上篇史臣記高宗得傅說的事傅說是箇有德行的人高宗得之以爲相史臣推原其始謂之王庸作書以誥曰王便是指高宗言庸字解做用字作書是高宗作那告群臣的書高宗因群臣諫他免喪之後不言語作書告與他以己不言語的意思如何說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台字喚做我字正是公正的意思類字喚做似字高宗告群臣說道以我嗣位爲天子表正那四方諸侯百姓我恐怕自己的德不似那前人明哲因這上不敢輕易發言恐言不中理時誤了天下的事如何說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恭是恭敬的意思默是淵默的意思思是思慮道是治天下的道理帝是上帝賚是賜與的意思予字也喚做代字言

又說道我雖不言語然卻常常恭敬淵默去思[illegible]我治天下的道理這箇誠意感動上帝所以夢寐中見帝把一箇賢良輔弼的臣賜與我使這箇人來代我出那言語去宣布政教如何是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審字解做詳字象是繪畫那夢中人的形象說便是傅說傅巖是傅說所居之地肖字也喚做似字高宗因夢見上帝賜己良弼卻去詳審那夢中人的形象繪畫出來使人把這形象徧求之天下惟有傅說築居在傅巖之野他的形象卻與那夢中人的形象相似高宗因此得之臣惟高宗之任傅說實自其恭默思道一念誠心與天無間是以精誠感格形諸夢寐求之嚴究又尊之甚至任之甚專所以能復成湯之業於既衰之餘其後文王造周亦嘗[illegible]卜得[illegible]渭濱以呂望即[illegible]以歸尊之爲師其信任之也似亦高宗之任傅說遂成興周之功這等看來自古聖王任賢佐以輔成其治者皆本諸身先有致賢之誠而後能盡任賢之道所以功業如此其盛也昔漢儒[illegible]聖主得賢臣頌有曰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illegible]君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莫非此意[illegible]

臣又曰人

皇上以高宗文王之心為心信任仁賢以隆至治斯
世斯民不勝幸甚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
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
之休命

這是商書說命下篇高宗命傅說與傅說答高宗的
言語如何說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古人稱
君謂之后賢是賢臣乂字解做治字食是食祿高宗
告傅說以為人君當與賢臣共治天位共食天祿然
君臣之遭遇甚難有聖智之君非遇輔理之臣則雖
有天位亦不得與之共治有賢良之臣非遇尊賢之
君則雖有天祿亦不得與之共食所以說惟后非賢
不乂惟后非賢不食如何又以其爾克紹乃辟于先
王永綏民爾是指傅說說是望其必能之辭紹是繼
續的意思乃辟是高宗自稱之辭先王是成湯永綏
民是永安其人民高宗既告傅說以君臣遭遇之難
又謂傅說必能匡輔己以繼紹成湯之美永安天下
之民使己之德亦如成湯之德昭大德使己之治亦
如成湯之建中于民這是責望傅說的意思所以說
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傅說聞[illegible]是命即
下拜稽首以敬受之且曰敢以對揚天子之休命敢
是自信的意思對是對以己揚是揚於衆休命即是
高宗命說的言語傅說因高宗言其必能輔成己德
以繼紹成湯即自信以為天子有這等休美之命固
當對答於己以成其美又當播揚于衆以彰其善是
有自任的意思所以說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臣惟君
臣相遇如高宗之於傅說實不誠為難哉蓋商之先
王莫聖於成湯商之先臣莫良於伊尹成湯伊尹固
難得矣而傅說嘗告高宗曰協于先王成德監于先
王成憲蓋欲以成湯之德望於高宗高宗亦命傅說
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蓋欲以伊尹之功望於傅說
至是高宗謂傅說克紹乃辟于先王則是欲傅說輔
之為成湯傅說答以敢對揚休命亦自任其能為高
宗之伊尹其後高宗為商令王傅說為商賢佐衆無
愧於成湯伊尹得非其君臣平昔期望勉勵之所致
歟大抵說命三篇皆高宗求道於傅說而傅說納
誨於高宗之意至此篇終猶拳拳以[illegible]其中
無非聖學之所存治道所自出誠帝王[illegible]所當講也
伏惟
皇上留意於經筵以廣聖學以隆治化云云

集263-017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這是周書洪範篇內第六疇言人君又用三德以納民俗於皇極的意思六是其疇之數居第六三德便是下面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這三件正是無偏邪直是無私曲這便是三德中第一德克字解做治字剛克是以剛健之道治之這便是三德第二德柔克是以柔順之道治之這便是三德中第三德曰正直曰剛克曰柔克以見人君治天下威福與奪抑揚進退各有用這三句是總說三德之目下面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這幾句是詳說三德之用平康是平康正直平康是平安無事的意思人君當平安無事之世則用正直之道以治之無事矯拂所謂無為而治這便是平康正直如何是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彊是強梗的意思弗友是弗順的意思人君當強梗弗順之世則用剛健之道以治之蓋以剛克剛必去其習俗之弊以歸於中燮是柔和的意思友是委順的意思人君當和柔委順之世則用柔順之道以治之克柔必去其習俗之偏以歸於中這便是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如何是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沉潛是沉深潛退不及中道的人人君於沉潛不及中道的人則以剛健之道治之蓋以剛克柔必去其氣稟之不及以就於中高明是高亢明爽過乎中道的人人君於高明過乎中道的人則以柔順之道治之蓋以柔克剛以抑其氣稟之大過以就於中這便是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正直用於平康剛克用於強弗友沉潛柔克用於燮友高明是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四正直不言克蓋順其性質之美故其功易剛柔言克蓋救其氣稟之偏故其功難聖人撫世酬物因德以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可謂盡矣臣謹按之箕子陳洪範九疇於皇極之後而繼之以三德蓋皇極所以體其常三德所以盡其變人君治天下當以三德爲皇極之用以適輕重之宜下文有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又以威福玉食三者爲人君所操以用夫三德者也人君能操此三者則予奪抑揚之權皆自己出而三德有以盡乎皇極之用矣若假於臣下則權勢下移紀綱紊亂則何以操

總三德以盡皇極之用哉此箕子之告武王實爲萬世
人君爲治之法伏惟
皇上體念箕子之言建皇極於中以盡三德之用以
總威福之權天下幸甚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
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
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這是周書召誥篇召公欲成王脩德恤民以永天命
的言語王即成王元字解做首字刑是取法之意召
公意思說德雖是人所同得的道理然王位在天下

之上其德以首出天下而爲德元則小民乃得儀刑
效法而用德於天下民既用德則王之德愈益昭明
顯著光被四表不可掩矣所以說其惟王位在德元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是君[illegible]曰是
期望之辭召公意思又說民雖至微而關天下爲至
大君臣之間乃同德一心以勤勞憂恤其民而期望
說道我周受天命爲天子其丕大如有夏歷年四百
之永式用勿替有殷歷年六百之永意在兼夏殷二
代之歷年者無他故也蓋惟欲王[illegible]位嚴濟其飢寒
勞苦鰥寡孤獨不得其養之小民以這箇憂恤小民

之心感召天眷庶幾有周受天永命以設享福祚傳
之萬世於無窮所以說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
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
命也以小民即勤恤之實而受天永命即歷年之實
也臣按人君之受天命必本於得民心而得民心又
在於修德德有以及民則民心歸於下而天眷隆
於上矣故召公因洛邑既成成王始政作是書以告
之既以誠小民爲祈天命之本又以疾敬德爲誠小
民之本拳拳欲成王用德以恤民因民以祈天共爲
國家悠久之遠之慮何其至哉成王信用其言於顧

命有曰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而用德之意勤矣
於周官有曰以祐乃辟永康兆民而安民之意篤矣
所以受天永命不但享有百年之壽至如武王卜洛
不過曰卜年七百其後乃過其數而至八百六十餘
年之久召公用德恤民以永天命之言卒有明驗是
則人君欲祈天永命惟盡心於用德恤民二者而有
餘矣伏惟
皇上體召公致告之言考成王已驗之效丕崇厥德
用恤小民以隆
眷祐於萬年以啟國祚於無疆天下幸甚

天性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
卹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稱用乂
厥辟故一人有事於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這是周書君奭篇周公因召公欲告老故作是書舉
商得賢輔治之效以明其不可去的意思佑是助實
是虛實之實屏是藩屏史臣用公承上章伊尹伊陟
臣扈巫咸巫賢甘盤六臣能輔君以格天因說言
天佑助有商其命純一不雜乃多生賢才以實其有商
使不致空虛其在京師則有百官之著姓以至王人
之微者莫不秉持德行明致憂卹其在四方則有百

執事之小臣以至藩屏侯甸之大官莫不爭先奔走
以趍事效勤凡內外大小之臣無非賢者所以說惟
天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卹小臣屏
侯甸矧咸奔走稱是舉乂厥辟是治其君之事一人
是君周公意思又說惟天純佑商國而實以賢才如
此故其君用人惟德是舉而賢才之進亦惟德是持
用能治理其君之事不至廢墜所以其君一有會盟
征伐之事於天下則天下之民從其命令聽其號召
有如龜之卜如蓍之筮莫不尊而信之不敢違背所
以說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於四方若

卜筮罔不是孚周公蓋以商之得賢致治者皆大臣
輔君格天之力況成王幼沖豈可無輔相之臣是召
公決不可退也臣惟天之佑助人君莫大於生賢以
輔成其治人君之得天佑又在大臣輔之以盡感格
之道故周公惓惓舉商得天純佑以致賢才之眾治
化之孚為召公告所以勉留召公之意至深切焉[illegible]
日周公之詩有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召公之詩亦
曰藹藹多士惟君子使又見周室多賢以成治化是
以比隆於商而成王用二公輔相以感格上天佑命
之純殆與有商諸君無以異也伏惟
皇上取法商周賢聖之君以隆天佑以致多賢以成
治化天下幸甚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
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
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
義民
這是周書立政篇周公戒成王以用賢為政之道此
一節是說有夏之君能用賢而其臣又能勉之以任
賢的言語迪是蹈而行之籲俊是招求賢俊周公因

上文說常伯常任準人是左右輔政的美職人君能
憂卹而慎擇之者少至此說古之人能迪行憂恤此
職之道惟有夏之君為然有夏之君當王室盛大強
競之時務招求賢俊以尊事上帝可謂能迪行此道
矣所以說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
帝迪知是蹈而知之忱恂是誠以信之九德是皐陶
謨所陳之九德后是君宅是安而處之事是任事之
公卿即常任牧是牧民之長即常伯準是守法之有
司即準人謀面是謀人之面貌訓字解做順字周公
又說有夏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

君而拜手稽首以致其尊君之意說道能宅任常任
常伯準人三職使之德稱而位安如此然後能盡為
君之道若徒謀之面貌以為其人大順於德乃宅而
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如何得有賢而好義之人所
以說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
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
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臣惟人君闕
治當以用賢為急人臣事君當以進賢為忠能籲俊
之君既能籲俊尊帝其臣猶以擇任三宅為心為臣
之刑可謂交盡其道矣周公舉以為戒亦惟欲

其任賢以輔成于治也舜因堯考之舜闢四門以來
天下之賢矣益猶戒以用賢勿貳湯既立賢無方矣
仲虺猶勸以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是則唐虞三代君
臣未有不以選賢任官為事所以治化之盛非後世
所及伏惟
皇上體古聖君之心從古聖臣之言進用天下之賢
圖臻雍熙之治斯世斯民幸甚

春秋

元年春王正月

這是春秋一書之首紀年月以明王道的書法春秋
是魯國史書之名孔子生於魯因周室衰遠王法浸
壞三綱九疇日淪以斁乃筆削國史始于隱公終於
哀公從此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而寓一王之法於
其間無非欲存天理正人心尊王室抑伯內夏而外
夷狄有德以勸善誅有罪以懲惡祖明二帝三王之
道以為萬世人君治天下之大法孟子所謂春秋天
子之事者是也如何書元年元是大始的意思在天
之元即在人之仁元年是隱公即位之一年謂之元
年者所以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天
之用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是地之用人君與天地參

故即位之初便當體天地一元之德發政施仁為人
民社稷之主故謂一年為元年這便是春秋書元年
的意思如何書春王正月春是四時之首萬物以之
而生王是周之天子當時天子皆稱王正月是周正
建子之月加春于王之上者以天時正于上天子必
欽而承之然後能統天下見天人之理合為一也加
王於正月之上者以正朔出于王諸侯必尊而奉之
然後能理其國見天下之統歸于一也這便是春秋
書春王正月的意思臣謹按春秋之法莫先於明王
道而王道之原實出於天天道順而後王道為可行

故孔子於一書之首書元年書春王正月見人君當
體元居正以奉天道而正王道漢儒董仲舒推廣其
義有曰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
其本必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
方正遠近莫不壹於正而無邪氣干其間是以陰陽
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莫不畢至
而王道終矣此是說春秋欲人君體元之意又曰按
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次王王次春春者
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人君欲有所為宜求端於

天之道此是說春秋欲人君居正之意為人君者必
以體元為職居正為要則聖經大法可舉而措諸政
治天下生民皆得享其福矣伏惟
皇上取法春秋體元居正以仁育群生以統理萬國
天下幸甚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
北杏

這是魯莊公十三年齊桓公創伯欲合諸侯是齊和
公宋人是宋桓公陳人是陳宣公蔡人是蔡哀侯邾
人是邾儀父會是相會以結好北杏是齊地齊本太

公之後為周諸侯國在山東周既東遷王命不行於
天下列國無所統屬齊僖公遂有小伯之志春秋之
初盟于石門盟于惡曹皆欲樹立黨與以自尊大然
僖襄公之世諸侯猶未宗齊至桓公即位得管仲為
相欲使尊周室攘夷狄安中國遂等大義為名以匡
合諸侯使皆尊己為盟主故於魯莊公十三年春因
宋萬為逆宋國未寧乃會諸侯于此求以平之實欲
因此以為開創伯業之謀於是宋陳蔡邾四國之君
翕然惟桓公之命是從桓公亦由是立於諸侯之上
而為之主自是會盟征伐之政一主於齊其後宋襄

公晉文公楚莊王秦穆公又皆躡齊之迹迭爲盟主
原其所自皆由北杏之會始孔子作春秋意謂先王
制法禮樂征伐皆自天子出諸侯不敢擅其權必九
命作伯然後得專征今桓公不嘗受命於王四國果
何所據而私相推戴以爲盟主使天子大權一旦而
歸於齊是無王也故四國之君皆貶稱人誅其首亂
以正王法然當是時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有[illegible]
合列國以尊王室免民於左衽也不得不與之故齊
侯書爵所以與之誅四國者聖人扶持王道之本心
其法出於正也與齊桓者聖人憂應世道不得已之

意其事出於權也臣惟北杏未會之前天下惟知有
王既會之後天下始知有伯則是會其王伯興衰之
機歟蓋王伯之相去也爲甚遠王者之心誠一無僞
其所施爲皆大公至正猶天地之化不見形跡自然
澤及萬物二帝三王用是道以治天下故功烈極其
大伯者則尚誇詐急功利無誠心直道待人惟假仁
義之名以濟其利欲之私五伯用是道以號諸侯故
功烈爲甚卑王道固不可與伯政同語伯政之興實
足爲王道之害故著春秋於北杏之會者責四國之賊
伯者聖人欲尊王道以抑治功也孟子有曰堯舜性

之也湯武身之也五伯假之也又曰五伯三王之罪
人也又曰伯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皆明於王伯之辨深得春秋之旨春秋以後人君爲
治近古者莫過於漢然稱雜伯不純乎王道所以不
能興復唐虞三代之盛由是觀之春秋[illegible]於尊王
抑伯者誠欲垂後法以開萬世太平也伏惟
皇上深鑒春秋之意篤行王道抑黜伯功陋五伯之
跡復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幸甚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這是魯僖公九年齊桓公合諸侯以明王禁的事諸

侯是齊桓公與魯宋衛鄭許曹六國之君盟是誓於
神明以結約信葵丘是宋地今在河南睢州桓公主
伯因葵丘既會宰周公還朝遂與諸侯盟于其地示
以五命之禁其初命意思說有不孝順父母的當誅
戮之樹立嫡長子爲世子不可以愛子更易之寵妾
卑賤不可使爲正妻以亂夫婦之倫再命意思說賢
良之人當尊禮之有才能之人當養育之以表彰其
有德三命意思說民年老者當敬重之孤幼者當慈
愛之四方賓客行旅至者當優待之四命意思說爲
士者不可使世襲祖父官職恐其未必皆賢百官奉

職當求賢才以任之不可使人兼攝恐至廢事取士
必在得人不可濫舉不肖大夫有罪當請于天子以
正典刑不可擅自殺之五命意思說不可曲為隄防
壅泉激水以病鄰國鄰國凶荒來告糴以賑饑不可
閉遏不發封建國邑當告于天子不可自專其權凡
此五命之詞皆王朝大禁天下所當共守桓公條舉
以約束諸侯尊戴天室故但束牲載書不歃刑牲歃
血而人皆喻其志伯者功業未有若此之盛者孔子
作春秋所以再書葵丘以深美之然桓盟不日至是
而書日又以其盛而將衰故謹之也臣謹按五伯之
功桓公為盛桓公之盟葵丘為盛誠以其能明五禁
以正率人非其他之盟所可比也然葵丘未盟之先
伯業日新月進既盟之後伯業日替月隳則是盟得
非其盛之極而衰之端歟其故何也蓋伯者不能存
久而不息之誠守滿而不溢之戒但假仁義之名以
濟其利欲之私故欲之未遂則勤力勞心不敢自怠
欲之既遂則志滿氣驕不復有為此其所以盛於前
而衰於後也聖人於是盟既美其盛又[illegible]衰以垂
法戒於後世蓋欲治國平天下者慎[illegible]保全盛
業於不衰伏惟

皇上因伯功之盛而監其衰取春秋之法以致其謹
始終此心則始終此治天下幸甚

四書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

此章是論語第一篇孔子說治國的道理道字解做
治字千乘之國是孔子時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
千乘的孔子說那千乘之國其人民也不少為之君
者必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然後治得這
箇國如何是敬事而信敬是小心嚴謹的意思信是
誠實不欺的意思人君於事苟不小心嚴謹必至悞
了故遇着事時須要此心專一在這事上如捧那圭
玉持那盈滿一般不敢有一毫惰慢苟且務處得這
事十分停當不致誤了這便是敬既敬於事又要取
信於民若與民無信時民便疑了故下政令時務須
端端確確堅如金石驗如晝夜不可少有欺詐以致
朝令夕改賞的必賞罰的必罰終始如一這便是信
如何是節用而愛人節是節儉不奢侈用是用度愛
是慈愛人是百姓人君雖擁富貴然不可縱耳目之
慾而行奢靡之事以糜費了錢粮重困了民力須制用

有節使宮室輿馬衣服行役民一切日用之物悉從儉
約不至太過也不至不及這便是節用自已既節儉
了又肯愛恤百姓蓋百姓是國家的根本百姓安則
國家安豈可不愛恤他須常加保惜常加撫養凡有
科差發務役輕省使他飢的得食寒的得衣老的
小的無一箇不得其所這便是愛人如何說使民以
時使是役使時是農閑時月國家如有造作要役使
百姓時必念着百姓每春來要耕夏來要耘秋來要
收這等時月都不要役使他恐妨了他農工必待冬
月農事畢時百姓每都閑暇了然後使他這便是使

民以時蓋敬信節用愛人使民以時這五件都是為
治的道理孔子因當時諸侯不能行之所以說治千
乘之國須是盡此五件然後國可得治何況天子以
萬乘之尊四海之廣豈得不盡此道天子盡得此道
時則天下平治又非千乘之國可比這等看來此五
件乃天子諸侯通行之道萬世不可易的臣謹按論
語一書論說治道自這一章始蓋此五者乃治國之
要為政之本人君能盡得此道的則上下相親天下
國家無有不治不能盡得此道的則上下相離天下
國家怎麼得治自古帝王莫盛於堯舜而堯舜之所

以致於變萬邦咸寧只為他能盡這五件所以天下
治這五件雖是不可缺一然必以敬為本敬是一
心的主宰一心敬則萬事理如堯之欽明欽便是敬
舜之恭己恭也是敬這敬字是帝王的大德成始成
終的道理伏惟
皇上行此五者本之於敬以興堯舜之治天下幸甚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
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

這是孟子勸齊宣王稱孟子告齊宣王與民同憂樂的

言語如何是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樂是歡喜的
意思如飽食煖衣安家樂業這等都是百姓每所樂
的人君心裏能喜其樂那百姓有這等的樂不生事去
擾害他使他長得有這樂則百姓心裏自然感悟亦
常喜樂國家安寧人君心上快活長得享其太平之
樂這便是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如何是憂民之
憂者民亦憂其憂憂是愁悶的意思如飢寒困苦不
得安生這等都是百姓每所憂的人君心裏能憂愁
那百姓有這等的憂常常減其稅糧省其差役使他
不至有這等的憂則百姓心裏也自然心念國家常

恐有敵國外患人君心上不得安樂而思盡忠效死以報於國這便是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下面又說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這也是上面的意思說人君能與百姓同樂則所樂者非自家一己的樂却是樂天下之樂人君能與百姓同憂則所憂者非自家一己的憂却是憂天下之憂這等呵四海雖廣兆民雖衆莫不歡欣歸戴親愛之便如赤子之愛父母拱衛之便如手足之衛頭目天下豈有不治國家豈有不安所以說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蓋惟君之與民其分雖殊其體則一君能以民之心為心則民亦以君之心為心孟子所以極言人君當與其民同憂樂以曉告齊王下文又引晏子對景公之言以為古者人君於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反覆申說君民一體之意至深切矣惜乎齊王終不能用然按大學平天下章有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也是說人君當以民心為己心的道理這等看來孟子此言誠為君國子民的要道伏惟

皇上推而用之以保養生民天下幸甚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這是孟子離婁篇孟子說誠身之道足以感動人的言語誠是真實無偽的理天與人所同有的惟聖人自能全得這箇理衆人必待思勉然後能全之所以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如何是誠者天之道誠者是指聖人而言天道是天理之自然天無不實寒便實寒暑便實暑皆出於自然都不待用力聖人之德渾然天理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凡理之在己者不待思勉而自無不實是即天道之自然所以說誠者天之道也如何是思誠者人之道思誠是指那未至於聖人者而言人道是人倫日用所當然如孝於父母弟於兄長皆是當然之則未至於聖者於仁有未實則思用力以實其仁於義有未實則思用力以實其義凡理之在我者皆欲操存省察以實之是亦人道之當然所以說思誠者人之道也下面又說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這又是推廣那誠身的效驗而言至是至極的意思動是感動人的意思孟子以為這箇誠是天下公共的理不以物我而有間人能推極此誠使自己的身心都無一毫不實未有不能感動得人

知孝親則親悅取友則友信事君則君用使民則民從以至於動天地感鬼神無所感而不應都從那至誠上來這便是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若自己的身有不誠所言所行皆出虛僞這等內外遠近俱不相信怎麼感動得人故又說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臣惟天地人物之分雖有萬殊然其爲理不過一誠而已此誠在天則爲元亨利貞賦之於人則爲仁義禮智人能全體此誠於身則至誠之德近足以化人物大足以配天地孟子因上文誠身之意而推言誠之爲道其說蓋本諸子思之中庸中庸自二十章首

舉誠身之端至二十二章則言唯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與人物之性以至於贊化育參天地三十二章復言天下至誠能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推極至誠功效各至於盛而其功實自誠身始這等看來此誠之體要雖至約然其功用之大舉天下無以加之伏惟

皇上留意誠身之學以全至誠之德以化臣民以配天地天下幸甚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

這是中庸第十九章子思因孔子說祭祀之禮與治國的道理無間故引以明此中庸之道如何說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郊是祭天處社是祭地處上帝是昊天上帝古者天子設郊壇于國之南用騂犢以祀上帝設社壇于國之北用大牢以祀后土這是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言上帝則后土在其中矣如何說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宗廟是祖宗之廟先即是先祖古者天子爲七廟以奉祖宗神位常陳設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以祭之這是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既說郊社宗廟之禮所以事上帝先祖矣何以又說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明是明達的意思郊社之禮便是上面事上帝后土的禮禘是天子宗廟中大祭以追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嘗是秋祭四時皆祭舉一以見其餘耳治國是治理其國人民示字與視同掌是手掌這意思說事神治民本同一理能明達得這箇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知事神之道在於精白一心不可參以些私僞於其間把這箇心去整理那國家凡政令之出務合至公刑賞之行

哎家至當這等則於國家之理人民之安寧猶以己
之目視己之手其勢甚明且易所以說道治國其如
視諸掌乎臣惟神明之分雖殊然事神之禮實本此
心之敬治民之道亦本此心之敬致是敬以事神則
郊焉天神格廟焉人鬼享無不受其福致是敬以
治民則施於國而國治施於天下而天下平無往不
有其功事神治民之道夫何間然之有哉孔子言武
王周公之孝因推其所制祭祀之禮至於治國如視
諸掌中庸之道蓋於是矣然禮有曰惟聖人為能饗
帝惟孝子為能饗親是[illegible]有天非聖德與帝配則不
足以明郊社之禮非孝德與天通亦不足以明禘嘗
之義如此尚敢望其國治之易哉蓋必聖人有饗帝
之德格親之孝然後事神之道明而治國之效為易
臻也伏惟
皇上隆聖孝之德以明事神之道以宏至治之功天
下幸甚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
土

這是中庸三十章子思說孔子法帝王天地以全中
庸之道的言語仲尼是孔子的字孔子如何祖述堯
舜祖述是遠宗其道聖人之道至堯舜而大明如堯
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黎民於變舜之重華協帝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此其所以為人道之極孔子宗
之如刪書必以二典為始論治則發其執中之傳這
等便是祖述堯舜如何憲章文武憲章是近守其法
三王之法至文武而大備如文王緝熙敬止而有丕
顯之謨武王是其有格而有丕承之烈此其所以為
王法之至孔子守之如學禮則有從周之言序詩必
本周南之化這等便是憲章文武如何上律天時律
是效法的意思天時是春夏秋冬之四時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皆有自然之運孔子法之如賛易以
明陰陽之妙作春秋以備四時之書以至迅雷風烈
之必變嚮晦居仲之適宜所以為聖之時者這都是
上律天時如何下襲水土襲是因襲的意思水土是
東西南北之四方高者為山嶽卑者為川澤皆有一
定之理孔子因之如序禹貢述職方居魯而逢掖居
宋而章甫以至行藏用舍隨寓而安所謂安土敦乎
仁者這都是下襲水土大抵堯舜之道文武之法一
中庸也孔子祖述而憲章之則中庸之道在帝王者
有以兼於孔子矣天時之運水土之理一中庸也

孔子上律而下襲之則中庸之道在天地者有以兼於孔子矣孔子以生知安行之資又能追師帝王取法天地盡作聖之功全中庸之道所以其聖愈聖子思作中庸既歷序帝王治天下國家之道天地覆載生成之德於前至此則以孔子之學兼乎帝王天地之道而言下文又謂其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以見中庸之道至孔子而能集大成以為天下後世準則孟子亦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由是觀之孔子於中庸有以貫乎帝王天地而為一此其所以為萬世帝

王師也伏惟

皇上循孔子作聖之綱以取帝王天地為法以盡中庸之道以開萬世太平誠天下臣庶之所願也

通鑑

以汲黯為主爵都尉

這是通鑑綱目紀漢武帝任用汲黯的事汲黯是漢朝的直臣主爵都尉是掌列侯的官汲黯始為謁者武帝以東越相攻使往視之不至而還說東越相攻乃其俗耳何足辱天子之使又使往視河內失火還說民間失火不足憂也臣見河南水旱□□父子相食因矯制發粟賑之請伏其罪武帝賢而宥之遷東海太守病臥歲餘郡中大治因召為主爵都尉其治務引大體而好直諫時帝方招文學言欲行仁義黯說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帝怒退謂左右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因以責黯黯說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豈令阿諛順旨陷主於不義耶縱自愛身奈辱朝廷何後嚴助為黯告病帝問汲黯何如人對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輔幼主守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勇如孟賁夏育亦不能奪帝曰然古有社稷臣至如黯近之矣朱子於通

鑑綱目備書其事見汲黯為臣能盡忠極諫武帝能容其直而稱其賢惜不能聽其多欲之言以克去私欲實行仁義使治化比隆於唐虞臣惟理欲不兩勝猶水火不相容堯舜之心渾然天理絕無私欲故仁義之施內外如一而治化為至隆武帝不能以理勝欲徒假仁義之名欲與唐虞之治宜乎其不致後之人君欲與古治必先遏人欲存天理使內外一於仁義而後可所以先儒胡寅讀史管見有曰汲黯多欲之言非惟中武帝之病凡為人君莫不然其所謂欲或酒或色或貨利或宮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奕或

詞賦閒書以爲文或撫劍疾視以爲武或闢土服遠
以爲功或眺恍好仙以爲高雖欲有大小皆足以變
移志慮荒廢治理欲行仁義而與本不足以感人心
而正民德故人君莫大於修身修身莫先於寡欲欲
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守無
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是則寡欲以修身者實人
君之首務爲治之根本也伏望
皇上取堯舜之無欲爲法以武帝之多欲爲戒力行
仁義務隆治化則唐虞之盛可復見於今日實天下
國家萬萬年太平之福也

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

這是通鑑綱目紀漢昭帝時詔問賢良文學以民所不
便的事賢良文學是郡國所舉來有德行學問的人
如即今進士一般民所疾苦是說當時所以事足爲民
患的漢自武帝窮奢極侈虛耗國家以致用度不足
乃用桑弘羊等置鹽鐵酒榷均輸官盡牢籠天下貨
物與民爭利以足國用遂致民廢職業公私俱困昭
帝即位霍光輔政始元六年春因諫大夫杜延年奏
說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文帝節儉寬和之
政以順天心悅民意乃詔有司進郡國所舉來賢良

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與教化之要皆對說治人
之道在抑末利而開仁義今郡國置鹽鐵酒榷均輸
官欲與天下爭利是以百姓就本者寡逐末者多願
悉罷之示以節儉然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桑弘羊
難之以爲此國家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賢
良文學遂極言國家興利深爲民病必示以仁義而
後行益於民弘羊屢難之而其議終切至不能屈是
秋遂罷榷酤官以從賢良文學之議蓋自武帝末年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深知時務之要故內則輕
徭薄賦外則與匈奴和親由是百姓充實稍復文景

之業實自詔問賢良文學以民所苦之舉發其端
也故朱子於綱目特書其事以見其痛革興利病民之
政至此始漸革矣臣惟利雖人情之所同欲然人君
能行仁義則民化之而興廉讓之風必不求利而自
無不利若孜孜於利以開民爭奪之端則求利未得
而害已隨之故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淵成湯不殖
貨利武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皆不近利欲示
以無貪而長其廉讓之風成其仁義之化也孟子告
齊梁之君皆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莫非此
意武帝不知仁義之爲利而徒欲以利爲利乃任桑

弘羊等設均輸之法欲盡收天下之利歸之於國遂
致民間疲困公儀亦常使非昭帝之時能因賢良文
學之議稍革其弊則漢室之危當不待於新莽居攝
之日矣甚矣興利之臣足以禍人之國也伏惟
皇上制用以恭儉為本示民以仁義為先則國用自
足民生自遂而教化可興誠斯世斯民之幸也
九年夏四月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
聞
這是通鑑綱目書漢明帝將司隸刺史考課長吏的
事漢時司隸校尉掌舉察京師百官及畿內長吏得
失刺史如即今方面官一般掌舉察所部畿外郡縣
長吏得失長吏是郡守縣令等官殿是當不稱職的
最是有治行的明帝永平九年夏四月詔司隸刺史
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
與計偕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蓋明帝勵精圖治
恐內外有司賢否混淆優劣莫辨無由加賞罰以示
勸懲故詔司隸刺史各考所部長吏歷任三年而自
守廉潔蒞政勤明治績尤著者歲舉一人令與計吏
偕上京師以聽陞賞其或貪濁庸懦廢事尤無
治績者亦以名聞以俟黜罰朱子特書其事於綱目

[illegible]刺舉能嚴考核長吏殿最[illegible]令刺史考核[illegible]
臣惟致治之道莫切於考課[illegible]而行
賞罰[illegible]考課則有功者無所勸[illegible]
則不善者無以懲如此而欲天下之治不可得矣故
考課之法自有虞氏[illegible]成周周禮大宰
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以詔王廢
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明帝詔司隸刺
史歲考長吏殿最[illegible]這意也故永平之
治為東漢之首稱[illegible]考核有司賢否亦在乎任得其
人也故有虞以禹宅百揆而庶績咸熙成周以周公
位冢宰而大明黜陟今在內則六部都察院在外則
布政司按察司皆考察之官有所任得賢以
明於殿最之[illegible]則百官有司自然各
稱其職矣[illegible]伏惟
皇上體[illegible]臣任考校之職使
殿最別於[illegible]則官稱其職民受其
惠天下萬世
[illegible]年[illegible]
這是通鑑綱目書晉武帝性[illegible]
書武帝初[illegible]志使[illegible]

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人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
欲去皆聽之減戍邏卒墾田八百餘頃始至無百日
之糧其後有十年之積及西陵之役吳主孫皓忌遂
張大不脩德政祜乃專務脩德以懷吳人每交兵剋
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輙飲以
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
償之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為吳人所傷者皆
送還之吳邊人遂皆悅服至是武帝加祜征南大將
軍祜遂疏請伐吳因舉克蜀之事為言謂江淮之
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
蜀而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
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若
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
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
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傾壞則上下震盪
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帝深納之賈充荀勗之徒
皆以為不可惟杜預張華贊成其計後祜病入朝帝
遣張華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今可不戰而克若
皓沒而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不可窺也帝
欲使祜卧護諸軍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平吳之後
當以屬臣祜卒未幾晉遂大舉平吳克敵成功皆如祜
筭朱子於綱目備書其事以見武帝任得其將羊祜
謀出於忠有足取也臣惟人君任將貴在得人將得
其人則以守必固以戰必勝以攻必取上下不疑而
事有成功矣以舜命伯禹征苗而文德以敷武王用
呂尚伐紂而鷹揚是奮成王命周公東征而三叛斯
得宣王命方叔吉甫北征而玁狁遂逐是皆任將之得
人也晉武帝以羊祜征南大將軍卒成伐吳之功亦可
謂將得其人焉朱子於是之綱目以人君任將當慎於
擇人也伏惟
皇上體古帝王[illegible]選任忠賢俾參六師以戒
不虞以期至治[illegible]

初定均田租調法

按唐[illegible]制民田產乃并賦役的法
均田是均平其田畝租是田租庸是人力役錢調是宅
地錢高祖既平天下首定均田之法[illegible]民給田
一頃篤疾者給什之六寡妻妾給十一以什之三為
世業八為口分租則每丁歲入粟二[illegible]
布隨其地之所宜布[illegible]上二句[illegible]
收其備日三尺有[illegible]加役丁村五日免其調二句

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
上免調損七以上課調俱免凡民貲業為九等百戶
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
在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
不預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
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其養民之政
理民之法至為精密朱子於綱目備書其事以見
唐治之萬目舉也臣按國非民不立民非食不生
為人君者必有以制民之產而薄其稅斂輕其徭役
使各安其所然後民食足而教化為可興故夏后氏

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什一其
一所以民有恒產而有恒心以成熙皞之治唐之均
田租庸調法雖不足比三代井田之制然宋氏有
道處民有法故宋儒范祖禹曰自井田廢而賦當不
均後世有為制民之產使養生喪死無憾者惟唐之
法其庶幾而然為治者略能省力役薄稅斂務本抑
末尚儉素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
富者不得兼之是均天下之本也是誠為治所當務
而今所宜行伏惟
聖上法三代養民之意體宋儒均天下之言使地得

兩谿文集

其平民安其所則先王之治為可復矣

請罷麓川[illegible]奏

兵凶戰危，師不輕發，於一決必處勝於萬全，所以無敗事而有成功也。今者中外大臣議欲益兵十二萬於雲南邊境，以俟麓川殘寇思任發來降乃罷，否則攻之。臣竊以為是則徒欲逞忿而非萬全之策也。向者大兵兩次[illegible]寇境，既不得大逞而還者，蓋以其地僻遠，阻山跨谷，道途險塞，又有瘴毒之患。中土之士被甲持杖，負糧荷芻，越數千里而至，彼疲困不堪，飲食不充，水土不習，疾病存亡又豫焉。[illegible]雖而剛猛敢鬪之氣十已消其七八，兼以將帥不和，行師失律，所以無功，誠非兵少所致也。今欲益兵，然彼險遠如故，分道以進則山險而援不接，并力以攻則地隘而衆莫[illegible]，是皆兵法所忌。況寇以逸待勞，窺形勢得便則出抗，王師失利則遁入幽谷，不坐老我師。若但陷兵境上以待其降，乃為不可。夫兵凶器，未宜輕[illegible]，[illegible]有凶年，謂其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必致[illegible]之災，其[illegible]道也。如此，[illegible]可輕動以[illegible]萬衆於萬里之外

以[illegible]小醜之降，是輕動兵以賞寇也。又兵法有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是言粮餉不可不預備也。今雲南之米於金齒，每石須費數石，民苦運輸，軍多缺食，若復益兵，則運愈苦而食愈缺，安保士之無飢色耶。故臣謂其徒欲騁忿而非萬全慮也。春秋之法不治夷狄，三王之道不困中國以事外夷，故漢文弃尉佗寇邊之忿，

先帝[illegible]利叛逆之誅，率用是道以致中國寧而四夷安。昔所臣竊以麓川本蠢[illegible]戰心之夷，來歸不足為國利，背去不足為國耻，何足與較勝負哉。雖弘天地之心，宜之度外不為失也。必欲懲之，則宜忍一決之忿，以圖萬全之策，選用良將，輔以能幹文臣，如趙充國屯田以降叛羌故事，因[illegible]南見[illegible]之兵，或益以附近[illegible]餘，分屯沿邊地方，厚其粮賞，給以農用之物，務使兵民相安，以耕以守，仍通好於木邦、車里諸夷以為外援，俟寇出沒即加剿捕，其服辜則以禮納。或終不悛，則三二年後，粮積有餘，士卒熟其道路，議大舉。仍諮雲南鄰境及各土官，使明知

聖意欲暫息兵休民，待[illegible]後舉，是雖不能速於成功，亦必不致敗事也。[illegible]

皇上憫臣愚昧察臣所言如果無害於事有益於國
可便於民則請罷監兵之議行也出之令仍
勑所司撰將命官各務得人授用給賞必存至公毋
應故事而已

雷震

奉天殿鴟吻奏請脩省疏

臣謹按春秋而知君心之所感天心之所應有如響
之荅聲影之隨形而國家成敗興亡莫不繫之董子
所謂國家失道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
又出怪異以警懼之此天心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
人君遇天戒豈待不嚴於脩省哉昔者桑穀生朝太
戊脩政而殷道興雉雊于鼎武丁正德而殷邦靖旱
魃為虐宣王脩行而王化行皆能脩省以奉天故天
災之降不為其國害反為其國福也昨者雷震
奉天殿鴟吻
皇上素服輟朝下罪己之詔出省躬之言令群臣各
脩廢職修省之意至矣固足以荅天心而弭災異矣
臣竊以為今日脩省之所當先者其事有十其一勤
聖學以正心德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雨暘寒
暑無不時若以能尊老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屏
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
之中和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是也臣願
皇上以古聖哲之心為心視朝之暇御經筵之日多
居宮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置意外惟數進儒
臣講求聖賢心學精一之功推極脩齊治平之道使
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
聖心正而天心無不順矣其二親政務以總權綱夫
政自己出則權不下移故
太祖　太宗每早朝能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於
順門或便殿親與裁決庶政或事有疑則名掌機務
之臣商確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權歸於上
皇上臨御九年宮闈日熟頗守
二聖之成規有親決之政而無統權綱有歸而政惟
一矣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
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之君無不樂有正
人君子為之親信以贊其治而益其明惟分別之不
可不精今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肖之分惟
皇上察之於己而驗之於人果賢而可親也則親之果
不肖而當遠也則遠之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矣其
四選禮臣以[illegible]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貞

清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為之然後可[illegible]明故舜
命伯夷伯夷猶[illegible]龍誠以是知不易[illegible]也今太
常卿與少卿[illegible]選無乃其祀[illegible]禮有乖宜選儒
臣為之庶祀[illegible]脩其五嚴考[illegible]以脩吏治自三代
以下省方[illegible]稽[illegible]而郡縣之吏不敢[illegible]田野之民得
其安者以數遣[illegible]采訪等使[illegible]以察吏得
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永樂間[illegible]年多付此
任於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其[illegible]文具爾以
故吏無善政[illegible]多失業至於軍衛[illegible]害尤酷誠
宜選擇公明廉幹廷臣分行天下[illegible]司郡守而下
無分文武官[illegible]俱得[illegible]察其[illegible]實黜退
若有廉能仁恕治行[illegible]人亦具奏[illegible]人有勸
懲而吏治脩舉其六慎刑[illegible]者人君不
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illegible]惟不辟予
曰宥爾惟不宥惟厥中[illegible]所輕重於其
間以致刑失其中[illegible]法司所上獄狀有奉
勅旨減重為輕加輕[illegible]者法司既不敢執奏至於
訊因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
聖意是以不能無枉[illegible]以為一切刑獄宜從法司
所擬設有不當[illegible]罪其原問之官[illegible]
[illegible]罪等例亦非[illegible]以[illegible]以幸免而濫
[illegible]法[illegible]臣[illegible]公罪許贖外
[illegible]中而寬典彰其七罷營
[illegible]人勞[illegible]不息則天[illegible]和有乖故
[illegible]事[illegible]以宗戒者為此也今京師營
[illegible]五六年[illegible]民而皆役[illegible]亦
[illegible]子[illegible]過關豈宜獨役而不[illegible]恤况
各衛[illegible]軍[illegible]其工[illegible]人力[illegible]八寬
賦以恤民窮周禮荒政十二薄征[illegible]者各處
被水旱荒災乞減租稅而有司[illegible]戒[illegible]亦徒
事虛文使[illegible]不得受其[illegible]曰益
多守令[illegible]過有報荒即[illegible]恩所
以安養流民使不失業庶[illegible]威以
重民命夫兵凶器動必傷人不可[illegible]以武
定天下非不善[illegible]彼匈奴[illegible]怨以
兵興必傷人也[illegible]州[illegible]用[illegible]八軍貫
爵賞不可勝計今[illegible]之
以從細何必[illegible]其所[illegible]信得
寇以歸不過獻[illegible]而已[illegible]勅
以為功必求與[illegible]州也不與則[illegible]之

則兩岸[illegible]地人民今[illegible]十其勢[illegible]大[illegible]不可制是
滅一蘇州生二[illegible]川也設有蹉跌則[illegible]已死者
必多[illegible]見
皇上[illegible]錄死囚多[illegible]之而免令充軍[illegible]若此真足
與天地好生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此之寬宥而
驅[illegible]人以就死地豈不有乖於好生之
仁哉況[illegible]在[illegible]川[illegible]嘗[illegible]人來責非無悔
過[illegible]之意若
勅[illegible]人往諭[illegible]甸不煩勞衆生致此寇
只[illegible]即與厚賞仍令[illegible]削四面之
地分與各[illegible]附之夷[illegible]以小職使仍居[illegible]川
則兵不用而此方可自[illegible]以為[illegible]遂[illegible]并
止四川湖廣貴州之兵用[illegible]生[illegible]命[illegible]十[illegible]
武備以防[illegible]大易[illegible]回思[illegible]而[illegible]益能防患
於前[illegible]可[illegible]於後今[illegible]年入[illegible]來之人
歲[illegible]嚴禍心[illegible]一旦[illegible]合之
衆長驅入寇[illegible]患也深不可不預防之其[illegible]今閒
暇之時[illegible]造[illegible]中[illegible]史[illegible]在京及沿[illegible]備
務使借工各[illegible]及[illegible]私家軍士悉[illegible]訓練仍[illegible]武
[illegible]之今[illegible]以[illegible]之

[illegible]之利以[illegible]富庶[illegible]有防
[illegible]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以感上天之[illegible]格致太
[illegible]福慶者[illegible]在此臣不揆愚陋[illegible]死以言伏惟
[illegible]

論備京師水患奏

臣謹題為水患事正統五年六月[illegible]而不甚驟
而[illegible]武街以東水漆為患有[illegible]去[illegible]含溺死
人民甚去年[illegible]武街西邊河水決開[illegible]流衝過
街東西二水會合因此泛溢為[illegible]中[illegible]
梁[illegible]一時[illegible]不[illegible]以致今年
復決重[illegible]民[illegible]今天雨時作[illegible]爰惟
臣竊[illegible]觀[illegible]竊以京師之地[illegible]方[illegible]固所
瞻[illegible]常疏[illegible]水道[illegible]築堤岸以[illegible]不宜有橫流
泛[illegible]之患使人不獲[illegible]往往[illegible]以[illegible]地方空閑
奸人得以為盜[illegible]家
准[illegible]已
勅工部[illegible]夫即[illegible]見決河岸[illegible]固無
使水復[illegible]沒仍[illegible]多[illegible]於宣武[illegible]闌
[illegible]水河以[illegible]宣武[illegible]河水及城中[illegible]
[illegible]民[illegible]人等於[illegible]門街面住[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京師[illegible]不致[illegible]為便利謹題

請

旨

請救濟饑民水荒疏

臣謹奏為救荒事比因北直隸地方水荒歲歉

欽蒙差僉都御史等官張純等往賑饑民

皇上救荒之恩至深切矣臣竊以救荒急務有三謹

開具條款上 聞

一募客商以米南方之米今年北地雖荒江南多稔若出給榜諭及山東河南湖廣南直隸市井去處曉諭客商販米根北去沽張家灣通州等處預先委幹京官將法司贓罰銀兩及沿河所收船料鈔貫待客船至日照依時價與之兩平收糴以廣賑濟其客商有能仗義自願出米助濟者米至二百石以上照依納粟事例賜

勅獎勵復其身役其米給付僉都御史張純等從公分給缺食之家務使人皆得食不至飢餓如商船急難便至先借在官之米儘足賑濟俟商船盛至卻將所糴之米以償借用之數仍令各[illegible]洪閘關津所在添[illegible]船前來其米[illegible]

榜文到日為始至明年六月止俱各免收則米商自至賑濟有餘

一勸耕農以為足食之計各處民困飢窘或四出求食不暇耕種或乏種子牛具無力耕種今東作將興若不及時勸耕欲望田穀有收不可得矣宜令有司賑濟之外仍督飢民歸田耕種五穀無牛具種子者借與官錢助其買用待年穀豐登如數還官務使民皆力業土無不毛庶幾秋成有望不致再飢

一汰僧道以省遊食之費各府州縣僧道已有定額比者或名行游或托關領度牒等至京師掛名寺觀即寄住民間黃冠緇服布滿街市究其所學無益於

國原其所食皆出於農民以饑饉之年使數口之家添食一人即有不足況窮此徒不下千萬衆食京師陰耗民食不可勝計乞令禮部移文錦衣衛五城兵馬司清理在京僧道除各寺觀有籍額者不動外如是掛名及寄住民間者悉令赴部告報其有度牒與無度牒而不應給者俱各勒還本土如查文冊應給度牒者即時給與如例勒還令

各府州縣有度牒僧道每人止許存留年幼有戒行者一人習學從領度牒餘悉罷歸為農以除遊食之害

請留知縣何澄奏

臣謹奏為保留官員事臣等俱係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有本縣知縣何澄先因僉都御史王翱考欠軌簽行在吏部奏蒙另除知縣滿惮吏替本官回部臣等體知得何澄慈祥廉靜外若無為內有區畫本縣人來京者莫不言其處事公當能體下情愛民如子不生事擾人又當築寅陂等陂從豪家道灌注民田二十餘里豪湖等湖被人侵占皆追復之以均灌民田為民興利似此者不一民皆心服訟者自息頑者自化在任權二年雖遠鄉山谷慣避差徭之民亦無服役被其責罰皆無怨惡及其解任將行民贈路費悉卻不受父老累千百人送之皆涕泣如失父母行至吉安河下本縣里老民人易雅望疏仲溫等一千餘人告蒙江西按察司副使焦宏仍留本官回縣署事別為定奪近聞布政司又行移文催促本官赴部臣等聞之自以本縣素稱煩劇然自前至今未有縣官得民心如何澄者若彼考去則民失所望如蒙

准奏乞

勅吏部仍留何澄於本縣管事以慰民心且使遠近官員聞本官以守己愛民得復其職皆知所勸庶有益於風化謹具奏

聞

兩谿文集卷之二

賦

至日早朝賦

維宣德紀元之五歲建亥實司令之[illegible]和田馭
於北[illegible]招搖指子於初[illegible]玉琯之灰[illegible]動黃鍾之候
繼新[illegible]物之大始轉一氣於鴻[illegible]之運
於今日宜致履長之慶於[illegible]是定
禮[illegible]臚斯守儀物則內外畢備執事則大小恪戒
莫不齊沐宵興敬恭以待[illegible]瞻仰
明星之猶光車塵紛[illegible]以趨途[illegible]玉漏
之滴遲望廷燎之煇[illegible]門闢[illegible]鼓發而有
鏘填咽振以旋進鳴[illegible]鏘[illegible]羅以[illegible]隊鹵
簿設其兩旁合之則為[illegible]則成[illegible]蓋龍
文鳳章玉節金鑾[illegible]方少
焉日曨曨兮東躋[illegible]下[illegible]氣於[illegible]燦
祥光於金碧飛鳥集兮[illegible]冰[illegible]兮融流[illegible]起
而香風飄廷鞭響而群[illegible]寂闃象端欣容止伏而不
敢喘息然後[illegible]來[illegible]鐘鈞鑾與出[illegible]明衮
衮之日月遠[illegible]之飛龍[illegible]後[illegible]自乎
[illegible]於重瞳無動[illegible]

容[illegible]何異周武之[illegible]乎九
重[illegible]褐
[illegible]分
[illegible]及服[illegible]遠夷
[illegible]唐漢所不賓之國
[illegible]光乎其側於是群情雜人
[illegible]交宣迭鼓
[illegible]讚[illegible]降拜俯
進退[illegible]儀[illegible]進
之[illegible]動乎天[illegible]震乎
震[illegible]大[illegible]既成[illegible]若臻[illegible]天子之有命錫衆
臣休暇於決辰[illegible]既須[illegible]復勤凡有生之衆庶
莫不[illegible]於一人[illegible]為節自古所尚豈但魯
史[illegible]物之書周官[illegible]之事蓋其在易[illegible]為
復而復之為義取乎陰消而陽長陽長則君子道泰
之[illegible]消則小人道否[illegible]必[illegible]此而思君子之
道[illegible]下必[illegible]思小人之道不足伏上下同情
是則是[illegible]邪枉不[illegible]乎正直讒[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乎
[illegible]則天下可[illegible]功德可齊乎[illegible]之
[illegible]門[illegible]而駢增

畜鷹賦

惟鷹之為鳥有號曰鷞鳩鍾兌精以為武德稟金氣而多伐誤習學則時乃夏祭鳥而大以秋威以時養習以月[illegible]其類不與非其林不休[illegible]羽族之雄傑百鳥[illegible]不得儔也是以有炳其文不[illegible]其色棟[illegible]而[illegible]而從驕尾以合盧為[illegible]目若點漆之黑喙[illegible]不[illegible]利於鉄棘望遠兮若[illegible]胡[illegible]兮若置[illegible]則[illegible]九重之霄漢下[illegible]則[illegible]見乎[illegible]川[illegible]闕越忽然幽[illegible]不能陣川岩不能[illegible]也有尚父之勇其[illegible]也有子産之賢乎[illegible]學者之功其以小[illegible]大也兼總乎[illegible]歐[illegible]之而跡[illegible]之則軀指[illegible]亦天使其然也[illegible]一曰應明論活善[illegible]足紓碧絛[illegible]以為當[illegible]續常之[illegible]風霜於渤澥之濱[illegible]雨露於闕廷之下顧玩[illegible]聖駕遍命虞[illegible]之温凉之室[illegible]之架肥鮮飽於[illegible]月食息時於豈夜幸過比[illegible]之鶴不殊[illegible]入懷之[illegible]使其才不絕倫則是[illegible]也亦何由而逆哉[illegible]候冬狩[illegible]隨則[illegible]以入[illegible]以內[illegible]乎[illegible]之[illegible]後先乎翠鳳之[illegible]入洪濤之野[illegible]時而脫韝是宜[illegible]所[illegible]翅與西旅之[illegible]力東海之豹合勢大[illegible]小猛此兔雉[illegible]人奏功與次以羞大[illegible]以為乾豆祖廟是事思效報於萬一求以免乎素餐[illegible]愧則於恩[illegible]孤於德為無務苟飢則[illegible]以是依飽則高颺而[illegible]去則雖有矯矯之翰善[illegible]名而考[illegible]不如若[illegible]困而頼濟于人為臣而叨食於[illegible]當懷其報可不鑒視於鷹乎

龍駒賦有序

馬之為瑞蓋自羲軒虞夏以來世有之矣今
皇上涖大寶七年山西以前[illegible]來獻其體雖原於馬[illegible]其[illegible]須於龍[illegible]國家之瑞也
皇上乃下明德之旨却衆臣之賀又得春秋不書祥書不寶異物之義益因
皇上之[illegible]抑而益見是駒之出有以開天下治平於無窮焉臣雖愚昧幸際昌期謹獻龍駒賦一首以貽美事於[illegible]一[illegible]
皇上之[illegible]平[illegible]氣和之感召[illegible]駒

之誕生其蝹蜒之毓秀抑星房之構精產彼上河表
裏之郡進于日月光華之廷雄奇則體乾象之剛駿
逸則孕坤牝之貞蓋世所未有之奇瑞乃天所儲降
之休徵也觀其象膺牛尾虬骼麟髻耳批竹而竦立
目夾鏡而雙明頂擷花兮若玉蹄翻霜兮勝瓊妙姿
體之殊絶偉鱗鬣之縱横蓋身熱不類乎凡馬之為
形矣至其動合矩度鳴諧律節則不待箠馳不假策
觸焉而不驚秣焉而後食勢矯矯兮斯滅性循循兮
無癖順乎人情蓋其物則又宛然其有君子之德矣
若乃摧金鞍驕王勒出群則萬騎皆空騁駕則千里

一息朝發步於九衢夕周遊於八極紛紅塵兮後起
洲赤汗兮交滴風遺而星馳電掣又豈尋常
之足可以擬其才力哉是以陋渥洼之所產鄙大宛
之所歸雖周苑之八駿不足當其美豈燕臺之千金
所能充其價高視往古獨步當時市不得鬻人不能
私豈必遇伯樂須俟斯而後知其駿稱其奇耶朕閤
閤登天閑出逢時宥得所豢而露之沾濡依天日之
嫗煦亦何幸乎生之不凡而出遭
聖主聖主奇之以示群臣庶遅遅爭先快覩莫不
曰吁昔庖犧得龍圖之瑞而書契造軒轅乘服泉之

圖而百度舉乘黄出而舜德光飛菟至而禹績序則
此龍駒之出也又豈不足況我
[illegible]之休與哉詩謂愚誠[illegible]
皇上[illegible]使五穀熟而百姓寧[illegible]狄服而禮義興是
乃有[illegible]之上瑞又奚必祥此[illegible]是有拜手
稽首[illegible]之者曰元氣混兮有[illegible]質不群兮志戛
殊[illegible]兮凌駒騊駼[illegible]兮[illegible]所[illegible]兮
完[illegible]而有脩于其列者[illegible]至日海[illegible]百穀
稔[illegible]足龍駒至九夷服皇[illegible]風[illegible]龍[illegible]至萬
物[illegible]之說闕之福歌兌而祥[illegible]則至端[illegible]天百

工[illegible]舞于庭陛之下同聲以祝
聖壽於萬年

瓊島觀燈賦有序

皇上臨御之六祀四海歸於至治百祥應於豐年迺
於瓊島張燈以慶元夕以奉
聖母之歡下及群臣皆賜宴四夷百姓亦得預觀
聖恩溥及如天[illegible]無已莫不願
聖壽與日月同[illegible]國與天地同其廣大況臣
叨[illegible]能遇[illegible]敢報之勤敢効奉揚之[illegible]
謹[illegible]一[illegible]以進賦曰繄

皇風之清穆同[illegible]者來王宮於[illegible]同車書於八紘絫年歲之[illegible]致祥慶之駢臻氣與形和俗山化而撫元夕之既届貴物華之新用張燈以敵節而必瓊島之是因焉是島也前[illegible]太液境玄玄勢崇爽殿則有仁智介福延[illegible]宮則體廣寒金露玉虹之令式方壺瀛洲之[illegible]相沿白虎青龍之洞杳乎交關歷萬年[illegible]之惟石莫不獻奇其中羅列其側昇[illegible]大內之美觀歷朝之勝跡也於是高踏其[illegible]翔甲備其水澤象六鰲以駕山西五方而為色結綵重[illegible]打金綴翠[illegible]其

數[illegible]皆則物以賦形而各以[illegible]其飾[illegible]則雉雁[illegible]鶬鶊雜[illegible]則麟鳳鑾祿若[illegible]若翩若分隊別[illegible]而[illegible]則[illegible]蛙蟹巨鯉脩鯨揭擊動甲惟水[illegible]而日月[illegible]列星羽衣道俗緇服神僧類莫[illegible]衆不能名各其色各肖其形皆曲盡匠石之巧[illegible]而[illegible]力能也迸乎西下金烏東升[illegible]命司炬大然列炬爆竹雷鳴燭龍電驚須臾而[illegible]非張倏忽而明山交布縱横落以連城綴珠花之[illegible]綠雲煥兮[illegible]星球宿森芳[illegible]前路昏[illegible]田光天龐[illegible]火

騁而人皆[illegible]物皆鼓舞歡發而百戲方作鸞鳳下而[illegible]宛然太乙之降臨儼若青陽之回馭於蓬瀛[illegible]錦帶玉戶而以宮闕臨以鑾輅豈但以至治之功[illegible]成嘉好之節難遇而欲於萬機之暇少快一時之[illegible]哉蓋因時和春

母后進稱羞上春酒以愉慈容以介眉壽慶日之誠而養以四海之所有將訓天下以孝是即成周之綴慶於文明也上自公輔下逮庶官皆醲以假皆與其觀欽以饗餕食以饜餐以[illegible]其勤與樂其安將勸天下以忠是即卷阿之君臣同歡也弛備禁發扃鑰便衆庶[illegible]得觀其光輝增其欣躍而幸生遇[illegible]觀聖作將使天下之[illegible]變是即靈臺之與民同樂也[illegible]加之[illegible]雲則人將[illegible]功[illegible]之化鄉[illegible]仁厚之風[illegible]

聖齡於萬億[illegible]無窮

景星賦有序

臣聞人以德感天以祥應此理之自然古今之所同也近觀景星見於西北天門之上稽之載籍謂必四氣和而

天子孝德治功與天同大而後景星出惟昔黃帝堯
舜之世有是祥焉洪惟
皇上内篤至孝之德外宏至治之功合氣化於泰和
與天心而協一是以天出景星以彰
皇上之功德以兆國家億萬年隆平之慶也天人感
應之理爲甚昭矣臣目覩曠世所無之祥不可無詞
以奉揚於萬一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癸丑之秋閏月初旬有星麗天光彩絶倫明日而客
有問于國之老人曰疇昔之夜瑞靄絪縕曉彼星象
高麗天門皎若鑑之出匣炯如月之滿輪輝映乎七
曜勢拱乎三垣燭龍不敢以張炬金書豈未足爲有文
國乎上兮不夜耀普天兮若晨人皆知其爲景星矣
而莫悉其瑞之所由蓋嘗聞之博士閱諸史明天
道究人紀格事物之至微知休徵之自始幸聞惠之
慣啓愚之悱告之以瑞應之由使明知夫天人相與
之理國老曰大哉瑞應還只有徵蓋必世有盛治而
後天有景星昔者三皇之道莫備於軒轅而景星有
攝提之見五帝之德莫盛於堯舜而景星有翼房之
呈爰考瑞圖之所載旁搜古書之所稱咸以四氣合
至和之極

天子備至孝之誠賢能盡任使之道海内有雍熙之
聲制作合乎天意法令順乎人情德至八表高與天
齊斷天命而景星昭明焉今夫天下廣大
天子之一身居正法天出治四序順行二儀由位
烟玉燭之權煌宮孝悌之昭四方可謂和而無沴
矣内奉慈闈之養上率宗廟之祀動罔不以承歡晉
福志而達其事其事可謂稱其至孝崇盡敬合同鬯已
用之賢能招隱以來用其士則任使得在得人而
賢能盡其仕矣須臾撫之條而人樂其業下無遺
之詭而國受其利則四海之内無不無事且熙熙由
雍成禮由陰陽和存其治與[illegible]紀備則制作可謂合
乎天意矣蓋必一令行法無私豈爲人所好刑人所惡
則法令有以順乎民志矣德化之周治仁恩之溥洽
極乎上之廣而畢滿者元氣之流而無滯則德至乎
八表而與上天爲無異矣故能動大虛感重玄嘉祥
[illegible]學[illegible]拱[illegible]珠連[illegible]入[illegible]而朗照倍五
緯以昭宣使有是道之瑞復流輝於今日而應帝德
之祥不專美於昔年惟皇風之浩浩闡皇慶之綿綿
感之也自人應之也在天天人之際夫何間然客曰
瑞應若此復何加焉國老曰今

天子篤烈之心兮無涯量非進群臣示以天象曰臻
茲慶祥頼爾輔相尚恐迺心愛調變賛襄綱維者而
可惰毋謂效成而可放尚慎爾子昭答天眷豈懋德不
加脩而職隨以曠雖有嘉徵亦爲[illegible]臣作拜
稽首而言曰 陛下盛德召此禎祥[illegible]臣僚之力
萬[illegible]有於錙銖顧保厥終一如其初[illegible]百休用俟
鴻渥雖臣才之不逮敢不夔夔忠效其[illegible]於是上下
交[illegible]化有弘敷豈以待瑞應爲已足而[illegible]攻可不必
圖[illegible]客乃喜曰問一得四既聞天人之相與又聞上
有戒下之訓下有諷上之語欲經綸乎斯世使比隆

乎三五亦何幸乎生逢其辰而身得其主哉國老曰
雖然吾且有詩四章以形容乎[illegible]之盛瑞而歌詠
乎聖朝之雍熙擧以掇子共祝國[illegible]而躍曰盛
哉斯詩蓋乎華封三事之祝詳乎[illegible]歌之詞足
以流皇朝之德美而賛皇慶於窮[illegible]播之朝野使
人人得而誦之其一章曰景星輝兮天西北見六合
兮周萬國夜如旦兮昭瑞色誰所召兮
聖皇德其二章曰景星燦兮天門上濤天下兮畢覩
明皇德茂兮天所貺兆時雍兮顯有象其三章曰覩
景星兮衆忻忭

天子恭兮飭臣獻各共職兮答天[illegible]大來兮國永
奠其四章曰仰景星兮物煥遂肅百寮兮欽
聖制熙洪猷兮邁百世
皇壽隆兮萬億歲

瑞應麒麟賦 有序

天啓 皇明億萬年太平景運
皇上以至仁盛德纘
四聖之緒爲天下生民主寔[illegible]之期肆即祚以
來篤任碩輔簡擢庶寮付大[illegible]修貴以仁育萬方
迄今四載內安外服西獄阿[illegible]衆北來[illegible]刺之使
東南番夷職貢駢臻[illegible]則[illegible]萬里海道來獻
麒麟[illegible]謂方物夫麟仁獸也[illegible]有德而後至今也
出自遠國獻至闕庭[illegible]之明驗歟惟成周
盛時越裳氏來獻瑞雉成王周公受而益脩厥德遂
隆慶祚於無窮
皇上召茲嘉瑞而承之以德國家益大悠久之慶宜
踰隆於周也臣忝職詞垣何幸身親觀之爰竭愚能
爲麒麟賦以進其詞曰
緊大鈞之造物兮爲毛群者三百有六獨麟之爲形
兮卓不類乎其族等庶[illegible]於[illegible]兮象禮貌於[illegible]

聳昂昂之狠狠兮立亭亭之驤足蔚文彩之繽紛兮
儼容止之雍肅其爲首也中律兮雖有角也不觸動
則惟義是由兮誶則惟仁是育爲四靈之稱首兮亦
百獸之所伏肆稱德於禮兮且詠歌於詩誠非常之
靈既兮寔間世之禎祺觀之也不偶兮得之也尤奇
蓋天之秘其祥兮必覧德而歸之維
皇德之高厚兮上配穹昊克承天眷兮嗣續大寶遠
效法於
神祖兮近繼志於
聖考銳緝熙於

聖學兮頻詢德於耋老兄庶士之是任兮溥赤子之
皆保既文教之覃敷兮乃武藝之繼講遂北柔於勍
虜兮且西殄於兇醜囿群生於泰和兮躋一世於熙
皞故致此靈物兮出彼海隅紛遠夷之不敢有兮謂
此中國之祥符從之以方物兮載之以穹艫海若蹌
以效役兮風伯與以啓途惟發迹於西洋兮忽正止
於蓟都廓閶闔之既闢兮熙晨光之初昭昕儀獻於
大廷兮歷恩顧於當宁六龍爲之回旋兮百辟欣而
快覩瑞彩溢乎神州兮頌聲徧乎寰宇歡聲之廣
大兮與化育而同流視祥麟之在囿兮如瑞雉之於

周豈侈夫休徵之來兮而忘於吾德之脩將愈篤於
敬兮用昭答於
天庥惟宅心之謹畏兮宜集慶之優優罄
皇圖之萬億兮與周德而匹休

擬萬國咸寧頌有序

易曰萬國咸寧蓋言聖人在上與乾元配德而萬物
莫不安其所也伏覩　皇明自
太祖開業垂統
太宗仁宗繼宏功德益遠益隆傳至
皇帝陛下尤勤於任賢急於勸賦以恢鴻圖以致環

海內外悉又悉和旁洽百夷遐荒莫不賓來易所謂
萬國咸寧誠惟今日爲然也然昔周之盛其臣皆能
頌歌其休列之經集傳之無窮臣雖愚不肖然幸生
太平之世故敢竭無用之才爲萬國咸寧頌一首思
效揄盛美於萬一其詞曰
於維皇明纘有天位尊無以加聖以聖繼爰自
神祖戡亂撥亂總攬乾綱峻命顯德赫赫
文宗紹緒都燕朝貢道均樂諧禮制秩秩
仁考覃恩博賚廣封綬刑省稅三后秀慶于
明天子天子臨御惟賢思致遐諂曰咨爾百卿士各

恭遡職殫爾攸思用左右朕成先后志[illegible]遊令秩予
加冑賜卿士曰俞陛下智勇武而有文寬而能敎禮
乾宅中先聖是紹體我群臣不遺纖細[illegible]在求
釋所畀惟上克任惟下弗忒明良交儆茲致五祀仁
化之流風行水潰義令之孚日照月臨蕩無伏遺於
無遺隧故自郊畿徂海壁[illegible]大[illegible]小邑錯若棋布四
民百姓輻輳鱗萃女教蠶織男勤樹藝服公食德長
慈少惇外戶長開夜犬不吠旅及海隅窮阪遐裔殊
疑雕題薰羶服縭匹不一乃名不盡記各從厥俗各
修厥贄山梯而來川航而至奉詞稱藩俯伏陛階

天率土靡有遺棄均[illegible]育均陶和氣[illegible]不[illegible]風家
不異議人無不安物得[illegible]遂易曰咸寧惟今多爾般
周莫踰漢唐敢豉殊[illegible]大庸從古不易維皇德累
積有自高昭宏容與天相似天眷皇明時[illegible]獲
電不與雷[illegible]清[illegible]凡厥所覆靡不兼濟維[illegible]功世
集弗替深厚廣遠足以配地地[illegible]皇[illegible]澤世
穀歲登百川無沴凡厥所載靡不底乂[illegible]利百
克溥施洋溢盛大無人不被人服皇明[illegible]咸
樂其業咸事其事凡厥有生各得其止[illegible]人
安長治是宜

皇上萬[illegible]祿畢備[illegible]臣何幸生此明世獲肯陳詞雅頌
是次

瑞雪頌有序

宣德五年冬多[illegible]十有二月戊寅[illegible]南於[illegible]明夕大
雨雪中外[illegible]慶
皇上乃製[illegible]詩以昭答天貺臣因考春秋書六月雨
以為僖公憂勤格天所致洪惟
皇上[illegible]殷民事天無失致天眷鑒祥應無疑故茲
隆冬瑞雪且降[illegible]既盈兆豐登[illegible]將來益與
六月之雨[illegible]一咸通之妙應也臣躬[illegible]嘉祥不自揆
其詞[illegible]陋輒為頌一首以進頌曰
明明聖主[illegible]令德足紹先皇居中建極四[illegible]無遐邇
[illegible]不視則物無巨細咸[illegible]人以和感天以和格
[illegible]是年冬[illegible]不降[illegible]南於[illegible]曰維明夕不風不霰
地乃雪積萬象同輝六合一色京畿千里皎若鏡[illegible]
闕闈九重[illegible]若玉[illegible]彤庭丹陛鋪瓊堆璧垢不得飛
幽不容匿旦日[illegible]霽同[illegible]釋林[illegible]瑤[illegible]澤流王[illegible]
豐年有徵沴氣潜消[illegible]同情協懽拜手稽首
瑞雪其頌利我來年宜我[illegible]我何憂[illegible]伏膺衣食
致此休徵我

皇之力

聖皇膺曰予[illegible]衆庶勉[illegible]遂有[illegible]理爰詢

內[illegible]續乃分為詩賜天令錫

中外[illegible]

聖[illegible]上天[illegible]敷天用脊臨不違

咫尺[illegible]欲雨雨得甘露[illegible]所欲復莫不

順應[illegible]仁茲[illegible]瑞昭垂曲榮臣頌

聖皇永有[illegible]臣頌

聖皇壽[illegible]億祥源[illegible]源源不息

黃[illegible]頌有序

宣德七年[illegible]上有以[illegible]欽家

皇上賜與群臣[illegible]臣切[illegible]人言而黃乃為

土德以能人言[illegible]色不類其群性

復[illegible]

皇上壽年之無[illegible]臣[illegible]承恩渥目覩

殊祥用[illegible]頌一首以[illegible]其辭曰

於昭

聖皇誕綏厥[illegible]祥來聚[illegible]瑞

鸚鵡不類其群不[illegible]色為黃於[illegible]上得氣

[illegible]蓋天所賦[illegible]

金縷質不凡庸貌甚容與好其音聲能人言語信巧

且都益辯而悟脫迹山林致身園籞栖以雕籠紆以

柔組令言則言令舞則舞惟人所使莫之敢忤朝之

公卿大夫士庶共承恩命拜觀廷廡莫不曰吁睹所

未睹瑞物之來豈無其故惟我

聖皇克文克武敬事帝祇祇承考祖以臨其民民皆

順序以育乎物物各得所治隆化洽超越往古天用

即[illegible]以篤天[illegible]鳳之儀白雉之來同符協應昭德

宏溥[illegible]頌以慕皇慶駢臻皇圖永固

皇上萬年為[illegible]主

兩谿文集卷之三

兩溪文集卷之四

記

蜀少陵杜先生草堂記

至是方固欲詢是方之俗亦不可不求是方先賢往哲之流光遺潤以摸其見聞增其所未逮故登箕山而想伯夷之風臨汨羅而吊屈原之賦道殷墟而繹箕子之疇以將有得於心而使今於蜀則少陵杜先生草堂不可無遊跡遊草堂亦豈無所得哉蓋先生之文辭冠於古超越於六朝兩漢卓然成一家於三百篇之後凡為詩者皆知其然至其處阨世能不汚其行隱其真其清類伯夷無日不懷其君遊於國其忠類屈原閔人窮倫地汲汲欲拯而叙之以復古初其處世類箕子有是道而未遇知當朝復更世變未及施諸用窮亦至矣惟其窮故其道施於文者愈光成都浣花溪草堂其守道固窮之地也距先生六百餘年而幸遊焉求其所謂萬里橋百花潭嗢峯錦里之勝槩固在而先生不可作無由覩道德而聆教誨然徘徊滄浪之涘擅林靛竹之間閱景物而誦其詩玩其雅澹之音而得其類伯夷者亦足以勸已廉沉潛其憂憤感激之詞而得其類原者亦足以堅君敬撫其陳古諷今之意而得其類箕子者亦足以資民治一行而三得者謁草堂之謂也草堂作於唐者毀於唐復於宋元者毀於宋元今時又頹矣而益以亭室碑亭門廡垣藩者肅獻王王蜀與其嗣而大於前也時謁草堂者永康侯合肥徐公安兵部侍郎錢塘柴公車也陪謁者行人司行人閩南楊永敍欽天監五官靈臺正也留中九寧士人胡符齊歛也欲往謁而尼以事者工部郎中廣德諫信也謁退而記于石者禮部主事安成劉球也

張忠定公畫像記

古之君子身沒而烈與光猷俱存者其浩然之氣足致乎遠也蓋善養是氣如乖崖先生張忠定公蓋尤古人中名實之著者若公之賢於人者非有所外備也能不動心而已夫名人所欲爭也魁七舉以先有德而不居公之心豈名可動乎色人所好也納二處子勸懷歸者以娶而不御公之心豈色可動乎倉卒之變人所難處也選衆亂卒擁拜歡呼亦下馬望京師呼拜以息其譁公之心豈倉卒之變可動乎推其志之所操精神之所存雖堅如金城不足言固衆如三軍不足言勇鉅如九鼎不足言重故身過蜀闕廷抑

丁謂之奸略無一□色者心有定而浩然充極其體者為之也氣足不為故其政之嚴者恕平者果斂者詩惠者信無旂不宜亦其作於心者不能害之爾公於淳化咸平中兩治蜀蜀人始而畏之中而安之終而思之及聞其沒也擁其像哭之又為祠祀之久而不衰豈惟蜀哉至今天下有志於古之士猶皆仰其風公之光及後世而不泯得非其浩然者所致歟公濮州人諱詠字復之仕至工部尚書其事跡具史其傳誦在士大夫球素慕公為人及使蜀謁公與泰守李永漢守文翁所合為三公廟者退得公像于公同姓生諱不知為公家藏本耶抑其授蜀人者耶然考公手讚及趙翰林孟頫拜觀書足信為當時所傳遂命工書善繪者臨摹上石期與世之崇先哲者共觀仰焉廼記而繫以詩曰

於鑠我公宣烈于世有定者心無餒者氣惟心克一厥氣是充施德德茂施業業崇既文而武亦嚴而循推來遡往如公幾人公在朝廷論諫敢進公來蜀方坐殄亂略蜀人懷公如懷考妣漢春二守罔克專美碩彼餘休四海一詞樹茲寶廡公寔我師我秩蜀禮拜公寢堂式莊厥像玄冠褐裳覽貌有容睟睟有讚浩然氣象於□想見欲迪來觀爰壽于石繫之以辭永昭令德

遊玉泉記

玉泉之遊非佚遊也詞林諸寮欲為編脩蕭君孟勤為一日之歡以壯其榮歸之行也適上巳之晨編脩與徐安簡主靜錢孟勤曾子與脩譔中規檢討廷器偕行以編脩元玉未至候久之意其必有所妨遂發騎從西城出行六七里猶皆以缺元玉為念俄於廣源閘見二騎立河北乃元玉得武臣導從別徑至為之大喜沿流行十數里抵西湖湖中蒲荇郁郁皆春禽鳥鰷魚飛游自得湖上草亭方朝折而奇峯秀嶂紆紫翠黛交映水晴亦有哂者且行且觀盡湖東涯至昭應廟下憩松柏下出茶餅啖之北行度青龍橋有老人年八十餘家橋西□入泰寧湯因即其地置酒各盡數酌西折而達大功德寺寺前有古臺三久不屋矣而無隅尚整相傳為金元主幸故所謂護聖寺時更衣處也寺門內有□□然廼宣宗皇帝御製始建今寺文叙聚觀之僧右覺義雪峯率徒來候且導入殿閣四廡皆極壯麗至方丈以素膳為禮甚恭既別之玉泉泉湧出池中而注之

湖其清可掬其温可濯其甘可飲其上有亭可風乃
環池取水以白潔升坐亭上乘風四來餘垢盡滌僧
復携茗來獻茗畢張具命七人以次酌孟勤孟勤酬
亦如之衆復相酬因取詩來遊來歌以矢其音八字
爲韻分以賦詩雖無流觴曲水然臨清序坐以觴以
咏懷亦甚暢白玉泉遵湖西涯行一里餘將折而南
歸途望靈應觀棟宇隱隱出樹林中皆欲造焉獨孟
勤引騎行不顧衆皆挽之辭曰吾醉矣姑留此再遊
以相樂也即爲之罷歸途過普光寺僧群然出迎亦
不能爲之留至城門已闔半扉抵家夕矣因坐而思
京畿之勝在西湖西湖之盛在玉泉湖之作本於泉
而爲利於畿內也有自來矣自唐失馭是方遂爲戰
鬪之場後竟爲遼所竊金所欲中華之人視之爲異
域殆一投足其間以覽其勝邪元雖一天下而士大
夫得爲玉泉遊者猶未幾人今北山川景物乃得數
蒙衣冠駢集而寵臨者不偶然也
聖朝之賜也雖然予前六、、爲是遊當時館閣同
行者十人今爲孟勤往則□一人中獨予一人與焉
餘皆不在職矣豈惟予哉諸君之遊亦出於再而亦多
非故侶則吾儕之足跡得再及於玉泉之境者亦不
多也斯文之幸也合二不偶而援之其大小雖異其
情感於予心一而已而諸君録所賦詩且屬予記因
述其實而并以所感期與諸君無忘是游焉

蒼山隱處記

界吉泰皆輕山從高而下走出乎村墟蓋去且止盤
旋若抱而□以奠□□以蒼□蔚然其色無增損於
煙雲明晦之候者蒼山也山之外爲智□世爲士族
彭氏所居門大人庶有隱君志康之□置百口之
家授於子獨攜其少而志於學者往營蒼山以隱其
成且自老焉故其時時鑿置池□通渠百發栽麻若
茶老蔬其不繁碩者蓋蒼山之□□□□而爲肢也
爲鳥而曰飛葉綠而風□氣□而□有□雷雪降
口而竹松不易其青蓋蒼山之□四時之分也其
歲日之用賓祭之供無仰於人取其中喧囂不入
于耳事物無芥蔕于胸文以時會經以年攻高吟緩
酌而笑語從容則隱於蒼山者其爲樂益無窮也矣
山以蒼名豈徒取於色以蒼然而已哉蓋蒼之爲言
藏也物成而藏之於其中者蒼之謂也隱者寓周密
而行慎重在少壯時嘗有爲於世有聲稱於人中以
事連赴京師而受險備涉今既老而思前日之迹有

若浮漚之在波浮塵之飄風滯徧靡有所定乃歸隱於蒼山可謂得藏之道矣彼世之能進而不能退者聞隱君之風得無愧於已動於心而思有所藏哉隱君名高字同升爲彭族之長彭氏世也君嘗授學業于其所礪于貴故得記其隱處云

黔江縣學記

蜀川多僻縣黔又僻之尤者界在夔巫南萬山中道崖石跋草茅行數日始可達其南接施鄉蓋古夜郎之境皆夷獠所居故黔之民半蠻元宋以前隸郡縣之猶未建學立教官 皇明疆天下并其地於彭水置黔江千戶所于故縣西北二十里今復縣治于所城之西而學廟則建於城内黔之有學自茲始民蒙聖化翕然欲革其故者以即新亦有學成而仕者矣以不時遭良有司作起之故學政多弛而學地爲强暴所侵千戶孫文徙置於縣治東北惟文廟占地卑[illegible]爲[illegible]堅其他學舍在廟之東迹下濕而卑隘積爲雨潦所沈圮門廡垣發礎而歆祀師生講誦遊息舉不得其所正統元年林君安成謝君謙牧由進士擢爲其邑令聽政之暇數與諸生講藝學宮常憫其陋而欲更之越二年政得其理民安其惠與諸生謀以學地易廟南射圃先建明倫堂次則二齋次則門廊庖廩次則師生之舍庖湢之所未數月悉告畢成由是[illegible]以前校相屬其規模宏麗有加于昔數倍明年謝君會朝京師奏缺學官請擇碩儒爲之使諸生有所從以肄業其中且屬予記夫儒者之政必欲以教化爲先教化行而民知所嚮則强者不得恃其横狡者不得逞其奸詐者不得肆其欺愚者不得不求通儒者不得不立彝倫之敘爲可叙風俗之漓爲可敦教化之移人也不亦遠哉不究於教化而徒峻法嚴禁以威其民是未得乎爲政之道也昔范忠宣公令襄城大新學校而擇賢以教之又親勸誘焉民被其化以興於善也既多其後公之功名德業滿天下其發迹蓋亦自襄始襄猶中土易化之地非若黔之僻在遐鄙而爲[illegible]之難也謝君乃能興學立教如此其勤其知以忠宣之心爲心者乎意其化之所漸必有人能佩詩書服仁義與起於僻遠之鄉以出而與中州衣冠禮[illegible]之士並[illegible]於正直之途齊聲於
聖明之世君之發開進階亦必始於此特記諸學壁爲黔子弟勸且見君之爲政能不失所先云

春草圖記

垂州數百千本或騎崇坂或被夷陸或沿清湍皆若將其生生之性遂其長育之天而無枯槁零悴之色是蓋河南參政孫元貞先生為禮部郎中時所畫春草圖也其草之芽者茁條者抽葉者方榮葩者已秀蔓引者綿延而叢聚者菌蕤萋萋芊芊競芳而鬬媚於堵翰之間曉闕指顧之下四時之草蓋莫不有而獨謂之春草者以萬物之生始於春春者天地之仁候也禮部於古為春官體天地生物之仁以出政者春官之職也先生効職春官凡教化之賛其施與章之議其設莫非仁政之流行其必覩於是圖有以探夫天地生物之仁也今之於河南則位尊於禮部而政不可不仁於禮部尚汴洛伊潁百郡縣之民家被春陽德澤以相安於無凍餒之地則是圖也不但有功於禮部而且有功於河南矣先生舊之德興人由進士官禮部二十餘年廉而有文以尚書潔菴胡公薦而為河南人不知先生者觀於是圖亦可知其白處約而處物仁矣乎復記以為之贈

西莊記

得覺闃奧壇之所而飾以棟宇門垣庭徑之制使足以拱其後[illegible]以紆其前其位岡阜源泉雜然列其左右樹林蔬圃良田深池皆環其傍此鄧君汝述之營其莊為甚美也[illegible]位一世隱君以孝[illegible]之族裔而地臨於[illegible]四[illegible]二汝述復[illegible]清陂而右西莊之[illegible]以是莊在清陂之西僅五里[illegible]名以西又曰西之為吾栖也宜吾晚節之優游[illegible]是莊若吾是以名贊州郡學正懷芳里人也為予道鄉故隱居之樂于京師必及西莊且謂汝述之營是莊也有意治者置其故廬以廣族人之居而別創業以開家與於鄉人兄弟閱墻以相爭也有[illegible]之消[illegible]而不出其鄉得以奉先人之[illegible]甚使宗族之往來異於鄉人之遠遊而忘其親索居而離其群也有[illegible]為安居以為常優游而自得[illegible]維其[illegible]其志與於鄉人之營營於外遂[illegible]於利以自辱其身而累其德也有猶介之道[illegible]余謂[illegible]述既得美莊又有三善道[illegible]行之而有終是之以弘其德流其澤以[illegible]其後人也深且遠安知西莊之後不[illegible]陂爲[illegible]懷美曰固未可量也然汝述嘗請[illegible]矣願無[illegible]焉庶乎其後人知是莊之所自始遂不辭而記之

遂貞堂記

吳鉅室居洞庭山者多取山水景物之勝名其居獨金氏之堂以遂貞名者士大夫表其母周氏之節與其子公晉之善養也僉謀施君宗銘與金氏有姻鄰之好嘗以公晉請予退而為予言周歸金未數年年從二十其良人客死于京公晉猶未脫襁有勸之易節者周輒拒之惟勞心早夜自力衣食存其孤於無非欲資訓育以成其子之徒公晉既長內勤稼圃外走江湖入不違息出不忘歸無非欲盡其於養以慰其母之懷今周年垂六十公晉亦幾四十歲時升堂甘旨前羅杯酌序進愛其色承敬有禮飾婉愉交驩

思實屏謝然自得其樂此遂貞之名所自立也予謂貞者女婦之恒德古今人之所同尚也易曰從一而終禮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詩曰之死矢靡他是皆貞婦之道也世之賢於婦者既失所天則惟貞節是守豈特養有今子而後志不遷哉有遇哭其夫以無可倚之子遂抱痛以自沉[illegible]深[illegible]苦亦甚焉又有子能篤孝道而母[illegible]室知衛之七子徒與凱風之怨欲遂其貞何將[illegible]然則母子得相親愛於棘居之下孤遺之餘而周氏克免淒憂之苦公晉不必為七子之怨其為樂也不為不至矣其堂以遂貞名也亦宜矣於戲[illegible]如斯言也他日公晉賦之末請書于二人之[illegible]歸其堂中以為其母壽予以其事足為世教也故不辭而書之堂在洞庭東山之陽云

逸齋記

永豐[illegible]宗勉作屋[illegible]城之[illegible]其背則[illegible]江流碧[illegible]其後則[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林[illegible]而竹[illegible]不失其為幽人[illegible]也宗勉朝游[illegible]中習古篆籀之法無所事乎他因名之曰逸齋[illegible]欲終身優游于此人物之仕則曰吾諸父為之公吾弟又為之矣吾何用遂其跡邪終不一出及聞

天子御經筵日進儒臣講求古聖賢之道思復唐虞三代之治乃憮然曰吾幸沐清化為太平民獨可不求効報於萬一乎即用古篆法書無逸一篇以進呈

聖心永永鑒[illegible]以措天下於久安

上嘉其[illegible]命禮部試用之宗勉復曰非吾志也竊乞罷歸以終逸齋之樂或謂宗勉欲自逸而異其

上之無逸何言之背其行邪予[illegible]知宗勉因為辯之曰隱居之士與有國家者[illegible]不同故其逸與無逸不能不相背也彼優游世外心無所累跡無所維寵辱所不及毀譽所不知分固宜於逸非逸則將馳騖

於外矣逸其處者之高行歟故孔子獨稱伯夷之逸
為逸民而世之富貴利達者不與焉蓋居人上則庶
政之理亂百官之黜陟四海之安危莫不繫之分所
不宜逸逸則敗事而曠職矣逸其有國家者之以德
歟故周公戒成王以無逸而不在其位者不必與焉
然則崇勉之以逸處乎已而以無逸望其
上者能安於守其為逸於為國也豈可謂其言與行
背邪或人不能難已而崇勉來別予行因述所言以
遺之俾歸而書[illegible]齋[illegible]

南思堂記

予今食府狹人希敏為言交阯之叛也其婦翁前交
阯以古體典史持郡牒撫諭叛寇者續陞新安主簿
未幾月病沒沒時歸道已梗其子成用貴氏之懷二
[illegible]饑賣之杜社寺後寇及寇平發以歸未幾交阯
境亂寇為寇所感伏閩獄中久之稍　朝廷弘天地
之德有寇罪寇亦懼誅也[illegible]臨中國人之留於境者歸
故在道中緬通就道頗勞不得歸親役以傷其親所
娶交阯婦使遂所生子丑奴長而告之遂行抵家右
於其兄誠誠慟其親體骸寄葬萬里外竟遭兵壓流
離漸然限為異域不得復通道路往而收以附先塋

哀號攀慕之情弗克勝乃名堂於所居之西十里曰
南思兄弟五人朝夕引領南向必躬神於海瀆天涯
而後已託希敏來請記值予赴京期迫未得之其後
誠數至京每至輒三四詣予請不倦予念其志深而
意篤不可以不記夫交阯壤地遠在禹服之外其得
與失固不足為中國重輕然先朝既平其亂而郡縣
之矣使為牧守者能訓畊桑省賦徭漸以禮義之教
如錫光之勵於致理彼將變夷歸華必不繫於數歲
而四野多壘使為元帥者能出奇設備仗天威以討
逆如馬伏波之良於用兵彼將擾首不暇亦不難於

平其叛皆不能然以致中國之人帶之下委骨蠻徼不
得歸葬故士致予於方直不能為之不悲也況其子
乎雖然尚許吾邑仕交阯者之人有歐陽與史臤者
與交阯俱沒牒撫寇為寇所[illegible]外於交中有謝縣丞
子方者沒而同道歸咸親[illegible]比碎海中舉家八人
溺水死皆不得葬獨交直[illegible]且有所託祠彼二
人猶為愈也誠兄弟[illegible]亦以少慰乎

棠溪王氏先祠記

棠溪南於縣治八十里王氏家棠溪逾百年祠則王氏
為柳城貳尹名斐字如獻所作貳尹既作祠祀其曾

大父仁甫大父維新父九齡祔以從大父成都教授靜觀從子臨桂教諭文振與凡仁甫所出子孫奕勤勤屬予記問其經始之意則曰自吾兄弟而上至吾曾祖凡四世惟吾一人存自吾子若孫而下至吾兄弟子若孫凡數十人惟吾一人長祀先之責萃於吾身祠故不得不自吾作也問其所祀何為不及高祖則曰吾族居棠自曾祖始非繼高祖之宗也故不敢祀問其棲神之字致孝申虔之儀物何如則曰為屋四楹重門周垣固其外龕櫝[illegible]內守祀時舉牲醴稱家豐儉設大牢皆以朱氏[illegible]準也嗟乎

戒尹之作是祠其得報本之道歟人非祖不生祖者身之所本也本之於人大矣可不知所報哉没報之以祭猶生報之以養也是以先王制禮達乎諸侯大夫士皆得廟祀其先祭義亦以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本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所以使人知報本也其後禮教衰朝制廢世家祀禮苟焉無定規卑下之流遂至傾貲以禮浮屠老子冀為其先資福冥昧中惑亦甚矣是豈報本之意哉其弊蓋自禮教不興所致也至紫陽朱子述家禮首定祠堂之制為上下通行之則有先王教民報本之遺意焉

皇朝崇禮以化天下朱氏之禮遂盛行由是大夫士家稍克有祠為奉先之所貳尹由國學生治柳城有績效當遷秩擢乞謝事歸故鄉能推是禮以敬事其先于故祠其得報本之道焉王氏子孫周旋祠下觀禮文之盛景世德之光仁孝之心因隨以興豈得不思前人創祠之意而圖報之乎宜文于石以昭是祠之作不惟足以隆先祀抑又有以開其後也

思全記

有老成人姓宋名璠字茂英會稽日鑄人也代父兄從京師以[illegible]於公卿貴人得免夫堅銳之荷勤勞之役又得上名於朝將有鄉用之路矣而其心無日不在故鄉故常以思全自號或問之曰世之君子得君而事之則思所以全其忠得民而理之則思所以全其惠得道而行之則思所以全其名凡所欲全者皆有其道不知子之所欲全者道安在耶茂英曰吾之所欲全者豈無故哉吾宋氏自廸功府君開業甚慶積十五世至先君月林翁生璠兄弟六人而三親繼下世先兄茂衡自戎行中用薦擢上林監録事謝歸田里以没璠服其役十六年年垂七十矣猶諸弟之在鄉者無故雖先世所遺土田廬舍及

丹崖青壁五松聯昇杞西梅東諸書院多棄失頹圮
然青山白雲殘書破硯尚有存者苟得以衰老之身
生還其間相率子弟理而復之以樂其餘年用保首
領沒葬先塋之次其為全也孰大哉此吾所以日夜
思之不能忘也若予之謂全者則非吾之得與焉或
人曰子之所思得孔子所謂全而歸之之謂乎吾無
容議也他日茂英得代歸有日矣以吝或人之言為
予誦之且請予記予以人受其體於親以生百骸五
性無一不具能保而全之以不為親辱斯所謂孝茂
英足跡久於外而念慮切於鄉者無非欲複先業以
保全其親之遺體孝斯在矣卒於謝事之歲而得南
還之期十數年思全之念於是亦可以自慰也因備
錄其言以獎其孝

友竹軒記

竹人所同愛也愛而友之其工部侍郎周公之嗣子
仁俊歟仁俊蒔竹于廬陵之山前積有年多至萬竿
迺臨以軒而名之曰友竹頃荷國恩表其發廩賑荒
之義來京謁謝道遇考功主事夏仲昭得其墨竹一
帙又佳或踈而瘦或老而勁或嫩而舒或猝本解或
與石俱其為狀也不齊然與其軒之所臨者無不類
焉仁俊常取以自隨曰吾今西後行藏作息庶乎得
與吾友偕矣問由示予且告其說交於竹之故為甚
詳予聞與客誦之客曰廬陵名賢多天下侍郎公門
客皆才良猶未足充仁俊之交歟顧乃友於植物耶
予曰子未明友之道乎友也者友其德也德之所在
即友之所在請語子以竹之為德其効瑞於漢宮也
小大相附若子之處達其親然故以孝名其奉養護
於唐苑也根盤而叢密若兄弟之相親然故以義名
其發秀於淇澳也既美且盛若有文貌而又因於節
故詩人以君子擬之仁俊親具慶而又籍貫於祇順
容止以供子職取於孝竹有得焉兄弟競爽欲隆愛
而篤敬以極同氣之歡取之義竹有得焉其才與志
俱超乎等夷欲講學自脩以外文其業而內美其行
取諸君子之竹有得焉則凡森森而立猗猗而盛者
莫非仁俊益友也何可謂植物不足與友耶客曰是
非愚所及也仁俊聞予與客之言謂深契其心遂請
予賦以雅巧言之四章乞記其事故記之

樾陰文會記

翰林學士李公有園林在都城西隅完顏氏故城之
下正統五年八月公因庶來會郎彭君銳敬來考績

約予暨編脩□君與倫以暇日作□遊焉至期公肴
輿先發其子艮遊其同門友五人偕往比至圃舍公
見諸生儀觀丕雅又與其子游欲以文字課其所從
而勵其所未至圃傍有張老人者探知其意即具几
席肅迎至家公顧其庭有古槐二株皆大數圍柯葉
繁盛垂陰茂密指謂諸生曰茲非爾曹跨槐之兆耶
乃布席坐其下課以四書講義予三人繼至則諸生
文已就篇公復命僉憲以經論策題使備一場之作
諸生得題又欣然搆思予三人侍公行圃中一周還
坐槐陰以臨之老人亦時出老葉以助諸生之勤逮
日過午公遂設筵觴予三人以諸生執筆不得與大
分筵就之而杯酌通行上下交歡諸生且飲且思未
卜宴而卷已畢呈惟艮一人習書經而文最先公意
其有宿構更其題至昃亦成合諸卷而程之皆斐然
有章而不謬於理公喜且易之曰由是而進不已何
患文不中時選學不與古期耶其勉毋懈諸生亦時
自快如得意場屋中然私相語曰今日之會盛會也
不可以無述因各賦詩一篇明日以呈公冠其題曰
槐陰文會予惟古之學者所以進業易而成才速者
其亦為老成長德者獎掖之有其方激勸之有其術

無一會聚之間而非講學較能課德勸善之地是以
當世之士皆深於道而文藝如也去古遠而士大夫
之會非酣於酒即云云於勢利又何有哉公為是會
勸勸欲程詩書義理之文於宴遊之際得古人作起
後學之道矣諸生益得不負公意以力於學耶學彌
於中而顯榮之譽與盛大之事業將自至然後知是
會有功於諸生也不少因筆其始末以為斯文他日
美談

滁溪山水間記

有山自武功東南走至邑城之西二十里横為疊嶂出
嶂下又數里峯陬谷回盤為夾坂水縈之流者數折
而後去其前有洞曰金船洞曰林花潭曰紫石溪曰
滁溪溪上有讀書處士書臺其後有靈湫能出雲發
雨其四面諸峯聳者筆立横者屏張其傍小嶂隆壤
皆良於樹藝然未有人能知其勝而擇以為居者求
榮中今翰林侍講李公時勉以庶吉士鄉居時與其
里載隱君誠辯及其兄前督府斷事誠問遊至其地
徘徊久之同聲歎曰是誠山水佳處不可棄而不居
乃各築室其中以其環列皆山而山依於水有似乎
滁也因名曰滁溪及侍講官于朝滁遂歸於誠辯於

是刻剔污淖實以燥壤厥中為堂揭僉憲黃公大書
山水間于楣以肅賓客厥西為齋設几明窗書庋
列以尊儒師訓迪子姓厥東為軒飭以名畫面以層
臺深池奇花異石以悅心目蔬畦菓林各適土宜水
析池漁足逸人滂路山為墉瀕水設扃廣庥脩徑益
邃益清遂使山溪增勝雲樹陰連禽魚交樂滿籟諧
聲環滁佳境又皆其家兄弟所宅無日不相與叙天
倫為文會其間由是滁中山水之樂盡有於戴氏矣
嗟夫山水之勝固出於天之所造地之所成亦待夫
人之好樂而品題之然後勝愈勝而名可傳之無窮

是故滁之為郡非不古也必歐陽子至而後醸泉之
甘琅琊豐山之秀得顯之以亭臺文之以詞翰使天
下後世曉然同知其勝今吾邑之滁始名於翰林終
歸於誠辨安知其山水之勝他日不與滁郡並稱于
世乎為戴氏後人其積累以俟之姑記其槩以見其
得名所由始焉

崇順堂記

順則昌不順則亡古今人莫不以為然也或問之予
曰今有人焉貌殖務蓄而難於厚其親亡養好爭欲
得而愧其長弗克恭尊私其産以窮餓其兄弟之遺
孤子而弗恤由是其財賄日以增其土地日以廣其
勢力又足眩惑其鄉之人以致其相尊慕使拘拘以
順行何能致如此之豐哉抑有人焉寧不有其身而
惟親之是奉寧不私其家而惟長之是從[illegible]溥於行
取以厚其兄弟之遺孤子由是其貲日以銷而産日
以削又無勢力以要人之尊慕使為不順或者不至
其為約也則將由於順乎由於不順乎余曰爾何見之
不宏且遠也夫行之順不順而其人之賢不肖固可
知矣況天道好還順焉未嘗不荅之以順不順焉未
嘗不荅之以不順順不順之報不啻如種之必獲也

不啻如下之必應也不啻如申猶之必有其臭也是
故以蒯聵之不父其父而有輒也為之子以楚虔之
賊其兄之嗣而有司馬棄疾為之弟以孟惠叔之推
事其從父而有穆也為之從子宗與宗祀之綿歷享
聲之振墜又莫不繫乎人為之順不順焉何可以一
時之豐約并其順否而非不順哉問者赧然改容避
然起而謝曰鄙人寡陋[illegible]出而反乎[illegible]之君子
亦屢聞其知從於順而違於不順矣里有慕上之俊
姓劉字[illegible]有蚤失其怙養其母甚孝尊事其從兄徽
賢也不敢違忤總率其群從子弟[illegible]禮度

之內以光其先以昌其家以流澤其後人因名其堂
屋之堂曰崇順常於余鎔聞其耆舊人之辭也曰斯
言也足以發吾名堂之思願記之屏間使吾族人朝
夕誦而知夫之當崇不順之當去余於劉氏以姻連
而觀若從兄弟因嘉其能順於家而為信予之
言將敢不辭而記之

水雲軒記

余既奉 恩命來參其鄉里得時省先塋與人茨山
瀘水之間友人劉君復爲賓之孫考子贈以雲軒中
扁客書曰爲軒與水雲[illegible]人也若鄉會者能文
辭而與先人善者莫過諸君也學唯其所與吾又
家居若子也嘗吾先人者嘗記是軒余嘗時時者獨
可深乎辭不可辭為之記夫天地以來者水與空而
發揚於凝然水之氣積而雲生之當其時因其
方其靜時渟而為淵斂而在山蘊涵而細潤薈于而
岫出肖乎隱者之無為安居者淹之及其動而散塞
六合流通江河鼓風雷下雨澤然後溢而走舟楫決
堤壞而蘇枯槁又若仕者之能澤乎物故仕者樂之
若乎騁之於遊於瞭望蒼茫之下追與水雲相友於於
山海間而世之紛名利祿介然不得入於其中而所
謂隱者是矣至於寄身水雲間以求無為若善遠之風
縱觀為方將起而與天下蒼同[illegible]
於鞍馬之場如遠廣非志於仕者[illegible]
其間一無為者於仕者又將與水雲同施其利澤則
水雲之趣蓋得於劉氏父子矣劉氏之軒世名以水
雲亦宜矣然予嘗之方仕當其願已遂其跡已陳其
身於士大夫已備於此多其能思出與水雲同處
於乎物在廣正宜也余不得久於家日夕往來
水雲之側與澤處雜然議時將追識其辭以識之出
而揆于青雲之上

續晚園記

客有見主人名園以晚而仍其先人之舊曰晚園
因問以世之為園者咸欲其早歲蓋欲其早實未欲
其早者凡所生植之物莫不欲其早榮而早遂何予
之園再世一以晚名主人曰吾之園不蘢不蕀不產
夭矜不宜於他先植之物所於者惟菊夫菊之成盛
不易其為花又最後當春物暢茂者謝其妍冶者
後其妍冶若競其芳紛紛然出以爭時光然物賞而
無乃寂寞而隱然不見所可好者逮至氣肅向之
誇妍倦媚而凋芳者皆竭矣唯菊始出其花獻其

美增輝乎就荒之徑照耀乎傲霜之節視衆物之早榮而先萎者孰得孰失比於人也亦然方其少時迢若撇轟甘詭富貴若動盪於利達不振鼓一時駭人聞於遐邇其性遲鈍不欲速者方沉晦却避無所聞於世猶衆物榮華於春而菊獨無可愛也繼而年以乃俱衰向之掀轟動盪於聲利者皆銷滅無聞惟性遲鈍不欲速者遺形骸於窮壤留聲景於桑梓倘侍於食於土之利豈不猶衆物之悴於秋而菊猶占其芳以恕今吾之圃既多菊而吾與吾先人在世又皆久於時之人故再名是圃以晚焉客乃歌曰晚芳兮菊兮乃花仁者壽兮與菊同節主人和之曰晚兮壽兮鈍不厥兮後花兮與鈍者偶客去主人戒厥子爲余誦其客主之辭而爲續晚圃記予曰是足記晚圃矣主人姓曾名庭桂客之姓名不可詳或曰予同邑蕭君不敏庭桂子明從之業進士云

兩谿文集卷之四

兩谿文集卷之五

記

成都府學重修文廟記

凡府郡縣之有學學必有廟以祀夫子自大明一天下共稱已然[illegible]其閫色至永樂宣德中雖式[illegible]亦[illegible]于所屬縣之制而成都學猶也弗治[illegible]入千二姓衙丁家弗[illegible]七年春教[illegible]安始率諸生詣使司且[illegible]其告且曰今不復然以杜後侵而政顯公宜深議李公致允之明日請憲司吉如使司[illegible]使劉公瀚副使朱公言僉事顧公傾允之又明日請都司吉如憲司[illegible]指揮僉事劉公[illegible]侍郎張公信允之三司[illegible]史李公安[illegible]後所侵[illegible]若[illegible]求其所與更之[illegible]召十二姓[illegible]之曰[illegible]贖經購茲[illegible]宅爲[illegible]所居以廣[illegible]學若孫亦永利十二[illegible]倍其舊若六[illegible]材度[illegible]撤其舊而新之不七月[illegible]不五月[illegible]三月[illegible]二[illegible]藻繢之飾[illegible]周旋其間[illegible]

[illegible]今也如此[illegible]化隨今也如此[illegible]上樂於教
[illegible]於[illegible]帝[illegible]何夫二帝三王之道遠而天下
[illegible]重禮信賤利而貴[illegible]正直而否訟邪若
夫子[illegible]之功也夫子之道其二帝三王之道行之
[illegible]然常與治化為升[illegible]宋皆又安百
數十年人趨詩書禮樂之化[illegible]光則大守[illegible]子封
號祀[illegible]加其道炳如也泰[illegible]陳隋五季不
一二傳而干戈相尋篡殺[illegible]
闕然[illegible]列聖崇儒術[illegible]執政由儒入仕[illegible]儒
化[illegible]全蜀之民使皆知[illegible]而與行用彰

聖[illegible]治矣吾夫子之道[illegible]而光[illegible]心於
成[illegible]之廣者以[illegible]成都之學[illegible]於
入[illegible]夫子之道去[illegible]自[illegible]而
[illegible]不忠其[illegible]必自成[illegible]者
[illegible]氏甘臣文翁[illegible]其化於蜀[illegible]以
[illegible]攻克宣上德[illegible]以增[illegible]故
是[illegible]御史蔣公彥[illegible]公[illegible]後[illegible]
都[illegible]知徐公甫副使阮公[illegible]公[illegible]不公[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自外歸[illegible]有[illegible]焉用附書之

禮部藏器及書記

宣德六年夏五月行在禮部成
上命臣某用六月戊申[illegible]入[illegible]秋七月戊寅
賜凡宜用之器[illegible]大為其既飭[illegible]惟勤惟恭圖
效萬一之報復第所賜器為百六十二號號刻禮部
公用四字其陰置諸堂領諸[illegible]司用昭
聖天子殊貺已而南京禮部復新所藏古今書百十
二部總二千八百本以[illegible]其無所稽也遂
籍器之號書之目用傳示久[illegible]復命工鑴石如籍之
所載樹堂之陰俾永永不磨[illegible]其下曰器可代用
也不可私于家也書可公覽閱也不可擅為一人之
有也[illegible]弊可謀合而脩之[illegible]不可慢而弗顧與
雖[illegible]而弗思復其舊也是[illegible]所存心與自今而
後凡[illegible]禮部者咸有是心庶上不負朝廷盛德下亦
足為禮部光焉

菊莊記

盤迴一區[illegible]佳菊數百本限以[illegible]而以還軒鄰以
清泚帶以[illegible]筍[illegible]清出吾安福西城之外是為楚
山鮑先生菊莊也先生以名命夫是莊[illegible]復歸也命
球以記夫菊為花殿衆芳而不與[illegible]之摧抑
有似遺士退[illegible]者之[illegible]獨高故凡

不當時居要路者莫不知之其以好菊名天下開後
世又莫陶元亮若元亮之棄彭澤令去[illegible]柴桑里
又似乎先生今日之不失菊莊則先生歸而與說荒
之徑撫猶存之花豈無歸去來之歡如元亮之怡然
自得其懷邪呼長挈幼以溉以耘以將以玩以悅其
心懷遠其俗慮豈無忘憂遁世之訣如元亮之終不
以一毫自外其[illegible]慕其高邪撫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其[illegible]端巾
屹坐以彈琴而詠詩則風以吹來月以[illegible]全豈不自
擬於羲皇以上人如元亮之下視今古邪雖然先生嘗
由[illegible]科出典台瑞[illegible]吉四郡教屢以文鑑[illegible]與[illegible]

為[illegible]所[illegible]又有肖子列春官侍[illegible]退交能效其
養亦何慕效於元亮哉惟其出處與元亮相[illegible]其
所好之物不能不以速見菊[illegible]室衣[illegible]
物與柴桑並列之丹青形之詩歌[illegible]傳之遠久[illegible]
不知為郡縣者亦有好賢樂義[illegible]白衣送酒以與
先生共醉重九之節[illegible]傾倒東籬之下否然先生[illegible]
教人[illegible]之升[illegible]造者多其弟子[illegible]之[illegible]傳[illegible]若多其
人[illegible]其[illegible]菊莊[illegible]業而考則者[illegible]無日無之又未[illegible]
[illegible]時亦有[illegible]入邪[illegible]嘗從先生[illegible]
[illegible]以先生之[illegible]

[illegible]若[illegible]其[illegible]家[illegible]而[illegible]未[illegible]失所歸
又不能不以得[illegible]先生[illegible]而[illegible]之為幸也[illegible]記菊莊以
[illegible]先生[illegible]何[illegible]足跡鄉園尚當就菊莊[illegible]花酌酒以
為先生壽

貞節[illegible]記

婦行以貞[illegible]而福則以[illegible]為先昔者七子之母不
安其室而[illegible]之怨[illegible]故也[illegible]之[illegible]而
風[illegible]故[illegible]如[illegible]劉之
二十而[illegible]七十而[illegible]居四十[illegible]而[illegible]是
從則[illegible]可免大七子之怨[illegible]名

堂以榮其[illegible]致[illegible]安[illegible]京
師求繪[illegible]先生[illegible]文頌其母節矣今復因監察御史
王君體[illegible]記命列春官[illegible]貞節而卿高年以勵
風化乃[illegible]其可以記辭因為之記其堂在郡城
之南堂[illegible]有酒可以[illegible]壽有珍羞旨味可以為養
有怡[illegible]情[illegible]以致其歡有[illegible]之
具可以[illegible]其[illegible]有藥物可以去其疾而[illegible]之[illegible]陸
遊[illegible]之[illegible]無有[illegible]故不待樹萱而憂可忘不待負
粟[illegible]而[illegible]可盡不待服斑衣為兒啼[illegible]有
喜[illegible]者亦[illegible]有[illegible]子[illegible]

勸而世之為人母者人子者亦可勸於慈勸於孝矣
特記以表之

致愛堂記

治堂于宜興之廨內而名之曰致愛堂為邑宰水嘉
晉君惟誠奉母之所也惟誠受
天子命宰宜興之明年蠱以明而剔利以勤而與民
用服其[illegible]仁其令乃迎其母於斯堂以便於起居之
候歡愉之承飲膳之侍服用之供疾病藥物之調非
但榮之以官食之以祿夫然後懷之思而已則惟誠
之愛其母也亦盡矣堂之以致愛名也宜矣今年夏
其邑學生孫侗貢京師謁[illegible]誠之德于所交兵部主
事王君守正禮部主事諸君有貞以請余記余以為
人皆有此愛之理而親尤愛之所當先也不及其親
而能及民若愛之悖其施也及其親而不及於民者
愛施之偏也悖且偏皆未至乎愛之道者惟愛親之
心以及於民而後愛之理得今惟誠得候其母之起
居矣豈不思其民皆欲其親之安乎得承其母之歡
愉矣豈不思其民皆欲其親之樂乎得侍其母之飲
膳矣豈不思其民皆欲其親之有養乎得供其母之
服用矣豈不思其民[illegible]之不[illegible]母
[illegible]於物矣豈不思其民[illegible]
下慈祥之政[illegible]
俗[illegible]以戾刑[illegible]及其親而[illegible]
[illegible]與之民[illegible]有[illegible]
任有所[illegible]
將及於人[illegible]邑人之親而
是之謂[illegible]永錫爾類其
意以記其[illegible]推極事親之
[illegible]於來者焉
[illegible]由之[illegible]仁風孚[illegible]邑人之親[illegible]名而宰官大

清樂堂記

節於宰于[illegible]都命之[illegible]之具
其中蒔花卉其[illegible]於[illegible]都
[illegible]林
[illegible]矣然
多得之幽人處士[illegible]有今濟公以
盼寧昭靖王能子[illegible]公名常尚
太宗文皇帝公主[illegible]皇上所親之臣富貴侈於
人臣風采想於天下豈若彼迷遠之士徒樂其一丘
壑之清哉惟三垂無烽烟之警海宇澄瀅而民物各
得其安游治化以底于清公所樂也不[illegible]入
[illegible]之得失所欲施於家[illegible]

惠[illegible]操履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公所[illegible]德而
[illegible]善關其香而仰[illegible]光[illegible]名與以[illegible]其[illegible]所樂
宜是以日遊[illegible]而[illegible]拒[illegible]而[illegible]時取德
程以爲佩服[illegible]以爲[illegible]以[illegible]古之道近
以[illegible]絕守[illegible]游心乎[illegible]何一毫悵怍乎
[illegible]仰之間[illegible]紛[illegible]公[illegible]以爲華
[illegible]珍異玩[illegible]前而公[illegible]化洽於時
清[illegible]於己[illegible]名[illegible]於[illegible]心所[illegible]焉
其爲樂也[illegible]人[illegible]設[illegible]志
於利[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樂[illegible]
不[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公[illegible]文[illegible]形容其清
樂[illegible]全[illegible]與公[illegible]善[illegible]作[illegible]爲

上田舊業記

安[illegible]以境[illegible]田多[illegible]龙[illegible]無
禍[illegible]無[illegible]時[illegible]稱
之力雖等於他境而[illegible]存而
宗好設其地以上田名[illegible]武功又[illegible]山所拱
仙[illegible]所會故草木秀[illegible]人謂[illegible]良
發[illegible]其田[illegible]者姓李氏世家[illegible]李
[illegible]其土之利[illegible]三[illegible]郎

[illegible]之徙[illegible]之[illegible]田國家治平既久李氏有[illegible]
川其父遺命[illegible]家上田作居西於故址一里[illegible]人
[illegible]界陌移爲他族所有者今則復爲其[illegible]
[illegible]昔者之資用有餘矣[illegible]門[illegible]徑爲[illegible]
[illegible]役有賓客往來以[illegible]命如昔者之衣[illegible]
[illegible]其山水景物之起爲[illegible]所御視而[illegible]
[illegible]前於[illegible]戶之下[illegible]於[illegible]之間是[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矣[illegible]于[illegible]
之[illegible]偶然哉[illegible]人[illegible]
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予曰理[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決科取仕者[illegible]人不知今[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老人曰見[illegible]門
[illegible]又急於擇[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譜者試少待之予退而嘆曰禮[illegible]
[illegible]所[illegible]祖從行者[illegible]君之[illegible]
[illegible]後數年[illegible]君遣其仲子尚[illegible]
門其[illegible]矣[illegible]其兄[illegible]所學[illegible]老人
之[illegible]於是予[illegible]以復其[illegible]名[illegible]字志節六

清白軒記

爲之先者[illegible]良於[illegible]後法爲之後者其志篤於守

先訓所謂善有餘慶而世濟厥美者予於[illegible]
軒見之矣夫太尉公自處公廉當卯未交之[illegible]
子孫疏食步行不得為富貴態人勸之[illegible]
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足矣其為[illegible]
已矣乎今縣尹君懷忠出太尉公後千有餘年[illegible]知
[illegible]家吾邑之積龍溪潤一軒而以碧山[illegible]以消
[illegible]以修齊[illegible]名之門[illegible]
忘乎[illegible]也及君起家升太學[illegible]
矣凡飲食衣服所以自奉[illegible]
常憂民之不給而不顧己之有[illegible]

致其清白之志蓋不為[illegible]
尊遠世其從同為清且白也[illegible]
所關而後為之哉惟仕而甘為[illegible]
於貨賄之入土田居室之廣珍[illegible]
有於家以為其子孫百世不貧之計[illegible]
則貽禍其子孫或者幸而免之則所以[illegible]
者亦將如蚕氣之過目曾未幾而忽喪[illegible]
氏清白世守而不失是為士君子之[illegible]而樂聞也
故為之記使楊氏後人無忘其世守且為世之仕[illegible]
與廉者警云

義儲記

泠[illegible]陳氏[illegible]陵[illegible]道士曰[illegible]讓
者隱君致[illegible]之孫也當乙卯
次[illegible]出私[illegible]鄉民朝廷義之
下勅旌[illegible]勵以向所發二
千斛[illegible]時[illegible]久復出千斛儲之鄉
歲以貸人而不收其息[illegible]記其言曰儲以義名
者示其為鄉人所共利[illegible]私也其計則主
于謙之家者慮有侵撓[illegible]則附入
以學之者[illegible]而仰食者百數
十家大率欲視其所[illegible]高下其貸出喪疾
病者有加恒產足以周[illegible]不得與也其償也斛
加三升以為耗死徙不[illegible]儲下田租以補之
使無失其常數[illegible]人從不過五月償不過八月過
八月不入者罰[illegible]十鄉人信之其入未有過
八月者謙自以為是法也可為吾鄉人永利而後人
不能如吾志[illegible]之願記以為之戒因問其族人何
以不待沾從利則曰[illegible]為鄉人之貧者設不敢以待
吾族若吾族人有貸不給者則別有儲以[illegible]其
[illegible]下收[illegible]

其利而舉以[illegible]人有不私己之心也以時經畫有制[illegible]不足而不以繼有餘[illegible]貧之惠也不以待[illegible]人者待族人而別資之[illegible]其所親也其為[illegible]有次第其施惠也可謂[illegible]苟然為名而不求[illegible]者也比哉世之富人巨室[illegible]積聚不以惠其鄉里[illegible]貧人則亦已矣又從而朘削其錙銖之利以益其樓宇器玩之飾車服之美[illegible]使之不能自存而心猶未之厭視[illegible]之所為則其存心孚不孚何如哉為陳氏子弟者宜守其家法[illegible]久而不易慎毋惑志于彼迫[illegible]人之善不[illegible]子孫隆替係之是固必然之理[illegible]待予言

黃州廣惠堂記

黃為濱江窮郡[illegible]之餘民不得其理也久矣舒城錢君[illegible]以大理評事用[illegible]守而救荒有備訓[illegible]有[illegible]廢制用有節由是凍餓者溫飽大新[illegible]之謂以嘉人之能矜人之未至由是游俠[illegible]而必剔奸無隱而不發由是武[illegible]民病未三年而野夫[illegible]以至州縣之吏[illegible]贊部使者[illegible]其治行為郡守中最[illegible]先生因名其[illegible]之堂曰廣惠且致書其所交劉球曰太守所以致理効得人者如此其速者有所由來也洪武永樂間太守之先[illegible]時用嘗為郡之黃梅令能施公平仁恕之政以[illegible]民懷其德至于久而不衰太守之至也能取縣令君之政增損而潤色之以施于郡由是一州七縣之民德太守之德猶昔梅人德令尹君之德焉以政其政易臻而[illegible]易[illegible]也因一邑之民安其政以推而達之於一郡而一郡之民無不安太守之所以廣其先君之惠也不亦至哉傳曰善繼人之志太守[illegible]故以廣惠名其堂不可無文以彰之予太守[illegible]友也願為之記夫為守令而能有[illegible]及民者[illegible]之德也然古之循守[illegible]過於龔黃未聞有父開之於前[illegible]未聞有子繼之于後今錢氏則父為循令子為循守又先後相繼仕于黃之一郡其父子之世美也久而愈光矣黃之人民世蒙錢氏之惠亦豈偶然也哉故宜[illegible]其事以為黃之美談於無窮

正心堂記

治退休之堂于[illegible]之側而名以正心者其丞念宣[illegible]也[illegible]楊文節公之丞孫

陵也張忠獻公以歐陽正心之說文節遂以名其齋曰誠以奉教命零陵人卒賴之其所名盛業亦因以顯當朝垂休至今吾雖愚不知學然素慕焉故敢拾其遺留所謂正心者以名斯堂將朝夕是顧以謀其政而惠乎常熟之人幸苟有所盡亦二公遺澤所被也予聞而嘉之及其來京也問之曰聞子以正心名堂于常熟有諸夫心學未可以小言也大學之為目有八而正心實脩齊治平之本豈承一邑所能盡其用哉吾為子舉其槩可乎子槩曰固願有所聞焉遂告之曰以方寸之微而能主乎一身管轄乎百理酧酢經綸乎萬事者人心也心未始有不正其不正者所累危之所欲傾之耳是故不待正而自正者聖人之心也反之於正而正者君子之心也昧然隨其正不正而不知所擇者衆人之心也陷之以邪惡梏之以巧偽惡其正而樂其不正者小人之心也聖人不易及小人不可為惟援乎衆人之群則可成乎君子之德至於君子則希聖之途坦如矣其功惟在於正心正心之功豈難且遠哉惟博於窮其理使吾於吾心者無一而不明約於成其意使發於吾心者無一而不實則心[illegible]不偏動而無過不及之謬

[illegible]得其所脩矣[illegible]之間達之天下且無不可理一邑乃[illegible]子能勉之何患前人不可及乎子槩曰知所[illegible]請書而歸以置諸屏遂書之

止菴記

豐城[illegible]溫以進士起家[illegible]兵部武選主事陞虔慶通判[illegible]荊州丁外艱服[illegible]浩然有退休之志因以[illegible]自號人問其[illegible]則曰和之仕也與[illegible]命可指期而得[illegible]所[illegible]有[illegible]猶自以為可封[illegible]故[illegible]於政[illegible]復其民之流者[illegible]將百[illegible]若欲上其功會郡守[illegible]請以和為郡守[illegible]以事連調荊州方欲[illegible]至和[illegible]不得[illegible]親生前非令[illegible]不和與[illegible]而[illegible]在[illegible]者不[illegible]作[illegible]猶僕僕往[illegible]於[illegible]不已乎邪義宜於行亦可止也故和足跡[illegible]而精神[illegible]在於[illegible]野之[illegible]林之下非一日矣此其所以有止菴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溫[illegible]復有[illegible]獨其同年友[illegible]曰今世[illegible]方[illegible]不欲致身以效[illegible]其名[illegible]心邪今之止也不過順

於命適於義者焉[illegible]一從其道俟時之進則起
而再仕也又豈不可[illegible]艮之艮以止也而
其爲卦後乎震[illegible]主動而所主進動爲之
前而進爲之後何也[illegible]之止也雖因動之極而
亦有進[illegible]仁中外千有餘[illegible]其動也不
爲不極矣宜乎[illegible]止也止而[illegible]益修然益起
又安知他日[illegible]斯哉世溫幸毋因其止也而
遂止焉吾知[illegible]必矣世溫聞而吾言得吾心
也予故[illegible]
敬慎軒記

袁之南吉之[illegible]秀者[illegible]中萬族
世有明[illegible]歐陽氏也歐陽氏以文學[illegible]行
出其秀等者[illegible]所居花卉[illegible]
律已有箴[illegible]凡俗人損友[illegible]
得入乎其中者敬慎軒也大名軒[illegible]
人之聽觀哉蓋將游[illegible]專致[illegible]心[illegible]
身之準則且心專於一之謂敬[illegible]所出者
也禮曰毋不敬而言禮者以慎[illegible]之機敬固
不能不資於[illegible]大學曰慎獨[illegible]大學者以
[illegible]而有

[illegible]學者[illegible]欲致力[illegible]閒居[illegible]於言
[illegible]際惟恐其出乎理而入于欲出乎正而入于邪
[illegible]不敢以一息[illegible]一事之細而離[illegible]則敬慎之功
至而高可以探聖域次亦不失[illegible]有德之君子然敬
慎豈可以聲求而色取哉蓋必有其實焉俟夫道古
今之學[illegible]故家文獻之[illegible]於一軒之內而知名
袁吉二郡間蓋必有敬慎[illegible]其家子弟又皆嗜
學篤行不敢放佚其亦敬慎[illegible]化有以及之歟予於
歐陽氏世通家故不辭而[illegible]記云

湖東翰墨記

總兄序歲跋[illegible]詩[illegible]峽道[illegible]曰湖東翰
墨是爲邑庠友張行汝[illegible]祖景初嘗者涖陵司
訓如旭厥兄汝輪[illegible]大夫之辭也汝覩
間以示予請記予[illegible]所[illegible]明[illegible]
臺而知[illegible]初焉於好[illegible]訓尚敬[illegible]劉處
吳所教孟勤胡翰林光大所稱頌夫[illegible]者而知
知旭之學專力乎其本觀張中書昌齡[illegible]而知
汝輪能庭分不外慕觀周[illegible]子治發揮自得[illegible]之
意而知汝覩尚信而行將無不達及誦諸名[illegible]歌
[illegible]水陸動植之物又知張氏世尚清[illegible]

則是帙固足為其家文獻之徵蓋自古賢哲之沒
而跡淪肉與骨相盡以朽獨其名實在世不亡者所
賴乎翰墨相傳殆非富貴勢力所得預也是知翰墨
為重富貴勢力為輕矣然世之人往往重富貴勢力
而輕翰墨甘於身死而名不聞亦何其不知所擇哉
若汝現之輯是帙以請其後可謂能輕世人之所重
不以其所宜重者為輕矣故為記之

郭氏靜軒記

萬陂之東西郭從陳留之南北既或以富甲于鄉或
以學鳴于時異其族為廬陵望則亦有濟也其以西
郭之殿思兼弟郭之所有如南塘翁之先風固可尚
矣至是其子宜英以出粟助賑感蒙旌異之恩
爵謝墀下退即謁鄉先進者求為軒之文謁予請曰
某幸二親皆年踰中壽無恙然鄉家政晨夕奉養
其責備于某身故不敢以仕為意然父母愛子無不
欲其學以是闢茲軒外遠囂喧內置古書籍取其餘
稍事誦習以規分寸之益因名以靜蓋取孔明所謂
學須靜也之意然未得進德之方故年已逾而功無
成願何以教之使得歸而識諸壁間以自勵予既嘉
其言益思翁有以也[illegible]克紹其[illegible]不忘學之志足可大
其家也得不推明正學義理之學以助其進哉夫靜
之為說不一其得者亦不一禮曰人生而靜者性之
初也孔子曰靜而后能安學之進也周茂叔曰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者道之立也性之初也雖至靜
而鑿於形氣既汨之後非學無以復之道之立也雖
主靜而昧於私欲未去之前非學無以明之學也者
復性明道之具也其功初不外乎靜焉故孔明戒子
必欲其靜以成學蓋固有在宜英即其意以名軒可
謂有志於學矣其為學也果欲致力於性道乎致力
性道者聖賢之事求其說則在詩書求其途則在仁
義求其行之所先必自知始故事親則推之於長而
敬存焉達之於君而忠[illegible]施之於友而信立焉凡
有所為無不得其正者而其端惟在于學其學必本
于靜靜之所致弘矣哉宜其大歸而充極其義以深其
學以隆其孝以全其性道之天則聖賢之域即此而
在豈待求之遠哉幸加勉焉予將翹首以俟道德之成

喬林清趣記

逸者路君順業詩書而不榮於仕進廬於盧水之
上背狐山之陰得喬木焉[illegible]蒼翠[illegible]野綷[illegible]代
年推雲凍而其[illegible]然者不衰又有激湍峻嶺[illegible]

石流峙起伏以環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可而騁秀
尋妍而[illegible]因曰喬林清趣而語人曰
喬林[illegible]之[illegible]紈綺紫服金紫侍從於
廊[illegible]欲也而賦命賤故
不敢希[illegible]連壤[illegible]於阡陌與公卿抗衡齊
時[illegible]賦命薄故不能有彼二者既不可
得[illegible]喬林[illegible]以自[illegible]採[illegible]息
宜[illegible]情并舌力而[illegible]士庶而友[illegible]
階[illegible]則[illegible]香[illegible]名披清風抹皓月彈一[illegible]恭相與
按古評今闡[illegible]而講道德及時明[illegible]無聊

則來[illegible]與以拾山芝而採野蔌與
雲霞相追逐[illegible]則[illegible]以自
濯纓[illegible]則[illegible]清流以[illegible]則相[illegible]
測雨占旱[illegible]以卜[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入耳
憂[illegible]不集心[illegible]刑[illegible]不加躬[illegible]卧行
吟坐誦[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耳林籟
為[illegible]以視彼之[illegible]
之途汩汩於利[illegible]之鄉者其[illegible]
喬林之[illegible]所以得之於吾而[illegible]也[illegible]
解[illegible]也[illegible]以

[illegible]已而改然[illegible]之散者[illegible]九錫之加
介一枕之安[illegible]將[illegible]千金之贈非其[illegible]異也
志不同也遂次第其言為喬林清趣記

竹溪小隱記

去[illegible]有[illegible]如有水[illegible]如有[illegible]
列其中也[illegible]為竹溪清處乃吾人管[illegible]所居
也[illegible]根[illegible]波澄而影[illegible]日光以上[illegible]
滌煩[illegible]則竹得溪而益清也[illegible]流精率
拂[illegible]於根底[illegible]而助其[illegible]之聲則溪得
竹而益清也[illegible]几張[illegible]在壁[illegible]錯

置左右[illegible]有容主有禮坐于[illegible]下面溯流以娛
神滌[illegible]詩[illegible]足以助其吟[illegible]足以
滌其俗態又不知[illegible]人而清然人得竹溪而清
[illegible]人之所[illegible]也故[illegible]以道
[illegible]以節清[illegible]大[illegible]以言清[illegible]於
人[illegible]待流名于後世[illegible]取竹[illegible]之清以自附于
古清者之[illegible]能[illegible]不[illegible]流俗矣况有
子能力學思[illegible]其名豈不足傳哉余[illegible]竹
溪得[illegible]為之記

石[illegible]

石谿在邑上游三十里其石錯布溪中昂若柱立蹲
若龜伏踞若負[illegible]若列[illegible]與不隨溪消長以為陸
踞濱溪多[illegible]連山與合是蓋天遺佳境以俟
于人也有[illegible]士吳與粟氏宅闢闢不與交
接之頌閭[illegible]區以自息遂受石溪于前粟定
宇芹宮[illegible]一所乃列宇其上闢為飾徑以派之
雜植[illegible]以周環之於是[illegible]落布在中流
者皆得[illegible]而激閘[illegible]洄相[illegible]皆得[illegible]吟詠
之聲[illegible]出沒[illegible]濤浪之間者皆得與人同
其樂[illegible]封[illegible]雜然生於水[illegible]皆得以

悅人情[illegible]月示風光霞暝[illegible]往來無窮者皆得以
發人之妙思商帆漁舟[illegible]欣以歸[illegible]先士樓樂以游則
石溪因居與粟而勝[illegible]矣使與粟之負器
藏道果如石之重溪之深[illegible]所守而潔所行果如石
之磨不磷溪之清不[illegible]以貽其後之人也
果如石之磐以[illegible]不[illegible]其有石谿又豈不
足砥其操濯其行[illegible]閣川名顯於摩[illegible]德秀道
就於陸渾地之與人交相[illegible]也余於是既慶與粟之
得石溪且慶石溪之遭與粟焉遂為之記

西谿文集卷之五

西谿文集卷之六

記

安福縣重修城隍廟記

今天下有司得兼祀事不為謟惟先聖賢山川社
稷與城隍之神爾然社稷山川皆位乎壇歲不過再
[illegible]而廟歲月朔望[illegible]上致虔則惟城隍
與先聖賢為然夫先聖賢教尊萬世通四海城隍靈
昭當時及一區為道有[illegible]典所徼有廢興然先聖賢
垂教無非欲人歸善去不善而城隍能禍福善不善
惟其均欲善世均有益於國家均有功於生民故得

並加禮數
聖朝秩祀典詔命我安福縣城隍為顯佑伯於爵既
崇於號寵賁嘉廟故在縣治之西百步[illegible]而復圮久弗
建僻殿陛壞穿雨風不蔽垣隨徑通人畜趨便庭枝
剪而無禁祠器遷廢有常祀事偷[illegible]以時神不康處
人莫[illegible]其患永豐中前兵馬指揮天台趙敏學林來
知縣事能任其[illegible]就完為己責飭躬運歲材庀有羸
力量無匃乃進耆耋俾敦營工惟厥中寢無易舊貫
其後[illegible]室其前為堂廡又其前為閭門其東西為
廊廡以更新覆墁堅而風雨卻于外垣扃固而人畜

不得遂其中欄栢樹庭而已茂蒐幕宮廟以不張狂醴以時而上蕨神用顯享無作靈札而人以寧邑里歌曰昔公未來神社相頹暴我民今公蒞政神乃有安民寔家慶我頌我公主此廟宮齊有依終永綏我奉盛公書新學宮大先聖賢廟然後勸捻上起民漫于序無矣有足書者初廟之壞故碑㨗于數家毀滅文字遂不敢廢細之學宮學宮不有復入于廟人以爲神威所回至是者實請碑以礼謝命備廟興替之由求故得署其書之

碭山縣孔子廟記

皇上御有天下之明年選任風紀之臣分督郡邑宣政及其陛辭悉授以條其政務之大要者俾之行之建飭學廟與其一端也踰後四年碭山縣學孔子廟以成功告廟爲一室其昔以柔計者四其廣以丈計者五其崇以尺計者三十有吾堂廡門籬之屬廬庖蕭舍之屬莫不稱之其址爽其材碩其構渾隆其繪飾煥其規制則皆壯麗於初然官不傷於費民不知其勞也有知惟當出謀與命諸何是以及此哉至是知縣事臣樹本杜劉課最當遷以民乞留得贈秩還官來請事記因問侶斯役者爲誰則曰初監察御史臣

[illegible]臣祖澍督學至邑隨其故宇命更而大之營築之工以故與焉又問寔斯役者爲誰則曰前知縣事劉伯吉寔受役命經始之繼而督厥工備歷用以克有終者則今知縣臣劉全典史周文中預有力又以贊襄斯役者爲誰則曰以役命勤勤相商以必其完且美者前教諭李孟玉與今教諭張觀訓導徐杰是賴焉予然後知任風紀者克舉厥職奉勅旨以舉事矣嗟夫道在天地間萬世猶一日也性斯道於二帝三王之後者孔子一人耳以教所以立六經所以明百王之法所以備孰非孔子之功歟此其所以世爲天下師也後世之人君有志於昭德以興復古治必詔郡邑隆其祀隆其祀者尊其道也尊斯道而後民知所從焉故其廟雖大而人不以侈也

皇上紹統即留心於此欲尊斯道以熙洪業也至矣內外小大之臣又克副成

上德如碭山[illegible]之幸歟碭之諸生誦其詩讀其書習其禮樂敏而[illegible]粹而爲成德得志而爲朝家用也則發所蘊上可以[illegible]斯世於庶[illegible]可等事功於伊周未得志而[illegible]亦足以仁其宗善其鄉里之俗矣往不得斯[illegible]諸石以爲諸生勸

御馬圖記

鄉先輩劉君原振蓄宋李伯時所臨韓幹御馬圖馬凡二匹其騰而踊者勢若將欲奔其色騅者立而馴服馬者四人有執策而從御者有尾東而從者有持轡傍立欲駕者有繫而臥其旁者其上有蘇公子瞻為十詠歌以表出之其次黃公庭堅又其次滕公玉贊皆踐其韻以協贊之與人尚完玉贊手墨亦未備庭堅手墨滅字二十一其不可推而知者十四子瞻手墨滅字十五其不可推而知者十七原振患其久而愈滅也屬余改錄而補完之余以孔子嘗惜史闕文故其為表也書五紀子弟之類悉據舊史而不加益蓋亦慮世不可以億則必求其真也余至此而能敢妄有所附又思擅附會其所缺故謹取孔子大訓哉是用缺其所不可知而錄其所可知為之記而歸焉則是圖雖越年久更人覽誦庶幾終不失其為二三 題矣原振為邑望家上世有舉進士顯於宋元朝 嗣其故物云

宗弟晞藏先世遺翰記

昔我劉氏遭宋失命而中微賴太史公文章名天下與學憲先生師尊諸郡庠學正公教授於縣令公名處自閬臺兄弟一時並起後以我劉氏顯盛元時嘗時遊宦四方其表翰往往以多至今載之家籍猶不少而手筆之存則無幾焉獨吾宗弟晞家古藏太史公所遺擬出先生書一言其官京師之安一帖其將辭翰林歸捉舉江西儒學之任一諭其守沔陽民苦樂之狀及贊幾先生於常州路學學正公於武昌州學所和太史公與子詩各一篇凡五紙微倖出於兵燹煨燼之中不變失於奔走劫奪之餘猶可想見前人之相友雍俱官達而精於詞翰也其為寶於吾劉氏雖死支和亦有石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有不得易惟晞為學憲先生曾元孫厥祖來廣命德學行俱高嚴考遜齋處士不墜故業故能世寶此紙以俟晞出而未率之也晞既裝其先後為卷將請題於士大夫以吾志紹先烈者宜記之嗟乎世之所尚乎舊德之家者非以其土田之廣金帛之富室宇之麗也以其翰墨有傳也然翰墨之傳豈徒取以為侈耀人之目哉正欲使後之人觀其傳而思其德以自振起不墜落其家聲耳況晞已學於邑庠尤宜時展是卷玩其言意之交寓也必思奮勵自勵以和其室求如前人之兄睦其弟弟尊其兄焉想其宜況之並佳也必

思問學不怠以發其身求如前人之名副其實實稱
其名焉覩其詞翰之俱妙也必思曰孜孜以精其業
求如前人之學自中發外愈久而愈光焉則於家為
順孫立於人人之中為君子傳之後昆亦猶前人之
烈足以起慕於今日則實此紙也不為無益矣若身
不加脩學不務進徒持此於人曰吾家文獻足徵則
非所以與吾共承先志之意矣害其勉之哉戒之哉

愚懶齋記

性夫癡而弗去身之惰以為康心既受其惡事罔遂
其功此愚懶之號而人咸不安德莫我居也有隱君
子廬陵王氏仲晦乃取以名其齋余從而問曰子能
根究道底味書經詳博物知言識時勢解人之紛
破人之誤於闇能明臨澀可行此誠可謂智未足為
愚也朝暮耕其里壤連其村心不免勞口無絕言內
綏其室外營其門衣食交長子課孫生計既廣食
口益繁言營營之靡暇宜懶者之所能今名是齋乃
兼智勤進為懶豈未知其為之是而名之非歟抑虛
質其名以甚掩其不謙道歟將見其名之不雅恐身
有之欲常自儆以自警歟不然則名之所選何義歟
仲晦曰子知愚懶之短未知愚懶之長彼世之逐逐
於物者孰不欲騁其聰而作其明弊其力而困其神
以希上於人而萃於人也然名出而毀已隨功立而
咎且至故智囊之亦見於衛石經書之亂秦政是益
智而才知拙以愚勤而不節以懶也豈愚懶得無
益於人哉余遂改容謝曰子之愚非不移之愚非好
自用之愚非直與詐之愚也其莊周所謂大智而愚
其老聃所謂盛德而愚其孔子所謂不可及之愚耶
若夫懶者又其愚之佐也余誠有所不知請原君之
意屬君之辭假筆以記之

伍氏倫樂堂記

有倫有彝倫之道不能者當是以作其家善其後為
世子之所稱道也不得不以是望於伍氏哉伍氏
之才而美者曰仰峻故隱君仲舒甫子也母鑪人既
壽凡寧兄敬海與弟沫倫而下五人皆無恙其兄弟
之子與已子十數人又多秀朗仰峻嘗作堂于所居
鄱湖之南上思奉其母兄之懽下欲極其子弟之愛
名則未之有也今年春其子諒因事來京以請於予
予既名之倫樂矣又從而記之夫彝倫之道在天為
經在人為紀其為品也雖有五其所當親則莫先於
骨肉能親其骨肉之親則其樂也為何如哉世之人

往往溺於私愛貨利之徇蔽於禍福之趨而忘其所親喪其所樂也多矣惟孝友君子不然其心惟知親於其親以樂其樂而已雖黃金萬鎰而得失不足與較也雖白刃咫尺而死生不足為憂也又豈以一毫自外至者間其心之至愛哉自非孝友之至則不足以語此孝友之德至則和順之氣效而澤之及其家人子姓自不能不遠吾於伍氏蓋嘗有以驗其然矣初仰峻世父伯宏事親得其懽與諸弟析産悉任自擇然後從而收其所棄遺者後第進士擢丞沛縣來休于家以後母弟陷誣使者逮之不能行將械繫

其母詣京以復命即老告於親故欲代行人諭以行必不能免於禍則曰豈可使禍及老母而已獨安乎不若行以死孝為愈也卒往代之竟終於行跡其孝友之實雖漢孔襃之行未之過也今三閱世而其家愈昌科名宦業有光於前得非孝友之報乎仰峻兄弟父子當平居無事之時能日為樂斯堂以叙其天然之倫固足尚矣抑能篤孝與友以如其世父耶能守其世父家法不墜則氣和感召又將綿其家慶於無窮特記以致予期望之意

大洲書舍記

有大洲橫據邑城史北廣袤若千里瀠洄乎水央之流而蒙岡北藥諸山峯峙其後先環四面皆處民遊商羈旅艤所倚泊而佳材宦達恒蔚其上則是洲固一邑之勝處也有隱君子謝氏斸榛中洲而居其子謙牧質美而學勤辭賢科可計日待矣尚哲欲大其成營書舍其居之偏俾加學焉故窗扉戶牖几席鮮潔林木陰其後砌花石列其前紫塵賁與屏風月以來香不知其在環城負郭闠者其舍之清閒足以寧神而一志也帙連櫥累連床而插架者其間書之富足以資覽誦也欠以榮多坐言終日而不煩文酒叙

會飲而不至亂者其經師學友時集其中足以發問而析疑也然則謝氏書舍又一洲之勝歟夫昔人有登匡廬入紫閣領巖谷長白山以力學者其志蓋自已立初非出其父兄而皆能就其業名其地于世今謙牧既常志昔人之志矣又樂有賢父兄之獎掖其藏脩于是洲苟時書之肯澤日飽於咀嚼禮義之鋩鍔卒利於磨礪將見其業愈廣而道愈充不惟昔人之武可追雖是洲山川亦將與匡廬紫閣長白齊其高也其深也請記諸壁以俟之

玉曇書舍記

界乎華夷秦蜀之交其盱曰文縣[illegible]餘有石山穹
隆而起其色白澤瑩若玉然故[illegible]山之巔有
關高出雲表曰仙關漢武之[illegible]也於以取道
孔明之定秦隴也於以置防[illegible]入蜀也於以設
械然則西陲之地利其在文文之勝[illegible]其在玉壘歟
因玉壘之勝創為書舍而除以茂樹臨以清流以視
魚鳥以屏塵囂無事乎[illegible]之華藻繪之飾惟
經傳子史兵法刑名之[illegible]山川之圖是貯是積
而名之曰玉壘書舍者張瑾廷玉[illegible]學之所也張本
文之故族世長其上之民在元時為[illegible]師

皇明一天下鎮帥之後有名貴者以衆來歸授文縣
軍民守禦千戶所百戶以忠[illegible]寇鋒弟文才以
平寇功陞千戶傳職其子[illegible]世父父兄也廷
玉雖生介冑中而[illegible]境無虞之秋輒與
宗戚子弟縉紳名儒去城市而即書舍以討論乎典
籍講求乎義理雖窮日夜而[illegible]之倦俄而月連黎
牙諸番為我民患鎮守重臣欲發兵殲之廷玉以為
魏絳和戎而晉鄙安王恢開[illegible]而中國困虜雖犬
羊尚可撫化何以殲為遂[illegible]宗族姻婭百
餘人裹糧棄[illegible]險遠以抵番境諭以禍福故不煩

[illegible]一[illegible]而諸番納款[illegible]御
史陳公上其[illegible]玉指京授所鎮撫職[illegible]以其
能入[illegible]撫[illegible]以得蒙[illegible]賞者皆由書舍講道明
義之功激[illegible]之也不可無文以記之戶部主事任君
清夫廷玉姻家也以其意來請夫為武弁子弟者貴
乎有學識也學識既優然後可建絕世之勛成邁群
之業是以古之名將有說禮樂而敦詩書者君子知
其必有濟焉況有書舍傳其學識於平素如廷玉宜
乎其[illegible]威德於萬里塞外使反面之虜轉而為向
化之[illegible]也書舍之有助於廷玉不少矣苟進不已則

欲[illegible]功著[illegible]烈[illegible]古名將媲美而爭[illegible]也何難哉
故[illegible]記以為他日[illegible]徵

劉氏兩墅記

安成[illegible]鄉[illegible]物莫勝於智溪[illegible]溪別流而上半里有
小丘屹立水涯卧丘上下磊磊皆巨石[illegible]木叢生石
隙凡數十株其葉似柳其幹似樟其[illegible]四時不
改人[illegible]得其名因其所似呼為柳樟[illegible]上故姓
彭氏昔有始者於異域得其本以歸[illegible]今[illegible]遠近
山谷俱無是木其來自異域無疑[illegible]氏[illegible]
是丘又有[illegible]茂林翳焉良田[illegible]

其地固為勝也循溪南行二三里橫度長坂坂盡為丘溪劉氏別墅在焉其地雖不若舊墅有小丘之奇名花異木秀乎其前然村境豁開遠峯所出溪流汪注人烟稠匝則又舊墅之所無者蓋亦不為不勝也予彭出也又嘗讀書其舊墅有上田鄰其別墅故少時數得過從劉氏與孔庭偉經父子相接覽其兩墅之勝亦孰矣自叨祿京師來故鄉之迹闊如也嘗候使節一過之輒造智溪拜母[illegible]望兩墅青山烟樹已在目中為王程所迫不得致足其間而此心缺然悵忽八九年孔庭父子繼即世每一念之未嘗不及其

兩墅至是偉經之子資智從其季父從役京師予以其父祖故特加禮之因問而知其與兄某弟某分居兩墅奉其母養甚樂且兩墅之棟宇園林尚不減於初於是益羨故人有能子孫足可承其世業不至隕落也已而資智來請文記兩墅予因辭之而其請不已又豈得不以篤盡所承之道勉之哉夫鄉之人徒汲汲以富於貨強於力為足承其先人之業而不知詩書者潤身之膏澤也孝友者正家之准繩也信讓者睦鄉閭之膾炙也能是三者則於先業不惟足承且將大有光焉資智兄弟其此是務則不必汲汲於力之營自足承父祖先而增益之也[illegible]矣勉之以此俟他日謝事南歸當造兩墅以觀其勝之所增也何似

李氏祠堂記

李氏徙居洪洞自[illegible]始作小宗祠于所居之旁者[illegible]之孫工部主事[illegible]之子荊門學正貴安之姪求正也求正之作是祠則又其兄求益之志焉祠之為楹若干周垣以繚閟重門深密庖庫器物下細悉備以至月吉望序學之節登降拜俯之儀又皆有成制學孔之意蓋已至矣獨病無文載其上世所從來則

不可以傳信而昭遠乃屬其子洪來京請之甚勤因識李氏出高陽氏才子庭堅後至周柱下史耳以知禮名一傳至秦御史大夫漢皆為大官異後家隴西以[illegible]而西平王晟[illegible]以武功顯唐世王子孫[illegible]家江西撫察之子[illegible]東宜春子孫即官為家歷十一世始徙吉水之谷平谷平初祖為遺後有美德故其佩在身時有鳥[illegible]飛而並[illegible]召[illegible]和致木有連理之瑞自後連世業儒其於古學名能文者累累焉出以詩經擢第登進士者又繼進士子舉童子[illegible]以郡稱

氏族之盛未嘗不及谷平焉讓翁詎唐二十世以谷
平地隘不足為容而洪洞山谿奧美可居故徙家焉
今垂百年而人謂他日洪洞之盛當與昔日谷平埒
者蓋卜於求正兄弟所建祠堂有以知其然也祠堂
者秩禮之地世德之所由昭敬其先以開其後為道
莫良於此不有祠堂以示敬而欲子孫紹先美蓋
亦難矣朱氏禮曰君子將營居室先立祠堂莫非此
意而世之巨室往往忽而不為求正兄弟能力為之
可謂知所先開後之道矣為其祠下子孫歲時脩其
烝嘗序其昭穆豈可不思求正之用心哉苟思其所
用心而人敦孝義家尚睦肅使人子弟聚得其所而
不失其歡則谷平昔日之氣和萃於洪洞矣親師取
友服勤問學使人入其閭而所聞者莫非絃誦之聲
所相揖者莫非章甫逢掖之士則谷平昔日之儒風
興於洪洞矣待時而出以擢賢科以聚華要使事業
光於當時功名垂於後世則谷平昔日之宦迹又將
顯於洪洞矣家聲因以大風俗因以美是祠之有益
於其族也其可以小言哉因識諸石庶後之覽者有
所興起云

李氏愛日堂記

□□十年春予監□試□□□衍祁縣李友閻以缺末
學□□□□□□從予問業□□借奇器未
□所□中又嘉其不予然而樂與予遊□亦不自是而
情□□師者不足乃此故愛之而不非今年友閻為
予言其二親年踰六十矣嘗家食時嘗以愛日名堂
為致養之所朝夕以得奉起居侍飲食候寒燠之節
為歡自從計入京不得侍即斯堂以奉其養閱歲矣
而陟屺之詩無日不誦諸口而減於懷今欲歸以一
致定省之私又念名未成而志莫遂歉然一辭可為
二大人悅願先生有以教之使得少盡為子之道於
萬一予又重其能不貴其親不可無言以為之告廼
復之曰子能躬夫名堂之義即可以悅其親矣凡今
人之生上壽者亦稀矣且以中壽言之以年八十歷
日不過二萬八千八百及其長而後知事親則年已
過半為日不過萬四五千是子之得養其親為日甚
不多也豈得不愛而惜之乎故愉色婉容於是日必
惟恐是日易過不敢頃刻不盡心焉此古之孝子所
以愛親而必及於日亦猶孔子所謂不可不知父母
之年也子之名堂也果慕乎古人之孝而皆之所養
今之所思亦欲如古人之愛日耶雖然□□□為親愛

曰者非止於養而已也其求道之心汲汲焉無非欲親親其德成於猶存之日其行道之心遑遑焉無非欲親見其身顯於未亡之前所以學必時習而名欲早揚此誠愛日之大者豈口體之養可及哉子之於道必朝思求焉夕思行焉與爲其親榮也不後時則愛日之誠至而名堂之義不虛矣悅親之道何以加此友聞拜曰先生教之矣敢不祗奉以求盡乎其道哉願書其語以歸而書諸壁庶日有所感發云故爲書之

楊氏重慶堂記

鄭大姓楊氏之堂以重慶名者何榮四親之存厚彝倫之樂也楊本慈湖先生之裔家鄭之江心里六世矣世守詩禮惟善是寶其鄉之人凡以食者多仰其賑貸於財者多仰其貸有急難者多仰其援濟不稱之曰好善之家焉今楊氏後人有名□字□之者以明經領正統□年丙鄉薦矣而祖孟輝年七十有四祖母方氏年七十有三父瀚年五十有一母張氏年五十有二皆在堂無恙實與其弟寅又皆有子而克盡孝一門之內四世相親晨夕問安則孫隨子後歲時稱壽則父侍子前怡怡愉愉甚得其□□故其堂

□重慶之名實上春官不偶□抱其能歸而以圖□請禮部員外郎王君仕□□□□記之□重慶之樂固人情所願得而亦古今所□□者焉□有仁賢之子孫而父祖之壽考弗逮罔不得有是樂也有壽考之父祖而子孫之仁賢未至亦不得有是樂也父祖壽而子孫賢以克有是樂者豈非天福其家乎天之所以福之者又莫非善積之厚所致也楊氏家鄭以來世累有善至實父祖而俱有彌年克享至養以全盛樂者豈非天福善人之明驗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楊氏足以當之矣雖然實能益厚增業以榮其出身之階則欲隆其慶而顯其親也又當有道因記而復期之以遠大云

橘井記

有能拯人於危阨之中而不有其功者皆足爲有德善人也吾於橘井而信其然夫棘其柯而包其香實森然徧江南者皆橘也掘深出泉窟焉徧天下者皆井也橘井之名何獨擅於蘇氏哉世謂昔者耽隱郴之高秀峯逢知其境之人將病疫於是鑿井植橘而神之以其法其後病者取井泉橘葉而服之累累皆興然未嘗歸功於耽耽亦不自收以爲己功然□能仙

吾不得而知也然以橘井活人使不致斃於善凡又
不有其功其積善之高於人也遠矣諸暨醫學官以
爲仕勉慕號之橘井能去人病因取以爲號每至京
師輒館金通衢置百藥物其中人以疾病求之輒即
欣然從而診其脉以察其病所自始與其攻所宜先
而投之藥服其藥者疾無不愈由是京師之人求藥
者日塡其門公卿貴人之家候馬迎之者絡繹於
道雖大內亦嘗召而用之其道不爲不行矣然於人
未嘗有德色及察其退居故土出遊外方所施博而
所積約皆若在京然仕勉之能然者亦不得而知也

然其以藥之活人也庶幾乎橘井焉其誠有慕就之
秘藥者歟不然何以有橘井之號也大抵士患不古
若耳茍乎古者必有以超乎今而志與古人相追隨
矣是故顏氏慕舜而仁與舜孰孟氏慕孔而聖與孔
亞司馬氏慕藺而名與藺齊仕勉之橘井所以慕乎
號也慕號不已將日崇善蓄德以冀及之德善冀乎
號安知他日不就耶故特記橘井以爲其力積善之
助焉氏山陰人父祖而上皆名能醫故郡邑醫學之
官多出其家云

怡軒記

淇溪劉氏有居南郭能爲大家曰惟楙號怡軒者上
杭教諭金鉉之兄也今年將之上杭請予記怡軒以
致意其兄予謂之曰怡之爲言悅也能悅於兄弟
然後孔子所謂怡怡者有以體諸己不入金鉉之兄
所以見於金鉉者果何如而有怡軒之號耶金鉉曰
吾兄弟二人皆爲父母所愛吾兄又能廣父母愛予
之心以愛貴自貴游邑庠來每有家事輒力爲之不
以煩貴曰恐其心存外撓不及進於學也每得布帛
以爲衣輒自擇其惡者而推其善者以貴曰致身士
大夫行衣服不可不稱也每貴有師友饋遺之需輒

白父母厚給之曰不可使有不足也由是益激貴恭
悌恭敬之心有未至無以答吾兄之愛已故常相
敬無忤色吾父母以是亦爲喜及貴備計上春官得
教職以趨其道途之費又皆吾兄所備辦不待貴
勞心而悉備貴在官十餘年吾兄既善養親又常
教吾子如己子使吾父母常得慊心不必以貴在
遠方缺於朝夕侍左右爲念者皆吾兄之所賜此怡
軒之號所自始也予於是知惟楙之爲兄者得其道
焉夫兄之與弟生則氣同親則天合始也未嘗不相
睦其不睦者間於貨利之私也繼於妻子之愛也其

閱墻不已則獄訟興焉于□□□□勸焉何莫而非出於私愛之間移之斂能□□□□如怡軒庶乎可以見此矣雖然古者兄弟相□□□且□則自家而鄉皆化之福足以及其後世惟□□尚力於此毋怠焉他日予歸故鄉造南郭而里係歸於仁卿其廬而和聲相應視其庭堦而不凡之器□亦可愛然後有以驗其兄弟相睦之至焉先記怡軒為之兆

希賢齋記

有篤行敏學舉進士于鄉曰□□□氏結書舍于尼山之麓名之曰希賢□請余記未就而貴顯已即世余慕古解劒之誼為追記之夫□□不可不志於古志於古而弗古違亦不失為古人之徒貴顯之言曰古之人有程朱者易道則也學易而不程朱希非學也有韓柳者文之最也為文而不韓柳希非學也李杜二王詩之工書之法也詩不希李杜書不希二王非學也讀吾於易則窮入畫象玩□辭古常如覩程朱於佔畢間於文與詩則大而經營其篇章細而陶鍊其句讀常如會韓柳李杜於製作之餘於書則凡點畫之布置體象之搆結常如承接二王之顏辭於筆端雖身之□□□□□□之後而固歲日□□□望古人而不能及故又名是齋以自勗焉□務學若貴顯亦可謂能志乎古矣使不短其年安知其不與古之人相上下哉聲實哉惜乎其年不永而志有負也然貴顯雖沒而其□□□程朱之學少與夫韓柳李杜二王之心法皆已傳之其徒□於鄉大夫延學於交識流東澤於後之人者猶有不可泯者在世使其初不以古自期則無壽其命能富貴其家亦將與草木皆腐滅盡與□何能至此於身後哉既不有彼而有此則貴顯之志亦不甚負矣貴顯交余十九年凡余言外理行不叶于□貴顯皆能規之貴顯有失余亦不容自默故余上春官貴顯別至瀨下貴顯既奄世又豈堪余之□為之記可不為貴顯云

周氏復姓記

能不忘其所生如俠永又豈不足嘉□□俠永之先姓周世為福之閩縣人王元閥有大椿者來為安福州學正以女子妻源要州袁氏生子仲溫而蘇源殁仲溫三歲隨母適嚴氏嚴子繼父新源因蒙嚴姓俠永仲溫子也與弟貴及子若姪七八人思復姓周或謂之曰周雖故姓然久去鄉土與宗族可親嚴為負郭臣族宗人子弟甚盛可借其助以為子孫久安計

祠拾強宗以自孤其[illegible]也恢永曰吾豈
以顏氏不欲宗之耶[illegible]吾周氏之弗祀也幸脫周
姓至吾身僅二世所行[illegible]者猶在不及吾身而復之
則後子孫知宗顏而不知有周矣其爲不孝孰甚焉
吾所以汲汲於復姓者求免夫不孝之罪也勢之強
弱何足較哉或人服其言他日恢永來京圖仕進爲
予誦其言且請文以張之夫姓者生也古者因生以
受姓非姓無以別其所由生生生相承歷千百世不
可易散之四方不得混者誌姓以示一也姓可紊乎
姓之不可紊猶松之不可稱爲栢也松之不可稱爲
李也禾麻菽麥不可稱爲稂莠[illegible]豈惟姓哉族
亦不可紊也郭崇韜望汾陽之墓而拜杜正倫緣杜
固之譜而欲通昔爲士論所[illegible]以[illegible]厥族也族姓
紊則勢不得不祖人之祖祖人之祖必自絕其祖之
祀矣是豈仁孝子孫所忍爲哉恢[illegible]決於復姓蓋
知祖其祖矣豈不足爲周氏孝子孫歟特記其事示
其後人且使附勢慕利以紊族姓者有所愧而知改
焉

兩谿文集卷之六

兩谿文集卷之七

序

送宋進士南歸序

世皆以爲窮經而得進士則問學之功至而無庸加
矣余則未之然也昔者聖人作經以教世蓋欲人知
天地之所以大氣化之所以行日月星辰山嶽河海
之所以布列于上下人之所以爲人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之所以爲道禮樂刑政之所以爲教伏羲
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齊桓晉文之所以爲皇帝
王伯皋夔稷契伊傅周召管夷吾狐偃之儔之所以
爲臣鳥獸蟲魚草木之所以爲物不窮乎經則無以
達其理處其事決其疑必窮乎經而後理無微而不
可達事無難而不可處疑無大而不可決體之於內
則道明而行立達之於其上則君可[illegible]而[illegible]推之於
其下則民可措之安俗可移之厚是故窮經欲以善
乎己就乎物大學其事業[illegible]徒以取進士而已哉後
之君民者思[illegible]窮經之士以佐其治也然後設爲是
科以來之而[illegible]人君子欲有爲於時者常假是途出
焉及其[illegible]師者之教徒以得[illegible]爲[illegible]子
者之學徒以[illegible]進士而止於是有[illegible]

言以希逢合乎[illegible]僥倖其捷則[illegible]若筌蹄漠然不復經於心人遂以為學至於得[illegible]可以已矣殊不知稽古[illegible]資於經無窮[illegible]可以得進士而遂廢其經哉世之為政者令多[illegible]行多謬盖不知求治之[illegible]於經以致然也不有[illegible]之士起而一去其弊不幾乎聖經道塞使為邪[illegible]者得藉口以自張與余故於宋陳進士之歸不能不奉[illegible]受春秋於余今且以春秋第進士家待用之命而還矣余望眞能益討求經世大法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削間以待他日出而措之政不但以得進士為足而

[illegible]學[illegible]也故為[illegible]以敘之

[illegible]陳進士[illegible]

推[illegible]之道而[illegible]此[illegible]是[illegible]忠[illegible]之盛典也然必官于[illegible]一年不大[illegible]而後與為永[illegible]君[illegible]為主事[illegible]其就[illegible]而[illegible]于其[illegible]不好施[illegible]也以儒[illegible]書而來人[illegible]衣擁從輝[illegible]道[illegible]而[illegible]不曰讀書為[illegible]而超[illegible]不曰便其行不[illegible]

天子之寵光哉又不能不曰為父[illegible]有此賢才子亦何其幸哉則所謂忠與孝者兼有矣然此但鄉人所稱道非士[illegible]之期待之也[illegible]子期待於君者以其年方[illegible]才敏識俱優必能成今日之[illegible]以激昂濯礪其他日之名節使功有以歸於國澤有以潤乎族[illegible]有以及於二[illegible]三[illegible]矣[illegible]有以下列之金石[illegible]策而[illegible]窮上以廣其忠以大其孝[illegible]於一歸見[illegible]於一鄉而已君素有高志[illegible]不以其[illegible]所[illegible]道者為自足而必以士[illegible]子之所期待[illegible]為君[illegible]鄉人之官京師者[illegible]贈以詩謂球與[illegible]同習於[illegible]比事之教又同[illegible]鄉[illegible]為之序故不自忖其辭之[illegible]以光其裝

送蘇州岳指揮致仕序

壯而[illegible]中[illegible]矢石爭勝於戰[illegible]之場以立殊功斯壽老而退嘗去勢甘恬退於家以康其[illegible]其餘[illegible]焉始蘇岳指揮之進退以時[illegible]壯武臣中之達於道者哉且天之於物也春以溫而生夏以[illegible]而長秋以凉而成冬以寒而藏四時之相遞[illegible]守其分故生長之功不待秋冬[illegible]成藏之功[illegible]春遂

道則然也其在人也亦然勤動於少壯之日而休
逸於衰暮之年故名作志未遂之時而退身於功已
成之後非佚為苟安而不能為於終也亦其道之然
也岳君始以驍勇之才奮果決有為之志從
太宗文皇帝征討有戰績賞勞至指揮同知出略胡
境得功授指揮使奉詔上學蘇州衛事今年七
十請京師舉其從子貴以自代
天子許之於是京師貴人與之素往來者有餞以酒
而問之曰公既罷官守歸休姑蘇名勝之地日既長
洲大湖包山之秀雅以尋范蠡之[illegible]吳地[illegible]所思
之尊[illegible]有餘矣亦將復有意於出而宜力少輸報
效之勞於國家哉君曰[illegible]為賢勞則付之在從子
又曰吾[illegible]其樂[illegible]勞[illegible]之情也識以老不可
復壯也然則[illegible]君行部中陳君澄
道主事劉君[illegible]而文贈之因序其出處與問答之
辭以華其行[illegible]

送太常少卿[illegible]先生赴任序

舉一人而大衆之[illegible]不悅之非徒悅之又將[illegible]學立
行以蕺敬之舉人之公豈不大有益於理化哉宣德
七年春
天子圖[illegible]以緝熙鴻業詔柄政大臣舉所知
公卿雖其人[illegible]錫以內製[illegible]將蘭之操
役[illegible]也公卿猶難其人復降[illegible]舉之非公
卿退而會舉十六人以應詔會稽[illegible]生仲房與其
列而獨以文學稱明日命下十五人[illegible]外補藩貳憲
副之缺獨先生一人拜南京太常少卿以典郊廟百
神祀事[illegible]樂果殊擢也於是[illegible]分先後進識
而未[illegible]不欣然以為群公[illegible]得其人如先
生真可以稱
理天子[illegible]求也先生之為人賢而[illegible]不惑其能不
負於[illegible]也[illegible]生令[illegible]先生之德
之能[illegible]學不至也其[illegible]生之風而興
起焉者[illegible]入矣蓋先生行介[illegible]古今才已
以任[illegible]自賢能[illegible]司松之[illegible]諸藩文
衡[illegible]上人[illegible]於考功[illegible]于上
下[illegible]人[illegible]明廣[illegible]也公道彰焉
興情[illegible]如此由[illegible]將府[illegible]辱
其忠告[illegible]都門外酒行[illegible]以選其
飲曰山河[illegible]侯之[illegible]列清卿
與茲三[illegible]日舒芳吾道之[illegible]臨別

不飲兮何以暢其關情有分于其列曰援社豳㨿彤旄瞬兮洵美魏侯豈不悟其裡收兮顧彼容其佐不可久處兮洒既飲矣胡為翻翻其去兮先生乃飲而殺皆懽戒謂球可書以識其別球因序其事而書之以就教焉

送張巨川還故鄉序

守官京師有祿以食其家之人有谷徒[illegible]以洗使令之役無大不堪之煩也然不能無故鄉之思為當宅居故鄉有先廬疇園池以安以食有山林以供薪牧有粟帛[illegible]以其無[illegible]之[illegible]無甚不足之求也然嘗慕為京師之遊此吾之心所以日往來於瀘水之上書臺西北而薊都金臺之地亦不能不有巨川之跡焉巨川姓張氏承其先人業于[illegible]之楊梅[illegible]而菑蓽者當日用有資其弟兄又[illegible]而從事其子從又知以通經應舉為業其家伐[illegible]鄉之賦稅長夫年冬巨川舉其所給公牒來京以告其[illegible]之究得[illegible]上國之光四方人物衣冠之會[illegible]其[illegible]遊京師之懷固已遂矣而吾方[illegible]禮[illegible]鄉之期[illegible]未有涯然欲託巨川致意鄉族之人[illegible]分[illegible]北訓其子弟[illegible]以[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人之家聲無為不義以敗其身以斷喪其家巨川歸而見其弟兄子從親戚交游亦必能告以京師之盛聖天子元良百官有司執法嚴且明豈無天道好還之戒遺子孫以安之勸哉苟吾他日歸而見故鄉人富有禮義不失其所尊卑有序少長有儀必自巨川歸而化之也蓋巨川為人爽朗通於道而達於時故敢以移俗之游而還于鄉者望於其歸非但吾之望之也時大理寺副[illegible]禮部[illegible]主事時[illegible]院王侍御[illegible]良皆故鄉人在京師者皆以是望於巨川而俾余[illegible]之

送張玄子[illegible]序

張玄子名[illegible]自幼為道士於邑之術良觀永樂間選入大[illegible]為[illegible]生育德三年來游金臺五十復歸大[illegible]為[illegible]持道士時士大夫送行詩既富復託余文序之昔唐元和時有張道士者抱古今學具文武才能來京師上書言朝廷治[illegible]實不如法者三皆不得[illegible]失望而歸于時士大夫多贈以詩昌黎韓子為之序至今人以為道家美談玄子既與同姓亦有其學與才歟如有其才與學今天下統一九夷入貢繼貢數賀都下繼屢不絕無待其以貢不如法者為言

苟有所言則[illegible]吸[illegible]亦夫[illegible]之
天子智[illegible]士大夫[illegible]以[illegible]非
則其[illegible]以交子出[illegible]所椎
歸子[illegible]十二律相生[illegible]於音
雖習[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夫樂
通[illegible]
本吾[illegible]一可以養人情而成[illegible]世
教不[illegible]多不通其學[illegible]其說
而去[illegible]其[illegible]所謂[illegible]失[illegible]野閒
不可[illegible]與文以張其[illegible]說其徒[illegible]請

之不[illegible]我[illegible]何又謂其[illegible]文[illegible]長
春其人[illegible]大見[illegible]有往持大
譬之聚則交子亦其法[illegible]出入幽
明陟降上下[illegible]非余所[illegible]知亦非余之敢知也姑以
是說華其歸云

送通江令劉君復[illegible]序

祿三年而[illegible]其[illegible]令[illegible]制也然有通才令行又[illegible]
[illegible]考於[illegible]劉君仲戩為通江令[illegible]考
[illegible]
[illegible]方百里之民服[illegible]

不敢犯勤于[illegible]於供賦而[illegible]
而功以取可[illegible]不得以術[illegible]其民也以
[illegible]其民也[illegible]而不知其[illegible]利刑罰簡而
不見其所為[illegible]令矣而或未可以繼名然世之
所尚者能也士大夫之所取者術也能游於世好復
游於士大夫公論者必能且術[illegible]有之也余雖不知
仲戩者于天官者行績幾何[illegible]其[illegible]與家果
優於人否然知其[illegible]若于閩越之境焉蓋
仲戩[illegible]餘姚令[illegible]食于[illegible]其兄訓其子弟仁
其家之人[illegible]其所視所交[illegible]其家規也有條經紀

其生事也有方生養遂而和氣交感為遠近人所稱
道而比閭族黨莫不取以為法可[illegible]善為其家矣推
為家之道以[illegible]於政以[illegible]其民又豈不可得術[illegible]之
[illegible]哉傳曰居家[illegible]故治可移於官未有[illegible]理於家不
能施於官者仲戩去而廣其[illegible]能之政以[illegible]夫通
江之民民亦[illegible]雖然今明[illegible]下以考[illegible]
司之賢不肖而陟降之[illegible]遷之命將及仲戩通江
之民殆不得專其潤澤而將均被乎大方之民姑序
以速其行

送梁大[illegible]赴祥符序

寄[illegible]梁子英調[illegible]行符[illegible]禮部
主事賈君[illegible]行人也[illegible]詳符為
[illegible]封首[illegible]開封之河南[illegible]河南政事
[illegible]位所[illegible]僻[illegible]人有[illegible]於
湖南於[illegible]及[illegible]八十餘而人
也[illegible]有過[illegible]者[illegible]相[illegible]出[illegible]未有能
厚[illegible]者焉[illegible]決凡百[illegible]用之[illegible]紛來
皆[illegible]失其人而能[illegible]命
不[illegible]行[illegible]入[illegible]有[illegible]其民所[illegible]惡
而稅[illegible]之催科[illegible]于[illegible]而凡[illegible]而用
之酬[illegible]且[illegible]其選必求
得人焉而[illegible]任之子英以[illegible]道之識[illegible]
撫寧縣吏[illegible]能發用[illegible]知[illegible]又得[illegible]令去
内艱來京[illegible]待之調[illegible]不得[illegible]於政[illegible]於事
人已知其必能不[illegible]入[illegible]欲[illegible]行
將朝命[illegible]之令[illegible]夫民之[illegible]其[illegible]役之捐
明於訟[illegible]之[illegible]而捷於[illegible]用[illegible]紛矣雖然此
其才之[illegible]行為君子[illegible]入[illegible]先其行而後其
才苟[illegible]以[illegible]心[illegible]以廢身[illegible]以[illegible]以砥名則行
循於內[illegible]君子之清[illegible]而[illegible]官[illegible]
陟且將加[illegible]子英之為才也既[illegible]茂於行以立其
本則君子必有取焉而[illegible]遷之期且將不日而至始
序以期之

送[illegible]政陳公赴江西序

江西天下[illegible]也
天子[illegible]擇其政則無由宣其化下[illegible]其
民[illegible]者[illegible]於是
以[illegible]自出而吾江西人[illegible]于朝
者無大小[illegible]郡六[illegible]九邑之正長
僚佐[illegible]京[illegible]不[illegible]相慶
其耆老壯[illegible]者又[illegible]以俟其
來蓋公自[illegible]物也公[illegible]序[illegible]政也
數始[illegible]監察御史用[illegible]成克
舉[illegible]綱以[illegible]群職[illegible]其去于天下賢
聲能聞誦于下而[illegible]秩[illegible]九載政
能有是陟而得吾江西人[illegible]其[illegible]京師
以即往大夫士有執其手而告之曰非公之守固而
政醇固無足受
明天子知以[illegible]也又曰[illegible]下人所以[illegible]
於公者無[illegible]于[illegible]也又曰公[illegible]不易

其初志不色好[illegible]而心感於使士用克承
天子命以大數民惠也公諾曰敢不日孳孳以求稱
上選副厥入望我又曰未至而勉實成而忌其盡為
是我群大夫士用是益知公將大有績於斯行感為
詩壯之禮部主事鮑君時傅其先感擧入於公備同
鄉有其尊府先生官于江西遂為江西安福人與余
同邑又同官禮部屬為之序余交游鮑氏父子間耳
公清德素稔故不敢以淺陋辭而敬序之

送伍司訓赴東昌序

道天下必錯用天下之才而後公無私也然在昔者

以經術名家而躋顯仕有功業施之當時載之簡書
傳至于今不息則北方之士常多於江之南其在後
世以明經起身科目而文章政事足以名世垂後希
蹤前列則南方之士又僧後於江以北豈北方之氣
化已盛於前而南方之人文方開於今歟抑其師之
為教子弟之為學有得其術不得其術歟不然何人
才之出昔盛於北今盛於南歟
聖天子欲均而平之公卿大臣又從而[illegible]說之於是
定科額限南北之士為十六四之取又多官南士之
第副榜者于北欲其教導北方之士以南方為學之
術蓋得損益就中之道公天下之心也
天子公卿之經綸斯世何其周哉吾江右之吉南方
學者之淵林也有穎秀敏尚志而不群者曰伍庸字
省中少游縣庠以易學佔數暢其詞捧賢能書來試
于禮部列名[illegible]授東昌司訓是蓋吾南方好學而
欲行之者[illegible]必能
天子公卿欲均天下之意舉其平昔聞於師友蘊諸
心懷者以淳淵東昌之子弟使皆篤志於詩書游心
於理趣以廣其才以致用于世以復其前脩之舊則
吾南方之教固有以行於北矣況東昌為郡密邇鄒

魯之區木鐸絃誦之遺猶可想見省中亦思之以
培益其所未至歟果能取之於己以為他日起用之
具則北方之化又豈無所資於吾南方之人哉詩所
謂小子有造吾於東昌子弟有望焉書所謂惟斆學半
又不能不致意於省中之徒焉凡吾邑人仕于京者
成酌省中酒而勉之已乃謂吾與省中之儀舍鄰而
朝夕尤密俾贈之序云

古愚先生詩集序

古今以詩名家者不一如古愚先生之詩得非端子
所謂窮苦之辭易好者歟先生始仕得郡府幕事司

稽禮隨失之謫雲中而[illegible]禮益攻於詩專力吟咏閒十餘年詩名盛著用薦于京不苟合復[illegible]中還自索居田野至旅遊道途困抑於人情世故凡所感於心者皆於詩見之遇人有求而亦不吝為之賦積而至十卷總五百餘篇大抵皆羈窮之後窮不得志時所作故自名其稿曰慣窮其言益窮為異也夫大阿之器藏之匣中掩伏于地下不得時出為世用則精光銳氣往往上燭霄漢或為雲虹以駭世驚人終不堙沒以與尋常什物等何也鬱於中者必發於外也先生其不為世用之大阿歟懷蓄有餘不得施諸事

業以羽儀朝廷潤澤天下則不能不發其精銳於詩使其得彼必不暇為此惟其視此重而視彼輕故寧無彼而有此也先生沒其子難悉置百事[illegible]以是集以刻梓寄貽書屬予校之予未及報而刻本已出其亟於觀成書也如此固足為先生繼子矣至是來請序不敢不副其意先生姓戴名審字誠甫云

送鍾韶音還永豐詩序

鍾為吾吉永豐著姓韶音鍾氏老成人[illegible]從父也弘彰由進士及第歷任史職入侍經筵有年矣韶音嘗從有司役來輸里布京師或謂韶音有[illegible]貴仕清朝乃不能庇之使間關遠涉於洋叢之年何也韶音曰吾從子雖貴然吾籍在民伍中輸租稅以奉上民之職也吾從是役蓋思脩其職求不負為太平民也豈從子不吾庇也雖然吾至京猶有從子將迎奉順以篤親長之意慰其行役羈旅之懷已不覺身去故鄉遠在千萬里外也況辱縉紳貴游以吾從子之故容接而禮遇之恭為尊客使得從容以觀京國之光覽金臺之勝緊苟株守一壑又何足以得此脩職之外蓋不為無獲也由是人知韶音之來出其意也非有所使於人也然而弘彰因請予　朝得歸

省其親從侍韶音而南[illegible]詩送韶音行者屬序於予夫舉天下之人莫不各有其職能脩而舉之不自隳焉則自處安於上下不獲戾其為人也不亦賢乎韶音常布衣之士能脩其職賢可知矣弘彰在館閣亦孜孜早夜惟職是奉抑其父兄長者平昔身教有所感發之歟於此又見韶音之賢有以及其從子也使世之為公卿大夫至百執事皆能恭職如鍾氏又豈有瘝官之患食君之祿而廢其事之失哉故特表而白之以為世勸若其歸途所遇田園所樂則已形於諸君之歌詠故不及之

送張孟初還白容詩序

昔者漢都于[illegible]安[illegible]念其上不肯俯咸興慨惜班孟堅因作西都賦盛稱洛邑之美絀於長安以諭其意至今垂之策書昭灼德于無極

聖明肇建北京以均四方朝貢之道為宇內久安長治之圖誠萬世無疆之鴻業而南土之人思日月之光遠常引領以望乘輿之復南蓋猶漢之西人不欲其上之東也惜時無班氏賦兩京以諭之豈得不因張孟初氏南還而舉其萬一與之言歟夫南京固江南之都會北京又天下之都會故自 大寶定于北而九域之生靈又安四夷之職貢[illegible]至率七[illegible]藏而紫歸不啻星拱辰而水朝宗卒無一人不得其所況南土習知歛俗安守恆法士而勤學術行則當祿之必歸農而服田力穡則賦役不[illegible]序百工商賈各事其事則入於私而輸公者無所損益於舊所以[illegible]夫太平之福遂[illegible]之安者[illegible]雖北猶南也豈在目睹[illegible]消[illegible]有[illegible]初辛以是致意[illegible]孟初[illegible]家以從弟諫擢進士北京請於[illegible]之未幾且南兩京[illegible]懸[illegible]日[illegible]

送編脩龔君南歸詩序

世之君子[illegible]於閑居之地者則不得致有爵祿之榮能[illegible]其親於宦達之途者或不得身奉甘旨之養[illegible]得如翰林編脩龔君[illegible]豈非能事其親者乎[illegible]少侍其親習春秋[illegible]成而出以昌德庚戌進士第二人擢今官恭職三年[illegible]命封其尊府[illegible]請以歸致其[illegible]未幾而定省[illegible]往來于懷方慨其歸之未可得已而[illegible]詔下[illegible]得還家待召用者[illegible]喜其得[illegible]起居視寒煖食飲之節于[illegible]下可免夫南北睽離之念也即治裝行[illegible]能兼得夫榮與養也雖然此特其私情之遂耳有公論存焉今 明主在上樂於親賢[illegible]學[illegible]深是以[illegible]陳善道[illegible]中[illegible]入[illegible]三元老若[illegible]欲[illegible]文[illegible]以[illegible]治[illegible]是以求[illegible]豈可缺其人邪[illegible]處京師多[illegible]得[illegible]為知[illegible]行端[illegible]是與[illegible]交中豈可缺其人邪[illegible]論之不可[illegible]知[illegible]不為[illegible]

于家也台鼎為少師楊公邑人公既命吾儕作詩且自序以華其歸多□而□家之情尚不容已復為詩俾予序以道之於戲□遂其私情之遂於前而公論之不可負於後也如此

送楊□□□職還安福序

聖朝優□武臣不輕絕其官無大故敗倫之節雖得罪罷斥□方沒而子孫皆得繼襲其職為武臣者其可不知幸乎故楊勲仲績襲千戶之職於其先君罷沒之後復得守禦安福學士李先生欲其知幸也餞以酒而謂之曰子之家失其官守已十年朝廷不忘舊勞復與子職俾□至矣不可不仰德圖報繼厥七卒以盡報效之道蓋朝廷許士□□於武臣非為之利也欲其養而訓之以備不虞之用也受是託者誠能懷之以德優□以正教之以時不為暴刻不仁之政以需於行而□其生使部伍之間貧者有給怯者有武智者知方藝精而器利後有徵發則相率赴敵不為退避畏縮之計則於所託為不負矣何患乎不名之不起功業之不立哉不知世之為武臣者皆能廷邪子以妙齡偉器脩骨艱難於久抑之下得修□禄於已絕之餘□□□□□患者殆非衆武臣比矣可不蚤夜惕勵思□□所託以圖報效乎昔者郤缺感文公不念其先□□用為大夫增脩敬德以懷其下卒收獲狄之功衛有甯邑郤氏遂大於晉子其勗之吾將望子為少□之甯郤也仲績再拜謝曰勲雖不武聞先生命不敢不勗時編脩吳公節劉夏官信彭主事□戴主事相國子生周訓劉希陽及予二三子皆在側咸喜仲績能拜善言謂予宜書為之贈遂書之

送張僉憲復任序

正統六年夏福建按察僉憲張君君□奏謀為風憲官將還視厥職與之游者以其先尼傑為江西參政素厚於予予與僉憲又嘗識面來徵文為之贈義不容辭夫兄弟之競爽于家齊名于仕途不但人情所同願天下所欣覩而已實有以關乎氣運之盛為國家多賢之祥焉故二陳作於穎而漢史以光兩蘇出於眉而宋德以盛與今兄弟所以足為世榮也方今聖治尚文而僉憲兄弟俱由科目起家為儒官一則屢以薦陞至方岳一則特擢拔居臬司所以宣布德化為長育烝庶之春陽者其兄任之所以振作風紀為嚴肅有司之秋霜者其弟任之以一家同氣之親

分柄二大方德刑之政而皆有明敏之才卓異之績誦于人之口溢于人之耳甚為公卿大臣所敬重殆將以二[illegible]子聖朝[illegible]陟安之蘇乎兹亦不爲不偶矣豈其爵府給事中[illegible]大任數如涌泉有以開其子歟將天欲祚斯文而慶澤有以鍾於其家歟其爲聖朝多賢之徵一也雖然善始者貴乎善終責名者必先責實故盛德君子未嘗以官成而怠於檢身必躬乎仁義然後用以範乎物而昭乎世所以然者誠知有終之爲貴非貴不足以收名也僉憲往而惟終是圖惟實是務以自力乎盛德之事則望與位將日隆不遑[illegible]于廟廊之上不已也因序以相待焉

送僉憲陳君復任雲南詩序

雲南按察僉憲陳君汝[illegible]以課最還職予既賦詩三章贈之矣同年諸君皆為賦之兵部主事舒君守中復集為卷來屬予序予以雲南今日之務莫急於安定其民也蓋自麓川受命敵愾之師每出則雲南之人赴戰闘者委其生給轉輸者廢其業出饋運者疲其貲備送迎者竭其力老稚相率惟軍旅之是從者無不與寇之平而家之得其康也今麓川未滅而[illegible]之使不至是方之人思息其肩不能得則恒恐恐焉慮其無以自存矣不撫而安之以予君至官豈得不與二三方面大臣謀其所以安之之道哉民得其安而御事衛有無不驍然後訓之以武激之以義則無戰不勉無功不成欲舉麓川殘孽于掌握中也何難哉春秋之法制外者必治內服遠者必自邇正以此也君有奇偉才通古今學常以濟時安國為心始為御史數歷邊陲所至必除民患以肅清稱士所謂安民制寇之道已灼然於胸中矣予猶懇懇以是為之言者何耶初王師之征南也予嘗以雲南之民有弗克堪建議以為優勤大[illegible]以涉險遠而不得旋徙為民病無益也莫若止[illegible]戍於近邊使分屯要害以享儲蓄以勤訓練以相[illegible]得便則合勢出奇以乘寇虛不得便則通使[illegible]以擊寇肘或時為陳禍福以無塞其向化之路則不必勞天下之力竭公私之費而寇可坐平矣是予之素懷惟在於安民制寇而已惜其位不尊言不信而計不得施今師既班君其審擇熟衆之所布若於民有益於國無損於寇有可乘之勢請而施之未晚也君將以為何如

送貴州參政嚴君赴任序

自薦舉之令行而侍御之臣起擾方面之任不少矣獨錢塘嚴君敬夫拜貴州布政司參政人無識不識者莫不以爲得其人而任當其職焉君果何爲而能有是舉哉其由進士擢爲御史也不問居京師按郡邑巡歷邊徼舉克振肅風紀祛剔民蠹使良者悅而無良者懼赫然著稱于中外而稱能于遠邇已足爲人所重矣去年王師南嚮君又不避險遠以從征伐其匕伍之無譁餉道之不絕君實預有力焉比班師也上功狀者失錄其名故文僚武將俱被陟厚賚而君獨不與人以君宜自陳其勞庶朝廷知之必

有所處也君曰仗國法以佐軍事討寇攘乃吾職所當爲誒因將士之力俘馘其渠魁郡縣其境土全師而歸猶不敢貪以爲功況元兇未殄邊境未寧得免咎戾亦已幸矣又敢掩爲己功以要爵賞非惟欺國亦恐爲小醜所笑竟嘿不言其謙退不伐勞也如此然不踰月而貴州之命下不得於彼而得之此亦可以見國論之公爵祿不待人希而自至也謂之舉得其人而任當其職不亦宜乎雖然施政於貴州也有要不可不爲君告故因其寮之請而述之今天下藩臬之司皆備厥官而貴州獨省其半何也以其民稀而雜處非有衆劇之務重繁之役官不必備亦足致其理也朝廷闓合異方之民不欲擾之意甚至矣居其位以施其政者可不深體是意去苛煩務從簡易以與其民休息使窮陬荒野之境均得沾被德澤乎君之往也吾知上德無不宣矣吾知下民有所賴矣吾知其聲績之起功業之著又將自茲始矣因舉以相告焉

送大名郡守李君復任序

皇上嗣大寶之初安邑李君公載自監察御史膺薦陞大名知府翰林侍讀劉君仰方大名人也自矜其

郡得賢守以語人曰鄉之人其有所賴以得康其居樂其業況夫寇盜墊隘之憂歎未有救守得人而民不受其福者哉淵之曰人之爲守也不齊明於執法者或短於長民者稱於內任者或失名於外任故有譏獲於野而不獲於邑才優於鞫視者而不足於勝辭大夫李君雖舉職於憲臺安保其必能有效於郡事耶侍讀曰君吾同年進士也吾知之爲詳其爲御史時鋤奸之政每施於愛物之餘仁厚之意常行於刑獄之下可謂嚴而恕溫而有理者也移之於守何患其弗績歟或人不能難李君守大名二年政成而

民安之循良廉[illegible]然溢其郡而達乎京師循
[illegible]之言於是乎[illegible]京以課最[illegible]復官與之
京者皆請文贈行予於君亦有同年之好故既舉
其不負循吏所稱者為之喜矣又竊得不道古賢之
事以後予期望之私於其間耶昔狄梁公治大名不
但有德惠以及於其民又克自樹使功施於國道光
于時芳流于後世卓為唐之名臣今之大名猶古之
大名也君蓋祇名濯飾以梁公之業自期則亦今之
梁公矣書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君亦豈可使梁公
專其美於大名也此則予之望於君也君其以為何
如

送劉編脩歸省詩序

編脩劉君主靜得請歸故鄉省其尊府存漸先生予
回憶前二十年主靜從先生受學於吾邑之南當時
年未及紀已能誦說五經百家言先生猶日督誨之
必欲其進為碩儒君子焉其教子也蓋亦勤矣後十
數年主靜挾其所有以試于鄉大夫遂得與計偕以
魁禮闈第甲科列職編苑卓然為時名流先生之教
子也於是乎效矣已而　朝廷嘉主靜學績之優推
恩其親遂齎先生為文林郎翰林編脩又[illegible]幣齎
主靜歸為先生壽[illegible]予也不為不獲其報矣雖然
先生早以[illegible]即退居家以德澄自度洲英
俊自娛功名富貴不足入于心其所以為道德
貽其子孫者深且厚豈今日所獲可[illegible]其所素積耶
主靜自去舊里登[illegible]閣未嘗以官成身驕而忽其業
其所以脩行樹名為其親榮者遠且大豈今日所至
可測其所素學耶予以故知其父子間休聲之著盛
福之歸由今以往益不可涯也昔常觀古之人父子
俱以賢稱者非苟列於清署即[illegible]重於要途而皆有
矣政嘉行故得並名當世也若[illegible]之[illegible]與而德行
之積于躬文章之昭於時也同[illegible]則眉山蘇氏
為然故至今天下人誦其父子之賢不絕口先生平
昔重其任已而極其任人者焉有泉[illegible]風矣主靜
其可不承其志而以兢兢之事業自期其前修日德
行文章匹休昔賢則人將謂父子賢名不以隱蔽間
者昔有眉山之三蘇今有禾川之二劉焉主靜胡不
可以此自讓也予故因其鄉備之請特序以相勗

送山西布政使石公赴任詩序

正統七年秋八月大理寺卿于公巡撫還疏言山西
缺布政使時[illegible]刑部郎石公上請於京大

臣僉謂實茲缺者莫公宜
上命公往哉者以為方岳之府與司風紀不同司風
紀則職於激揚百僚之清濁居方岳則寄萬有司之
事無不繫之公自侍御進職為憲副者再為憲使者
一皆居風紀之職於激濁揚清則誠優矣轉遷而不
離乎風紀之司則誠宜矣乃遽付以有司之事而實
諸邊方其心必不樂焉已大夫則曰全才之士無往
而不勝無施而不績張繹之收名於公車未嘗不愜
望於廷尉宋廣平著績於縣寺未嘗不稱賢於政府
以公之素已如冰玉仁物如春陽獨柱如水鑑發奸
如神明其正直而明敏求諸人人中尠克倚並有能
於此而不能彼哉且一舉而進三級亦殊擢也夫何
不樂之有已而察公之心果欣然遂相與賦詩壯其
行予復念吾江西十數年來寇盜鼠伏武斷之徒不
敢鴟張民得免夫梟横之撓而士氣隨以增者以有
公在憲司也今乃舍而往諸山西彼方之民固得沾
其惠矣其如吾江西之民失所倚賴何雖然官久則
遷古今通制也吾江西豈得久專公惠哉宜乎其有
今日之陞焉今日之陞亦豈非其他日登崇省佐廊
廟之漸邪因序以為吾江西惜而實為公慶

送國子司業趙先生序

比比而得術　恩典以歸榮其鄉[illegible]其親者固人
情之所欣幸也然有不得於初而得於後如國子司
業趙先生其為欣幸又豈常情之可擬哉先生自論
秀起家歷教四邑召入翰林為待詔不一年而陞今
職上嘉其能用追贈其先人先生拜命即欲燎黄于
阡當時總國學之政者多不恤衆規百弊交作善人
志士皆失所歸其能持清白之操慥慥端方之行有訓
迪之方無阿比之私翕然為人所宗嚮者獨先生一
人故其以展祭為請也六館諸生皆曰不可士大夫
亦曰不可朝廷果不許之已而前之總學政者亦自
引去上命翰林學士李公去為祭酒先生以賢遇賢
由是得以展其所懷行其所志以商確夫為教之具
成人之方故未幾而國學之政缺者有所補廢者有
所更亂者有所理隳者有所興百度煥然一新先生
亦得少息其有為故復疏乞償其夙昔之願於是六
館諸生曰可士大夫亦曰可朝廷且許之焉然則先
生始焉不得歸者固衆人之情也今焉得歸者亦衆
人之情也若夫欣幸也豈可以例之常者而論哉雖
然梗楠杞梓所以能成棟梁者非出一木工之力[illegible]

璵琪珣所以卒爲[illegible]者必經琢玉人之手也況
國學爲天下英俊所萃之地豈一賢之精神所能裁
成其器琢就其材乎必資良佐亦衆多矣以致其功
焉先生之歸也其可溺桑梓之故徇親舊之情而久
逭官守哉一賢禄當天日成之任哉卒把[illegible]早顧
王程者乎自生以達乎 朝廷所共[illegible]先生輩
無久[illegible]于故鄉焉

兩谿文集卷之七

兩谿文集卷之八

序

送章瑾從子[illegible]序

冠帶舉人章[illegible]侍郎寅菴先生之[illegible]
天子嘉侍郎之[illegible]伤其考妣祖考妣皆贈如侍郎恭職
守不得躬致其[illegible]之禮于其鄉請以瑾代往詔許之
有請言於余以爲瑾規者余與侍郎共禮部政視瑾
猶子弟而亦從則無以爲同僚光規之宜也始余奉
上命校兩畿舉人中詞翰之家者二十四人俾冠帶俟
訓淮禄卒業國子監必其爲進士後科瑾與奉州學
正之選而就焉將弟加其學則無以應
上旨規之宜也今士大夫家子弟秀朗聰察能自立
如瑾者鮮人望其有父風將立業當朝揚聲光後世
者大小無[illegible]然其不大成其才則無以慰衆望規之
宜也然之而有此三宜又出於得以不暇辭哉遂進瑾
而告之惟克自抑則道增進不貌恭而心徹也則誠
存爾其寅恭德以親其宗族鄉黨斯無[illegible]矯尊府懷子
亦與有榮瑾曰敢不服膺惟信讓之務崇哉又曰
業恒長于偷而荒于棄爾其毋外感以[illegible]於學求必
得其志于文關斯不孤

明天子德璽曰敢以有所往而或怠於詩書之誦哉
又曰噐不貴於小就爾其慎所求學所繼擬其才以
為大斯不負人所期待璽曰雖不敏敢不竭力以
求其至哉於是與璽攻書不但學璽能代其職致
寵命以光于鄉且登璽爲學于朝以進厥德長厥學
而大厥才將遂其業於未庸爲作詩書以為璽覲使
璽得早夜是觀以自勵

送王大守赴雲南序

由御史而陞郡守嚴不知幾人矣獨吾王君尚能之
守雲南也人皆以為宜焉夫雲南遠郡也庚而居者

非華即㚷其人夷也首不入工以為祿刻木結繩以相
交易其俗與吾中州也云御史于中州而往守遠郡
擬夷人閱與俗何宜之有盖君為人廉潔謹密而敏於
材而粹於學其政平其心情性守道所以能致之而
為夏化與而為同居中州則所宜盡其能大比當發
人以為宜不亦信乎昔雲[illegible]指今日之雲南
也自文翁至而蜀化為鄒魯中州為到雲南之人
易椎結為衣冠釋甲兵而誦詩書又將自吾王君之為
政始矣球故作詩道其所宜以壯君之行詩曰
睠彼騁兮駕五駿君之適兮南詔之都鄉中土縣綴
轄兮悃遐方不可以獨遺故
天子之有命兮付君往撫綏君清酷兮道君于邁山
川雖邈兮黎[illegible]有特化在衽為逢振兮寔維其時風
調日暇兮勿緩其馳考禾瑞參兮將無彼微加徠增
秩兮不日有詔

送大僕少卿鄭君赴任序

凡為天下不可不畜息於馬盖軍師行伍非馬不行
執商賈狩非馬不利出塞入邊非馬莫給送往迎來
非馬莫給馬之為用大矣
皇明統萬國設大僕之職總其政馬付出於官而資

牧於民今六七十年牝馬駒犢生生息息而[illegible]其之
閑然非牧馬之家昔周之十二閑漢之十六苑唐
之八坊四十監皆莫盛於今日民於是不能不患其
苟牧之不速矣然則太僕少卿鄭君復[illegible]以往于滁
其可不務足其民以廣其馬哉盖滁陽所資也民
者馬之本也民不足則馬不可得而獨蕃馬不足則
民不可得而獨[illegible]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偏重於
馬而不卹其民不可也從[illegible]開[illegible]富則數馬以
對徒有其民而不蕃多於其馬亦不可也民既遂而
後馬蕃焉斯為兩得其道也鄭君明人[illegible]士雅

主事員外郎郎中晉長禮部在職二十餘年如有今日者於名器之慎矣故予與侍郎章公以民與其輿不失養焉於其行焉吾江淮以南由是家不宕於衣食人人得其所除其業惟恐困爲疾苦而休於風予必以時使駿毛蹶足日益而月盛然後見其效之世職之辭於二人之懷固足見明天子亦豈不以用得其人林學哉其性也尚溢心焉

贈行人劉煥章序

有于兩浙閩之杞梓自當出於楩楠之林入于匠氏之家以資大廈之構而爲濟川之具也士之抱負奇能又豈泥跡於庸衆人之中不卓然起而爲世用哉余與行人劉君文煥章共有風骨之將於德中余有舊之以九思者與蕭縣來謁余以余愛其諸生中必有佳士不可不知因問其請業問學以有爲文詞雖最勤九思以煥章對又問其心之所存志之所向行之所出雖以九思復以煥章對又問其才識高邁可以任事而建功雖爲優九思復以煥章對今已心存而意許之矣後二年煥章果領進士冠帶見余京師觀其外則儼乎其容莊也叩其中則充乎其本厚也已信其學所稱不誣矣士有抱負於己者果不能掩諸外矣已而煥章擢今職其同年泰觀屬余文以勸之子以煥章存之久則其施於政也必優矣待勸爲雖然猶有頗之意不可不告也自古行人以使四方爲職其出也必承上德以宣之於下其入也必詢下情以達之於上皇華之所述四牡之所勞其意可見矣今之命官亦固無異於古然居是職而能揚令譽如古之人則難遷拔擢又有加於古焉煥章勉之哉余將側耳以聆令譽之起注目以望華褒美任之歸焉

送方同知致仕序

謝事於榮耀之途退身於林丘閑之野知同知州事方年仲先生遭明達無事

聖天子優老勸士之篤得請而歸丁謝仕而有終矣兵部主事項君文耀廼謂先生歸而澤之及於人也嘗問於在官之時子閒之曰先生既置官守去權勢與世日益遠接人日亦稀所以之能及人哉項君曰先生之學博極群書而邃於春秋永樂初以春秋舉進士擢官行人遷交阯平原令進秩佐滄州三州奔走官途三十餘年未嘗得與學者周旋函丈間

而吾鄉之士挾其緒餘猶足以擅辭文場今退休于家外無逢迎征科之事以養其形內無營為得失之慮以易其心學者得親其面聆其誨言決其疑難以閲成其德性造就其術業嗣相傳授以至於無窮其淵源之遠豈今一邑佐一州之可擬哉予謂古者致仕而去有鄉書以為學者有啟金以為達者有結社以為樂者所志不同其足為天下後世之所慕效也况得與故鄉子弟談經講藝究極聖人筆削褒貶懸以明夫王伯之辨嚴乎功利之私歸乎道義之正者為時儒宗如先生所為之有益於名教其為天下後世之人所慕效為何如也謂其澤之及人也將不其然歟已而項君來請文贈先生序予以向之所言足以為先生贈遂書以復之先生名[illegible]字[illegible]安項君其邑人也

章慶士輓詩序

輓詩古所有也輓詩之序古所未有也有之蓋自近世始以近世既有而為之序以厥[illegible]於古况有可序之道如吾靜春章處士[illegible]以世[illegible]孤子卓然有立志卒經紀其家至[illegible]巨大恒念[illegible]不逮養每值春雨秋霜以歲時薦之禮凡籩豆之供[illegible]嚴之飾常身親之[illegible]雖傍親故舊亦常以親之故而敬祀之[illegible]自少事其兄依依不忍私[illegible]及其子猶共爨而食無間言故堂有怡愉之名而數百指之家歡聲常滿可謂雍睦遠其幼矣又其子擇師教之以期於成以演其先代詩書之澤使不隕其家聲可謂悠不忘乎其先矣又嘗推其孝弟慈愛之道以訓乎夫鄉之人人多服而化之聞其言也無不加敬自非有德之士能是乎故其殁也人思其德而惜其不可復見則相與為詩以擬乎古者虞殯紼謳之遺聲蒿里之遺音洋洋乎如此其盛豈可無以序哉雖予與處士未[illegible]然先子為主事禮部若其父日孜[illegible]也後子為主事[illegible]部若其子陬也日孜以明經舉陬以進士出身皆為名子時者子徽為婿實聞已知處士之德有聞于[illegible]有傳於後矣又豈得不為之序哉處士包之黃巖人諱瑛字子良[illegible]其號云

禮部司務馬君考滿序

毘陵胡公為禮部尚書

天子親征而備邊之故於行在建禮部視百官府為最先紹入繼政之朝公進[illegible]之戒之曰今

天子眷命禮部殊深余洎記君其事于茲盖非偶
然之遇也苟思弗竭職非若其冥以眷上寵昭上德
美哉諸君其與余同懷日孜孜以圖報稱惟廉可持
已亮可容衆公可致明勤不怠可濟事而有功允茲
是迪則政可良諸君將勵有令與余亦獲免于愆衆
皆諾曰敢不惟公誨言是服是若求無忝厥官哉退
則推公意以徧告其下人已而會稽章公來貳為禮
部二公一心以經綸其政不二年而滯者以紛者理
缺者完廢者舉過者以損不及者以增煥然禮文備
而治具張人皆慎於術化及胥徒執役之人莫不有

恥世之言治者以禮部為首稱士大夫授官受秩以
得禮部為美選吏于禮部者雖有優陟之仍皆顧戀
不忍棄去于時馬君志善定職叩倚若容諸口人
士之勤惰吏事之得失文牒之出入雖欲禮部政成
化行之效馬君未為無賛畫猶成之功今以秩滿赴
天官超擢有期矣昔唐董太師徽西公功光朝廷而
幕下士孟郊度賛輔為有力其後孟亦何以當時未
始不借重隴西馬從事賢公卿之門能易為聞易起
自古然也吾知馬君他日功名不在人下者以其今
日出得其門占之也馬君此去而歷職所尚守其諾

良雅操如在禮部時則其遂大又可涯哉

送主事余君省親序

主事余君天祥奉恩歸省其母安人發其先君贈主
事時禮部應僚在官者十三人相率飲之酒餞之嬉
贈之詩既余為序夫仕所為僚則旦夕相接也出入
相隨也職任相同也而榮功罪無不適均也古人謂
同僚之好有兄弟之義不亦信乎然我勞以援之僚
以交之誹以待之刻以處之不驕肆矜誇以爭其能
施其勞則宜忘情快樂而不恤其職之隳者皆非君
子僚也蓋必接之以禮而不紛於勢尚之以廉而不
文於貨待之以信而不許處之有容而不刻不矜能
伐勞而惟謙以自持處有以盡其職而惟勤惟敬以
相勉然後為君子僚焉夫君子之僚則居必欲因其
交以必欲學其別違則相推久則不遺而非君子僚
者何足以語此哉天祥以四明世家由科目起而
擢今職其為人謹靜而不暴於氣於物平易而不
矯于情其官禮部也適當四夷使命煩劇之餘而悍
同列交未嘗有忤色其同列諸君亦皆譽稱君子交
於天祥又無不盡其歡其為僚也可謂得其為君子
者而去非君子者矣宜乎諸君於天祥之行皆勤勤

者也因序十三人姓名字籍使他日有與天祥俱顯還而去禮部也尚不忘今日同僚之交叙别之意郎中則鄭江鄭君復言德與孫君恭貞嚴陵宋君原仁員外郎則歐鄉馮君欽訓鄱陽易君時中主事則巴渝丘君用賓清江陳君處喜五臺馬君之龍東陽淞君孝祥祖江袁君孟章横陽陳君重文豐城甘君宗華及球求樂也

送陳君止善還臨江序

臨江江右善郡也昔余季祖衆恩先生為其郡從事有德惠及於人人懷之不忘至其後世子弟有游臨

者臨之父老輙相禮之曰吾先録事之後也不可衆過之不異其親戚故信益可見其風俗之厚也余年念復與其郡陳君處善同赴春闈同列進士第同寀恩肯待罪甲第家又同陟于朝同官于禮部先後十餘年交愈久而情愈篤未嘗見其有相背棄色而不失其所之忠厚風今年復得其兄止善則慨乎其情之相孚也如乎其言之相入也况乎其交援之固深也所謂忠厚之風猶可想見止善來京師見其舍之從日達名日顯事業日有就相與序其親親之意且數月矣今將歸臨以樂其安閑之樂余雖守官黌

轂之下不得一舉趾于他鄉與其父老以求先録事政績之所在遺愛留恩之所存然此心不能不因止善之故而遂夫止善之歸跡以往來乎清江之上玉笥金川之間焉止善歸而親桑梓撫松菊之餘必日與其父老相接於言笑和雍於尊俎亦必能道余之懷否如能道之而臨之父老又能聽而守其忠厚之風不余棄則余他日歸故鄉尚當泊舟于臨留數日以盡其平昔之所願託止善先致其意焉時同僚諸君皆北嶽餞酒飲止善于公署之側而贈以詩謂余於臨有舊而交於止善最深不可無文故書此以序其

眷臨之懷以與止善別

追送鄭少卿先生致仕序

今世士大夫年滿七十得去官以息于家者不少也吾僚於四明鄭先生何言之去何獨不能忘情懷哉先生由進士歷為禮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先後一十餘年吾僚之官禮部者出其後而常以先進之禮事之不敢慢先生見吾僚之恭已也亦自照推未嘗以後進易之又不寧惟是援其進故凡與先生校于禮部者無不相好而相德及先生遷太僕少卿位高而地從遠吾僚猶常思喜先生時一見而資衆澤之益

以篤所謂耐久之[illegible]君之龍與先生尤厚者謂先生謝事而去[illegible]矣欲從而餞之不可及為之悵然者久之夫既[illegible]以老為請天子憫其耳目精神之衰不欲拘以職務以政而賜之老是皆古之禮人之情也先生之去固不為不宜獨吾儕私竊以為不得復與先生周旋仕途辱賜規切使吾之昧者有所明疚者有所正如在禮部之日啟於心不能不戀戀焉不知先生置身鄉山鄭水間日與其鄉人賓客相嬉遊於閑安之地酒壺琴詠之間言笑維時動止皆樂亦復有心於幽蓟以北念憶其故交僚友乎否周公謂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孔子以為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球也故疏述諸僚之意為之以贈而以周公孔子之道望於先生念先生不遺僚輩且請詩

慶劉隱君詩序

宣德八年秋刑部主事劉[illegible]廣衡念其從父良英隱君明[illegible]八日乃其生辰也而已不得捧觴階庭之下以為壽乃求士大夫詩若干首將遣歸致賀燬屬余序之夫年以十二支計十干參錯相承數至六十而一周人生而年周六數則皆得以杖於[illegible]指使又謂六十杖於鄉而鄉飲酒則六十者坐而其豆三皆其齒之尊也孔子六十而耳順遽伯玉六十而化其德之尊也今隱君年既六十[illegible]出入自足而可以指使矣其周旋里巷間[illegible]而可以杖矣其鄉之飲也自是可坐而[illegible]之饗矣然此特尊其齒也而有德焉所謂[illegible]與化雖未易及然聞其居已也忠以諒而遇物也[illegible]未為不有德焉[illegible]優而家又殷而有賢子令孫宗族姻[illegible]以娛其生辰於春和之時景物暢茂之旦其[illegible]如哉廣衡雖不得拜壽其側然有士大夫頌祝之詞以娛耀其耳目則亦足以寄其[illegible]而助其樂也[illegible]君由今以往益茂於德以增其齒則[illegible]有為而士大夫頌祝之詞將以廣[illegible]故洋洋乎聚於篇[illegible]之[illegible]是特序將其端云

送禮部員外[illegible]序

聖天子德加海外閩浙[illegible]士帆大舶駕艫道海洋抵進羅阿丹瓜哇滿剌加古里蘇門天方真臘錫蘭山諸國收其所謂[illegible]虎象[illegible]諸異獸駝雞鸚鵡[illegible]鶴[illegible]珍[illegible]金砂珠[illegible]貝齒角

與九彼往所不□□所□之□從以入中國以為於
國之寶府庫之藏器玩服飾之用使遠方之人亦得
因是以修其敬於朝廷然必冒風潮涉險阻閱數歲
而後至至必禮部□□□□之能□□□合中□
御史給事中往涖□□閱度□□上□□得□□□□
工備百官物貨用以候其泊而封□其□□其物□
多寡輕重而歸之京師□□□事也□□□□□□每歲
其□□釋其地之財恐□□□側耳□□□□□□□
呂以為進退出納其□□□於禮部□□□□部□失
人則來至朝廷無章以類國家之事□□於後用無
紀以重其民之憂故禮部每難於得其人而□□禮部
者亦恒難於副是選宣德癸丑實當其期時南北京
禮部行若十二人獨錢塘沈君孟琰以□□□外郎
為衆所推得專其事于閩海之上君□□為司務兵
刑二部勤名德聞洋溢兩京間於剸斯煩理斯劇也
不啻若利刃之於盤錯焉不啻若堅舟高帆之欲飛
揚於洪波之中焉宜乎為衆所推以即有往而不辭
也至是果先十一人来復命于庭及其歸也禮部然
僚頡張君之行勞以華君之歸楚莫長於文詞遂不
棄球之固劣輒援以簡球故備其事以為若既云

送林玘省親序

世之為婦翁者莫不樂於得佳子壻以增其門閭之
美其為子壻者亦莫不幸於遭賢婦翁以造其器業
之成苟婦翁賢矣而不得佳子壻則來望之望失子
壻佳矣而不得賢婦翁則倚王之勞莫遂是故米沛
而王渾自古以為難而晏元獻所以慨□於鄭冨公
之選王欒恪敏文忠公不能不增重於□□□公之
門翁與壻俱美豈不為人情所快哉武進林□□□
部尚書胡公壻也公以弘學有容之德□□□道之
學由名進士歷官京師三十餘年為腹心於朝廷源
常澤於天下天下慕義之士有不頓賠千金封萬户
而願覩公之風采被公之容接也不啻若旱苗待潤
於時雨其見重於人如此玘得為之壻亦何幸哉玘
為世族舊家子弟脩容貌而和於聲氣内篤於孝悌
外不為紛華侈靡之慕悦誦之習惟欲讀書以窮理
親師友以進其能故公樂於壻之使玘能日就其所
進月不忘其所守以增其學之所未至而不爽其行
之所已能則高科之取顯仕之躋清節令名之著自
不容已所以成夫公之榮也詎可涯哉蓋公之盛德
廣業已不在古人下為之壻者豈可不以古之人自

待乎兄積學於公之館也有年今將省母與兄於尚京球特舉翁壻並美之說以慶且期之若其奉慈顏以愉婉愉之色念天顯以篤友恭之意則出其天性已然而聞教命於胡公也不為不稔袤容球之詩詩哉

送主事袁君還桐廬序

宣德九年春袁君孟章乞致禮部主事政還桐廬或留之曰今

天子遇文武臣甚優群公卿庶人正而百官有司公且明天下之士方急於仕進其老於位者尚顧戀不能去子居禮部職清而政簡年未及於衰何求去之早不少待耶袁君曰人之所向固有異彼之利於仕者其才足以任事其疾病未入於體宜乎其能勇於進也今吾無任事之才而體有不可去之疾苟不去其位以待賢者非仁也若老於位而不能去者或內無子弟以供其旁外無土田以給其食不得不以官為家也今吾子六人而孫倍之又有土田足以給衣食膳伏臘苟不及吾之生而還非智也況吾鄉為漢處士嚴子陵畊釣之地遺蹟故跡至今猶存覽其雲山之蒼翠臨其灘瀨之幽清尚可以侶禽魚朋烟月以樂吾之餘年此吾之心所以日在於富春之側桐江之上而必欲稅駕於榮耀之途也於是人皆知袁君歸意浩乎不可挽及其行也同寮諸君皆觴酒文明門外以與君餞酒行而歌曰春山嵯峨兮桐水紫迂袁君歸去兮有坦其途翼子杖孫兮爰田爰漁夜永寢安兮尚有夢於南宮之署蘇袁君遂酬酒以為諸君謝且復歌曰南宮清兮卉木皆春諸公留兮政以日新雲之停兮幸無忘我故人鴈之南兮尚冀夫好音之來頻歌酣飲徹袁君已引纓欲去球遂探諸公之意書其詞以為袁君行李貺

送廣文李先生歸袁州序

仕宦以得歸老其鄉為樂而古今人鮮與有焉夫跡予外也久越歷乎世故也既啟一旦得其術途遠故搢交接其[illegible]以和成以終其年人情孰不樂哉然有得其主祿而或其年之不足不得與有其樂也雖有其年而[illegible]行不謹以致敗名窮身不得與有其樂也雖無不謹之行矣或顧位而懷祿不能脫然自引去不得與有其樂也故雖有致仕之途而士大夫皓首纓冠優游里巷間者古今無幾人焉此吾儕於[illegible]陵教諭李先生仲昌之歸袁也豈得不羨其樂哉先生

今年滿七十[illegible]其壽矣歷官三十餘年而家無儋石之
資其為行也不污不潔矣跡雖從宦途而心則久於蓬
山秀水五嶽三峽之中位祿又不足維其懷矣今而
得息駆馳呼嘯傲風塵之外與松菊為偶以嘯詠自娛
不入其念慮為安其樂在何如哉然先生之為人也由科
目起司巴東澧州訓而後遷樂陵所至子弟皆有成
就與人交懇懇乎以德相砥磨又達於吾[illegible]不違於
政體吾知其歸而不獨得其樂於已也哀之子必有
志於學者必樂於及門而請業家之長老亦有必將
必樂於得其鄉之為郡縣而欲勤於民者必樂於
有所就以問其政其樂又豈不有以及乎人哉余特
愛於先生也序此以道其樂以為贈詩贈行者倡云

哀朱員外詩序

宣德八年秋禮部員外郎朱濂以道由羅使出差表
還及江西以疾沒明年訃至京師而歔歔感慨之聲滿
耳哀其不幸者此良士大夫也其倫輩祭
會者其門哀其不幸者蓋禮部群曹也於會
哭中其一人獨泣之而哀其失此同年者深也
蓋臣雲間上海人諱忠為人尚謙和內無鉤刺之險
之懷外絶於世故人屬以事雖萬一不可辨必委
而亂之故與人多偶無忤容則士大夫交游中不可
無蓋臣也豈得不哀之哉其在禮部終著勤閑凡有
邊徼之役人皆難於行蓋臣輒任以為己責常北走
朔漠南抵瓊海未嘗有勞色每公暇輒往來同列間
評今較古以相規切則吾禮部寮寀中不可無蓋臣
也又豈得不哀之哉況球與蓋臣俱以永樂辛丑進
士承
太宗文皇帝俊命學于家後十年先後入為主事
禮部又三年蓋臣陞員外郎時居禮部不下三十人
獨蓋臣與球以同年之故得朝夕相接思協謀議與
以球之愚鈍無所得見容於人不斥絶於人者多蓋
臣調護之也則球於同年中不可無蓋臣也又豈得
不哀之哉惟其哀之故不能無詞以發之詞之悲者
情之感也情有淺深而其詞之發也有緩有切此哀
蓋臣之詩所以和之在士大夫唱之在禮部而序之
在球也

悼尹處士詩序

故鄉推鳳尹處士仲剛殁二十七年矣其鄉之人遇
其子吉士敬諭于京師猶悲仲剛之殁不已而為
詩以悼之[illegible]故[illegible]盛[illegible]時故鄉風俗猶厚

愛其親以及其遺孤子而成就之如仲剛之孝者甚衆也自仲剛歿而有喪落之患遺孤子者矣仁其子必求嚴師以訓迪之如仲剛之慈者甚衆也自仲剛歿而術以邪說隨其後者矣而兄弟析產而不亭其利不擇其良如仲剛之友讓者甚衆也自仲剛歿而有以爭殺害之者矣濟人之危周人之不給如仲剛之好施者甚衆也自仲剛歿而有利人之危不給而取其償業者矣士大夫往來其門以[illegible]觴詠之樂如仲剛之善交遊者甚衆也自仲剛歿而有過士大夫弗顧而所過者士大夫者[illegible]子仲剛之歿未三十年而鄉俗一變而至此苟不有以挽而回之恐莫知所止也故人皆悲仲剛之歿者亦所以悲其鄉俗之變也不欲歿仲剛而作詩以悼之者猶有望於鄉俗之後進者早在倡起以求其孝如仲剛慈如仲剛友讓如仲剛好施善交接如仲剛挽其俗之流於薄者猶可敦而厚之以如仲剛未歿時因徵其詞之若者皆悲者思傷者猶有所感發之不可不尚詩凡若干首用[illegible]序之云

送王望輪還連嶺序

連嶺吾鄉勝處也其山有吟峰其水有吟源其間多茂林疏圃魚池棋谷其人非儒則農其俗古淳之風猶未遠望輪家其地與余季父清樂先生居隣而交善余少時從季父學其後望輪兄子善廣復從余學余又素愛連嶺景致之佳物產之富人情俗尚之美故足跡常喜至其境望輪又樂善好讀書能不厭余從來之動以故得相親厚甚至也其後善廣捧鄉書出為順義縣尉余忝職禮部而季父且捐館連嶺之境無余跡者數年余與望輪不相見亦久矣去年秋望輪來訪善廣順義且訪余京師青燈對榻相與說道舊故因說連嶺之景物可好而人生聚會不可常不能不感懷傷抱今望輪得有連嶺之歸余尚縻祿棲遲未之去攜手都門不能無眷眷之懷不知望輪之歸何時連嶺山水間倘其長若攜其子弟約親而相從亦嘗問余於思念中否然余以菲才淺學仕於有道之朝而謬績可異於違筮宜有退逸之日望輪尚為之致意夫北山之靈無乃截其來轍則初服往跡尚何難望於臨高永嘆以為之望輪以為何如望輪姓王宋名臣瀛溪先生之胄自處樵和與人無是非得失斂其情坦如也從子善廣游者劉生玉璜請文贈之故特序以平昔之情云

送刑部侍郎段君復任南京序

南京刑部掌部攻侍郎段君某未奏績于廷
天子錫之嘉議大夫命俾歸而終厥政兩京之人無不嘆之昔周盛時成王錫命君陳理東都首曰惟爾令德孝恭孝言順於家是上敬於官惟君陳有是德故能膺厥命今國家與周齊盛而段君由名進士讀書翰林擢爲主事爲員外郎爲郎中刑部能明於刑而刑罰之施無不中焉爲參政山東又汲汲於宣上德撫民窮而民皆悅之繼之由山東遷爲侍郎於部遷刑部仕愈重心愈盡而惠之及於人也愈廣其進官也可謂甚矣又常念其先祀不能並養其母夫人也蓋屢乞不親候其起居服食安否所不得其歡容則心戚然若有失國其母亦康於有子之能順其志雖老而能完體無恙今年八十餘猶克持締縧以資君之廉歲時室中常欣欣如也其居家也可謂孝矣君之孝與恭既不減於君陳宜能如君陳之昭受厥命以分理都會之地惟君陳受命於政未施之日君則受命於績已著之餘其先後不同而
天子復推恩贈君之父祖以君之官而封其母爲太淑人不知成王當時亦曾推恩及於君陳之親否然成王之命又曰辟以止辟乃辟其心蓋期於無刑也君陳能廣是心卒致刑措所囹圄空今
天子亦下恤刑之詔戒任刑者毋枉人于法好生之心即成王欲無刑之心也君尚當如君陳體其上之心務崇其風俗臻夫刑措之效以不負
明天子之寵命焉

送劉昆陽致仕還鄉詩序

自後先詔下而吾安得之士大夫致仕家居者後先相屬今劉昆陽歸則又添一人焉夕陽窮居廚屬近部宅郊閒桂二附往往有貴游之遊冠搢紳相望於水深林下將亦盛矣不知諸縣鄉大夫飲酒之餘亦復時為衣冠文酒之會以論道先王之法當朝之事故與其平昔所措之以導使其子孫見聞有所廣者有所感發興起之則昆陽君必與其列邑中子弟又得熟聞南夷之俗與其有司奉國法以變夷歸夏之方有以知朝廷德化所及為至廣矣而治中華必至於無極是又未為無益也苟無之則倡為是會必自昆陽君之歸始蓋其家世有衣冠在宋時有仕至昭州太守曰志叔者嘗歸而有惠于其鄉人人多德之至昆陽君復以才俊

踰歲擢安順州同知未幾調昆陽年滿有績效當進
官竟以老請遂得休致之命可謂能守先世家法矣
其弟若姪又競爽而世業是仕使令有聞日起
為教官繼世其官業者一時家族之盛且貴甲郡中
于家而有族人子弟可教者教之教其業而資其仕如
昆陽君者通邑中若父兄若固知其為文而之會
行則之與其朋偕僧有以而有以測于彼
也昆陽君守存在家邑之澤滋其歸也學士李先生
又以贈之能首賦詩以贈之同邑之士皆賦之而綵
為之序

贈吳檢校序

廉君守貞蜀之巴郡人遊太學十餘年學通才茂先
生師長皆賢其為人六堂諸生莫不欲與交朝之公
卿大夫多知其名人或勸之曰子之學既優矣苟借
援於當道有勢力之人則得官要職不難致也守貞
曰選身有命出仕有時豈以徼倖於人哉夫哉
於是人多道守貞之賢今年春守貞始得進于有司
辦戶部餘撥人得為之惜曰以子之才而不得大受
其職是枉其人而用之也守貞曰吾體弱不如人吾
才不能高於人得一官京師幸矣尚敢以所受者小
為有司咎哉於是人益道守貞之賢益世之以於官
者有不待於薦譽呻佔畢於太學之久已能出而致
顯華要者矣然不由其道則人故不賢之而所賢守
貞之能不亟於仕不畢其官是則士君子之公論猶
明士君子之公論明則朝廷之公道可張朝廷之公
道張則抱才德而隱于卑僚伏于人之下者得以被
選擢之期此官之所由益足以為守貞雖足承對然
俟行論節者人將以之而也增才益能者將履仕之
階也守貞其益行節之修求才能之進庶乎為好進
躁者之所收未為能緣人以為賢務自賢焉而於行
然無所加則雖有好進躁之人將將棄之欲望去下
位就高爵不亦難哉余與友立君用賓皆為文為守貞
贈余與守貞交有素復因用賓之請而為文以彰其所
已能而勉其未盡焉

送蕭主事南歸詩序

吾邑人仕于朝者後先相望其進與退未有如蕭相
廷器之敏也廷器以宣德乙卯領鄉薦明年第進士
又三年擢為主事刑部又五年以病乞歸即得俞允
之命九年之間去就之迹歷歷如此顧予乘名科甲
于有七年始得厠朝列迄今又十四年曾欲一覲丘

墓以與親戚故舊少叙契闊之私終不得命視廷器之進退無阻其利與鈍為何如耶抑人之行藏有命存焉殆非人為所能必耶雖然予與廷器之歸既不能無所惜亦不得不為之喜焉何也吾儕去故鄉僑居京師常得安其所處亡其所思者賴有故鄉數人出入同朝緩急相顧游處相訓規如家人宗族之相睦於內相庇於外以慰其羈旅之懷壯其遠遊之志也若廷器尤其中之傑然者今以病去則吾一同好人矣寧得不惜耶然人之病常生於憂思愈於安樂增於劬勤減於閒逸廷器既得釋天學廳之勞免

夫聽訟決獄之擾歸而二親康強子孫順適優游以樂天倫之餘非適意於琴書即陶情於泉石優游遠而安樂日臻則體疾固有可釋之道不可不為之喜也且今著令以疾退而獲愈者即還其職則廷器之去當有復來之期吾儕所惜殆將轉而為喜耶廷器病閒尚加學術行以圖進爲毋以索居爲安而遂怠也故特序贈行之詩以為後會期

送任主事歸省詩序

從仕於至治之朝榮親於具慶之日如吾任君敬讓之歸也不亦快哉蓋仕不遭治朝未足以為快也仕於治朝而親不及見未足以為快也親及見其仕而榮恩不至未足以為快也昔者孔子稱貧賤於有道之邦而以顯父母為孝之終殆謂是歟敬讓自宣德初擢名繕部主事遭時清和四海之內又安靡虞戎狄之內若治港附片百進作城築之工五心無不早朝廷方隆推恩之典開歸省之途而敬讓二親既得敕封而敬讓又待歸以問其安慰其別離之思婦季子之道洛相如之使蜀其錦華麟蓮固有榮未有能以其親顯於生前如吾敬讓今日之快者然敬讓之養於內有素而行於外不尚又能以一榮其親為已足而志以滿退怠隨驕生若彼淺器者比哉上欲其業大於當時聲名流於後世以顯其親於無窮是乃敬讓之所志而人亦以是望於敬讓焉敬讓與余同為西江人同時舉進士又同官于朝故士大夫與敬讓游者皆贈以詩余獨為之序

序

戊午冬至宴會詩序

置酒於西長安直廬主為迎長之會者吳浚大尹易
君懷忠也夫按節為會延吾鄉人居京師者州縣之
其情行其禮宜其和樂以意其故土之思也行為之
主者大尹郡太尹吾鄉之戊人也去京師五六年來
謀其事得役與吾曹聚首于久別之後之餘而意常
長至欲因是會以論道故情是以主之也於是前則
榮異公與張其厥屆既告厥徵其聲厥從其事厥地

者清與不可人意者已而客與予弟十數人以衣束
帶接踵及門尊者席于堂卑者席于外席于堂者指
使席于外者傾首此言彼應交得其歡是日以蓄欲
盤桓能延纖以燭爰不盡醉而後歸故事會必分韻
賦詩以文其敬至是以大尹之故與分少長與不善
而賦之是以長章短篇所以詠歌其懷而形容其樂
又皆洋洋焉各極其能夫蘭亭之會也因行酒以促
詩命分之宴也設賦詩以勸酒而吾曹今日之樂則
不必詩勸而酒自酣不待酒促而詩自成古所謂文
字飲者其庶幾乎不可默然以示將來故敘序此於

送汀州吳通判復任序

所以之發秀也香必遠味必容之合鳴也音必洪壯於
寥守之間皆端人美士則其政之浹於官惠之下於
吳縣之間於當時也詎可以小量哉君知通判汀
州府事揭陽吳君孔碩課最將大有就者以有
陸君尚實知其府事也吳君為人詳雅而端重親甚
和而其中井然有區別雖無所忤於物而亦未嘗苟
合於物可謂君子人也其在陸君亦然陸君方欲樹
名立節於世吳君未嘗無是心焉二君嘗同上春官

家大廷為主事京師皆稱賢于士大夫吳君判汀有
年遇陸君至既悉其民情習俗之美惡與其政之便
不便者為之告矣今其還也陸君又豈得不舉其所
欲設施者與之商確其可否哉吾意其郡之事有可
利於民者陸君曰宜為吳君亦曰宜為必將推而行
之使民皆蒙其福有不利於民者吳君曰不宜為陸
君亦曰不宜為必將革而罷之使民不被其害夫如
是又何患乎事業將名不遠且大哉吾與二君亦同
年也故敢以是望之苟相競於勢勢相比於取利相
附和以為民病又何足取哉吾意二君必無是也因

紛館賴君世隆倡為詩賦若干篇序之告且
致意於陸君焉

送郭司訓赴松溪詩序

溪之儒者郭用祥領松溪儒學訓導將待選于京不以其學為己足來問者秋於予未幾而得其新者倍乎其舊洒然有解所為別由進士之科出身以躋顯榮乘所其可於是予謂之曰子之志則高矣子之所學誠足以施於國家光矣雖然教導之職亦未為不尊且重也世之舉進士為達官貴人者雖位在人上其出言足以聳人聽其施德行惠足以結人心故道益光而名不難起然其始也孰不遊於職教導者之門而與郡職教導於群有司之下者雖秩卑而勢不矣内無以遂其欲為之志外無以展其有用之才功業不得以茂建聲名不得以遠施然道存於己而足為達官貴人之標準是則達官貴人莫非職教導者門生弟子也以達官貴人為之門生弟子則其職不為不尊而道不為不行矣昔者胡安定先生未嘗起科日居要路柄國家之政也然孫劉錢范諸賢多其教誨薰其道德出而為名公卿相與推其所傳之道以澤乎民者後先相屬天下之人咸其利澤教之功豈不與於為政之功乎子毋卑其職而有所外慕也其勤力盡心施其教以施諸人必將有達官貴人出子之門以推子之道達之于天下安定之功殆將歸子也子其勗之用祥聞予言也欣然以喜吳然有松溪之赴與之交者皆為詩贈之用予言弁其端

送劉司訓原潔赴舒城詩序

君子何仕為最樂乎曰莫大於任師道以作興賢才也孟氏以得英才而教育之為君子三樂之一而地大民衆不與焉以是推之則為師之樂雖加之以九命食之以萬鍾有不足以易者蓋為師之樂得於内九命萬鍾至自外自外至者詎足易其在内之樂哉然今之有志於進士之舉者往往恥類於師儒之擢何耶彼蓋不知樂其所樂也吾於原潔之司訓舒城也豈得不舉其所樂以告之哉夫為儒者而得升師位其心既無政事之繁利害之慮矣又道在己而牽南縫掖之士莫不從之以講求夫詩書六藝之旨賾附夫義理之疑使己之所明者得推以覺乎人人之所救者得從決諸己業於是乎有傳德於是乎能進其為樂於己何以加焉苟己無可師之道則其為師

之而已實則未也人之師之也貌而已心則未也何能有其樂哉故君子之為師也必求盡其道為師之道豈誠難哉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師道之存固不外乎進學之功進學而不已者何患不得其所樂哉原潔治春秋有年學勤而志専[illegible]而賓中國足以為人之師舒城之士多現材而[illegible]必喜其得吾原潔為之師其師弟子相得自不能不樂矣吾獨欲原潔加溫故知新之學諸生[illegible]以[illegible]為有道之師以樂夫君子之樂也原潔[illegible]以[illegible]劉原潔請云

送劉教諭赴中牟詩序

朝廷崇尚學校之興勅憲臣[illegible]二十而天下教官以備職選者亦多[illegible]詔[illegible]諸生學優者補之有司奉命惟謹進而試之於廷然後因其高下而授以教諭訓導之職吾邑劉君[illegible]第其等得河南中牟教諭將行吾邑人在朝者[illegible]賦詩贈之謂予知序因嘆不樂中子始入邑庠[illegible]子以學[illegible]納二三同志力學於講堂之東偏朝夕更相勸勉以期于成自[illegible]與焉迄今二十餘年[illegible]不為不[illegible]矣其講學以求夫道也[illegible]不久矣其所[illegible]于中也亦深且厚矣去教一邑[illegible]之[illegible]百畝之地不患其不洽也雖然聽教[illegible]以為人之師教者當有德以為之本也夫豈智詐力所可任哉身有其德而後訓之以禮義課之以詩書繩之以條範雖素不率其教者猶當樂從況中牟介在中土昔者魯恭為令能以德化民民大服之雖童子且有仁心以至昆虫鳥獸亦為之動今學官之司教化也專於令苟其門者又身[illegible]士服口皆儒言苟務德以感之則其應也必速於[illegible]于易於昆虫鳥獸[illegible]禎行矣尚念朝廷急於興[illegible]意必先於德以感其化而盡其職吾將翹首以望今之中牟為古之中牟也勿徒誇口與教之[illegible]為令不同

送大名郡守李君考績序

安邑李君公藏守大名六年將再上績于朝先城教諭閣晉以太守素持清白他物不足為之贈可贈之者惟文詞耳然文非其相知居館閣者為之亦不足為太守重乃走人京師請之予予以昔者太守課最復官時嘗因士大夫請而為序其所以致郡政之理得民心之懷者為之贈矣迄今三年其德之及民也益厚其民之懷之也益深而予之文則[illegible]所加於

初也何足以序其績而張大其美耶雖然太守予同
年友也同年之情豈得而不道哉前二十二年四方
抱負奇器之士戰藝春闈者以數千計獨吾儕二百
人得進對大廷登名黃甲以歸榮其鄉是豈偶然之
遇哉及蒙名命先後拜官于朝不過四五十人而太
守以克振風紀稱職御史于京師固足為同年光矣
積十餘年向之四五十人用薦超陞外職者不過十
數輩而太守以克勤撫字稱良有司于畿內又足為
同年光矣今數年來向之超遷外職者累累進而與
聞國政摠攬其綱如太守之績日以茂名日以起必

不久淹于外而將柄用於內其為同年光也尚可涯
哉予雖鈍拙不足與有為然觀諸君之卓立如是顯
融如是亦足自慶而擧以諗于衆曰吾榜中有人太
守豈得不有以副之耶故因敘論諸而先為致其願
望之私俟其至而尚當與之握手論道之

贈監察御史鄭君序

朝廷重御史之職始也著令必擇士之由儒出身者
為之自是而胥徒雜藝不與也今
天子改元之初始詔在任御史舉嘗歷官練事者為
之自是而初仕者不與也未幾又詔三品以上陞官

舉所知有才行者為之自是而才行不聞于陞官者
不與也立法愈詳而授人是職愈不輕則仕而得御
史也不亦難哉及為御史而進無補於國家之缺退
不能激揚百官有司清濁論事可否以造民之福遏
民之患者皆為不舉職而黜逐之期隨以至其或幸
而免夫國之明恩亦不能不免為士大夫公論所與
則仕而為御史也尤難焉是以君子不惟患御史之
難得而尤患御史之難為苟當其任則常悅而念之
進而力行之以求稱乎其職然後得以良御史稱而
遂擢恒在百職事之先南海鄭君某以鄉郡之譽受

知刑部侍郎陳君得薦名于朝擢山東道監察御史
蓋能得人之所難得矣君嘗為崇仁丞而崇仁之民
被其惠從事禮部而官禮部者悅焉驗諸已試之效
而知其將來之事業宜不在人下又豈不能為人所
難哉雖然矜持嚴飭以立名于志大未得之時而號
隨自肆以墮其初於官成之後世之仕者往往有之
昔者黃霸著稱于治郡矣及陟相位而名實損焉陽
城以道名天下矣既司諫議而不免為韓子所論是
二賢者尚有此失鄭君於此得不謹哉古人有言保
初節易保末節難正謂此也故序以規君之不於末

而變其初云

送李養和歸故鄉序

吾邑多善俗始而或有不善其俗者矣自吾邑人宦京師者衆而賢必相推行必相勵名必相游揚有所失必相掩喜必相慶憂必相慰疾病患難必相持扶良時休日必為文酒之會以相歡其相處也有禮其相接也有恩而貨利則無所爭焉於是人皆謂吾邑人交會於京師也有善俗焉其不善之聲川□在京師而在於故鄉夫故鄉之耆德通才甚多何故其俗尚有未善歟抑無其實而傳之者過歟故因養和歸而欲致問夫鄉之人於交游間果能推人之賢勵人之行游揚人之名掩人之失慶其喜而慰其憂持扶其疾病患難亦時有文酒以相歡如吾鄉人在京師有禮以相處有恩以相接而無貨利以相爭則其俗固無不善也所謂不善者傳之者過歟苟有所未善則宜詢在京師者相交接之道於養和以去其所不善而取其善者而益養和好學士古廉李先生元子先生忠貞若朝廷聲名滿天下天下士大夫仰其德行慕其文章莫不願與之交而先生平昔所親且厚未有先於吾同鄉之人者吾衆人亦無一日而不視見聽命於先生凡吾邑人得善交名京師者以有先生為之倡率也養和負清粹之資服義方之訓得先生與吾鄉人相交接之道於耳目間也既詳且稔又素為故鄉人所器重而敢以易其鄉俗之不善而為善者望於其歸尚他日聞鄉之人長遇少如先生之不薄於吾衆人少事長如吾衆人之恭於先生則養和居鄉亦無愧澤及於人而養和行吾邑人在京師皆贈以詩予為之序云

送鮑時默南歸序

鮑時默前吉安府學教授楚山先生之子今儀部主事時彬之弟時懌之在京時默來省之居數月為之新其廬之弊者為葺易其騎之羸者為驂增益物用之缺者為完好復欣然曰視二親起興寢食節待甚躬尚可久滯於外耶即治裝就道蓋凡有官者之子弟苟不知學則不縱情肆體以為惰慢之習即妄嗜欲而崇侈靡之風不商財殖貨而為市井之趨即挾權勢而有州府之跡不儆憐取網以結游俠之交即務爭尚鬪以逞血氣之忿小小累其父兄之德大以陷其父兄于禍戾隳其家聲者往往皆爾時默既無是過又能遠來以紀其兄之家□也今思歸以

然則二親之養孝也孝與弟人之大行也時熙熙然
盡之是雖其質美而性然亦豈非尊府先生教命之
所致哉先生以經學為遠近人所師法所謂孝弟之
道蓋得之深而言之詳時然常獲於見聞而蘊於心
懷矣宜其行之弗惑也吾與鮑氏居同邑於時得官
同寮亦有弟若子將望其能如時然之勤勤於其兄
與親時然歸而尚取是道穫之於內而不怠推之於
外而愈光使之將取以為法焉非惟吾之子弟取以
為法使凡有官者之子弟舉將取以為法則時然之
與孝弟也益廣矣若徒善其始而不足於其終人亦
何所法焉時然行且念之

贈黃檉和序

吾江右地介荆吳閩越閒而山水秀於天下故其氣
氣鍾于人而為粹良英偉不凡之士恒多於天下尚
其人得明於周公仲尼之道者為之師以開其端指
其歸則進而為名才為達士也亦必易於天下其以
文章與起於賢能之科布列於內外大小之職也又
常倍蓰於天下至其德望之重功烈之弘足以為國
家之休生民之賴後世之所傳誦者亦常先於天下
其或望周公仲尼之道不得其門以入而周旋於外
而於老氏浮屠之法亦盡其聰明用其心志卒各獻
其能深於其術足以為其徒之總師者亦不讓於天
下蓋同得於山川清爽之氣以為質而其學雖有異
而其成功則無難也上饒江右名郡也有姓黃名檉
和者饒之鉛山人少有志於周公仲尼之道不得其
師於是入龍虎山為道士學老氏法以能辭使為屬
掾既而致有中使驛傳之召來京師授職仙官
靈真以檉和之材敏捷而志趣異使其始也得周公
仲尼之徒為之依歸以服乎詩書禮樂之教道乎彝
倫日用之常則其列於士大夫之林以功業於天
也何難哉惟其不遇其人而所遇者老氏之徒也學
於老氏之徒而不難於以其法顯名當朝者由其能
於江右得其山川清秀之氣以為之資也余江右人
故從交游之請為文以致其意焉

送常州莫太守序

常州大守莫君子仲廣之桂林人也由主事陞郎中
甞能陞工部宣德五年
天子詔大臣舉京官有治行者補郡守之缺得九人
馬行賜之璽書使馳驛赴任以示寵待守異于馳驛
赴任句九人始而莫君與焉後三年天下郡守或述

取來京上皆原其罪而還之獨宴名太守七人賜以
御製招隱歌上林春色詩石刻本莫君又與焉已而
於七人中留二人焉賜以復任道路費莫君又與焉
非常之恩三下及人愈少而莫君三得之其荷蒙
寵遇蓋不為不厚矣禮部尚書胡公常州人也既榮
其郡守得蒙寵遇之厚且慮其政不得其道則不足
以貽寵光使其郡之人官于朝者往告之曰
天子之加厚於太守者非徒然也將以古之循吏期
望於太守也古循吏之為政也有道其所奉者法而
已其所循者理而已必推仁恩以下其民使民家有

養而人不失其業隆學校之教以端其本而厚其俗
不好為聰明以惑其視聽如是而已若猛於賦役急
於刑罰侈於用度則其為吏也未足以為循矣太守
歸其擇古循吏之道以惠夫常之民以求稱夫
天子之望焉既告之矣猶恐其言之未詳也乃使屬
吏劉球書以贈之

送劉郎中赴南京禮部序

崇仁劉君子恕由永樂甲申進士為主事工刑二部
迄今三十年始以秩滿遷南京禮部精膳郎中同寅
諸君不鄙球之愚無能使為文贈之球以昔宗天子

[illegible]而洛京之政為[illegible]士大夫居洛而年高有文
學者甚多又遭天下太平之盛文潞公於是合十三
人為耆英會于資聖院又與司馬郎中旦等為
同甲會其後司馬温公以與數公為真率會皆繪像
為圖有詩歌以傳之當時甚美談于後世至今人猶
誦而慕之今來與在北而南京之政猶昔者洛京之
簡士大夫居南京亦年高有文學者又不減於洛之
多今天下太平視宋之時為尤盛不知諸君子在南
京尚能合其年為同尊之人為耆英會而序坐以年
相與樂其衰暮之懷否亦能與其生同年之人為同

甲會而序坐以月相與樂其同生於世而同得久在
於世否復能倡其德同道比之人為真率會約酒食
之數不得過五以樂其自然之樂否如有是三會則
劉君之去也又增其一人矣蓋今世士大夫官在京
師無有年過七十者而劉君年且六十有餘更歷世
故也為多所謂耆英會者可與也其[illegible]間豈無與之同
年而生同樂其久在於世者哉所謂同甲會者可與
也其為人又恬靜不事修為不務矜誇矯飾不慕人
之榮華恥[illegible]所謂真率會者可與也既得與
其會因有[illegible]而為圖者矣亦豈無詩以歌其

美文其發而傳之無窮者耶雖年方壯而未及於衰奔走輦轂之下供其職少者勞之役則亦宜也然使諸君子果有是會則其跡雖近而心未必不嚮望於南畝一齒名其才能不能得擢當側耳食貨之次俟其宴會之什第而為之誦之以揄揚今天下太平之盛諸君子閒暇之樂特因劉君往而告之諸君子焉

送鄧斐爾輔南還序

凡困而不能發憤於志者皆可以發其憤而大其所就也故易曰困亨謂雖處困而有亨通之道則困乃君子憂患疑慮之時增德廣業之機也昔者舜困於

西菴集卷之九　十五

孝伊尹管夷吾困於士曾子輿困於學孟氏困於齊蘇秦張儀困於游秦穆漢高困於戰韓歐困於舉進士卒皆成大業豫大名困豈無所益於人哉外族子弟從吾游者鄧斐爾輔秀於質而敏於學自吾去鄉來京師觀政儀曹遂備司主事員斐皆從之以讀書為文自新其業今年大比以懷柔縣學生戰藝京闈人皆望其捷也竟不遂意束書告歸以卒業其不遂所舉也蓋亦困矣苟困而能憤憤而不已必將苦於心思以擴其器並勞於耳目以長其聰明戒於佚游以窮其詩書役心於外慕以博其理趣使學有於內而必日彰於外則高科大魁尚可待而俊采華譽之發於身而揚於人也其誰得而奪之安知一舉之困不為其他日遠大造端乎苟憤不發志不固則不外慕而遷業必將因循怠惰以終於無成雖困何益哉蓋嘉苗秀稼困於歲旱能灌以人力則擢援乎有秋不然則必槁矣故凡遇於困者皆不可不懋也吾意斐歸而能自懋焉則必反困而為亨矣華其家之尊且長者皆能處斐於困而必亨之地故為序以勗斐志以為其家之尊且長者告焉

送禮部郎中陳君赴任詩序

西菴集卷之九　十六

吾邑陳君會卿以行在禮部主客主事秩滿擢南京禮部祠祭郎中人謂祠祭之署清於主客南京之事簡於行在皆為會卿之遷得其所焉況予與會卿仕同官居同舍出入相娛暇樂相繼其相親睦如家人兄弟者將十年能不為之喜哉雖然忠告之言不可不進於垂別之際也故既與鄉人故舊酌之酒而贈以詩復退而告之曰仕而得美地固人情之所欲也然君子之樹名立節豈皆籍乎是哉版築之與良弼兎罝之出干城倉庾之舉才士其地非皆美也由能自備之所致也苟得美地而其行之不足揚其學不

亦進欲望其名譽之起得乎是故君子居其位無冗
濁之事當閑暇之期則必留心詩書以博其見聞廣
其志趣使政體明於己而資於仕也為無窮然後業
日增而名可大語曰仕而優則學政謂是也祠祭之
職既易為又以練達之才而居之譬猶巧匠操斤於
杞梓之林良御執轡於康莊之途固不待勞於力苦
於心而績自著然而為學力行之功亦宜有加以為
收名進階之地不可以其職之易為而安且怠無復
有志於進也傳所謂宴安酖毒者可不取以為戒哉
曾生在主客克勤其職嘗奉使命南歷象郡西極酒
泉中逾乎梁宋許洛之墟所至有聲譽僚友行道
有祠祭之任可謂勞而後逸者也聞予言欣然而喜
惕然而懼汲汲欲予書以為之警因合其所得士大
夫贈行詩為一卷而書所告者弁其端云

送脩撰楊先生致仕還關中序

正統三年秋七月翰林脩撰楊先生壽夫請老歸關
中朝廷論道代言之臣以至百職庶士皆挽而留之
不可得則相與顧視咨嗟以惜其去夫七十而致事
者禮也謂功成名遂身退為天之道者李聃也能知
止足不至於殆辱者疏廣受也先生之歸得乎禮合
乎三譽之志矣人亦何乃惜之如此其歸哉蓋先生
有德行文學能明於治體論於世故始也居下僚
先帝賜拾遺之歌于一二元臣以求賢而後得之即
陞之編脩
皇上以其篤於國史有勞績也復進其秩則先生誠
可謂當世賢者矣使其在朝則居高位者固得就焉
以咨詢善道贊成國家之治功居卑位者亦得時相
親焉以訊疑而辨惑增益乎己之所未能於世不為
無補也今也退居田里優游閑散之地自樂則有矣
尚何有及於人哉故不能不以其去為惜也雖然先
生與其鄉邑之教二十餘年而後官於朝其間俊秀
之才瓌奇傑特之器不問從游與未從游者莫不仰
其德儀先思沐其教以開其蒙矣其曠造就其德器有
如渴之思飲飢之思食也久矣則聞先生之歸也又
豈得不欣然喜其有所依歸哉先生既安於此而得
之彼其將何以副彼之喜而慰此之惜也詩曰毋金
玉爾音而有遐心此衆人之所望於先生也又曰成
人有德小子有造蓋其鄉子弟之所望於先生也先生必
能兩盡之焉今之為詩以贈先生行者皆其與文衡
時所得門生也以其父子皆出先生門時得之序詩

因遺夫此之所惜彼之所喜者以見先生之去就皆有關於人望如此云。

送福建參議耿君赴任序

方面之寄為至重
皇上每深注意焉今年夏詔榜其名于朝之西所猶以為不得常目及之複詔榜于文華殿之東西壁文華寔上朝夕與侍臣論道之地至親且密任而列名於其間亦不為不嚴矣然乘輿出而目其名也必將詢察其人之賢不肖焉入而目其名也亦將詢察其人之賢不肖焉則其非於是乎明而賞罰黜陟之政不可以不舉列名於此者又寧得而不慎哉能自慎焉以恭其職斯不負乎朝廷貴重方面之意而可長有其榮矣和州耿君淑靜以刑部郎中與滿陞福建布政司參議其得列名郭壁之始自玄始矣君由胄監出而擢主事陞郎中歷官一十餘年皆在刑部其才識之明敏政事之練達[illegible]同列知名於當道已非一日豈不能慎以循其職哉雖然上之德意不可不申告之也夫位至方面則環數千里之民皆在其使令之下必得其人然後民可安於生樂其業若者有參少者有數無幾矣之色鬪爭愁嘆之聲以勸朝廷之念慮不然則皆苦之朝廷亦不得不憂此
皇上之汲汲以得賢方面為心者所以為民也昔者為也君其體是心何患賢名不入於　聖聽哉昔唐太宗嘗錄刺史名于屏風當時民富足而天下號為小康或者以此為太宗甄別刺史之效今之方面固非昔之刺史比而
皇上欲別其賢不肖嚴於太宗予知太平之兆在今日矣請於耿君之行卜之

送鄒翰林還吉水詩序

方情離恨別之意必託文詞以發之此吾詞林寮寀中故事也況於侍講良中以疾而歸乎良中與予鄒先生門予也先生官詞林二十餘年德行文章舉足為世表今之與良中別者皆難於先生之後而景先生之餘烈矣已又因嘗有詞以致意於良中之行也予嘗辱先生之教而知良中最深又可嘿無所言哉夫去終優仰閒安不以事物自外來者紛其心固賢其體固君子寧神卻疾之道然當明世而道不行於時澤不被諸物名不彈於世亦君子之所惡也是故長卿理渴于茂陵子厚藥居于愚溪而勵世立名之志未嘗不存謂於[illegible]可不勝[illegible]古人之不忘乎世也如

此良中年方當其爲疾也[illegible]理而去之朝廷雖從其請而假以休養之命然其才質之美非可久抑於無事之地殆必有徵詔之[illegible]進用之日亦豈可有忘世之心乎當因其閑暇加學而進德使有諸己者日益篤無諸己者日益增以求資乎他日之所施於無窮不可溺乎山溪田里之樂而遂忘於進也良中行矣吾儕尚日引領茫然之下以望冠蓋之復來幸無安於獨處果於離群而語人曰顧瞻玉堂如在天上

送按察使郭公赴福建序

九內外切要之職有缺必詔公卿舉賢以補之定

皇朝令與也是歲之秋所舉者十九人上特選其能者十四人授以方面重任撫湖郭君懋明其首選也得拜福建按察使士大夫皆快之而欲期以古昔賢監司之政乃告之曰位列監司則一方之人將從而聽觀其言動以爲趨向進退苟不自重則群有司無所取則而民失所望矣君亦豈得不慎乎己以正乎人使遠近得蒙其利如鮮于子駿之爲福星於一路乎又曰福爲濱海鉅藩其民留其去京師也遠以故郡縣之吏得肆其墨以爲民病所以救其弊者惟賢監司是賴君亦豈得不[illegible]於祛其[illegible]如[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于究乎又曰今天子睿聖凡百職事有[illegible]位所儆於職尚不吝於拔擢況監司之重哉[illegible]意於獎勸者尚有所樹則殿黜之司可不次而至君亦豈得不茂乃績著乃稱如呂居簡之歷踐[illegible]秋乎郭公爲人寬平端重在內臺爲都御史者一爲監察御史者[illegible]而喜慍未嘗見其言面可謂有君子長者之風故聞斯言也欣然諾曰某雖不德敢不承受教命以古之人自期待哉又曰苟在官政有所失而不自知也猶乞遠致箴言以匡其不逮士大夫以郭公既受其言又欲有所聞

其進蓋未可涯也遂相與賦詩以贈之余於郭君有同年之好特書所言以申作者之意云

復樸藁序

備誦[illegible]之文名之曰復樸[illegible]若[illegible]府長史泰和劉仲珩先生所爲文章也余使蜀時[illegible]之已若干卷後數年先生之子[illegible]見余京師[illegible]其又增至若干卷且請序之予惟邃古之世風氣[illegible]而人尚質當時未之有文其爲道也樸而已自皇[illegible]伯之迭興以後道隆[illegible]陽也有易記言事也有[illegible]吟咏性情也有[illegible]天下之是非也有春秋行數而[illegible]和也有禮[illegible]六經既

作而文已著無所載者無非民生日用彝倫之道猶樸如也先秦兩漢去古未遠文雖不足以準經然其氣猶渾厚有古之遺風焉逮晉以降世俗日偷人惟儷偶是攻古樸之意蕩然矣唐有天下二百年韓退之作起斯文以救積世之弊若韓子耳其文雖足以振古亦豈能過五季之衰使不轉而歸六朝之謬歟宋興百餘年然後歐陽子出而韓氏之言尊周程張朱數子作而六經之道明由是天下之為文者得其宗自宋迄今作者固多能追配乎古者殆未數人而先生其一歟蓋古之文所以高於今者以其道高於今而文隨之也況因其道而獨能其文韓子所謂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者也先生蓋實君子自少學明經為儒學師歷官至翰林首尾凡內之所存外之所施無非古道故其發為文章醇而有其實發而歸乎正因流溯本海以概經史後學與古作者並稱推古之道者後之誦斯集者當知先生能身古道以為文者也不徒其詞之高而已

山東參政洪公敬序

正統[illegible]年冬十有二月

上用少師泰和楊公薦擢刑部員外郎洪君本江西山東布政司參政吾鄉洪君以少師之薦也得其人洪君之擢也當其職雖無所請猶當有言以贊其喜況與洪君有僚寀之好者請文為之贈也其敢辭乎豈得不言哉夫大臣為國其事莫急於薦賢薦賢謹職也志莫篤於廉潔然為上者之知人為難而為下者之遇知於人亦難彼強於外者或柔於中仁其色者或暴其行短於逢迎之才者或優於廉靜之德此知人之所以難也好惡任情而是非以之異同而黑白亂焉其不以正直有檢者為狂妄則以回邪不德者為恭謹此遇知於人所以亦難也非為上者有素知之明而薦之為下者有可薦之實而附之又豈能免夫人之非議哉洪君廣之高州人由進士起而掌刑部十數年詳審而不刻簡重而有文閑於吏政而不改儒者之風廉於守己而未嘗有矜人之心人嘗薦其能於朝矣詔特留之以待用則其賢也未為無實其見知於少師也不可謂不素故是薦也不問識不識者莫不以為宜吁使世之薦人者皆如少師之得洪君則公論豈有不愜百官有司豈有不得人哉此吾儕所以深為之喜也雖然參政之位非副郎之比君之往也尚加慎焉以無聯於其初以少師之明

芸芸而君之超進也又將有處否俟之時者寧耶

送彭毅論赴四會序

遇悔吝之境即平嘉之途固人情之所恃也然是二
者未嘗不相倚伏焉觀於易之否泰有以知之矣夫
陰內陽外之謂否否者君子悔吝之象積而至於上
九陰衰而陽德振於是復有傾否之喜則否之極者
泰之兆也陽內陰外之謂泰泰者君子平嘉之象積
而至於上六陽微而陰遂張於是有城復于隍之吝
則泰之極者否之兆也否泰之相待而來也理固如此
惟君子處泰常存艱貞之心遇否能不忘乎泰之

戒故能常泰而不至於否乎於彭君毅論之去垣曲
適四會也豈得不以處泰遇否之道望之哉垣曲在
太行之西僻陋而知學者鮮自吾安福人視之不啻
若絕域也毅論以天台訓導兒戲來京為有司所抑
移訓其地與親故不通音問有年今以秩滿陞四會
教諭四會為廣之饒邑其誦詩書以取科第者先後
相踵士風之振殆不減於吾鄉其地之去吾鄉又近
毅論之往既得與便拜其親見其宗族故人又得與
其弟子日優游於道德文學之中可謂去否而即夫
泰矣其可不知處泰遇否之道哉毅論今廣東僉憲

鉉然之弟也僉憲平時視富貴利誘若外物之無
與於己故仕脫艱險以歸並要未嘗移易其所志於
否泰之道益知之明而處之不惑矣毅論嘗從其兄
授易今復官其兄之部下惟慎所發以毋忘其兄之
教則於處泰遇否也何難哉乎於其行也既告之矣
又為賦行詩序以申之焉

漣川李氏族譜序

漣川之有李自大觀始大觀之先廬陵朋川人六世
祖公溥始徙安福荊山至大觀復徙漣川當謫荊山
朋川之族傳至某曾孫升科給事中原紹作勃勃乎

發祥之思以子某祖鄉人也屬序某譜夫李氏之族
於吾鄉也聚矣然皆系辨莫振於朋川當國大父老人
稱其家當宋元時不獨科名宦業甚盛其經術德茂
之士著為文章往往與白家之甚述行於世故子弟
多好學里中雖通之聲口竊不能過之而服益振
者相望於途究然江右世族也今雖少衰他族猶有
所希者跡其開家始則本自大觀十五世祖二經
處士元所一人耳元所生西平王子端西公寔之後
孫王之武功忠烈固足於將其後人復出又能前勤
儒業以承之宜其子孫獨盛也大觀[illegible]儒

以訓後故未幾世而給事中與其從父衛經歷學初俱由儒科入仕其故家流風猶存蓋不忝爲朋川之後矣使其後人能繼之而不息充之以盡其餘則漣川衣冠文物之盛寧知不爲湖南之朋川耶蓋儒道之足以大人家也譬猶淵泉之水爲注之愈遠則其來愈洽而其澤愈廣非若溝瀆行潦之條盈而忽竭也雖然亦在乎爲之前者有以浚其源繼之後者有以達其流然後能臻其大焉予見李氏浚其源於前也深矣特序其譜以望嗣來者能達其流於未涯焉

兩谿文集卷之九

兩谿文集卷之十

序

送河南按察使包侯從仕詩序

河南連有水旱蝗蝝之災而細民艱食阻飢之情既得以上達雖屢蠲之餘若不至有無告之患朝廷救荒賑乏之仁恩將以下流而撫綏之尤者不得爲壅滯之病則按察使包侯不爲無功於其間焉故其以課最復官而敢詩歌之者皆美其克舉憲政以康其民有益於國而財於世之人也予則以侯之爲人可進跡乎古其止賢於今世之人而已盖嘗聞侯之一二義行于衛議郎君室舉而有以知其然矣郎君之言曰侯爲御史時有同察楊御史者蜀人也往使雲南以無家人在京嘗寄白金數十兩託侯貯以俟其歸後楊死于道其家不知寄金之故侯乃謀以歸之過其鄉故官京師者卽以告焉卒歸金於其家侯之鎮遼東也其鄉人胡文義爲驗封郎中繼一書置侯囊中語侯家人以侯侯歸而發之不數日自沉于井以死侯歸發書皆託其家之言持書哭諭其家則妻子俱無惟一女前十歲遂收以歸長育教誨如己女及笄擇壻得良家子即治奩具割莊田以嫁之嗟乎

[illegible]正歸死友之金吳文肅嫁故人之女至今人以為義事如侯所為殆不下於二賢矣予故謂其非止賢於今世之人而已也雖然二賢以公天下為心豈義於一事而已哉其為上也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其為下也知有民而不知有家故范氏之言曰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正謂此也亦何所適而非義乎故能高其功業于當朝大其聲名於後世也侯能廣是心以效忠於國盡力於民又何患古賢之不可及哉因序是詩以祝望焉侯浙之金華人懷德其名云

送河南參政孫侯復任詩序

上課績京師歲不知幾千百人及河南參政孫侯至而京師士大夫自禮部以達百司莫不與其留天子左右輔治贊化以澤潤天下不欲釋而歸之河南使一方之人徧蒙其惠河南七府十二州八十八縣之民又莫不欲其亟還會府增脩德政以綏而孚之惟恐淹久於京師而不來使失其所賴庇夫奏課非滿九年之期則無分殿最舉得復官此著令也何故於孫侯則冀其留京師者如此乎切欲其還河南者如此其亟歟蓋其為人自處潔白毅然以寬和為政

又有學問文章以潤色之嘗官禮部為主事郎[illegible]佐其長秩典禮以文治平今居河南三年數陳[illegible]事以業其民之流者異為計又欲課明經設學校振先王之政以留且教之以至河防之固兵籍之清吏弊之祛凡可以除民害為民利者莫不盡心以故來京師則河南人皆待之歸河南則京師人欲留之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其侯之謂歟珠於侯有同貢之舊用作詩以將其去且祝其來焉

送劉先生赴四川參政序

侍制劉先生以四川左參政需將行議者以先生為吾昔君成人由進士歷官翰林郎署二十年侯於學而閑於政自元老列然而下莫不知其賢天子嘗命之署禮部事有旨之為參政使者特詔留之以備顧問之用其為時望也有自來矣必升諸廟廊以贊治化之出使其惠均天下然後有以慰輿情出參藩政其任非不崇且重然去朝廷既遠蜀又在西南萬里外涉百險而後達天下欲抑其遐不可得也是豈輿情所快哉先生則曰吾又居京師其能若壯而壯者衆矣得佐政方所則吉[illegible]為其稱吾意一也且老母年[illegible]適家

[illegible]下者足少娛其情慰其離別之思其稱吾意二
吾皆童事至蜀其民多信服之至今山谷間猶有
久老能記其名識其顏面者往而撫之則令必易行
政必易效其稱吾意三也官至三品食祿倍於其前
又有此三稱意自吾分而揣之已荷恩遇出於望外
矣尚何敢當識者所稱歟夫先生之言固有長者之
風識者之辭亦出公天下之意可謂彼此俱至矣然
先生道有諸身而賢名著于上下者固在其輟朝行
出以壓外位俟有理效可稱然後進之廊廟以當股
肱之寄所謂將欲親之必姑遠之朝廷之處先生其
意豈在是歟球蓋有以知先生之意雖稱於一時而
議者之望亦將有副於他日因鄙縣尹伍君遵憲有
請特序其故以為先生贈先生字孟鋒伍君幼嘗從
之遊及第進士有官命往東京師而師弟子之情猶
藹如也於此亦可驗先生之德矣

樂平虞氏家範序

數口之家理之無其法猶將有爭競不齊之患況欲
義聚一族至于久而不析豈可無法以齊之乎此樂
平虞氏家範所由作也虞之義聚本竹軒隱君之志
其後分而復合則其子良佐克佐其孫博兄弟也義
聚之規作始於良佐[illegible]校之則其子訥與讜
推之為條百五十二[illegible]睦衆之道冠婚
喪祭之儀[illegible]賦防患周急之節靡不
畢備齊家之法[illegible]絕其私使歸於義固
不可無此矣在昔以[illegible]尤著稱於世而蒙旌異於
朝家不過三姓[illegible]九世同居者張公食七百人者
陳不分異十數世而食口以千計者鄭是三姓者非
有法守何能然然張氏所持惟一忍陳氏所訓僅數
事惟鄭氏有家規百六十條以維持其家約束其子
孫極精且詳則其世效猶於張食口衆於陳由宋迄
今孝友相承衣冠文物盛甚卓然稱為天下第一家
所以致此者得非家法之力也虞氏家範大抵參酌
家規而損益之以為其家一定不易之制故尤精詳
使其後人能身服而世守之則於和閨門厚彝倫綿
家聲以風化又何必讓休寧鄭氏耶然守是範以義其
門也豈無其道哉苟父子兄弟之間同以至公為心
不為一毫私利所間則是範之行也固易不然雖有
是範將安施耶傳曰徒法不能以自行此之謂也因
序以為虞氏[illegible]

送俞[illegible]

[illegible]之任人也難於得恬退之士君子之歷官也難[illegible]清明之時士恬退則得安非所[illegible]之時清明則用公然不公二者僅[illegible]不誠為難[illegible]今[illegible]通判劉嘉秀其以恬退而嚴遜夫時者歟豈有[illegible]之法行而列庶位者一為常道所知則取[illegible]任不當於拾芥折枝之易嘉秀來京謀[illegible]於遷官貴人之門則亦已矣又自陳其材薄[illegible]老乞授教職以[illegible]但有通判而視教職其位之[illegible]卑狹[illegible]薄固多然不侔矣乃欲辭此以居彼[illegible]判於[illegible]者之所能為哉會有詔旨省舉庶官中外執事之臣以冗

選者累千百嘉秀自謂必得[illegible]所[illegible]有金旌之命朝廷豈不以其才足以為治[illegible]長民非與教之職所能盡歟不然何獨留之而不[illegible]嘗以為唐虞之世無遺賢兩漢而下[illegible]所以然者何哉蓋古鑑時為上者明於知人[illegible]於倖進故賢者得以盡用而無遺及世[illegible]之鑑下者奔競之風故官者[illegible]多[illegible]之所致[illegible]洲法留之益固其術有[illegible]林然古士出判郡事三年不以[illegible]介之操守有聲稱欲其留也人[illegible]迫有[illegible]其所守之操求[illegible]亦不可以不力因序以告之

南樓[illegible]

南樓在北京[illegible]南向故以南名清流須若德[illegible]為[illegible]斯樓度古關[illegible]公退[illegible]所[illegible]非素厚者不與造焉[illegible]同館之士飲其上酒殺羞果多有[illegible]酌既舉則熏風徐至時而輕[illegible]而止片月沒白雖[illegible]通朝市而塵喧淨絕[illegible]雲木之臨而襟抱自清雖當盛夏之時[illegible]是以坐者交歡飲者益進因取好風徐[illegible]月不須期之句分韻賦詩以寫其懷其為樂也[illegible]有[illegible]樓有以助成之歟雖然世亦[illegible]無[illegible]供具而妙歌舞得風月之先於斯樓者乎至於翰[illegible]縉紳之流笑談觴詠之間必先於德[illegible]禮[illegible]之文章以樂其[illegible]樂則斯樓所有而彼所無也惟吾[illegible]君皆白[illegible]服先後外朝以共事於[illegible]故得退而相與[illegible]以樂其私也如此則是[illegible]也[illegible]皆斯文契合之所致歟匪徒

俱助於斯樓而已為詩二十首探韻而賦之者客也
倚韻而和之者賴君也受衆命而序之者埭也

送吳氏二子南歸詩序

吳氏二子者翰林編脩與儉兄子諮與其子遠也與儉在翰林走書命二子奉其母孺人來就養二子恭命而至與儉脩職侍膳之餘咸進二子授以春秋心學二子既聞其教亦銳於進雖盛寒暑而窗几之間書籍不輟迄今二年文與義通儀觀聲氣亦雅於搢紳大夫見而問之莫不羨吳氏之有子與儉亦自喜二子能如其志誨之益切已而其母將褒封之命有故園之思與儉以守官不得侍行復命二子奉以歸且俾卒業于家吾愛二子之好學而欲其大有所成也乃酌而告之曰義理之載於書也無窮博而求之則其端倪叢積而莫究深而造之則其底蘊益遠而難窺君子必孳孳日夜以盡心所學至於久而不怠然後得於心也須以還施為德業發為文章莫不俊偉光明苟始其始而惰其終不務乎內而慕乎外吾未見其有成也子兄弟領父叔之教不為無所得矣雖然此其已至者也有未至者焉不可不求其益也故鄉多耆德達才歸而師且友之以講求乎精微之蘊而加之以不自已之功則他日所就必將倍徙於今日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子其進而毋止焉吾將知[illegible]扶之吾叔矣可不懋哉故事邑子郎省其[illegible]歸者於列中必有詩致其贈勉之意至是當因錄吾言為詩序

送江編脩還蜀詩序

[illegible]川江君世用為翰林編脩三年蒙恩賜歸其家待名用或謂世用以瓌偉之資服其先君參議公義方之訓益之以通都大方達人君子薰陶之功故其藏於中也博而有本當第進士宣德中遭
先帝注意求賢親試群進士于便殿選其最者八人入翰林為庶吉士賜以襲衣給之居第從人使得從容進學世用實八人中傑特者也後四年復合先後科進士試之選其最者二十八人擬諸二十八宿俾進學如初世用又二十八人中傑特者也今
皇上即祚思用先朝所選才俊於二十八人中拔其最者十二人授以翰林七品職世用又十二人中傑特者也三大選拔皆朝廷盛事世用皆與焉其進用之期宜日益至今還遠歸[illegible]以益其進歟予曰

所歸也豈非世用嚮進之地歟今世士學所以不古功業亦隨以卑者以其幼則肆功於舉業之習壯而局跡於宦途之進不得盡心所學以與古追也苟仕而得歸家林以肆力於詩書而深有得一旦起而位崇重則其所就必將高與古期非時流所能及矣吾故知世用他日之進必自今日之歸始盖嘗驗於其家祖文通而信其然矣文通仕而歸田里即閉門郤掃以力於學其後復仕而文章政事卓然冠當時至於封侯拜相功光前史則歸而加學以大有所成其汪氏家法歟世用能嗣而守之不患不為今之文通矣其進也又孰得而沮之哉嚮者之論遂息而同館之士皆為詩贈之用予為序以書為世用告

送侍讀尹先生南歸詩序

谷有芝則卉物以馥林有鳳則羽族自馴鄉有君子則士俗不患其不美於乎其人中芝鳳歟是故王通居龍門而河汾之人好學陽城隱中條而晉鄙之人善良君子之善變其俗如此予豈得不以復其郡之故習望於侍讀尹先生之歸歟吾吉以文獻名天下久矣今時學者多逐末其文與氣浸弱於初豈其私才碩士悉出以仕于時內無其人為之示式以作起之歟不然青原文水之鍾秀自若何來者之不如昔也尹先生吉之君子也嘗魁鄉薦名甲科列官詞苑沐清光二十餘年三遷而至今職其學有源委其教有成規其家居時從之遊者已衆及官禁署四方學者猶多負笈躡門常閉而郤之不可得故每一興賢其門生輙有與者今也去官守以即閑安郡人子弟必喜以為得所師近者將往而親炙焉遠者將景而私淑焉先生亦必樂於出其所有以造就之意夫邑里之間衣冠相望絃誦之聲不輟翻然有以復其文獻之舊當自先生之歸始雖然天子之命先生固曰還家備召用也非許其休致也水濵林下豈先生驥足久逸之地耶行當應命而來以展效于九逵之途也弟子之及門受業固不可緩先生之為人解惑亦不可不早否則徵書卒下師弟子間以有彼此相失之慨焉予既有詩贈先生行矣因給事中劉君謚中書舍人宋君懷有請復序以併告夫郡人子弟

送張孟敬還赤水詩序

有佳子弟能力問學以振起其家聲者必賴其父兄之賢以佐其進而資其成也古所謂樂有賢父兄者

豈徒為不肖子弟言之哉雖佳子弟亦宜[illegible]故有
以知張氏之必昌焉張本句容故族因戍以家貴州
赤水今五六十年來子姓兄弟盛於故鄉將合變無
間言卓為我行中鉅室其最秀者曰諫始遊郡庠長
史劉仲珩先生門予典貴禮蜀郡甚無事長史進諫
於予予得與之講禮經質改文字間觀其尊翁伯安
甫勉之進學書數紙詞皆端雅有儒者風詢而知其
平昔心公而行篤自守將而下莫不賓之邊臣朝使
道其地而不獲其一見必不樂也其見重於人如此
又能傾貲以給諫之就學予已知諫有賢父矣其後
諫領鄉薦上春官後期復從予卒所業其從兄孟敬
奉父伯命來視之則諫已第進士兄弟和顏甚歡予
見孟敬禮恭而言順舉止進退莫不有節且能篤友
愛以謀足其弟之所未備者甚周且緻又有以知諫
之有賢兄也父兄俱賢則其子弟之進德立名有所
資矣又何患其道之未成家之不昌哉吾嘗觀於大
林之木矣美材叢植其中必有干霄而連抱者然焉
何也其芘蔭之者衆而滋養之有素也人之有賴於
父兄也亦然予固知諫之所就非止於進士將得顯
當時名後世蓋以其父兄俱賢下之矣[illegible]師
哉月將歸為其[illegible]與諫遊者皆賦詩贈之予知
其父子兄弟之[illegible]有素特為之序

送陳編修[illegible]詩序

士之有文學[illegible]而才美者未嘗不榮於官邇侍其有
爵命[illegible]軒冕者又未嘗不榮於歸故鄉故登瀛之舉
自昔所重衣錦之喻至今流傳二者為世所榮有自
來矣如吾安簡今日之歸豈不又為榮之至歟夫策
進士之高第者入翰林而錫廷臣之舉職者歸以致
其推恩之命固
聖朝令典也然士大夫有望至者之榮者而不得一
從事其間者雖從事其間或歷年之久而不得以請
歸者得請而歸或其親已不得目覩其榮者有皆未
足以為榮之至也安簡自儒臣[illegible]而來策為進
士第二人擢翰林編脩僅三年荷朝廷推恩加其父
母榮寵既就復得請歸以致是命且為其大父歡
重慶於家庭龍光於閭里其為榮也何其至哉孔
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安簡之遇安簡其
禮不為不厚矣安簡思將何以[illegible]其忠乎吾鄉忠節
名天下蓋以在昔諸賢處心至公累不為一毫邪私
矯詭所惑故其事君也[illegible]乃心[illegible]以名於當世

並休於後來而以吾郡顧至于今[illegible]歸而禍其祠按其載籍詢其實於鄉之長老則於忠君之道自當有得特序以啓其衷焉安簡姓陳名文家廬陵之大歷云

送侍講邢君南歸詩序

君子之進退也有道豈衆人所能測識耶侍講邢君之邃濡滯以待名用也人或謂君家富且服官逾十數年歸而母安人尚無恙兄弟子姪同居者千指雖其意之所向無不從居東阡南陌有閥閱衣冠者非其親戚即其故舊可與往來以相歡名園別墅遠近相望而芝嶺巢湖山水佳處莫非其宴遊之地吟詠之資其為樂也當不減季真居鑑湖樂天在龍門矣道術有心當世者念夫宦途之人孰予以此為衆人之見也非知吾邢君者也永樂中歷策進士江北之士占名第一者惟君一人

太宗皇帝得之喜以丹書書其名于榜首前此第進士未有丹書其名者至君始有之當時以為奇遇後君官翰林兼脩國史俱蒙加秩進秩以優賢之朝廷之遇君也不為不厚君之抱負渊宏茂須續未畢輸於國今之[illegible]也且有後命非若[illegible]於故[illegible]以終於離騷而絕世也他日名命及門君且就道矣故鄉之樂樂足少維其心孰已而會諸公詩觴君為賦白駒之三章君曰寬也敢過於優游而决於遁世耶因復以假樂之辛章在會者皆曰不解從以學其民者君與吾儕共之耶於是人皆知吾儕與君有繾綣不釋之情也故鄉之樂不足為君滯也玉堂金馬行且有君跡也學士大夫作詩贈君者又皆此意予故不揆淺薄謹從侍讀孫君曰恭侍讀鄒君弘譽之屬而叙其端

送檢討何君詩序

今年夏

天子以旱潦之相仍憫烝庶之重困詔廷臣省躬脩政并省[illegible]察於是庶官以剩員去者甚衆其中能不改容取歎經營覬覦於復職之命無幾人焉惟翰林去者八人無一人無喜色何耶是八人者皆君子也君子獨於理而安於分有以知禮義廉恥之在已者為至重勢位利達之自外得者為至輕能不以其所輕者易其所重者故於去留之際超然不以介於意況侍從之臣為上所優遇特令家居以待名用非若衆有司去於留改選于吏部也其心豈有所不甘也檢

時何君孟煥又八人中喜去之尤者也先是孟煥務
朝廷推恩封其尊府以其官即請還家致其榮於家
所允然其歸寧之懷未嘗不日往來于彝水龍泉之
間至是忽有是命譬猶待渡巨川之上欲往無由而
適舟楫之來其為喜也豈得不倍於人哉孟煥行
矣陟岵之思可指期而釋矣甘旨之養愉色婉容之
娛可朝夕施於其親矣雖然君子之孝於親者未嘗
敢忘其君也古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非以是歟
吾以故知名命既下孟煥之喜於趨赴當不減於今
日之喜於還鄉也孟煥奉檄之餘尚力德加學以恢

弘其他日事君之器焉戶科給事中舒君汎煥邑人
也偕交遊之士作詩送其行且屬予序孟煥舉進士
時予官禮部因得與接其後同[illegible]予又同官翰林
相能非一日義不容辭故序之[illegible]云

送尚寶少卿袁公致仕還[illegible]序

正統四年秋七月尚寶少卿[illegible]袁公[illegible]微蹤于朝曰臣
故四明布衣因先臣太常少卿[illegible]王[illegible]侍
太宗皇帝于潛邸伏覩龍飛之慶與道知神器之必
歸已而果靖大難奄有寰區父子以是[illegible]眷注臣
自中書舍人積官至今職[illegible]若三十餘年歷事

[illegible]成[illegible]不見棄擲今年六十有四聰明日以去筋
力日以衰雖欲強自支持以效涓埃之報然任事既
勤不逮少壯時遠矣如蒙矜憫俾得生還故里則臣
受賜為無窮感恩必至瞑目而後已上留之不能得
遂允其請士大夫甚為公榮設供帳都門外以厚其
餞能為詩者皆為賦之翰林脩撰郎君宏與復命工
畫者繪寫其事且錄所得詩合為一卷屬予序諸首
其在昔人致事以去而餞送之榮足為史氏所張未
有過于漢之二疏唐之賀季真二三君子而已然二
疏之去雖有人能圖畫其事流傳以至于今而詩則

未聞有賦季真之去雖有詩為之贈而畫又未之有
作今公行李既有士大夫之詩又有工畫者為之圖
可謂能兼有疏賀二家之有矣然猶未足多也惟公
以詩名家今又益之以此其歸也與鄉人故舊倘佯
鄮嶺之麓鄞水之涯席白雲而蔭喬樹時閱斯卷又
有高懷遠思形諸篇什以詠歌夫太平之盛頌其退
休之樂源源其無已也亦復留心郡下念其不去之
人數惠一章以道其故情否誠辱不忘所思則吾儕
當珍而重之以為奇玩慎無以出處跡殊而棄擲不
以及吾儕尚日翹首以望嘉貺之來也

送河南僉憲歐陽君赴任序

朝廷增置風紀之職以督學政三年河南僉憲歐陽君首以其績來奏得紀最以復官其部下諸生第進士在京者十數人詣余請曰吾曹以藐焉布褐之子一旦得纓冠冕以立于朝是皆憲僉公作育造就之所致也今幸一見面顧他物無足為贈其可贈者惟文爾故敢以請又曰河南雖連飢饉以憲僉公能徧歷郡縣諭勸其人開導其善心以故士不廢學人皆樂業如平時其為惠也莫大焉非文則無以張之又曰先生僉憲公鄉人也文實宜為頌勿有所卻嗟乎歐陽公今世之篤於行邃於學工於辭者也往余文能為之重哉雖然乆交素頌之私積於心者不可以不道也始余與君同以春秋之學策進士永樂中當時皆有志於文斯世及君以吏部主事擢為赴河南所事雖不離乎文乎猶惜其不得留內廷以備顧問掌紀載俾予得有所資以濟其愚無能然無力以挽之徒眷眷乎懷而已今君於河南遇能得其人之感恩誦德如此以是占之則其德澤之洽被於汴洛伊潁閒殆不可涯後來之俊聞風而起者又將盛於今日君雖去此而倘大有功於彼也[illegible]乎所得與哉然而今世仕者苟有文行著稱公卿大臣必將置諸

天子左右以輔成德器如君之賢豈宜久於外耶謂當有以慰予所惜而遂其所頌河南之士將不得獨專其惠也因序以待之

送山東僉事薛君赴任序

余在館閣侍講儀先生誦薛僉憲德温之賢於稠人中曰薛君督諸郡邑學政甚有方能作其士氣使惰者勤懦者奮憤悱者有所啓發其惠之及山東子弟已多山東子弟重其德以進而為名材出而登仕版也不為少克勤厥職如薛君豈不誠賢乎哉余從而佐之曰薛君吾同年友也吾知其賢為有素其為人也廉靜謙約而力學不倦可謂士林中君子也其為御史也深達憲體所至而人服之累陳封事皆切於理道有益於風化可謂臺憲中君子也今居山東而憲職之舉不減於御史時又豈非方面中君子歟宜乎其造就後學之有此效也士大夫以故而皆賢薛君薛君來京課家當復官御史闕君請於君屬請予言以贈之予以增憲臣以督學者實

聖朝令典

行之鄉欲推唐虞三代之德化以及於四方故有
是功不可不與薛君論之夫古聖人立教未嘗不於
其藝必以德行為之本也舜命契必在敬敷而文藝不
與周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則首之於德行之後
孔子亦謂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皆不以文先於
行而今世為師者之教惟事於文為弟子者之學抑
由於行亦獨何哉必有以去其弊而後古道可復薛
君於山東果能使其師弟子事於學而不遺其行乎
苟有青兗海岱之境絃誦之聲比屋而孝悌禮讓之
風藹然以興則不問而知薛君能盡德意以美其士
俗其為士大夫之所頌慕不能已矣薛君以為何如

中秋宴會詩序

宣德四年秋八月霖雨既霽天宇澄清余乃會客賞
中秋節于西湖旁時李僉事…皆將南歸劉教
諭金鋐陳滿自蜀至國子生劉志…省來自故
鄉王毅諭忠佐將之杞劉…皆在京之中年皆在
會列俎豆其陳醴饌序進了欲與…為歡客乃從容
於揖讓之序禮文之講雖數易令而終日不喜遷見
俟月出東方然後探韻賦詩各一篇以切於時而無
一人至亂失儀者可謂樂而有節…之樹…
而不在宴會以敘其情然其…欲以儀禮
自…而為之悅而已哉所貴有禮以相接有忠告善道
以相規使人見德而皆勉於善也故樂賓如伐木則
求友之意篤好主如鹿鳴則周行之示切欲並受福
如賓之初筵則伐德之戒嚴古之君子崇德於宴會
間也如此今余與客雖齒有少長迹有後先去就離
合有遠近之不齊然皆去鄉土暫聚輦轂之下得為
是會以共一夕之歡固非偶然誠宜以德為之表傾
予德薄無善言行可益於客然是會重僕恃諸客動
有禮存言與道不悖非惟能使是會不索寞其所以
進予於德也蓋不少亦庶幾乎有周雅宴會之遺意
歟因集錄所賦詩得十四篇其十篇皆客所賦又四
篇則予及予弟為之復序其端以彰是會之有德

贈永平郡守李侯考滿序

宣德中朝廷屢詔舉賢當時大臣以初嚴舉主之令
不可犯率連數人共舉一人以塞責獨都御史熊公
於南京一疏舉十人
上皆用為郡守寧海李君文定由進士起為工部主
事進刑部郎中皆有能聲以故在十人之列擢守永
平今秩滿六年當上課京師廬陵…君本正

尹之姓同而意氣相得遣人詣予請曰永平界在徼
甸而邊臨胡虜之境內廷將命之臣外審獻琛之使
無日不往來道路其送迎常不暇而供億為甚煩非
通才敏識練於事而勤於職者為之守欲望理效備
臻民心悅服不可得矣惟今郡守下車以來公不廢
于事私不縱於奸政令得其平刑罰無不中雖吾武
衛之士亦皆蒙其惠而安其土況其所莅之民孰不
懷德畏威以相歡於撫字之下與有賢郡守若此則
於課績之際不可無文以彰其美故敢以請幸勿有
所辭予信其言而知郡守秦課必為天下最矣又服

熊公有知人之明足以發薦舉之法有益於世不可
廢也雖然大林之木發蔭愈廣則柯葉愈茂廣淵之
水流澤愈遠則波濤愈深君子能成事業於遠大垂
聲名於悠久者必其志不滿於既得之後功克勤於
垂成之餘非若小丈夫然顧遂而僅已盛也今郡守
之績著於往者已茂矣使其政不怠於初立心制行
益勵於後則賢名愈著必有人能明於知人如熊公
以薦而置諸廊廟之上豈但利於[illegible]而已哉因
序以待之

錢塘陳氏族譜序

人為族而作族有譜然後本支可究昭穆可明戚疏
之別親親之序於斯乎存豈以世代[illegible]遠敘而廢
於作譜耶此監察御史陳君志浩所以拳拳於此而
不置也陳本中州士族宋時從高宗南渡占籍錢塘
之[illegible]里世以官爵尊里中遭亂宗族散盡譜隨以
亡自高祖而上世次竟不可究御史心常憫焉乃悉
曾祖以下宗派而譜之且攜以示予曰自吾之身上
泝其祖為世僅四旁逮吾三從兄弟為服猶未盡於
[illegible]已不得其名而書之矣今復不書其名之可得
者以傳于後安知後有人欲求其名而書之亦將如

吾今日有不可得者耶此吾譜所以作也然譜者譜
其實也故有一毫誇附於其間哉先生吾同榜中職
為文者願一序之庶幾覽者知吾譜意焉以予觀於
斯譜豈惟親親之意至而足以繫其族人之心哉蓋
實近乎淳古之風而可矯夫流俗之偽焉何也譜缺
高祖以上世次而不可有所增益以誣其先則世有
追名漢太公上世於唐許比者視此能不悔其妄哉
譜自非從之親而錄之[illegible]所[illegible]者放以欺其
後則世有因貴盛求與趙[illegible]視此
能不愧其篆哉其於世[illegible]矣人

而已也况御史甫其父龍溪鹽稅羑良遺愛由進士尹零陵能惠其民用超今職其平昔自樹以貽其子孫謀者多於是譜陳氏殆將爲錢塘蕃盛之宗歟後之人其力於德以承之

送桂嵒先生南還詩序

君子之進而仕者豈悪窮居恥卑賤求其身之利達而已哉蓋欲立有爲之地發抱負之奇以達乎其志也及其退而林者豈薄榮名輕富祿求其身之閑安而已哉蓋欲植止足之義勵廉恥之風以明乎其節也志行於強仕之餘節全於衰老之日如桂嵒揚先生惟效其進退豈不合乎君子之道哉先生始以進士家居特授河南按察副使以風厲失官用薦擢監察御史按事雲南福建久之謫於江推官雖遷有升降而勢不能無崇卑遠近之殊然所至必欲勤職務嚴禁令以張國法而與民利不能隨俗上下以取容而希譽夫豈世之委靡而混淟者所可倫哉今年力未衰而決意求去期與鄉邦耆遊退處之士窮山水之趣尋烟霞泉石之盟于文江之上以樂其餘年其欲退之速亦足使當時患得患失懷祿而固位者顏忸怩而心愧怍乎故謂其進退合於君子之道焉先

生威行倫誼邵君德昭以士大夫賜別詩來索予序惟邵氏之先多聞人而文節公於吾家孝節貞君爲同門友尋錫第於吾家太史公爲同年二賢之退休于家也與吾先世敦素文詞唯復以篤綢繆之好雖予出晚然幸接先生清步于朝於其歸也固不能嘿先生即田里亦能有作者予寄者焉彼此不棄則於先好其有繼云

送劉斷事赴福建都司序

昔朝法古建制於方州置都帥之府以當一面之寄而所任皆武功之臣不可無文吏以輔之此經歷斷事之司所由設也有一司以掌其吏牘理其刑名故武臣不必勞心於簿書期會訟獄而所部之內事不至於愆期獄不至於淹滯政務自得其理帥府所資於二司不輕而重亦明矣爲二司者豈可不率其職以分任夫帥府之事哉宜陽劉君剛任由國學生筮仕爲浙江都司經歷踰年以家艱去官至是免喪改授福建都司斷事夫二司雖皆帥府之所不可無然經歷所司之地又非斷事比也蓋斷事理官微情之枉直刑罰之重輕人命之生死莫不繫之尤爲帥府所重之司夫豈可以忽而不慎哉昔歐陽崇公爲

爲理官嘗夜燭燈治死獄文狀而屢廢以歎家人問之則曰我求其生而不得爾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求而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古人之用刑也如此其愼後其子文忠公以歐爲遺孤起爲宋之輔臣而文章道德卓爲一世師得非愼刑之報歟制宜於聽訟決獄之際繼如古人之加愼焉使刑必中而人不至於冤則忠恕之意存於刑罰之中矣豈但足以增重於帥府收名於當朝而已哉殆見慶流後襝德光昭于無窮也予與制宜素雅又重以海北鹽課提舉張君洪範爲之請故特爲文而舉崇公愼刑之意以期望之

送海北鹽課提舉張君赴任序

予家居時聞張疇洪範以習書翰然名於分省諸生中往往於兩邑世族家見其所作大字頗雄壯而心愛之意其他日必能成書名後官京師遇洪範擕貢而來詢而知其書法有所宗益加重焉及其中禮部考將赴南臨待次以出身也從而謂之曰今天下署書者忝蔡藿翰下子若自陳其所習乞就繼者以翠業可北留矣洪範如其語作數行字隨班以進果得留北監未幾且預編誥之選由是書法益進而四方踵門來求者無虛日嵗滿當授職予謂其必入中書以掌絲綸之出然後不枉其所能已而乃有海北鹽課提舉之擢提鹽之秩固優於中書然所理者泉貨所司者簿書未若中書密邇闕庭得優游翰墨之域有足盡吾洪範之能也雖然君子抱有奇器能不以自外至者閒而燬之則無仕而不可無往而不自得矣故西溪鹽稅不足貶范文正之盛德衢州鹽倉乃足起劉忠肅之清譽蓋素心高明者雖屢汙地而道愈光也以洪範之學力至而志識高海北鹽課豈能掩其書法之精哉況古六書之法皆出心書心畫得其正則豈有書法出於正而已哉施諸天下無不出於正而下可著稱于簿書之末尚可致大用成儒然於變調鄉亮之餘精可贊至理於將容之地心畫之於用也博哉故自古名能書者未嘗不優於政事而擢乎什名也洪範因其能以求當心而發於政則其所至豈有極哉故因鄉故之請序以爲其遠大張本云

序

送僉憲王先生還諸暨序

在易艮之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王先生孟
堅之出處其有合乎斯義歟先生嘗以翰林脩撰謝
病退居諸暨山水間恬然不復有意於世用及朝廷
欲布維新之化用大臣薦擢為江西按察僉事俾奉
勅往督十二部六十九邑儒學之政乃幡然就徵不
復為田里顧按諸學三年德與政行俗由化改來京
上其績又脫然請老以歸略不為名位縈懷求其處
無適不與時宜其道豈不光乎然其資名之為世望
也重巖澤之入人心也深故中外之人尚有不槩其
去而欲其留者其在翰林諸君則曰先生德行文章
高與古期年未甚老才力猶足有為既不欲久恭道
途任巡按之勞則可復留於翰林以備
上顧問為士大夫典刑何故求去之遽使人無從觀
儀而咨善道耶在江西子弟則曰吾鄉之士被公之
教服公之令方思勸於進學勵於脩業幸其作育之
久薰陶之至則所造就不患不倍於初何不少留以
終所惠使吾儕得有所成耶惟先生決出處之分於
心也有素終不可徇於人情而或移於是翰林諸君賦
詩贈其行也既然相與以道其別懷致其不忍釋之
意既詳且盡俾某序之某江西人也因并述其子弟
感德願留之情如此或者先生優游物外事著述之
餘能是卷讀之因憶翰林尚不忘吾江西焉

送禮部左侍郎吳公致仕南還序

仁宗皇帝登極之初吏部循資陞給事中三人為按察
司僉事陛辭之日詔以三人可大用不宜置諸陳遠
即日命下俱拜在京三品官令禮部左侍郎政和吳
公三人中尤賢者特拜刑部右侍郎公由進士給事
內廷十餘年明敏之才清慎之行素為
仁廟所知故有是拜在刑部益茂厥德
皇上嗣大寶乃陞禮部丁家艱去官終喪入覲以年
逾七十援例請老
上特允之行在禮部尚書濟陵胡公侍郎武城王公
將擇厥稱純撰詩以球嘗公于禮部俾序其事夫仕
宦而得引年謝去固君子知止之道亦國家優老之
禮也然忠臣念君不以去位而或忘明君信賢不以
賜休而遂已故祁奚老矣為社稷慮即乘驛入言董
仲舒賜歸矣國有大議遣使就而問之君臣相與

人情豈以進退遠近而有間哉今時搢紳士大夫方急於進用公年雖至而精神志氣方勝然謝高官辭厚祿乞退身田野以卒餘齒[illegible]老成人不欲使之勉躬夙夜殫聰而盡[illegible]以成其恬退之節所謂知足而優老者[illegible]然宇內之士以公受先朝拔擢恩出非常[illegible]必不以老而少忽成欲其為今之祁氏而[illegible]以仲舒待之球因序以為公告與公之所[illegible]忘常比也

送孫侍讀歸省詩序

白

上御經筵侍講之臣欲其[illegible]者得殫於奉職不敢請而亦必至再三而後[illegible]許番禺城孫君曰蒸念二親來暮而兄方伯游政西[illegible]弟鄉[illegible]掌教京學俱不在側奉朝夕之懽既已歸省辭[illegible]而意深至上特憫之不復詢於有司即令之行人皆快為孔詡孫君其亦善榮於親者乎及第為編脩時荷恩封其尊府國子先生以其官母為孺人矣及進脩撰[illegible]請歸為二親壽矣今轉侍讀[illegible]是命以[illegible]在官十餘年三遷其秩而得三封其[illegible]親[illegible]必

不以此為至而[illegible]大者焉若明於儒者之道行義高於今人文章[illegible]乎古人其志固欲有為於今而期至於古也使[illegible]不大用儒則已用則君必與之況已列侍從之[illegible]乎一推而進之必將舉儒道以康濟天下光澤朝[illegible]宏其[illegible]業矣資是以榮其親不有大於其所[illegible]者乎雖然未有致大不自小也蓋嘗觀易之漸矣其象鴻之進自干以至於逵然後有羽儀之用者也以其升之有漸也然則榮之小者其亦大之漸乎故知孫君將致大榮於其親亦必兆於今日之歸華[illegible]其道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友重君行者皆贈以詩俾予為序予因抑其榮於衆人者而申[illegible]於君子者以期君進且悅其親於無窮焉

華林胡氏族譜序

胡氏家洪之華林千餘年而徙毘陵者予之在禮部時大宗伯亦以毘陵譜有華林支予[illegible]為常州刺史始瑀[illegible]世至宋太子少師文恭公[illegible]子吏部尚書宗[illegible]至宗伯世系[illegible]部尚書[illegible]後人為志之子[illegible]合毘陵之譜於華林[illegible]自劉宋太子[illegible]藩始遷後二十四世居御史誠有子五人[illegible]元

約各居名郡衍家兄膳部員外郎瑞以宗子留華林三傳至國子[illegible]博仲堯以義門名天下其子用之第進士再傳[illegible]部尚書立孺立孺之後八世至淮西提幹文昌郎兄志六世祖也其間此昭彼穆大宗支派莫不悉著明於宗伯所示若遠矣蓋兄志父子嘗與宗伯參合較訂無所遺失故其尤詳如此雖然質之於史猶有當辯者史謂仲堯弟充順仕至都官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而譜沒之且繫宗德於華林派下亦與史異果譜得其[illegible]不直孺為尚書[illegible]建炎間能過僞歸正有勤王功以族[illegible]亦取其詩矣則史當有傳乃逸其名非史之失歟又稱仲堯弟光祿丞仲容以弟之子用納後試校書郎[illegible]立以納為其兄子無後仲容之說又以用之為容子亦與譜不合是皆史之謬也譜必有據至謂非使孝友忠良仲堯兄弟義聚而有蓄賢賑乏之德亡恭敬萬人于瀛卓然為時名賢則史與譜有若非明之相合亦足驗德善之有其實不容自掩也兩宗胄裔久而益振得非本於此乎宗伯致政於澤被所選考志父子篤行不係可謂能增德益善紹先世履以遺其後人矣予知胡氏將爽必有亢厥宗者[illegible]以燚之宗作名燚宇源潔致於譜善與考志為二十世兄弟云

送文主事侍親序

文君鳳翔吾邑名能文之士也予游邑庠時累累聞部使者道其構思之敏琢辭之精與其同列所可及已心慕之永樂甲午鄉試始與接言面見其所作遂信向所聞者非虛也有其實也後七年同第進士京師觀其臨文[illegible]際一[illegible]千百言皆縱橫踴躍迭出新奇視向之所見者又大有徑庭矣已而分散不相接者十餘年及拜抵京則君已擢工部主事其所掌在營繕造作之工郎會計出納之事東馳西鶩略無休日間一相遇不過敘別懷論時務而已未嘗敢及文章[illegible]非但為其不暇閒亦恐其不樂聞也及其秩滿待陟明於吏部頗無外事因造其所寓其近嘗得詩與文若干篇皆氣格傑而味深長此然老成能度度越其初為甚遠然後知其居紛濁之司任煩劇之政而能不廢文學也方欲資之以損予之踈補予之缺君且以母老得請而歸侍養矣予雖不能得君之助然知其文必將大有進焉何也奉親之餘無官守以維之無行役以勞之無是非利害以撓之又得肆意詩書遊身山水景物之間以博其趣適其性[illegible]

[illegible]大於高妙也可必矣雖然文者道德之著也道德
淵於中則文不期高而自高矣昔吾吉以文鳴天下
範後世莫過於歐陽子其始也亦惟於慈侍之下隆
道德以為之本耳故蘇氏序其文以謂[illegible]仁義之
實以合乎大道 正謂是也君有所得似歐陽子矣尚
弘於道崇於德以培植其本予[illegible]其能追歐陽氏
之武為吉郡將來先也不可不勉[illegible]懷

送福建鹽運使馬君赴任序

正統五年夏吏部以福建鹽運使缺與大臣議推庶
僚才行之堪任者得都給事中[illegible]人郎中二人員以

名進惟
上所選而擢之所謂郎中則[illegible]馬君之謂也特中
上選即日命下或謂馬君自國[illegible]生擢七[illegible]陞郎中
皆在禮部[illegible]清之職垂二十年[illegible]令[illegible]錢貨
之司任簿計之煩恐非所安予謂吾嘗官禮部與馬
君為同僚又相交最久知之不為不深其為人也溫
厚而有理沉毅[illegible]不刻其遇事也明決敢為雖大而
不驚精察[illegible]小而不忽其為大臣之所推
天子之所選以總一方之鹽利實公且宜因[illegible]賀之
與論運司之[illegible]所當選者皆比[illegible]僚

處置有方足以信予之所言退而有請于言贈者予
何敢愛其言而不為之道哉鹽之為利雖甚博然運
司不得人則其利不失於官即失於民不失於民即
失於商運司[illegible]積[illegible]徵之無其法侵漁百生而禁之
無其術官必失其利矣鹵出愈緩而賦入愈急亭戶
愈少而歲課愈繁民必失其利矣非撓於權勢以先
後其所支之期即徇於貨賂而高下其所分之塲商
必失其利矣利失於官則所積愈少而所資愈不給
利失於民則貧者衆而負稅益多利失於商則無以
取信於人而入粟塞下者益寡其足為國家之患一

也馬君行矣尚勤所職以求均其利使官有餘而民
無不足商亦不至於困則其為當[illegible]之賢運使也無
忝矣其不負大臣所推
天子所選也必矣因序以致其期望之意如此

送曾司訓赴弋陽序

督江西儒學僉憲王公孟堅嘗舉吾吉明經之士足
以為人師表者七人以補郡縣教官之缺
上詔試其文學[illegible]皆授以司訓之職泰和曾[illegible]
訓其一也得弋陽司訓命下之日予以弋陽子[illegible]才
[illegible]之次也可[illegible]而家[illegible]名之大亦必自此始[illegible]

蒙訓之為貨也美而曾氏諸賢為翰林庶吉士者其先君也今為侍講學士者其季父也吉士君有學問文章未及用世而沒其貽休委慶於家訓也固未涯學士先生為天下之大魁負儒林之重望動足為世法文足與古期其所以面命口授於蒙訓也尤詳且切蒙訓蓋壮便地有名數之寄矣豈不能推其平昔得於家庭者以淑諸人以成其親長之德哉予故以為弋陽子弟得所師而家訓之驗顯然有其兆也譬之水焉其所由來也有本則派而為川瀦而為淵非但可資灌溉走舟楫而已逮天之欲雨也其氣融濡雲霧上升霄漢下其潤澤于九土以滋育乎萬物其為功也莫大焉蒙訓則誠有本之水矣予尚望其升霄漢為甘霖以蘇萬物也施教兩以滋一邑豈足盡其能耶蒙訓尚懋於詩書以濬其源深乎仁義以大其流脩乎禮敬以固其防俟時之至而發之則澤之及物弘也可必矣蒙訓將行貴溪胡司訓如晦與之同舉來請文贈之予因述其素所望於蒙訓者以塞責云

送禮部司務明君遂大同祭祖序

正統五年秋禮部司務明君得請而歸展先墓其家陳君珪來屬予[illegible]禮部司務明君曰國監生積令職[illegible]侍有大同之役君謂入曰大同吾鄉[illegible]入[illegible]在焉安得一從是役以致吾桑梓之恭掃其遠離之感耶予聞而即言於尚書胡公用讓之行距今甫六年而君又得援例以歸尊備祀先之禮官未九年而[illegible]已再撒鄉土展其孝思其祭且幸為何如且[illegible]同為[illegible]守之地遠接雁門近[illegible]外昔漢隋時數為[illegible]所[illegible]唐中葉[illegible]後縱横其間歷宋[illegible]未嘗一入中國版圖況六朝五代[illegible]以[illegible]足之時其地士大夫欲一翺翔軒[illegible]之光身被中華禮義之化且不可及況[illegible]數還其鄉以申其孝而致其榮如君今[illegible]之得往來鄉閭後先增慶者皆朝廷[illegible]四方無事太平之徵也又可不知其所自邪[illegible]自則效報之念自不容已而優[illegible]則君益待之君名禮字敬[illegible]其為人也[illegible]果而踐達可謂窮經而能致[illegible]其鄉[illegible]樓煩故城頹將回[illegible]出沒之[illegible]守之迹退為守邊之臣告曰古之[illegible]為[illegible]危

故能保有萬全之功愼勿以邊塵減息而怠於事也予留心於此也久矣特因君歸一言之以為大同久安計

送王教授赴福州儒學序

往歲華亭王汝善先生以淳安教諭謁選京師與翰林諸君會飲進士周瑄所侍講洪君宗器首稱之曰先生篤學善教入吾淳安學者爭持作育以出而舉鄉薦第進士凡若干人今當選擇為教授吾邑不得尊其惠矣予聞而欲得之教于吉將語陳君叔剛又欲得之教於福州然皆無實緣以致之先生遂南歸州之任今先生丧既祥復至京則陳君已謝世獨予守官如初吾吉又缺教官洪君又為侍郎吏部薦其必能稱予初意以先生為吾吉惠矣除目下乃特先生福州予雖惜其不得於吉為子弟矜式而深喜其得於彼有足慰吾陳君於九泉也已而兵部主事項君文曜來請文為贈予又豈得辭哉夫師弟子之相遇也其猶工之於材歟大林之材雖足充棟梁造舟車必遇良工師然後有以成其器良工師雖善引繩墨斷斤斧不得大林之材則亦無以施其巧福為八閩首郡地大而民衍縉紳韋布之儒相望出然誦之聲不輟于野固庶英傑之大林也先生道欲古期教思身率又有號造之才足以佐成其德於內而脩舉其學政於外其真造就後學之良工師歟其往也誠能屬禮義之訓為之繩墨嚴學校之規為之斧斤使狂者有所裁狷者知所進懦者有所立惰者知所勸則福之子弟必將感激而興起不為名材不成偉器不自已也向者禮部策大廷吾吉與福之士往往相後先由今以往吾吉之士其將退避後塵以讓彼出一頭地歟何也以先生往教其郡上之也先生其亦自勉以副人之望焉

送吳知州赴任序

教與治之名不同而同欲推己道以進人之入於善也舉詩書禮樂之訓仁義道德之說以開人之蒙去人之惑使其氣質隨以變而才器有所成教固足以善夫人矣詳於德刑之施明於政令之布督民以職業勸民以孝弟使頑詐者有所賴以為養驁橫者有所畏而不敢肆淳良者有所恃以自安治又足以善乎人焉然今之為教者雖有治人之才而或無由展為治者雖有教人之術而或無由施得為民牧於師表之餘如吳君方技者之將進著於世乎方揭嘗

由鄉貢士起[illegible]以[illegible]改[illegible]兩邑學

旨服其化而[illegible]邑不少[illegible]既有以及

於八年[illegible]者[illegible]知[illegible]州事治

之下於民[illegible]或者乃以[illegible]邑吏之

郡毒瘴之[illegible]所宜居予[illegible]以若善治吏

郡黃儒者[illegible]九年皆在漢世入[illegible]足者因知

[illegible]作[illegible]男女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今之俗

矣任延以時名儒[illegible]民於[illegible]以嫁娶之禮

由是民食足而[illegible]倫[illegible]而[illegible]不為[illegible]

表之[illegible]俗風氣改然與中國[illegible]夷

俗也如此方振往而[illegible]以[illegible]道以理之自

足為賢之任延豈[illegible]彼耶方振吾

江右新喻人刑部主[illegible]士大夫與其弟

交者來屬予文贈其行[illegible]有成而知其治

之必效故敢以任延[illegible]亦不可不自勗

送從弟縣尹[illegible]序

朝廷重縣尹之職以[illegible]任不得入銓用進士為

之吏部於進士中得[illegible]以應銓弟[illegible]求[illegible]其一

也家思[illegible]尹[illegible]亦不能不為之[illegible]

間之有莆[illegible]文風之盛[illegible]子

之多[illegible]名天下[illegible]海儒邑也[illegible]吾[illegible]平

昔得於耳目以[illegible]懷思皆儒者事[illegible]儒邑

必可少行[illegible]其所言者可[illegible]但儀

[illegible]論說而[illegible]不能不為之喜[illegible]大[illegible]於興

化郡城[illegible]為邑者三而賦[illegible]力役[illegible]送迎

往來[illegible]則其邑當彼二邑[illegible]八九[illegible]而辨

[illegible]也稱是[illegible]當道劇邑也[illegible]仕也[illegible]以漸往

而[illegible]劇[illegible]措置不得其[illegible]下以

重吾之不[illegible]懼豈能[illegible]守官[illegible]於

處已之以潔治事之以勤[illegible]以平[illegible]又皆

本於誠也誠以潔己則心清[illegible]益明誠以[illegible]則

政舉而績益茂誠於平物則令行而民益[illegible]是三

者則邑雖劇理之已有餘況於[illegible]道[illegible]又何[illegible]

化之不[illegible]而效之不臻也[illegible]從而力於此則[illegible]免吾

之懼而益吾之喜矣不然[illegible]作詩以勗之詩曰致

身七品階作宰百里邑既為[illegible]保障亦係民休戚所

以

聖明朝孜孜選賢[illegible]拜茲命固當竭[illegible]力況彼

莆陽地附在郡城[illegible]風古所稱吏政令[illegible]門

[illegible]文[illegible]公文[illegible]為[illegible]

亦何措以成理化責君[illegible]當道所守貴清白涖事綽有功亦在勤比[illegible]平易以臨民自無齟齬怨色特此二三規已無虛[illegible]上可答君恩下能拯民溺[illegible]不[illegible]華要豈難陟方春氣和至雪淨河冰[illegible]不[illegible]王程所思在行役斯須滑肉親猛指川原隔別離奪恩愛歌詠道衷腸脈此苟無忘庶幾古賢迹

送禮部侍郎陳公致仕還京[illegible]序

上嗣大寶之七年禮部左侍郎陳公拜疏乞謝事士大夫以公自儒師擢知滁州有惠政秩滿當遷因民之請陞揚州守而還撫滁至今滁人稱牧守之賢必以公爲冠繼陞[illegible]使於蜀屬清風紀之餘數進儒生講學著書以作起士氣至今蜀人稱監司之賢必以公爲冠及自南京通政使兼國子祭酒轉而至禮部位日益尊而德日益[illegible]以故人稱南京大臣之賢又必以公爲冠凡歷內外大小之職既以賢稱[illegible]年未耄視聽精神未甚衰尚可少留[illegible]下以[illegible]聖德以正雅俗以爲天下望未可以遽退也公欲退之志已決雖欲留之亦不可[illegible]其俗矣於是[illegible]命下而禮部諸[illegible]以尚書胡公意來屬予文爲之[illegible]自弱冠聞鄉先生道[illegible]於子[illegible]心慕之後今二十餘年數欲一[illegible]是無能而公已行矣於心尤[illegible]嶺而南名才[illegible]官世出不少其聞[illegible]則前三百餘年獨一余襄公[illegible]於宋又前三百餘年獨一張文獻公稱賢於唐[illegible]二賢之美於聖明之朝得非公耶然二賢[illegible]名於宦途欲一退身嶺海間日與鄉人舊故徃還[illegible]少時嬉遊之跡以樂其遲暮之年皆不[illegible]得公獨得之則公雖出二公之後而有以享其[illegible]全矣因序以見其不留於此爲足惜而得[illegible]者爲足慶也

贈武庫員外郎程君[illegible]序

浮梁程君惟賢爲君至[illegible]同年友也爲君自縣尹用薦入爲監察御史[illegible]以南京行人補秩行在遂有兵部武庫副郎之[illegible]君以同年在[illegible]林獨予一人來徵文以爲程君[illegible]因念昔吾同年之盛[illegible]則滿都下散則徧海內其[illegible]氣之相得[illegible]之相[illegible]有如春木向榮藹然日盛於一日時吾三人未及[illegible]十數年來升沉去就存沒之跡異而[illegible]是[illegible]則又不啻秋[illegible]蕭然日稀於一日

人始相合焉不得逐跡於方盛之時而得昇者於既
衰之後茲亦不為不遇矣文豈屑屑計耶夫君子抱才
器以仕於清朝寧波
上擢使其位日以崇祿日以增則所履不可不加慎
於事不可不加勤於績不可不加懋蓋家恩既優必
思所以盡其報稱之意者君子之心所當然也今副
郎之位高於行人其等已五而分祿之入倍之恩意
之加不為不優矣程君可不益慎所履益勤所事益
懋厥績以圖報稱於無窮哉昔韓魏公歷官愈高則
自檢愈嚴而奉職愈恭或勸以功名如此可少自休
無親細事公曰已憚於勞則人必受弊且祿已厚而
不事事於心不安其事業所以高於人勳績所以著
於國賢名所以施之於悠遠者非以是歟程君宰以
古賢之心為心則其所以為吾同年先也必有加於
前日而盛於今日焉

送鄭太守復任寧波序

朝廷欲施澤於下非賢郡守無由宣其意孰庶欲徹
福於上非賢郡守無由達其情由郡守而上豈有方
岳之臣而其位尊尊則其勢不得與下接由郡守而
下雖有縣邑之吏而其位卑卑則其分不得與上親
於守二者之間深為上下之情所共屬者惟郡守為
然故漢世稱郡守為民之本而大小百職不與焉
為郡守而能不負衆情之所屬是豈不足為賢乎鄭
侯前由翰林庶吉士擢刑部主事有能聲用知者
薦為四明郡守其禁令之所出德刑之所施無一而
非益國宜民之美政嘗以內艱去官五邑之民遑遑
焉如嬰兒之失慈母懇乞其還故僅襄事而奪哀之
詔下亦足驗其為下情所屬殆不異於寇恂之守潁
川也至是上六載之績京師而丘壠之念方切於懷
因乞歸致展祭之私朝廷以專城之寄不可虛未允
所請故方春宜而復出之期已迫又足驗其為上情
所屬雖杜詩不得去南陽不是過也今而即郡則望
益隆治益新澤益茂矣吾知必有以慰其民之所病
發其所願欲徹諸宸聰以除而遂之使太平之清
化得沾被乎阻江瀕海之區然後於上下之所委屬
者可以不負而為今世一循吏也何忝哉太守行矣
大夫有為予文贈之者予以鄭為三山望姓其諸父
兄弟皆起家仕官中外所謂文者其家世業也予文
奚足增其重哉而為著必欲得之因序其所以得於
民而不擇於國者以勉其治効之有終焉

送惠州[illegible]序

失意於[illegible]中而以名於久抑之後予於同年友南田鄭君[illegible]求[illegible]識也有以知其[illegible]官德初君為刑部主事天子以近臣有荒于酒者思有以懲之遣人密詢其情實以聞[illegible]若不達上意欲致其詳惟以燕[illegible]不在官者當之時君以病在告已月餘又素不能酒而謨名其間[illegible]求[illegible]不得免[illegible]有遣判惠州之調[illegible]其適[illegible]而[illegible]乃[illegible]至[illegible]外[illegible]君去刑部已十年[illegible]有在者咸謂其[illegible]心平而易決獄詳而[illegible]有[illegible]職[illegible]序而置諸[illegible]以南則為善者[illegible]所恃為[illegible]者無所懲非所以為移易風俗必引而復之然後有以[illegible]公論猶明於內也其在惠州以[illegible]勤[illegible]其大臣所器重每有難均之政久滯之獄[illegible]之理[illegible]其令不敢欺以故[illegible]多[illegible]上下之人交誦其賢且謂其來也必留京師以澤于天下豈得久為其郡所專也則公論又明於外此內外之公論俱明豈不足為君脫去悔吝以即[illegible]之[illegible]歟君之奉[illegible]還也尚茂厥德以熙厥政以永[illegible]之[illegible]年者莫不以是望焉予特序以致其意

送胡太守復任南昌序

南昌太守胡君本惠捧永樂庚子鄉書時已與予友及游太學又與江陵王君伯宣交其後予在禮部伯宣入翰林胡君以戶部主事[illegible]陞員外郎數與吾二人相往來以篤[illegible]日之好已而胡君用薦擢守南昌君亦繼伯宣入翰林望其治法之循於官[illegible]之下於民[illegible]之隆[illegible]也不謀而同久而往往遇部使者自江西來問其列郡之治孰優必曰無逋賦淹獄蔵[illegible]積蠹者惟南昌問其四境之民孰安必曰無愁嘆之聲凍餒[illegible]悴之色者惟南昌問其郡守孰賢必曰和而有守寬而有為不為赫赫之威皦皦之行而人自服其令仰其德者惟南昌吾二人以是喜胡君之為政也有古循吏之風且不負其知己所望矣今胡君上課京師與吾儕握手交歡如故吾儕又竊冀其奏最復官當有以新厥政然政之所務莫大於尊賢尊賢者化民之本移風易俗之首務也南昌之在漢時賢者固未盛出自陳蕃為守能[illegible]其郡之賢者徐穉嘗設一榻以待之無徐[illegible]子之德者不與焉感激其民[illegible]化於[illegible]江以西[illegible]風[illegible]上[illegible]

踵而起其道與文儒又相頡頏乎其後遂使其地名為忠節文獻之邦流至于今而益盛善學之效其遠若此可不務哉胡君歸而求其郡人之賢者加禮焉則民將自勸於善俗將自歸於厚又豈不足為今世之陳蕃歟君於民尚盡心焉同一南昌毋使彼獨擅名乎其間

贈古評事序

今天下仕者亦衆矣其由明經出學校者僅萬人中僅千人焉雖明經出學校矣其得出身進士之科者千人中僅百人焉雖出身進士矣其得家二選為庶吉士翰林以盡讀中秘書况其所有而後出者百人中不十數人焉則由庶吉士出而受職者視進士為已少視出學校者為尤少又豈發跡於他途者所可累數而等較哉至於涖官行事其由他途由學校由進士起者方或有餘而由庶吉士出者才或不足然則政績理效之著又不繫乎所出之地之高而惟視其人之所以自立何如耶則為庶吉士者尤不可不勉以求無負其出翰林也太原古錡宗器以明經第進士為庶吉士翰林久而有大理評事之擢與之交者來徵予文贈之予以評事之職所以平乎諸司刑獄之不平而致其平也以吾宗器居之則昔焉博諸載籍徵諸縉紳大夫辨諸其友以得其大中至正之道於己者今焉可舉以為輕重刑罰之權衡使讞訊之下偽者得其情枉者得其直平反有道而刑之所施無不中矣所謂勉於自立求無負其出翰林者在宗器必能之也或者乃謂宗器之於儒術則優矣未見其理獄之明也予謂孔曾仲由非儒者歟仲由於獄可片言以折之其果於理獄也如此曾子告獄官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其仁於理獄也如此孔子之聽訟則曰必也使無訟乎其聖於理獄也如此宗器學其學也有素於獄而能得其果存其仁而希乎聖則聖賢之事業可期國家生民尚有所賴何可謂優於儒者不能明於獄也或人不能難因書以為宗器遠大期

送兵科給事中劉君致事南歸詩序

今天下士大夫置官而巷處者固多吾吉安思堂劉氏其又盛乎宣德六年翰林脩撰顯仁年僅五十已謝病而歸矣今兵科給事中文繢年未六十又得請老以歸焉給事君脩撰從子也二賢並起科目並從游縉紳間脩撰君在北京以文章顯當世而遂退給

事君掌南京工科轉兵科復得展其政事之才竭其獻替之職翹然為人所尊重秩滿九年當有不次之擢亦果於求去畧不以利祿累其懷得非有發於其叔父之高風耶脩譔君居田里嘗合宗族作先祠於故居為歲時會祭之所亦必有意待其從子之歸給事君既脫宦途又豈不能奉其叔父優游田社撫喬木之餘陰想濡門之故事以時叙其倫樂哉蓋知其念木本水源之至篤桑梓恭敬之餘又能表率其族人使長者篤慈愛幼者循孝弟仁其子弟者必先於教恭其父兄者必勤於學富者不枝而貧者有養禮讓興而詩書之聲足以消其忿爭不平之氣如是則二賢雖去官守退居閑安之地而有益於其族也甚大鄉里之俗亦將化歸於厚焉何往而無惠澤以及人哉嘗考古賢叔姪得並著稱於休致之後者莫過漢之二疏今二賢退休之迹去疏氏不甚遠矣能力行以善其俗如疏氏又豈不足為今世二疏也予因序交游贈行之詩為給事君告且致意於脩譔君欲其居鄉必以古道自勵或予他日幸獲退休之命當從劉氏覲儀而效法焉

送何太守復任詩序

能廣

上之德意以[illegible]之人窮此有司之良[illegible]為政之惠者也巴陵何公茂潭之守袁也其任是邑與宣德乙卯江南之民皆飢

天子深所閔焉屢詔有司發廩以賑之而有司多怠其事不思所以恭

上命遂致[illegible]殍而不流民因而弗恤上下俱負所望獨袁州不然時守有李子[illegible][illegible]見湖廣之民飯草木死者相枕籍長沙尤甚袁[illegible]長沙隣邑入其境則民飢餓之色秋公之[illegible]長沙已[illegible]其十七八而炊烟蔽野[illegible]徒交[illegible]人相安者[illegible]又非長沙所能有因怪二郡之地相[illegible]何故人事若此其異[illegible]詢諸父老知公之奉詔賑飢也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之[illegible]急以為先後視民之有無以為損益又[illegible]民之富者出粟以贍貧人非若衆有司之果於怠廢職也故民[illegible]争其民不至如他郡之窮且急焉此蓋公之惠政一端然予所耳聞而目覩者因是而知袁人被公之惠必復乎有餘焉蓋公由賓賢起而歷官中外三十餘年熟於理而詳於事所謂廣德意以拯人窮者通其心於素存龍是而從政何施而無惠民之實哉予[illegible]

惠及於[illegible]也昔者子産之為[illegible]子謂其
有君子之道[illegible]公之治[illegible]君子[illegible]歟不然
何以民[illegible]其惠之多也公[illegible]歸縉紳
之士[illegible]以贈之予復[illegible]以道其能惠乎人之意
亦使夫人德公於無窮焉

敘喜贈李給事中

榮名顯位加乎身者人情所宜喜也然喜於一己孰
若喜於國中而及乎天下耶慶鍾其家則一家之人
喜之光貴其鄉則一鄉之人喜之功施於國而及於
天下則自國而達之天下無不喜[illegible]德之及人有遠
近而喜亦隨之者其勢然也予知李處用初之喜深
於己溢於家洽於鄉逝而不已殆將徧於國中而達
於天下何也以予[illegible]之也予[illegible]禮部時
用初大父侍郎公[illegible]用初擇師予以[illegible]若麟
應報焉公即遣用初[illegible]門已而用初學業有成
予既為之喜及公[illegible]胡公以公之故言
于朝錄用初為國[illegible]之從國子先生學未
幾用初領鄉薦第[illegible]之喜及予在翰林用
初來為庶吉士相接[illegible]知為尤深今其擢工
科給事中行[illegible]豈得不為之喜邪
予既為[illegible]其父兄子弟為之喜於內比閭族鄰
為之[illegible]可知也然以用初之賢居侍臣之列
有[illegible]凡百官司所為[illegible]或謬所掌[illegible]或缺皆
得[illegible]
上[illegible]使其職舉而志行則大小之臣必思
譆[illegible]其[illegible]庶必將被其澤其為喜
出[illegible]不[illegible]也在恆所發[illegible]所能以徇
所務而[illegible]者所能與予[illegible]子曰君
子之道[illegible]之謂欺用[illegible]其歸之予因
一鄉貢士鄒[illegible]為之賀而亦有以為之
期焉

送劉給事中[illegible]歸序

為故[illegible]族而科甲[illegible]名宦遊之跡相承而弗替亦
豈偶[illegible]之故哉自非[illegible]厚家慶[illegible]不足以得
此予於吉水劉氏而益信[illegible]然劉氏[illegible]有潛
德洪武中宗平先生以易經領鄉薦[illegible]林檢
討[illegible]其好士[illegible]人稱之為[illegible]焉
宣德中檢討之子[illegible]又以易經第進士擢兵科給
事中其才質[illegible]然而[illegible]容色稱之人謂[illegible]父
焉正統初給事中之[illegible]觀又以易經[illegible]

士其才敏而[illegible]凡人謂[illegible]家貴父焉父子兄弟繼
起科目[illegible]前明稍於士大夫間亦足以[illegible]其世
澤以[illegible]也遠矣今[illegible]事[illegible]士又皆[illegible]請
以[illegible]故鄉[illegible]先君之[illegible]其[illegible]幸為何如哉
[illegible]自外者也有當[illegible]已者焉[illegible]其行
[illegible]施之於鄉必使德[illegible]禮讓興動[illegible]以
[illegible]法措之於官必使道與政行功隨事[illegible]有
以為國利是則盡己之事君子之所當為[illegible]職
不與焉而寵[illegible]美職之加乎其躬也未始不資之為
之本惟令兄弟其勗之子[illegible]鳳之效[illegible]於有道之
世也久矣故因進士歐陽[illegible]而復申之文詞[illegible]六

兩谿文集卷之十一

兩谿文集卷之十二

序

送彭僉憲復任廣東詩序

奉[illegible]陸道萬山絕徼水航鉅海鯨鱷烟瘴雨之毒
風濤之險蛟鼉虵虎之怨終歲弗遑寧處為朝廷播
敷條宣德意欲使窮荒之地化為衣冠文墨之鄉習
尚禮義之俗而不自顧其身勞而家不足如僉憲彭
君敏敬之勤於督學及廣東卒著茂績於當時收是
名於中外豈不足為憲臣中之翹楚者歟故其課最
還官也
上特勉以恭延藩公卿大夫莫不壯其行學士古廉
李先生又率鄉人子弟歌詩以贈之茲亦盛矣球竊
以先君與其先君編脩公有莫逆之好常相與以為
人生無如教子樂故球與君年幼時二人人爭出贄
幣從良先生授以經獨君得前侍御退山胡先生為
依歸領揚學之傳其早球則失所從最後始遇胡先
生以得與君同捧鄉書先後第進士俱以他官相繼
入翰林未幾君且膺薦陞外臺有風紀之任得展所
學以惠及人致聲稱藹然如此足不負編脩公之教
矣球雖不似然幸託世契之久其可無辭以紀其成

而期其將來之顯大用故特序而繫以詩曰
海波洶湧兮山途崚巇人視為險兮君獨為夷思歷
文教兮窮極幽遐夙駕夕騖兮弗遑有恪紛兮荒夷傚
兮謳聲連屋椎結舟衆兮延冠絻服嗟古之人兮化
聞者衆君勞倍之兮其績與胞有善及人兮人皆君
之令名之歸兮先德之光課最其列兮允愜輿論輔
車言邁兮毋淹毋緩俾慎厥終兮
天子之命君往補將兮用延休慶

送姚千戶還赤水詩序

赤水衛隸貴州而士卒月米則仰給於蜀蜀以有司
牽因循苟且不定為之所使出給有常惟月特赤水
遠宦上軍數貴州轉而至蜀會計合而始給公牒定
其米之所在使往取之奸吏遂得為緣以邀賄必滿
所欲然後得便地否則定於僻遠之邑或與以陳腐
不堪食之儲雖有給米之名而士卒多不得其用以
故困憊無聊致有轉徙於外以求食者衛將亦不得
盡禁之今年春千戶姚質尚斌持公牒至蜀問米所
在蜀吏停閣以邀賄如故尚斌百方營之不能得即
置而退曰與其垂首下氣於小吏胥以求一時之便
孰若公言于朝乞定米所以為一衛經久之利哉乃
白之衛將即浮舟道萬里至京具陳前弊且言衛邊
夷境必有宿糧乃可禦暴若食不足則軍日疲而城
不可守矣
上可其奏詔有司以永寧之米月給之永寧去赤水
為程不三日士卒取米甚便且利自非尚斌勇決譏
請不足得此士大夫義之於其行也賦詩贈焉屬予
為序予嘗閱前史見古奇偉士往往能為人所不能
為以致功業盛大光明施之久遠而不滅心竊慕之
又每歎當世少遇其人今觀尚斌為縣吏所激毅然
發憤以言人所未言使數十年積弊一旦掃蕩而利
及於人無窮豈不足為當世奇偉之士哉孔子曰見
義不為無勇也尚斌其勇於為義者歟不然何其英
敏奮發若是也使其於他義皆能為之若此其勇以
守而守必固策戰而戰必捷建勳立名而勳名無不
成其與古之奇偉士何間哉予因進士張諫道其事
而甚壯其為人復著之文以勉其為義不懈焉

送蔡敎諭赴嘉興序

選國子監生文學優者補教官員缺此
聖朝求賢廣教之令典也至是有司會考諸生得中
選者三百人鍾觀為首蔡璿次之進于翰林復考焉

予與侍講陳君汝同閱卷而苦其佳者難得久之汝同曰吾得一卷矣以示予予誦而謂曰誠佳也已而予復得一卷以示陳君陳君亦曰誠佳也遂以陳君所得者爲首予所得者次之發其糊名則首爲澄次即鍾觀蓋二人之學本優於衆故再考而再居前列而非他人所能先之於此亦可以驗抱負奇器者自不埋沒於甄別之下而吾儕任事亦幸不昧其鑒非之公也澄字宗廉句容人蒙恩擢爲教諭朝士大夫與之交者率以文贈其行予雖與之未嘗識而然知其嚴譯以將及乎學與子弟者因考其文而有以測其器也蓋爲人師之道譬猶梓匠焉其規矩之良者欲求其物之方也則從而方欲求其物之圓也則從而圓其故何也以取方圓之法良於己也宗廉之文既足爲儒學中良規矩矣欲其學者循次方圓亦何難哉然此特其文爾尚有本焉求乎仁義之道循其孝弟忠信之行潛心乎詩書所載是則本也本之樹其中也深則文之著於外也不患不高教之施於人也不患不廣矣宗廉尚閱此本以教本其學者殆將爲今世有道之師其澤之所及豈有窮耶因敘以贐之

敘交送侍讀陳君行

交所交之道在人爲至切而亦至難盡也故因侍讀陳君歸省其親也特將[illegible]于行贈行時僚屬大士大夫之相交者往來飲食之接資財貨之通而已哉蓋將資以輔其德[illegible]其不逮稱揚其聲譽而已爲士大夫而不能盡其所交可乎[illegible]易有金蘭之詩有伐木之歌記春秋者有[illegible]之言古之賢者推明其旨欲人之篤於交際也奇乎識人之趨向了同類者多自爲[illegible]者多有是己者其人在己上者者忻人不己知故其交也常雜雜乎不易之[illegible]能相爲以德相下以禮不相棄背於顛沛之際不常顧於患難窮阨之中則其交也固[illegible]其[illegible]内不相德外不相能終無識嘗以相傾其悉交也不亦[illegible]乎惟君子之於人也既去其[illegible]以從其[illegible]然後彼此之情生而交道爲可書也吾陳君又嘗行能皆卓出在人上矣而與人交則嘗門[illegible]之[illegible]而未嘗有卑人之心[illegible]有訟其過[illegible]者於人之過[illegible]乎有君子之風非得所謂孚之道者[illegible]之歟詩[illegible]爲[illegible]其平昔所厚之人故述其歸也贈而頌其未之[illegible]若出一口是亦厚交道也球與君爲同年交甚二十年爲同

朝交垂十年爲同館又亦四三年旦益久而跡益親厚君之相厚猶至而所資於君也未涯孔子曰不知其人視其友蓋其友賢則其人之賢從可知也球雖不敏於交於君尤與君之德業日以茂而賢名有光於天下使世之不知球者以其與所善交亦不謂其無能焉則球之資於君也豈可涯哉君閩人叔剛其字云

諸生分別詩序

聖天子在位之十九年既賜球等進士出身又選之宋俾讀書候選用球自荷恩命未於外事略不有理惟僻居之西隅羅百十有餘日呻吟咕嗶其中明年

受家嚴君教曰學不徒欲善已實有以及物也汝成名來鄉里而教不人沾於物何所及哉彼姻舊子弟有來學者宜不問其倖入有無一供給其舍拊飲膳之需以獎誘其成材可也由是四方來講經質疑義者相繼其始終在門請業則有彭貫劉□李時歐陽武劉溫及奇桂勝暨從弟琺從子鑑十人焉又明年冬球以徵命下行色日促而暇及講業諸生嗟失所依將皆去十人者迺取韓文公人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之句分韻賦詩交贈其別且相戒以無廢所學來請球敘夫球以膚學涼德道不中藏材無能爲世用徒服儒服從士大夫後然進之朝既遭蒙聖天子不恒之寵恭以家多故不得交見歲歸省給遊憩使成人得于二三子衍與諸生朝游夕詠以講求聖賢之道爾從文明之盛人生爲樂孰有逾於是哉然當其時亦不自知其樂之爲樂及將分去思後會之難得然後知向之所樂爲可樂既知之又無從而得之矣雖然諸生之去也誠能不以窮居而惰進不矜小就以至于成不爲勢怵貨誘以喪心而惑志不爲外慕徙業時切而日磋之月琢而歲磨之以翱翔乎詩書之林俯睨乎仁義之室相與萃出而

鳴盛於一時流德光於後世則豈但足以樂球心於既去之後哉雖家嚴君誨球之美意與聖天子歸球之殊恩皆有荅而不恐矣其樂之哉其樂之哉

赴科十詠後序

予友伍君士元與計偕赴禮部明年朔試于天子之庭爲進士既既□□□□思榮之盛爲十題分邑之賢士大夫業爲詩□□以誌之又求工畫者圖其狀以華之又請□於□□□公以張大之且徵序以進士科於今□尊□矣今之□而往者有以賢

良縣有以胥吏進有以胥監發身[illegible]有因
於校令之給進以胥吏者因於案牘之供發身[illegible]監
者困於銓次之待歲月之停[illegible]不得即授[illegible]有
祿位預其政與事獨進士無是煩[illegible]於鄉而升之
部選於部而發之[illegible]以試之異巾服以別之賜
宴飲以樂之頒[illegible]之[illegible]以顯敭之官之以其品食
之以[illegible]祿[illegible]與朝之貴士齒此所以出
乎[illegible]而[illegible]吏人不與是齒焉使能[illegible]
行發[illegible]其所[illegible]以効勞於國加惠利[illegible]
[illegible]於其身[illegible]有光於進士[illegible]人
[illegible]給矣[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防
[illegible]其政而[illegible]於衆[illegible]不
為進士[illegible]伍君世官之後[illegible]久而[illegible]
[illegible]往而就是科也必將[illegible]進上[illegible]也
[illegible]不[illegible]士元於是[illegible]以為[illegible]詠後序

送山西布政使[illegible]公赴任序

山西布政使[illegible]公[illegible]是上
[illegible]京師予[illegible]大西郎之
弟公為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於轉輸
三軍之士[illegible]守大小文武之臣非勞[illegible]
因於供億朝廷之命使無一日不奔走於其途吾曹
雖欲斬[illegible]職務來赴[illegible]之期不可得也今幸天祚
聖明克[illegible]連[illegible]胡[illegible]不敢南向邊庭無舉[illegible]之
[illegible]民得力於田兵得撤其戍文武之臣俱得[illegible]其有
朝廷之使至者歲不幾人吾曹是以有今日之來也
[illegible]政於閒暇者古人所戒[illegible]患於未然[illegible]子
之所用心而敢謂[illegible]而[illegible]其邊防忘其[illegible]備以
[illegible]來[illegible]故吾曹雖跡京師而心未嘗不存白
登[illegible]予聞其言而益重其[illegible]行來請
文爲公還官行李睍者嗟乎公之憂外患之[illegible]也
豈不欲捐身以勤事耶公之[illegible]外患之[illegible]也豈不
欲與衆以相安耶公之[illegible]外患之復至也豈不欲為
久安長治之計耶其心之賢於人也遠矣其歸而能
[illegible]是心以宣德化以拯人窮則[illegible]山河之民必將
[illegible]其[illegible]　朝廷亦將倚以為[illegible]方之重矣其功烈
之成豈在古之賢方伯下哉[illegible]存紀銘之上
高人由進士歷御史[illegible]今職其政[illegible]素
良者必本於其問學之優也予故敢以古賢之事望
之云

中秋讌會詩序

居京師而樂文酒之會者吾鄉故爲然會而遊有遠來之客則是會也爲尤盛焉辛丙之歲陽朔尚縣尹李丙以課績至京我王廣文亦以終喪至適近中秋之期編修與倫明廣文其內兄也縣尹其同年友也會不可不主其家至日酒筵盛張衆賓畢集編修言於座曰今日之會得一遠客在列於鄉故中大有光焉飲不可不盡量縣尹復曰余自赴陽朔不得預侍宴會於今六年然在官遇佳時令節未嘗不悵然游而增感慨今幸得侍茲會敢不飲耶廣文繼之曰昔先在順義距京師甚邇數得先生長者宴會之許陪之歡從次而起家兄得預侍坐偶醉亦不敢辭也吾儕於是更酬迭勸非談當時之務即講說詩書論道德義以導飲而助懽故凡在席者無不醉醉亦不至德禮而失儀涵循故事分韻賦詩詩成而屬余序嗟乎中秋之爲節也最佳故昔人之賞之也樂皆至焉觀濤於廣陵者其思遠登高於天柱者其抱豁升坐於南樓者其興清群遊旅宴於華陽之仙宮者其味雅大合樂於南都者其情適所嚮不同而同有其樂同得垂名於久遠今是會也遠者至而近者愉尊者俯而卑者和不觀廣陵之濤而足遠其思不登天柱之高而足豁其抱不登南樓而足清其興不宴游仙宮而足雅其味不大合樂而足適其情茲爲樂也亦至矣其名之垂不垂於後也何足較哉姑序其事於諸作之首以識其樂云

送劉通判赴真定序

頃天子應生民之未遂欲仁澤之溥於既遴選郡守賦畀書而勵以致理之効矣至是復於府州縣各增置其佐一員使專撫其民之未安其所未遂其業者於是成都劉君彥質得以其能者第于天官而有通判真定之擢與彥質交者在京師者莫不榮之求文於予惟其行六民之欲雖移流徙而之乎他所者亡亦其情必有不得已也使其身不至陳餒家不之六仰事俯育之需貨利上地不爲強橫之收斂則得其所養之道雖誘之以甘言祈之以厚利使之還而去其鄉吾知其不可得也苟陳餒之不能免仰事俯育之不給而強橫之侵漁又日至而未厭則不得其所養之道雖繫之以嚴刑制之以重法使之安居而不去其鄉吾亦知其不可得也蓋樂其生而重於遷者凡民之情莫不然也能順其民之情而養之又豈患其游散不歸於理哉彥質以練達之才往蒞不凡之

志由明經捧鄉書來游胄監其抱蓄乎中也有源
發而出之外也必弘遠而無窮今往而撫乎真定之
又以因發餘波以潤乎槁苗未有不克濟者然必順
而養之使其民不待其禁制而自不欲去其土然後
見其化之流政之美而於
遲上求才圖理之盛意為不負矣予故因其交游之
請為序以勉其治之成焉

送撫州太守王君復任序

為政莫効於得民懷而世之良於為政者未皆得民
之懷乎彼明於令之下詳於法之立可以新民聽未
可以得民懷也發奸伏之如神折訟獄之甚敏可以
使民畏未可以得民懷也功以勸之利以動之梗則
鋤之蠹則剔之可以致民服未可以得民懷也懷其
民也有道惟正乎己以率之平其法以約之不煩於
事以撓其生不為奇怪之行以惑其趨向使之安其
業興於德讓而無凍餒之色愁吟之聲惠日及於民
而不自為德則民必懷之不忘矣昔班孟堅傳循吏
曰所居民富所去見思殆謂是歟故吾於撫州太守
王公日初之來考績也知其必有以得民之懷焉初
公由進士擢令吾邑其政綽有古循吏風其後改令
他邑歷官大理去吾邑二十餘年昔時濡惠之民此
聞者蓋衆矣蒼然有鬚白矣猶能誦公之循德稱公
之遺愛不置況今於撫奉國書之重以下惠其民有
年矣豈得其懷不如吾邑哉撫之有秀麥之謠陽春
之謳興於三市五邑附矣然公之才之德豈撫一郡
能盡所展哉其進而列諸
天子左右使惠加於大衆功施於天下亦有期吾
恐撫之民懷之於他日將猶吾邑之民懷之於今日
也故其鄉也士大夫皆為詩予復為文以贈公行以
祝公將惠其民以吾撫之民未可久享公之惠

送河南參政王公致仕序

河南參政王公來京師欲謝事而去翰林侍讀學士
李先生即其館而留之曰公年甫六十精神筋力未
衰將久録之才擅有餘之忠而
明天子寅一清東澤元元乃其時也何急於罷榮祿
離交游以求自佚哉嚮者政公曰吾自擢部郎升太
學擢典郡數為禮部郎參兩省政節家 閱凡三十
餘年不爲不榮矣今仕久而虞倦於事惟以待罪
宜知止足之謂哉以故告於老而得遂求閒不
能為知己留也明日遂白吏部不數日而賜老之命

下先生乃會同邑之士餞以酒且賦詩以贈之命在
會者皆賦之命球序之球惟楊巨源致國子司業孔
君嚴致尚書左丞其去一也昌黎韓子留孔君嚴而
無所贈贈巨源以文而不留今參政公之去也與二
人類先生留之不得則贈以詩兼韓子學二人之意
何哉誠以參政公之留則
上之德化待以宣下之人窮待以拯猶君嚴若留而
人有所賴也去則鄉人之老者得其所與游壯而少
者得有所觀德而問學士之客其土者有所主吏其
土者有所賓猶巨源去而鄉里增重也盖進有益於

國退可以[illegible]於鄉者參政公有焉亦先生素所望之球
因推先生之意以其不可留也為太不惜而以其勇
於去也為吾鄉人賀

駱氏溪閣嘉樹倡和詩序

駱氏自陽世族也有隱君則民守詩書家訓不忘子
五人又肖其祖[illegible]君園其所居之北作亭其中日往
遊焉憩焉封焉植焉鉏焉灌焉耨焉徒跣消遙之佳
林果之碩以資其日之所用而已蓋將於此觀夫天
時之所以運地利之所以成物情之所以[illegible]爭之
所以安以博其問學之趣適其性情之樂故[illegible]深

而為題者十有六詠之以詩者連而總而名之曰溪
閣嘉樹傳至京師士大夫屬而和之盈帙監察御史
邵君宏譽其郡人也以序屬予夫欲廣園池以適其
宴安之懷盤游之樂者不獨山溪之幽人處士為然
雖王公貴人亦多不能忘情乎此焉然古今稱園林
之勝未有過於石崇之金谷李德裕之平泉者而
君子或不之取獨許子存之南園見稱於歐陽子之
文其至豈南園勝於金谷平泉哉特以金谷平泉侈
尚雕於亭臺花木間而德不足南園篤孝友之道於
遊觀之外而侈麗非所尚以故人皆輕彼而重此也

予雖未造隱君以覽溪閣之勝然聞其子孫甚盛而
家庭甚肅所為詩又皆和平雅重無激烈之音意其
必能興金谷平泉之侈麗而為南園之孝友矣和者
之詩其將與歐陽子之文同垂不泯歟予亦何幸有
附其間哉

送梁經歷赴邵武序

予後出未及親炙侍讀泊菴梁先生然聞先進長者
道其平生群行篤乎有古尚德語子風[illegible]貫文又皆
瀚鏗鍧傑然足以追古作而垂世教嘗慕其賢而思
接其後人以期其遺德距今未二三年始遇叔蒙以

賢良舉叔車以進士舉叔潾以才行卓異舉三人皆先生子也一時兄弟接跡仕途知名京師於斯信乎賢者之有後也今叔蒙擢邵武經歷交游之士謂予宜贈以言予以守官行己之法叔蒙得於先生身教言命詳矣何待予言然予於叔蒙亦不能無言夫承世德之光而起者其發聞也固易亦宜有以自立而後舉道人之善者將有所藉其口春秋雖書公孫僑之出以重其為子産之後然使僑無可書之善聖人亦何從而書之哉是以君子不可不自立也叔蒙之於邵武所事有其長所治有其民所理有其事其可不思所以自立哉蓋正身以表乎人使人有以見其德加學以資乎政使政有以由乎道君子之自立也莫先乎此叔蒙能致力焉則人必謂邵武有賢佐先生有賢子矣何患乎仕不達而功不顯哉杞梓之餘蘖復茂尚培植之不已則其為材也當不滅於初叔蒙幸加培植之功予有待其為棟梁而資廊廟也姑序以視之

送陸汀州序

正統二年春禮部尚書胡公以主客陸主事尚賓之行能薦于朝

天子用為汀州知府為之叙者欲華其行以文乃以屬予昔唐貞元時有陸先生傪者以祠部員外郎為宰臣所薦出刺于歙當時人皆歎咨涕洟謂其不當去尚賓與傪同姓其先必本於一人也祠部與主客曾司典禮而主事員外又皆郎官之佐也尚書之薦無異於宰臣之薦也歙與汀皆江南富郡其壤地鄰也知府之與刺史名殊而官一也何尚賓之行獨不聞人有歎咨涕洟之聲色如傪者豈以昔之與今其時與勢有所不同耶方唐之衰也藩鎮擁兵權戎馬之跡交於四境國家多故苟有忠義負器之士則人皆望其在朝廷以扶植國本不願其外任所以急內而緩外也今天下惟一四方無征戍之虞甲兵之擾國家恬安

天子公卿惟患有司失人將無以綏吾民使不至於是故愁嘆恒汲汲於得賢以任之士尚被薦舉以出而守一郡撫有數十萬家之民則人莫不以為榮所以緩內而急外也以故傪之去也大為衆所惜而尚賓之家拔擢不淹抑於郎署也尤為衆所幸焉雖然傪之為人也能是是而非非以舍己之矜從人之善其入為祠部也京師之人造焉者填門悉拒而不內

其賢若此其爲歟也必有良治善化以惠澤其民無
疑矣尚賓至汀能守其家法以字其民則汀之民固
有所賴亦何忝乎與余同姓而同其出處哉尚賓名
徵松之華亭人其始舉進士也與予同年云

送鐳判官赴定州詩序

永新與吾安福壤連而習俗一故二邑士夫宦於外
者其志之所在行之所假事功之所立未嘗不交相
勗而爭相先也況鐳君乃以通才敏識游大學十
餘年蓋與吾徒遊往來而相磋磨之尤久者今而出
判定州以學問政則其內之所操外之所施將不在[illegible]
群有司下然無言以贈之又將何以爲吾鄉之[illegible]
之情哉此諸公所以有詩又所以有序以[illegible]其行李
爲夫國家之設有司所以爲民也然[illegible]事者勢
不逮於典國馬之牧力不補於督國賦之輸或有以
爲吾民病也又各設官以司之欲求民之安也至矣
及其弊也典牧者惟欲其馬息之蕃而不念其民之
困督輸者惟患其賦入之不急而不卹其民之[illegible]
理庶事者亦[illegible]惟事吾之事爾彼牧與賦則各[illegible]
所守何與於吾哉官之署一出政之門二三民之[illegible]
一而趨事之途不下十如是而欲其民之父子[illegible]

[illegible]相聚不可得也於設官之意豈不負哉必也若江
[illegible]諸均之以爲民皆國之民也治之不可以偏重彈
皆國之事也視之不可以獨輕使事[illegible]歸一而令出
不二然後民得其安而於設官初意不負焉易直之
効職於定也予固知其有餘能矣然必協其衷公視
其政求知朝廷設官初意以寧其民則不惟定之士
民有望亦吾鄉故人所願望焉

送江西布政使張侯赴任序

江西右布政使缺二年矣至是公卿大臣僉舉監察
御史張侯文昌爲之布政之位高於御史九等自御
史超陞是職前此未之有也至侯始有之不待循名
較迹已知其行檢之清潔器識之宏偉治法之精練
卓然有以高其等夷出世表矣不然何以見重於
廟廊受知於
宸極而特蒙此無前之拔擢哉然士君子抱負才有
遭逢其時致有殊前之拔擢者必欲殫其智力大其
設施以茂建[illegible]之功然後足以副衆望答
上恩以不負[illegible]之力於[illegible]也侯之往也得不大
有所爲哉予既幸其故士之得賢牧伯而交游之士
又以贈行之文爲請則於所當爲者不得不舉其萬

二為告也夫江西之人沾沐
聖治之餘又賴有方面之臣克[illegible]撫之敎文[illegible]之俗
久而猶存然百姓事不能無鄙吝無[illegible]溺於其間必
思有以退之然後廉風益勵小大之政[illegible]利於民者或
未行其行者或非民所使必思舉而[illegible]後[illegible]理
益鍪鄙遠之民貧者或失養流者或未歸以致田多
蕪而歲或歉必思綏而業之使邦本益固懷挾才藝
欲出而仕者或遊於所司其仗義守節者或旌別之
未波必思作而起之使俗化益美武斷之[illegible]漁之
未矜必[illegible]鋤而擊之使民[illegible]遠屏比皆為之所當先

耆侯誠留意於此而又從容以[illegible]其餘則德化必翕
以盛宣所謂無前之功業固可待而建矣吾江西之
父老其仁也尚可既哉昔[illegible]于[illegible]當時以
一路福星稱之今之為[illegible]江西者其在侯歟侯與
予[illegible]皆蜀之良皆由科目與[illegible]敢以之望之

送僉都御史張侯[illegible]詩序

南京僉都御史張侯志[illegible]繼手班下退而跣
旨而淮之民有飢色而有[illegible]以[illegible]山陽運道收其[illegible]
者累鉅萬非民所堪臣見官[illegible]于[illegible]南遷
漕舟繼屬于途若因以舟[illegible]山陽可蘇兩
淮民困上覽之[illegible]之士劉球[illegible]其一言中
旨而利及於人為[illegible]討王君伯[illegible]為球言侯
為監察御史南京時[illegible]司[illegible]上獄狀有十數人
罪不至死而所司坐以死者即抗狀白于都堂請從
之都堂以獄成難更[illegible]侯[illegible]曰[illegible]以殺非辜
不仁也卒脫其人于死其守[illegible]居也憫鄉民既於
歲[illegible]不能自存出[illegible]帶[illegible]以賑之由是[illegible]
為[illegible]人不敢[illegible]以要利人賴以[illegible]其能理獄之
冤極人之窮也有自來矣豈止[illegible]利於民而已
哉球益有以知其道[illegible]於物將無[illegible]何以元正有

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立郡
[illegible]之任[illegible]之所慶為已尊勢之所及而可濟固非一
[illegible]之比而謂[illegible]於愛物如此苟无[illegible]是心豈不足隆
國家之[illegible]廣生民之福為世道之所賴[illegible]以致知其
濟物必將無窮也侯之行事將南也王君復以詞林
諸君贈行之詩來屬球序夫侯素以愛物為心請廣
所愛之道以為之告夫愛者仁之施也而仁之要在
於公無私爲是故見善而必舉之者非欲其附己也
將勵天下之人使同歸於善見惡而必去之者非爲
其[illegible]世將過天下之人使不入於惡是則仁人公

無私之心公卿大臣今日之所當務况激揚濁清又憲綱之所素存俟歸而思行其身公其好惡以舉其所職則其受所及必溥天下之仰其澤其有涯哉

送憲副胡君涖廣西詩序

廣西與福建皆極中土之南其民之良頑俗之美惡施政宣化之難易蓋不待辯已章章然明且白矣仕而樂於得福建不樂於得廣西者人情皆然自非有志之士其孰能免於此哉故會稽胡君宗愚以福建按察副使去貳憲廣西人皆意其有不懌之色此往彼顧之懷獨士君子知胡君者以為天下無不可化之俗而俗化之移也待乎人苟得人焉以臨乎民上則不美之地可變而為美安知廣西不可為福建耶始也福建之文物固未足與中國埒及常衮觀察其地設鄉校以誨之見民能誦書作文詞者輒與為賓主之禮奬掖勸進靡不有方漸濡之久而後其人風流儒雅道德功業雖然有以雄天下其作而起之蓋自衮始胡君負才能有文學知名于時其涖也有作苟至廣西能如常衮之盡心以化其民使始終之間蠻烟瘴霧之下持戈矢者皆變鋤耒侏離者皆弦誦背椎結者皆冠纓利爭奪者皆禮讓則他日廣西之

矣物當如今日之福建矣胡君之得廣西豈非其建功立名之地歟夫何不樂之有已而覩胡君果欣然自得躍然就道略無一毫不快於心不為有以超乎人之意表且欲化成其俗以來副乎士君子之論焉翰林脩撰陳君叔剛壯其志而屬交游賦詩以贈之屬予序之余三人同年友也故不慚以淺陋之詞冠於雅頌之首

送查大夫致仕還龍潭詩序

在彭蠡之浦匡廬之麓有龍潭迤壼而水盛樹林叢茂密幽鬱世謂斯潭也有龍常升降其間故以龍名潭之上為世姓查氏所居查之彥曰濟將致禮部郎中事而歸其子壻洪尚書胡公能子也為籍所得縉紳送行詩若干篇屬琮為序琮因衍以龍之為德焉夫至靈變莫測龍也方其見而與時達也則能乘風雲行雨澤施其用以濟夫物於無窮及其潛而與時違也則必處淵潛蓄神光守其德以自養而不外蓋無往不得乎道焉故易取其象於乾以明君子之出處進退當如龍焉必動與道適然後當其可也查大夫負過人之才德由賢科起而歷官郎署佐掌邦禮三十餘年凡典章之秩儀文之施莫不宜乎今

而不謬乎古使人稱其習於禮而脩於職其進也固能見諸用矣今也年力衰而仕進之心倦乃疏于朝乞歸田里雖爵祿榮於前軒冕圭組棨於後猶不足移其退休之念豈非篤守其德而不失乎自守之道哉昔李伯陽為周守藏史能明於禮以施諸世及睨駕而西則託方外之說事著述以自晦其迹故孔子謂其猶龍焉球於查大宗之歸也又豈得不偕此以老人吟哉若夫林泉之下待其歸宗家有教子弟有教鄉人故舊有所觀德則籍中之詩咏詳矣奚俟言

瓜畬鄧氏族譜序

安成多大族而瓜畬之鄧族盛蓋自杉野分開宗遷蕃以來非惟發祥於仕宦有人矣以人庶而亦不以為容祈居積石金谿下徙撥居斗澗所坐田畯輩凡十數派所爭未一日傳則又以地之下而謀他祈者不可以數計其生亦蕃也他族或克傳錄於乎鄧氏之族人時節享祀宗合聞得與焉一日有誦其族之盛而問於球曰昔何以致此今何以廢此球曰致族之盛在德廢族之盛亦在德而非勢力智計財賄所能為衆皆曰德何如斯可以致其盛而廢其盛球因告之曰財無私而事無專如是之為于能順其親誨必領而行必後如某之為少能恭其長問其稚弱而不撫如某之尊能慈其中養其不才以成其才如某之賢而不棄其不肖分其餘以給其空乏如某之富能濟其貧以得其道而扶持其不得道者使不為人所困厄如某之達能顧其窮人念其父之不及見而撫其遺孫子如某之者不忘乎死誠如是是謂有德德積之厚則其嗣續蕃而族各得所矣言訖而其族之長德溫顧謂其群子弟曰斯言也可書之譜為吾宗人世世勸球辭以姑俟他日已而德溫甫即世球嘗自咎當時不能亟於順承以至終於無地以復長者之命後十餘年其宗弟[illegible]初甫年七十有三矣携其譜至京屬球序之球因得追書昔者之言於其端云

送教諭蕭先生赴長洲詩序

泰和多賢者而蕭氏又世有人焉予少時聞山東鹽運副使鵬舉措政平而自守正動足為居官者楷法心已賢之後於京師覩翰林編修孟勉文章德行足追乎古而發聞于今則又賢之今復於編修所得長洲教諭彥清則儀觀美於外問學優於中有足為後學表師者又豈得不賢之哉蓋彥清爲運副之孫編

修之從子能自進修以肖[illegible]肖其諸父者也子得之而益信黃氏多賢焉[illegible]行也歟而古之曰世之所以重賴於賢者非為其能取諸道以自善也為其能推善己之道以善乎人也苟賢於己矣而教不施于外澤不能及其徒則其善也獨而已矣豈所謂兼善之道哉子之於長洲也其必取夫聞於兩祖父於兩諸父而懷蓄於兩之心思者以加諸彼之子弟使得遵教度象涵澤以進其德以成其才然後善及於人也廣而人之仰其教也無窮矣彥清曰敢不思早夜罄厥能以為長洲子弟規哉子既行彥清入其言復不揣固陋輒書於歟詩贈行者之首彥清名欒由鄉貢進士試禮部以乙榜奏名授斯職云

兩谿文集卷十二

兩谿文集卷之十三

序

送河南參議宋君赴任序

荊山之玉必遇卞和而後可別於凡石以重於連城夫玉與石其理之精粗異其體質之溫潤燥澁不倫人皆得而別之矣特卞氏哉蓋玉之為璞也擠於石而石有碔砆者似之非遇明於知玉者往往枕而棄之瑕是故魏人得尺璧以為怪物怖而棄諸野宋人得燕石藏什襲以為至寶彼豈賤玉而貴石哉昧於不知孰為玉與石也惟卞氏知玉之尤者凡玉之經其目入其精者皆瑚璉之才國家之寶故見重於人長價於世而碔砆不得與焉吁世豈無美玉哉不遇卞氏而棄為枕物以寶燕石者多矣其得遇卞氏者不亦幸乎禮部尚書胡公知人之卞和也去年舉儀制郎中滕君原貞為河南參政人皆曰宜今年舉精膳郎中宋君景陽為河南參議人皆曰宜僕君之為人賢也求君僕之得某人白刑部主事轉吏部而陞禮部其負才之淵博器識之端確處心之公而無私皆與滕君埒其為人又賢也故胡公舉之而人皆宜之夫

天子所以委腹心於公卿大臣者以其能進賢以輔治而宣化也然賢者多退遜寧居下位以求所薦舉之人之中不求人之知而不肖者惟恐其不見白使時無明公卿則不肖者進而賢者退矣必賴公卿之明而能擇之而後賢不肖辯如也二君之得微名天子拔於郎曹之列膺乎方岳之寄者其亦幸遇胡公歟二君舉而官於禮部者既以為榮復以為勸且屬予文贈宋君并致意孫君欲其協志均力佐理河南之民使咸蒙德化以求不負胡公之明

送彭謙進士赴天官序

皇帝御天下之明年勑吏部召用永樂甲辰進士廬陵彭君終吉在召列將行友人王仲求俾為詩贈之請叙序其端夫通一經能習為文辭拔出郡縣齊民之列為儒生以應試於方岳則一郡縣人自以莫及焉而慕之拔出一方儒生之列為舉人以會試於春官則一方人自以莫及焉而慕之拔出天下舉人之列以第進士於天子之廷則天下人自以莫及焉而慕之所進益高則不及之者益衆而慕之者益遠舉進士豈易言哉既為進士而有官弗克稱其官者有以[illegible]莫民守日移而行日迷聞日聚則遂而天下近而一方又近而一郡一邑之人舉失所慕舉將心鄙而舌誅之其致譏也亦備可不慎哉終吉以多識敏才見慕于郡縣于一方于天下矣又得退而儒之家以涵濡其所已得增益其所未能今當出而仕于時顧于用其功業必弘遠卓異足不負遠近人所共慕矣球與終吉同升方岳而先後第進士行當聯首銓曹接武闕庭之下萬古人所謂青雲交不可不致忠告之私以為歌詩送行者先

送禮部侍郎王公致事還武城詩序

七十而致事禮也亦有不得謝者何耶有[illegible]存焉禮亦不可得拘矣禮所以守乎道之常可去而不去非禮也義所以適乎事之變不可去而去非義也故召公留周公之喻而遂留石蜡必定其君而後去古之君子所以不敢辭勞貪逸於國有事之時而[illegible]樂退於世既平之後者何也審於去就之節而[illegible]乎進退之宜以求合乎禮與義也往歲禮部侍郎王公以年滿七十請老不得而留焉迄今三[illegible]於去而不利辭其去就進退[illegible]不合於古人之[illegible]

□其初請之時
上嗣大寶之日浚而西陲之干戈未息北方之氣燄
方炎中外多故佐大宗伯以贊大猷商確庶政為國
家久安計也雖年已至豈忍遽釋而去以求自閑安
之故不得命而不敢因請視義之重於禮也今上春
秋日以富萬機日以親而比安安中外實為無事百
官有司各脩其職大臣之所荷負於是乎少輕矣公
知其有可老之期遂決意於去雖有厚祿盛位豈足
繫維其心少淹其述哉所以必請而行於禮既得而
義亦盡矣始也為義而留留而天下之人不謂其固

既終也據禮而去去而天下之人不謂其獨潔故
謂公於去就遲速之際得古之道焉雖然公自早歲
從胄監出尹大邑僉憲司事轉冬官正副郎出參藩
司政然後陞禮部歷官四十餘年朝之公卿大臣非
其故寮即其夙契設祖都門外豈無不棄之情耶況
吾儕以友其子檢討玉汝數辱公愛尤不能無繾綣
之懷有是懷而無詩以發之將何以達於公哉此贈
公之詩所由作也作者二十一人咸謂琭宜為序故
不慚以蕪謬之詞冠於諸作云

送王紹準武歸醮序

外惑者遷業內惑者成效此俗人智士所由分也蓋
士之始學也羅列詩書朋席講行以待□而幽討博
辯而競藏者不足則夜以繼之雖窮年數稔而不較
無非欲並驅往哲榷舉當時也固焉夸奇外慕凡榮
華易好之物紛然欣然遊之人可以悅其視聽者聚
其聰明者雖然四至使其心一動志一膠必將毀業
以從之改其轍而趨之久而不返則隨於流俗人矣
有能專心定志使在彼者不得易吾之所固願妨吾
之所素習則功日敏業日就豈得不為智士哉然在
彼者易而在此者易違故世之出此而入彼者比比

皆是亦乎智士恒少而俗人恆多也夫子夏聖門高
弟也猶曰入聞夫子之道而樂出見紛華盛麗而悅
使子夏遂悅其所悅而不復樂其所樂亦將與流俗
人同歸惟其能不以所悅者易其所樂故終以文學
名科而能不失素居之實也後之學者可不慎哉王
紹準武從余授春秋能通大義將歸受父兄之命以
有室余懼其惑於外也故為是說以曉之雖紹之父
兄皆賢而善教必不致紹之外惑然防微杜漸春秋
法也不可不預言之使早有辯於是與紹同游者十
人分韻賦詩以繫其下

路氏重修族譜序

自軒轅支子封路始有路姓其後臨淮守以[illegible]中
任帝有得裁石西漢昔而路姓始著又其後兵部侍
郎家四傳至尚書璜閔公嗣恭生敬[illegible]常侍獲世家
平陽世有思勖隋唐朝得裁名唐世系表而路姓大
顯有弟子常侍[illegible]怨官諫御史大夫其子隨官寓汴
之開封祥符邑北城子孫累為大官能不忘平陽之
家聲凡十世至文林以明經舉宋仕元終安福州正
子孫遂居州東後徙其西下塘而分潮溪分蒋坑咸
稟儒志宦有汴之遺響焉其六世曰[illegible]明始輯錄舊
聞排次先緊用譜其族以其世[illegible]自平陽也遂題曰
平陽路氏譜又二世曰世昂重加[illegible]訂以備其未備
於是路氏一姓自平陽而汴自汴而安福其宗支秩
然不紊文物炳然有光父老在者[illegible]祀[illegible]猶也[illegible]
商之枝也皆先代之後皆作爾宗之[illegible]而祀[illegible]稱
子位列庶邦之下宋[illegible]稱公位齊侯伯之首聖人何
甲杞而尊宋我誠以杞自[illegible]以賤身之[illegible]獻宋[illegible]能
存商之祀事故聖人特加抑揚其間使後于[illegible]
祖[illegible]有所懲勸以自樹[illegible]而不墜落下[illegible]也其[illegible]
務成族譜如世[illegible]祖孫以[illegible]不[illegible]以作起
其後之人殆得懲勸之意于春秋乎且路族之翹楚
者曰世清其俊而才者曰世白於余為內外兄弟而
世清孝子璐又從余課進士業方勤余故知路姓之
顯將復平陽汴之舊也用序其譜以待之

墨莊劉氏重脩族譜序

余少習春秋竊宋集賢學士臨江荻斜劉公是先生
所為意林權衡已探其有功於經及讀宋史見其與
弟中書舍人敞暨子私皆踏奉世俱以文章理行顯
于仁英二宗朝稱三劉于天下又[illegible]其有光於國[illegible]
類地理志所氏族書其載其祖贈戶部尚書式以工
部郎聚書千卷因夫人陳氏授諸子為墨莊致乃考
主客郎中立之兄弟五人俱得第為美官澤及其父
子兄弟而益大其後四世孫除又篤脩前業以重墨
莊之舊生子二人[illegible]第其[illegible]清之守袁州且以道
學名又[illegible]其德之世積于家焉常思其人不可見思
即其地見其後之人求其墨莊遺址問其家[illegible]至
今凡幾世所聚書僅存其殘缺者幾卷能味其餘[illegible]
剩馥而興起者先後幾人於文物衣冠有如前日之
盛否亦有父子兄弟並與計偕蟬聯耀而能持其清
節不墜幾否其[illegible]以其鄉之人有能道吾[illegible]

人之道不陷於邪說否則有志未遂間以圖傳太史
容窓翁文集之故得交淦水北劉君自貞序道其上
世自獲而分集賢學士即其先也故其矛書樓亦欲
如墨莊故事且以譜來干序因窮其始末推本其世
系考其派別甚白且悉不待即其地盡識其後人已
可知其善累於家也源源不替有書樓以代墨莊而
所謂千卷者盡吏其舊而爲新咀嚼其脂馥而作與
者又將駢起而華出今日之文物衣冠殆不減昔日
之盛將見父鳴而子和兄唱而弟隨以並登要路守
清節以不渝家法者接踵而來雖未見其鄕之人不

知其道未道吾聖人之道然餘波所漸必皆知邪說
之不可入矣球於是譜而益恭劉氏之愈遠而愈昌
固不待球之序已足以昭前開後矣而自貞乃請之
勤勤不倦其亦知球之最慕其先德之久歟故球雖
愚不似亦不得以序辭焉譜謂其劉來自吾安成今
按吾劉氏譜亦有獲之派但其劉祖漢元王交吾祖
定王發豈當時記載之譌亦後好事者附爲之說歟
姑置是以俟考焉

安會詩序

吾邑人宴會於京師也有善俗之道三而矜行脩崇
名爵侈富商利之事弗與焉其三善俗之道何哉自
鄕人覩故仕于朝者重時節邀飲不得人致而家赴
於是每節定以一人爲之主衆皆從而會焉以共一
日之飲無忘其平昔之歡則鄕好篤而舊故不至遺
矣其會也必以齒長幼必禮卑謙然彼此之情交和
達矣謙讓興而傲慢之習可革矣凡會必有法言以
相規罪惡以相戒使人得以自省其過而勉進於善
不至內散之深外行之缺則忠告有關而德義之樂
遊矣有是善俗之道三又必相與賦詩以詠歎其事
紀載其樂將無之無窮文物於是乎昭焉故是會也

作之三年以罔哀而停焉停之三年而後復焉復至
于今又五年矣其人之離合宦之轉遷不一矣而終
無廢輟之期外方異邑之人常竊慕而復歎其不可
效於此亦可驗吾邑人之睦而習俗之不薄也編脩
吳君與倫嘗白于祭酒李先生輯錄其詩自壬子除
夕始至甲寅冬凡二十二會作詩者二十三人詩總
三百一十八首分爲二卷而復會之作不在是列噫
不爲不盛矣豈吾同好之士幸得託名至於久遠而
已哉其未會者得而誦之亦必有觀感之心作起之
志也吳君之有功於鄕會者豈可以小言哉特序以

嘉其意

黃田八景詩序

地之遇其人人之名其地皆若有所待也極縣之北有黃田焉其山蜿蟺而雄峯律而起可列翠于其西西有水中其兩山而行迂徐[illegible]四時而長清山之木多松松下有逕樵人往還知穩相和而歌聲聞[illegible]溪皆叢竹昏夜漁火照映其間錯若明星布也溪上有舊斷橋通驛道驛攺橋廢而故址餘砌猶存其山溪會處有鉅石斷如鍔畫分置道左右世傳昔有二仙爭道爲劍至者擽石蔽其路後至者奮劍

斷石而路復通每冬雪霽[illegible]峰之特峻者[illegible]洞[illegible]若玉柱矻立天表陰崖有洞風時從之出[illegible]若雷是皆奇勝可觀然自天開地闢未嘗見好於人能名於世必待傑特有文之士彭氏[illegible]莊于其間往顧來聽列爲八景而後時之能詩者歌詠興焉夫[illegible]谿更名于子厚而八愚之詩作姑孰經遊於太白而十詠之誦傳皆地之遇得其人而後名也今黃田之景[illegible]又莫不足發人之歌詠昭人之耳目以與[illegible]姑孰愚谿之與窮哉余故序以張之其八景之名一曰[illegible]二曰一水清流三曰松陰樵逕四曰竹裏漁燈五曰殘橋古道六曰斷石仙蹤七曰雪峰玉立八曰風洞雷鳴云

徐教授雲壑幽居圖詩序

[illegible]於[illegible]能不忘其舊所居者知禮樂人也姑孰[illegible]氏其以襲父祖業居其邑之青山樂其地勝而[illegible]有雲壑林壑居室田園之以遊息耕食也[illegible]曰雲壑幽居以窮經探道[illegible]成貢之京師嘗教于南皮升教于袁之郡庠[illegible]敎思居雲壑不可復得因圖其狀于卷以自隨所在於泣教之餘[illegible]几横卷以想其雲物之所富[illegible]之所止居室之[illegible]在田園之所有隣烟里社之所聚竹樹花卉禽魚之所生植飛潛蓋不必涉長江泊采石登臨吳山楚水之交而其雲壑之景物人情恍然可接之目融會之心胸恍然不知身在他鄉有官守之縶也夫禮不忘其本樂樂其所自生若徐君之懷舊居念舊德非達乎禮而明於樂者能之乎蓋不可以無贊善之詞以彰其休也余故序以發作者之[illegible]

甘氏祠堂衍享嘏福詩序

祠堂非古制也然壽一室處高曾祖禰神位按時日以祭昭穆[illegible]其報本之[illegible]衍庶幾古者家有廟之

意蓋紫陽朱子因時宜參酌以古制約爲貴賤通行之禮誠後世所當講也今二百餘年士大夫之家能知而好之者鮮能好而行之者尤鮮余士服時嘗舉斯禮于家矣然位次不能不私於時之尚衣冠器物不能不因仍於時之所服用等祀之期儀文度數之殺抑不能不遷於時之使視朱子家禮猶未悉合爲獨豐城甘君孟進建祠堂其廬之東所制則惟家禮是準可謂好古能行人所未行者矣惜余未與踵其兩階間觀其位次之定詢其衣冠器物之用考其春秋行事之節果皆遵家禮不依狥乎時否歟然茲其次倡揚以尚中竭乎報本之虔必本之家禮亦無異乎余家所施也況其子瑛與余同主事禮部又同有志於[illegible]禮[illegible]與以尊祀乎先不宜無詞乎縉紳記述之末將[illegible]從[illegible]揚[illegible]詩五章使其[illegible]爵受胙之際[illegible]有所[illegible]甘氏系出丹陽其先有仕宋至司空者食邑豐城至今廟享其邑之驪塘司空之後有爲憲副爲州守爲縣尹學官者孟進之宗也世居其邑進賢坊今祠堂在焉詩曰

於[illegible]甘[illegible]肇造明宇內廓其楹外環其堵栢翠松蒼[illegible]延[illegible]學[illegible]陰[illegible]列祖顯顯世澤世演司空垂裕憲副貽猷紹紹繼述休郡守縣尹承之不替播之蕃衍昭昭永享有祀典祀與有秩維時卜吉[illegible]斯實釐牲有馥香孔飶廟致孝思孝思克一是饗是侑來祖考于室[illegible]考既位曰嗣孝孫克[illegible]克勤肅將祀事錫爾永年食茲土利允康其居無圮[illegible]志衆多孫子世德呂而熾庶我孫子既明且偉靡忘于儀克窮于理號詩悠悠[illegible]於青我我冠長孫世濟厥美勉永之沿流慶源不已

王處士[illegible]德[illegible]序

世人誦太史公之言曰閭巷之人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遂謂士窮于下苟不為達官貴人所録將無自而名於後其能名於後者必達官貴人表白而張大之也愚則以為士患德有所未立善有所未孫耳何患無名乎後哉苟累蹟庸衆人之中而無德善可稱將何以藉口於達官貴人以徼求其傳聞歟蓋必有過人之行而爵祿未之加爲事業未及施焉以至沒身不遂則彼達官貴人苟有文章而樂道人之善者必將哀之且有言焉以述其所有而悲其所不幸使後世知而稱之不至於淪落無聞

此太史公所以傳伯夷悲許由而悼顔淵皆出於忠厚之至君子之心也是宜處士昂霄之潜德有裕焉亦不得不因刑部主事功載之請而為之序焉昂霄素負奇氣有識量為學務大義急踐履而不事章句其於孝也至而生之者崇於有子其於弟也篤而長之者樂於有少其於友愛也切而弟之者安於有兄其自幼至壯未嘗計家之有無惟知力此孝弟友愛之道而已其平居命其族訓育其徒與鄉人故舊言亦無非舉此孝弟友愛之道蓋有志於善世厲俗者矣惜其未沾一命以沒刑部官貴人豈得嘿無一言

及之哉是以論行之詞悼亡之什疊疊乎聯篇洋洋乎盈耳所以誦說乎昂霄之德者既工且至則昂霄沒而名可稱于後矣昂霄諱俅吉水富溪人姓王氏功載其從弟云

雙峯先生文集序

有令德於中者不能不文于外文者宣播其德之具也不有其德而曰文足以追古作名後世非誣即謬皆不足與言文也有追古名後之文浩乎與江河同其流皦乎與雲漢爭其光鏗乎與金石抗其音者皆非末流外襲所能為必有德焉為之本德有大小而文之淺深高下隨之故曰有德者必有言此雙峰舒先生國輔之文所以垂至于今不忘也先生靖安人舉進士宋淳熙間歷官郡邑以廉於處己公於理物為晦庵朱夫子所嘉晦庵當世大賢也先生能不見絕於大賢而為大賢所嘉其亦大賢之徒歟為大賢之徒者以有德之七也先生之文傳至十世孫守中凡九卷合表箋啓疏詩賦記序之文二百二十九篇蓋不務於時格而一出於己之新意是以奇正迭出而渾深俊逸之氣象相生然有德者必有言也守中今同榜進士今為主事刑部文學政事大類其祖將

重入[illegible]文于梓又先有德者之有後宜序以明之

送[illegible]先生歸梅溪詩序

梅溪新淦山水佳處也[illegible]先生未嘗得官于衡將歸而於泉石之樂好究[illegible]之行也[illegible]于吾溪一[illegible]人謂先生年未老力未衰所抱負有厚而施於外者未及盡乎其中之所有何不與世委而以隱遁自逸少增於事業乃果於投閑置散之地乎[illegible]用其能[illegible]球山而語之曰先生之志固不在此[illegible]之進而居得其位食得其祿出有[illegible]以行其行執其役入有衣冠以尊其[illegible]汲汲乎[illegible]惟患吾[illegible]

不得効汲汲乎下者惟恐恩澤未之流汲汲乎四方
者惟恐吾之功業有未著聲名有未揚日夕弗遑以
求其志之遂道之行此豈乎聊者之所事也先生始
也由進士起爲職郡歷知潞國同知郡事未嘗不志
乎此矣然時不可必其得爲君子之退而優游物外
左經右史論說成而後游徒日以窮夫天地之所以
自始人物之所以生洪聖賢之所以爲教近則口授
之於人遠則手筆之於書將推其道以澈乎其後以
得之無窮此不遺乎時者之所事也先生今也乃得
歸而事之況其事有何得而必乎者天以得失以憂

知進而不知退必將遭行險之違捂乞憐之從僥倖
以苟得阿徇以取容廉恥喪而奔競之風成此小人
鄙夫之事君子之所恥先生豈爲是哉人以是皆知
先生於進退之際確乎其有道裕乎其自得矣縉紳
之士作詩贈先生歸者遂用其言爲之先云

端午宴會詩序

吾邑人居京師而時節有會者常事也宣德乙卯春
以國有喪罷之及再祥也而復作焉是歲端午會者
十有五人而主治具者余也雖羣儒不擯又無遠方
珍奇之味與夫華麗之觀絲管之奏然觴尸風榭詠

風時來笑謔隨之譁然角紊又應時爲亦足以娛今
節追舊會之高雅況在會諸君爵尊者有容卑者有敬
畏以禮節故不必嚴禁而敬而諠譁自息言以文宣
發不必謔諧嘲笑而歡意自洽酒以令行故不必強
酬酢勸而衆賓自醉又繼之以吟咏使人各得暢其
懷尤足以篤鄉好厚彝倫美風俗昭國家之閑暇而
吾徒得優游以自適也顧其爲樂不亦至哉竊思余
自庚戌之歲入京至明歲冬始有鄉會當時預者十
餘人又明歲增至十四人又明歲至二十人未幾會
籍所預者亦或遷或調或歸或沒及今復會則坐中

從昔向所曾者不過五六人焉耳雖學士古廉李先
生風采如故猶以予衰未預而後至者乃倍其數焉
夫以數年之內而一邑之人升沉聚散若此況歷年
之久哉昔人所謂俛仰之間已爲陳迹不能不以之
興懷者信乎其然矣又安知他日又有人焉思今日
之會如吾儕之不能忘情於向日乎因錄諸君所賦
并序以文非欲以誇今日之樂亦將以繫後來之思

送王邦英赴景陵丞序

邑秀士王邦英之推丞景陵也來問余蒞民之道因
告之曰凡受命而治其土者無小大皆謂之民牧蓋將

使之牧其民不至於失所養也乎天子命官以為民牧者豈得不盡所職乎借使受人之委以牧其馬牛猶當食其所食防其所害使其生長[illegible]當息焉食之不時也害之不防也生息之不蕃也[illegible]矣其所以為牧之職況又有所擇焉以務其職角[illegible]其乳酪以病且瘠之則將何以逃其咎令也為民于牧斯民而不知脩其職又冒焉[illegible]所有以觸大不可逃之咎而不知懼者皆非所謂良牧也其良於為牧者必於此乎懼以恭其職不敢有所擇焉以取其咎則令聞傻秩必將歸之或有秩[illegible]加乎其良而咎不及乎其不良者非道之常也出於時世之異也君子有常不道異故吾之望乎也以其良而不以其不良焉邦英退以誦之其兄監察御史體良謂余宜書所言為邦英贈言余嘉邦英好也從余問舉業學為而文藝一遊場屋不得志遂謁試于有司而有司遂擢[illegible]抱其有留連江淮汴泗間以求遇夫知己而終不遇[illegible]傷其業于家郡守知其賢而薦之遂有今擢可謂伸於久屈而用於既足者也其為人牧也必良其於令聞傻秩也必將有得然後見其學之得吾言之信也遂書[illegible]以贈之

送邵州學正[illegible]惟盛序

余居京師友天下賢俊多矣而執禮[illegible]莫惟盛敬惟盛遊太學時[illegible]紳先生多矣而相好[illegible]莫余先故[illegible]朔望面相[illegible]辯疑而質難往往存[illegible]不倦至有廢[illegible]及不變節然嚴亦常[illegible]之足豈[illegible]人之為師友者比哉今年惟盛戰藝春闈余忝考[illegible]之列[illegible]其必在進士選中惟盛亦常以是自期矣乃竟列名副榜之首去進士特一間[illegible]余甚為之惜而惟盛略無然色於此亦可見吾師[illegible]所守[illegible]者命所信者公無私耳豈苟[illegible]附欲[illegible]一時[illegible]者所能預哉已而惟盛得邵州學正將行來問其所以為教之方因語之曰子之學於余者春秋乎春秋大義以公天下為主其是非之所以賞功罪之所以定予奪之所以施名分之所以正莫非大公之道焉聖人用是以匡天下後世之人心也遂矣學是經者可不以至公為心哉子與余之心均無所私於春闈也庶幾不昧乎春秋之為[illegible]今子往而克廣是道以淑學邑以推而矜式其[illegible]則邵[illegible]三蘇子之鄉其習俗尚古其山川之秀鍾於人者當以時發安知其間無瑰偉奇偉之士出而與子遇[illegible]遇則不但余之授於

子者可行於彼而已也子之令聞當因以起資秩當隨
以至所謂行仁義而自無不利者余誠有望於子也
子慎無怠惟佩曰敬受教願書以識不忘故為書之
惟盛姓林洪之新淦官家子舉辟府貳今君退休有
年惟盛益能守其家法云

送方行御序

量能而授官者朝廷之首務今昔之通典也而今時
御史之職獨難於得人始以吏部選用監生進士之
有才質者為之久之而賢不肖均焉乃罷而用大臣
舉已仕者試御史事六月然後考而任之其賢不肖
又均焉後罷而聽吏部雜選待選官試而考之如大
臣所舉者然後任之其賢不肖又均焉得人之難如
此於是都御史言進士監生所學者經所明者理所
養者尚有素既不任之以筮仕之初宜選其仕為中
外七品以下官而治行著者考試如初而任之上俞
其言命下而首與是選者永福方貢茂規也方君以
宣德癸丑進士為行人三年行以茂聞績以最稱故
得與選拜監察御史廣西道使其行績亦若著而非
進士亦不得與焉其得御史蓋亦不為不難矣嗟乎
世之為御史者孰不欲賢其任哉然而任之將者卒
不多焉何也其剛猛之有餘者或仁恕之不足執守
之素固者或風力之不逮明敏之足稱者或自矜之
太過恭謹之不肆者或大體之不諳是皆失於一偏
而不得乎道之中也欲勝其任可得乎剛而能恕執
而有為明而不自矜謹而識大體余惟方君是望蓋
與新進御史之選自方君始始而得人則繼其後者
不患不得人矣故因其交游有請特序以為之賀而
亦有以為之勸焉

送彭教諭赴長樂序

宜黃地里距吾安福不甚遠其邑人官吾邑而政與
民安德及民遠澤入民深莫前大尹鄺公若馬公去
吾邑三十餘年而後司訓彭先生友諒至邑之父兄
思公不可復見得見先生猶見公然莫不喜而為其
子弟曰先生昔賢大尹邑人也必能去爾之昏昏進
爾於明明宜善服其教無違焉其子弟由是奮於自
脩勇於進學爭欲從其門以出身不數年而生徒之
數倍厥初其與計偕者益衆焉先生以故大收啓教
之名而大尹公之德澤亦因以增輝而益潤於吾邑
也至是先生以年滿課最陞長樂教諭兵部左侍郎
鄺公大尹公哲子也以余出其先公治下遣人來徵

文簡先生助余豈得辭哉夫仕於今之世而得上談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以廣
聖朝之化以開後學之家以文當世之俗惟師儒之
職為然故職師儒者不必勞於吏牘之親酷於刑具
之用而佐理之功常倍於百有司然亦豈無其道哉
行誼之脩日勤而不怠如詩所謂成人有德者師之
道也問學之進日增而不已如孔子所謂溫故知新
者師之道也師道既立則不患其教之不效矣先生
之賓興起家訓成都轉而至吾邑而吾邑之士隨與
其教之已效也如此今陞長樂又為産賢育才之地

士之抱藝能以冠鄉選魁廷對者屢屢有人欲教之
效於彼也不難矣雖然師道之在己者不可以不盡
也能盡其道而後可以為人之模範成人之德器焉
不然將何以資人之求哉況世之由師儒進而立要
路超而為達官者以能盡其道也先生之於師道克
盡焉則長樂雖士大夫淵藪豈足以盡其足哉顯用之
期行當至矣因序以贊先生之進

送李教諭致仕南歸詩序

黄梅教諭李士安先生課最在京不謀於交游不考
諸蓍龜不自計其年數之未逮脫然堅以老為請吾

邑庠之士聞而欲留之以師命下而勢不可得留
又以獨拳拳不忍其去者何耶先生上世本吾邑東
鄉陂人自曾祖以來避地廣東再徙而家蒼梧則地
之去吾邑也數千里自始遷今垂百年其聲聞之不
相及也久矣至先生出而仕四方遊吾邑人無分貴
賤賢不肖無不禮之至而必求吾儕邸舍而造焉
以敘契闊道殷勤訊問其宗族墳墓安否何如及去
而守職于外則起居之間平安之報又常累累而至
其厚於吾邑人也雖親骨肉不逾焉今先生歸老蒼
梧即其少時之所居出處之途之所得以師表其鄉

作式於後學其為樂也固有餘矣吾儕欲復與之接
一面交一言共一觴酌之歡可得耶故於其行而情
有所不能釋焉因各賦詩以道之余復念吾邑中故
俗散於外境而子孫繁衍其餘澤以至盛且大者不少
也能厚其祖之邑人如先生者曾幾人哉先生之所
以厚吾邑人者念其祖也念其祖者仁厚之道也篤
於仁厚之道者必思繼其祖之志而不忍委其故物
余以是知清波之烟雨吳石將為先生所有焉余
家炎溪之上去清波不甚遠青山喬木隶而相望他
日幸有歸期則與先生攜琴載酒往來其間縱閑暇

而頌肯平意必有日特序以爲後會張本

送周衡謀送鄉祭酒序

皇朝策士訖今二十科而兩浙學者與大魁之擢自四明之張信後有今永嘉周君也觀其人焉中觀之擢魁也又當
聖天子改元之初年則其出也豈偶然哉蓋必有以鍾夫浙東最秀之氣而闡夫天地極盛之運也不然何以生當其地出當其時驟士大夫於此豈得不以潤色大猷培植名教爲吾斯文光者屬望之哉今年春君同考禮部會試以勤於事致疾因欲辭職而去

余數以士大夫之所屬望者勉留之未幾而疾且瘳雖欲去而義有不得去者矣於是以朝廷營推恩榮其二親而燎黃之典尚缺備累乃乞歸展丘壠果得請而行其同榜之士徵余文爲之說余以其所生之地與所出之時而揆之固有以知君將得以大行其志大收其名而大成其事業於斯時矣雖然君亦不可不增乎其能篤乎其行以待之焉夫騏驥之駒空羣而出適遇燕人千金之購以得售而登天閑人莫不期其鳴和鑾駕大輅馳騁乎清道之間矣然而終老槽櫪之下卒不得追望屬車之後塵

者何耶調習未至而踶齧之性尚虧其術良之德也君其登天閑之騏驥矣尚致力於仁義留心於詩書以益調習之功焉其何患乎不中大僕之選而居六飛之列哉幸勉於自進以求副乎士大夫之望焉

送金吾右衛彭指揮赴南京序

南京金吾右衛指揮僉事彭君欲引年謝事遣其嗣子名鑄字大用者詣闕以求代大用從代命而南侍讀周君屬余文以貺之余謂侍讀君文章名天下如欲爲大用貺則取之於己綽有餘奚庸余屬侍讀君爲彭氏上世雖由武功累官至今然大用父子

雅好文學尤喜與縉紳之士遊凡兩京名能文者莫不有作而得吾所作爲尤多顧其篚笥中不可缺吾子作以故爲之請之余雖欲讓而義有所不可讓者矣夫世之議武弁以糾糾名者多迂文章而弗尚其仗文德以輔治平者又鄙武事而弗爲彭氏以世武之家而庭多士大夫之迹詞苑之英華又悉爲其所有非其志尚乎此心樂乎此則又何足以臻此哉雖然文以致理爲先武以止戈爲義其道在於濟時康爲國家治安計者一也是以古之賢士俾大名成大業卓然爲世宗臣者必德備文武而身兼將相之任

馬兇令

聖朝方崇文化以外世于大猷未嘗不貴武舉以防患於未兆所謂文事而武備者誠 宸慮之所素注也大用徙賤乃賤而充上體 朝廷之感意下以古賢自期待使文武之道全盡於已則欲樹勛立名以克大其父祖之烈豈無其地哉因序以為之勗俟其有成而復為之頌焉

送義烏劉縣尹復任詩序

義烏佐成以尹氏以其丞能字己蔡然跡請尹之而吏部已罷某上回同補其缺矣竟卻所請及同至而見丞之佐縣果有餘於民之戴丞也果出至願卽自奏乞以丞待己尹兹邑庶不違民望雖吏部執先已復卻之然士大夫莫不以此多同之能讓而服丞能得上下人之心皆足為賢也至是丞以三載課最還官與之序者取唐相權德輿贈崔丞五字詩之句分韻賦詩贈其行兵部郎中龔君永吉尤德於丞來徵予序自問丞常行何異於乃能得人之心推誠衢慕如此耶龔君次第為之言以故知其素有偉才敏識及佐縣政又能敷德惠明戒令以綏理其民且嘗條其職所當行而未得行者凡十數事以獻于

朝無非欲奬忠良表孝節以新其俗重師儒之職脩庠序之教以作起其士嚴考校懸賞之令以勵廉恥平賦役蘇貧以問人窮防奸禁盗以除民害皆有益於風化有利於民故一邑之中無間居其下與上者交欲推而尹之士大夫賢之於前而詠歌之於後也非溢美矣雖然專其名者不可無其實善其始者不可怠其終賢哉丞乎必實與名副終與始一然後績愈茂而人之與愈遠內外顯要之位將有待焉一尹之得不得何足較哉丞劉姓傑名仁傑其字饒之樂平人其發身也以文學才行云

两谿文集卷之十三

序

會稽八景序 并詩

會稽爲浙望郡而山水佳於天下其南十餘里有禹穴在龍瑞宮之側世謂禹藏書其中司馬遷嘗探而採焉至今烟霞護深窅說老氏者復指爲陽明洞天其東南二十五里有山蔚然蓊茂樹而[illegible]者會稽山也其名自禹始越勾踐北于吳而栖焉卒以餘兵克吳其東北九十里有山屹立海岸以[illegible]者稚峙峻絕以禹之駐驛名也山之下潮汐之[illegible]閒若雷其東南十三里許有[illegible]古齋臺者今嘗增之以亭禱焉每日將日則將光朣朦輝映遠邇此皆山之亡佳者也其間未嘗無水焉其東八十里有江名娥者漢曹盱之女死孝所也每夕陽沉深影映古祠殘刻過者爲之感慨其環城之四面爲鏡湖周百餘里當春融水溢之際波光[illegible]渺魚鳥交泳而蘋藻漾綠又其景勝者明皇賜賀知章休老處也其西南三十里爲蘭亭雖脩禊流觴曠久不舉而激湍之水茂林之竹具在右軍遺風尚可想者其東南七十里爲剡溪王子猷之憶戴逵也雪夜行焉今猶援通能

門若耶之勝好古者多嘉遊之此山水之尤佳者也其間未嘗無山焉凡山水之尤佳者[illegible]古人之跡而後世名之矣今禮部侍郎章公[illegible]其周旋所居無遠百里者而齋臺之麓又有先[illegible]焉遂合而列之爲八景屬名能詩者賦之夫公由進士入翰林擢吏部主事郎中而後爲禮部足跡久於官途惠澤加於海內聲名播於外夷

天子方欲資焉以熙至治則進思効忠退思脩其職以樹勛當時而流德芳於後世乃所宜也何勸勸留意其故鄉山水哉蓋章氏世居會稽及公而家愈大凡立庭階者皆如謝氏[illegible]桂之佳其子瑾復第進士以換武清朝得非山水之秀鍾于其家也父而益盛于昔陳秦公父子鉅閥之秀而輿則閣峯鉅屏南嚴龍下灘紫微捧硯[illegible]名文字間今會稽之章猶閩之陳也豈可後其山水散于一方而不文之以詞哉宜乎公之不能忘懷乎閩而山水之遭公爲有幸也琭嘗吏于禮部侍公之教爲多特序而繫之以詩曰

烟霞護深穴茲景何遊閒通靈徹兩儀吐瑞成五色
明燭方外晨[illegible]曷[illegible]今有無百世傳禹跡

右禹穴烟霞

稽山岑以[illegible]柘倚[illegible]千峰袤

複越敗兵[illegible]乃其始陵[illegible]然青未已

右稽山雲[illegible]

亭亭夏[illegible]立滄海岸潮[illegible]浩瀚

下浮[illegible]上入天蒼半[illegible]郡多名山視此為勝觀

右夏蓋湖[illegible]

曈曨[illegible]上晨光初啓時[illegible]日出[illegible]原湍以照

故家[illegible]乃在茲山陰[illegible]亦以思

右[illegible]色

娥江深以[illegible]流成[illegible]留碑[illegible]

林杪日欲西餘輝半[illegible]何人[illegible]門[illegible]名

右[illegible]照

湖風春正恬湖水春[illegible]明影[illegible]闊

壓纓取清濯源棹隨流[illegible]

右[illegible]水春[illegible]

右軍賢達士脩禊會[illegible]

往跡雖已陳幽竹尚含[illegible]

右蘭亭脩[illegible]

欲向剡溪遊須識[illegible]三秋知[illegible]

發棹雪初晴推篷月交映高風誰所懷宗伯清名盛

右剡曲扁舟

李[illegible]挽詩序

女婦[illegible]其行可不必詳也然有賢而為衆女婦儀範者又豈可不詳之耶且叔姬非紀夫人其位尤卑也春秋於其歸紀歸酅及卒與葬皆書之聖人何勤勤於一亡國庶婦不忍沒其始末哉以其秉節守義不忘紀國有賢行之可詳也今有賢如李節婦謝氏者豈得不詳之哉謝氏餘姚名族女歸盧龍指揮使銘而奉正室潘氏教命惟謹潘悅之任以內事使為盧龍君治賓饌服飾縫紉澣濯之類皆精緻愜人意又不自能每歸功於潘以故閫中未嘗有矣色已而盧龍君洎潘相繼歿二子曰端曰壽俱潘出而幼孩不能立因有以無已子間謝氏者謝氏之改節謝終不聽俛焉撫育二子如己子及其長也訓之曰吾歸爾家時爾先君已[illegible]實吾不知其所以得官也然聞諸爾毋以知其始也蓋爾祖嘗為燕山衛千户從太宗皇帝征討[illegible]矢石病瘡瘢得一生於萬死中累有功然然後陞其職得之甚難也爾兄弟其念之以勉嗣前人勛爵毋失墜二子服教惟父祖業不敢[illegible]

遂舉文爵為盧龍指揮使以勤于職擢任錦衣衛兄弟平昔事謝氏如事母及其沒也喪之如喪母謝氏沒時年六十有五內外姻戚悲之以為失內教亦可謂賢而有儀範者矣吾儕豈得不緣孔子賢叔姬之意以詳著其賢哉縉紳士皆有挽詩余復為之序使世之覽者知其賢焉

送鮑參議赴山西詩序

皇帝即祚又明年吏部以藩臬之臣多缺宜如故事舉賢以任之於是會三品以上廷臣二十人人舉一人以進詔特擢其尤者七人餘悉置之夫用大臣舉賢以任要職者國之令典也余嘗謂復選之如此其嚴取之如此其精非有長才異能何足以及此哉吾邑鮑君時博由禮部主事陞員外郎僅一年已得與六人者同升超拜山西參議其所遭遇蓋不為不快矣時博猶以不得久居郎署周旋禮文間以與縉紳長者相親近為念余謂之曰士君子之仕也無不欲有所為也居郎署則其職守也有限其所設施也不得自專雖欲大有所為不可得而為也出貳藩司則上之德化待以宣下之貧窮待以拯況山西當西北二邊凡百邊務之叢萃皆待以商確而分理焉雖欲不為不可得而不為也然為之未嘗無其道孟氏曰人能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是非為之之道乎彼之蒙然營享祿榮而功無補於朝廷澤不及於黎元者皆非才之病也不能勵其不為之行以奮其有為之志也今既處夫得為之地苟擇於二者之間能去其不可為者而勉其有為者則茂功之建令名之歸當如種之必穫也當如行之必至也當如操舟楫以臨巨川不患其不濟也何必久於郎署因循於歲月哉時博悅吾言欣然與交游別凡邑人之達於其前進於其後者咸觴以酒而贈以詩謂予與時博同官宜為序因得申吾所言

送太守陳侯復任吉安詩序

四明陳侯治吉久而多成功始來上其績吏部以第殿最士大夫謂侯才優而不煩宜留京師以股肱天子使天下皆得沾其惠不可使一郡專而有之吾吉之士則以侯之治吉既能使其民賦者均訟者理強者有畏弱者有恃又能念其先民以忠節名天下者祀典曠弗舉乃奏請舉之命既下歲春秋率寮屬行事必致敬又極慶復留心學校督其子弟進業使吾郡人益勵名節勉學問皆侯之力也乙卯之歲撫之

盜聚大盤山以作亂誅掠水豊以窺吉侯受討于守
條武臣並借兵以屬之裹餱糧以齎之[illegible]道與
之剋期披寇所故不待再鼓而元兇授首使吾郡人
不被其荼毒者侯之力也[illegible]歲江南大飢侯先發廩
召九邑之貧無食者給之而後以聞又勸富人出粟
以賑貧[illegible]孝以救荒為事俾吾郡人無殍死者侯之
力也侯之惠及其民類此者甚多民之感其恩而懷
其德也不為少雖侯之暫去其郡民猶戀戀不能捨
況欲奪而留之京師乎[illegible]還侯以順其民[illegible]而吏
部以侯之課最聞果得循資復于職吾吉之[illegible]遂喜

以為不失[illegible]咸作詩以為賜而吾邑作者以球為
序球以侯之還則歷其職也備知其民情也熟政必有
以布其新恩必有以加其舊固足慰吾郡人之私然
自古三公九卿之缺多推郡守有治效者為之蓋欲
任既優則內政資獨實理所宜然是則士大夫欲留
之論亦不為不公況侯始由刑部副郎奉璽書以拜
吉侯之郡政又拜御製招隱歌之賜
先帝之期待於侯者豈但欲一郡之安而已固將大
其用也今
皇上復急於得賢而侯之績日以著名日以[illegible]知

又夫公論不[illegible]吾郡人之私[illegible]不可以久
[illegible]昔表[illegible]安焉及[illegible]大將軍也民
[illegible]不[illegible]吾郡之人而將遂侯之道
而不得其留[illegible]待之

送安福儒學史教諭赴任詩序

吾邑文物盛而習俗美[illegible]今焉學者愈衆
而士風[illegible]不古若者何耶[illegible]者教不得其道
也非[illegible]也故學[illegible]至自故無數以
教官之[illegible]言[illegible]久而後得長與
史君公鯨仕以學教[illegible]與司訓敬俞先
生能[illegible]人故[illegible]開學之[illegible]初舉
業之故得嗣為司訓長與教[illegible]復從銓曹為吏
部所選而有吾邑之[illegible]以教所宜施者
為君告哉吾邑學者[illegible]文之務而
不知理明於心者自[illegible]之慕得而不知
行成於己者自有其[illegible]勞也倍時之積也
久而效之[illegible]焉[illegible]師[illegible]其故習以授以經
新之規使之致力於詩書以討求夫古今事物之理
體之於身而為德[illegible]之於事而不[illegible]乎道則[illegible]
[illegible]而將[illegible]之來[illegible]然而[illegible]夫孔子所[illegible]

者有言學也校在其中正謂此也所道之有關於後學也豈小補哉若亦可矣以師以自居哉他日邑中子弟尚有志指授於君者[illegible]而來者日有增視其為文則沛然[illegible]中[illegible]非襲於外也觀其為行則謙[illegible]質不苟合[illegible]也究其所學則得其[illegible]識理於經[illegible]充然而有餘也詢其平居之所願則孝[illegible]於[illegible]信[illegible]若乎鄉[illegible]不失為君子也如是而後見君之[illegible]行於吾邑為有效於邑文物習俗[illegible]誠於其[illegible]所選不為不公矣是誠吾邑人之所共[illegible]序以速君行

重介則省外郎陳君[illegible]序

凡有分[illegible]不苟於取舍[illegible]際必欲留身於潔者此有介節之君子是矣[illegible]也使世無斯人雖有之而人不知其所重則[illegible]貪[illegible]之楚[illegible]而廉恥之道長奔競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諭許之習除而淳誠之化起烏可得耶是故伯夷作而後人知千駟之富不足以易窮餓之安柳下惠興而後人知三公之貴不足以易阨窮之樂介者之功豈不與德教並施理化俱行哉此其所以不可無而亦不可以不重也居今之世而能循古介者之規吾於同僚中得陳君舜用焉始君入京以優於文而薦於[illegible]知縉紳大夫故得[illegible]以遊編苑歷官[illegible]職人謂其致厚[illegible]仕勢不難[illegible]京十餘年權貴人非無知其賢者而君[illegible]輕領其所其無出位願外之心也如此故[illegible]所藏身之所日用之所資始終一致未嘗[illegible]當時明之期大官[illegible]任乃分所宜得[illegible]而謂人曰老母在堂年八十矣與其思之[illegible]之於近與其榮之以官[illegible]若養之以色即[illegible]而歸其志行之高夫[illegible]者[illegible]其視古昔介士之[illegible]亦何愧哉人盛稱[illegible]吾[illegible]之[illegible]誠克自樹以無負人之所[illegible]退復有[illegible]君焉是豈不足為吾[illegible]重耶[illegible]天[illegible]往往惟利之是徇惟勢之是附惟得失之[illegible]聞君之風不能無怍於心無慚於色則其介也又豈不足為天下重耶介乎介乎所以移薄歸忠將君是賴乎吾亦不能不為之重也若其脫輟道途養高林泉無[illegible]之[illegible]得詩書之趣則同僚諸君發於贈行之什[illegible]詳且[illegible]故不及也

送王大[illegible]赴廣東詩序

廣東參政王公原之將適官交游相率賦詩爲其行季旣而囑予序之予以廣爲天下富區山珍之所積海錯之所出資於古今而無窮用之四方萬里而恒足其富誠非他境所可埒富則其民有輒欲歸之於理不難也大參之沛廉澤熙康績以陞歷閩其在茲行歟或謂世之仕於彼者多齷齪廉恥莫存富使之也則其富也徒足利人之裝而未足發人之與是予謂此非盛德之言也蘭芷混於凡卉而香自別松栢雜於衆木而操愈堅廣土之富其何能傷於君子之潔白哉苟有篤勤敏之志如陶士行之運甓勵清介之行如吳隱之之飲貪泉行竟仁之政如孔君嚴之竭道錢罷冗費卒有以成大名建大節於天下是皆仕於廣者也曷以富而累其德哉凡以富而累於德者皆不足以言君子也而大參公之才行燕茂名與實之著於人也有素列職方岳而得富土之民以撫之則政將不威而自行民將不利而自富嶺海之間沾彼

聖朝之德化也必有加乎初其名節之進於遠大也殆不可涯吾故知彼土之富非徒不足累其德而且有以資其治行之成名顯而人之知焉然古賢之迹不可不追也必勞於事也有士行之勤敏守乎身也有隱之之清介息乎民也有君嚴之竟仁然後有以匹古人之休而不負吾儕之素望焉因薦以酒而舉斯言以告之

鍾氏貧樂堂詩序

貧可樂乎樂[illegible]在貧也道有諸己而心常自得焉不以其貧之故[illegible]處之是豈非貧而樂也耶永豐朗溪鍾氏世以[illegible]家至濟雅能不遷其業惟守先人田廬以爲[illegible]之資伏臘之供未嘗戚戚慮不足未嘗汲汲欲有餘其視鄉人子弟之巧取於人厚斂於已而益斁利害之所鬭不啻若浼[illegible]從復故名其所居之堂曰貧樂以示不外求也中外士大夫皆爲詩以嘉之予亦爲之賦矣或者乃謂貧樂之說始於孔子之告子貢然非人所易能當時門人貧如原憲雖怨欲不行矣而樂則未也家居如卜商雖知富貴在天矣而樂亦未也故孔子惟稱顏子能不以簞瓢陋巷改其樂復自言其飯疏水飲樂在其中則貧而樂者惟孔顏爲然耳如商憲皆不得與而濟雅乃以名其堂不已過乎予爲之曰孔顏之樂豈不在於道乎濟雅所讀之書孔顏之書也讀其書於以

忘乎其道志乎[illegible]所以希乎其樂也道之在天下也
未嘗或息而[illegible]人也常與之相因道得於己則
樂必將隨[illegible]進雖其豈先聖賢所可得而專哉
昔河南程[illegible]於周濂溪之門也濂溪每令尋孔
顏樂處程氏自[illegible]求道弗辭而樂卒歸之濟雅之於
道也能力[illegible]如程氏[illegible]得其道則樂將自至而
所謂貧者自忘之矣何可以名堂之故而過之以汎
其雅哉吾末既濟雅從子倘饒弘平來為請序因[illegible]
其或人樂論之辭從於諸作云

送王貢士南歸詩序

今年春吾邑之士試[illegible]闈者四人皆貢奇器王相邦
佐之薦于鄉也尤在前列人謂其中是選也必不在
人下時余忝司文衡亦深以是期之發事之日發副
榜舉人糊名而四人者不與焉意皆登名正榜矣及
發第正榜者糊名自十[illegible]人始則三人者以次在列
獨邦佐不與焉意其必在前[illegible]中矣已而發箱十
人糊名又不與焉余為之惋惜而悵嘆者久不能已
豈徒私於邦佐而其情然耶夫三歲一舉賢能迺
朝廷令典斯文之盛會也考校之下而[illegible]名有其著者
之士抑而不得沾名其間以覯至公豈非典[illegible]者
[illegible]失歟吾儕[illegible]其貴矣雖然[illegible]不可
知所以自[illegible]以不中主司之選者為[illegible]則今
日之[illegible]大伸之致也[illegible]必奮進
必勇[illegible]其[illegible]而成就其[illegible]不容已其伸
於[illegible]哉且以吾郡人抑而[illegible]者言之則
禮[illegible]不[illegible]知[illegible]君[illegible]滯迹[illegible]十有[illegible]年
矣[illegible]而不得志[illegible]若[illegible]十
有二年[illegible]有以[illegible]大對[illegible]為吾郡光使其
始也皆得志焉則不過成一[illegible]美官而已歟
為大魁於天下不可得也邦[illegible]學力不[illegible]知
他日不[illegible]二君哉[illegible]邦彥欲留
之京師[illegible]佐以名[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以選貢
祖父[illegible]得以[illegible]泗李先生倡
邑人[illegible]其[illegible]復序以[illegible]而有伸之道焉

朱氏桂林詩序

桂之[illegible]於月也不可知然[illegible]於[illegible]花[illegible]秋[illegible]香盛
且佳[illegible]君子風節焉豈他凡[illegible]可[illegible]以科
第自[illegible]則自郡林始而[illegible]人
登科之[illegible]桂則曰攀桂[illegible]分[illegible]翁
然[illegible]朱氏之[illegible]世有[illegible]而[illegible]號

舉於前桂林之名盛於今也朱氏之先有兆洪祐鄉薦曰子厚者以父祖子孫四世著稱科目故號桂齋傳至於今副都御史與言公而古杼尚存公復以明經登永樂辛卯進士第歷官外臺入為都憲鄉人故舊榮之相與名其所居曰桂林以見其桂蕃榮而科名益顯也雖然公自委質以來三十餘年而清苦之操忠鯁之心公平之政始終一致惟功業高於古賢德澤溥於四海休稱令與傳于後世乃其志所存而力所欲致也豈區區科名足以盡其榮哉然於桂林之號則猶受之而不辭者何也欲因此以昭先德以開其後胤於無窮也球素辱公愛特序而繫以詩曰於昭朱氏世有令德發於桂叢以蕃以碩崔白其先慶綿善積四葉相承占姓桂籍故治其府行茲矣植幾歷滄桑所芳弗怠逮都憲公克踵前武奮起甲科荐陟華職其惠在人其忠在國其操清苦訂冰蘗饌渊閔之歸光輝赫奕蔚若桂林識名奄錫維桂之林風清霜白有穀有攀不渝其色封之培之無戕伐數以昭先美以流後澤都林匪倚勖敢敵詞匪枉詩用垂無極

送石阡推官康公復任序

往年大理評事康君以直道得罪其寺長調為推官石阡人謂其地界在夷部邛筰間其民夷也其俗陋也康君去京華顯融之地而謫於夷人處隨俗欲其道行而績著不亦難乎予獨謂其以世宦家孔由進士歷官兩京有年其經術之明足以潤色乎政事其刑名之習足以竊成乎教化雖居遠郡亦何患乎政績之弗優哉因酌以酒贈以詩而朂之以有成別去其年而石阡之民咸蒙其惠被其化莫不愛之如父母會郡守缺民咸號而以君為之有司局於常資弗之從也民之請之至再至三不能已非其治政之速德入人深固不足以及此即此亦可以驗天下無不可為之郡而好德之良心不獨中國之人有之雖夷戎狄亦莫不有也孔子嘗謂言忠信篤敬可行於蠻貊凡不陋九夷而欲居之觀於康君能行於夷民懷如此然後知聖人不余欺而昔子所期於君者蓋亦不負矣至是君以課最得復職之命將行交游在京者俾予文贈之嗟乎君子之為政也固當慮其施於人也有不得必亦應其為於已也不能久得於人而後政有效久於已而後政有終康君為政能使服卉袵金之民忘好鬪之心有頑獷之意不可訶其不

效矣雖然持久之道不可以不勵也必使其内之所守外之所為恒如其初不以政之既效而或怠然後能有終而增名益秩又當自此始安知邊方之郡能達人之宦途也不敏於京師耶因序以俟之康君名額字宜清吉之泰和人於予為同年友云

送駱縣令復任詩序

為有司而不為俗吏之所為有儒者風吾儕於同年中得駱君士謙焉夫儒者為政惟順其民之情使之生得其養聚得其離賦徭訟獄各得其平事得其理而已不必為皦皦之行赫赫之勢罔其民以要一時之譽也初駱君為令成都能以是惠其民民甚安之無所煩於官駱君得取其餘閒以訓育邑之子弟自是成都之人始有預賓興之薦者子常道其邑駱君已遭家艱去矣其民猶能懷其德而稱其善娓娓不絕口今駱君政令清江復有年聞其政之所以施與其民之所以安莫不曰猶成都焉是非篤於儒道不以吏術雜之者何足以預此哉世之人固有心於仕進矣君獨為之不惑焉則君久於其職不遷也其亦以是歟然自古稱循良之吏必先及於儒者駱君由其道而思其終又何患乎不與卓魯齊稱哉君來京師書最而復官也與之同道者多賦以詩君歸而謁焉亦必有以佐其政者余因序之以申作者之意云

送諸太守復任嚴州序

太守予同年中奇偉練達才也宜德聞以能御史用薦守嚴郡因其民俗近厚而政尚惟平令行條簡未嘗任縱事煩以為之擾而致其病民用化之皆恥於忿爭而興於禮讓秋嘆息而欲應聞以起郡中既名為治太守之理效遂卓卓稱最於兩浙聞至是再以其績來奏墀下退而與予握手以道舊故使人甚為之喜而亦不能無所感焉所喜者何以別來同榜之士超而為達官轉而居要地所漸濟濟駢列可若如太守之績之優循資以進猶足追而及之況有薦推翁拔之途可相援引而並升嚴亦豈足久為之淹耶此予之喜殆無異於昔人誇其榜中得人之多也所感者何以前二十年始登第時吾二百人朝親而夕近為歡甚至其迹已不可追況前四年太守至而吾賞在翰林數得與之飲酒賦詩以相樂者尚五六人今則分離追逝獨予一人以無能而幸存雖欲與之追復舊樂殆亦不可得矣則予之感又何異於昔人嘆其同年如晨星之落落者乎雖然君子所欲行者道

而已所欲存者名而已故出而仕民牧之寄必思有以仁其民入而預國政之議必思有以福乎國然後名與道存而為其同年喜也無涯區區睽離之感尚何足道哉太守之欲行乎道以昭乎名也有素特序以必之太守名觀字經訓世家江右南昌云

哀鄉貢進士劉憲偉詩序

自吾去邑庠而後來之友如劉憲偉尤為性敏而志篤者也意其所就必不在人下別之數年聞邑庠中以貢進人累憲偉下憲司繫坐汚名而事非憲偉所主其主者皆得苟以免或謂憲偉盍攝主者以自白憲偉以為古之人有不辯盜金[illegible]以償同舍[illegible]者有欲以御易[illegible]不忍其友居惡[illegible][illegible]所取[illegible][illegible]也吾何忍[illegible]同列于[illegible]以求獨[illegible]乎雖落不可免[illegible][illegible]任使必不悔也[illegible][illegible]事若[illegible]其[illegible]以辯[illegible]已高其行以大未樂觀江西進[illegible]德壬子[illegible]能書[illegible]憲偉之文讀之見其簡而通贍而不泛雖羅于詞而不謬於理又嘉其學之進焉其後[illegible]偉抱其所有來京師余察其行和其學益信向所聞見者不失其實故嘗拭目以[illegible]高第[illegible]要途大其功名事業為吾邑光望之已而憲偉病[illegible]翰[illegible]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余[illegible][illegible]之門[illegible]不得一試其能以沒又豈意其止於此哉憲偉之病也同邑之士交往視之及其歿也[illegible][illegible]之明日各致賻襚往佐其兄憲政殮之又明日[illegible][illegible]遣于路祭之遂相率送之都門之外歸而皆若有所失於是悲嘆感慨不已而繼之以詩所以哀乎憲偉也皆不能置余復述所期望於憲偉者為之序若其世系出處之詳則有學士古廉李先生所為墓銘可考

送都督方公還京序

去年秋

天子憫西番諸虜為蜀邊患授右軍都督僉事方公平蠻將軍印往討之公至蜀訓兵三月得[illegible]三月虜肆驕掠未敢今年五月[illegible][illegible]於副將[illegible]侯分七道以進虜素恃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將石以下麾人馬多得勝故不為他備公[illegible][illegible]上卒擒虜不虞[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虜惶惑失措顧向所恃[illegible]不得用悉狼奔鼠竄觀師退而躡其後公覘得[illegible][illegible]下令諸軍攔其碉營其眾食其所藏以守而[illegible]之又誘其小姓攻其大姓兩姓自攜搆遂乘其弊而取之軍圍究四十餘日前後斬以千計俘以萬計[illegible]絕飲食死者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焉其欲効順中國而隨過于[illegible]者乞內附公皆綏而來之

蜀境以清
天子下璽書褒公勅陞公為都督同知錫公命衣一襲自副將而下官賫給賜有差且詔公還加勞於君甚至夫滅禮俗而為之夷者無不欲張蛇蝎之喙鋭蜂蠆之尾以噬我人民以流毒我中國苟不起而殄遏之則冠服之民難乎免於雕題左衽之患故謂蠻夷猾夏者書也頌膺戎狄之功者詩也明於外夷狄內中國之法者春秋也從古聖人孰不汲汲於外彼非類以安我有華哉今六合一統而蠢彼番虜傲然憑蜀徼為民病及

聖天子一運神筭命公揮戈以聲其罪則踰絕險如履平川使虜無容身立足之地民得脫其憂㡿其居於詩書春秋攘而外之之道斯云得矣然審於謀敏於戰以能敵

天子所愾如公之功又可淺言哉其得於勞固宜矣意必有秉載筆者能書是功垂之無窮何待球一措辭其間哉時以事涖蜀榮公有是功且得賜命欲球書以贈之者永康侯徐公工部郎中談公也二公之志不可違公之功不可不彰球故忘其卑陋備書之以贈公行以備秉載筆者考信焉

送宮[illegible]任貴州序

貴州與蜀[illegible]而皆邊於西南去中州為最遠蜀之民雜為夷者十三貴州之民雜[illegible]者半焉鎮蜀因[illegible]得良都師鎮貴州尤欲得良都師二方之都師[illegible]之[illegible]職貢日至干戈爭鬥之患息西南一隅無勤念之憂於朝廷矣故命帥之際每難其人而必欲得其人今蜀都指揮同知宮君迪與平西番諸將謀[illegible]而功[illegible]

天子[illegible]陞為貴州都指揮使刑部郎中周君安與[illegible]同[illegible]文[illegible]其行[illegible]因陳之以處夷狄之道夫[illegible]力[illegible]惟[illegible]非[illegible]性詐是[illegible]是用夷治夷之用夷治夷者[illegible]因關服而脩其備順則進之[illegible]則攘之是則內[illegible]攘外之是用[illegible]夷也[illegible]成來之以文德綏之以訓[illegible]知乎其力不若力田稼之安家髮被卉不若纓冠服衣之貴爭欲避夷而歸華是用夏化夷也用夏化夷者敵愾是三者皆處夷狄之道然莫善於敵愾[illegible]於敵怨居善不善之間其惟敵愾乎宮君[illegible]之[illegible]氣武力有以遏其[illegible]足以[illegible]文[illegible]衛指揮能自立功[illegible]

陞爵秉蜀復以功陞今職處夷狄之道乃其素能而固有也余復因周君之故舉是三者陳之惟君擇焉余職禮部犹他日貴州諸夷職貢之來增其舊而衣冠言語能自進于華不閒而知君所擇得其道之善者矣姑序以行之

送尹廣文之官廣之信宜序

江之西廣之東封隣而壤接非有長城巨海相限隔然世之人求珠香犀象鍾乳水晶翠羽玳瑁五品之金楩楠杞梓之名材與百希奇之物則必道江以走廣至于訪五家之儒講經義窮理學發為古今文辭以廨茂科叔來學則皆遠廣而即夫江以西豈廣之山川風氣恒萃於物而江西之山川風氣獨鍾於人故雖相近而相異歟然廣土所宜之物吾江西之人皆得力致貨取以鬻諸市以富其家豈江西衣冠文物之習獨不可及夫廣之人哉同邑尹君行遂吾江西之良也業明經起身科目嘗典教於長沙之湘鄉湘之人士雖知以通經應舉為學然得與討論者尠自君涖教來日厲月考一繩以吾郡縣學之規由是科有人而歲不乏貢秩滿上天官考績擧俱宗例應郡教之陞懇辭不就遂調廣之信宜其往也必能擧吾江西衣冠文物之教以敎導夫廣之子弟使其衣冠文物亦如吾江西之盛獨江西人之富有廣土之物無疑矣君之官道經其鄉在泮諸友欲華其裝以詩謂余宜為序故敘道江廣人俗物產有相通之義以壯其行

淡海詩藁序

詩主乎文而文末也必有質為之本焉藻繪詞章其末文也組理纖麗其本質也二者俱至固不易得至於末適乎本不若本適乎末故君子寧尚乎中平雅淡之音而黜乎浮艶侈靡之作者欲敦乎本而不專乎末也予於樂乎程遠九逵之淡海詩藁豈得無所取哉夫祀酒不貴酎而貴玄重其為食味之本也服衣不尚錦而尚絅重其為女工之始也而況詩乎詩者性情之所發風教之所關政治為可驗豈可捷尚乎文詞之末而不本乎義理之正哉古人之詩雖若拙而不工簡而不華然玩之而味愈長索之而意益遠探而得之莫不有所感發而興起果何自而然耶以有義理為之本也後之作者工巧有餘而質實未至何所益於世教哉九逵始以毛氏詩領鄉薦典教沂上留連鄒魯之鄉歲十年覽古聖賢遺跡殆徧所

至寓目感懷觸物而興詠積薰連帙名以淡詩其不
尚詞而尚理亦猶酒之所謂玄酒之所謂絅者乎必
深得乎古作者之意矣不然何以其有是名哉子
疾今世作者紛紛馳騁乎詞華而不本諸理蓋有年
矣忽聞九達之有是業若逃空谷聞人足聲跫然喜
得不為之喜耶方欲與之坐清風抹素月偏閱其所
作商確乎義理之歸以想舞雩之詠步成人小子之
歌上希雅頌之遺音而九達且有福寧之調未得卒
業而心未之忘焉因書其卷端以為他日期

安樂虞氏族譜序

虞本有虞之後自漢以降居餘姚嶼山至唐饒陽守
少微始遷餘千錦田安樂之族則宗錦田而祖嶼山
其後有長者月坡義倉承從孫燮遺子孫義訓數十
條俾世有所守足以一其家矣又為族譜自永興公
世南迄今三十世雖然源流相沿昭穆有秩將以一
其族焉然其義訓未嘗不與是譜相通其曰宗族貧
不能立者置宅以居之豈不欲列斯譜者不至離散
哉其曰議儲粟布帛以待族人飢者食之寒者衣之
欲營葬者資之豈不欲列斯譜者皆無凍餓空乏之
憂哉其曰族人有遺孫子女不能嫁娶者嫁娶之豈
不欲列斯譜者皆遂室家之願哉其曰族人病不能
醫者藥之有患難者扶持之豈不欲列斯譜者皆有
所賴哉其曰族人雖賢愚貧富不同而愛敬不可不
施豈不欲列斯譜者不至如塗人哉則是譜之作也
本於義而義之行其族也亦繫於譜譜者義之存也
今天下能舉其義於家而不遺其族者惟浦江之鄭
為然月坡譜其族以行其義有鄭氏風焉後之人篤
而守之則天下稱義門不獨曰鄭而必曰虞矣故序
其子訥之志從其孫衲之請序斯譜以助其為義云

送孫大參歸省詩序

君子之於親也愛之必思以致其榮樂之必思以致
其樂榮其親也固難樂其親也尤難能榮而樂之其
為愛也何加焉河南參政孫君原貞早孤賴母太安
人訓育之勤以克第進士歷官禮部至有方岳之寄
而太安人亦以子貴嘗蒙褒封之命矣二十年是蓋不
為不榮矣往歲參政君嘗以禮部郎歸侍太安人側
得朝夕奉起居之安備甘旨之養而娛愉婉之色容
者為年已久而復被召用今以課最還官念太安人
年當八十不得奉杯酒上壽膝下未足以慰所思於
是疏乞歸省家恩許不日且得拜家慶悅慈顏以篤

盡夫孝敬之道矣其樂又何如哉夫古人之於親有以板輿奉懽於閒居之日樂非不至也而榮猶未加焉有以爵命致祈於曠省之餘者榮非不榮也而樂或未逮焉然既有爵命之榮又得數奉板輿之樂如叅政君之於太安人其愛不已至乎然朝廷之待賢也必欲增其秩位天道之佑德也必欲永其壽年以叅政君之行與心俱白政與學俱優淑聞服績為人人所重其賢如此必將進而羽儀清朝豈得久淹于外太安人素躬慈仁恭靖之德亦宜蒙天之祐茲有百齡吾知孫氏之門由今以往其榮且樂殆將月增而歲盛矣是以搢紳士夫作為詩歌極其稱誦之至致其祝頌之深洋洋乎有南陔閟宮之遺意也予復因監察御史馮君至誠請而序以為行李既且以為其太安人壽焉

送江西按察司副使凌侯復任序

江右統郡十三為縣六十九人民不為不庶矣自數年來訟者以簡貧者以安留者多知窮經為學以出為世用卓然不失為文獻鄉邦者皆方面大臣保宥作起之力聖朝用得其人所致也其任職之久知其風土之類而民安之則提刑按察副使德化凌侯邦輝其一也侯在永樂中由進士擢監察御史按事至安福江右之人已嘗仰其風采矣宣德中以御史秩滿陞今職民見其來而喜曰是非昔者按事御史耶吾知必為我德不為我病也故不待其嚴於用法急於除奸而弊蠹民莫不畏其威而化其德今侯以六年課最復官風憲舊交贈以詩者累篇予序余辱侯愛久而獨篤又江右人也義不得辭嗟夫今方面之職為朝廷所重也何其至歟方其位之缺也則命公卿論薦庶官賢而勝厥任者為之非賢則不與也及其位之定也則錄其名于所御請造之殿壁晨夕目之以將視遠若近之意非方面則不與也至于公卿達官有缺又往往於方面求其績譽名著者則拔而擢之百有司不與也其所以重之如此者何耶無非欲其綏靖一方之民以固邦本也職方面者豈得不體是意思為民福求無負所托付哉凌侯在江右而民蒙其福也學矣於所托付不為不效矣余意其復官也不惟足慰民之懷而已隆績效以致超擢公卿達官之期端有在也因序以急其行

送陳太守復任南陽序

有理化以一其郡之民使頑者不敢以上慢橫者不

得以下侵獄訟省而大小衆寡各欲安其所如吾吉
陳君正倫之蒞南陽而治效[illegible]且著豈不足為今
世良太守乎吏部拜謁[illegible]所守以求聞不亦宜乎
而歌詩贈其還郡者擬[illegible]古賢太守期之用球為
序球以南陽為中土名邦人淳而俗近古昔召信臣
之為守也能施循良之化敦愷弟之風以福其民而
戶口以增室家以富禮義以興民皆親之號為召父
其後杜詩為守有信臣之政爲民復親之號為杜母
夫分虎符綰龜組以守南陽先後累千百人獨二賢
得父母之名者以能視民猶子也今陳侯之治效著
矣亦幾如二賢之子其民否苟有子民之實則民莫
得不親之如父母乎然陳侯在郡不為赫赫之威猛
世驚俗之行嘗條十數事以上于朝無非欲學政之
脩賢路之廣兵籍之清力役之省財賦之均皆足以
祛民患為民利召杜之子其民也得非是心乎能廣
是心以子其民至于久而不倦則南陽之人必將以
陳侯為今之召杜矣益抱有為之才繼二賢以守其
郡可不加惠其民思繼二賢之休聲保烈于載籍使
後世誦而傳之者知今日南陽亦有賢守如兩漢之
盛乎陳侯其懋厥績慎厥終諸君歌以相期望者多

館閣之臣乎術述功能以備記載實所職也尚當執
筆以待

送山東王憲副序

山東按[illegible]王[illegible]名昌閩[illegible]以進士擢監察御史得
侍其[illegible]宗伯泉坡先生歸列清班乎居要地人
已榮[illegible]以兩廟為陞令臨[illegible]不得奉[illegible]親惻然內外
相[illegible]陰人復榮[illegible]課三年之績而紆
[illegible]或乎公明[illegible]於私家其樂愉
愉如[illegible]人之榮之然此三[illegible]人之情耳其志
之所[illegible]不在是而在刊[illegible]生民功光當代為
國[illegible]何也蓋[illegible]天必篤生世德之
臣以輔[illegible]其[illegible]其紀綱法度至于不
壞者所以[illegible]國[illegible]出天常付之於兩
治之君[illegible]為固遠圖以共保
太平[illegible]所以厚於其家也況
天[illegible]于今有年所謂世德之上
累累有[illegible]為世臣矣然父子同顯於一時則今天下
未有先於[illegible]者余固知前說三榮者是以其志其
志在於[illegible]利澤[illegible]功業以為國家也夫世德之家無
不願[illegible]以世[illegible]不可不知所報亦恐

無以貽後福而隕其先之[illegible]故常於[illegible]思所事而國亦賴以永濟此其所以專[illegible]之[illegible]伋所以熙與司之烈震卓賜胤所以綿漢祚於既久世家之有益於人國也有自來矣豈特起新進欲徼近功者所能預哉宗伯公立朝垂四十年其文章德業昭之當今為有餘揆之於古為無愧其所以貽厥後者固有道矣若充相其賢如伊陟克世其美如呂伋克守其清白之訓如楊氏繼賢之誠有望於憲副君也故其書來速官衙從其鄉敬之請序以道余之私

送劉敬諭赴賀縣序

吾邑有篤于學者劉敬敬以易經試禮闈得奏名乙榜[illegible]選之賀縣教諭相知者皆謂賀之子弟得其師吾邑之敬將行於[illegible]窮僻之地何哉蓋吾邑衣冠多賢者刑部郎中[illegible]也俊又吾邑賢之尤者[illegible]敬從之學于家者六年以試于有司弗合從之[illegible]于京師者三年始得掾賢能[illegible]于[illegible]闈又四年而後與禮闈之選夜令職則敬遊于郎中之門不為不久凡郎中之[illegible]於詩書以為學浚出其神思以為文內固其守外樹其名節以為行修其政於官下[illegible]於人以為[illegible]無不欲高出於常正進迹[illegible]人矣敬既熟聞而飫見其所得不為不厚矣今而典教於賀惟舉其平昔所得於郎中者以規切陶育乎賀之子弟使賀之子弟服己之教佩己之化亦如己之仰則視總于郎中必有卓然與於德明於道者出焉是固敬所以作起而造就之亦可見吾邑之教無施而不可也昔者田何謂其易之東程夫子謂其道之南其亦以是歟則敬不可不以此自任也敬名安止初與其所親劉貽巳同學又同上春官同得薦職貽巳以親老未就而屬予文以贈敬行余知敬敬者也故敬以吾邑之教行於賀者望之

西谿文集卷之十四

兩谿文集卷之十五

書

上東里楊先生書

球學疎識淺生四十餘年於世故猶未甚疎獨於事先一事不敢不盡心竊念先世有合族之祠于邑西湯村經兵燹喪之先祖遂徙邑北葛洲先君思復舊祠不可將營于徙居之東球以進士去家時先君指詔之曰得吉即成之成則記必請之東里楊先生先生德行足以表當時文章足以名後世祠不記于先生不足以傳久也又曰同郡諸先正以忠節聞天下者吾家籍中皆有其文楊先生今名盛業當不在諸先正下必求得其記然後終吾志不幸球行未達京而先君訃至歸服喪既祥與諸父昆弟謀如先君志成之祠成已七年球之叨禄禮部亦四年而記尚未之請是固球兄弟不恭先命之辜然亦未為無所待也今先君荷朝廷推恩將有贈命之[illegible]必復走戒球無易先君命必求記於先生者數矣[illegible]門未請先生幸無郤焉若祠堂中小大禮[illegible]子家禮是準其間亦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illegible]因不能必其皆合又不可不就有道而正之惟先生[illegible]古今之學達時勢之宜球又辱以鄉郡之故承賜教誨為多欲求正乎禮而不即先生門則無可適矣先生幸無塞其欲求正之意盖家禮緣古道尚右故次高曾祖禰神位皆自右而達左今世以中為尚以左為尊故祠堂神位之列皆尚中而尊左其不合者一也家禮祭始祖於冬祭先祖於春祭禰於秋已謂冬至之祭似僭矣況今國家無此三祭而居下者有之非禮也因皆罷之而所致者惟時祭焉其不合者二也家禮時祭皆於先月下旬卜用祭月三旬吉日今國家時享定於孟月朔故四時有事于祠堂亦欲用仲月朔以省卜日之繁其不合者三也凡祠堂所祀之主惟忌日焚黃等祭群主所不當與則獨遷本主祭于正寢若四時群主皆與之祭則不遷止於祠堂行事家禮則凡祭皆遷主于[illegible]不合者四也在昔舊祠通一族共之今遠不能宗惟自一世而下至五大房始開之祖及其後有[illegible]位顯聞於人有光于族者各以昭穆合[illegible]一圖[illegible]之祠堂歲正月初約宗族展而祭之上以存舊規下以親族屬而家禮未有是祭其不合者五也凡此五不合者乞定其可不可而去取之其可取者願附之記庶後之人永永守之使

有識者終不得指摘其非則先生於寒門大有德其
或有觀感而起者猶將利其澤潤於無窮焉若其世
家居里則別狀以呈乞採擇焉

奉侍讀李先生書

後進之士必得先達之賢者獎拔誘掖之於其上則
業可茂而聲可弘先達之賢者必得後進之士奉承
演播之於其下則道愈光而流愈遠是故歐公欲避
子瞻之路南紀卒未昌黎之文使達於前者權其美
而不顧其後進於後者權其美而不顧乎前則情日
離而交日壞其勢迫均也球無高材異能以自見乎

世偶一第即沉落下里因循二三年來不間外內蹤
跡皆絕其迂久要之達而在官者惡其卑賤其未達
而巷處者惡其出己前經生學友惡其致不與時俱
省徑當道之有勢力能輕重人者患其不委婉迎合
其意市井里巷之人惡其不與之游故位置諸齒舌
之外無復有能心存而言及之者竊閣下為時長德
歷試要地朝廷無日無其人天下無處無其名然誅
足以先載籍文章足以淑來學誠今先達之賢者也
視球之不才無聊為大衆人所同惡絶者正如大倉
中粒擇意必不復記憶世有其人矣近聞入京師

過辱賜問且怪其書久不至何大君子之於球猶不
類今時之人也豈猶以球為可教欲獎掖誘掖以進
之於善耶抑將使之奉承演播以廣其善耶夫球之
蠢愚鄙塞問學不廣於詩書聰明日損於耳目已不
當承大君子之念繾不忘矣況可與之進善而廣
其善哉雖然使世有能進人之善已如韓歐之用心
則亦必有廣其善者如南紀子瞻其人出焉謹獻近
作十首幸賜察幸甚

與孫參政書

比詔大臣舉賢補春官亞卿僉舉執事僕竊自喜承

教有日竟以事阻莫遂所期然執事之賢名何是益
著朝廷之知執事自是益深安知所期終不遂也幸
慎所論以僕之僕固未能一日忘乎斯也弊邑劉僖
以翰歷執事同年其為人其問學皆執事所知令致
仕家居僕常惜其未老而休無以展其所蘊故起而
致諸有用之地又無其力是歲鄉試得緣群命以司
文衡亦冀為斯文光執事應社儀曹每舉會試考官
必汲汲欲引翰林諸前輩退休者為之況僖謨其知
己乎量必盡心故敢以言采納幸甚

與王廉使書

惜性至愚又好徃情肆論不能委婉以逢合世好其
見棄絶于時之顯貴人宜也乃辱足下問及之又賜
之諸家法帖使得窺古人心畫以有進於古學足下
之待其同年也何其厚哉僕於同年雖不能為德然
聞其有異政善行輙樂道之及其所為有未善者亦
不能不為之言之比者陝右多虞而供億之民退得
康其私進則急於赴公安然自得人以為由掌憲中
者能嚴於下禁信於致罰以剔其宿蠹鉏其元奸故
民得以遂其情足下奉
天子命察一方未踰一年而得人譽如此可謂措置

有方而託付已效矣僕固得藉口以誇同年中之有
人足下亦何患無進秩超用之地哉雖然刑罰之施
自古聖賢未嘗不以為重而欲人之慎之也舜典曰
惟刑之恤哉呂刑曰刑罰之疑有赦魯論曰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無不欲人存仁恕之意於誅流撻
擊之下今陝西百郡邑之刑柄操於足下之手鞫獄
之際豈可不以仁恕為心哉僕辱愛厚故敢進其一
得之愚於左右苟陝右之人得蒙仁恕之澤則見足
下之於同年不獨厚之且能用其言矣幸加察焉

唁彭大尹罷官書

別來聞有沛之役者再歷年而三致無恙問矣然其
中之鬱鬱者無早夜不問居群處獨恒不能以自置
何其念之久而悼之勤哉蓋以足下之蓄材不為不
富涖行不為不潔納交不為不廣擢登不為不早然
猶排抑若此阨塞若此則後有志於勵足下之風聲
持足下之節槩者又將高何智見從何法守以能不
見忌於人而免咎戾乎其身哉此僕所以念之久而
悼之勤者不但為足下發亦有以自發也雖然士君
子之處身立世能不類乎庸衆人者非有所顧藉於
外在有諸中而已苟中之所藏者豐則進而顯諸用

固可以發其身而惠利乎世退而晦其迹亦可以立
言垂敎以覺乎世以淑諸其徒而作式於將來是故
子長繫而史遂成仲淹歸而教大闡使二公皆得其
志皆能行其道於當年以崇高其位而光澤其身家
則功名事業不在時之名公輔下可必矣然求能業
著述身教業使後之操觚筆者不外其藩籬而世之
秉鈞衡者皆出其門下又可得乎二公寧有此而無
彼此其所以高於人而取重於後世也足下昔之所
志與夫今之所屈似彷彿乎子長仲淹者矣苟力而
為之不改道而進之尚何患位之所就不為子長仲

淹[illegible]然世之欲為子長[illegible]者甚衆而卒不能為者豈皆富貴繫之哉蓋又[illegible]泥移之患難沮之也以足下自見之明自守之固[illegible]進之力必不以得失之自外至者為其身之屈伸[illegible]其心之欣戚以阻其進以害其成故敢竭己進言以汙聽左右俟行李入京道寓地借一日之留得少盡其筆所未備者須賜容之

回梅翁叔父書

顏親來拜家書及詩自姪婦以下皆以叔父叔母尊侯萬福為慶家叔父諭及鉞第進士入翰林實為榮幸雖然嘗觀王文正公戒兄子舉進士書有曰吾常

以大[illegible]為[illegible]古之人不[illegible]其子弟之從也如此姪又安敢以兒子輩一還為榮幸哉但得其朝夕相近為安耳餘無足快者復湯村祠堂[illegible]但彼中諸族無有力人能主其事者恐志大無成徒為人哄必有人能主之乃可不然莫若求數十畝田於楊梅附故址新本亭為歲時會族省祭之所其便[illegible]長兄諸弟族人商確以必其成先後寄[illegible]弟為[illegible]之上賜銀五十餘兩託長兄買田以[illegible]叔父營之費未審[illegible]否叔父其區畫之南[illegible]縣[illegible]三分實宜但須移田便地為久安計[illegible]

已白其二鬚亦有一二莖白者舊病寒疝亦時或舉作數欲乞身期與叔父兄弟共田間之樂特以史事未畢經筵方開未可遽有自便圖然此心未嘗一日忘之所奉緝及通鑑綱目必至清樂叔墓文待[illegible]特自求今但詳一行狀以為他日謁銘之地耳[illegible]之學不免徇外為人叔父須督其進毋令他日悔之雖疇亦然[illegible]抗諸第回亟安存之以篤至親餘不能悉千瀆尊嚴不具備

答汝耘弟書

別去踰月書來謝弗欵第之尊其兄者固宜為然使

弟克和其家務勤為學不泯汝先世光耀[illegible]兄亦怡怡其樂若第家[illegible]學靡務進於先德有忝則[illegible]陳前鼓[illegible]左右兄亦不能樂也兄之爾還也誠令昔所希[illegible]第之[illegible]業者必可[illegible]成今一年來中外離[illegible]比在京之歲無甚遠[illegible]命日夕下無以承歡先而患[illegible]後每[illegible]記[illegible]堂燈火[illegible]與吾第相講閱如[illegible]若久不得升豈第之[illegible]亦兄之[illegible]同舟之丁[illegible]書之切責對床之告誡惟恐[illegible]不出入前兄之矜憫於其第蓋無往不極其情矣更長夜[illegible]感之

俱禀旦氣之初起□于時□今其兄之用心而
思有以副吾其萬一則前令辛甚今辛甚一時諸
父兄辛甚若徒誘曰若令□與其兄故為不肯也哉
脁之會明春之期當力以之母□和利母寧於伏
櫱母安於小成以螿其言以枉其才以虛其歲備不
拒兄之命敝厥備罔自怠于進必期于成他歲爲駢
使人曰其有弟其在列用是以尊其兄為榮多矣又
矣在飲食哉道家者流恭不為兄所信愛亦未嘗業
為其文為是來請已大謬矣因併復之均采擇以孚
與張□□剖晉

來者以一言錄事按吉繳謝吾安福人注新遼□□一送
知縣何澄且將上其得民心無可退之狀于□□者
皆議執事是舉謂風憲尚有敢言不附勢者之□化
為有賴焉今更數月而連不上廷論者甚執事必有
所畏避寢其事獨一二同年力辯執事素剛明臨事
有斷不肯游聊依隨必無所畏避且留澄之事甚近
人已聞之勢不可寢彼必欲害之群而後發耳何用
疑為退而思之亦恐執事為義不力則僕輩之爭反
為公議所短不可以不白夫應天有司之賢不肖而
去留之者風憲職也為風憲而欲急於存賢有司去

其不肖者非徒曰欲使所部之民蒙其福不被其毒
而已蓋將使群有司之賢者有所勸不肖者有所懲
風化之所由繫也有一賢有司而人欲去之為風憲
者又不能仗義以存之則賢者聞之必曰彼以賢而
見黜我亦何所恃哉將不樂於為善矣不肖者聞
之必曰彼以賢而見黜我又何所畏哉將無所忌憚
以為不善矣風化必至於壞為風憲者將何以逃其
責哉如澄者其秩不過七品其所宰不過百里其去
與留何足為人輕重哉然聞吾邑人誦其德緯之述
無異詞又聞其就考時文意質不在人下但自述其

才不堪任以致見誤及代為縣者至即出宿于外入
贈以財悉卻不取又聞鄉民父老送之于河累百千
人相望數十里莫不咨嗟泣下如失父母僕雖與之
未相接不知其人器宇儀觀何似然因其所聞以想
其人之處心立行則誠賢也賢而不得康其職竊恐
時之賢者懼而不肖者得志風化移而為不美也僕
雖不當風憲而心常憤憤不平昔澄至京而銓曹或
貶其秩則將言其事于朝以明澄之抑萬一得罪所
不避也已而聞執事有此義舉私幸風憲得人可以
宛僕之越職而言也今乃遷延至此豈執事之心果

言所畏避者不過以陞之退唱於侍郎趙公和於都御史王公二公當道有權力人其勢不可忤然不知二公之志未嘗不欲扶植風化今必悔其始也所為之誤矣得執事一舉以盡其愆二公必將以為德又何必畏避以聽其義以廢其職以好士論之紛紛哉僕所以言之切者非為逕也蓋欲成就執事之義也執事幸聽而用之必言於朝以正其事使天下後世知聖朝有舉職之風憲繩愆糾繆之賢有司不亦美以後無以其逆耳而不用昔陽城為諫官若有所避公言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諷之城遂翻然改行正

也立朝論陸贄之賢斥裴延齡之奸天下義之至今聲譽不朽執事其慕陽子之風勉成義舉用垂美名於無窮幸甚

與徐教授書

夫好與人之進以汲汲於獎勸來學者君子樂勸善之心也今之居師位能以君子樂勸善之心為心又未有先於閣下焉僕雖越處旁郡未及親一面聆一音接一殷勤然閣下之教聲已滿其耳閣下之風采無日不想慕于懷誠以家諸父沐教陶之化多而道盛德之不已也僕私以為雖未承教之令將何擬所

識之欲舉進士者使出閣下之門以助成閣下樂勸善之心亦務華事先生之禮所當然也況辱教命于家諸父音問閣者甚勤尚敢隱其人不為閣下言之哉故嘗因家諸父進二三子于閣下左右果辱不見鄙棄即遣人來取其家狀又不意若王生達者歐陽生璉者俱為有勢柄者奪去幸別得其人以報嚴命其明於經而工於文如王生浩者今河南參政之弟嘗薦試於往歲未偶而人皆以為屈又如前胡進士之子冲者劉侍御之子文者皆以經學師閭里擅能文聲亦有年矣各得其家之傳又嘗親於僕者頗皆

進而教之上其名於省府以總試之必能中有司之選副閣下之望而稱僕之所舉也昔有負尺之寶棄擲道側掩其光於塗壤中則與瓦礫無異旦俯而拾之於卞和之手列之于群玉之前則觀者不能釋其手售者為之倍其價蓋以收得其人之所致也今二三子得由閣下之門以出豈不為遺寶之遭卞氏哉惟垂納之

與王主事書

球混迹流俗中不能出就師學於四方之達士長德以求去其不如人而增其愆於人者其不足與進於善

人人已窺測之矣閣下獨不以庸劣見待勉進而語
之以六書法變援後學之意甚盛故每居第處獨必
時取古法帖臨摹三五過頗較其轉折向一然終神
於點畫之習則殆遠於體象之乖作意於神彩之際
則未免於法度之越是以希其工而益見其拙求其
精而愈滋其惑抑資品凡下有所拘而不能大有成
邪將古法峻絕非近功所能入與後之人所能到邪
不然何其效之難收而志之易懈也閣下舊官京師
會天下之名能書者合手於翰墨之林爭妍於筆札
之府其於鍾王之學既已處而游之家學必深得其
奧妙而未語諸人者故敢潔己進問覬悉所能以教
導之夫適國而未啟乎郊關望嶽而僅即夫岝𡹮是
雖往者自懈其罪而窒焉者亦不得有其功也所望
不遠其地不鄙其人不恡其教時加警覺庶免其自
懈之罪以自收夫窒之之功幸甚

貢鮑先生簡

久缺問安之敬殊負悵良深然薛況之佳未嘗不察以
自慰但未審先生鑒此悅否賢郎昇膺薦擢出試
方岳何其快哉先生觀此榮慶於遲暮之年於心不
能不樂雖然以道自高用享盛福於未涯寔維其時
城府之迹意必稱閑暇樂乎已者復何所須於人哉
球業不加術徒役役以文字為人忙甚非古人為己
之學也先生將何以教之使不謬於道幸甚

答萬大尹書

今年二月二十五日郭方來致足下去年正月廿日
書情詞縷委於故舊可謂能不遺矣視衆人以達之
先後位之上下時之得失而厚薄其所交者越遡雖
徹矣然猶謂其疏於僕足下亦何自遜之過歟僕惟
識在任莽然頹
天子明聖賢公卿有容凡伺進之人皆獲清要足下
復留內閣預筆削二十三年去事以為後代耳目雖
遠不及面猶且誠敬誠願每欲詳其慶幸私情于足
下之左右限於制守不得以時遣去足下乃謂僕必
時其先施而後報焉是以衆人望僕非以君子之道
望於僕也夫君子之於友也思已未先施不患人不
先施僕雖愚無眼亦粗聞此矣須欲僕先施於知己
者哉僕自去足下來過莫聞之耳莫貴於朝聞學
莫激昂其志群疑衆難莫釋之心鄙吝莫去之懷抱
凡施諸行而措諸辭者莫指摘其是與非忽忽度日
自憐少年之易去暮景之條來然後思昔焉與足下

其處之有益惟足下出處時而居得地有二翰林以為歸有三進士以同處有同鄉吾邑諸官京師者以其往來相長相推宜其術業日以精志意日以遂矣然而慎思為以立其級重言答以尊其信先交接以嘗其議公好惜以昭其義明與取以勵其廉時顧晦以通其變是六者足下亦宜自力以樹名今之世而追跡乎古賢達人之蹤無若僕之或志遠道卒於無成也編茅有暇辱惠誨以去其所不似幸甚胡侍御久縶無親子弟在側日夕顧念惟衛盈與足下一二友朱其賴勉力為之亮察不宣

答士元書

前承誨帖索所為文觀之近行邑南之行應命弗即近歸察其致誤尤其宜不啟左右陳然足下大喜篆敎日加意賣舉業將性文足與用摘僻其所為以培植其所為與四方之士爭勝於筆陣下故不暇計其人之凡思與其辭之工拙例用收采及於淹卽者流[illegible]用心勤矣又誰敢[illegible]不發哉雖然文主乎理理[illegible]而應乎心心罔覺其書則理罔由明理未明用文罔克工韓子所謂必行諸其中若是也以足下之聰明天與見聞日增誠欲其文之合於時而高於

時則莫若究極其[illegible]理不外在[illegible]其心以求之於經加之以孔曾思孟之書與夫百家史之說術瑣而詞之早夜以思之不中止不疾成不為外物[illegible]搜而何得之使[illegible]離[illegible]由中出則其來也必源源乎有本滔滔乎不[illegible]矣又何患其不合於時而不高於時哉果能是則[illegible]今之診戾者殆將羅說其何能少留於心日間與尚[illegible]焉

答彭[illegible]

僕去京師來[illegible]不為人所尊重每見輒欲交游間下不[illegible]其無聊遂賜之書[illegible]於故舊[illegible]莫存矣況又謂其能學古且欲其出而仕於時又何其與之深而招引之有其衍哉雖然僕有少讀古人書見古人之立心操行與古人之行事[illegible]志乎古之道今年三十有三乎無一言行務佛乎古者非古道之不可為於今也才質之不古[illegible]學之不古倍故識已往而德未增[illegible]欲[illegible]而道不及[illegible]下猶以古學見推蓋亦見其外而不見其[illegible]而未究其實也且古之仕者非將乎資俸之[illegible]也所欲行於時者道所欲流於外而淵乎民者德與澤故不必乎資格之循僕既之古人之道於而欲外資格[illegible]然以

自進則非但不足以追古且將獲戾於今矣若今世仕者先富貴而後道德故不能既念慮於升斗間以自濯礪求與古君子並立而齊驅固非僕之所願為然有劉公理職詞林立然為時名獻如閣下之拔出群倫人人謂其迹可躡乎古道可行之今芳可流之後矣猶自謂其縻於升斗不若僕之能逃於古不知庸碌固滯如僕之所為又何足取於人而何足用於世哉無乃閣下許人之大過而許已之不甚責人之甚緩而責已之甚急與閣下謂僕既第進不宜遠衆獨潔以散人自目其所以責之者甚當而愛之者誠切矣雖然僕之待上命兩谿間也言其無所歸官守不相及似無所繫而無所干矣然猶未免心拮於物而身或役於外故又託號於散人以明其累以解外嚮非有意於潛名逸迹以自遂也但不當用於交際間以起閣下之問敢不謹受教命而廢其號之得所託哉書來數月誦一過而意一新使人聞之不敢復者久今幸有所遣去觀察之不宣

答歐陽隱君謝訓子書

球群居庸衆人間尠聰明而多疾病歲月驟駸於功邁問學落落於難成又不幸推志於先君之見棄滴斬焉裁經中於詩書何服心游而目照之哉內外學經于弟燕其聲不察其實群然殺推為其師是猶求瞽瞶以決纍族就跛刖以習趨走卒致其聞之不廣步之不前也況世登科而人好學如歐陽氏一族又邑閭之望也而辱遣子就業其門辭避再三終不拜蒙辱之命方恐荊山之琳琅斲毀於拙工之手華陽之琪琛斲弃毀於庸劣之手發汗懷慚正未有已迺辱惠之以藍辭貺之以人物加之以盤餚如欲重其惶懼然雖然父兄欲訪拔其子弟之進不自顧慮其所費而取之者得無虛家人之賜猥御中不及繪辭以謝以代面不宣

兩谿文集卷之十五

書

與臨清彭廣文書

君子之所資於友者為其能規已過而進之於寡過之地蓋不在乎酒食之接致勤懇之相交易勢位之相附倚也故得其友則進者可以覺其情漸者可以敦其厚友之助於人不淺矣然知已之過也為難過知已而欲同出處進退遠近之分異也尤難僕所與為子鄉者百九十五人惟足下一人実知已實于庭者二百人惟萬君賓中一人能知已以四百人

之相接而知已之稱實者不過一二三人遇知已之難也信矣吾足下與賓中屬仕途家祿賜狎暱最先於僕而學安於僕得未足較論近者僕之去故鄉也幸與足下並舟而來處得于夜會語以求去其過矣不謂中道相失賁乎痛以迄于今不及見及抵京遇賓中畢與同舍而居相接待以出入甚懽甚狎意必能去其過矣又不與中□有京大理之畢其豈吾三人所欲相成者豈能必有異也為而為之亦為知已而終無進退遠近之分異尚可得乎然而規過之望又不可以進退遠近之分異而自外也僕居此內無茂德殊行奇能卓見以為人所重外無美容貌辯言語以聳人之觀聽次無郷曲之譽以致人之慕望又不善委曲要就趨走承順以悦人之顏面因不待加之官授之職已自知其無可好於人無能有為於世矣然猶有望于知已者之能指其過而教導之使不獲戾於當時不見棄絶於先生長者是誠愚賤日夜所切切也惟足下居臨清去京師為不遠足僕之所為或妄言有所不經行有所不潔皆不越旬已聞於足下之耳幸即是教庶幾知而改之以無負乎昔之知已也故因賓中便敬致蕪左右頼詳采焉

與學士李先生書

奉違數月緬想起居之餘動有禮則使郷里後生見德而聆風皆競於進善則於為非移其習俗之不美以復為美必自先生今日之歸始也矣何幸戩□主上之眷念有在大夫士之瞻望未已入京之期可不蚤趣也少師東里先生□□□不免亦有□□命為球言其抵家必行與先生相見球故不敢不□其歸也有中使與俱量必速行先生遠路誠不宜□倘並舟而北尤為球所與聞而深願也奉教有期不敢多布乞照亮不宜

與伍司訓下第書

僕北來路聞足下赴春試得次選已復辭試不獲命得職教於外郡宜百思爲一念之甚有所不能及抵家而足下利往之徃時僕人事生疎又遷延候之口後先拙謁以不得從容叩論訓茲辭餽贈而心小有所喜足下既去僕亦人事稍通遂從之口稍減復爲懸念而卷圖之則大有所可喜且不喜者以足下自齠冠續從邑庠又退而游習之家進而將求之胄監歷年久受師說不爲不多歲之屑腆也才實施之猷策已洞汝而經紹得進士宜如指掌拾芥乃僅列其次於足下之才識有所枉志識有所孫矣且使後之學者得藉口曰取進士不在乎學之高也有命也不然則學如某何故竟不得取必將生其慕外僥倖之心故甚爲之不喜也其小喜者以桂僻在山谷閒其子弟學不經於師也久矣以足下往任其教舉吾禮義之說以移易其暴慢鄙詐之氣使知常善以窮理爲文以取仕正猶飢之得食渴之得飲亦可以行其志下其惠矣況其地與吾郡鄰可通其往來之道以誘被鄉之子弟使益嚮學慕問則交有所成是亦有可喜也其大喜者見今世由教官有學識超遷爲大夫爲朝士者累累有之其與僕同上春官而得教職後復擢內任已領告身歸榮其父母者亦自不少而僕猶未脫跡銓司徒循資格日逐逐乎人之後是雖自緣家累蹉跌于進亦終不如彼擢辭之敏也向使足下得進士快所欲而歸則或消其志息其學而不足擬於教官也必然矣苟志不消學不息亦家大於僕累多於僕安知不如僕之得第十年猶未有一職之居哉今既不爲進士而爲教官則志必奮於成學必勇於進又無家累以相及僕知朝士大夫之位有待其來爲甚遠或者司人物之進退於冥冥中者欲相足下之垂達且使後進之人知大官高位不但進士可爲也教官有學亦可爲也其爲喜也不亦大乎雖然窒欲者固學之防閑也濯行者救名之囮餌也足下幸毋以爲居位微邑等爲人師而欲可縱行可汙以荒于學以隳其名使好稱人之善顯人之能者論列有所不敢及此又僕之所願望焉近同好中多謂足下自失意來遂不崇於交接僕雖未覩其狀然居今之世交接有不至則不但善能無由彰且群毀衆惡皆將歸之足下慎毋效彼齷齪之徒甘受人毀惡而不辭也僕恃親且舊故敢言之恕其狂直幸甚

與王斷事書

僕不奉教命之日雖久然聞南蕃貴人自國公以下皆能禮賢其以學高政優尤爲其所禮者莫執事若僕固有以知執事雖越在千萬里外必嘗待此坦懷自得忘其羈旅之思下其抑鬱不平之氣以肆志於詩書文字間矣已而連辱賜詩復有詩賜諸後進皆句法清新思味深長卓然欲追古作僕益知執事適意於滇池之山川景物其樂殆不減於京師雖然殊方之樂豈足久淹執事之迹耶蓋執事未去京師時賢名雖聞於下猶未盛達於上也自南遷以來昔之居下位好臧否人者多歸頌官頗能持公論長清議不苟徇時好使其不舉賢則已舉則必先執事豈其人未得志時每與僕論執事之賢必甚惜其遠擲而痛恨當道者不一引手以挽而回之也豈其身當其任乃不急於矯彼之非以[illegible]之言耶顧僕之力雖不足伸執事之抑然知[illegible]當伸若下於知己之居當道也昔王陽[illegible]方爲[illegible]固當然執事亦豈得久安於殊方哉遷謫[illegible]不期尚爲時自重

奉侍御胡先生書

球不執經席下廿年而遠言面又四年其間先生道德之光事業之茂恩遇之隆[illegible]跡晦跡俱不及言惟遨遊所遺文未有集[illegible]讀先生之聽抑先生之懷也竊惟文章之[illegible]文章之垂世亦難其始也竟擬於詩書[illegible]役用其精魂數張之[illegible]莫不欲高軌一[illegible]爲萬世之冠然工者恒寡庸者恒多粹者[illegible]者盡是率不能皆好於人皆流於時故曰名[illegible]既工而不庸矣理皆粹而靡疵矣浩瀚乎[illegible]洋溢乎耳目之處然[illegible]述之於內無[illegible]傳發達之於外無其徒與良知己則其光徽響[illegible]說之是用與死骨而俱化故曰垂世難也然則名世之責在己垂世之託在人在己者可自致託於人則有得焉不得焉今哀拾遨遊之文與詩不下五百餘首似多工而粹可好於人而流於世則名世之責固自致矣惜其家無有人能纘述之爲之徒者又未知所好以不能流傳若發達之有知所好欲流傳發達之如球者又學不明於己詞不達於外名不重於人無足受其垂世之託若學明足以定去取詞達足以發隱微名重足以息是非山見[illegible]於遨遊也其厚而德於遨遊也素深通邑中莫先生與[illegible]許李先生若則其[illegible]世之託

不二先生是賴而誰賴皆文中子上策阙之皇朝不
行其五言開教河汾間爭今名顯天下世謂出房魏
渴以旨顯在朝有以張大之不知房魏輩皆出其門
敬和但取其道私淑文者歟將特相知同好而後人
沽假借之以取重歟然能以文中顯一也近遐遊之
丈與其教誨人者雖未知其能文中否然清潔其行
屢徵而不就屢赴而不仕比文中之不得志而後隱
亦有間矣況相知在朝亦不減文中然世無其人已
五更歲而易名之法猶未議於私諡并之文猶未入
于石二先生皆宜闕之庶後來者知先進人於所交
游不以存沒而厚薄其情則不勝幸甚

與劉脩撰書

往年足下官內禁多閒暇之日僕方歷職禮部欲常
會晤以論學講道不可得今幸獲內遷亦頗無事使
足下尚留京得時相從還則其為樂何如也足下乃
先引去顧當時同遊在京者惟僕一人其無聊賴殆
甚於初每退食燕處遇美風日未嘗不為足下翹首
而南望不知足下置身田里養有壽親誨有能子傳
業有其徒無適不安亦復有心於執事之下尚懷其
未歸之人否僕數言之當道欲致足下來一同見
而顧不可遂然足下昔與共事如曾員外邢侍御者
近復有命預內事而以毅外改又各舉其一子在官
習所業若此事復舉則足下當不得久逸林下僕之
所以惓惓於足下者亦或有可卜之期也賢郎才思
妙不可當約以規矩古人之地不難到幸加勉焉餘
不能悉

慰萬侍御喪母書

球諭球以哭令先安人訃痛不能堪已辭任歸使人
為之戚然悲以慨至謂無復有意人世則球以資中
之哀為已甚矣茍不有以寬之亦何足以稱知己耶
寬資中之哀而不取其平昔所哀有過於資中者以
譬之未見其能寬之也球與資中生同年第進士又
同年欲壽其親之心未嘗不同也然球得鄉舉之明
年先母見棄後十年以進士被召即途先君訃至及
官于朝荷上推恩褒封其親二大人已不得生被榮
命徒增哀感而已如資中由史官三轉其職至御史
二親皆目覩其榮而身荷褒封之命又得請歸奉卮
酒上壽以極其歡所謂榮父母于生前者球不能及
資中之萬一資中今日之哀以後於球二十五年以
球之不得盡孝其親方之資中不啻吞越相遠資中

於此亦可少自寬矣況尊府寄王公在堂又豈可為哀痛以傷其懷耶球故以資中所謂無意入世為已甚也傳曰毀不滅性又曰無以死傷生自古仁人孝子喪親而不敢為已甚之哀也久矣貧中又豈得不以此自寬耶途佈涑阻他物不能遠致聊奉俸米在原貫半月之給以充賻惟亮而納之幸甚

慰歐陽僉事書

僕竊謂足下居得肆於文學出得美其政事累無內顧之憂者以壽母令兄綜理其家有餘裕也向別未幾聞於臨清道中哭壽毋訃又哭令兄訃二尊長連相棄背不愁遘哀動之情能不切於中乎僕亦不能不為知己傷懷失色也雖然足下嘗為朝廷所選往督河南諸郡縣子弟進業德望在士大夫間不為不重灣用之期殆不可涯寢苫之下宜損憂思頗事著作庶他日復即官政得有所持以惠於人昔朱文公家禮一書多成於喪次古之大賢不忍過為毀傷以廢其業於此亦可驗矣足下豈得以哀戚之故久棄簡札耶僕嘗以此為周侍讀勸矣今又以勸足下二公郡中賢者其志素期於古故敢及此在他人則非所預也冀亮察之

慰羅侍御喪母書

僕與足下別七年相越千餘里起居不通聞者自北去迄今及聞先夫人遐逝心惕然以動容色改然而無假矜為之子者哉然終天之痛固情難免滅性之戒尤禮所嚴足下誠宜以是自寬也且孝如足下榮養以逮於生前寵贈必隨其身後於親復何憾焉視僕之累進累退欲顯其親而未能者已遠其視庸衆人之倏生忽沒莫知以其親顯者為尤遠足下又可不以此自寬哉故因舍弟來布此愚懇幸冀察不宣

與李檢討書

去月末本院請召足下賴世隆江淵何瑄龐珙五人還職命已俞允擬移文令各馳驛赴京更不遣人相促俾得與家眷俱行亦甚便也然語有之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是趨召命於理宜急足下豈可少遲行色以自越於禮耶昔者足下既去官後而勤慎介直之名盛稱於先生長者之耳先生長者皆惜其去而勢不得遽還之然欲還之之意藏諸心發諸口再歷暑寒始有今日之命則是命之下自足下一人以及其餘也足下又可不早趨官以副斯文顒望耶且僕與足下別來聰明浸損志慮浸衰平昔心知道契之人

人遂云亡即復散去人事如此往往然[illegible]每日造
新視識之外輒閉門枉坐[illegible]論稱所發
每日引領以徒顏面之接晤離少[illegible]求當之布未有
甚於足下若足下亦不可不為之詩[illegible]備及涼秋
即令男鉞引觴鄰門以相待切不可更後是期數罈
黃米合姪輩來倘得附驥尾為吾[illegible]學古今科貢
題名鄉貢者打一通并錄彰進士士奇所撰忠節傳
及諸世族譜所載名賢事蹟並携至此以備採摭幸
勿忘之餘俟面悉不宣

與劉惟恭書

古所謂同年者非但重其年之同也重其志同業
同與其進身之階同也矧僕與足下其生也同郡其
學也同經其既第而來蔡於鄉也同荷恩者豈直同
志同業同其進身之階而已是蓋同年中相知宜甚
密者也然而地不百里而足跡不一履其庭別已有
年而聲聞不一接于耳何同年而不相接如此其疎
哉惟足下出得地而吾當途有賢士大夫以相交游
其講論足以磨其學識其推援足以隆其聲稱此同
年中之得達者也僕淹迹一鄉所謂士大夫所棄外
口欲言而無可語者以發志有所而無相知者與解
此同年中之無聊者自其無聊而望其得達故雖相
知之甚密而相接之甚疎然徵命已下足下與僕倘
應赴召京師聽選用若不謂其無聊併得同載以往
同旅以遊則同年之好情雖不得盡之於鄉又豈不
得盡之於官哉故因家兄來聊此以開行色希亮察
之是幸

與劉應傳書

人自應試來者皆誦足下之文必在高選不意竟黜
落於主司之不明凡相知者莫不以為惜足下自處能
無不平於中哉雖然人之困危挫敗乃其進學修業
之基也故易於困之象曰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則君
子之得天命而成己志以大有聲於時皆由困以發
其情增益其所未至未可以幸而得也是以曷際運
蹇卒為儒宗梁顥垂白乃為選首此皆伸於久屈之
中捷於屢敗之後況今吳鄉亦三試不偶而後解魁
歸焉使其列於前榜又何能魁於今科哉則足下今
日之小失意又安知不為他日大得意之開先與願勿
以介懷即棄置家事歸學舊業以為斯文主盟壁入
學惟足下是賴幸即置之案末勿使有貸力者奪其
所餘待面悉不具

與桂廣文書

古今人莫不慎其所出出得地則道光而與流出不
得地則能多亦望下觀之通衢大市材百美矣貨
百奇矣然辨不在名工之家術不在巨賈之肆人亦
賤之弗價也雖有攏斷□而弗睨也物之重輕且繫
其所出地之得失况經生學士將售其素蘊於國家
可不擇其出身之地於鑒文衡德之門以取重於當
時哉惟先生泝徃古之淵源爲群儒之山斗蕊識大
比挾材美而角出門下若雲合雷鳴罔不借一外之
人以誇多四方然有抱所能欲借其門而出如劉生
文者宜可與其進焉生之家世儒業在洪武間有名
發第者舉進士科擢侍御史遷交趾而以歿生即其
遺孫子也自亂時收育教養于其父執友今李翰
林時勉先生長而能自世其家業所以生□□者也
故其於志奮於學敏於行不汙於交際曁無乖偽而
亦慎擇所與若於文則未敢必其能第是科與否然
以方前所第士亦或有可縱及者惟不獲由先生之
門以出故曰惆悵焉若材之待售於名工若貨之希
售於巨賈而須弗自遂焉球與相知素且嘗受教於
先生故敢以其名進若不塞其向上之心遂收録以
上之明有司也惟命若猶以爲外而外之亦惟命謹
俟一言以進退之幸加察焉

與胡醫士書

僕居京師十二年於布衣中得君子交者惟足下一
人焉然前十一年知足下者以其不汲汲於名不營
營於利不妄易其行與言有儒者風而已至今年因
長兒之病又有以知足下醫學之良焉方其病勢之
張也或以爲宜汗汗則體之煩者靜而病自外散或
以爲當下下則腹之滿者寛而病自內消惟足下以
爲病在表裏之間非下與汗所能愈必以温中之藥
和解之而後可不然則愈不愈未可知然以爲然已
而果效非良於醫者能之乎僕嘗以爲醫之藥人病
也自有其理理之得者無不效其不效者理之失也
世之良爲醫者惟理是究而庸者往往昧焉與之反
故於病不能無安危之分豈惟醫哉用武亦然沛公
順乎人情而項羽逆之□成敗所以異也治水亦然
禹因其性以導之而崇伯逆理之其通塞所以異也理
天下國家亦然堯舜文武行其所無事而秦政乃爲
苛法以擾之其治亂所以異也足下於醫其足爲用
武之沛公治水之禹理天下國家之堯舜文武乎不

然何所施報効而衆醫不能及耶不腆之物聊致謝
臆幸勿訝其菲鞹而見卻也直禁中[illegible]時過臨
示以調養之方幸甚

與[illegible]

昨於[illegible]觀江西鄉貢録有顯赫名而不知其為誰
俄而[illegible]讀先生箚曰此即高徒某也予遂不
勝其喜所喜者豈徒以主司所選得人不謬[illegible]從予
遊之士[illegible]蓋以足下不接予之論議十有二年矣其
以族大家當外為勢所迫内為利所誘以抗其志而
奪其所舊聞者為狀殆不一矣乃能以其所有與十
三郡之士較優劣場屋卒獲薦名六十五人之列非
專心於學肆力於文脫然不為世故之累所遷不足
以及此予所以為之喜也特倍於他從遊者焉以予
占之知其諸父昆弟之喜必又甚也而況親得之者
乎雖然天下之道載諸書也哉卷備矣求之愈勤則
得之愈廣而足資吾德業文章之進於[illegible]而不
求於外其已得者而失之況敢望其[illegible]新得哉足下
與薦鄉闈固足喜矣慎勿以此而或忘尚加功於書
使道益明於己而德業文章隨以進則俯討而來不
但甲科貴仕可指期而取雖古賢人君子之[illegible]業不
難到也其為予之喜也又豈今日之比哉昔范忠宣
出胡安定之門而他日功業過之予道不加箚不足
為足下之安定而足下志高才俊不可不勉為忠宣
也故特致此以相賀亦所以相勖焉見應顯遂貞幸
亦致此意

與孫參政手簡

承惠千詩詞工而意到使人讀而念夙昔之游越別
離之思自不容已以是知先生位益高而識益遂不
獨政優於官澤潤于民雖文章亦有以加於舊矣敢
疾病瘦僕冗於事弗克以時奉和然欲奉和之心未
嘗一日忘也俟他日寄去句宣之餘必有高興幸時
惠一篇以開茅塞如謂其本承不速而遂絕其教焉
太守狀銘甫就而仲賓之訃已至使人感感不已雖
嘗一致薄祭然其子幼兄弟又不良恐其不可浅者
無非朋友責也先生尚圖之虞氏家範至今未脫稿
又辱寄惠饒紗二匹欲辭不得消待來春方可償此
意邇知遊詞林不如居禮部之優也餘不敢悉惟鑒
察不宣

與胡推官手簡

別後寄去行卷想達但未審[illegible]彼

其恵獄得其理當不少矣近詢人自岳來者多不能道足下起居豈彼皆未知足下心胸者耶抑足下特立自處不求人之知耶雖然事在公而已公則人已何間焉足下於事惟處心公則廉聲皆聞將自至府師僕日側耳以俟焉他不敢及亮之幸甚

兩谿文集卷之十六

兩谿文集卷之十七

說論

說圃

嘗圃于繖谷之中以食諸從游者其地磽也糞之以倍而後饒其菑蕪也薙之旦旦而後治其亢而易燥也沃之以荷水而後迦其致力也甚劬其為事也未易然倍得美蔬以分之家以惠其隣之饑者未嘗病其不足也已而得易圃于居之西偏不待糞之而饒不必日薙之而治不假荷水之沃而自迦於力無費於事無難然一歲至饑者數常仰給之隣家猶未見其有餘何不得地而有其利得地而不有其利歟誠以人為有勤惰功施有疎密以致其然也人之為學其亦猶是乎居吾之下而其學也突然出吾上居吾之上而其學也墜然在吾下其何由而上下於吾哉功用之上下於吾也故學不以其年之長少不必其質之蔽聰不以其進之先後勞加於人則加於人力後於人則後於人能自進焉則日進欲自退焉則日退苟無忌其難無易其易加之以勤持之以久則愚不肖未有不可為智與賢若其難則置之易則慢之勤則吝施久則生倦雖智且賢未必不為愚不肖之

歸故有志立於未逵之前亦有功效於垂成之日書曰聖罔念作狂狂克念作聖其是之謂乎有廬陵名家子王達應顯學於余三年而不去功專而志不外若可望其有成也未知他日與屬果能如今日之篤勤不懈與否故借圃為說以警勵之使知日進為以求取其所以為賢智而去其所以為愚不肖者焉達之家有曰紹肇武者其諸父也齡妙而資美亦從予學將以是說幷告之使其相與協勉焉

說水

有志於學者曰胡恍氏以廬陵望家子越百里來從余游將懷其所待東歸請言以勵進其方來之學余因指水喻之曰子試觀夫水之為水也發自涓勺以流而為溪會而為川汪洋而為海細而蝦蟹蝌蚪鯽不育鉅而蛟虬鯨鱷無不容水於至於海然後就其大焉人苟事於學則拔出齊民之列而為士亦極其所有而為賢不假於勉思自中乎道而為聖大其文章以之而著天下國家以之而均學不至於聖賢則未可以造其極夫學必以聖賢自期猶水之以海為歸欲晝夜而少息焉可乎然水為而不止於海學焉而不至於聖賢是豈學與水之罪也必有人為壅遏之使其中道而息也然以亦所息之於中道而水不止於海學不至於聖賢者子之信也惟水之與學大相似焉故孔子與在川之嘆孟子發觀瀾之喻彼聖賢諄諄以稱於水者無非欲學者取水以為法也其拘拘以詞章為習而不通於性道者譬猶沼沚之水不可以行遠也其華藻以記誦為事而不探其根底者譬猶途潦之水不可以待久也其或亂於支離穿鑿之說而失其歸者譬猶搏激之水不得其潤下之性也是皆弊而外之可也其必篤之孝弟以浚其源博之詩書以廣其流親諸師友以大其瀾然後得為學之道焉子之歸也毋汩於貨利毋沒於遊嬉毋溺於傲惰以自窒其源遏其流小其瀾則聖賢之淵海不難到矣其功惟在於不自息焉恍既以其說為切於己且願誦之不忘故書之卷使歸而時得展覽以自勤於學

王氏子名說

王氏子者刑部主事功載仲子也功載既更其名曰貫矣復屬予教之值予有職務之繫不得與貫從容講業而辯是非也因嚴功載命名之意以為貫告蓋欲進貫於聖賢之道焉夫道之所本者一而已然其

流行散著于太虛間則二氣[illegible]所以附之行萬物之生人之所以靈君臣父[illegible]長幼朋友之所以序服食宮室器皿之所以[illegible]六藝之所以為文揖讓進退之所以為禮[illegible]細無隱顯無遠近無非是道之所寓學焉而欲[illegible]極其理於衆萬事物之表以約而達其本之一猶百川之會於海萬殊之聚於國是之謂貫也學已至於貫則德成而道立矣大哉貫之為義乎在昔遊孔子之門[illegible]而欲升其堂以造其室者非無其人也而得聞一貫以無疑於應唯聞者獨一曾子耳雖穎悟如子貢其識也非不多矣然能聞之而不能悟之焉雖賢如七十子其得也非不遠矣然得聞之而不得聞之焉向非曾子之間學功至亦豈得而與於此哉貫聞之可以易言也今爾父之命子以是名也蓋將期子以聖賢之學而期子為聖賢之徒子亦豈得不盡心於學以求稱其名哉必朝求而暮習焉日益而月累焉以造是道於殘履之餘思惟之內使人皆聞其[illegible]也行於名不謂其名之無其實然後有以副爾父之期也予勉之無怠貫既拜予言且請書以為終身[illegible]誦之

曾生名字說

曾生吾言之泰和人蜀府典儀曾養翁子貫楷而嘗學[illegible]為蜀獻王所愛其名曰著與儀命之也其字曰知微獻王命之也生從余游余欲廣其君父之意以進生於道因語之曰子亦知爾君父命子之意邪吾明語子夫人具天地之理以立於天地間其始也固無有不善者欲撓之也理欲交於中故形之於色聞之於聲措之於事業其善不善皆著而不能掩然其著之端必自其方寸之間一念之發始則至微也君子知其著也自微始必思用力於其微是以內省之欲頻慎[illegible]之欲力所以遏其不善而存其善於至微之中功有加而志不惑由是施之於言也為嘉言發之於行也為令行措之於事業也為良事業無著而不善者謹微之功至也然則欲善其著豈得不究極其微哉故欲爾之著善著於外者爾父名子之意也[illegible]爾之怨其微於內者爾君字子之意也父以慈訓君以嚴戒仁義之道也子能顧名思著以承父訓因字察微以奉君成忠孝莫大焉苟蒙其名而不務其實[illegible]其字而不求其義則無以成爾德且孤爾君父之命尚慎於斯生既唯吾言且請書以為其名字說

內省說

省者察之詳也省之自內則所以外不爲乎
人而有益於己矣且人之心不善則趍于利不
入于善卽入于惡其可不加省乎利之趍也善
惡之入也皆自其一念之發又可不省之自內乎是
故見不忠信人也必內省之不使己亦有是不忠信
焉見不孝弟人也必內省之不使己亦有是不孝弟
焉見凡外其道昧其理不顧其言行之人也必內省
之不使己亦有是外道昧理不顧言行之失焉孔子
曰見不賢而內自省此之謂也省之熟而內無愧於
志外無愧於人則可與入聖賢之域矣昔者游於

孔子之門而得傳其道者唯一曾子耳以曾子能日
省其身也夫曾子年最少使曾不省其省之未至又
何能卓出三千人之群以自列於七十二子之首哉
今之人苟身不能如曾子而道則欲希乎孔子譬猶
欲遊身於千里之外而不知發足於跬步之間庭戶
之下宜乎其終不能到也吾友廬陵王伴允生于尚
德之家游于縉紳之林志高而行篤嘗名其齋曰內
省蓋知求孔子之道當自曾子省身之功始矣或者
乃曰聖莫大於孔子賢莫大於曾子孔子曾子之道
豈易至哉余曰不然爲人而不以古聖賢自期待是自

乎其志行則其身自枉廢其生也或人不能無意
是故歸之並先使益勉焉

文會說

與人朋友不能無會會而以文文會之有益於道義也
文者古君子所必以探夫道之具不講求其文而能
歸乎道者未之有焉故古之會者咏詩書過於盤飧
討講纖勝於杯斝無不致意於文後之會者重盤飧
而輕詩書先杯觴而後講辯於文若無與焉是以古
之見道也易後之見道也難古之爲君子也衆後之
爲君子也寡夫孔子大聖人也猶以學不講爲憂則

孔子固嘗會其朋以文矣子思大賢人也猶以爲弗
明爲弗措則子思亦嘗會其朋以文矣後之人不聖
於孔子不賢於子思而以爲學不必講也講不必明
也文何用會爲以故卒不能深於孔子子思之道而
曰孔子之聖天聖之子思之賢天賢之非後之人所
能到又何自棄棄之甚哉彼老佛氏其識不根也其
術不神也然爲其徒者能遊遊千里之外周旋四海
之中日會其朋相與參叅而講道之以自根其說以
神其術故卒有以惑世而流於世爲吾孔子子思徒
者莫不欲外而排之矣然終不能如彼之悉參道

不能如彼之篤誠學不能如彼之勤徒乃托之言曰老者吾師闢之也佛者吾師闢之也彼之道行豈吾道之幸哉夫老佛者亦譁然起而反之曰孔子師吾之師也子思孟吾之道也吾何分於彼哉朝夕轉相詆訾卒無有所勝嗚呼盍不時會其朋講其學明其説昭其道於文使世之人曉然知彼之説不若吾之正知彼之道不若吾之當皆欲去彼而歸此則彼不屑外而自外矣不必排而自排矣又何用紛紛然與之競是非爭吉凶哉嗟夫文不恒於會而欲望吾道之揚邪説之退難矣有戴氏之孝曰敏志一而學勤好交而不怠肯字其講學之齋曰文會而屬余言余於敏交久且厚故爲是説以相勉焉

南岐癭者説

南岐在秦蜀山谷中其水甘而不良凡飲之者輒病癭故其地之民無分大姓小家爭男婦女老人後生無一人無癭者彼既安於常故而莫醜之亦莫思所以去之及見外方人至則群小子婦人聚觀而笑之曰異哉爾之頸也焦而不吾類焉外方人曰爾之累然凸出于頸者癭病之也不求善藥去爾病反以吾頸爲焦耶笑者曰吾祖然也吾父然也吾鄉之人然也吾鄉之人然也烏用去乎哉終莫知其爲醜焉夫世之人紛然以貨利病其心而不念其背於道外於義猶癭者不自覺於失其形矣及見正人君子言不與相入輒群起而攻之曰爾何迂也非吾類也噫是何異於癭者笑世人爲焦頸哉

養樹説

吾不見彼大林深谷幽邃之樹乎其土壤而腴故其根之行乎中也舒而不枉其樵牧之所不至故其柯葉之發榮於外也暢茂而無不遂其生生之理完而暑寒雨露之及也皆得施其功而成其爲連抱之林質於匠石之用爲可必矣其在人烟紛雜之區雖有佳木生其間而斧斤加焉牛羊造焉馬足車輪又從而殘害焉凡所以戕其性而夭折其生者日且至欲望其材之茂可得乎士之於學猶地之於樹也必退跡乎幽寂之野置身乎安閑之廬使耳目之所接者無非詩書心志之所向者無非理道則內養固而外誘之來也無由入由是以窺夫賢哲之閫奧追其文躅希其事業端不失其途矣於是不居而遊乎通都大市交接夫貴游公子以爲講學之徒僦居而飲食以爲進學之所則心方營而事物之[illegible]閒之

功欲加而佚學之所已拙之□近而欲□於□不亦
難哉同郡毛呂杜侯以陽代□子□居物質備而
志高後其舅翁太常□□□遊京師學非擬所
得也猶弗康其所得歸其鄉以畢其業而大其所成
與之交者皆贈以詩余猶爲是閔之說以勉之廣渤
歸見其兄考功主事廣巷余同榜中深於學者也幸
以是說與質其可否焉

聽其自然說

凡出於天而不可移於人者皆所謂自然之分也惟
其分繫於天不繫於人故人有歷貧賤而不可以力
夫蔡公當晉而不可以幸取何貪而非其出於自然者
爲之哉必俟焉聽之於天付之於自然而後可故居
易以俟命者子思之言也子思固欲人之聽其自然
殀壽不貳者孟子之言也孟子亦欲人之聽其自然
況聽之者猶不聽之者殊聽之爲君子不聽之爲小
人豈得而不聽之哉伊尹起於畊傅說起於版築而
相殷太公起於漁釣而封齊聽其自然也虞公貪以
喪其國知伯貪以喪其家不知聽其自然也聽其自
然之道當何如哉若貧賤患難則思求吾志守吾
道不可有出位之思富貴則□□□□之以成文
之以禮不可有矜己驕人之色如是而已矣馬指揮
何君廷用故都督恭之子指揮侯禎之叔父其未遇
知□時也則力耕稼而樂閑安富貴不足縈其心及
其聯姻王國受爵命於朝廷而其自處也猶退然若
未遇時所謂聽其自然者蓋庶幾矣然其未也尤不
可不致力焉故因其有聽其自然之號特爲說以勸
之

說舟

余嘗觀舟於江湖之上矣其水盛而風烈波濤之勢
洶湧澎湃鯨魚出沒遠近山川爲之震盪晝日爲之
昏黑彼群小艇方港收岸泊之不暇所謂鉅艦艨艟
者且欲高其牙檣張其帆席當中流冒白浪以上下
乎其間萬斛中蔵不見其爲重千里倏至不覺其爲
遠蓋其物大而具備故雖涉江濤之險而恬若無事
又功百倍於群小艇焉使其在恬風之渚止水之淵
雖有載重致遠之能且無所施其與彼小艇何辨焉
士君子負才美不能得名於僻壤小邑而能得名於
大方亦何異於舟哉友人羅君勉學工部侍郎寅菴
先生從子也以歸安丞得代來京中外人皆薦之限
於常格不得拔調江夏丞江夏湖廣首邑當水陸四

遠之衢朔使蕃物往來無虛日務偏而政瑣以煩人無樂於官其邑者猶風濤險阻而群小艇皆畏縮不敢前也羅君有學問文章而才能優於已試量高於世猶鉅艦穹艫之爲物大而其具備也往丞劇邑雖喧囂交集其耳疑難充塞其胸必能無動於懷猶舟之犯險浪而若履安流也事必敏於爲效必果於敢猶舟之行愈速而至愈遠也政令之施事業之就必將異於人而優於人猶舟大而功倍也雖然羅君猶當端其心以爲之舵樹其節以爲之檣察於世故以高下其帆席體乎人情以緩急其廻棹然後能有濟也不然將危於群小艇焉尚敢望其功之成哉交游之士皆贈羅君以詩余獨舉舟以喩之

馬論送王善廣赴春闈

有售馬于幽冀之都者樂其多不自限其數以過項而驟足而蹄梁而可鞭者輒就其驅而備之輸其直以致之故雖有騏驥之材超軼絶塵之足且混於庸馬之群與駑駘比數德焉不外稱能焉不外見步焉無由騁孰知其爲良馬哉有改其道而售馬者限其數不侈其多壯者顧之瘦者去之駿者收之駑者斥之於是所謂騏驥者皆出乎群而入其籠絡之内脫乎伏以就於駕馭之場彼皆有能可見步可騁人皆道其馬之良焉士之於聘也亦然方科擧之未有定員也士紛然以記誦爲尚以剽裂陳腐爲工以乘時希合主司之意爲奇而高才碩學雜進其中何見其素能之卓絶得之外以藏之中者弘博而深厚哉猶售馬之多而不見其良也逮科額下而上之所取也爲甚嚴下之所貢也不敢汎由是負過人之才有積中之學者皆穎出乎士衆之表而騈入乎雄彀之中猶良馬之自見於市也從吾游者王元善廣立志篤而務乎學也勤蓄材實而措之文也推背擧於鄉而解名雖未盡見其蘊舒其志今貢於禮部而科額始定宜得展其所厚蘊如其所素願矣故於其行擧馬爲論以贈之

論志送周象南歸

士之於學也孰爲先曰莫先於志志者心之致成事立效之端也苟志有定而不遷則事無爲而不遂行無適而不達志於王則王志於伯則伯志於君子則君子志於小人也亦然無一事業而不隨其志之大馬的大小爲而小志之所存事業之所由以立也昔人以爲有志者事竟成其言豈余欺哉從事於學而

志之所向也未定或學焉或[illegible]焉而曰吾之於事業也矛患其無成非自昧[illegible]即外以誣於人皆不足與言志也古所謂有志之士者其平居也固自得及驟與物遇雖雷霆之震不足驚淵谷之臨不足懼廟廊之升不足驕茅土之加不足侈威武之摧不足慴窮餓之阨不足惆是何也其志素定而利害不能遷之也是以三軍之帥可奪而志不可奪也誦詩書六藝之文以學夫聖賢之道所事則善矣其為志則未也蓋能不為邪說外誘所奪以由乎其途而造乎其域幾人哉彼力於百畝之稼而為農遂於什一之利而為商專一藝之能而為工其為事也賤矣然皆有以致其效者能不遷其志也使慕聖賢之道者能如農商工之民固守其志而不遷何患乎無其效哉故古之善觀人者不於其所為惟於其所志勇如子路夫子稱其果矣必使之言志仁如顏淵夫子稱其賢矣亦使之言志則當時弟子及門而夫子不觀其志者尠矣觀其志則其人之賢不肖從可知也君子之於志也可不慎持之哉周蒙敬熙服遐翁備譔君之訓而得厥祖職方先生之傳已名為偲矣又往來京師請益縉紳間且嘗及余余見[illegible]所向不小矣於其歸若是諭以遺[illegible]賢人君子之地以成其父祖之德也[illegible]生忱羅生智皆嘗闕余業若幸亦告以[illegible]

論戎狄

春秋於戎書戎於狄書狄[illegible]其名不別其君臣何也蓋聖人外之爾彼戎狄[illegible]國之人均有面目也均有男女也均能飲食衣服也均好生而惡死也何獨外之深哉夫豺虎之為獸不異於犬羊也而人皆慎於牧放固於裔墉以備之者患其吞噬為盜賊之為形本同於衆人也而人皆嚴其出入閑其貨帛以防之者患其窺竊為戎狄者中國之豺虎也中國之盜賊也言發而不足信行出而不顧恥惟日利啄腥膻伺吾中國不之覺也而肆其吞噬肆其窺竊尚可與之相爭奪相居處而相交接哉且爭而得其地不足廣中國之疆域而徒勞中國之守戍居而雜其人不足強中國之勢力而徒見中國之[illegible]交而來其貢獻不足富中國之府庫而徒費中國之貨給先王知其然惟理中國之士以養中國之民列為士農工賈以業之明其禮樂刑政以教之未嘗收尺地於戎狄未嘗借一力於戎狄未嘗徵一貢[illegible]於戎狄故其

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不入其境也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言不可雜與之居也西域獻獒召公作旅獒以為戒越裳獻白雉周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皆不欲與交也當時朝廷之上休徵之應無若關雎之關雅頌之聲迭作俗雍和而刑無用戎狄初不與焉自穆天子征犬戎得白狼鹿以歸近致荒服之不朝遂發驪山之逆弒周轍竟至不西事戎狄以求榮而反蒙辱仲尼深明其故以為戎狄者必外之而後中國可安然不得位以行其外之之志於當年乃託春秋以明其外之之法於後世其曰戎曰狄者以其類與中國異夫禽獸為未遠所以深外之也然則外之之法當何如曰來則禦之使還陵之刃莫入夫則防之使征伐之師不出在外而欲入者辟而卻之使不得亂吾俗在內而不可去者散而處之使日浸其俗羅其貢獻以絕其覬覦之念省其費用以紓吾奔走之人如斯而已曰責孰在曰在君與執政

兩谿文集卷之十七

兩谿文集卷之十八

箴銘贊

書室箴

有陳其廬貯百斯書屋吾足寄書吾道露哲士履人成此敬身業我從學其曠而曠彼昏之罹舍斯取斯所以君子慎在踰始所以君子不極不止

彭氏敬訓堂箴

人之弗克肖其父祖者莫大於慢視其訓而弗守也恭守父祖之訓如毓并敎兄弟豈不足為彭氏肖子孫敬況有敬訓之堂以貽示於將來又欲後之人世肖其先而不墜也予故箴以致其易曰

明明哲訓哲祖之詒迺考式傳為家之規謂爾處者孝友是為爾仕者清白是持或不然者庸俗之歸惟今兄弟祇承弗違違匪匹家家肥迺斯堂之作建於先訓之遠垂於後子孫世守在茲欽承毋替庶永昌期

好問軒銘

生民有初均秉厥彝有達者道中坦且夷志隨氣蕩人自斯岐趾步既謬千里異馳匪詢匪諏孰覺孰知亦惟古哲善弗自以知裕在人思歉在己悔訪敏求旁卯厥止額忘其多辨察于邇故不違仁且大其智

彼昏罔念煙妄自尊終焉胡卿人言聽既貌貌
誨誰諄諄曷決其昏湎其范故哲愈昭而昏逐昏
豈道之興言闡不闡洵矣王君番克自艾知尊其尊
弗是其是上師先古下朋斯士鄒莞之論樂內同嗜
群疑外屏萬善中萃闡此義門希全天畀君子之歸
小人之弃作銘其軒以淑斯世

槐陰書屋銘并序

古者三公之位面槐故王晋公子樹三槐于庭卒兆其子魏文正公位宰相為三公天下榮之稱為三槐王家自是凡姓王者其庭莫不有槐焉又槐為花時士方急於應舉因謂應舉之歲為槐秋又謂赴舉為踏槐故凡舉進士者莫不忙於槐之黃焉則槐之名重於世也久矣友人王君益居邑郭湛溪有槐數株槐邊屋數間貯古書數百卷每讀書其中則豪傑救户重陰帷几幃翁噪蟬助答絃誦可以消俗慮進清明以游神於簡牘探測乎聖賢之閫因題曰槐陰書屋益未知王君將以其槐兆為三公歟抑以之相促其赴舉之期歟如以之兆為三公則固其家故事矣以之促其赴舉之期則又君今日所當務也然赴舉仕之始也三公仕之終也欲極其終必自其始則促赴舉之槐即為兆三公之槐也君姑雍其萃以加其學焉其花而出其實又安知他日榮名盛位不可希其其前之人哉余忝與君同游邑庠今將別去故敘序而為之銘銘曰

有槐結綠兮有蒼蓮屋滌除濁俗兮清陰在目槐之芳兮三公之槐槐之黃兮舉子之忙孰知舉子兮三公之所自始於維王氏兮世傳厥美我為銘兮牖戶夙宵惟王氏之後人兮宜日孜孜以望其成

復齋堂銘

莫貴於人莫其天爵所不善者非性之惡為稟所拘為欲之蔽何以復之曰效先覺惟先覺人學至德成淵鑑洞燭厥善之明規循矩蹈厥善之行我其學學希與之并取彼之知以開我蔽取彼之能以勸我事移而過欲全我良貴庶幾斯善克之復界衆人惑惑斯善以亡卓彼郭氏取以名堂三葉相承燁有餘光苟諧其極聖賢同鄉

斂求齋銘并序

凡天下之物皆可求求之不斂未見其獲也況古之道得之足以智其生不得不免為凡人其可置而不求求而不斂哉且望於百代之上尋為億世之師者

孔子也孔子之道蓋亦敏而求之於古焉故其思也不寢其學也不厭其憤發乎己也忘於食其師之於人也無常其於經讀之而三絕編又何其求之敏歟今之人望孔子之門墻不得入者蓋不知其求道於古知求之古又不能知孔子之敏也鄉達尊王君仲求得孔子敏求之說以名其齋蓋有志乎古之道者矣苟能如孔子之不寢焉以思之不厭倦焉以學之不暇食焉以白憤之惟得其人焉而即師之於經而三絕其編以讀之則求之也誠敏矣又何患古之道不可得之今哉蓋王氏為廬陵聞姓出其家者多秀而文而君又能求古道思與古之人相頡頏其去乎凡俗人已遠矣其子紹從余游以君之辭來請銘故敢序而銘之銘曰　我瞻古人越世同心宜爾君子求古自今謂魯大聖亦曰必可識勛息是顧早夜惟敏居食弗擇簡牘日臨窮大盡細致遠詣深於說于知珍寶寸陰存心亹亹諸古駸駸有銘其中以像以箴

復樸齋銘 并序

有為古先生名其齋曰復樸衆人異之君子竊惑彼異之者必以樸之為道宜於古不宜於今今先生居今之世而欲復古之樸將毀棟宇之制去雕飾繢楹之飾而為橧巢營窟乎將屏文繡綺縠之華而為卉裕乎將捨五味六和珍羞膏粱之美而為捭腥燔黍之食乎將棄罍爵俎豆鐘鼓管籥而為抔飲塊桴乎將易楷法為科斗之畫洗章句之煩著書契之初乎如是以求樸徒見其用意苦而無益於今之世蓋欲以其末窺先生而未知其本也君子則謂先生所復之樸有在焉非前是也夫混然太一體萬化而無跡於萬化之表者天之大樸也寂然大中與形氣俱生而不為形氣所汩沒者人所得於天之樸也天不壞其為樸也亦不壞惟智者鑿之巧者戕之偽者文之貪者賊之不能不斵喪其樸人之樸亡則天之樸亦不可得而完矣故道日污政日弊俗日趨於漓若夫其樸故也有志於古之淳者必求復之而後道之汙者可隆政之弊者可理俗之漓者可激而為淳先生忠信之質優學問之功至能致其力焉求復其固有之樸則樸之賦於天者將全於己推之以隆其道理其政而厚其俗也何難哉故聞先生作而翕然慕之者矣先生所教者本也非末也先生名璿字仲衍量洪而德厚宦至蜀府長史上佐國治內理家政皆有古君子風球與先生同劉姓同為吉郡人而慕先生有志

於古故特銘其齋曰　元命沕穆大樸在天受賦之物人得其全惟人初毒爲實無文其樸未散其性則然未習靡靡逐喪厥樸道夫者險風靡者海詭斯復斯曰有先覺惟此先兄惟樸是求爰闢其齋以藏以脩祛彼齋巧復我初華就實黜泥敦愫報入所與君子所慕惻惻說詩爲王室軸由家達國政隨化淳亹亹弗息庶幾古人敬而銘之來者其循

徐氏白雲山壽藏銘并序

白雲爲樂平石硯望山營壽藏是山之陽者其里世家徐姓煬名文光其字號雲閒老人其號也老人爲廣東轉運使庚之裔古山敎諭之曾孫桂軒隱君之子嘉靖學從進士蔡宗敬受業而無仕進意惟欲行其所得之書于家永樂中桂軒被詔當徙遣老人與弟文職爭告縣官求代之縣遣文職行老人卒能歸之以其遺兄弟逐合如初居父母喪衰陶家致哀出宿治葬悉遵朱氏禮同產至緦服親同居者五百餘指而主之有家法故外內肅雅無間言擇子與姪性敏者齋遣從良師受經必諄諄勉之至學成受官猶貽書戒以毋瀆職以玷

上思撫其弟之遺孤子特厚於他子族人貧不能葬其親者爲具儀物以葬之族人搆爭者質於老人輒諭以禮義人亦無不化焉宗戚子弟從之學即欣然傾爲所有以造施之其群兄之行如此又雅好詩所作多尚理致闢世教晚而其配殷氏暨諸弟俱下世而四子七孫及諸從子足以承家而順志仲子碧復領鄉薦授杞縣司訓陞敎諭老人亦甚慰焉於是因白雲山水之佳營壽藏以爲終計以其年月日告成時老人年七十有一矣乃命從子於城司訓潤狀其事來請予銘夫藏之爲言藏也藏以壽名欲其久也先事而爲之非達於理者不能□之預爲壽藏者

嘅先賢其與已之像設爲寢主其間不知白雲壽藏亦有是岡否然白雲有龍岡而其前有溪月湖潤其下壽山新項天馬諸峯拱揖乎左右其爲景也蔚然甚勝不知古人壽藏亦有是景否至若達死生必有終之理不以凶事介于懷必先期而爲之以俟乎命焉則古賢與老人同是心也因銘以著其意銘曰

與斯藏者地兮幬斯藏者天也盤旋以俟□於無窮兮美哉山與川也維君子之達觀兮預卜□而將歸其全也人皆與乎庭遐其封兮使享有永□也非徒欲其安且固兮以隆世慶於綿綿也

戴隱君誠舜畫像贊

貌古且閑時衣時冠日從容乎山水之間樂賓戚之往還取觴詠以為懽殆不覺其白髮蒼顏非古逸民亦孰得而與之班歟

胡處士畫像贊

國之逸民鄉之善士其在斯人庶幾無愧方其少時篤事乎親及其長也睦族宗姻遜而能辭不再偶惟周人急不斷所有積善每師訓厥子孫忠簡家風宛然猶存花竹禽魚以悅情性岩樂之名於斯為稱年餘八袠為況益殊今也遠矣有像在圖時衣時冠足表令德儼乎容儀卓為世式顧瞻起敬想望風神其最者誰館甥史臣

張琦僉憲畫像贊

其容肅如其氣冲如其所鍾者汾晉之秀其所學者姬孔之書擢科名於一代振風紀於兩都遂由內朝之薦而有外臺之趨方其一道振肅百蠹畢祛以琴鶴自隨臨水竹之居從容步履樂及公餘此丹青之所狀誠不失於錙銖矣至其蘊經濟顧廉隅力足以任天下之大事智足以贊國家之訏謨惟有識者知其然殆非丹青所能圖也噫湖西嶺北豈足久淹其而廊廟之上將待其議紀法而秉鈞樞也耶

周侍讀畫像贊

其質也如良玉之粹然其容也如喬嶽之安然其氣象也如春陽之藹然況濟之以才美充之以學識文之以詞翰符之以實德是以人見其挺香譽於棘闈迴清光於木天著弘功於載筆贊鴻猷於講筵志與時行秩隨次遷也皆謂其能續故家之宦譜為當代之名賢矣抑孰知其名於濟時也有六一之忠貞篤於為政也有平園之簡易敢為直言也有滄庵之蹇諤篤於制行也有誠齋之介倘君付之以重任躋之於要地亦何功不至何業不遂哉於戲天之生斯人於吾忠節之邦也豈無意耶殆將使之踵芳跡於前賢而垂鴻名於後世也

益菴贊

益菴者黔江大尹謝君自號也大尹名孜字謙牧其平生於脩行力學為政之際常懷不自滿足之心能不失其名與字之義其志蓋欲有所行也所以有益菴之號焉學士大夫為之推明其義既詳且盡茲復為之贊以獎其成焉贊曰

書戒滿損易示盈虛皆明所益兆自謙卑彼海居下

百流是歸彼址既曠生物故滋謙謙之積誠益之基求益之道豈不在茲抑抑謝尹為行素奇於學有本於政有為終不外伐惟謙是持亦不自足惟人是咨爰察爰行則欲古追日進於善自忘所私爰察厥學則志欲教日明於理自不留疑爰察厥政則績彌熙日宣德化方洽百爽謙之為效速且有輝名庵以益孰曰不宜敢籍墨卿贊之以詞

何太守畫像贊

豐而頎偉乎其姿蓋知其所負之奇莊而慈儼乎其儀蓋知其操之有持搢而發潔乎其衆表蓋知其才足以有為故入而輔百揆以甄別才俊出而守一郡以撫字民黎爵愈崇而業愈茂又何往而不得其宜哉

龍贊

不見厥質克神厥踪隊降天淵鼓宗雷風與乾元而為家贊化育以成功噫是豈豢於人而後食轉埋於有力者而後見其窮也耶

周鳳員外畫像贊

其無也蒼然其生也天然其形諸外也儼然其蘊諸內也淵然故能致善與李有年早歷乎將命之司晚躋乎副郎之遷亦可見

聖朝之得人吾同榜中之多賢也

蜀府長史復樸劉先生像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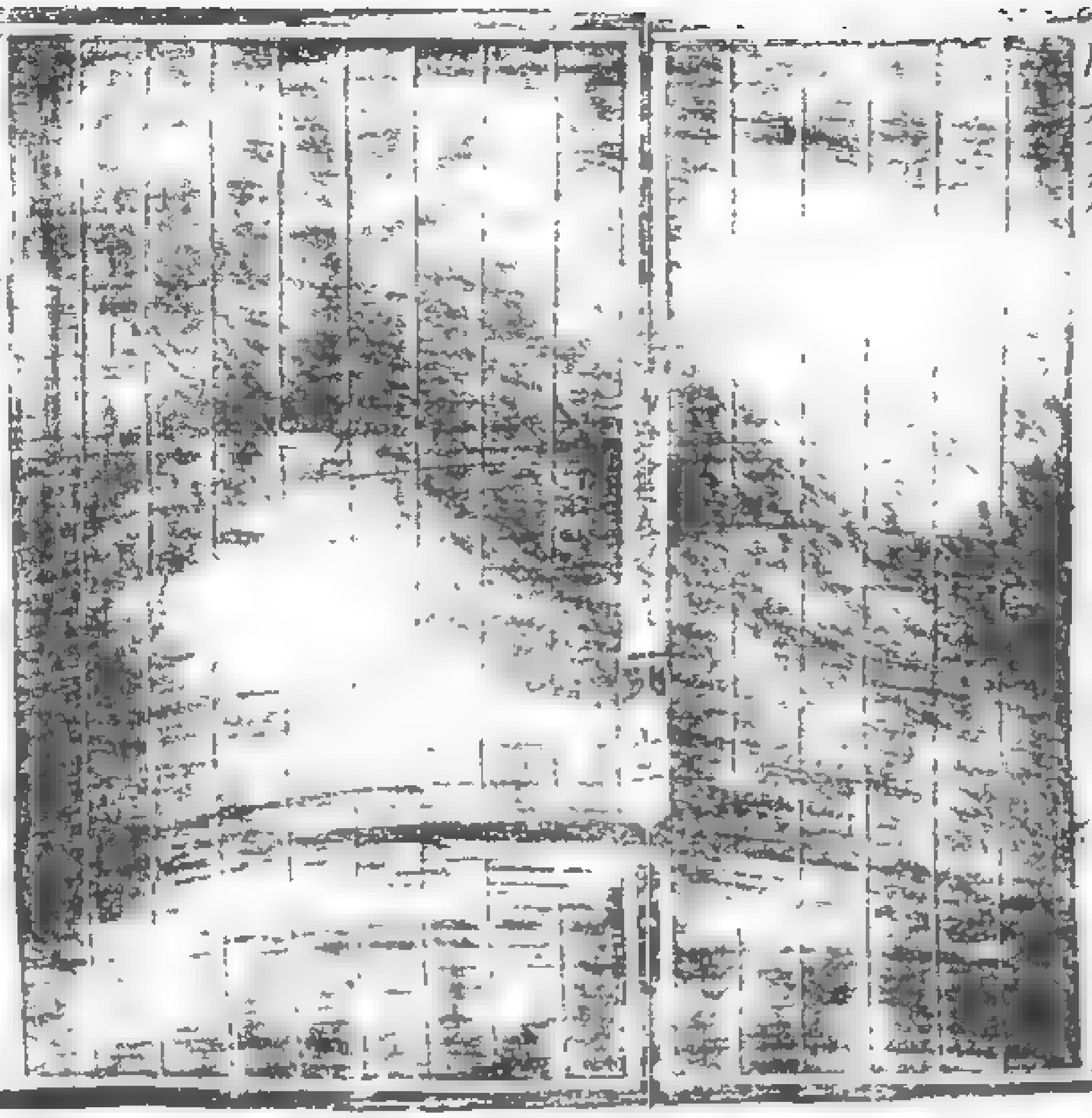
其姿也豐其氣也充其容也恭人見其豐矣而不知其德厚於己人見其充矣而不知其學詣乎理人見其恭矣而不知其才足以輔治及其為名教師而教大行為王國輔而國有典刑然後知其著也有所本其貴也過於名噫茲非所謂復樸先生耶

黃司訓講學圖贊

興寧黃添華由賓貢起家為郡司訓時侍講席受經業有成以出仕者若白侍御圭胡侍御鑑魏進士正旅貳尹祥鄭司訓嵩張貳守麟王撫校應先暨其子上蔡司訓敬也後陞教蓬萊以沒諸生念遺誨之在耳而往迹已成陳遂繪斯圖以寓江漢秋陽之思敬復奉以求予贊予嘉是圖有厚之道也故不辭而為之贊曰

自古善俗在立師道師得其人士斯有造卓卓先生秀外實中足為人師以開俗蒙邈彼蜀徼民俗爽鄙自分教來士氣奮起侍函丈者濟濟有[illegible]飫聞德禮博極書詩疑隨辨析業以序就各抱所[illegible]復榮要

教肆旣東梁木云摧濟濟多賢不勝其衰爰托繪像
以存往迹聊寓遐思亦昭餘澤九原不作道教在焉
教雖在焉亦何遠焉我瞻是圖起敬起愛繼之以辭
用表夙曾



兩谿文集卷之十九

題跋

青紫聯輝圖識

昔英二根雜有與紫十數葉蓋雲間朱君蓋臣以進士遊閩時其故交所贈之圖不畫他花木而昔英者蓋欲以甘澹泊勉之也其題曰青紫聯輝者蓋欲以取青紫期之也交游之意蓋亦周矣後蓋臣遂京拜禮部主事陞員外郎清節見重於人人功名日就於遠大可謂能副其交游勉而期之之意矣蓋臣以予同年又同官嘗手是圖請識之予未焼翰而蓋臣遽沒然蓋臣雖沒而其請識之念則未沒也請識之念未沒予固不可恝然沒之而不爲之識予不沒蓋臣而爲識斯圖以歸其子又豈能無感愴之悲哉吁

跋宋賜楊忠襄公家田劄後

宋楊忠襄公九世孫尚炳來京師示余以紹興五年尚書省下吉州賜其家食田公牒而忠襄公死節與宋朝勸錄恩禮大畧可見當建炎末金人陷建康守郡者皆降獨通判楊公義不屈虜脅之以威不屈誘之以富貴不屈卒爲罵虜以激其怒而死之其爲忠也烈矣高宗中興贈公爲朝奉大夫謚爲忠襄廟

以祀之收其二子而禄之又詔有司給田二百畝食其家以報之也何其厚哉夫忠固臣子所當盡而朝廷旌忠之禮亦不可不厚焉未能厚之故自紹興至德祐百有餘年偏處江南一隅濅削之地以控金元數千百萬陸梁之衆而人心不去雖大社已屋而猶敢死節之臣猶奮然連袂而起或者以為此皆[illegible]厚於勸忠之禮有以感激其衷也不亦信乎然則有國家而不知勸忠義以勵臣節固不可也是牒迄今將三百年尚不失為楊氏子孫之舊物亦可見忠臣之家世有人以故謹跋而歸之尚[illegible]云

跋志溪彭氏所傳澄溪先生十帖後

右澄溪王先生與其子婿志溪彭將仕家十帖垂二百年餘傳守者家設入官喪荷又數十年其族之長同升殫計力贖歸之家時曾質客觀之且欲付其子若孫世藏之於戲使今多遺其將家物則亦湮手變故移于他姓必不能流傳以迨今矣使同升不知重先生手筆則亦視知地芥泉如弁髦必不能寶有之如昔矣是則選親受如先生斯可以有傳嗣先守如同升斯可謂無忝余以彭氏外孫觀盛典而徐波若久請書此以為之跋云

跋李信豐手帖後

夫珠赤刀之陳于周瑚璉玉大弓之紀于魯史皆所以尊先傳而昭示來裔也況書翰通朋游之情而先人手澤之在其可不加重哉觀彭氏同便存留李公行簡所與其家貳郡公手翰於海田變遷之餘則可謂知所重矣盍李公為春秋會通而其教與江河同其流行死信豐而其御與泰華比其崇高世之人得其遺墨猶知重而藏之況貳郡公之生也與之同鄉學也與之同經其第進士也與之同年其宦遊四方也與之同役則其來翰又可不重於彭氏之後人哉初二公皆篤師友好于吾家大史公兄弟則其手翰之來吾家也必富今皆泯沒無遺獨閔便能存此紙則其賢於人又豈不遠哉故跋其末而歸之

跋戴氏所傳宋元名賢翰墨後

僕嘗從巷觀知錄府判所得誠齋父子書知戴氏有宋名筆諸廬南所得圭齋貢知戴氏有元名筆及觀古愚與其子去伐求得二少師及諸學士題其卷尾又見今代名筆多有於戴氏於此不獨有以信其家世有賢於先代上大夫間游處亦可考見三朝名賢

詞翰芳華照暎於後先也

書倪縣宰瑞麥卷

毘陵倪君叔大宰仙居之明年麥有一莖兩穗之瑞產其郊耋老以為倪君惠政所致相與進而賀之邑之士夫又從而詩歌之翰林侍講許君宗謐又為之序之來請予言夫邑有瑞麥固足驗其宰之仁愛洽於民和氣熱於物矣然以倪君之賢為政未幾已獲茲應又豈徒[illegible]舉昔賢之事以[illegible]之[illegible]陳[illegible]古先生之宰仙居也常教其民厚於彝倫[illegible]文學[illegible]相救婚喪相助無為盜竊[illegible]爭訟[illegible]之事必以誠人敬老為先由是禮義之化行[illegible]俗與[illegible]遂以仙居為有道之邑今其教條具[illegible]其佐撫其[illegible]之民亦能追想昔時流風[illegible]以教其衆否能取以教其衆則閭井之間[illegible]有德而家有禮歲有豐穰之樂無凍餒之[illegible]以起其為瑞也甚美且鉅豈但麥穗兩岐[illegible]倪君宰力於此他日偉蹟明效之可書者當不一而足瑞麥之卷特其兆耳因書其末以俟之

書王紹懷先卷端

從游王紹服其先[illegible]致求翁之喪既練乃[illegible]名[illegible]士所遺其先君書翰詩稿若干紙次序為卷時展誦以致其哀慕于懷請余名之余以紹於是卷因其人而懷其先君之所交觀其所頌之言而懷其先君之所履詳其所言之事而懷其先君之所為則不必趨庭下侍膝前而其先君之高風雅度常在於心目矣用名曰懷先卷且問之曰先君沒而可懷者豈獨是乎紹曰不惟是也有大者焉先君臨絕時呼紹兄弟其前不及家諸事但目紹曰紹爾既就師攻舉業宜惟勤惟一以勉就爾學毋以吾棄遺爾之故墮厥志又顧謂諸兄弟曰爾兄弟其共輔紹志俾吾有時使紹終有成吾雖沒泉下又實慰其成憶吾言勿忘是命也無日月無時刻不往來紹懷余曰是誠重於卷所喜者尤宜懷焉務力學以副之則庶幾其不委之地紹請書之遂并其言書其卷端以勵紹之進云

書范先生候官[illegible]後

昔吾清江范德機先生以詩鳴元盛所謂候官[illegible]者乃其佐閩幕時所作總五七言詩不越五十七首已可見其用思之清苦制辭之婉正類事之切實足以形容山川之勝物景之美吏政之得失民風士俗之好惡況窺其全藁哉宜乎[illegible]虞揭二三先生並

稱賢當時也自泰定迄今百有餘年度兵燹而復覩文明之盛其手筆猶幸存之友人劉大彰家自非其精神流佈浩然有不可沒而又托得其人亦何能如此其久於世哉夫時之人過古名畫者圖一山臨一水描狀一卉一木一鳥獸虫魚瓶罍之以厚利珍之若至寶然徒能資玩好而無益於已之脩豈若此崇誦之則足以博見聞習而得之則可以發吟咏悅性情較彼之能資玩好者大不侔矣推大彰則賢彼而貴此則其賢於世之人也不既遠哉余故樂為書其後以歸之

書龍雲劉氏仍釋捷卷後

洪熙改元之初球奉
嗣天子召命將入京有龍雲劉氏齋賢手仍釋捷卷來索題觀之不無感焉蓋龍雲距吾茨溪不半舍初其家有權紹聖詞科官吏院進備翰林學士曰介文最工也而與吾秘書府君襟連而並合有舉嘉定進士最賛軍權拜澧州守曰鳳驤政最優也而與吾家中郎巢林同舉於鄉節幹方舟同策于庭有蔭授至融州守死義靖江曰子薦節最高也而吾家齋州書舉哭之有詩太史容齋為之立傳則吾兩家之劉在宋元時固耦德而齊聲矣自海田變易而茨谿之族衰莫如吾家多徙之四方其未徙者皆淪江野廣弗自庶其故地故昔者雞[illegible]與之處今皆孝生矣昔者老冠往來之道今皆蛇蟻所宅有狐兔之跡矣昔者觀遊絃誦之地今皆荒茅藁竹而[illegible]鼯鼪日夕相叫嘯矣以[illegible]諸劉[illegible]前光繼科躡如齋賢父子世有其人而大棟連宗穹垣廣序園池玩好之美花竹之富麗俱不改昔人之舊猶[illegible]之華儒人學士之來會以發詩書之餘序時節讌遊之樂又不減昔人之盛故仍釋之[illegible]不能不起頌於士大夫嗚呼豈龍雲之後人皆賢而吾茨溪之後人皆不似與抑茨谿之[illegible]風里俗不若龍雲之[illegible]乃以將山川風氣之所鍾[illegible]延於龍雲而短還於茨溪以[illegible]吾雖有
上命不敢逗遛其鄉然[illegible]父商之兄與弟欲於茨溪求故敝田[illegible]數椽居撫以賢父子相交接以尋昔者之好歸吾先塋使[illegible]先塋[illegible]不敢犯砌[illegible]完以固長吾子弟使[illegible]子弟[illegible]得相會以文相切磋以進學又不知[illegible]吾敬故書此于卷末以問之

書[illegible]劉氏潛光集

潛光之集何集也[illegible]劉氏後人怡[illegible]輯二史君之節義隱與夫龍雲先生之文[illegible]者而[illegible]所為文辭一大帙以恭白其休也吾吉之士[illegible]忘於有宋者因多方求德之浸[illegible]能發淵源之學[illegible]古文辭風勵士類以興三百年崇文之治如吾歐陽子者天下一人而已而周益公序龍雲集曰廬陵自歐陽子發龍雲公卓出其後而文足繼之是[illegible]以之波瀾於已息之餘者亦一龍雲公也暨宋[illegible]既去而能奮干戈之武鞠躬盡瘁與國俱亡以[illegible]十五列[illegible]士之功如吾文信國者天下一人而已而其與二史君書選

選稱其公明[illegible]烈非所敢及而一君果皆先之以死節是泙文之忠若於未銳之日者又二史君也後歐陽子而出者其文同先文信國而死者其節一然歐也首四忠一節之稱萬口誦其人[illegible]已文也都四忠一節之美百世仰其風而[illegible]及而劉氏二三先正之文與節一則僅著之文苑而須行之議已缺一則僅收之死節[illegible]而廟祀之命竟寢嗚呼古之郡一也其人之文章節操無大相遠也而名有顯不顯者豈其時有幸不幸歟然而不幸之中豈無幸者[illegible]後士大夫之哉筆[illegible]文交之緒論可采[illegible]之[illegible]不

求拾[illegible]輯以昭先德以淑來世哉故[illegible]不可不存也斯集存而見劉氏一門有[illegible]公之[illegible]有文公之烈可以五四忠可以兩一節一[illegible]之光乃一邑之光一邑之光乃一郡之光也一郡之光乃天下之光[illegible]世之光也尚何[illegible]之有然集斯集者[illegible]史君五世孫士培也續[illegible]者誰士培之嗣為章也今二村之劉黃[illegible]望而[illegible]受知於為章故書此於末云

書東[illegible]黃氏訓辭後

聖其子者不可無教而孝於親者不可不守其教今觀東[illegible]黃氏訓辭而見慈孝之道存焉方少保公以

工部尚書往[illegible]交阯也為此訓辭授其子琮而首以潛心向學謹身脩行為言其下事條雖多然大要不出此兩言之外蓋學不至則無以明其道故必潛心於內以自進[illegible]學行不積則無以成其德故必謹身於外以自[illegible]其行是皆為己之功君子之事也而公以是訓子可謂[illegible]於[illegible]文琮佩服是訓十餘年且求發明其義于縉紳間也甚切非孝於尊其親之命能是乎昔之人有不教以義方而欲納諸邪者聞異乎公之[illegible]亦有誦父之簡不忘者琮亦何[illegible]於[illegible]哉雖然[illegible]歲入仕即知以名與節自勵今[illegible]

增而位愈峻青白之操未嘗少損而忠獻德業著於
朝廷加於海內施於鄉黨者豈足以為世法非優於學
行不及此士之習其學者猶將起慕況為之子乎然
則力學篤行求世其美將必不可不謹也易所謂鶴
鳴子和者吾與黃氏有焉特書其後以待之

書趙氏諸儒卷後

大尹趙侯學成之德政在吾安福固多而崇重儒道
一事尤為侯焉蓋廟學大於前士氣增於後者莫非
其力也及侯將之京師猶以予嘗在側群諸弟之游市
懇館勉侯而莫焉以便其歸而制其世子與戶部郎
磨康旭明翰林脩撰劉顯仁謁而念侯素行功於鄉
文間不可使其沒而遺此每即買風埃之智所聞曰
闕予欲以先君之柩葬之有諸曰然因語之曰禮無
惟不葬焉埋焉也焉猶存敝帷以埋之而況親耶乃
忍藏之灰燼中先君之骨衰足以歸其柩也子何倫
之君是耶後歸而葬毋令兄以不能全親之體紕貴
子其將何詞以自辯也智勵哭曰是豈孤所欲哉君
誅之誅孤亦不能制也倘微執事之福得奉柩歸并
惟先君有賴雖孤不孝之罪亦得少雪焉予退而呼
其隸之傾解事者責之曰爾胃自裹人起至富室者

果誰力耶縱大尹之德可致猶不思後君至而將爾
咎耶何不思故于收美名以光他日亦由從大尹之
地耶皆唯唯智以故得更其館例所給者以歸吾儕
亦備賻焉而以佐成之然則得以得成禮以葬于吾
邑者皆平昔崇儒之士之報也而世之居官者每欲
蹤絕士大夫而昵此奴隸人豈不認其所擇哉因述
侯之事附其潛德卷後使人知士大夫不負人其負
入者必奴隸之徒也

書華川王氏寶翰卷後

雜長短詩并手帖跋尾若干首皆故侍制贈翰林學
士謚忠文王公之子國縉字傳古仲縉於蜀邦得獻王
所賜手翰也王數以此加忠文王氏者豈為他哉蓋以
忠文公仗節死使命裹荒終泰為
聖朝藎臣國博走異途歸父體以故土無所為世家
肯子不假文墨寵異而勸進之何以獎忠而勸孝歟
所以下教於王氏不厭其多如此也王氏始世藏其
真跡甚秘屬長史鄭楷臨為此本以便展閱遺墨變
失真跡喪而似本幸存予嘗拜觀於其後人錀手不
惟見王尚賢之意然為亦有以知王氏忠孝餘慶於諸
父遠為有光且王於[illegible]有謂書為貽謀無作於門

差者尤足為王氏後人至訓論其可不懋哉

題蓮社圖後

予在禮部時得觀馬和之所臨蓮社圖于主客郎中王君士廉所愛其筆跡不減於李龍眠至稱以為十八人同遊匡廬山水間而陶謝二公有與騎蓋相望道途又妙極其趣固不待辨已知其為淵明遠焉不出靈運慕焉而入之況矣當時蓮社得名士大夫仕還之跡亦何盛哉今王君方謝事有淵明歸去之高矣不知松江之上復有人能結社而招之傾蓋而過之可以彷彿圖中風流意態否

題分水方氏族譜

紀善方君迪自衛郎調輔伊藩將與予別乃手其續脩方氏族譜屬題其端受而閱其叙述方氏之所從來也遠矣至其分水二派自鼻祖子宅迄于紀善之子凡十五世其間宗不遺乎支昭不紊於穆蹤不間於戚盛不棄乎衰彝倫誼明而尊祖親族之道於是乎盡紀善之用心可謂至矣雖然予於此又有以知分水之後人必將盛大而悠遠焉何也以皆山之植德深至而於老寂寞之濵縣尹之為政乎想紀善之為性淳義 皆夫蹤顯赫之地其積累既厚[illegible]

其報其[illegible]非天欲嗇之將以啓其後之人耶易曰積善[illegible]以有餘慶予觀斯譜足以知方氏後人將享其後[illegible]餘慶於未涯也[illegible]書以俟之

題歐陽氏所藏春洲殘卷

卷一幅經兵亂脱其首末文字僅存揭文安公虞文靖公歐陽文公暨一時閣老[illegible]所為春洲詩二十餘首皆[illegible]於辭而精於翰讀[illegible]諸前輩人然後知其為宜陽孫春洲先生作也孫氏微而是卷淪落民間世家歐陽氏以文公裔與孫氏有瓜葛哀其殘缺收之[illegible]傳至後將且表飾如其初余三即其家三出

觀之予藏書附之來請題余少遊里序見有書裏紙厚且固[illegible]字數十皆磊奇可好惟接壁之飛揉[illegible]翻天之[illegible]海二句成誦心悅之未知其何人筆也他日於舊家藥籍中拾一編將其紙與字類向之書裏但存遠遊而賦離騷一句其傍月日下有眉山蘇軾書于六字合二紙方知其為東坡所書松醪賦而不可復完因慨昔賢手書不多見於世者非皆厭燼於兵燹也蓋多毀裂於積夫愚婦所不能知[illegible]知而不能好也故皆僅存其半儀禮但有二十七篇[illegible]經至於無傳皆由是恐則是卷得不為書囊[illegible]皆其幸

歐陽氏能知古所好□與若歐陽亦可為世有賢子
孫矣故敬題其端而歸之

高宗召傅說圖識

宣德中余以禮部主事使□本國而有經筵之寧即中孫君原貞為之書令國學生吳某為高宗召傅說圖以貺之余自按膺甹鄙陋不得其道能□□裨於國於古聖賢人之事何足希覬於萬一哉固辭不敢受孫君作色曰我所以為此者篤同僚之好耳志不志於古人也在乎安用辭為余亦徐念古之人有為周公輔成王圖以勵人之忠者豈其人果能周公歟亦有為老子出關圖以祝人之壽者豈其人果能老子歟特愛之深者期望之過耳非謂其人必能此而後授以此圖也孫君愛余之深故有此貺義不可卻遂受而藏之已而孫君有河南參政之擢與余不相接者數年問關又□則懷憶舊故之情槪不能勝因出以求題于名公□□并識其始末以示不忘孫君之意且使後人知是圖所自來云

紀李丞殮葬□長事

嗚呼去古遠而人□□□鬪與剝以相與袞友之交能不擾於乎時已□□□□□□於倏合忽沒之後以□字紋仲綉也於伍晃士元耶仲綉九江德化人舉賢良方正擢溫之樂清丞未幾士元以桂東司訓用薦來為其邑令仲綉佐之未數日以事適旁縣士元方勤於政晨出涖公座決事忽頭目眩四體倶不仁急呼侍隸扶以退才及舍身已不能舉就榻卒不能言俄而遂絶在側無親故人惟二僮奴遑遽臨變皆倉皇莫知所措仲綉聞訃馳歸撫士元屍慟哭且哭且衛家吏問措檢備否皆曰備矣仲綉往視之乃惡棺弊衣衾歎曰以樂清之大吾儕俸有餘獨忍儉其縣丞之殮乎即易以美棺鮮衣衾按禮具小大殮法將殮之又念其既殮則子孫欲復覩其顏面無由矣乃命畫工傳其容而後殮焉殮畢則設位率僚吏朝夕臨名匠作喪輿計其水陸道里散給道能隸四人隨□僮護喪牒前途諸縣遞給輿夫以歸櫬發之日令□丞服麻紼送於郭門外民咸其化爭出錢帛為之賻所過市巷皆設綃具香燭約數十家一致奠聞者莫不嗟異則士元沒而殮不至於草草喪得祔其先塋者仲綉之力也仲綉與士元接未久乃能經紀其後事如此其備孔子所謂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仲綉有焉予非素知仲綉者□□□□□同鄉又最善述其致而

聞其有賴於賢[illegible]以克厚其殮歸其喪不能不慼於
心且其事足以勵[illegible]道惇薄俗使人不忍沒其善因
書以為世勸

書萬里朝天圖後

西蜀距京師萬里地險而途多阻處其境者得一造
天子之庭輒自以為榮且幸其親故之贈行也亦多
畫為萬里朝天之圖以榮之是圖蓋蜀人贈成都護
衛千戶繆拜稷之子純來京代職也又益以蜀府教
授徐旅呂之才與士大夫之詩所以描寫其行役之
勞形容其觀國之盛蹟無不至固足為純榮矣雖然

丈夫之仕於時也務求甚於大者焉以純之年方富
志方壯才質不下於人又承父爵以位乎千人之上
其樹立也不為無地矣誠知勵能効勤使勳業著於
藩邦不暫聞於 朝廷則彼
天子之恩顧陞其階而進之華轂之下也可指顧而
待又豈獨榮於今日一來而已哉然其所以大其成
也未必不自今日之來始於其歸特書于圖後以勗
之

書王貢外[illegible]後

正統初今禮部[illegible]若士華以主事改[illegible]
命于蜀予及士大夫多贈以詩及其還也蜀之能詩
者又步予韻為之贈多而至於[illegible]帙蓋予嘗使蜀
蜀人既熟其面故見其詩[illegible]以贈君是亦忠
厚之至也然予留連龜城錦水間半年未有人能賦
詩贈之者君至彼逾月[illegible]得詩如此其多於此亦
可見其為人之賢非予所能及矣況君自蜀還未四
三年而遂歷東廣近涉[illegible]今復有荊湖之役所以
廣其見聞舒其懷抱者[illegible]既綽有餘而所得之
詩又多於舊予則守官[illegible]林不得復有所出踰遇作
者亦無從起其興發其[illegible]又可見其不如君也遂矣

雖然君尚勗之功名[illegible]詩足云哉然非
詩則無以形容其[illegible]也君所得詩蓋自
蜀始故特識使蜀[illegible]以為後來者發端

兩谿文集卷之十九

哀詞

張博士哀詞并序

國子博士張先生子儀臨江新淦人上世多隱德至
先生篤好學問古今書無不讀最深於春秋初擬是
經胡行簡先生門者八人皆得時舉稱春秋八彥先
生其一也惟先生心平氣和而論進確於親仁於友信
於貨利無苟有於人艱危窮急樂拯救於事有斷制
蓋其得之春秋也深以博故施之外也端方而無回
枉焉洪武中舉進士掌教閩之莆田蜀之成都廣之

潮州當時一邑兩郡以春秋登進士第為顯官者皆
增其舊先生之教也其後由潮州教授入為博士國
子監天下學春秋來為監學生者又多師先生是以
其教行四方其徒塞要道其文重當時而見獎于親
藩人異其優陟未艾也豈謂其遽捐館哉球少慕先
生之春秋希一見以損其所未知而增其所知又私
恨先生跡不常于鄉永樂十八年赴試禮部道南京
見先生僦舍甚歡明年竊第南來先生邀餞之酒具
以文辭華其歸別去不二年而先生訃已至嗚呼以
平昔相慕之深相接之疏而遽至於永棄此人情所

甚痛者固不特為己嘗有詞發其哀況其子教諭鵬
鄉貢士勉爵之父乎故不揆謭陋序其情而為詞以
哀之曰
因物觀化兮無來不逝斯哲云邁兮胡然深胃嗟麟
經兮獨擇其疑質之以陶兮行之以勵既發佳譽
兮後得高舉位雖未滿兮教則遐被游從森森兮大
夫卿士朱轂大榮兮殁無未愚余夙有慕兮蒙決紛
理晦顯道殊兮進則多阻往來京師兮再辱倒屣奕
談食飲兮無論年齒承誨孔碩兮托交自始雖有暇
難兮心則密邇曾未再朞兮訃條在耳道里遼越兮

徒切翹企吾道之窮兮抑時之否依歸孰在兮前賢
孰啓西日可繫兮東流可止嗟嗟斯慟兮何日有已

僉都御史張君鵬舉哀詞

嗚呼予於張君鵬舉之沒也豈得而不哀哉君蜀人
也與予同舉永樂辛丑進士又同有志於古道君為
監察御史予為主事宣德癸丑春同入禮闈督試得
朝夕相與接殷勤商確所事凡君之所欲為無不中
予意予之所言君亦未嘗不是焉從事有暇則長吟
短詠更迭唱和不絕口當時吾二人相去不遠其同
年之情固篤也其後君遷大理卿踰年僉都御史爵位

日以隆聲名日以大天下之人無不仰其澤予雖去禮部入館閣而名與實俱沉落無聞于二人之相遠也始遠而其同年之情則彼此猶未忘于懷今君且奄然棄予以沒予之哀君也又豈容已哉昔龍虎榜足一人陽詹則韓昌黎有辭以哀之者哀同年之凋喪也雖君之功名過於詹予之文不足以繼昌黎然今之同年何異古之同年哉故予之哀君亦不能無詞也其詞曰

西日可回兮東流可止嗟我同年兮遽然逝矣昔相期望兮與古人比今想形聲兮一生一死昔相親厚

兮為日能幾今一訣別兮萬古億禩昔相更和兮大篇短兮歌相道兮雲路萬里蜀天深兮蜀川流駛蓋棺兩歸兮悲風四起慰心泯日兮傷哉知己冥莫不宥兮此情不已

故工部侍郎羅公哀詞

工部侍郎羅公之歿世也朝廷有媢學士大夫有德有碑太史有傳所以旌其忠貞大節和家勤職之清行伏命慎選之士守選之遠略仁懷細民之異政頌歌太平之殊能極詳且悉自足傳信於世播休光於無窮矣然球於公不能無所哀悼于其私焉始球第進士公為侍講翰林學士以先大父與其[illegible]以文學士相[illegible]復任英[illegible]之後特遇禮之及球濫禄禮部公數有事於外遣以教[illegible]其子屬球球亦不敢不盡心繼而卒後公踰入翰林公且謝事行矣因約遊[illegible]於其館公甚為之歡且語球以會面當有期豈意公去兩年而訃遽至哉然則感公相遇之厚於昔而哀不復見於今者予之私也心有所哀雖無所屬猶當有辭以發之況其從子孝感令劭學屬之勤耶此哀公之辭所以作也公吉水人諱敬其字寅庵其號云辭曰

山嵯峨兮寧公之勁文水浩瀚兮肆公之文雖

文之若兮玉署金門雖勁之積兮窮荒塞垣出入均勞兮垂三十春銳駕脩途兮遂即九原逝游易遠兮故情難泯於春樹兮睇彼暮雲悠悠我思兮與日俱臻爰辭之托兮中情以伸

楊處士哀詞

邑有篤善處士姓楊字道存性嗜恬安不為浮靡習隱居不仕惟陰德是務積凡其行之所履言之所出喜怒之所施精神心思之所用皆有陰德存焉故見路途之貧者恤之飢者食之[illegible]其以濟之又爐貨務歸人之遺[illegible]

處士墓已宿草其子景陵修[illegible]處士之
德于士大夫曰某辛食有祿今[illegible]不勝其
哀故敢以發其幽光勤諸交游[illegible]孝既孤而叨
禮部職聞其言不能不動心猶聞談旅而共嘗傷者
感類特甚也故為詞發縣尹之哀以哀處士亦自哀
予之無所怙焉其詞曰
畏善與從兮人蒙其惠既康且壽兮蕭然長逝流此
慶澤兮裕厥良嗣揚休清代兮宰彼邑治奉順容色
兮匪熊牲爲祿致養朝夕兮匪無甘脆日月不待兮徒
增涕泗發厥幽潛兮託之文字念予有親兮亦奮見
棄覆霜和濡露兮同悲共嘒窮岳可池兮洪海可地吁
嗟此懷兮邈無垠埃

王樸叟哀詞

吉水之富溪有樂善君子姓王諱寬字好信封承德
郎刑部主事自號樸叟者署刑部員外郎主事佐之
父也年七十二以正統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卒縉紳
大夫為之銘其葬表其墓論其行為詩以悼其亡使
主事公平昔仁於家信於鄉義於周卹貧乏之德善
皦然暴白於世偉然足以垂示乎後矣予奚所措詞
其間也雖然員外實予交之所最厚者於其人則於
其人之親不能不加愛焉故予於主事公之存也嘗
有詩以祝其壽歌其世德所以致予之愛也亦已至
矣於其沒也哀傷之情又豈容已耶情之至者詞之
所由發也發於詞所以洩予之哀也其詞曰
富溪繚迴兮當水湯湯彼美君子兮逝往何方招之
不來兮日遠月長宗戚有故兮孰扶孰匡鄉士是非
兮孰從否臧細人空之兮孰齎以襄徒使令子兮淚
滿衣裳豈無仕祿兮養不得將豈無加命兮莫志榮
光為之交故兮寧不悲傷魂白雲山兮寧富之陽逝
水可盡兮餘哀莫忘繼之以詞兮爰寫衷腸

蕭先生哀詞有序

蕭先生諱惠字不敏廬陵曲山人其先有仕宋為仁
化令曰耕道出身進士也由是子孫世業儒先生少
與弟時中共受詩于其父樂存皆篤志勤學時中既
捷鄉薦魁廷對入翰林為脩撰先生以事親故不可
往有閑暇獨進心風雅頌間得其要妙以發為應舉
取仕之文曉傳而沈着簡潔而明暢源源乎其出無
窮後進習詩經者爭師家之先生亦善開導勗厲疵
謬示以嚮方其教始行於安福其後他郡邑之士交
執贄其門有遠不得親炙則取其文私淑艾焉每大

比登鹿鳴之會必有其徒先生亦嘗應之永樂甲午鄉書後七年會試禮部以脩撰有典文衡之命辭疾歸學者從焉益衆余始接先生言面今監察御史王體良宅已而前監察御史尹有規約余同先生赴鄉試也日進士謝謙牧奉先生過余余亦從今光祿署丞萬終中造先生又同上禮部尹萬王謝余友也四人皆從先生學故余亦嘗以師道尊先生先生為人篤實簡靖有詩人忠厚餘風尤孝於親友於兄慈其弟之遺孤子猶己子與人交必信其言行可謂君子人也余與先生不相見者十年今年春遣其子維禎進士京師詢先生喜其無恙不數月先生訃至不勝余悲維禎將歸治先生葬請銘於學士李先生請哀詞於余銘足以垂先生不朽矣詞則非余所能而情不可嘿發不可嘿之情於辭蓋不自知其不能也辭曰

傳經績學兮善述父事弗顯厥躬兮為養與祭況收榮名兮樂有難第啞施敎誨兮思彼秀異世其門墻兮咸決科第吁嗟先生兮師道攸寄胡年未耄兮奄然以逝經術將用兮伏生云亡孝子尊顯兮河汾去世自古皆然兮抑誰所致余於先生兮以要素契鄉書同捧兮春官同詣先生衿佩兮余所交際跡猶在復兮萬道與義別去十年兮遇[illegible]訃安則喜兮聆訃則悲翹首南[illegible]兮傷懷限淚哀之以辭兮爰識余思

禮部侍郎章公哀詞 有序

哀而發之於辭者哀之深也然昌黎之哀行周南豐之哀老泉東坡之哀[illegible]仲非以其生不偶于時即以其沒不永其年故皆行詞以著其不幸若禮部侍郎章公則由賢科歷官至三品受知于
列聖揚休問于四方有肖子趾美而興既老而即世
朝廷優加卹典綸綍卹公表揚其盛德偉烈足垂之無窮則公之有榮而沒無所憾矣昔從有不幸之可哀耶[illegible]珠始為[illegible]事禮部也公自吏部郎遷秋而來每無見[illegible]不以屬吏[illegible]下之必與為斯文禮其後珠去禮部勍勤舘閣公[illegible]禮而親之又不以其去而見疎今珠尚縻名禮部而公已不可見顧清署以想風采[illegible]無感愴之懷形諸聲邪此哀公之辭所以不容已也其辭曰

容臺兮巍巍條風發兮春始歸繁[illegible]兮[illegible]兮非帳獨望兮旦復夕公不復見兮使予心悲昔公在事兮有典有儀今公云逝兮杳何之[illegible]

自得令公不來兮徒想其跡羌雲軿兮難久攀爰俎
兮肴兮藉以蔺肆予覽兮何所薊[illegible]郊兮潞之渚浩
浩洪流兮漫漫長路窮兮無忘兮故鄉上鄉之山兮會
稽彎拮攢兮鏡水之湄嶝崢嶸兮伊邇公之歸兮安
所止渺予懷兮曷已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張公誄

慈溪張氏有尚德之士適安甫諱賢良卒十餘年以
子楷克舉監察御史職蒙恩贈文林郎監察御史余
以為古之有德而無其爵者卒繼不得諡於太常亦
得誄於其友搢之於文辭適安甫之德行積諸躬德

教行於家德澤及其後之人又得以贈於朝廷矣易
名之法既未之講其可無辭以載之與予嘗備員禮
部累士大夫德善為文以哀之其故職也故敢私為
之誄附告于焚黄之次以永其傳誄曰

泰山徂來厥木惟喬上與霄干下逮谷羅稜洪河恃航
峻宇斧構其來之碩由本之厚惟昔弓正肸姓為張
世有君子為家國光七葉侍漢三相奉唐弘功盛烈
汗簡輝煌族于廷陵厥祚益長逮宋德衰居焰弗康
徙至慈溪載蕃載昌累善鍾慶爰及好古非德弗為
非義弗取捨己之嘉從人之實好古元孫為適安甫

適安甫賦質秀朗志以靜學才由學廣待起群書
剖[illegible]易象理物精粗陰陽消長[illegible]心百無一爽
出其所有作為歌詩取適予己[illegible]短詠
為雅于詞冰清玉潔高欲古追[illegible]以旌家政
閫門[illegible]指既安且定克繩以禮舉跡于政藏無私貨
積有[illegible]慶化其里人亦興于行授經其子俾大家聲
[illegible]群英遂名鄉書[illegible]學匪善厥教
[illegible]于成年及知非疾竟不起家人所尊士夫所倚
哀[illegible]之聲傷懷悲耳日徂月邁[illegible]宿[illegible]秩蘭臺
質[illegible]于貴恩命殊加榮非不至非未稱[illegible]昭爲嘉諡

友生之辛亦何由遲燎黄有[illegible]行[illegible]式旌以詞
附之祝史敬告厥靈且詔來世

羅處士哀詞

有樂為善處士姓羅字克循沒而狀其行於翰林周
編脩功敘銘其墓于少保金公吟咏其平生所可悼
皆于時士大夫矣其子奎又欲予為辭以哀之故謹
序其凡可哀者實以辭繫其後處士本廬陵望家世
以貲繇雄其里讙特翳役之處士方少其父留外且
久獨奉厥母經營不敢怠至復其舊昌其家通道水
陸數千里迎其父歸遂具庚惶致甘旨奉又克仁于

親睦于族姻樂于賓客則行著之家矣右佞惡而喜
聞人善拯人之窮賴濟人之急難增直以償人之售
産者則恩沾其鄉矣其總鄉賦之輸人其所其公難
山谷之民慣通負者亦相戒以輸不可後期事率先
畢有寇犯其里處士約衆却走之且設伏俟其再至
寇果中伏就擒殺旁境連陷寇鋒處士方賛官兵討
平之人多賴焉則其能施於用矣夫著之於家有其
行沾之鄉有其恩施之用有其能非善有諸躬者未
足及此惟善有諸躬則雖久生於世人亦莫不願之
人賴其久生於世而殁焉是豈不可哀哉且昌黎哀
歐陽生哀其有志而早沒也南豐哀蘇允明哀其有
文而終沒也則善有諸躬而沒如處士亦不得不哀
之也其哀之之辭曰
篤孝與友兮耀厥先也彼隣有嗇兮俟其憐也里戶
夜起兮寇之平也善之所存兮人望其永有年也胡
辭世以遐徃兮徒招呼而不還也豈其可好於人兮
未可好於天也抑蒼者之蒙淡兮而殃之降施有偏
也若曰非然兮又誰爲之然也所惑者命兮所傷者
賢也人不可及兮德可傳也日月可久兮情不可諠
也

彭處士哀詞

吾儕居京師念故鄉前輩人出言行事有君子長者
風可矜動者不幾人而彭處士士節首在其中與得
時一相見訊吾祖父時事以益其所未知深有道其
謝世者能不悲哉處士本安福花秀人後徙廬陵而
親戚土田皆在吾安福又爲吾先人之執友故歲有
事于吾鄉必過吾家吾爲進士時亦嘗造焉處士篤
行好善與人無怨惡惟喜論江鄉姓族其先孰以德
興孰以宦顯孰以貲力雄孰以雜技賤役起孰以微
而後振孰以大而致隳孰能始終不失其世守皆歷
歷有據使人聽之終日不倦無非欲人知勸戒以自
進於善也其於勢利則恬無所事爲人或矜其貲不
入其田以之利避越數年終不出惟言人亦慚而歸之
常教子孫存忠厚謙約無取惜於人故三子皆賢諸
孫其盛人謂其後來之澤未涯故有志於善其後者
皆取爲法及其沒也莫不惜之處士之世系行履詳
於翰林修撰周君功叙之銘其葬矣吾從哀之以詞
者欲以洩吾之悲而道吾鄉之所惜也其辭曰
彼月既夜兮此日復夕念故老兮曷其有極如聞
其音兮不見其色寤而求之兮知不可[illegible]

兮其行可見範厥子孫兮有典有式鄉重其平兮人
悼其澤欲聆清誨兮用廣我識胡逝不留兮而訃已
比我之所悲兮眾之所識哀之以辭兮永昭令德

杜長者哀詞

天合杜長者訃至京予既吊其子侍講宗謐矣又傷
夫弗愗遺長者使世失所矜式焉或問長者名氏官
階予曰仲威其名希恭其字翰林編脩文林郎其官
階也又問何以稱長者曰德厚於已而厚於人故以
長者稱又問其為德何如曰聞諸侍講以知其嚮貫
時嘗游遠以赴其父難若不有其身然及長不忍其
兄被誣也代之下獄以求辨果白其事而還憫其女
兄家貧無所資遂割其產以業之至於周人之急未
始有吝容人有忿爭得其一言解之即不留怨嘗受
縣委覈鄉田之蕪者克盡至公於上下俱無私因旱
禱雨于神神亦應焉其德之在已也不已厚乎其鍾
慶瘞子而享有榮養顯封也不亦宜乎其名長者不
已稱乎或人曰德如是而沒何可無詞以哀之曰固
將哀之以辭也因為詞曰
輿人沕沕兮孰知德歟身沒則朽兮寔足惜歟凡身
惜於人兮豈緣貨與力歟將德性之全兮抑[illegible]行之

素積歟設非此之故兮將何斯夫淑與慝歟於維長
者兮孝與弟俱鄉邑永賴兮神人交孚為德孔臧兮
受福有餘倏焉大世兮孰不發吁其光曄兮其聲
苾茀其人可念兮殘無已日聊錫諸詞兮庶洩予之
衷辭

蘇處士哀詞

蘇之崑山有傑達處士姓蘇諱貴字思齊得年四十
八而沒京師士大夫皆哀之士大夫皆哀之者以處
士事母孝與娣族睦處家人父子惟如也其理家有
道可為人法今不得而見矣可哀也處士嘗長其鄉
賦之入能不橫取於人又兼辭其紛周其耕歛婚葬
之不給使無饑寒轉徙之患人多德之今無由而仰
其惠矣可哀也處士素尚文雅與士君子遊未嘗弗
賓錦其藝者必時堂之士士林中有賴焉今無其人
可哀也予與處士雖未面然處士嘗遣其子鄉貢士
理來京從予問春秋以取進士予因理而知處士之
爲友予司會試理在試列而不干以私予亦無所私
於理是欲以君子之道處理使自樹立以為處士榮
理竟不得進士而得卒業胄監予復以遂理學焉理
之科名為處士他日榮也有地不意處士不少待其

成而沒則予之哀處士又豈衆人得然哉哀之之深不能無詞以哭之昔韓昌黎哀歐陽生哀其子以慈其父也予哀處士哀其父將以慰其子也所致殊而所以泄其哀於辭一也其哀之之詞曰

克和其家兮行之淑也為鄉所德兮惠之沃也流輝士林兮譽之馥也遺子來京兮干仕祿也第科階仕兮期可卜也胡不少俟兮遂所欲也乃未須白兮遽瞑目也何善有餘兮壽不足也訃之北來兮悲風木也歌哀輓悼兮聲相屬也意固辭苦兮予所獨也水之東逝兮不西復也心惟伊人兮往復續也

兩谿文集卷之二十

兩谿文集卷之二十一

祭文

祭曾學士文

嗚呼先生生而[illegible]幸矣沒其為吾廬陵之不幸耶嗚呼偉哉淵弘玉潤容汙匿瑕喜不甚若怒不暴加先生之德量汪然而莫窺其涯矣窮情探賾造抉幽踐遐為詞章益麗而贍先生之文章粹然而成一家矣歷試藝場如金出沙卒占大魁發開[illegible]奮先生之卓冠乎科目而人皆仰其光華矣時和景明朋良賓盍簪碁論茗酌酒對花先生之高標雅度脫然

欲友風月而侶雲霞矣是以垂聲馥於三聖繼望顯於英[illegible]官五轄而不出乎詞翰之林職兩[illegible]而所重乎宮[illegible]之亞使其[illegible]之盡用歲年之少假則吾廬陵忠節之名不[illegible]美於宋之歐胡而青原之山白鷺之洲將復增光耀於今[illegible]之下吾廬陵之有先生猶蠙珠之出[illegible]而瀟[illegible]之淵漢汀之水莫不借其聲價也[illegible]鈞是邦之間氣蘊輔世之良才況際此[illegible]之運而日睹乎大用之時乃嬰疾而弗起倏與世而永違使天子為之深惻朝之百辟皆惜而嗟歎鄉邦何以宗

伯之贈命厚祭葬之恩私然青原白鷺於是乎失色
而影響寂寥乎忠節之祠則吾廬陵之無先生奚猶
良木摧而剣山之節盡藻之說將誰為之紐持嗚呼
傷哉吾儕後乎先生而出各叨一職于京師自今而
往雖欲接先生之言笑覩先生之容儀知不可乎復
得能不抆涕而發其無窮之思哉故特致此清酌之
奠而侑之以蕪陋之辭外以為斯世斯文悼內以為
吾廬陵悲

祭太師謚文敏楊公文

皇朝更化率土歸仁赫赫翼翊燮惟二三臣於惟我公
定居其一方賁協亮益懋遜失惟公英靈海嶽所鍾
英才淵茂其氣沖融遂學造微出人表起自貴科
蒞歷華要逮我樂初
天子用儒擠公禁密俾翊閣垣內綏四方外殲勍敵
文德武功多經贊畫
三聖紹統舊故不忘委公心腹壹體
先皇公亦欽承罔敢懈斁陳謨弘化為盡匪職故學
綸綍垂四十年信著載筆道光講筵台鼎是司鈞樞
是寄斯文之福既盛且備昨公拜疏懇布心衷乞歸
閫棫致祭梓恭

上曰卿往毋滯鄉土客來弼予庸熙厥緒公曰君命
臣其敢將出意還漸竟止于杭
上特為公輟視朝政卹典有加昭答忠敬縉紳元老
洎不可涯百職庶士亦多傷懷況吾儕輩追念疇昔
託在下風豈忘感德載上公堂覩遺衣冠求公不得
淚下心酸酒陳肴進情以詞載以慰公靈亦發予慨

祭蹇尚實文

嗚呼子以不凡之器絕秀之姿為少師之肖子荷
仁廟之恩私擢丞尚寶卒學庭聞遭
皇上之嗣統措天下於雍熙人皆望子位將優隆
且宏施如伊陟之象賢以敷做德如呂伋之世美以
篤周禧胡年未滿於二紀而身竟隕於疾羸夫以少
師為臣領袖為國著龜勛猷著於一代聞望達於四
夷是宜克昌其胤乃遽哭子於垂暮之時以子之美
諧世好願與心隨以不常之寵眷守一定之家規宜
躋顯擢於未艾乃忽然而止於斯則蒼蒼之處物杳
乎不可得而知也然彼景星慶雲之流輝於穹昊醴
泉甘露之效靈於地維其為物也非不端矣而人不
可得久窺且如顏子之好學伯魚之聞詩其為人也
非不賢矣亦皆與世而蚤違然世之瑞其物而賢其

人也自若又豈以其易仁也而短之况壽夭皆出於數定而死生不可以力爲亦付於理之自然而逝者又奚足追吾儕位寧於春官而素德於少師覩吾子之發世不能不傷其懷思故酌之以酒而侑之以辭聊以泄吾之𤍣辭亦以慰少師之深悲

祭周脩撰時簡文

嗚呼天之於吾時簡也果有意耶無意耶如無意也則其由徒步而奮起科目以冷職而起居要津濡毫則惆悵

聖恩腰金則屢承寵賜頻問惟頌銓擢不次四海有其榮名旣然矣雖其瞻視其所以遭遇乎時者有非流之所致耶若有意也則宜少引其齡以顯其位胡官未及於瀚考年甫踰於強仕乃嬰疾而弗瘳竟捐館而長逝雖有親兮失所養雖有子兮安所倚所以夭折其壽者又誰之所使耶則時簡之㳺奈而忽沒者將何從而窺其所自也頼恩賻之有加且賁介之足恃槭駸駸兮將發旆摇摇兮南指凡在明曽莫不增喟况同鄉郡心敎道契能不慟於一悲以少見乎平生之義靈其罔昧歆此薄祭

祭洪主事乃父養素先生文

嗚呼事有可得之勢而無必得之期蓋不知其爲誰之理故余儕於先生之永往也不能不慟爲之悵慨當

聖世理世於至平每推恩以竭人之親愛凡有子以官于朝則其親之所封爵也如拾地芥以先生之優於學而厚於德乃韜其光而養其晦卒貽厥慶于哲子以擢貫科於明代由穜官之清僚爲選部之要家見榮可推期以及親而先生竟至於不逮豈賦命之有定抑司造之或昧然自古賢者之享大榮未必其親之具在故歐陽子之表瀧岡亦云非敢後而有待今先生雖捐館舍而贈命將不日而加齊余儕與令子有同仕之好亦素想望乎先生之風裁斐陳辭而致賻惟靈鑒之是丐

祭叔清樂先生文

嗚呼哀哉秋自別叔父入京以來未嘗不思覲顔而面聆聲音今年夏乃聞叔父之疾而憂之然猶日望夫平復之音來也及秋得少弟書謂叔父已於三月棄宗族矣嗚呼哀哉豈知前日之恩愛咸恭邪前歲之別遂成永訣耶吾宗族方號天何故不見顧卹而奪吾叔父如此其速耶叔父之德未盡所施叔父之

學將欲有所傳是宜享不彌年豈謂不及下壽而竟
至大故耶叔父之貲詞或能以敎誨球者無非欲其
不隕前人聲光也今球幸仕于朝以有祿而叔父不
及與共食叔父之勤勤屬其子於球者無非欲其繼
踵而興也今有子嚮學以覬䫉乎文聞而叔父不及
見其榮叔父之始終訓育球之兄弟子從不怠者無
不欲其皆效於順皆貫於人也今者長若少莫不知
尊叔父以爲庭階主而叔父不少待以共享其慶嗚
呼哀哉連峯崔嵬蒼水縈廻念江山之尚在而欲聚
群從列盤餐舉杯酒以爲叔父歡樽几而吟燗熳而
誦考古而咨今以盛叔父胸中之所有蓋不可從行
矣南望雲天不勝其悲惟嘗潔所守廣所業以無忘
叔父之訓戒于從弟使加學立名以遂叔父之志和
其兄弟子從以彰叔父之德於無窮叔父有靈尚克
相之

祭諭德黎先生文

嗚呼士之盛德實資朋友交匪其人口是心否嗟我
黎君心直如口起自賢科列職風紀分符出守遐州
萬里入拜東宮寮寀伊邇宣德之季吾儕與君北操
載筆紬金匱文尋侍講筵究極典墳偶得休暇即歸
遊歷老佛之宮名山勝跡感慨留題視今猶昔發攄
奔梓青鎖南還祖餞都門俱好容顏以贈以處志告
忠言晚進來期再踰寒暑擬聯清班效忠
明主豈意訃音來自鄉土嗚呼君耶今已何之出有
佳遊我莫君隨入有旨酒君不我期緬想遺靈清江
之涘薄致賻儀爰寫哀思悠悠我懷何日是既

祭員外郎退齋周先生文

嗚呼鄉有君子厥德用休國有君子政敎斯流嗟嗟
先生君子之儔于國于鄉施德優優敭歷仕途於今
三紀典敎數與牧民民理道尊爲監直著擢郎遷秩
郎曹擢隨攻起已致厥仕人猶仰止居處家庭孝友
是篤義聲士指雍雍肅肅厥無私貨養有公祿化及
鄉人亦尚惇睦昔漢禮臣有萬石君於國仁矣所至
者文聞唐義門曰張公藝居鄉義矣未聞爵位仁而
有文義而且貴於繼先生寔兼有是年幾上壽逝與
世違終非不令人亦何悲爲鄉與國失所羽儀況球
晚進風慕懿德獲與貫郎聯班東壁締好維新托交
自昔倏聞來訃悲懷悽惋寓忱以賻誄行以辭敢因
行孝遠致靈帷既爲世惜亦爲我私

祭劉典史彌勗文

嗚呼彌易今已何之天之於子豈獨昧為何釀其足
而塞其馳子之問學旁搜博識孔壁藏書尤深造詣
伏案窮年寤心苦思蘊為德行既柔且嘉恬不人較
忿莫已加發為文章沈浸芬葩人皆謂子顧用有期
幸與計偕戰藝春闈與時不逢知己者稀遺教遐陬
不赴而歸還職王門饋醴不置拂袖以行然亦莫避
尋擢聖宥論與縣吏南走象郡西馳蜀鄙究則無黔
跡則屢徙邑長之薦寔出明情論非不公事亦何成
徒益我慨曷致子崇忽來遠訃始疑非的厚藏未施
宜壽之錫載鞫載察言若不易乃知彼蒼奪此有德
眷懷夙昔有淚沾襟界行陳詞爰寫我心魂之歸兮
盧水嘉林幸莫我棄來格來歆

祭退山胡先生文

嗚呼先生始齡佔畢闈世發聵謂取青紫易如拾芥
文章直欲韓歐希事業期與范富配夙昔所志何其
大哉已而登名黄甲進學西清歸降孝養於北堂入
栽法冠於上京憲綱振於炎荒風裁動於遼城遂沾
恩命光賁先塋方壯而仕也何其榮哉及夫抽華簪
寶貴爵脫遊跡於市朝尋杖步於丘壑有子足任使
令有徒以從問學伏臘有資起居無恙晚節優游徜
其榮哉奈何以七袠之年當無事之時竟終旅寓遺
士林悲衆人之所致抑天之所為哉嗚呼自今而後
雖欲侍函丈質疑問發我天明牖我茅塞以如少時
何可得哉緬荆南之相距念窀穸之莫臨致遙馳於
尺楮以薄發其寸悃靈其我歆哉不我歆哉

祭伯學士文

嗚呼公之即世也其何憾為擢第而為大魁名足遠
諸應官而亞內相位實不卑享年而躋六袠壽已如
斯祭自朝廷以逮勳戚莫不知鄉縉紳大夫又皆為
之愛敬而涕淚夫人莫不有死公獨何為而獲茲盖
其文章辛欲古追歐而就實放而出奇似與道適用
出然辭源若洪流巨浸渟深而汪洋以不可以涯窺
天功不雕而淺奪此瀏亮
聖治之縱錦聊至其為德毅不苟隨外雖方嚴內實
坦夷惟正是由無所回撓譬若柏圭栱璧縝密而溫
潤瑩莫見其為瑕天亦何故不愁遺此表正士俗之
羽儀耶故尚賢者為之惜懷德者為之悲況予之生
也同郡出也同時幸挾餘光於謦欬陪清論於燕
私公有所述必予質予有所疑賴公剖析知者莫
公若其德公之思恕非予而誰聊伏獻以共遣夕嘿

嘿而永違公之棄予也豈所欲予之念公也曷有窮
期顧日月之易邁想音容之不遺謹陳詞而致奠聊
發予痛以冀公知嗚呼哀哉

祭鄭資允文

嗚呼没不于家室而于旅寓殮不在妻子而在親知
此人生之所甚痛古今之所同悲嗟吾資允胡遽如
斯命實所致咎將歸誰吾與資允邂逅京國昨日欣
欣以喜今獨哀哀而戚昨日腹心交布今則幽明悲
隔二十餘年親愛之情乃遽分乖於一夕吾又豈能
不內傷于懷外失其色况家人骨肉各天一方抱終
天之恨將何日而忘棺椁既備禮儀將發從櫬于
別舍僕有便以還鄉奠一觴以致吾哀彷彿其在傍
毋留滯乎燕臺薊北其魂返乎鄧林南陽

祭李養和文

嗚呼養和其忍遽捐斯世以遺尊府學士之悲以發
吾交游之喟耶夫行欲謹莊言無巧如養和之守
庭訓也惟嚴安己分也不肆溫溫[illegible]倆為學士之
主題矣學士之累德點斯愈久愈[illegible]養和當世
厥美食報罔既何年方壯而竟[illegible]耶昔也養和
驅馳行李往來于京府學士之忠貞未白險難未平
情戀戀而不去心忡忡而靡寧嘗以力恭子職篤盡
孝誠矣今學士望加於內若朝廷恩以時被祿以
優增養和乃不少待以伸其榮耶家在江之南訃來
薊之北學士既不堪其懷詞林亦為之失色况吾儕
遠在京師而同鄉邑念死別而生離益容悽而心
惻乎養和有子可象其賢有弟可踵其跡猶足寬學
士之憂思而慰吾儕之悵惜瞻雲山兮迢遙感氣序
兮流遷謹以詞兮將以賻聊以伸吾中情之惓惓

祭給事中宋璉文

傷哉璉兮今何在乎子居未忍舍子而長逝也子亦
豈能吞聲吞泣不為子一慟乎嗟天之於子也何獨
能秀其質富其才達其仕而不能永其年今始予之
從余遊者將益所業以顯名當將為其親榮也今已
名甲科職黃門榮可及其親矣子亦何為而不少待
乎余每稱子之道達而能行余之所授者於世也今
道已達而悲隨之余之所稱者可得遂乎予年三十
有三余年四十有五何故少者沒而長者存乎余今
而後復欲與子往來寓舍以辯析疑義優游禮求
如疇昔之歡尚可得乎有酒在杯有肴在俎余將酹
子于靈子亦豈得余哀乎

祭王叅政文

嗚呼王公逝矣弗留凡我姻親莫再與遊公量淵洪孰窺其涘而才茂碩足以輔世歷仕清朝三十餘年績優郎署陞臬旬宣況有子從趾美科目璨立庭階森如蘭玉往歲之秋公謝事還吾儕載酒祖餞郊關漢之二疏唐之少尹同榮配休始終道盡人皆謂公宜享遐齡使鄉子弟永有典刑胡即家林未逾旬月弗疾弗藥奄然以沒平安未至哀訃已來追念平生隕涕傷懷暢望南雲遙以薄奠靈其不昧鑒此繾綣

祭楊博士文

嗚呼希淳逝矣不還人誰不沒何獨爾憐衆人逐逐子守益堅貧亦不惡勢亦不援苟有公論宜秩從遷迺徧太常僅歷三年衆人云云子默無言外若癡訥內則靜專罙仁者壽宜齡之延胡年方富而疾弗痊衆人昧昧子學精研求古之道欲窮簡編假以年歲宜術有傳迺得游徙而遽棄捐豈子之生分所宜然抑司化者慶物之偏然居清署職稱匪愆郊廟儀典克咒克宣跡雖去世人猶稱賢況子與子邑邇鄉連或聯科甲或出後先今子不見予心戚焉陳辭奠酌用表中情靈其隨櫬歸妥舊阡

祭王正諾先生文

嗚呼先生之行篤與古期先生之學足爲世師與時不逢宦歲弗市小人所疑君子曰是自古賢達不利于行歸依山水以陶其情子真谷口德秀陸渾鄴城幽佳是與同倫予從薄宦驅走南北既倦于遊方憬棲息期與先生咲傲林丘何不我待遽焉冥遊翹首南天緘書薦誄我奠一觴我思萬里鄴水之上有槐陰陰先生遠矣清風滿林

祭歐陽司訓文

嗚呼子學孜孜豈不足收名科第耶乃一捧鄉書而屢不偶於春闈曾未少遂其志耶子才諒碩豈不足致身顯貴耶何僅司溯陽之訓而未及大其試耶子性溫靜豈不足久生於世耶何年未強仕而遽與世棄耶豈天賦於子有餘而福乎子有未至耶不然則子之生何蹇而年復止於斯耶徒使寡妻孤子諸父昆弟啣哀抱痛將何以自慰耶況吾儕知子也久寧不爲子欷歔而涕泱耶魂之歸兮葬藉中耶魂之來兮安故地耶匪緘詞而致奠將何以洩吾之哀思耶靈之燕燕兮知不知此意耶

閣中祭楊編脩父文

自古肖子克大家聲恒因慈父作成其成嗟爾處士
栖遲閭里累善毓德以遺厥子厥子不凡遭時之明
蚤薦甲科擢任西清口啣綸命匪予能專是皆家庭
貽慶所致祿養已及恩封可期宜享遐年以益於祿
胡未及期訃遞在耳罔極之慟遠自今始榮先弗逮
人所共傷況我館閣誼重僚友時以將奠辭以達意
靈其鑒格同我迎享

祭歐陽處士文

嗚呼有德者壽君無心焉累諭者矣君則年幾胡年
方富卒罹疾瘵天墜實公乃爽欲施焉實歔吼佐切

余甚敬予與君通家有自昔在元宋耦作對時惟堯
列科擇聯三史余不類徒叨榮竊第君材淵碩益弘
所志蔽膏歛澤思以溥惠稱賞中表馳譽遐邇迹雖
背馳道不殊軌指余家男曰此可妻非以其私先好
是擇兄君歸定雨風晦冥君來之路不即其庭明歲
之和戒侍家兄躍門來謝君出咲迎欵言娓娓畢出
中誠信宿告歸僕馬且具君若為留我不可往謂今
而後又得惠顧君未及來我不果去歲復更新翛有
來訃余走哭位君已就坐入門側耳如聆其聲即席
而視如覩其形求君失君悽何堪勝玉樹跡推巖聲

曷恃幸天起君哲兄令子列門覽從壁遺珍蹤云
逝而余則是倚昔齒相附曷其有已醴饌具陳君其
降只有如不信惟視斯誄

五月五日祭劉知州行忠文

凡約為友誼合情通徂沒猶在何有異同苟隨勢變
豈君子風顧我與君同出遂衔君守南詔我叨末第
曾朝在京市酒日醉矢侍君悲賜歸我榮俱服厥繫
東篤里情青山孤騎往送來迎下交邊州君後往理
道便來家我本詔起兩驟奏天江喧浴水君持肴酒
餞我舟中歎其離闊期以効忠豈謂是別年一再逢

遽屈未發旅櫬已至我時有役未克哭位茲既就吉
按節來祭在昔賈傅弔湘流異世相感況在朋儔
蒲觴角黍薦此時羞

祭表兄彭處士墓文

永樂中兄持贄客蜀吾始就簿名往來鄉國不得與
吾兄交言咲篤親愛者二十餘年然念吾母不逮養
思學母族必思與吾兄相友相樂于智溪之上如吾
母未亡時故每致書吾兄輙道是意兄之歸終無期
吾之思終無已恨無貴緣而西以撫吾兄之行李俱
東而少慰其所思去年秋適有使蜀之命直得與吾

兄一握手以下其心十餘年悲慕者及抵蜀求於客
次得兄之子謂兄謝世何年矣嗚呼昔也存而不及
來今也來而不及見智淡之歸終不得與吾兄偕矣
吾之所思遂成悲感矣今欲歸兄體魄于鄉姑先歸
兄之子以為兄之宗祀奉大邑栢林終為異鄉而智
淡之青山白雲尚在惟兄之靈無忘故土尚往歸焉
比禮薄而情哀惟靈其鑒之

祭劉憲副文

嗚呼厚莫厚於鄉郡之交義莫懋於死生之際况吾
儕之於君又斯文之夙契君立風紀之司余忝禮儀
之職顏風采之不存僅星霜之再易幸使途之經爾
地意必得道其故情何足跡之踵門遽易歡笑而為
哭聲君容可想君柩在室呼君不起余淚盈臆愴擲
于之不復惟薄奠之是行倘靈其余鑒尚不忘乎平
生

祭李隱君時魁文

鄉有耆德俗習同感嗟嗟隱君儀範于鄉匪身獨賢
兄弟俱良孟氏家居高尚其節季氏宦成為當朝儀
廊廟之資縉紳之列隱君篤義處孟季間上恭厥兄
有好容顏下交于弟處其多艱用無異財食必同吉
視遠如近義終逾始令名外馳士論歸美既隆壽考
益大家聲閭閈之間重何老成胡不慭遺永嗽後生
吾儕訃聞不忘舊德遠寘生芻東陽之側靈其不昧
聿來歆格

祭歐陽宅姊孺人文

嗚呼惟我同産女男七人敬安之至江鄉莫倫遽失
其一如䧟破群哀慟之切夫豈可言嗟嗟我姊寡于
青春雖在衍子寔孤自振姊今行年幾及六旬予亦
長大懷抱有務脫去逆覓得際順辰宜享遐福作姆
族閭況諸弟兄尤篤親誼惟我遠離其情亦均曩使
蜀還道經姊門上堂展拜古邑欣欣別來桑梓歲復
八新貴之歸名起姊殷勤難詔未允其心常存胡顧
去遂而訃遽聞骨肉至戚生死殊分淪弗親送辭焉
哭泣嘆堂南天傷心慘鬼遠遺弱子薦此蔬文庶其
悲門下徹九原

祭洪侍郎妹大安人許氏文

不雖洪盛風秉貞懿克配君子享有禄貴儀合仁
賢生偉嗣侃侃偉嗣才與行并自鄉達國偉績
曰匪慈媼曷辛厥成侃侃偉嗣發身科第歷官清明
至貽鄉位曰由慈母積慶所致侃侃偉嗣惟職是

而家日裕少長蒴羅曰賴慈母以主乎中璺粉推恩
迄今十載鸞誥加封屈指可待未騏盛榮已遷永適
訃自南來雲暗風淒雖遐家閭卹莫罄孝思況我儕輩
夙景內儀欣屆七袠欲壽以詩條聞變故易慶為悲
邈邈川陸致奠以辭靈其罔昧薦鑒我私

祭陳學士妻宜人曾氏文

惟靈淑德順行令儀秀質女士茂族懿範是率作嬪
夫子允宜厥室爾爾大平惟德思明既大其家益隆
厥望曰惟靈兮克輔其成肅肅夫子學充又潤而天
下翹躪蹕豪俊曰惟靈兮夙勸其進肅肅夫子道以
時行竭能劼勤司制內庭曰惟靈兮亦與有榮賜璽
以居錫封有誥宜及夫子[illegible]似偕老鞠子何遽捐世
何早于儕[illegible]科夫子倡之[illegible]同[illegible]閨誰交[illegible]其
[illegible]佑薦醇在茲

祭丘員外母太安人文

[illegible]淑於為女順於[illegible][illegible]能教施於為母三從
罔昧遐邇彌增況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賁[illegible]以[illegible]以勸賚秩
禮典曰微母訓[illegible]膺茲遐邇秩[illegible]推恩有命曰幸
有母與享厥慶我為其[illegible]來[illegible]蜀力顯拜其母適情
之常足未踵門訃遷在耳容懷心惻彌[illegible]

道依[illegible][illegible]潤[illegible]禮雖云菲盡鑒其勤

國子文集卷之二十一

兩谿文集卷之二十二

行狀

遯菴楊先生行狀

先生歿世有年其嘗遊母族子劉球幸第進士始克圖以先生之不可歿者于其所交顯人間士遂悉所見聞徵諸長老譔狀其行曰先生諱衍字嗣慶姓楊氏其上世由關西来家吉安以忠節文節二公顯為令族有增于球從曾祖文史容窓公曰鑑字瑩之攻經躁行為元四門館[illegible]太子伴讀順皇帝朝即先生乃考也惟先生生[illegible]太史公家自儀則耳誦言

既[illegible]且飫又自知力學[illegible]不問五經四書百家一[illegible]悉能口誦心惟[illegible]其中[illegible]故施之文有序跋說[illegible]十記五十一傳贊[illegible]祭文哀辭行狀墓誌二十五書表[illegible]四十一[illegible]器用之[illegible]物雜著九十總三百六十篇無一辭剽掇前人陳說深弘而重密類其為詩有[illegible]後集四卷[illegible]卷皆出入漢魏六朝唐宋諸名家[illegible]風渾厚而詞雅[illegible]情[illegible]行[illegible]能融會歷世之法成一家[illegible]數百千字出奇萬狀皆端遒婉適清重之宜類其人貌時同邑胡先生士[illegible]

詩黎陽端木先生孝思王[illegible]為書人謂先生之詩不在其下獨於[illegible]古洪武中以故人[illegible]翰林學士[illegible]權中書陶參政中立[illegible]部朱尚[illegible]于京師出其作讀之大見稱與[illegible]其有進之子美[illegible]由是中外人皆重其名士多[illegible]其為學勛臣貴戚爭致其跡于門遂為賓師都[illegible]何公家明年吉安侯陸公嗣子贊以高皇帝駙馬親執弟子禮[illegible]復主陸公一日朝[illegible]駙馬上[illegible]應對不凡問其所師[illegible]先生以是得召見賜食陸公後見先生弗賓先生語人曰昔漢武不冠

不見汲黯楚王不設醴不能[illegible]穆生而[illegible]服見我心易我也我不可以久此即去之[illegible]何[illegible]德[illegible]金公禮聘至[illegible]其[illegible]又一年而去當[illegible]朝廷進人惟急四方[illegible]之士朝[illegible]而[illegible]是以先生之行能卓絶使一[illegible]名可采[illegible]不難致乃終引去故有司連以孝廉[illegible]於鄉廷臣[illegible]南楊子[illegible]上陸知州同里劉子恭[illegible]以文學[illegible]之朝皆不赴江西廉使[illegible]公安參政張公[illegible]交走[illegible]為[illegible]郡學弟子師去來半歲卒不受官命歸[illegible]後朝廷[illegible]以[illegible]起先生[illegible]以詞林[illegible]職[illegible]

禮部乞自遂時爲禮部者知先生爲言之朝以待歸
終身不入一毫富貴其心先生爲人方嚴簡重有雅
度而無說言諂態於古聖賢言行繼必慕而身行之
居龍雲溪上爲田取足其家需不詠他生理而家庭
内外歳時爲樂衎衎爲草堂戶牖虛敞卉花竹樹環
匝日陶情其中灑然襟抱超出人世外每誦論語鄉
黨篇曰吾教自有養生術安用振仰吐納爲哉故常
節飲食時動息戒忿慾以是神寧守固雖隆寒盛暑
無事爐扇比老髮鬚漆黑視聽完氣無餒德少事二
親以誠孝稱鄉里遭喪能執禮不建釋老事念其兄

宅滌不可歸問往省之不怠尊學者先操履而後論
習與人交彌久而彌篤念死友啓遠姻必爲辭以寄
其哀有南州集錄故交之作并其人始末欲傳之梓
士論韙之先生素有高行未嘗少下志于時之權力
人與不知己者坐終日不一言及遇知己則爲道古
今竟夕無倦故甚見重於人士有游維一時自以人
莫己軏及侍先生側輒氣失汗下凜然惟恐越其度
文武臣官是邑者每燕見必專坐先生其上自三司
使而下按是邑者多問先生起居或求其見時諸親
藩重禮文儒蜀爲最聞先生賢欲以四川試官次其

一見不可勝之喪先生[illegible]物先生早嗜道歷凡
名山川無不到到亦輒與人接故號遁遊後以其不
利於仕也作純伕信又自號純夫[illegible]八年庚子
以疾終于家得年七十三娶鄧氏[illegible]有婦德一子
惟并先先生歿一女館里士賀[illegible]室登[illegible]內外
孫男四人嗚呼學知先生可以[illegible]而探道也文如
先生可以垂世而範後也去[illegible]可以爲尚志
之勸也出處如先生可以爲[illegible]戒也況孝敬以
本之忠信以實之內養以充之[illegible]以副之雖陶潛
復生亦必尚其節徐孺不死猶將同其風用敢備書

以爲謚德行而議易名法者[illegible]
故奉直大夫兵部職方[illegible]郎周先生行狀
先生周姓諱[illegible]泉之泥[illegible]世以
儒宦顯至宋李有[illegible]爲時儒宗其子
宗孫直寶謨閣上言試吏[illegible]知事不濟棄官
去直閣之子厚號亦山以[illegible]鄉里先生曾祖
也祖開孫以元至正辛巳[illegible]爲入史館脩宋
[illegible]史上書請以宋爲正統[illegible]用即轉史事去
[illegible]溪其文書院山長考諱觀號椒[illegible]奉直大夫
[illegible]外郎妣李氏贈宜人先生性敏悟

[illegible]造言論侃侃知也才識尤高邁過人其先世[illegible]產
森饒遭元亂後之而故額尚存皂勳記興有司按故
額須役彬彬甫子立不能堪而產益削[illegible]年十四
五即勤於幹父蠱早夜無少休不數年[illegible]復其初人
皆賀彬彬甫之有子洪武甲戌以經明行脩薦為桐
城縣學訓導[illegible]學校廢弛生徒多不知學先生嚴
立[illegible]條講道勸課有方諸生喜得師亦勤於學自是
[illegible]蹐仕者相繼皆曰非周先生之教不及此也丁
外艱服除擢即墨主簿以明敏[illegible]為藩司所重遣
同御史僉事往登州[illegible]盜獄盜七十人而[illegible]屈者

四十五人御史執不與辨先生察其人皆以宿怨為
盜所誣指從容以其故為御史僉事言且歷舉前代
賢臣以辯冤獄得名者[illegible]史感悟四十五人
遂得不死留兵興賦即墨[illegible]七十餘萬先生具
奏地濱海隅鐵非所產而府[illegible]鐵尚多請出以資
軍用蘇民力所司又令即墨民輸豆軍前准其歲
入米數已而復徵其米而令以鈔償豆直先生復奏
民無信不立今民既輸豆又徵其米是無信於民也
請從初令以信於民且遣[illegible]使民十餘輩朝[illegible]納
其言[illegible]司可坐[illegible]數免民留之不[illegible]率

送至[illegible]丁[illegible]涕泣而別永樂甲申徵授國子監學正
明年
太宗皇帝幸太學賜學官鈔寶襲衣先生與[illegible]未幾
上以漢王失德由輔導不得人詔選端直之士為之
輔遂擢先生漢府紀善先生亦慨然以輔成王德為
己任時王府有從征軍三千人不隸籍兵部又據有
諸衛草場縱下人於外擾民物所為不法類此者先
生輒具諫王雖面從而心忌之且王素蓄不臣之心
雖開寶賢堂名為延問群臣之所實欲招致匪人以
經營奪嫡計先生心知之作寶賢堂箴累千言寓規

諷之意其中與格其非心王益忌之會駕北巡王擁
重兵出入威震中外先生言王宜抑兵威退守藩臣
之禮無啓疑心遂激王怒明日令守衛官無故詬先
生先生不堪其辱以白王王令貫於儀衛司已而獨
送先生于朝下錦衣衛獄欲置以重辟時
仁宗皇帝以皇太子監國詢知先生以數諫王得罪
非有他故降為長洲儒學教諭到官與諸生講學不
倦每大比諸藩交聘為考官歲辛卯之福建甲午之
浙江丁酉之福建所取士多得人秩滿陞國子博士
至南京召見于文華殿慰諭甚至且曰他日當大用

[illegible]其遇知
在廟如此丁繼母憂服除用薦陞兵部職方員外郎
時方清理軍籍職方多事人謂先生儒者必不勝其
煩及事至剖決無滯人始服其能三載考最賜
誥命授奉直大夫追贈其考妣歸婦黃于所爭復官
宣德乙卯乞致仕後四年以疾終丁艱先生事孝友
十歲居母喪哀毀如成人筮仕桐城即迎其父就養
父卒奉柩歸至小孤遭風舟將覆扶柩號哭誓與俱
沉風隨以定撫育二幼弟冠婚必以禮合一從兄弟
子姪為一㸑閨門近千指服食有定規家法

嚴整內外無私畜著官範十餘條令子孫世守之族
子弟性敏者悉令學縱其進之亦皆克敦其族以經
術取仕祿者多於他族其族人有沒宦途不能歸喪
者必經紀而歸之尤急於濟人既涓江艾時春之官
寧海道被寇傷病疥瘡不能起皆裝津遣先生遇之
為留旬餘求藥理之愈解裝齎之而行艾終身德之
先生幼從李父子[illegible]於兄仲容受書旁及他經得學
有源委發為文浩瀚而沉實下筆累百言立就然指
根極底裏無浮薄之疵自號退齋其文有退齋稿六
卷藏于家別著尚書通義春秋[illegible]要授學者[illegible]

生元至正甲辰十月六日終大明正統戊午四月五
日歷年七十五娶彭氏贈宜人繼王氏封宜人俱有
婦德子男三人長紀次叔宇功叙以永樂戊戌進士
官翰林累陞至侍讀次廣女二人前兵科給事中金
昭伯廬州儒學訓導彭瑱其壻也孫男七人蒙渙復
巽同伯咸恒女三人曾孫男二人女二人初先生疾
作功叙在官得其兄書即陳乞歸省朝廷以
宣宗皇帝實錄垂成功叙職在纂修理不宜去及實
錄進呈功叙思歸志益切而先生訃且至功叙將歸
卜是年月日即其里錦峯山王宜人之兆合葬焉謂

宜有狀詔諸大人君子以圖其不朽而哀戚不忍文
乃以屬球球因具述先生歷官行事之實慕錄以言
君子有所採擇謹狀

故封翰林編脩文林郎孫先生行狀

先生諱貞字宗正號竹軒姓孫氏其先江左人唐興
元中有處士諱瑜者來豊城卒葬其邑同造里數山
子孫家焉其後有諱行琰者仕南唐為倉監貽書節
度使為希蔓以息兵弊民賴之蘇子孫居敷山者盛
至百餘家代有聞人六世孫發宋元祐進士仕至永
豐[illegible]令永豐九世至先生曾祖寶則雖隱不仕而德

益高[illegible]卿鞠于舅[illegible]李仁傑居縣北化鵬坊
至[illegible]皆因李[illegible]先王[illegible]先生幼岐嶷長
游[illegible]有司選充縣學生[illegible]和劉子彥深[illegible]
之[illegible]氏詩又從鄉先輩[illegible]備萬黃進士德
明[illegible]有造詣洪武[illegible]為國子生中癸酉
科鄉試明年以副榜[illegible]紹興
太祖高皇帝進諸教授[illegible]以學教之[illegible]命吏
部錄其名以俟擢用先生[illegible]年富氣壯[illegible]有志
副上[illegible]官務振教規事[illegible]公正是由有施御史者
按郡甚[illegible]私於給俸徐氏子以充增廣生尋令升於

廩[illegible]之列先生曰此子非由鄉里推選得則名增廣
已[illegible]非分何得食廩且諸生中有學問勝之者猶未
食[illegible]不可全廢公論御史氣為沮郡官皆從旁私語
先生曰姑許之退可改行不宜面執先生曰君子與
人以信爲有今日許之而[illegible]日可改乎御史知不可
屈遂罷作育諸生成績[illegible]日遇相者言其將有
憂至即動心求歸省行次[illegible]果聞父喪[illegible]禮
服闋調漢陽漢陽諸生與鄉舉者素鮮先生教之尤
力後三年當大比赴試[illegible]二人不偶者惟一人通
[illegible]有守[illegible]以[illegible]

又為所抑[illegible]諸[illegible]所及事白復官人謂其必易所守
[illegible]自若會詔下教授得薦賢[illegible]生即以張應
詔陞按察僉事[illegible]以之官[illegible]陞國子
助教又滿轉博士陞從七品祿時國監官傑然著賢
稱不過四五人先生實其中尤賢者甚見禮于祭酒
[illegible]庵胡公司業古崖吳公並遣子從業其門辨事監
生以故不在官所司移文來問狀六館紛然莫所知
[illegible]有經旬不得報者先生[illegible]作數姓簿備錄諸生姓
名籍貫班次以姓為別欲求其人於姓下稽之即得
人以為便遂著為定法明年[illegible]拜勅命授脩職佐郎

宣德初乞歸省時母太孺人年已八十先生亦六十
餘始有退休之志明年還官又明年秋滿[illegible]在請
老益堅遂以子四恭官翰林封翰林紀脩文林郎致
仕自是謝絕人事朝夕侍親側非有問慶及鄉飲禮
足不至縣門湖廣諸藩聘典鄉試文衡皆不赴丁太
孺人憂祭[illegible]居數山之下鄉弟子來學者稍受之而
卻其貧者俸後三年祁門迎養又二年阜慶迎養皆
樂赴之自重慶歸時年已七十一愈無意世事課諸
孫之餘惟日與二三故老飲酒談笑而已恒言人生
[illegible]至八九十罔福也然或苦疾病何福之云[illegible]

與[illegible]行一夕如睡[illegible]恬然而逝[illegible]集
以不病而卒卒前三日點檢平昔所[illegible]成
而還之明日扶策觀漲江潮歸過做人[illegible]
是夕遂不起時正統五年五月二日也[illegible]蹤
謹自奉儉約作事必慮始終故歷官[illegible]七[illegible]垣
如一所至必迎其親就養取書爲子官大[illegible]其
燕居之所閒諸子其上親授以經初[illegible]尊一
經尋以長子有[illegible]擇之托取外甥邵有[illegible]之其
後諸子皆有成郎亦第進士爲御史訓[illegible]有官
者尤嚴曰良爲御史同居成賢[illegible]夕[illegible]問以今

日治何[illegible]其間有所伸屈否曰良必悉以[illegible]罪有
不當輒切責之欲其改擬[illegible]人爲御史惟[illegible]上
官錫曰良有兩上官其一[illegible]因恭[illegible]翰林分
月俸以致養卒不入升斗[illegible]所待上賜銀
帛亦不發封而還之且報以[illegible]我以[illegible]恒足
近得所寄物可自留以養廉[illegible]諸子官
外京者未嘗從之需一物蓋[illegible]以[illegible]故其
子守官[illegible]遇族黨[illegible]以[illegible]致
異與人交雖勢隆不附[illegible]與同
鄉[illegible]與

[illegible]天[illegible]和[illegible]至侍郎[illegible]先生未嘗
一造其門爲助教時與[illegible]士[illegible]其從
[illegible]金[illegible]後[illegible]清以[illegible]金[illegible]典史[illegible]累
[illegible]京失所歸先生[illegible]三年有不[illegible]郭周之同鄉楊
伯[illegible]爲[illegible]副[illegible]自[illegible]出病[illegible]不成形舁至先
生門欲托[illegible]旁人[illegible]其病有染相[illegible]家人固[illegible]之露
[illegible]街[illegible]下先生歸聞之曰人名有命病何足患亟命
移入[illegible]下以[illegible]其[illegible]故問也多類此先生本有
經世[illegible]之才終身[illegible]於儒官不得施[illegible]以
開其子[illegible]不[illegible]識者[illegible]其子之有

政[illegible]名多[illegible]於先[illegible]學尤篤自幼至老
體無不安日即留意詩書[illegible]經俱明而邃於詩春秋
尤好[illegible]市[illegible]者輒手自[illegible]錄積至浩穰則建
[illegible]之以便覽誦故學益充碩[illegible]爲詩文平易近事
情不[illegible]有竹軒[illegible]若干卷[illegible]家先生生洪武
丙午九月十六日歷春秋七十有五娶[illegible]文安公
族孫女[illegible]人子長曰[illegible]次曰良由重慶知府陞廣
西布政使次曰恭由翰林編修積官至侍讀次曰儉
[illegible]學至京[illegible]次曰讓由[illegible]門教諭陞[illegible]天
府教授女[illegible]縣學生范迪次適[illegible]仕恭孫[illegible]十五

繩縣學生績約紳綏綷紀紀純紳綸[illegible]綖緒紱女子
曾孫男二女五先生未卒前數月嘗書曰恭言孔得
阽疾已就差而四體尚未寧曰恭既乞歸省得命行
至南昌哭先生訃如昔者先生哭其兩弟焉又亦嘗非
數耶諸孤卜用是年月日葬遺命葬先生數山先塋
側曰恭詣京具列行實屬球次序之將以請銘于當
朝大手筆球辱愛其父子間最久義不得辭因次序
之如前云

戴先生行狀

先生諱嵤字誠問號古愚戴氏之先丹陽人二十三世
祖叔倫仕唐為御史出刺撫州子孫因家金谿八世
至利華仕唐為招討使領安福遂家邑之郭宋興
招討六世孫刑部員外郎之邵以軍功領七世孫潭
州通判特立九世孫撫州太守重熙十世孫臨川學
養正俱由進士起家臨川曾孫端仕元為澧川學正
學正生有原有原生常州教授起潜無子先生常州
弟有原仲子後于常州自幼有志復家聲致力詩書
弗倦洪武中由邑庠生貢禮部為中都國監生擢五
軍都督府斷事官左司稽禮克勤厥事未幾是官革
先生下[illegible]調戍大同得代歸故鄉卜宅[illegible]

日以親兄弟[illegible]文章為樂無復仕進意洪熙
中詔廷臣舉[illegible]學士李公前監察御史胡公
皆其故人李公[illegible]胡公曰誠問風度才也[illegible]
之為宜遂上其名先生寄詩二公有谷口鄭[illegible]
開之句以誓不赴乃為使命所迫入京吏部會大臣
于朝[illegible]不對[illegible]大同廣靈王聞其賢數
召見不能得及其歸也賜之手札曰先生[illegible]復
有[illegible]到雲中否蓋念之[illegible]也又二年卒于[illegible]性
剛介襟懷清[illegible]俗偶所居必蒔植[illegible]列圖
書以自娛終日靜坐[illegible]與人接所接必親[illegible]儒林
中有節槩人遇武斷[illegible]從未嘗假以詞色[illegible]所
造必名門故族彼倔起之家未嘗得其一過與人論
議侃侃以正自持[illegible]所知有過輒面責之於[illegible]尤
能勇為歲壬午里中橫除相保聚謀作亂者攻富室
路氏執其父子以嘗之先生謂諸兄弟曰橫惡至此
不早為計吾屬將不免莫若納諸富室因投路氏以
除之遂合[illegible]富室至橫所[illegible]路氏[illegible]破其亂謀旬日
遠近盜起殺人者相繼[illegible]故人爵伯庸年
老而外内無[illegible]懼其子幼不能樹以[illegible]先生夫[illegible]伯
庸死先生收[illegible]其子[illegible]田宅以[illegible]

氏遂不落莫其志節素出人表又工為詩在邑庠時已有作及罷官歸邑中長老楊徵君嗣慶謝隱君士從皆以詩雄一時其教人有法大要欲洗時俗之陋以習先唐雅音士大夫翕然宗之先生往來二家得其說遂棄故習惟新是務故其詩格變俚言淺語為清新之句使景與事會意隨詞達多中人情似張籍王建體每出一篇學者輒相傳誦不置口先生以其詩因窮而工也名其詩曰慣窮集其子雖貧而編之得十卷以入于梓先生歿宣德辛亥九月二十六日歷春秋六十有六配楊氏先歿子男三曰鼎曰立

曰永永補邑庠生早世女四人孫男七人女八人曾孫男一人先生素睦於宗族雖貧相期以歿同葬及識辨歿卜於邑北鎮安鄉汴浦原延有日矣先生繼謝世諸孤遂如二父志以其年十月二十九日合葬焉後九年雖至京囑衣懸先生之德于縉紳大夫為狀於球球弱冠時先生來候先君因語球曰邑西舊家昔惟夏村與予湯村及吾郭村是三族者世為婚姻互有文章以相述德至今諺為三村世家者以咸其勉加學以無忘先君他日球侍先君如戴氏先生語之如初今先生不可見矣其夙昔丁寧於球者豈

徒然哉故嘗為其[illegible]矣況敢辭狀先生行邪因述其所見聞如右謹狀

故翰林侍講學士奉訓大夫曾公行狀

公姓曾諱鶴齡字延年一字延之其先有仕唐為光州團練使曰慶者再傳至構避五季亂自金陵徙江西因家泰和六傳至宋彭澤令安定清川丞安中監察御史安頌兄弟俱起甲科而族益顯彭澤九世至元瑞全教諭豹生九韶仕洪武中以弛利便民罷黃岩湖官歸而教行于鄉其子贈翰林修撰伯晶尤邃於學舉賢良校官皆不就曰吾上世連仕不達而有

徒於民食其報者在吾子乎吾何以仕為即公之考也母太安人胡氏夢星墜卧內感而生公公少異常兒及受學家庭不煩督責自力於學[illegible]與其兄椿齡以書經同領永樂乙酉鄉薦明年入試留養未行其兄遂第進士為庶吉士翰林以沒仰事俯育之責萃公一身繼遭父喪內外斬然無足賴者又以間右組觸弗克展厥居積之餘稍出所有授徒以自給久而從焉者衆散入益不貲邇營故業邑城之西為久安計諸子頗長足事事遂辭太安人赴永樂辛丑會試時今少師[illegible]公司文衡務先與質之作以

凡浮靡之弊悉公請□□悉使務樸行□□□許程文
者以是科為宗廷對答第一擢□□□□ 洪熙乙巳
受勅封贈父母妻□□□改元奉命祭南嶽及舜神農
二帝陵祀□□□□庚戌同考禮部會試脩
太宗仁宗實錄成受白金綺幣之賜進秩為翰林侍
讀明年乞歸省遭閔太安人訃□終喪復除□脩
宣宗實錄正統戊午書成受賜如初進秩為翰林侍
講學士尋授奉訓大夫是秋才順天府鄉試初試之
夕場屋火試卷亦有殘缺者□□惟恐不敢以更試
為言惟欲請□場屋以終□□公曰必更試然後

百弊滌至公著不然雖無所□□招外誘朝廷何惜
一日之費以成此盛舉□有□□說以進命下悉
如公言衆皆讙服得上亦□□□□未甚艾而
精神覺已衰吾生其不久乎□□□□忘倦明旦
造朝與同列言笑自若退而□□□□□□正統
辛酉三月二十一日也館閣中大為之慟
上聞遣禮部左侍郎王公致祭自公卿至勲戚貴臣
交致奠賻聞者莫不悼惜公生洪武癸亥四月十八
日歷春秋五十九配陳氏封安人子男五庠應熙
庠由進士□□為行人司行人庶乙卯貢士女適

星士胡仲璘□□時孫男八孫女四惟公中懷坦直略
無一毫□□□狂而處事遇物井然有理起居休如
也□親孝於□□極雅睦訓育其兄遺孤子庠自晬至
有室辛戌俱君致有弋陽司訓□鶴嫁庠女兄弟二
人如己女□□孤甥無不席其庥嘗分上賜金買田
以合先祀積俸餘以周族人之貧者親故亦多資其
惠與人交初若難合久而益親所知為達官高當道
者不少每燕見必以公天下期之未嘗及於私教學
者欲其必先本領毋徒徇外欲速以自小其志故經
其指引者無分達未達俱有儒者風其文有詩歌詞

賦頌積累千篇傳記序跋半之行狀墓銘碑碣雜文
三百首出所蘊得古法無所襲於外而有益於道德
仁義之說為多可謂沒而有不可沒者矣公就殯之
三月序致使命自南□□將奉柩歸故鄉用某年月
日葬其邑某鄉某山□□以公同榜士獨球一人在
翰林又素相厚求□□□為誌銘圖不朽之地義不
可辭但述其世出事行以□與庶立言君子有所考焉
故□□與知府馮君欽訓行狀
馮之先本□宋太子太師贈司徒文簡公京之族世家
武昌有□□曰海翁□□□用生廣西路同知良卿

同知生元成頤王叅謀昇之叅謀生贊承德郎禮部主事衍寇先生伯淳爲寇甫十歲隨叅謀避亂永興秋田[illegible]夫怙以故人遺孫子鞠于其舅劉真叔胥劉姓長從邑之龍潭娶楊氏生欽訓及欽訓貴得追爵考妣始復還姓欽訓初名智安後於禮部進事狀於宗皇帝更其名曰敏少傳東里楊先生遂字以欽訓[illegible]道[illegible]以公與欽訓畫時爲寇用薦入欽天監演算[illegible]欽訓從行[illegible]相先生受業京師[illegible]愛其秀朗謂爲寇曰賢孫貫[illegible]絕倫吾當賀公有子公亦當賀吾得其徒永

[illegible]果捷明年會試中數[illegible]不[illegible]請[illegible]冀大[illegible]來樂乙未進士當[illegible]分[illegible]河南民政所發為必先[illegible]告[illegible]而後富人數民[illegible]道興好者擢行在兵部武選主事求績武[illegible]京以便侍親疾終父喪入朝會有北擾之師選欽訓[illegible]大名府軍資起運軍法供事後期者斷而給事中[illegible]欽訓斯狀時仁[illegible]政倡官且剃百官欽訓奏[illegible]臣[illegible]大[illegible]給臣[illegible]與臣期彼請更之群給事中合奏劾欽訓惰不事[illegible]請置諸法人皆危之欽訓從容曰請

以臣共事者比其往某郡其地不遠於臣[illegible]其資其數少於臣而得期皆多臣一月非給事中私彼即欲皆臣也命下所司更其期事已

仁廟登極給事中多被黜或謂事始於劾欽訓欽訓改禮部儀制主事居母喪及祥復官儀制未幾尚書頤庵胡公薦為儀制員外郎洎宣德癸丑會試防察謹而大得舒其志欽訓久官儀制於典故悉究悉闡既優於職於飾厥擧樹嘉木奇卉其間洒然清趣可掬日與其寮以相樂常以廣教化興禮儀為儀制責間因請[illegible]白於尚書請進武衛子弟于學校由是行

伍中皆該誦又欲罷郡縣學限名之禁以廣生徒輯國初以來定諸禮儀節類為編條請頒行之使人得以循習未就擢紹興知府初下車即召吏民耆老諭以禍福言使革故弊以即新踰月以疾沒民相弔以為失良守爭致財以歸其柩於鄉其得民心如此使為政久下澤其民也深則民之服化當何如欽訓生洪武己巳六月二十三日沒宣德甲寅七月十九日得年四十有六娶翁氏封安人生子皆不育以兄子栻後女一人[illegible]欽訓美姿容有文學雖星官方技百家書無不[illegible]詩數百篇多潤世教云

出處必極其詳兄弟五人篤於友恭嘗時過武昌侍倩其弟信安展先塋與族人序昭穆必欣然曰吾平生願且酬矣與人交施必欲先人屬以事務盡心為之居官雅政克勤克慎蓋奮然有志於自立者也以故名滿搢紳當道爾人意其必捅用郎官郡守未足盡其能副其所望及卦至皆重惜之況球以同鄉舊故與欽訓以志行相尚于儀制當時號為知己察其傷懷痛心又豈衆人可預哉特述其行覬世之名能文君子採擷以垂其幽光於無窮庶不負其知己云

翰林侍讀承直郎陳公行狀

陳之先光州固始人唐末之亂有諱擬者從王審知入閩官閩至大尉其子令欽居閩之大義今閩居侯官之古靈今園為宋直學士襄曾祖令鎔之後有諱瑄者仕宋至顯謨閣待制歸鄉閩鄉其後有四十三府君諱某者仕至副使副使再傳至𡍼𡍼生鈺鈺生遇字仲昌封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其配林氏封孺人有子四人長即君也君諱板字叔剛以字行號納齋自幼端重不與群童狎稍長課詩有奇句從武岡訓導劉九疇受春秋由邑庠生領永樂甲午鄉薦上春官不得遂即閉户研窮經傳子史深有造詣遂

第辛丑進士例得[illegible]就以廣學乃就翰林尚默先生問古文法先生作原文貽之歸則旁搜遠討其功信於[illegible]其學與文遂並進[illegible]丙午召至京擢四川道監察御史會修兩朝實錄[illegible]為預[illegible]纂修之列以[illegible]推[illegible]封其父母妻實錄成受襲衣白金文綺之賜陞於林修撰時以他官預纂修者數人獨君得留翰林衆以為榮君亦早夜[illegible]圖報稱非有疾痛不安節無一日不在官於職務尤克勤恭以底績同列[illegible]或有他故以其職事託之亦無不盡心公退輒[illegible]為學不倦非其分內事未嘗預人以

故多[illegible]之先生[illegible]成[illegible]丁母憂去[illegible]服闋哀毀過[illegible]從[illegible]故職正統丙辰同考禮部會試上將[illegible]經筵[illegible]儒臣充講官君在選列進講之初受綵紗衣彩之賜纂修
官甫[illegible]錄成陞翰林侍[illegible]賜加於初聞其父病疽號[illegible]既得[illegible]而有座子之[illegible]俗子未滿月忌出官或勸之俟發君曰自聞家君病未食不知味寢不安席待請以歸恨不一蹴至膝下豈以俗忌滯吾行邪即日就道抵家而親已愈父子兄弟相見甚歡明年將上京沾狂惑之病服藥少差遽[illegible]

作以正統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歷今歲四十有七
君性溫雅操履尤潔白出言行事皆有思忖不苟且
至為文章亦然謙退雍睦見人有過輒蓋覆之人亦
未有言其過者尤善事親在京師珍味藥品寄奉不
絕侍家庭婉愉之下多諍言友愛其弟杪振柳巖為
視姑姊妹之寡者雖疎猶戚與人交務存忠厚中書
舍人陳思孝自獄出囊橐蕭然而父子相繼沒君為
經紀其喪歸於鄉甚周備蔡脩時推事若顧無狀同
列皆惡之欲於稠人中發其貪鄙事君曰若然則彼
不但愧無所容且當得罪然人將以公為何如人乎
遂已未幾其人病且死同列皆曰非陳君諫則人必
謂吾儕速彼之死也其善彌人闕多類此遇良時日
喜為文酒之會與所交序飲賦詩以相樂襟懷洒如
也娶林氏浙江參議李之女封孺人賢而生子皆死
嘗勸君別娶為嗣續計君不允孺人為娶同姓女送
至京生二子長曰煒次曰燿俱幼女適松陽周彥達
之子材孺人出也君在翰林以同年故與今吏部侍
郎洪公侍講學士曾公及予交最厚故其訃至予三
人更相弔以失知己方欲圖其不朽而其弟遣人來
告葬期在今年月日葬之鄉曰某里曰某原曰某具

世交乃重行屬予為狀屬洪公碣銘屬曾公督成之義
皆不待辭予因譔次所知以備立言君子擇撫云

抑菴文集卷之二十二

墓銘　墓表

工科給事中宋璉墓誌銘

正統元年冬十月庚午工科給事中宋璉卒於北京明時坊其弟麟走以告余余往哭且營其殮具于一二交游以殮之久而悲不已人或謂余過於戚者因語之曰昔璉聞余言春秋心法在推聖人筆削深意端已而經世伸道而遏邪即喜以為得所從余見璉貌恭而氣和求傳心要法以體之為德行之為行也又敏且篤發於文詞多新奇而辯博亦喜以為託於

後者不失人今璉且死矣余豈得而不戚邪曰銘以寓予中之戚璉字殷徵其先家吉水洪洞五世祖必大始從新淦槎陂曽祖觀禮祖綠野先生貴從祖刑部郎中一之父完予皆以明經為通儒璉得其傳又博諸師友間甫冠為鄉弟子師且教且學既有得去謁其初師張教授萬選嘉興留試浙江遂得上春官第進士荷恩以歸廣所學後召至京試論策詞賦居優等改翰林庶吉士擢工科給事中踰年卒得年三十有三璉居家悅其二親甚至及得祿即欲迎以致養其母至而璉疾已作猶強支持以安其懷疾既革謂麟曰有生必有死死不足惜也獨不克終二大人養可恨耳吾弟當勉力為孝子聞者憐之其在工科尤慎密嘗驗歲進弓弓工欲循故事致饋遺以免罰璉卻之而罰亦省同寮意其有所私璉不與辯久而事白人服其有容其弟彪弟麟弟鳳皆得璉訓勵於學娶龍氏生男長曰桂馥次曰桂郁女三人俱幼其葬以某年月日葬之鄉曰某原曰某銘曰　璉之生也吾何幸乎為之前璉之亡也吾誰托乎為之後以吾之不德也固不足以有傳而子之賢也又何故而不壽昔夫子道雖隆而德雖盛猶不能不慟顏淵之

哭而執伯牛於牖則吾之於子也抑又何咎還輤禁淦兮得丘首藏銘玄室兮將無之不朽

故貴州宣慰司儒學訓導王公墓誌銘

有得聞君子姓王諱玠字子璵號山暉盖鄉之習於禮而能於文者故其平居也球恒欲親之及其既沒也即走哭位哭之今其子道以狀來請銘其葬雖欲辭又豈得辭之哉惟王氏本周靈王世子晉之後至晉尚書令述少子虔之始徙蜀之郫城其後有十八府君某仕唐為御史中丞復從安福之北亦以郫城名其地中丞九世生份舉進士宋乾道間授迪功郎

[illegible]湖南儒學提舉四世生士才士才[illegible]號仁
山仁山生祿號逸齋皆以賛稚其里公以[illegible]齋少子
嗣于父之從兄試巡檢禍為性敏慧斷中[illegible]已成人
既脫元亂還鄉里即思就學以不隕先世業雖有室
猶宿于齋人稱為王氏佳子弟故前進士歐陽貞為
其字說有為席上珍鳴珂帝庭之期間以戶夫役綱
出應公家劇務涉危難者數而恵皆不及身蓋由其
學之固識之明弃轉危為安洪武中相知以賢良薦
于朝徵命再下乃起時朝廷方選有德望者儒為武
學師訓育勳舊貴戚子弟吏部張尚書紀試公文學

優最中武學選人不炎是職莫樂為公獨曰以文德
礪武臣子誠吾所願即就職喻以忠義之方次及文
教務使狠者馴傲者下自愛其身者知親上死長習
騎射者尋詩書時梅謝二駙馬總提學務優加禮貌
丙徐魏公大書宏文二字于其館以褒賞之歲庚辰
八月朔承天門災詔百官直言公上封事數條多中
旨永樂改元大集名儒于文淵閣纂脩大典公以翰
林解學士縉薦預其列分校後晋五代史總裁姚少
師廣孝每稱道其從事勤敏蒙錫賚為多經制賦塔
影詩同列遜以不及書進以蹟擾貴州[illegible]公

在館閣與曾學士幼孜曾學士棨[illegible]汝器林脩
撰環吳中允均梁侍御永孜黃司[illegible]卓當陽丞歐
陽貫責士郭猷往來最密故其行也諸公皆為詩餞
之公亦各無滯別色及至貴生徒半夷人其非夷者
多染于夷俗公力變以中華禮義之習未幾而服飾
漸更稍識有知其得都師鎮遠侯顧某重因建文昌
閣其[illegible]傍公為文華之逐擢能文聲南詔聞公是諸
司所有賀表箋以得公撰為快收其禮幣至富汝
南王歸自京道命公為謝婚表秉筆立就王稱善加
賞在職間役毋夜來家及祥會休老詔下遂優游林

泉十餘歲以宣德四年五月歿歿前一日猶能課諸
孫詩對至歿時辭色不亂公生元至正二年四月歷
春秋八十有五配李氏廣西宣慰司都事性之女繼
室曾氏出邑東名族子曰道曰進皆初室生女適里
士彭膚賓繼室生孫男某孫女五曾孫某公恒言好
滿驕盈君子所戒故座間常揭欹器圖以自警又言
五經四書乃聖學之淵源義理之根底脩齊治平之
道所從出故無日不致力焉與內外人言譚譚以守
分順命為勸其兄弟析產不立券約不為多寡好惡
較愛念其兄戍西涼不已每形之詩詠[illegible]子姓

疾病患難早夜不倦又嘗解人、救人死命給飢餐之食卹橫卒之撓是非人之言行中道不中道故殁而人尤悼之公葬在是年月日葬之鄉曰清化里曰某原曰其銘曰　惟公之先兮宗周顯晉安成開業兮鄱水流慶昭祖令考兮時仕時隱集美于公兮能興德弃耒用則脩兮再聘則進翱翔編苑兮昭承恩命奉揚教鐸兮外內服訓聞雖遐發兮位實匪稱蘊有未施兮澤將後蔭宜公孫子兮人偉代盛刻此銘辭兮疇曰弗信

故龍處士墓誌銘

處士少時得美田宅其邑饒田因家之饒田僻在山谷間學士貴人遊跡所不到雖有淳氏秀子弟未嘗得聞窮經為學之說所讀書不過求識姓名記數目而已於義理文字皆莫之省處士病焉生子稍長名一室曰饒田書舍聘大方碩儒授經其中饒之長老以其土素不產賢才計非教誨所能就相與訕笑而沮之處士堅不為感益厚禮師以督諸子進學不怠後數年其子駿以易經領鄉薦饒人始知為學必有效及駿赴春闈中次選授河源儒學訓導冠帶過家拜處士遠近有聞望人多踵門來賀郡守縣令而下莫不加敬處士自是益尊重饒人榮之為父兄者欲光其子弟則曰不可不教以經為子弟者思榮其父兄則曰不可不明經教思益所學思勵閭巷之內翕然文風隨以興實處士倡起之也處士諱志海字彥方號靜樂其上世自吉城背從上高舉子江號紫谿龍氏族大官顯有三十五府君者生子六人競與兄弟遭亂四徙誓逢水則止故第四弟曰奇四者徙萬載多江奇四之後數世至千五生仲一仲一生德貞處士大父也父榮輝母劉氏俱好施與處士事親孝洪武中有司選舉孜才旨以親故辭不赴居喪哀戚踰於禮與兄弟族人睦有讓既徙饒田患以多江分産歸其廢者不兼有之其為家不卹勞不侈費收其土利以資日給常有羨餘以惠人每歲歉貧人謁貸仰旅者塡門親戚鄰里多德之娶王氏繼張氏王氏生子曰別早世張氏生子長曰驤紉即駿女適彭氏孫男五人翔翎翱翮翀處士生至正丁酉享年七十九宣德乙卯正月十一日卒張氏少處士四歲享年六十五以永樂甲辰十二月日先處士卒處士卒之明年駿自河源聞訃以十二月某日扶柩合壟其鄉大園之原遂廬墓側朝夕舉哀號泣不忍去終喪

宗詩予請曰晏殷遺書若[illegible]以可士大夫銘
以旌諸幽傳信于後至今歎于[illegible]光先述之幸
有所刻以銘諸壙中庶幾然後可命下擢踐翰林
孔目顯于族並密而請銘勒[illegible]辭而銘之曰
富也者得其土之利壽也者[illegible]命所致唯崇師教
用湍家于化及其鄉同歸文[illegible]昏者明俗陋者美
嗚呼處士爲德遠矣嗚呼處士[illegible]死弗死大園之阡
及山帶水倚麗相親永固於此

故富陽縣丞歐陽府君墓誌銘

皆歐陽氏自博士高仕漢爲[illegible]郎率更令詢仕唐爲
宇師參知政事脩承旨玄仕宋[illegible]爲文師故世以望
姓稱天下承旨本表之分宅[illegible]里人其族在宋有爲
登仕郎曰化龍生子文壽至[illegible]仕供爲坊里富室
弘仁生永和監稅唯宇吾胄號一齋與[illegible]配肅氏皆
樂爲善懼加于善惡及其鄉人是生府君府君諱習
宇道[illegible]美姿貌負才不[illegible]接於人言貌詳溫可念自
號其室爲悅齋聚書至數千卷日閱覽無倦名其地
爲蹟山水爲清門十詠繪爲圖求名公卿題頌盈帙
出幹父蠱[illegible]公家役[illegible]識[illegible]有條度袁太守聞其
能辟爲[illegible]復強[illegible]從事[illegible]容院[illegible]

舒仲[illegible]永樂初吳中允仲平薦入文[illegible]前[illegible]
天[illegible]成門[illegible]帶[illegible]親再赴吏部擢富陽縣丞至
則[illegible]使奸[illegible]遂頓[illegible]御者舒其氣仔底沒于
任其[illegible]走[illegible]盡哀爭出貲帛爲斂具且諒
閭[illegible]成所任隸歸其柩於家府君前在京日以親爲
念乞歸侍不得命後乞歸省乃得命其歸時二親具
在群孫子森[illegible]門歡甚府君凡入其里必下乘居
家不爲厲聲[illegible]色每夜定必扶床話良久早省必詢
今日所欲爲損造二親[illegible]必手操饋爲之泥家人
訴代府君曰事父母當自致其力何以代爲思有遠
離不得久侍膝下侯食飲寒暖節莫竭爲子情乃徒
跣步拜七日至武功靈山祈免親疾急且頓損己齡
以益親壽詞極懇切聞者嗟異公[illegible]富陽不以妻子
隨不爲華衣盛[illegible]不與寮寀鬭酒食而沒也篋無蓄
錢留帛費[illegible]人益信其無貪心嗟夫世之人
有與其親角能而利至逆色甚而厭輕飽甘以自恃
而凍餒[illegible]不顧其疾痛加以恐喝怨詈若不欲其
久在世爲有官則情以爲貨貨利其曰肆攘刻恐狀
始也室盈[illegible]一旦[illegible]則[illegible]物奇器滿家宅[illegible]
欲[illegible]求以[illegible]其子孫[illegible]不[illegible]身罔刑辟斂人[illegible]是[illegible]

擢親奚分而其人顧自以□□□□□□□君罪人
以府君爲行者是使遜郎林宗與□□□不得擅稱
孝使遇黃霸則許丞不得獨爲□□□□稱爲大夫
尊官卒不得爲行以生未遇相知□□道也向使當
道知府君則豈止丞一邑名一方而已哉然使府君
見知當道得高位蒙顯稱如將之巧宦人而行不遠
必不能永名與滿公論以知其身沒之後君子寧
取之此不取之彼焉府君生元至正庚子三月十八
日歿永樂甲午三月六日得年五十有五配王氏有
婦德子男長曰茂次曰昇女長婿曾泰次婿彭正孫

男九銘釣鈺鏗鏞鉉鎰銀釗孫女二人其櫬自當陽
來時二親尚無恙命以其年月日塟府君于其鄉之
同睦後以爲不利復以某年月日改塟其里之某山
又五年茂以書來請于球曰樹先府君墓幸有石不
得親而能文者銘懼不足信後世惟今先君知先府
君素深令子茂又與先府君孫女婿所謂親而能文
者賴有子則銘先府君墓非子不可球故不得以愚
無能辭謹狀爲之銘銘曰
於昭府君世德是循孚于家而樂極其親丞于邑而
惠下其民幸今之世見古之人□□□□□□施也小

以□□□□□而知德者甚少顆其有後歿以不朽
者自古書史皆有傳尊行無不書苟載筆之克□則
斯銘也信而非譽

處士劉公墓碣銘

劉氏本漢長沙定王子安成侯蒼之裔至宋宣撫
使稗始居安福梅林宣□生□□史仲奇刺史三世生
贈郎事英而梅林族益大□事四世生某某生琳琳
生輝遠輝遠生處士處士□字□伯字別號一貞爲
人端謹務□時雍□儒書□□□江湖晚置身田里所
至皆如其□所爲事咸□□□其本一視始終無越理
故鄉□□□學子弟以本必曰當取劉某爲法其教子
姪有方故姻婭鄉黨□□□□與人交必信故鄉里
評人物必曰慈□□如劉公□□居是鄉以使人需
而無利人□□□□貸□以相□不能償則□工以是
德之俟其完□□□其群□□以償所負處士謂其
知報與其□之□如□□□益所之洪武中有訟連
在獄者□遷□于處士人□□□士以反之處士竟付
之命不與較處士晚語諸子曰吾無厚業遺汝然有
遺利在物世稱爲善必有後汝姑待之又曰吾自幼
讀書□傷先人遺□令且業矣所謂全而□者□庶

先生年七十有一以疾終于家時洪熙元年九月廿七日娶王氏先配其德人皆推其為賢助子長嘉謨次嘉善次嘉靜嘉謨嗜學善導人嘉善先處士殁女適胡適李適倪適高適王皆名閥孫男曰賢曰明曰允曰恭孫女七人塟州邑之麻塘先塋後三年嘉謨懼處士不在世已久其可教世遺後者寖没無傳遂請狀其行于進士王君讓因以墓碣之銘于球球與處士俱貫于思侯為同宗又嘗與處士從子德慶州訓導嘉言共學相繼捧鄉書每過處士遇之必甚禮夫同宗而遇之甚禮故不得辭而為之銘曰

懿哉劉氏世有顯榮王于長沙侯于安成梅林徙居罔墜厥聲有碩其德時惟處士仁洽于家惠沾其里敦淳厲頑化成自然惟善是累無人不懷塟雖已久德報無涯勒銘墓碣以俟其來

易隱君愚叟墓誌銘

隱君諱鑑字本誠號愚叟貴州布政[illegible]中伯兄也使君以為邑庠弟子員未冠而[illegible]父志贊其勤於詩書也雖數弗厭齋其遊[illegible]之費也雖多弗吝自任其勞使得專力於[illegible]以父命使君以故益自憤發勇於進不敢[illegible]中外

[illegible]隱愚叟又累貽書勉其勤通事慎通守以無忝所生使君亦克欽奉弗敢違卒收令名至大叔邑大夫因名其所居堂曰尊萱國老詞臣美之以文甚盛其兄弟之賢名遂彰彰于人耳目至是使君上計京師道過愚叟卧數月猶有悲色翰林孔目龍君執叔所為狀詣予請銘其墓蓋自角弓賦而兄弟之不令者多矣有能篤愛懿親如愚叟固不可使其德善泯焉無傳況予與使君嘗共事春官於義何可辭也維易氏世家袁之宜春至興國司户仁則始徙萬載之協溪司户後歿世至俊俊生谷珍隱君之曾祖也父子謙贈禮部員外郎母龍氏贈宜人俱有陰德隱君儀貌不妄言笑雖尚儉朴而衣服未嘗不整飾始入學已有成人志及長博涉書史尤好為詩居父喪戚勝於禮送葬甚得其歡心愛其仲弟本吾若愛使君然本吾御世訓育其幼孤子經不啻己子時邑官家率挾勢于有司以私愚叟獨約子姪非赴公家役足跡不得至邑門見族人子弟必道以禮義使歸于善或孤貧不能自遂者即長育婚嫁之處姻鄰舊故一以誠懇為心熟叔來入翰林時遭視[illegible]墓隱君[illegible]往視之退[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口[illegible]人

之善也牽若是晚失家子纘□得虞子紳嘗致□曰使
君□精力比來日衰甚恐不得與吾弟復相見有子
丙二□惟吾弟長成之以為宗祀託是矣明年五月以
疾卒嘉正統十年閏八月某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娶辛
氏某縣丞敏惟之女也子男二長即縉次即紳女二
贊□□林某其婿也其葬在某年月日葬之鄉曰某
里曰某原同某銘曰　維易之先家宜陽世德世累
發原於縉之萬戢戢□叢□□生息□才且良覲其室
美觀其先訓□弱弟升廟廟獨以德善稱乎鄉鄰曾
伯與宋伯康清名萬古相頡頏今也已矣德不忘刻
銘墓石垂無疆

故文林郎舒君墓誌銘

正統七年春正月天下群有司朝集京師詔於其中
選有廉聞理政稱者御史者以名聞可其舉者精選
嚴試之得十二人以應詔定海知縣舒君愷政其一
也還歷刑以授御史之命下而愷政病且卒是皆不
足以□當□諱夢能之樂平人其先自宋兵部尚書
安公陽叢其邑子孫因家焉傳至鄉貢士德彰而文
物甚盛□貞七左傳至彌堅生載容愷政之大父也父
素文號朴菴博學善教人嘗舉明經以親老辭鄉族
子弟皆師之愷政始受業□□□□□□軒成誦人呼
為奇童以補邑弟子□□□□□□紀□先緒勉之
愷政亦銳欲成父志受業□□□□□□每嘉之曰異
日馳□□者必□□也□□□□□永樂辛丑進
上第蒙恩得歸□□□□□□□□召至京擢知杞
縣事丁父憂服除調□□□□□□愛服除遂調定
海□至以課耕桑新學舍□□□理冤獄為首務
當曰政非簡易不足致民□□□令之出惡去煩苛
從乎恕民亦安之每以□□□□欲上疏留焉必固
止之而後已定海在鄙遠且歷於兵鎮前為縣者多

為所制以不得有為從政一麾以正彼遂服焉不敢
撓其施於官者然也性至孝友侍祖父母側篤愛敬
以悅其心居喪哀與禮俱至仁其幼弟厚於其子欲
致族道以為家譜以示初本於一人其施於家者然
也自家而官苟有餘力即事問學以究極義理之趣
故其文雖荷瑞而深有底蘊學者得其餘緒猶足取
高科為名士而其自視常歉若不足其積諸身者又
然也故其中御史選也大夫君子皆以得人為慶及
其沒也又莫為之惜其生在洪武乙亥□是歷春秋
四十有八娶柴氏出邑名族子男□□□□□

偯曰程女一人適同邑程氏愷政没時觀泉訓在側其故人工部郎中周君既從其泉訓經紀其喪歸葬平竹以是歲某月祔葬其先塋復狀其行俾訓來請予銘予於愷政爲同年誼可辭邪銘曰

有蓄于躬有施于家以移於民宜安弗譁風紀之選孰不曰茹未任而亡其命也邪自古有此亦奚慨嗟惟未忘者在世尚多銘以載之其永弗磨

故安隱彭處士墓誌銘

吾邑安隱彭處士以疾没成都之三年其孤善將奉柩歸葬其鄉樂上適余至蜀來謁銘余昔在鄉處士在蜀念老成人漸少殷若處士歷舉鄉人齒與若而没者若干人姓名曰此皆尊丈之故人觀戚而皆没世者老從之也老而没者勢然也客外雖樂非老所也又曰雖日利萬錢猶不合今妻頃子孫日引領西望惟不得盡其孝將有不可釋之憾邪無不欲勿處士使急歸處士讀書亦涕泣欲東今卒於蜀遺其喪銘其葬能無恭乎處士諱輔字子安父汝楫季父道英皆隱居高年能身諒約以率人子弟化之皆習禮文不肆溶即其鄉見恂恂偉儀觀者不待道姓名已知爲彭氏子弟處士尤其子弟中卓救者性沉静言小踰其行始終由其父叔道才[illegible]之循重其分甘然未嘗刻累取人財而家亦[illegible]畀其兄弟而仁其孤子女無不至有文學才能之士父益恭故胡進士[illegible]安雍隱君光宇皆人望也多翁穀其家晚迋問浙鄉皆別業其里將老焉會里有横訟懼禍及其家猶自是其族亦多故因忘歸然蜀之大郡小邑名山絕徼多有其迹貴人大家多知其名稗販貧眠多仰其貸老佛氏之家多得其施故始也貨鄭萬終無餘矣處士之惠雖不終於鄉而有及於蜀邪處士生元至正甲午没宣德壬子享年七十九娶劉氏德從之稱一子善也孫男二人長曰本叅世次曰道其葬在某年月日塋之鄉曰順安原曰蒼若上銘曰

蜀之來也誰使之故鄉之不歸也誰繫之没不於故鄉而於蜀也孰爲之去乎蜀故鄉是復爰即丘首兮斯聊目嗟嚱之下兮蒼若之上永利厥楚慶澤未涯後嗣是仰

歐陽鉦墓誌銘

歐陽鉦袁之分宜防里人其先與宋參知政事兖文忠公脩元翰林承旨楚文公玄同祖曾大父永和監税惟大父富陽丞習皆寬厚長者父昇倜儻有器量

雖早沒人多懷之鉦以富室遺愛子內外[illegible]李氏
足王外則唯唯順其從父兄命不能違力[illegible]外無
所施於己無所取予于人其為人則無惡也聞
朝廷下詔撫使郡邑察民之奸枉賊亦良者繩以法
鉦心喜以為已可免矣故閭右素負不良聲者皆懼
而逋之四方鉦則恬然家居無所徙里有負其先人
貸久者搆不情之詞誣之鉦巽愞不辨於言語事竟
不白列奸民中以有從之役道沒三河時年二十有
四乃宣德六年九月十八日也娶王氏繼室彭氏生
子一人未滿歲鉦之逮繫來也無有力人供其道途
食飲費適余官在京為經營之頗力然知其抑而不
能白之及其沒也思直其抑并文詞無足用心者遂
收其骨附其姻鄧應宣歸卜某年月日葬之某鄉某
山之原因為之銘以直其抑於冥昧中苟其後人不
隤落庶知鉦之歿非抑於人也抑於命也其銘辭曰
謂惡宜蒙殃兮子則龐且朴也謂善宜壽考兮子則
未為惡也今乃奄然以至于此兮非必人之尤命之
薄也欲舒槁骨之怨兮將銘詞之是託也使為善者
果有後兮庶知其孽非自作也

殤姪鑑壙誌

鑑余仲兄敘子李氏出也[illegible]失所恃
鞠于外祖母曾氏曾早寡而[illegible]先君懼而歸
鑑使就塾終不循于規余[illegible]先君以訓鑑
命余余嘗以鑑之成稍不[illegible]鑑終無怨色如
是者五年遂盡脫去舊習而進于[illegible]事父母諸父孝
且悌遇弟妹甚友誦四書春秋能達大意課詩字往
往中程吐辭行事鮮失節中外人咸謂鑑將有成今
年復[illegible]月去家以病[illegible]宣德二年二月廿七
日為年十有八嗚呼余同母兄弟五人生子惟鑑長
鑑無他兄弟七人[illegible]於鑑者日侍鑑以
[illegible]日望鑑以長其志鑑可沒乎不可
[illegible]人之情也其歿者命也情其如命
何鑑[illegible]仲兄乃[illegible]外其後母伍氏哀不能止余乃
命遂葬鑑于其里之[illegible]山鑑其永康茲土無動無怖

孺人孫氏墓誌銘

行人司行人張諫孟弼哭其母孺人訃急欲歸赴葬
且以父兄之命來請銘予自成都與論[illegible]卽喜以為
行仕士後諫魁鄉舉[illegible]主于家及[illegible]擢今職
必欲買居與予鄰予與諫雖[illegible]肉雖不
以父兄之命來請又當銘其母[illegible]人達

某字某姓孫氏世家句容與同邑張氏亦以閥閱相
當有張傑士曰毅實與孺人之父國善相得甚歡[illegible]
子伯安與孺人在姙時二家已相約曰幸生男女當
為婚姻生來十歲毅實以許其家[illegible]免不勝死之而
家亦沒伯安以沒丁隨母與兄戍裳山稍長奉母兄
命還鄉請婚孫氏父母謂孺人[illegible]氏落莫至此今
來請婚不許則負約許之則[illegible]汝之棄外雖窮苦
孺人曰窮苦命也[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家裝遣孺人從伯
安即軍中而母兄[illegible]沒[illegible]事姑不逮事其諸
姑與姒氏如其姑[illegible]從赤水姒氏悉以
內事付孺人孺人克[illegible]伯安經營其家十數
年稱富室軍中伯安[illegible]守父母訓聚宗族鼓
百指為一爨又推好[illegible]人聞士造其門者無虛日
孺人內[illegible]家政[illegible]無不克[illegible]置[illegible]至輔伯安禮
師以訓子姪[illegible]永[illegible]中何教授邦寧請會川道留
其家又之將別去令其子入謁內主孺人不自當以
推尊姒氏時姒氏病已不能舉孺人預置精幣若干
致其所內使以齎之教授意非以病婦人能此察而
知為孺人所處深重其家有禮義遂許伯安授其子
禮學諫之業明經自茲始孺人晚病風[illegible]不可

男[illegible]諸亦數[illegible]省無由[illegible]已至嗚呼孺人
[illegible]孺實[illegible]之賢者矣[illegible]多得哉曰謹曰讚曰
讀曰諒皆其子也長適[illegible]千戶姚[illegible]幼適士人姚廣
其女也曰恭曰某其孫也洪武辛亥五月七日其生
辰也正統壬戌八月一日其歿辰也是年月日其葬
於也[illegible]曰某也曰某原曰某某[illegible]所也銘曰
叔於[illegible]兮欲安於命以成父約[illegible]於為婦兮克和
其家以[illegible]夫子之志[illegible]於為母兮愛而有[illegible]以廣其
子學嗟嗟孺人閨門[illegible]不嗟嗟孺人沒有可道琢辭
墓石[illegible]來者告

劉母張氏孺人墓誌銘

昔在[illegible]中外族[illegible]母有[illegible]其幼孤子于球曰是子
不幸早失怙猶[illegible]諸外兄能[illegible]善教人之有汝可
附托以[illegible]不[illegible]句萬一能使其有知必不汝忘
且吾雖[illegible]死地下猶將感汝汝其終誨之球受命與
其子[illegible]汝子[illegible]仙壇日校以其所知明年以
有[illegible]教又明年得進士歸其子[illegible]就學[illegible]
以家[illegible]然其出言行事頗有儒者風足悅其
母和其兄弟子姪取重其鄉之人母子[illegible]是[illegible]念
球久而不衰及母沒其子欲循古禮執[illegible]請

子球曰先母之以孤相托無非欲造就孤使知古道以不隊先人家聲孤雖自暴棄不能順承其母志使生不及見其成然親沒而有文辭以張其善垂其名於久遠亦古道之一端也幸賜之銘以傳世庶幾先母顧教孤之志不盡負焉因按母諱淑柔姓張氏以處士成女繼室于葛溪劉隱君彥良其歸劉氏時彥良已有男五人女二人母皆愛護之如己子女致其子女亦篤事之如生母以是稱賢于內外生子二人長從球學曰菁次曰武女長適郭幼適彭孫男總十八人其生以吳元年正月一日歿以宣德四年七月十八日葬以五年正月四日葬在其鄉同亭里佳山

銘曰

是為劉母張氏之塋山回水互永福其胤祚

孺人歐陽氏墓誌銘

吉讓和君子阮彰敷字爰其稱于正統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卜以後四年十一月某日葬先期遣子昱來致其辭曰彰妻歐陽氏沒願所親之能文者惟君宜請銘一二行實巧銘其藏其未出室時父母甚愛之為慎擇其壻然後以歸彰彰之先自曾祖諱以道夫贅吉水家安福下□祖諱士贊伯父南陽經歷諱仲伯父諱仲素三世所撫惟彰一人彰娶未幾復失怙以窮而遺孤內無宗族可賴外有重役遠輸之勞懲家之匪聊恒揑杌不自安所以佐之經紀其私使有贏餘以得給公上捍外侮不至墜落先人家聲者妻與有力也老母孀居垂三十年見彰常留膝下不敢有遠出則曰媳婦能順吾志備吾養慰吾憂思不煩爾念故彰有出不在側而母未嘗不樂者以妻能代其養也諸子女稍長教育嫁娶之所需姻故家吉凶慶吊之費雖繁且數皆隨用而足不至有倉卒未備之患者以妻能預有所存以待之也吾里勘世族四方賢家以事至粿葬吾家醴宴之設不待彰指使自各適宜居常不以怒容厲聲加其下人而衆自肅內外之事無不理其可稱道類此者多幸著其槩于石則死地下若且相德況其後子孫乎嗟乎君子之所以能承先開後以昌大其家者固自其身之德始然亦往往有資於賢內子佐成之焉若歐陽孺人可謂賢而能佐成君子之德者矣況昱予子壻也予知其賢有素曷得不為銘耶孺人諱玉真其先自分宜坊里徙安福之城背祖楚方仕至陝西行省員外郎父仲能隱居為鄉曲所信重孺人生洪武甲子六月八

山年十八歸阮氏後三十五年癸亥時年五十三子男五人長麟次昱次潤早世次勳次烈女四人長適士大林次適李播稷次適歐陽顯彬次適郭恒孫男五人麒麟次某次某次某孫女二人葬在其鄉東岡之原銘曰

靡子至兮愛鍾父母歸有家兮作君子耦所尊者舉所幼者幼身雖沒矣行不[illegible]兮[illegible]石刊詞貽我之久

故節婦章氏墓誌銘

節婦章氏者進賢傅[illegible]守節二十餘年以宣德辛亥十二月二十一日[illegible]子鼎將卜吉以塋而安徐氏以哭姑病不能起謂鼎曰吾不忍棄吾姑死幸葬我于姑側即瞑目撫下無憾矣已而亦卒是為某年月日也鼎遂卜明年月日同葬其里株山之陽說其姻監察御史陳君世用來請銘予以章之節不可泯徐之孝亦足稱故未之辭節婦諱如玉本唐御史鄂之裔元提領仁德之曾孫父仕澄早世母戴氏教育之有方為選壻曰必得宦族子弟之佳者歸之惟傅氏以宋侍郎欽之後有諱偉者舉進士為鍾陵令數傳至商傑號築野生子旦號碧溪皆邑名士敏學碧溪子也尤美資稟有遠器故特擇為節婦歸

傅氏敏學已孤節婦舅姑之加學以[illegible]其業閨內之事不以煩焉敏學有進知名于臬司再辟掾曹以疾卒節婦時年二十慟不能堪雖欲委棄而[illegible]舅姑或勸之曰年少不改適人將無以終身節婦曰以一人之身而更二夫寧死不忍為也且吾夫毋[illegible]子幼仰事俯育之責舉吾一身何忍捨此而他適哉勿復言而勸者不已節婦竟斥之孀居辛勤惟謹得其姑歡心不減敏學存時及其沒也斂葬如禮無缺禮者鼎既長擇師教之且戒之曰爾家世所業者詩書爾以孤弱子不致力于此將何以立顯於當世而慰我[illegible]養[illegible]堂而顧之曰吾[illegible]包吾年[illegible]以為依憐[illegible]所節婦晚亦有以自慰乃以族[illegible]四十有[illegible]子一人即鼎也徐氏[illegible]亦出其鄉世族性柔淑貞靜如其姑甚為其姑所愛凡起居[illegible]動亦惟其姑之命是順不敢違故姑沒猶以得從其姑為安享年[illegible]十五子一人曰輔女二人皆幼二婦之節雖先後不同時然以節孝之名為其宗族鄉黨所稱惜悲憐一也銘曰

篤忠孝兮內教弛彼栢舟兮誰復擬惟傅氏兮[illegible]貞姑婺居兮志不[illegible][illegible]姑兮與俱死[illegible]兮[illegible]

山水合而葬之安所止表節與孝其銘者有不知者觀于此

故太僕寺丞郭君墓表

正統八年正月二十六日陝西行太僕寺丞郭君晟卒于靜海舟中其未卒前半月致書京師吉所知曰晟以年滿赴京急欲一面以釋數年瞻戀之懷值凍不得進感痰喘疾猶留踰月未知所懷終可釋否惟幾爭念之吾儕聞書惻然欲謀善醫往藥之而凍且解意其行李當至以得少盡其拳拳未幾其子瑞衰絰踵門以衰告豈得不發予哀耶君諱晟字道昌以孝行言之安福人性資秀朗極尚整飭所至居室庭除器物無不雅[illegible]其於子弟也父兄莫不能之及爲父兄則子弟莫敢[illegible]其教理家之法秩如也雖志傑特不能少挫於人然與人交無不善尤篤好客士大夫過其門輒具盛饌出美醖與酌必盡歡每張筵招客有不至至而不盡量飲君輒不樂雖家人子弟亦不得享故飲其家者莫不[illegible]郡庠生升大學拜大理評事陞北京大僕丞所由益高而好客之意益盛鄉郡士赴春闈者恒主其家君必盛爲之禮人多使之或資糇貴大而家給不足往往出所[illegible]以贍以足之而權意自若客亦莫知其故其見重於人多以此夫好客雖交道之末然周公作詩已有乾餱以愆之語則三代盛時民且有以吝於饋客獲罪者況後世耶此陳遵之投轄孔北海之樽酒不空所以爲世美談使世之人皆好客彼固不得專是名也然則好客如君豈今世所希哉雖古人中亦不易得矣人豈得不重之耶君以嚴於其職忤當道遂有陝西之黜陝西大僕之署在平涼鄰邊苦寒之地君挈妻子行萬里抵其所四顧無一相知可語者寂寥殊甚京師故舊遇人道平涼者輒令問焉韓王都平涼見自京師來者皆重君其國戚出君故邑者亦郭姓以故特加禮焉平居數饋而宴之出入則遣人送迎之有不安節則藥物皆自其府出又數命駕往視之其禮敬君猶君之於客故在職九年心常自慰且得忘其羈旅之情者皆王所賜也及卒縉紳文字有洪金帛可𢹂者皆不待謁而爲之作以暴白其行於世自非賢存在人何足得此君生洪武辛酉歷春秋六十有三考貴除贈大理評事妣王氏贈孺人妻王氏封孺人子瑞女三人瑞將奉柩歸以是年月日葬其邑某鄉某里某原祭酒李公既具其歷官行實銘諸

此吾君子復謂世人之仕為人所重遷不至於無聞沒
有以垂不朽者皆平生好客之報也予以為然用詳
其事揭諸墓石庶覽者有所勸云

故武德將軍成都護衛千戶黃府君墓表

宣德九年三月二日成都左護衛千戶黃府君卒明
年正月四日其配宜人徐氏又卒卜以其年四月八
日合葬於華陽縣姜巷鄉之原其孤嗣千戶鉞以予
方待罪其子瑺寔為王國所選以待予者以予能
文其先德来請曰先人寔有日矣於法得建六尺之
碣墓道以為不朽圖今幸履不已中法幸得執事賜
文以鑱之其為不朽也孰加焉且鉞父子得奉承教
以親執事者皆先大人遺蔭所及也因先人不朽必
於執事亦豈無擇哉願勿有所辭予嘉其意而重於
後使命未克副焉後三年鉞来京師致父命如初而
請益勤予亦追念舊故不可辭府君諱誠字克讓世
為貞之羅田人祖某父某連沒季元之亂府君以幼
孤子負才有志為其季父萬戶仁所愛洪武初仁死
戰陳無擯閥府君以故被屬為金吾衛舍人從西平
侯沐公克晉定平雲南援南蒙攻大理以功授北貴
儀征所鎮撫比遂胡元出塞外從若勞勤選調成都

一之國陞成都護衛鎮撫奉職惟勤嚴謹明恕人用
信服獻王謂其能舉為左所正千戶秩正五品爵至
武德將軍而御士有恩與僚屬無忤色上下安之永
樂中請老以鉞代優游散地十餘年得年七十九而
卒宜人出江右名族女德婦行足為閨門中表率府
君歷仕五十餘年未嘗妄取於人而家用恒有餘者
以宜人相助有方也宜人之生少府君一歲而得年
如府君子男五人長即鉞次鋭次鉉次鎰次鏘女一
人適千戶張福孫男七人長即瑄次瑀次琳次珍次
璵次琮次瑋孫女三人長適指揮僉事趙琮次適儀
衛千戶韓緝次適指揮僉事袁順府君雖身堅銳
于家訓嚴然有古風以澤其躬有勞以益於國有惠利
以沾被其下人又得賢配以佐成其道可謂武臣中
有德者乎也其子若孫之蕃且盛不亦宜乎用表諸
石使他日過者知其為有德者之墓焉

泊菴文集卷之二十三

傳

悠然先生傳

先生諱仕𩅰字伯貞姓劉氏其先本漢長沙定王子安成思侯之裔由儒科歷仕唐宋元朝爲吉之安福望姓世家湯市有號秘書監上騎都尉萬安郡伯曰聖功生子四人競偉其仲閈與其兄沔陽太守開弟武昌學正閱石門令閨俱以春秋應舉閈獨不偶退廣著述爲吉袁諸學賓先生乃其子也先生蚤受諸父教能遊舉場遭紅巾亂安福爲寇據有先生以元故臣不奉號寇將屠其家母張夫人度難全率群女婦自沉淡潭以死獨先生械至寇所訊曰爾何恃而不我從先生知寇首先吏于沔陽公也應曰吾前沔陽守某諸子也豈汝從耶寇竟釋之避地邑南社洲故姓鐳氏合以女遂家焉天下既定于

皇明先生以門地自負爲倔強者所忌而致訪役卒見辱于邑少令張禧歸盍舍於學宇其楣曰悠然遊徒日衆稱之曰悠然先生洪武十五年詔舉賢良先生受禮幣入朝上策以求賢圖治以安生民之道郎時條對其大要曰安民在於圖治圖治在於得賢

才者致治安民之具也然取人之際自古爲難取之以貌則失其容者或內行之未立考之以文則飾於學者或才用之不足斯之以識則違於務者或心術之多弊察之以言則僞於詞者或力行之未逮收之以望則隆其譽者或實德之未稱以是五者進人且曰不然况今郡縣進人皆外是五者惟求庸碌之流督亟工卜之子以塞一時之責不顧後日之弊如是而欲望至治之興生民之安其將能乎臣愚以爲任一人第衆人之俊劣於會考之中莫若任衆人別一人之賢否於分守之際自今學校歲貢生員宜令學官密其期從郡縣覆之學官其果經明行修然後升之禮部有司啟舉人才宜令縣令審之鄉里郡守覆之縣令其果行藝淑精然後進之吏部其學官所貢有司所舉毋得人則每錄以爲績毋失人則每紀以爲過績多者有陞過多者有降又厚祿賞以勵其廉正信刑罰以懲其奸貪則內外官舉得其人人皆稱其職治不圖久而民不待安而安野無遺賢萬邦咸寧不在唐虞而在今日矣

上是其言授置諸近侍會朝有增設風憲分察郡邑之議先生遂授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察瓊之諸縣瓊

吾廣海外衍内附比化遂良是其賞先生德以
綸之刑以感之蹤耶奈何以是抑蓋仰負道輸徙從
檢天聚龍鱗巷巾服撫戈扶弩者且佩詩書大行民
漢分是分司維瓊瓊人物致水土稀奇物為貢受則
忠以無不忘己不受以憚而進海嶠先生一出誠心
當知於不為害瓊山少令卽前任安福辟先生者謂
見大監怖走主遇之於此今上遣誥人曰君子德並
咸推當見所能寬己而朝議省是職以巡察他郡皆
坐品缺凡巡察者供先生以是落為長沙河泊使於
後是省河泊道豁氣挽舟以致其同官張

仕樗在閩已十有餘年竊機時洪武廿三年六月也
樗年五十先生平生不務外飾做為文與詩皆據
事實去浮詞有悠然集十卷傳家其子嗣勤為詩大
類其調度少寬次遜次恭恭不移其業遜之子曦又
嗣業春遊邑庠人謂先生所蘊不盡施其後今大
發以舍論修集而知族祖學積之深後辭發之粹
其出而遭治主以敷其中之所有宜哉使得親左
右日被顧問必能裨治贊化大有功於時乃弃尺落
寄牢憤恨道亡不能不增重才者慨然嗣志有其人
或者潤可施之後焉

拙隱翁傳

翁姓彭字啓淥世為安福廬頭人少從諸父明初先
生受理學業數多故持賞裝客外十五年足
從宇內名邦歷古聞人遺跡所至必周名
在江湖間既遠且久乃歸理土田以老其親哭其子
晚表既視後宅別字爲董奴婢供耕炊以自養量歲
入之豐歉以厚薄其服食故不待外求而恒足人非
其姻與好詩書與理道者莫與接接則服飾禮遇皆
加能視昨居閑自狀其行傳之後因別號拙隱翁翁
之言曰天之賦能於人也不齊若位與祿則稱其能

而差授之故隨其能之大小而上下其位與祿者天
之道也尚位與祿浮乎其能者天必致厥罰是以君
子有辭尊而就卑辭富而就貧者遵若天也遵若天
故可去其不能致其能焉夫拙者能不足於己也能
不足於己而隱居弗仕則於分安於天為不違吾誠
樂而取之且吾少時嘗側觀夫群貴富人矣有身未
沒而家先衰者焉有沒無子其妻妾改從人者焉有子
孫庸不能立轉徙之他所者焉有子孫以不道陷刑
而宅遂易主者焉有禍莫測其至而祀遂隳者焉凡
此者不少豈皆無誤謀得之耶抑能不足而位祿

過之故見罰于天也吾每視之懼跼其蹐焉夫好富貴而疾貧弱者吾無異於人而能不逮人故寧衣布飯藜而文繡粱肉弗敢顧望舍茨藩棘而縮宇高垣弗敢居欲以守吾分養吾拙於吾心無戚戚焉又曰能者食於人無能者食人居能無能之間者於人無取與而自食焉是誠拙而隱者之事吾悅從之無惑焉余聞其言復察其行非偽也誠復之有素也於是嘆曰介者有辨而不隨此其介者歟知恥者於人無苟得此其知恥者歟順乎命者窮與達付之自然此其順於命者歟夫順於命而知恥且介非志德者不能也且其言足為世之無能而富貴者警故為之傳以自惕焉

吟源釣者傳

出安福之連嶺有源焉其流駛而石齒其聲鏗鏗鏘鏘若人吟咏然前聞人王瀘溪先生名之曰吟源有樂於釣者由廬陵來家之計壤之入足衣食其家也無外營焉惟喜讀書以求會其理遊於文辭不尚奇焉早鰥不再偶日飲酒不問多少輒醉既醉輒卧卧起輒扶杖行歌漁父滄浪之詞若與吟源相唱和然因自號吟源釣者然未嘗見其得魚焉人有謂曰夫釣必磯洄流棹廣淵利其鈎而美其餌然後魚可得今子之釣也水淺而清釣與餌又弗具宜其魚之不可得釣者曰予豈若彼衆漁夫哉予豈汲汲於魚者哉夫人之心必有所繫然後卒不外故繫之以牧者臧也繫之以奕者商皓也繫之以卜者君平也繫之以樵者被裘公也彼豈有所欲為而欲之哉亦惟假於彼以定其心耳予豈不能為世用而心欲有事焉特假於釣以繫之使心不逐慕於彼富貴利達而[illegible]安其中魚之得不得何足較哉遂歌曰放輕綸兮漾清流不欲餌兮何用鈎心所安兮百不憂魚[illegible]兮何心於必求人莫之知君子以其有張志和之高且謂世之釣利祿者果能知其無貪心則汙墨之恥息矣釣者姓彭字景岳在廬陵為望家居吾安福後得隱所焉

醫者王以斌傳

居祿技可儕入士大夫家者莫醫若有姓王字以斌世守其業家廬陵弗甚著能稱自斌父有和以游藝來理吾二親疾俱勤遂擢能醫名安福全斌而人益信用之凡貴人大姓家莫不有斌跡市里童孺皆知斌名疾病非斌醫不信服斌藥不問傷風患寒病暑

凡百疾害不竭命脉者皆可愈他□□□乎與敢爭
試利人問試何能使其藥之神也對曰試非能神其
藥也能識藥之□□不□用之耳夫藥之品不下萬億
而其能視其品又加修治必審其疾之須凉焉而
命諸凉須燥焉而命諸燥須溫焉補焉而命諸溫與
補須葷烈瞑眩焉而命諸葷烈瞑眩皆無然或毫爽
矣又當類其異同而分合焉權其重輕而加損焉將
其生熟而煉製焉則於疾攻之為有力去之為甚易
苟或知之不盡其能使之不中于症煉之不得其度
佐之不以其倫凉焉而燠用之毒焉而良雜之則於
疾也無以攻之而反助之無由去之而益滋之故用
藥之際不可以不審也問者喜曰是則醫之任藥其
猶拱秩者之任人乎其始也必察其才之優劣内而
宜為公卿大夫也而公卿大夫之宜為上中下士也
而上中下士之外而宜為藩憲也而藩憲之宜為府
州縣也而府州縣之宜為子司百執事也而子司百
執事之而又嚴於大小考以別其殿最公於左右遷
以為之勸沮則試之政而政理授之法而法舉何異
良醫師於藥察之精用之當而病日消歟苟甄別之
無其鑑任使之不以其器小才而大授焉尊德而卑
位焉徒泛濫於□□□□而因仍於資格之擾則政
犯法數何異常醫師於藥識之未盡用之失宜而病
日以甚歟試謝曰得之哉他日試過余誦之余嘉其
言成中道合為傳覬掌醫職詮注者見而知所趨避

左衛鎬傳

左衛鎬諱璇字□甫金田人幼世父祖業為儒□春秋
經世法于邑之□西二十餘年學通行立連以□□試
鄉闈不得舉聞推以論人人有被其澤者後□□貢
升國學家貧無所資惟携一童仰傭□於市以取給
館舍僕室□服食澹如也然常閉門讀書殆□以楷
法名甚安焉無所營於外也故學益進居京師八年
擢知海豐縣在官衣服飲食如在國學時惟汲汲於
與民利祛民患民之良者無不相賀以為□明宰其
無良者仇之卒以懲奸致誣來京師疏以自白既得
白而病沒旅寓得年五十一初衛鎬同甲第劉侃友
倫者少衛鎬四歲亦志於儒與衛鎬同侍謫侍御退
山胡先生其資性慧於衛鎬而慮謀不逮其見聞不
多於衛鎬而文敏過其為人則皆雍雍肅肅謙約坦
易可好不可惡也故並稱善其鄉衛鎬在邑庠挽友
倫與俱故二人者出入必隨言論無不合功名事業

有趨於成也及從衛不行者而友倫得之人言衛鑑少不樂衛鑑曰吾與友倫共學友倫之舉也吾羞有除矣即請于有司從其閭為証嘗其上春官道路費危力時諸應舉者於爲莫不傾心吐膽自比於親骨肉之拓德一旦挫不得舉則視舉者若奪其有號泣然言以相睚眦如仇讎有從絶而不與交者獨衛鑑於友倫欣然若此故君子不多友倫之舉而多衛鑑能無娼疾爲其後友倫下第沒京師人多悲之然莫衛鑑甚及衛鑑沒人無之痛於友倫爲友倫無子衛鑑一子曰繼周嗚呼古之作善降之百祥又曰天道無親惟善是與若衛鑑友倫得非所謂吾人外若違蹇不遠客死千萬里之外天之於善人乃如是邪然古之人有聖如伯夷死於餓賢如顏淵死於夭天道固有不齊世今已世之下稱伯夷顏淵亡亡不足辭者以有君子公論施于文字間能詳其忠之所傳使不與彼之不俱而富貴若供至泯滅無聞不足補天道所不及於萬一不然則爲吾者不懼必以皆以吾爲不足爲爲之無益於己之存亡也故傳衛鑑且及友倫見二人之善雖未食報當年然可稱之後世君子無謂無愧爲善者不忘焉

蔣仲良處士傳

錢塘蔣仲良處士沒孤人爲予言仲良性質確雖家闤闠而言態脫然不爲市井習惟好教子嘗曰吾觀士大夫居能文其言行儒其家由能取貴爵以顯時名後世者皆自明經始擇天下之儒以爲務其之賢者未有先於經也惜吾少未之學老而思之無及矣吾子忠其承吾志以業之毋他慕焉忠欣然奉命遂令補弟子員郡庠從先生長者受易去則學于家俾陳事師禮歸則勤勤曉告以勵其進戒其怠早夜聞忠呻佔畢則喜以爲食以肯頻色詞氣無不悅吾則無樂也晚病怯謂忠曰吾言疾不可爲恐一日脉絶阻汝成成非吾不及見忠泣而解之退益力於學宣德乙卯忠舒學仲良曰可以少慰矣明年第進士仲良曰吾平生願遂矣雖瞑地下何憾後數月竟不起於仲良之命忠也與之班者多非之曰經豈易爲哉世有皓首誦之而不遂者蔣子以經不若他藝易效盡改命之仲良執不惑及忠學通名遂仲良未嘗有矜語而非者見之輒垂首汗而退而然其無良子又言仲良平居自奉泊以約有餘貲以周姻黨之乏者始與其弟仲明睦仲明沒嫁其遺孫女盡禮其篤

行為人稱者多類此今觀所志嘉之他日觀京師士
大夫為仲良狀行銘墓而哀以辭往往與杭人之言
合因詳著焉
贊曰春秋傳以人生齔未就師為父之罪則古之
為父者未始不以教子問學為己責漢語且云遺子
黃金滿籯不如教以一經猶知金不重於教也仲良
志於教忠不顧人之非之有古之道焉卒致忠以經
術名當世豈立籯金之遺哉彼非之者見而愧焉庶
幾知悔矣然歸咎其子不已晚乎

翰林柴廣敬傳

柴廣敬諱欽會稽餘姚人祖用中父伯玉皆早世母
陶氏逮其姑踐力守節以不隕柴氏家聲廣敬九歲
孤然得所仰給以就師問業不雜志於他技雜巧者
母之力也年十二三時為詩文往往有長成人調度
鄉前進罷黽之皆謂伯玉有子柴氏將復振矣尋入
邑學為弟子員學友見其端重無戲慢與講疑義又
能言人所未言皆自喜以為交得人永樂乙未舉鄉
書明年上春官第進士時
太宗文皇帝初御極拳拳於作興儒術文士選進者
中籍與之尤者二十八人象天之列宿使為庶吉士
翰林欲其盡讀天下書必如古聞人之能以文名當
世廣敬在列益感激奮勵務進其學窮日夜而書不
絕聲累積之學故施諸文也質而華汪洋而充暢不
蹈襲陳腐而馳騁敢追古人尤善為賦每出一
篇輒玩味人口會朝廷修大典徵天下遺書備採
擇廣敬進吉其師國學典[illegible]編摩讎訂聲音文字通
可取録送京師修[illegible]即其家取之既至京師與纂修
職分修禮樂[illegible]書日進[illegible]閱勞心思於考索編
著縉紳皆謂其勤苦其平生刻苦清勵出於天性然
也亦以勞瘁致疾殁時年三十六乃永樂丙戌七
月十日也京師士大夫識不識皆嗟惜之為
之哀皆曰不幸失此篤學義友也或曰聞廣敬兒時
無一飲食敢先於其親長廣敬母夫人志無遠近無不
得其歡無[illegible]時猶拊床曰恨不及終吾老母養又祝
其子曰爾歸其善事祖母則誠孝矣未知其義也其
友曰趙與簿先生以學官[illegible]表其子夭死無後廣
敬為經紀其喪及在翰林又與其行懸[illegible]禮乞表
其於學士解先生近世師友義薄[illegible]廣敬能悖而
學之非篤於義者能是歟或人嘆曰傷哉天何喪斯
人之速使不得以為世範以振起乎流俗哉廣敬柴

虞氏生子曰衡曰葯獲敍後十餘年其從子𡌡舉進
士為中書舍人吏部主事能纘其緒業云嘗口語云
登先有命當貴在天不亦信乎當朝廷以進古文學
期望二十八人之皆敘汲以粹然之資淼混以清闢
邪以正汲汲乎行義之立不但其學術而文鏗鏘
潤澤是為皆華推讓而已其後天下治安文治則自
二十八人出而任方岳執朝政列侍從之職者皆卓
然為時名臣以廣敬之學抱負乃不及任一官祖試
著用而卒沒連廣敬不沒至今其所施必不在人下
然則廣敬負抱負於人而壽不及於人名實未不
如人者豈非叢於命數繫於天歟

歸田老人傳

老人楊姓孝安名懷忠其字如年踰六十得致吳陵
縣事遂致歷又號歸田老人為老人少負才氣遇鄉
豪右亢亢不能下人亦甚重之既自邑庠升國學到
蹉跎磨十數年後然失其故態而所負者乃務於初
始權景陵時前為景陵者率皆昧不能自拔避巨司
人至輒賦民財斯之為自免計由是人以[illegible]
運動輒必有所需焉邑巨猾復相附結為姦
知其故即不肯妻孥往惟以留僕自隨至則[illegible]
食悉從儉約公私無喜收取於民上司人至雖百求
之無所得則目之曰冷水楊已而稱之肆然不悛者悉
繩以法不少貸則又目之曰鐵面楊老人在堅所執
不少變其郡佐之尤貪者厭其已以計構之巡撫
使與下憲司常察其者並老人而黜郡佐老人遂得
大行其志以洗邑之故弊[illegible]士勸教講學邑俗女
許嫁者必年索其大家聘財而後適故貧人男女往
往年四五十而婚不得成老人下令限定民婚嫁儀
物各有定數不得過厚其許嫁女之年過二十無故
不行者罪其父兄不恭年[illegible]民久不得成之婚以
千計老人閔其邑土窪湖多水患令民以閒暇築為
堤防通其水道使外有所捍內有所洩由是年澇有
備民得康居以收漁利之利[illegible]福類是者衆茲
在職七年民無貧困者皆[illegible]以賢大
尹稱焉少師廬陵楊公於人[illegible]亦於他人文字
中稱其廉正不阿人意其進用有日矣際而老人以
疏進謫于湖廣[illegible]事令下[illegible]民恐其去而失
所守也[illegible]二司乞留焉竟不得[illegible]明年上計京師
堅以病告知己以當進秩勉其留老人以為雖得[illegible]
官而奉祿無能減其病也懇懇以不堪職為言遂往

辭而歸歸時囊橐蕭然道路之費長悉取之家故廬在
安福樸龍有美田園亭池足自適有佳子姪十數人
足承其志老人歸而遊息觴詠其間爲樂尚可涯哉
雨峰劉球賛曰嘗觀前史道古賢者爲令能子其民
而民亦莫不父母之切慕其人不可復見及見老人
爲景陵甚得民懷意其庶幾古賢令之列焉其潔身
而去累不以仕禄爲心雖古恬退君子又何尚哉世
之人進無能爲而退又不足者聞老人之風亦可汗
顏而動心也

鈍生傳

有困於爲學旣鈍生者鍾姓誠名字九思世爲廬陵
儒族遺世變落其家鬻生孤於襁褓中年幾冠母兄
惑於推筮命者言析生其姻家兒天閼姻家以貫販
廢生年十八猶未得就學之客江湖以不識字爲人
慢抑心不平甚私訴其母母曰我之過也即歸生就
師學句是窮日夜雖寒暑病若酷無非學時群遊獨居
皆其學處遇人勢遜貴壓自慢吉侮益篤於學承人
鄙棄推進必思加學見人能高而官通顯慕而勵於
學舒與愉擇窮悴勤儉慈愁懷惋而學不輟遇事急
遽臨難顛踣而學必在念如是者六七年更三師備

不內足持書去遊馮洪門[illegible]悟識學藏之士輒下拜
[illegible]業辯惑每有得永樂癸卯秋寓試湖廣遂倡討吏
上春卒不得志歸勤於學六年再往得蔡縣教諭國
史潘文奎先生常言可與爲交際可與託患難可與
退強暴者生也或知生而未詳者曰生恭其人貌與
心一與人言溫溫懇懇不巧不暴人皆悅之於交際
固善矣然優於德而劣於能患難之託強暴之退吾
未見其可也潘先生曰生之初師病癘館下也館人
皆避之獨生留侍藥不去比死治歛瘞盡心其後
師解積高學士緝黨在繫親故不敢近生爲經紀
其[illegible]下獄苦刑罰而色不怨以故爲贈
都御史胡[illegible]先生按之經營患難不可託哉生之
赴[illegible]官[illegible]過群寇至衆甚恐生從容語寇曰吾
[illegible]京師餘物無所顧所資者書存之寇因
懲[illegible]其所取而去豈強暴不能退哉或人曰患難
可託仁之施也強暴可退義之所感也生之學適有
以[illegible]其能[illegible]一邑未足盡其施也殆將大於用焉
生[illegible]余一[illegible]其[illegible]意春官歸也冒風雪走百餘里詣
余[illegible]子禮甚恭余[illegible]人衆矣未有篤好如
生者生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於人[illegible]文[illegible]人而功[illegible]缺於

人者其志奮其力勤也世之人或□因其孤而安於不競不知苦心力學以自拔者固憫然生亦有八歲上學于歲就外傅中書不進以至老死無聞者尤愧於生至有恃父兄富貴自暴自棄不學甘心於毀形冠以伍皂隸者又大愧於生若生之自樹振誠所謂生於憂患者也爲之傳使世之務強於學者有所勸焉

蕭節婦傳

蕭節婦者安福楊溪劉氏女亦谷蕭繼膺之妻也劉爲其里名家蕭本宋大師魏國公燧之族世有聞閥節婦歸蕭時年十八後三年生子紹芳僅數月繼膺以疾沒節婦哀毀撫子以奉蕭氏祀不他適未幾家大疫紹芳病氣危節婦抱之哭以禱于神曰未亡人不敢即從夫子于地下者以有是兒可藉以爲夫子後嗣託也諸神然憐之則未亡人何忍獨活以重夫子之痛於九原耶幸哀其兒移罪譴於未亡人之身則誠所甘心不敢避聞者悲之紹芳亦隨差節婦撫育教戒之無不盡心紹芳芳身自立而遣非辜并責氏俱沒官死其遺孫子遥甫六歲弁□四歲節婦又曾撫教之如紹芳焉初節婦兄[illegible]家兄爭已貧幾而幼弟妹四人皆撫於節婦[illegible]以不任□家役破産節婦曰役者□所□□可以負弟一人即割己田以資之感激諸弟從其□內事無大小惟節婦□之節婦若□紡績作□苧畜助理其家至孝裕其夫之弟妹婚嫁以婚者七人嫁者五人甚若八人內外莫不賢之今節婦年逾七十還兄弟俱能力家業作且[illegible]以奉其養得學士大夫詩文頌其德也甚詳節婦平昔□□困苦之懷□亦□自慰焉

兩谿劉球曰世稱婦人不再醮惟共女事以寧其夫家劉氏□有矣況閩其妯娌間有阮氏者其宗兄子明□也有歐陽氏者其再從弟智敬妻也皆年未二十四□其夫而守志之堅不下劉氏吾鄉貞節之婦素多而蕭氏一門兄弟之妻有三人焉則又盛矣使遇良有司能旌德善以勵俗則表以爲三節之門也何奈哉惜其未遇而三節已沒其二今存而其事可考者惟劉氏一人因具諸篇以爲世之貞婦勸

題兩谿先生文集後

僚友廣東叅政安成劉公仗德以其尊府忠愍兩谿先生平生所為文鋟梓以傳先生蓋余試禮部時同考官也宿德厚望已為天下所欣慕繼而死忠又赫然為天下所景仰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今觀先生之文皆自其胸中浩然之氣發而為忠義正大之辭豐縟而不失之泛簡約而不失之畧寄至味於平澹寓纖穠於高古視彼夸毗無實大言無當者奚翅霄壤信乎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矣仗德以余為先生所取士又嘗為吉刺板既成謂不可無一言詮論列如此若夫先生之平生履歷出處大節則有彭劉兩閣老之文在益足以信後傳遠晚生末學毋庸贅論為也

成化庚寅冬十月朔旦正統壬戌進士正奉大夫廣東左布政使江浦張瑄謹題

書劉忠愍公文集後

天理之在人心與二氣五行同運而不息也誠能明而體之蓄而發之為德業為文章必光明渾厚並日星之照臨河嶽之流峙矣豈浮夸險怪者可同耶此愚於忠愍劉公文集有見焉公文若干卷厥子伎德伎和已鋟諸梓播傳於世世之人仰其德而誦其文者罔若睹日星而瞻河嶽仰其傳之悠久也獨夫考其迹而於公之身用舍存亡之際有感焉蓋公以德聞主事儀部正統初東里楊先生薦之入講

經筵預修

國史當時百職並舉民生用遂海宇乂安而先生壽考令終子孫蒙其慶天下高其風福之及於家國也大矣逮公以直言時政死權奸之手寰中無恥之徒競致通顯未幾兵戈四起民受荼毒奸臣害公者卒戮于兵宗族俱就夷滅禍之及於身家者亦大矣似公有以禍福之公非能禍福人也公之身天理所存也薦之者惠迪故吉也害之者從逆故凶也愚既幸誦公之文又幸托處鄉郡辱交伎德兄弟而知公用舍存亡之迹為詳故敢書此于卷末并繫區區所感云時

成化庚寅冬十月朔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廣東按察司僉

事奉

勅提督學政鄉生新喻胡榮謹識

蘭庭集不分卷

（明）謝晉撰

清康熙十六年鈔本

蘭庭集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謝晉撰。晉字孔昭、吳縣人。工畫山水、嘗自戲爲謝疊山。其名明詩綜作晉、而集末贈盛啟東一首、乃自題葵邱謝縉。又附見沈大本詩一首、題作寄謝縉。案易彖傳稱、明出地上晉。雜卦傳稱、晉晉也。以其字孔昭推之、作晉有理、作縉無義。本集或傳寫之誤耶。其始末不甚可考。集中有承天門謝恩値雨詩、則嘗以布衣應徵者也。卷首有汝南周傳浚儀張肎二序。肎序稱晉詩二百餘篇。而此集所存乃不下四五百篇。考張序作於永樂甲申、而集末有永樂丁酉十月旣望之作。丁酉上距甲申凡十四載、積詩之多、宜過於肎序所云。傳序謂姑蘇之詩、莫盛於楊孟載高季迪、而孔昭得二君之旨趣。肎序亦謂其得性情之正、而深於學問。然則晉不特以繪事傳矣。

謝孔昭詩集序

詩自國風以降言選者宗漢魏言律者獨稱唐而已為選而不宗漢魏非選也為律而不宗唐非律也選豈易言哉自梁昭明太子選漢魏以來諸傑作者成集而詩以選稱矣律亦豈易言哉自唐諸作者因時所尚分為五言七言皆以對偶切實音韻諧協者中其律而詩以律稱矣則欲學詩者舍古人奚取法哉然後人擬之者不失之陜則失之淺調格似矣而音響則未然也音響似矣而意趣則未易及也由古及今以詩名家者幾何人哉姑蘇自我朝以來文運與時太興以詩鳴者則有高君季迪楊君孟載為元二君之詩言選則入于漢魏言律則入于唐音響調格宛然相合而意趣或有過之雖識者莫能辨其異也今吳謝孔昭氏自幼少嗜詩淬二君之旨趣故其為詩不苟必擬於古人調格似矣而音響之不協者不作也音響似矣而意趣之不佳者不作也不作則已作則必欲如古人焉是將駸駸乎漢魏唐者也今編其稾分為選詩律詩絕句凡若干首屬余為序余豈知詩者哉然聞志於者　古人也詩而達於漢魏唐之作則雖以今之詩為漢魏唐之詩可也詩而不能致古其如古人何哉孔昭有志於古而用意若此蘇人僉然稱之則蘇人以詩名家而不絕者將不繫于孔昭乎慨余非能詩者不足以知之姑叙所聞于簡以塞其請云　癸未歲七月既望海南周倬叙

叙

書云詩言志心之所之謂志詩者言其心之所之者也在心為志發言於詩有諸內而形諸外也心之所之ゝ不同而其詩亦有憂抑傷感憤怨悲戚喜樂和悅之異觀其詩則知其所志矣故窮夫出婦逐臣遷旅必多憂抑傷感憤怨悲戚之言騷人勝士亂翁高客必多和悅喜樂之語非才之優劣而詩之不同也心之所志之不同也觀其志則知其人矣雖然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其詩亦因而隨之者有矣其言之喜樂和悅者大抵多盛世之音也其不然者則其人有大過人而不繫於時者也又豈可一一於心之所之而然乎嗚呼詩之言志有不同如是耶詩之言志雖不同然其同者則同乎得其性情之正也詩而不得其性情之正則不足以言詩矣欲得其性情之正非學問之功其可得乎詩而得性情之正斯可以言詩矣余少也亦嘗執筆而學言也由其志之卑陋而又無學問之功其所言惡能得其性情之正哉今觀夫謝君孔昭之詩凡二百餘篇其憂抑傷感憤怨悲戚而不傷也喜樂和悅而不流也瑛ゝ乎其風韻也翩ゝ乎其英發也皜ゝ乎其潔白也而又皆得其性情之正噫非有學問之功

者其能狀乎余方自愧有不可企及之歎而又命余叙其篇
首余非能詩者將何所言乎然書詩之言志者以為叙云
永嘉田中五月十日後儀張月亭

蘭度集

晚春五首用楊孟載韻

水滴揄煖半堆牆細雨生寒潤怯裳芳草欲迷樓外眼飛花
無解客邊腸風簾靜掛當春幕琱箏微銷過午香睡起不知
庭院晚陰陰高柳膜斜陽

年來疎懶任清貧隱几何衣白葛巾倚竹看山行柏晚對花
臨水坐傷春擬將剩棹為漁父未許振源避俗人回首仙蹤
無處覓東風吹緑半江蘋

移家住近閶闔城花繞衙門柳拂欄新社未來先有燕一春
將盡始聞鶯杯緣酢少長嫌渴巾為涼多却愛輕日莫小齋
清沐罷科頭閑取一琴橫

心閑無夢到南柯性怕殘春又故過一逕緑陰芳樹合半簾
紅雨落花多閑吟詩到清新句坐看盃生激灔波自是經朝
當倦讀不關中酒卧秋河

節序匆匆改歲華滿庭芳草一池蛙吟起近為傷春白病眼
長閑中酒花夢裏暫歸憑蛺蝶江頭相送聽琵琶客愁過盡
清明日風雨家家噪鵲鴉

過楓橋留別城西諸友

煩君遠餞無偏親念我離群作旅客祖帳雨催詩欲就郵亭
風動酒頻沈舟移射讀黃昏近路轉江郊碧樹遙記取今宵

分手處烏啼時節過楓橋

早春過望亭驛喜晴追次唐李嘉祐韻

遠墅晴烟散綠蘋推篷起坐整烏巾野花開處多臨驛水鳥飛來似送人愁裏聽窮三日雨家邊吟到一分春今朝已有尋芳客来往東風陌上塵

洛社夜泊二

沽酒新安驛維舟洛社橋客鄉音漸遠愁殺是今宵

風動波搖月窓開水映燈今宵棲泊處始覺在毘陵

旅泊奔牛堰下次錢經韻

收帆時候日初斜旅泊奔牛近酒家風起凍雲天欲雪讓流寒月浪生花是宵詩酒叨陪席明日蘭書擬共車且向堤南同一醉任他人語夜喧嘩

新豐港

歲逼窮冬未肯臨陰寒日日阻歸程雲迷故里家何在湖入新豐水又生酒市有花梅作菊客舟無四較為桃霧候角是多傷感無寐非關聽雨聲

丹徒灣莫泊

浦漵春潮去復回客舟風阻未能開半篷殘雪留寒在數樹斜陽送晚來望斷心隨雲影度思家無聽雁聲哀京師要擬明朝至先向江神酹一杯

臘月二十七日次江口

出浦望斜月隔江聞擢歌客徒今日遠愁亿昨宵多野燒疑烽火鄉心遠遊波一年惟兩日又向客邊過

再過金山寺贈錢經

江心孤峙欝崔嵬一水中分兩岸開風外曉鐘隨遠櫓雨邊春樹鎖層臺龍歸洗鉢山僧去鷗送供厨賈客回未及登臨君莫恨更期歸日𣸪同来

除夜宿茅公渡盛秀才館

爆竹喧喧起四隣茅公渡口歲逢迎風塵路遠難為客燈影來朝是見春孫外雨声催臘盡枕邊鄉夢到家頻遥憐堂上倚閭處傳教為兒少一人

元日雨中與鄉友朱瑛留盛秀才館

梅柳共催餘京華又見春還持新歲酒相勸故鄉人晚雨粉来客容鄉絶去輪緣知佳節在不敢泛沾巾

尋陸氾值雪就宿

迢遞加山陰無舟亦見尋呼兒買酒留我夜彈琴燈暈花初結爐殘滿欲沉不知門外雪今夜幾多深

夕雨寄陸氾

別京将一月多半雨中春衣潤香熏徹囊空酒費頻織書備充米卧雪懶干人獨賴雲間友相過不厭貧

入日

風雨蕭齋臘起遲擁衾無語獨支頤今朝客裏逢人日却憶故園梅發時

春日旅懷二首

行處蕭索綠塵挨花柳春蓋是處開賴有平生豪興在從交春色惱人來

游子思親淚未乾春來猶覺帶圍寬爭逢唯悴無人問空把家書日々看

春思二首

依々殘夢帶餘醺欹枕思量起未成應是郊東春色好却斷殘時々有賣花聲。

簾幙風微篆有香起來時候已斜陽梨花雲冷不成夢蝴蝶一雙飛過墻

夢婦

游子思家切終宵只夢婦覺來疑乍別猶未可重依童稚爭牽袂妻孥蹋下機他時真到日。應訝見還非。

題紅梅

半生詩酒度年華屢醉揚州散吏家今日重來東閣裏吟成方識是梅花

題畫

兩樹松花落徑苔一溪烟霧鎖香臺多情最是林間客半啓荊扉待我來

題謝季文夢草池詩卷

詩思原春思蒙蒔獨處新輕隨烟草々依彿浪粼々清趣依文藻芳情記翠蘋吟來能彷彿覺後妹逶迤風靜疎簾午冰澌淺水春懷賢今挽細遺味更何人

寄陸玘

石頭城下自分攜無復連床聽曉鷄故里音書寒鴈杳空江烟樹莫天低春來白下喜新約夢去燕山憶舊題頻猶念雪深留宿夜酒壇詩社小樓西

寄馬敬

生涯心事兩相違留菜花深恨未違秋盡猶看苗葉茂歲寒惟許赤心知樓香江上只親處得鳥道潛遺弟時發在驚卯他往述年來能解誦君詩

寄錢婣 往初任刑部主事日作四詩以與婣同時庶未會欲以詩寄云

聞君近諦合寞司已分清貧衆所知病久家人情轉薄路遙鄉友問應遲江空兩壞同擁旅館寒燈只共持欲擬清夢尋舊鶴未知何日到京師

寄唐鶴

梅花清入夢後半夕思君千里空前月孤心江上雲詩懷雜

結伴西社惜離群何日陪吟杖履題竹下分

歲盡日寫懷

去年歲盡日正起敦卿思今日空齋裏翻思在客時

雨窓寢夜

江雲黯黯夜更生風雪鐙花結未成。挑此泛挾燈外聽闌然
同滴到天明

。送陳紹亮

東風初解漢江冰之子今朝遠赴徵敦思相知惟我最少年
同筆有雜然梅楊水驛門前月船挾江村寺裏鐙此去不須
頻問後五雲多處是金陵

、元日歸城南舊居見山茶獨開感而賦之

因循兩月未還家門掩春寒一逕斜春意不隨衣滿落群芳
開到是山茶

早春雨中寫懷三首

江皋日日聽鳴鳩獨卧看書懶下樓春草何如春夢短人愁
不似雨聲稠

小閣焚香戶半扃鳥啼几案羅屏不門聽雨度閒靜長日
何緣學道經

春陰漠漠鎖亭臺霧木曾啼燕未來入事不知花氣動溪盛
薦酒春疏梅

狂興答沈兄中見寄

昔年曾客鳳凰洲終日清狂不解愁醉詠新詩驚俗客笑扶
紅袖上歌樓一春每費千金費三度都來數日游回首故交
零落盡祇相思同白少年頭

送陳進翁還白門兼簡翁孺吳兄中

東風楊柳送飛花啼鳥聲中掛短帆幾夢繞青山猶在客春來
白下未還家一帆細雨空江暝千里天涯去路賒遙想柳橋
應待久數盡日日望歸槎

崔方吳拂雲時

頻行空簡清涼勝緣不除森萬僕頃常年結構香難尋于今

淅瀝訓八送蒼蒼學堂當半應湘彩簡於塵外來觀
尋須到階前開主人南階清別後無日北補鳥棲鼠雨巢青
時臥向石床聽靜莫不如閉霧深八定禪意真氣多林巒靜
與琴紫和涼生挽葉疑秋早月到庭吟賞夜通春風非夜吹
新後粉華飄落落落飛來百鳥不敢喧還有孫虔濟處宿
此君高懷隨處安晚欲結交同歲寒何當攜酒尋幽賞日日
憑闌看琅玕

城西賞梅用東坡韻

昔年曾游雲水村暗香積積侵詩魂吟邊夢裏長相憶清思
便到羅浮今年客寓近西郭亦有一樹開南園寒枝便便

蒼蘚剝合艷落窠春風過冥胡幽鳥喚人起半窗疏影交暗
瞰披衣起坐對觴咏何必和逸山家門簿游已去不復醒高
歌且醉花間尊

杏花

春意競喧嘩撩人半出短紅輕綃醉色移薄露啼痕搖動春
疑開閙春畫覺緊深藏沽酒店斜繞郊村依柳鶯多語佷
桃蝶暗飛枝冥橫疏月寒白映暗暾埋靜飄琴薦林幽謀樂
軒隔籬啟雨夜香引破鎖魂

送春二首

一春若被春相惱及到春歸更惱人深底今朝輕別去空留
啼鳥伴吟身
空庭草長茂交疏獨坐閑吟晝掩扉風雨滿城花落盡無人
閑得送春歸

鶯梭

楊邊歸何㝵如哭獨可憐池塘風雨夜猶並一雙飛

題花塢醉歸圖二首

香熟家〻酒花明處〻春年來只多病難見醉歸人
幽鳥啼堤柳桃花映酒罏田家春社散野老醉相扶

調笑詞二章

芳草芳草三月青猶未了和煙和雨路長千里萬里斷腸斷
腸斷腸〻斷飛絮落花撩亂
清鏡清鏡拂影纖眉相映朝朝更掩妝處白髮多於去春去
春去春〻去原上既郎歸未

櫻桃

纍〻懸珠實垂〻擲果芳鶯欺人不在今去又飛來

題楊江村送別送人起服

荷葉暗汀洲江村冥雨投鍾磬隨禪遠津父對人親起穫衣
竹索行藏翁及秋隔鶡數欲盡涼月在西樓

題僧道成畫

何處畫相關南湖錦夏學漁光落几上颯影追寒閒鷺擊來
玄鶴龍湫放白鷗寒林霜晚萃一番雨晴山彷彿閑煙唱依
歸見放還平未眠婦與米對轉清明

寒鴉圖

空江陰霾斷雁城嶺疊寒〻處相接洲中樓〻一群鴉宛似
枯頭未識葉高枝翻凍吹將落信被疏冰璘清照上林全樹
多好枝何不飛去禁處黑栖不去芳會來何況水孤村無結
羅會待芳風布時暖高樹遠有迎春和更稠年〻春未熟歆
啄飛鳴當社渡朝風與雨亦不移長向田家樹頭宿

送人之京

西風歸思久似洗紅日初昇滄海底吳歈楚舞滿船頭相送

行人度江水江水東流燕北飛行人此別意何之不辭八月
雲陽路獨携琴劍朝　京師自古繁華地佳氣葱葱五雲繁
長安大道接天衢千步迴廊連主第鈿鞍繡轂擁香塵嬋娟
娥眉日日新妝處青樓相對起一群嬌鳥共爭春春光浩浩
花如錦鴛鴦雕窓峻猶沒雲開直賣時帆歸白下長干繞塢
飲憶昨少年豪興多北堂南陌遍經過雲間陸況詩詞賦盧
家負愁新按歌蘭卿上是曾游客到處春風緩行時今朝廬
萬上　天官無復進慢似時皆
寄沈大本
每恨經年別相思隔楚江已看秋過半復見燕歸雙夜雨鴉
寒枕涼蕉近客窓身癯歎瘦骨心靜不離腔興去詩難就愁
來酒可降然當期後會談笑對寒缸
題畫
野水淨無埃秋痕欲上苔自緣涼興久不為看山來
題吳門四老圖　四老皆無嗣故待好以五足兵去
春風吹鬢雪鬖鬖半度衣冠尚永和人比睢陽還較少圖成
簡廣不爭多樽中有酒歡須盡身後無傳老共何欲擬明朝
一相訪來聽林下紫芝歌
秋日山齋三首
幽獨抱微痾淹留奈歲何星霜欺鬢改風雨奠愁多蒼素甘
泉石偷生畏網羅年來城府裏無事倦經過
草白露凝瑚葉紅霜滿林初聞新雁過知是已秋深病起還
扶杖貪來不貴琴荷薦風日暖閑坐試孤吟
麻無奧來客柴門盡日扃草根吟蟋蟀竹尾掛蜻蜓爽氣嵐
侵簷秋聲葉滿庭最憐窓裏山相對坐閑青
病起
卧久轉無力空庭晚步遲身體長是病人說為吟詩瘦無
似怯覺明日更宜登頭餘痛在與奴且扶持
江樓晚眺
天靜復澄波江空月近樓露涼花解語烟暝柳多愁鷗送征
帆遠紅隨溪雨收我家官渡外燈火候歸舟
秋夜雨窓有懷鄧秀才蜀
耿耿不成寐空城寒漏遲那堪雨夜幻是憶君時簷溜時
驚夢蛩聲增助悲何當同剪燭重與話相思
秋夜
天高風露涼月清桂花冷冷雁來青蘋葉墜井空齋獨
無寐暮夕惟念永如何床畔燈偏照離人影
喜陳孝廉繼見訪
空山初雨歇君忽扣松關林削不僧忽當策筱逍遙吟隨謝
興發思共白雲閑自愧無兼味空留到暮還

重九前二日題城南書舍壁

瀟〻風雨暗山房籬下誰能共一觴獨有黃花知節近殷勤
留客過重陽

宿劉微小敏壽滕校理瑢遂歸

故人留宿夜遲客值歸時松火鳴茶灶螢光映酒卮交游看
竟少聚散本無期欲〻竹窗冷空庭月漸移

將之京留別馬徒兄敎

江館西風又作寒同袍還念客衣單相思後夜蘇城月獨向
丹陽郭裏看

宿閶門

霜滿烏啼夜月寒客窓燈火對秋天鼓聲相去無多路便覺
今宵睡不安

夏日過吳道者新居

傍徑新栽未著香解道城南似客尤發洗盡池移石兔起成
道院已教翠掩遮興隨竹樂窓戶生涼四面開何用別尋
方外往清閑只此是蓬萊

竹齋秋早

雲黑樹蒼〻四飛兩索高〻梧鳴急雨修竹弄殘暑秋氣從
書幌秋聲繞石床不知今夜裏添得幾分涼

夏日閒居

木老先生頤閒眠安竹陰石邊床几淨風外芙荷深暗酒從
家釀坡許帶病吟幽居鄰古寺長日有僧尋

夏夜

夜久群囂息開軒皓月中簷前辟荔雙鳥宿梧桐水冷金
盤果涼生水檻風懷思天易遠塵事覺匆〻

七夕詠牛女

天淨月如鉤銀河瀉欲流鵲橋金翠縹鸞馭綵雲稠此夜應
相見平明起別愁莫嗟重會晉倚息是來秋

秋夜有懷王鄜州觀

旅館淒涼夕懷君又病秋蛩聲四壁雨燈影一身愁樓泊緣
鶩旅羈愁總宦游詩成欲寄問路遙迴況浮

題畫

儂家曾住白蘋洲偶憶黃塵已廿秋安得乎今如畫裏此身
仍在釣魚舟

小游仙二首

仙緣路入天台嵓畫霞深〻不辨洞口暮聞仙樂響青城
知是有人來

瑤臺月映彤雲迴碧落風吹環珮聲試遂群仙何處去麻姑
今夜宴方平

借得劉君一鶴騎飄〻雲漢欲何之偶來暫駐長松下飄得

秦翁一局棋

題畫爲徐山人作

扁舟蕩漾水雲寬還著曾遊銷夏灣好是君家亭子上捲簾
直見洞庭山

題蘇小小像

油碧車輕路去遥西陵松柏暮蕭蕭抄憶昨夜黃梅雨添得
錢唐幾番潮

京師逢瑾玘

朱雀橋頭日未斜逢君不道在京華明朝又向江南去一路
看山直到家

題梅花翠鳥圖

月隨春樓水竹西雪晴時節路高低翠禽只恐香塵落幾度
飛來不忍啼

題荔枝山鳥圖

色欺鶴頂與鷄冠無向枝頭露尚寒山鳥默未放心啄遠方
未貢到長安

柳枝詞五首

高出離宮覆御堤腰烟晴日鬪新妝舞腰吹盡東風力恨不
彩教出建章
無似綴旒龍似蓋遠如輕霧低如烟陶家舊日應堪羨一任
春陰殘歸前
驛路溪橋野店傍兩株搖曳復遠藏年來頻爲行人折無復
柔條似舊長
纖腰因舞非因瘦長顰竟爲無限緒料應今已老可憐
無復舊風流
梢帳裘裙半入春發梅穠綺一時新淮陰史近蘇臺種殺得
吳姬盡斂顰

閒居初夏二首次王枝理韻

溪館陰森夏木參雨晴新綠覆苔依清風不爲塵來掃黃鳥
多因客去啼
竹樹蕭蕭水一溪杖藜南去草堂西與君自愛尋詩到不惠
兼聽好鳥啼
琴書荒涼久新綾蒲團參坐不成偏碑來惟愛破邊草留浮
茸茸待我眠
楊柳青青水滿塘新荷初試晚風涼偶來亭下微吟罷試數
新篁幾箇長
栗木蒼蒼夏雨過逕中穿過入烟蘿山中惟有流鶯語花比
春深也較多
遥遥刹木引泉過露　茶罷散碧蘿逕閒聽湖山雨到竹窗
少得夜涼多

第、荆扉共更為種人去雨冥冥一尊長恨無來客閒住
花間自醉醒

夏夜

湘簾半捲樹鳴蟬風露淒清玉漏遲索茗青奴渾不用閒看
淡月上庭扉

湖上

開軒湖水見四面吳峯諸望。楚天遥孤帆帶飛雨

秋夜

更聲不可聽況復起清砧落葉侵飛雨蕭蕭又滿林

春夜宿錢塘客舍

驛樹春鳩竹外鳴客窗微雨夜初晴他鄉邊聽偏多感對酒
論文分有情千里歸心隨夢斷半簾斜月送鷄聲何時共得
還山去剪燭連床話舊盟

寒食旅懷

簾外春陰似去年異鄉寒食倍淒然梨花香徑微飄雪楊柳
橋長不禁烟無處逃游愁寂寂從教懶笑送秋千晚來更向
東鄰姬已與新燈照客眠

。客金陵送盛寅還吳

客柳藏舟年已青夜闌歸棹指金陵秦淮雪盡春潮長楚岫
雲開曉日昇。先我還家孫客久如君多感更誰能莫辭同醉
長干酒明日相思恨不勝

送俞立庵應湘府聘

鶴書遥聘到衡陽分手情無出薜蘿天接孤帆秋水濶門開
五柳夕陽多吳雲澹書鄉心遠楚樹湘雨驛路遥此去賢王
應待久安車行謁莫蹉跎

題畫二首

羽士清真仙骨多崖間偶臨溪水上却望雲中山日夕種
盤鼓應在寄路還

。逍遥西湖翁避迹南屏客為餘杖頭錢坐飲林下石微醉兩
忘還秋山竟云夕

。清明日雨窗有懷一二同志

詩裡酒社久周旋每遇良辰懷舊盟四海弟兄何日會滿天
風雨負時情青春有恨愁邊過白髮無情暗裏生不道今朝
又佳節竟無人話是清明

題南湖小景

南湖二月春水大射鴨船從蘋上過却聽前歌鋸唱歌聲村後
雨溪相應和紅桃開處兒一葉白鷗飛來時雨簡我家亦在
此湖邊性癡無事對山坐

自述

疎狂渾不稱儒名二十年來一未成留客未常教便去尋僧

多半為閑行只愁河盡黃花老任取秋深白髮生迸欲衣冠
如古製原頭野老異相驚

、秋日雨中酌飲千氏書樓

一聲新雁起平川秋水滋滋接遠天人倚碧闌干外雨舟撐
芳草渡頭烟歸來舉世無元亮斂慨斯時有仲宣今日故人
皆滿座不妨沉醉菊花前

宿開元精舍

落日樹陰々禪幽靜客心香閣秋殿寒燈火夜廚深蓄烹僧
先臨詩成佛對吟自憐眠懶志只合卧雲林

長至日喜友人見過

今朝風日好喜見一陽回慧欲翻晴候家攜穀客來覆夜所
有賀欲須愧無才且共酬佳節深々勸酒盃

賦得秦淮夜泊送吳秀才歸吳

烟霧沼籠月泊舟依淺沙日沾今夕酒聽唱後庭花淮水迎
歸路吳山看到家知中莫留滯慈母在京華

送萬南伯之洪澤巡檢

蜀中當俊傑要劍入南關夜邏龍溪外秋吟海島濱青山圍
鎮市畫戟擁詩人群識知先達茲書好更親

早春送徐校理還越

渺々湖光遠離情奈若何花香隨去舫柳色蘸清波梳雨晴
英句春寒峭越羅雲歸千峰盡雪在早達多酒向想遣貫詩
從醉裏成行篋書籍裱歸路嶺萬我南度烟中　西陵月下
過還家應訪舊清興莫蹉跎

送傅世南

楊柳古城邊風光觸處妍畫船輕似葉春水闊於天歌斷入
將別帆開月正懸回看五雲際鵬鴻去翩々

陪唐陳二秀才遊天禧寺分韻得池字

同是殊鄉客因閑偶暫期相攜游　帝里幸得到天禧境勝
塵寰隔禪幽靜者宜　御香曾降日鸞輅每游時講後僧歸
院齋餘鳥下墀珠林花作朽杏閣燕差池探古巡廊久行吟
出寺遲登臨猶惆悵後會杳難知

秋夜有懷金徵士習

秋聲隨處起落葉暗庭除積雨生苔早閑雲映竹虛涼雲
入幔燈影夜翻書遙想維摩伴安居獨晏如

、九日懷沈大本

茱萸紅映綠秋爽暗容猶憶貴長房身健喜逢高處飲老來
不覺醉時狂已許烏帽迎風落任取黃花插鬢香晚應故人
惟沈約每逢佳節又他鄉

送辭留士之　京受冠帶

藥裏辭真共一船春風相引去朝　天宮榥過雨話行游林

杏飄香度別筵開學試趨丹闕下衣冠駢集庭前莫言微
祿酬親養積累還能助俸錢

送朱孝廉起復

送波亭下水如天送子離情倍悄然讀禮已終三載後辭家
又向五雲邊庭鶴猿依林草蕭疏聲鳴動秋迭日莫方揚
凝望處風帆漸遠孝廉船

、楊花

飛飛哀哀復揚揚送盡春歸客路傍雪為有才曾擬詠風因無
力卻狂殺樓晚起驚蚕白水郭晴時滿店香莫向天涯凝望
眼楚宮情思已迷茫

寄沈大本

暮府門西初見時一言投分即相知數年別去身多難今日
歸來鬢有絲茂苑江山當蕭攝小齋危酒遠新期何由獨了
遂方成長共吟宵詩敦詩

游西塔

久作還山計于今斷有緣從當來此處盤桓卧林泉

○客中歲盡書懷

江邊搖落景蕭疎客裏愁懷歲將除寒沼有冰勝破硯曉窓
無雪照殘書青窺柳眼迎春笑粉妬梅容待臘舒白首新年
歸未得故園桃李復何如

早秋送劉人材

稀稀金風晚氣清淒淒離恨似涼生伊州歌罷人初別何處
飛來雁一聲白露坐江秋月皎青霄萬里莫雲平金貂換取
新豐酒更醉爐頭送長卿

中秋夜不見月

擬向中秋翫月來未[illegible]排杯酒新醅吟哦忽到今宵猶不放
嫦娥下玉臺

、溪居春晚

殘紅堆逕李花落偶與尋詩晚步來只道春光歸已盡隔溪
猶有野棠開

題畫

遠汀飛盡一雙鳧烟樹迢迢映綠蘆何似數聲漁歌酒擔青
搖曳女兒湖

過鯛川島

木蘭舟近半衰珍寫樹高結草吟四首鯛川裏迎送不知
誰與伴行吟

逢秋江釣叟

曾伴滄浪釣晚風如何江上又相逢莫辭同醉船頭月明日
烟波各萬重

送錢柱二首

秋雲漠漠樹離離孤館饑鵶雨後時明日風帆江上路看山
應起故園思
烏府歸來未白頭相逢不道又深秋故園親友知多少若個
能來慰别愁
題桃源圖
細草幽花山洞春秦關却種桃人源頭不放漁舟入塵世那
知有避秦
江上
江雲漠漠曉霞生出户行吟傍水行沙鳥成羣棲不定背人
飛過柳邊鳴
題畫二首
黄葉西風古寺秋雲溪南去記曾遊年來爲減吾詩興當對
青山懶下樓
碧樹朝籠五色霞家家香飯熟胡麻劉郎一去無消息閑盡
溪頭白鳥花
北郭二首
小巷入家里捲簾綠陰相映柳依依莫言飛絮多無定纔得
沾泥自不飛
紛紛車馬向城闉盡入朱園看牡丹獨有東家林下竹更無
人去扣門看

賦得酒泉送陸玘
形質非彫琢天成貯玉漿絕勝江作伴柳樹每同時和月懸
吟杖隨人入醉鄉最憐臨别處花底滿來香
賦得桃花晴霞送友人
城西多暖地一路盡栽桃樹暗人家少花深酒旆高紅霞晴
散綺香霧暖浮袍好向氏璞處停驂勸濁醪
賦得御苑啼鸎送文倬處　谷虎騰
何處黄鸝語愈揚紫陌深一聲初破曉千里遠流音出谷時
求友遷喬欲上林叮嚀如有意還感别離心
賦得大湖春水送華以成歲貢
浩浩春天日溶溶接漢流光通紀摧色綠浮客抱新瑞氣初
釣艇思波泛是春明朝南門外一蹤有誰論
賦得劍池送友人之京
巖樹鮮鮫生鐵花一泓寒玉清無瑕山中有穴通海脈人間
無地埋青蛇居傍結底不飲水游客長時來看茶安得千將
淩飛出贈君做服歸京華
遊清山鄉拔埋溪山小院
舊業渠谿上青山帶草堂地形殊錦里風景似瀟湘竹樹還
陳俗蘋蘩更香氣家道隨浦一逕到歸莊鶴伴尋詩杖鷗
隨載酒航林霏浮暖色簾影動波光當亭對琴處范釋照單

床裡敲知伐木漁唱羅鳴柳吟思清秋浩書錄白晝長半卻
烟雨嶂兩崖水雲鄉永望情無已頻過處井是何當謝塵事
來伴咏滄浪

題璩山錢氏家山圖與了公疑賦

聞君家住處累世璩山邊處士留遺澤群仰盡苧登餘與矣
賢後謌詠太平錢源廣移桃補藝蒐種植樹園林庭昔日亭
館經當年境勝同業曲局清似輞川紅蕉疑宿雨粉竹存粧
烟窓白雲初起松寒鶴未還雁喧語洞臣門靜一峰偏客去
因觀譜人來我贊錢行高鄉里須書在子孫傳容我依喬木
煩君置右田

送劉司税

聞說劉司税心懷更坦夷量寬無際日俸薄有貪時近喜加
新澤明當別故知城西花賦詩梅發望歸期

秋日寄謝一緇 · 附沈大本

未吟春草句先起惠君心苗弄間門道參吾道泰深智遠加
久別欲見似難尋回首山城路浮雲又夕陰

秋日答沈大本見寄

懶與塵囂接端居養道心君遊蕉葉遍履竹送吟深客有枝
詩贈僧多寧壺尋知君無訪日隨興過山陰

南澗

空林積雨霽偶是供晨炊行々入深杳來々南澗是歸來鶴
亭下浩歌無人知

夢中題梅花

湖上風吹凍雪苑多枝臨竹映清漪不論僧舍門常掩下為
澈閑也借看

題劉松年畫仙山圖

群山崒嵂紫翠封樓臺縹緲烟霞重青松迥隔紅塵路王洞
迷連緋府宮深邃洞山相環溪路深々映花竹光散花香
满酒歛日高松影明暮石凝前偶出二三翁神氣蕭無巾履
同玲々綠髮稀可數設々雙瞳玄且淺其間一仙如識面語
在笑容城下見曾浮賈與披長生還引瑤池開小宴別來倏
忽三千秋滄田幾那復更追游何當重吟軒閑鶴來會諸仙嶺
上頭

楓橋歌送吳秀才之金陵

君不見楓橋水奔流直下大湖來環繞闔閭城西地其間風
土何佳哉層樓疊榭俊雲起望處人家半臨水々邊歌舞不
勝春橋下帆檣倬似蟻浪有大道接金陵送客無來橋上行
山寺鐘鳴知夜半漁村月落見燈明今朝却餞吳公子解我
金貂沽渌醑帆掛長洲苑外烟衣沾虎阜山頭雨莫烟秋雨
益增其別緒離情無限朝昔時應是今時畢今人還話昔人

詩見說長干花似錦君歸更莫思鄉里

送揚水虞渡留沔陽

憶昨移居城北陲與子骨氏先相知君初筮仕已遠出我昔素昧當嘆寸々年長宴餞宴庚一卧蕭齋浹旬日空庭草色斷輪蹄幽户綠苔徑蓬蒿忽聽有客扣我門竹閒剝啄聲相聞起來倒屣出迎見知是水虞揚子雲自言扶病朝　京闕省親吾許來親側今朝堂下舞萊衣明日沔陽還留職我聞沔陽湘楚間其陂浩蕩湘廻環春花遠連渚宮澤秋草遠見湘君山水邊人家半漁户唱歌捕魚自朝莫得魚歸來先叔官半告商船半輸賦君今再往吾不難依先税法更宜寬莫

錢微養康蔭兄父嘗為番史官

卧松軒為句漏山人作

蒼虬迷蹊護書幌日夜奔濤吼巖壑碧峦幽迹淨無埃洞口烟霞春寂寞中有一人々中仙我玩野服何翩々手持黄庭入句漏一卧松深三十年吾言為菌石為枕傍卿有書對會飲萬事不到心上來一々生慣向空階從有樂横几酒盡觴指然相對傲羲皇有時沉醉不得起更落諸自金粉濤碧蘚苔多雲影滿露滴松枝月將落夢回酒醒誰為傳只有巢閑鶴棲遲自憐我本林下人偶因為客陷世塵今朝展圖長太息何時拂枕來為鄰

題伊吾塔望雲思親卷

朝望雲兮雲孤飛莫望雲兮無依雲悠々兮無定止嗟游子兮胡不歸鄉寥泉兮陸嶠山萬重兮霧烟霧雖楚尾兮吳頭水茫汝兮雖度卿兄出兮徘徊見長干兮日莫忽雲去兮空山我思親兮如故

送鄭司税起復

江城初秋夜未闌何處荷花時汀洲蘭桂吟微林變歌　夕涼颸送殘暑昨日立秋今日涼鄭子東書還　帝鄉飄然長揖來告別使我頓覺心彷徨憶昔年時同里閈覔覓長洲每游設春風載酒泛南湖莫雨譚棋向西館一朝鄉老薦佳名拜授徵書上　玉京天官遴擇及小試承　恩遠赴沔陽城司税伊何未週歲俄爾當堂聞音至兔々解印賦歸來然々哀頓守悲封使惟須徽其爲眉今年起復又朝　天却辭吳會春游處又上秦淮夜泊船嗟爾亦是東西客相送殷勤陳祖席酒酣忽起唱陽關離思江秋月白君今年盛更才能鵬程萬里漸見騰貴言身為徵宮鼎食由來自此昇

題詠春軒詩卷

挑花一片飛吟席筆底風光生頃刻夢回草長滿池塘園柳鳴禽變晴色獨遊西史伴膺酬一笑東君已相識床頭綠蟻浮瓮香洗盞呼勸向文星招然兀坐撚長須靜對溪山如有

得興来不適有乾坤野後那能較平生浮紅嫩白放開遅含
嬌也待詩催逼須臾半語發天機已漏人間好消息

送從虞陳孝廉自蜀還省覲田氏
十年遊戎喜今還暫解征袍復衣斑供侍未終甘旨後新愁
又起別離間雲連蜀道秋登棧月滿巴塘夜度關此去定知
鄉夢在依　長遠海虞山

秋日江村即事有懷沈秀才
涇上孫蒲接渚田江村風景漸蕭然西鄰夜靜聞舂稻南浦
秋深罷釣船送客暫歸仍遠別野人多病只高眠明朝風雨
重陽節依舊孤吟伺菊邊

送于都昌從吏勝雲
朔漠風霜逼暮年獨携長路去悠悠一家數口離沙外千里孤
轉鴈磧邊聽斷胡笳鶴隴月疑殘刁斗見炊煙偏照且莫輕
拋擲早晚徵書下九天

題崑山陳隱君玉峰詩興詩卷
吳門東望聳崔嵬秀色凌空近可招路轉翠微知有寺地連
滄海見吳潮洞中景似桃源小寰外蹤疑石磴通開洗珠茅
接隱者幾多請與逋塵囂

送吳下陳孝廉之雲南省父
西風昨夜動斑衣又趣行裝出故扉親舍望中雲共遠家山
別後夢還依渚遠秋半花含露沙樹涼多舞漸稀開說北堂
萱草在明年春至待居歸

雨中周醫士邀賞牡丹
藥欄西畔一欄花留得于今有幾家開處每邀賓客賞栽時
應待子孫誇芳因數近多沾淚枝為香微半出衙昨日雨中
猶滿座歌鐘應不負穠華

溪上雨中晚眺
雨深雲重晚來天無對空城野水邊楊柳為誰先自老鶺鴒
無伴不成眠溪雖漸長深開石鴈影初沉渚外田何處忽聞
欸乃桐短棹歸去釣魚船

送盧舜唐志學
滿霰凍雨洒輕塵醉盡江南又見春剛酒易醺偏病久新詩
多恨送行期重重家家誰憐客天涯路莫問津頭去遐方
何日到相思親絕故鄉人

送吳文質
江上風多酒易醺送君將上太湖濱只無書送長安路未敢
春風着柳條

寄王廷桂
山連疊嶂雲煙好路入茗溪水木清出此江南好風景故人
何事不歸耕

溪上晚步

一樹閒雲一逕苔杖藜南去草堂開又出未了尋幽情不為看山也自來

題曉行圖

雲深谿谷不通樵一蹇衝寒去更遙憶得匡廬山下路曉風殘月過溪橋

題秋江待渡

鷗衝秋色去沙尾人背夕陽歸渡頭我亦有家湖水曲便須乘興上扁舟

訪嚴隱士

草香烟碧路高低偶興尋君水竹西情洽不知延坐久半林疏雨午鳩啼

九月十日雨中訪徐拔理留宿

滿城風雨菊開殘過盡重陽客未還今夕西窗同話處還剪燭在巴山

過徐山人居

寒寒犬吠屋頭雲寂寂鳥啼谷口春莫道人間閒處少人間自是少閒人

登靈順閣有感

昔年吳地盛繁華平屋樓居十萬家今日試還高處望滿城烟樹亂啼鴉

初夏雨窗感懷

淒其風雨暗書樓病久那堪近麥秋綠遍桑田飛戴勝烟深竹塢鳴鳩屢因晴少常懸簾幕為愛多嬾上鉤自是春歸情思減青山莫咲倦追遊

京師病歸

要疾還家久未瘳俄驚節序倍淹留桃花豈解迎人笑燕子還能訴客愁起去就床無漢鏡閒來欹枕看吳鉤人間白髮無年少塵事縈心即上頭

寒食村中

流水涓涓漾淺沙石林風急亂啼鴉荒村寒食無人到何處香來枳殼花

雨中放舟尋周舜秀才

捨舟登岸入松筠偶興河頭訪隱淪掃榻少頃延我坐滿庭風雨自留人

歸城南寓居有感

不到城南十載過鄉園風物半消磨烟光慘澹人家少日色昏黃鳥雀多長醉劉伶難對酒欲狂狂吟與高歌鄰翁問我歸何事咲指空江起暮波

早起

夜來睡已足晨興及東軒拂拭几上書靜臨窗下斷手箋日
初上蒲團坐方溫蕭然一室内忘爲心獨存解居非索隱沉
默本無言欽峡採方起閒庭風竹喧

獨酌

懷抱正紆鬱她出偶相延呼兒具尊酌坐倚長松邊風吹頸
上巾露滴襟中琴山禽喚提壺交交鳴我前是時日亭午清
陰散芳筵彈復一觴漸覺身頹然只此謝塵俗焉知愚與
賢

秋夜有懷暄部事宛

飄風從何來洒然凌我衾展轉不成寐揚覺清夜深念彼離
居客幽懷益蕭條蕭蕭對餘燈起坐正孤吟念爾亦成時遠將
後飛已從何當展光觀盡寫平生心

懷葛萬民李

湖翻穿排花零亂春風裏念子郵吾兄默不知是一逆風
波還相去各萬里猶冠雖得身成服今已矣悵望楚天遠孤
雲隨頭起

懷伊庸廷

佳賓久上國經歲棲鮮音衙門播芳點日日生徐陰偏書展
後卷孤坐成空吟想望後長嘯清風來奉諸

懷王校書現

春陽照軒度好鳥日已喧端居覺時物歲月循雙轅豈無花
下酒解此心中煩於焉再良觀相對共忘言

陳拒洞簫引

雕鳥不發柯亭竹留得人間作鳴玉老風丹仙呼紫雲盤旋
來下翻枝宿月輪圓露凝不流冷光吞星射雙眸赤壁癯仙
醉方醒一聲吹破君山秋古龍吟水湘煙濕稚蛟潛舞波心
碧君曲終江上不見人妻妻婺婦悄中泣

春夜詞

花梢日墮房櫳黑蠟炬物移畫屏側翠鬟更熱倚闌斜斷腸
無聲桂花陌掃娥娥月出海宮薄雲碎帖魚鱗紅徘徊徐下
階瑤臺六曲春寒庳陰轉更鳴環鏤步步叢花飄萬春風一千
里重城漏斷夫不來倒臥和衣曉钥落

采蓮曲

南風拂拂水上來五月六月芙渠開紅粧綠鬢誰家女青亭
佳裙一色載船頭摘花採豆出船尾齊將採蓮和色歸山雨
過橫塘入棹空香雨過時未溼愛翻翼翠爭唱斜陽不留
休迹停深湖歸又晚一灣新月在溪頭

題曹鄭婦詩卷為子唐賦

織帷夢斷獨自悲旅櫬荒涼悲綠杏溼閨少婦總及笄家郎
夫君三十老未殁來來往故秋嫁時綠鬢今白頭膝邊有子

新婦立家業崢嶸無復愁自憐年少婿居日異老夫明始進
族五親骨肉皆沉淪終歲戶門遑遑出令有堂下辭萊衣志
卻當初辛若時寄身若到黃泉下相見良人心不愧

題芭蕉仕女圖

•新涼未斂扇弱質自先怯芳思無人知金風動蕉葉

江南古意

江上摘蓮花蓮郎日未歸停橈聊借問何處是郎家兒啼笑
四言家住橫塘口南去第一家朱扉橫映柳明朝采蓮出來
過喫茶不只熱風浪闊不得攏船頭

題畫送陳孝廉游還吳

今昔在家日對子來觀光今年洋上問子欲旋故鄉相逢不
忍別又復四經月旅館達秋風行裏擬明發吳花與吳葉日
斷思悠悠如何同作客君去我仍留執手傷都門門日已暮
綠蕪江上路黃葉舊前村回望長干道却念家山事親含白
雲邊野渡蒼煙暝別酒坐來醒吟餘思頓清悼悲萬小婦卿
後健雄猶明朝到泉石見書應相憶時君好為嚴持我酬添思

小院

春雲淡淡散輕陰杏子花開小院深人在碧窗初睡起數聲
啼鳥隔古林

宿江上

白鷺洲邊暑氣收月明涼思滿書樓酒醒夜半聞笛生一鶴
橫江萬里秋

○移家將之金陵宿楓橋

山寺烟初瞑江村月又生辭家無十里不寐到三更大逐漁
燈吠鐘催客棹行從茲去鄉土寧得是吳城

春日白門寫懷

典盡春衣過卻寒經旬不放酒杯閒芳嬌故況翻多語花惱
吟情艷未識香雲詞成入典接紅箋書號收倚看便拚老我
京華冷烟醉狂歌且盡歡

秋夜白定

○悠悠塵事一燈前秋夜吟寒鬢變雙灑淚尚牽情骨瘦如柴
偏何客窗多鄉夢有夢何時到親友無書半載過坐久忽鶯
啼斷鳴蛩四壁助吟哦

題熊大使夢蓮詩卷

官舍君歸久庭堂入夢頻長隨花裏蝶繞遍砌前春剛落雜
成幻栽培自感神芳馨忽吹散一覺一沾巾

○雨中登甘露寺

多景樓前興趣清試從高處數峯青香雲遠映金山寺烟樹
外連鐵甕城帆帶雨歸來更疾鷗隨潮落去還輕却憐南北
往過客誰肯停燒向此行

客窗醉中偶成

旅館夜沉沉，挑燈坐獨吟。不緣愁易醉，那覺酒杯深。

題滕王閣畫

巍巍高閣瞰清波，闌外時聞響佩珂。蛺蝶畫成人已去，來簾不捲雨來多。

送穆掾秩滿之京

罷閱按問牘，僂辭江上家。千山迎白下，一騎入京華。

題畫

蒼松影靜白雲閑，路轉深谿第幾灣。好是雨晴秋色裡，杖藜隨處看青山。

晴雪軒為李文齡賦

同雲初散見晴空，四面軒開一色中。光射庭除疑夜月，寒從牖戶薄春風。不妨詩伴長堆積，還惜當陽漸化融。好向尊前歌白雪，與君沉醉樂年豐。

偕竹塢訪蕭隱士

舜莫草堂西硐坳，隔林犬吠聲寂寂。幽人無事不出戶，送客有時還過橋。溪上斜陽只將盡，訟間細路歸仍遥。明朝秋風桂花發，卧隱東山誰見招。

送醫學盛恭東之京

欲試軒岐學，相將上九天。祖陳根葉下，唐侯杏林邊。暫別境

丹竈來登暮畫船，衣冠頃賜日，而露想承偏。

○除夕

客邸逢除夕，驚看曆又終。春回雞唱曉，寒盡漏聲中。畏老愁添歲，安貧懶送窮。圍爐傾栢酒，燒燭待東風。

立春日喜晤陸懋玄

客邊寒已盡，喜汝共春來。況有鄉園信，能無懷抱開。辛盤初試菜，午饌更添杯。念我多牽客，客莫便回。

送李冬舒舉

中吳賢李扎，射策去長安。路自雲邊入，花從馬上看。月參瀟挂滿，風飄袍寬。會待泥金帖，親聞報捷歡。

送人赴越九思

憶昔交游日，無醉能共酒。年來俱老大，君更美年姿。多病難為別，相聆獨有詩。天下名著久，行部莫遲遲。

題陽隱居小林居

舊業依東郭，林園僻敞軒。日來無俗轍，歲久以僧居。不聞鄰邊地，惟添架上書。何時分半榻，清話夜窗虛。

顧孝子林塘佳趣

南里幽棲處，遼灣舊宅邊。閒居惟養高，適在希隱林麓通。想逕陂塘隱釣船，水澌魚躍錦，為近當窗竹，賴悅春風綠。柚翻無將先塑，樹北堂前。

題松磵寒鴉圖

松梢枯椒折日色澹無輝漫鴉高翔去寒鴉作陣飛

送前太守徐二丈之京

出守名邦兩任間退居田里二毛頒吏之官去非爲老乞行

身歸便是閒蘭棹又辭湖畔宅蒲輪新逐帝前山漢庭宵逆

申公志冠帶應教致仕還

客至

黄葉紛紛擁砌苔柴扉寂寂面峰開（庭開）忽聞雨鵲噪門外不遠之

三人來訪發致啟卿爲餉短日頓移且夷僅知我幽居無別

事不妨閒坐更排徊

題高尚書彥敬畫竹

煙梢漸長拂雲端露葉高垂不可攀遺墨未乾人去遠獨留

清節在人間

題沈公濟山居五詠

緣溪入山處有石平如砥風雨長苔痕還從風雨洗　白石坡

幽谷夏已深槐柳陰初合清晝落花風禽聲自相答　清陰谷

山客縱自出林花日將謝風吹磵户閑麋鹿眠床下　山齋

縛茅春野中日夕亂峰遶昨夜忽聞花春風吹碧草　野亭

竹遶石泉生泉流竹根出洞底有新梢山中知夏日　竹洞

題寶積寺八詠

平湖瀅碧鑑虛明瞰清波有月心同靈無風水自磨　清鏡閣

楞伽千載室蘭若一區經爲問看經者年來幾百齡　楞伽室

影向湖波落青臨梵宇開上人趺坐日高處作僧臺　青蓮峰

一逕蘿薜裡冥冥掃不開空中聞錫響知是有僧來　白雲逕

碧甃寒相對澄淨西復東不緣居一地那得兩心空　雙冷泉

石逕穿雲去山亭傍路安坐來清淵積吟秩欲生寒　翠微亭

層樓面滄海月出須能期想是憑闌處人間未見時　先月樓

欲識古人趣當玩古人心古人既自得視古猶視今　玩古軒

楞伽開淨域開自道林興山水清佳處由來半屬僧　楞伽院

支硎山十二詠

林中禪寂地古木叢青靄當年結屋人問此今何在　又　附志大來

平地瀅晴鏡虛閣涵秋月時有煉形人閑來照鬚髮　曲池

丙穴時泉通清漪浸碧空白魚秋去來盡戲藻西東　又

寒通禪僧定涼醒醉客眠戶樞終不蠹歲月任推遷　石室

鑿石容趺坐還將石作床山中留夏日此處獨清涼　又

鑿石破蒼苔青天地底來夜深寒月印疑是曉奩開　八隅泉池

不作方圓甓池形似榆形雲光來復去孤影湛亭亭　又

峭壁擁復亦亭亭更翠微山靈雖解識不禁白雲飛　石門

設戶防來往兩崖相對青山僧無一物入夜不須扃　又

空壑積陰凝層崖溼冰雪下有清冷泉終年流不歇　寒泉

飲來如雪咲入口帶天香流出空山去能令大地涼　又
追風蹄似鐵留跡向山深神力猶訶護苔痕不敢侵　山莊石
支公有駿馬已騁千里道留跡在空山猶然山中草　又
日出衆山曾月落衆山黑朝來捲幔看氣勢凌秋色　南峯
迎峰帶秋色蒼翠餘晴吳澗底有寒梅年年着花早　又
詩人一壺酒待月升東嶺松聲起濤聲山風吹上影　待月嶺
。入谷路已昏遠寺鐘聲歇烟中人語喧歸想待明月　又
涓涓清澗中長流山僧鉢運行鉢盤去澗向瑕瑕瀉　洗鉢泉
泉流落石下潆洄映空碧上有疎篁枝蒼蒼同一色　又
夕暮籠中鶴如何却放歸不知初放日曾到主人非　放鶴亭
放鶴人何在孤亭掩翠微客來亭上坐唯見白雲飛　又
頭角昂藏出經春卧夕曛無人存問啼嘯氣自成雲　山酒峯
懶隨年共化獨卧空山裏時有牧童來長嘯聽不起　又

　夏日過陳孟敷書館寫畫詩
屋居城北苦湫隘况復維時當九夏炎炒飛揚盈坐隅南薰
不到庭軒下清晨遠荷偶爾過來訪陳君讀書舍竹樹叢森
風滿林端東紛紅藏倚深窗前研几頗幽潔傍右叢生亦闢
雅集茶拂榻同相延掃拭淨藤簟小書嗟余塵垢久填臆欲
寫溪山未能暇對此襟懷始覺清何當軒窗揮洒令豪端
墨起雲煙仟陬萬壑生虛籟一幅都無半日成指向高堂便
宜掛君家昂氏嚴翁翁偶來見之忽驚差賢甥璸重即相惠
邀我題詩繼之謝出又吟成興欲閑林稍遠見斜陽下明朝
有意更來尋仍與君家了清債

　寄天池石壁圖還禹谷中還金陵
中吳之山何壯哉群峰雄峯西南來就中天池秀更之靈境
迥出如天造石林青蒼巖晴畫草碧花香春雨後遠峰倒影
落寒波松籟都奏作金奏蘭若去空不盈尺山僧住久甘寒
齋寒中犬吠有人來烟外鐘鳴知日夕燒香持君行禪時浴
沂風咏相追隨流觴共藉池邊草論茗還題石上詩薛君別
去金陵路崎我寫年年望無壑凝情景只依然常思來賴不
如故今年君過春共還訪我來尋畫裏山陰崖石壁猿隱起
但見雲霧飛窓明明朝持向金陵去故山移入齋居內吟餘
時復一披圖應念當年共游處

　送周鉏中住杭城海會寺
羅幕舍仙身桌缽衷衣又上浙江船吳山樹色春城裏寄寺
鐘聲夕雨邊詩客往時過並聖賢休不獨唔詩猶遠知入院
譚經暇試茗還來第一泉

　送觀上人
路轉長干入翠微身與當共進人期政所接席總談諦又見
傳燈話別離上苑鶯花留住久故山猿鶴怨歸遲却憐今夜

禪寮月更巧同看定數時

送宗季傳住檇李真如寺

嘉禾南下落招提唐相裴休故宅居近古吾師開講席正逢
賓館罷讎書閒揮塵拂天花雨靜對鴛湖夜月虛別去傳書
如有念新緘毋吝寄雙魚

送章木庵上人

瑤函倚罷便治裝笑指東吳是故鄉瓶水朗來和月挈衣
桃去帶天香雨餘苔石跏趺靜風滿襟懷嘯詠淨歸到山中
稍長日枇杷果熟待師嘗

送到上人

鵓鴣啼歇樹陰陰官寺依違暑已臨晚閣行吟梅雨細空嘆
鄉夢夢秋深穿雲還認來時路見月應懸別去心安得如師
歸舊里孤眠猶占翠微尋

送吳僧游杭

隨例編摩寄此身君家夢繞太湖濱山中舊識無長夏客裏
青薺過盡春扶錫未游天竺寺袈裟先帶玉京塵明朝試使
孤山路應訪梅花樹底人

題謙上人碧梧山房

一院清陰住翠餘碧幢高映小禪居珠花暗墮秋香雪露滴
輕翻謝貝書雨滴秋聲寒細近月分疎影夜窗虛枝間棲鳳
休鶴起止是山僧入定初

題恂上人聽潮軒

軒窗遙對海門開浙浙濤聲入座來欹枕每驚奔萬騎憑闌
時聽駭千雷最宜禪客工偏靜夜話無人夢已回數度坐忘
聞澌杳松風吹月上樓臺

賦得雷峰落照送僧游杭

建山一抹映紅霞粧點西湖晚景誅長送歸船歸遠浦還催
傳寺起疎鐘淨前擁淨光相射高樹點尾影漸春欲借鳥兒
禪智杖即飛錫過前峰

寄浦山人

自聞登山最便游吳石期綠村林下辭紫老湖河邊處鶴秋
應想煙霞共白思西風黃栽長安擬是歸時

雨中王明府招飲是夕就宿期陳士初不至

兩歡杏園娛飲容散時主能延步宿君獨負幽期漫勞西
窗燭空裏南湖參向曉酒醒追憶最相思

賦得靈巖懷古送瑞上人

吳宮成梵刹銷歌尚遺名當時荒琴薦流存詞研淚繡羅無
復見泉石有餘清相送師歸去重增弔古情

陌上逢琵琶女

朝抱琵琶出吳抱琵琶還琵琶聲不改人自老容顏

送天界寺僧歸苕溪

玉磬山前看駐錫龍河寺裡罷聞鐘苕花開遍溪南雨歸去何時便得逢

七寶泉

鄧尉山中七寶泉味如沆瀣色如天半泓清淺無窮脈一線長流不記年剝竹引歸香積內試茶熏近白雲邊我來酒渴仍敎熱啜盡餘甜就石眠

題畫

黃鶴磯頭曾秋色霜醉老楓照人赤西風吹雁落衡湘天影波光共涵碧空林有客來何處扶携壺觴各沉醉酒船艤放荻花中坐對青山不歸去年來我亦厭黃塵欲向滄洲寄此身終當謝却塵間事同作沙鷗社裏人

漁父詞

水是儂鄉舟是家白蘋風外釣魚斜擬青句作滄浪濶處起霞色出浪花

秋日雨中白門寫懷

秋雨長安陌經朝只閉門陰雲連白晝燈火為黃昏屋漏頻移席囊空久棄樽故鄉禾黍熟何日到江村

與盛醫學自吳門舟次孟子河洋口四首

風逆舟難進潮生日又斜已知江口近岸上有人家客路行將半鄉關望漸賒如何一年裏兩度入京華

江上寒鴉早秋深未授衣厚燒先問酒登岸試敲扉烏下烟汀盡帆投吳島樯移繁聲漸杳滿樹遠沉蟬

空江烟霧裡漸漸望中睁雪湧潮頭白風飄雨腳斜肅肅翠鳥岸草一鳥宿汀沙夢裏聞歌處蓬窗近酒家

萬頃蒼茫降風帆瞬息間賦詩同棹過把酒對江山白鷺明秋静丹楓照醉顏官情兼旅況徒羡釣舟閑

陌上見杏花

赤闌橋畔粉墙東杏子花開樹樹紅自是陌頭春色好賞心不與故園同

春日寫懷

好懷無復似前時一半春過尚未知惟有白門楊下柳見人憔悴也攢眉

題郭宗儀半野軒

竹樹縈迴帶板橋一溪流水隔塵囂成村只有三家近去郭都無四里遙春雨接疇農畝夏宵更鼓枕邊遙湖田渺渺山塘路烟月半分景物饒

送任一尹復官吳縣

考績曾聞謁紫宸織有仁揖別江津回宮拜去雖然舊面露承來又一新古縣花明千樹曉重城柳色萬家春知君德化

吳氏久風俗從茲想更淳

中秋夜坐

白晝雨如注黃昏雲漸開水輪時露影金氣淨無埃擾泊從
萍梗情懷付酒杯故山叢桂發應待遠人回

送金徵士問應書 詩為

金鄉六十即能文染翰爭誇過右軍用筆不煩窮兎穎臨池
惟愛弄鵝群當年閉戶稱冒出一日佳聲達自開忽獻虞章
從聽召為書 皇詔錫功紛海裳早已辭親攜餘手朋當褐
帝君花底喚來杯欲盡柳邊攜處袂將分嗟今投守依環堵
芳手鶴將在五雲 聖代矣材超往古家雖野鶴任紛紜

秋春客懷

打窓風雨響天氣為催寒菊到重陽從人生幾度有酒樽須
放滿懷抱且教寬漸老無兄弟誰能救急難

朝來

朝來重鬢鏡白髮漸看生不覺年將老深憂業未成江山題
處景松菊故園情近喜踈盃酌松書待眼明

秋晚

久客請溪上深秋古屋西井梧將落盡籬菊未開齊門掩謝
雨塗深滑滑泥兇新時引領觸處莫雲依
從雲

終將生石上像在太虛中停處長依日飄來不待風既能無
著礙一任自西東會見從龍去為霖建大功

逢沈以詩

何處移來一艇開寥寂同誰樹陰閑自得別久多情話不為
看山忘卻還

答繆搗見寄

人間無伯樂誰識是龍媒君負青雲久吾年白髮催天寒惟
守火清夜只書灰消渴雖長病還思露一杯

元日客懷

四年元日客京華孤館今朝淚見春處上青燈共我舊鏡中
華髮為誰新屠蘇入手四巡後筆意草四牙慎老親浣洒頭身
從此始儒冠長作太平人

春思

東風吹雨正廉纖春色和雲壓四簷聽斷鶯聲殘醉醒杏花
香底唾鈎簾

雪晴

瑤華一夜滿長安拂曉鶴裘命覺寒地接嗟遲金積聚路當
陽處盡消殘主奉未許陶家掃味絮從教掛女看遙望鐘山
宵淡際迎臨 金闕玉龍蟠

雪晴早行

薄雪封雙井層氷沍六街馬蹄蹴々雞鳴齒嚙々寒切詩
人骨晴舒旅客懷何時歸舊里旭日卧悶齋

己丑歲初度

緇也東西南北人年々初度喜逢春却憐父母生吾日便有
乾坤著此身梅蕚折來香滿袖蓼莪誦罷思沾巾多情兩炬
緋羅燭映席生花銀嘉頓

春雪

臘前未見呈祥瑞春至猶誰爲寵栽知是東皇均布澤園林
無樹不花開

瑞香花

紫錦香囊細蘇攢開時長得在春前半生只許江梅占不讓
山礬與水仙

承天門謝恩值雨

隨例趨朝拜賜金儀逢曉雨到瓊林布衣不覺重々透恩澤
雲來分外深

懷僧智圓

五臺山下雪紛紛誦去孤僧萬里身他日蒙恩歸舊寺休
將衣鉢浪傳人

春寒

一冬曠有三春煖二月都無一日晴雨雪載塗泥滑々黃昏
猶未斷人行

送韓伯永侍父唐寓之北京

六龍扶駕擁旌旗之子從親豈憚勞定省常時趨直舍者
甘隨處奉行庖春回輦路生瑤草日照班衣映絳桃聽徹簫
韶成九奏紫垣星拱御雲高

題丁野夫使西

翠幕清風小畫船浣沙移近綠陰邊酒酣半倚蓬窗下閒聽
吳姬唱採蓮

春宵

博山香裊篆烟移繡幌無塵玉漏遲風動花枝窗外影半庭
明月酒醒時

送陳紀初任御史

太平陵畔柳絲黃認說烏臺日正長驄馬朝來朝下早春雲
飛入繡衣香

鬪雞

昂尾高冠介羽斑幾年無敵向場間莫言死鬪成何事供奉
鬪來賜錦還

戊子歲四月十有七日陪金正字習馬校理敬游龍江
過張茂異書館一十韻

聖節朝會畢文士豫遊收備陪二三子追隨石城下忽作龍

江游輕舠浮同駕晨風清且徐川流逝如鳥蒼茫一葉覺杭
檣萬艘隨浦淑多人家浮瀘少蕭稗露峭日已燠芳景當首
夏絺絡換春服平安耀野晴稍稍路將近行行舟遂捨張生
頗好事態度通閑雅況復有難弟見客即迎邂趙崩致長揖
邀我入廬舍却登池上樓遐眺風邊樹樹抑高復開谷摩廣
盈架苦香散緗帙金碧絢而生清欣然未極展席陳豐筵殽
勤起相勸情意美無僕嘩飲不記籌酬歟那留飛出覺天際
參沉沉夕陽下匆遽入嚴關鐘聲從吾夜

題吳興陸希賢清遠詩卷

聞說吳興地幽深遠市朝千村同澤國一境斷唐囂西塞山
横浦南潯路帶橋衣冠猶尚晉民物況逢堯襟趣時游弄
依沃壤吟筍綠從稽税保障娛新稼烟暖花吐淚更茭葉
鎖林矮姬吳榜湘舫客鳴蕭霜斷溪多蟹風行樹有蝴看雲
凭草閣聽雨臥蘭挖野色行常稅氣先生可招最樣居住處
更覺趣清標韻外還盟狎松邊鶴夢遙擬蘆諫木庭迎扁暑
先消邁興詩千首閒情酒一瓢酒開桃灼灼門掩竹蕭蕭翠
篠巒融重紋生浪疊疊傳摸傳采筆移寫費生綃杜牧
在玄真邁思饒他年客下蔡來此老漁樵

贈兵吉士楊宗勗

高居湃巷有餘清無柳陰陰尸半面軒下盆池史堪碧階前
湖石翠為屏幾年染翰趣青瑣長日承顏戲綵庭我欲問奇
重載酒不妨聽講太玄經

贈南昌朱鍊師　鍊師南昌人去年赴闕來嵩神樂觀今春將還舟別賦此以遺之

南昌鏡鏡紫極宮樓閣縹緲如方蓬中有一人神氣充道與
許遜相參同道宗倫彭誰宗名籍早入丹臺中髮髭鬚
顏如童雪光炯炯霓裳睡羽衣五佳雲霞烘崇崇戴金芙
蓉神藏神劍氣精龍龍揮妖魅供潛蹤叱咤雨師鞭雷公驅
逐鍊吏如奴僮群迷昏濟蘇危窮一與康世題瘞癒凌攝梵
氣熱蒼穹飾旋造化多奇功行作翻翔訪仙翁山川歷覽興
莫窮邁邁來欲棲遲胸還來　玉京剎　九里相依弟子園
立東皆摘霞旁金碧叢廣庭香熱烟洪濛滿座壽氣排寒冬
我當問道參儀容欣然接引坐高春發言授我啓愚蒙頓除
凡火燒心胸春光決池大宇融候而歸思如春懷清宵飛夢
依嚴松丹爐火伏微生紅朝來別去何匆匆飄然騎鶴凌太
空空中環珮聲瓏瓏招我共往那能從何當遠駕洞庭風勝
玉闕下重相逢

會真詩四首

香聞未頃已成夜坐錚殘殘燈下粉滴滴阿母初眠深院靜魂神
多半出西廂
淨淨紅露濕庭莎不覺詩後夜夜寢自是夜深心轉怯却嫌

行處月明多

衣褪香肌瘦不勝侍兒扶至困騰騰莫言良會春宵短猶勝
前時獨背燈

月淡星微夜漸分百年心事在邅迴無端侍女頻催去香散
空齋不見人

三憶效香奩體

情隨飛絮遠悠揚夢繞梨雲去渺茫憶得芳卿春睡覺含羞
懶下合懽床

曉鶯啼歇曙烟收花氣熏櫳日影浮憶得起來相伴坐綠陰
深處看梳頭

梨園樂府羨才名傳得浮觥卿指下聲憶昔小軒明月夜倚床
微醉聽鳴箏

送盟生馬純玉歸省

五載綸庠近芹宮一朝歸省出成均馬周辭闕丹心在
萊子趨庭綵服新山店酒香迎驛馬江亭月色送西人東風
又綠瀛洲草四首鄉園總是春

七夕舟次圖西山渚

月映園山暑氣收今年七夕在歸舟穿針未及臨池榭乞巧
何妨倚舵樓烏鵲盡從今夜去銀河逕接大江流酒醒起坐
看牛斗擬泛靈槎天上游

送常上人住蘇城天王寺

巍巍梵刹古宮邊講席新登況盛年山迴柳橋聞錫振林開
槐市見燈然芭蕉綠上翻經案薝蔔香飄賣茗烟好對清風
禪主席蓮花漏底坐談玄

題畫

石路仙源無盡頭山花漂歌水還流衡門綠樹春風裏時見
人來杖屨遊

題雪梅群鳥圖

湖上寒多雪未消雨竿風竹翠翛翛莫言衆鳥來喧集今夜
梅花已寂寥

賦得千人座送沈寅仲

林下盤陀石山中不記春看無一點客坐住千人雲護平
如砥苔封厚似茵祖筵從廣設灌會在邅迴

挽園照中上人

佛師遠謫去蒼山長路漫漫竟不還身伴孤雲埋雪嶠魂隨
片月到松關聲名擬作高僧裏詩卷空留百世間欲向禪窗
歌楚些那堪雙袖淚潸潸

七夕二首

烏鵲成橋處銀河淺欲流月隨穿線女香散曝衣樓天上相
逢夕人間又度秋靈槎如有便還許客星游

百子池邊灝氣清蛛絲旋繞夕風輕鸞梭停織天孫錦鶴駕
迎吹子晉笙玉露洗開秋萬里銀河瀉盡漏三更誰家兒女
深閨裏乞巧時聞語笑聲

謝人惠鏡

明鏡由來在刮磨此心如水詎如何不因遠寄蕭齋看幾髮
那知有許多

送果上人住杭東亭山寺

饒看白下駐錫幢又見浮杯渡浙江山寺春來清有幾師如
荊玉美無雙瀟灑虎伏晨聽法池上龍游夕受降閒說梅楊
味偏勝錫龍湖倘寄吟窗

燈夕後二日雨中盛子勉招飲就宿金文鼎清風樓

西園飲散漢煙浮南市燈稀雨未收歸路誰憐狂客醉出門
深感故人留梅飄絳雪香侵榻竹撼清風翠遶樓殘酒醒來
渾不寐獨吟詩句擁寒裯

辛卯花朝偕沈二秀才暨蘇枝書復游南郊二首

南郊春色好況復是花朝佳興隨時偶請游不須招画鷁難
有限山水益何饒更待清明約重過白下橋

拂曉出都門長干日已融閒歌桃葉渡沽酒杏花村公等文
章溫吾儕道義存佚遊非所樂風詠總堪論

題畫次周復道韻

竹窓微雨晚尊涼笑凡無魚峽有香憶得舊家隣虎阜常過
林木帶山塘

題溪山春雨圖為浙江金文鼎賦并畫

春雲作陰知幾日春雨連朝跣更密浦樹含滋山氣昏杜若
生香溪水漲罪微潤物聽無聲寂寞幽亭似有情多處人家
踰冷節幾株榆柳近清明欄塘路轉林亭側買船沽醴畫停
息鵓鳩聲歇鷓鴣啼啼聲聲況行不得東山庭客興无佳冒
雨從容立水涯短筏緣溪粉碧岸飛蓋張油映綠槐淨蓮滿
汀波不起喚得漁郎舟欲艤鹿過滿屏野人家相約將來看
桃李閒說高人住處清九峰三泖在眉睫還憶東郊勸農日
時濟蓑笠餉春畊

題畫馬

癸酉斷徒冀北來無人不道是龍媒如何飽食天閑粟猶向
平原齧草萊

三月晦日

忍見紅鸞隨那堪泪暗無家更春盡日歸夢夜來時故園鶯
恭老他鄉髮影衰殘餘無別物終稱酒卮

題莊公理所畫春山林精舍

畫堂永晝薰爐熅佳樹欣榮春意遠弄晴天氣雨霏霏幾日
陰寒風翦　重簾映煙雲出薄遮山悲嘆者登覽微紅輕折

短墻挑新碧踏芷閑枷鞋春水平堤杜若香紅橋隔岸垂楊
輭華攔人腸亂啼鶯花逕落稀閑吠犬青龍老人添周更平
昔丹青共稱喜前年來客鳳皇州一室清幽犬如畫常時適
意逃揮洒從把襟懷瀉舒展人間一幅重千金立即此為世
尤勘何當置我碧窗前長日看書自消遣

清明

柳暗春城紫燕飛曉寒猶怯試羅衣塵中車馬香風隘墻東
秋千笑語稀吹散榆煙來客舍香隨老醉到隣家相送日暮
天街上無處游人不醉歸

寄張德裕

余昔在鄉里佳樹接芳園今未游　上國　復獲常討論當春
時散策暇日翫清尊幽情豈無託欲與靜者言

溪上

金飈散林樾碧篠餘會吁天淨玉岑迥波澄鏡湖空漱〻渚
鷗前漁艇夕陽送

送孫監生復還家

總辮東親入成均又見詣裳去竭親為客情懷如昨到日京
才學勝他人歸逞綵衣舊志遂應當戲綵新想是今年
除夜酒團欒坐待故園春

送吳敏學還吳省親

雙親白髮老來吳今子丹心向　帝都正及歲寒歸故里不
辭雨雪載長途無人似爾情偏厚有酒如澠興不孤他日相
思延望處暮雲春樹總模糊

游神樂觀

煙霞縹渺接鍾山峯首　天壇咫尺間地靖醴泉來王氣風飄
神樂下仙閒杏中月冷梅初白洞口松寒鶴未還欲就丹房
傳秘訣還從羽客駐紅顏

極目

極目吳頭水接身白下門艱難愁疾病零落怕黃昏泣血親
但致傳家子猶存數年歸未得心事向誰論

題解士景文傑秋林讀書畫

疎峰遠秋色遠水涵晴旭搖望迷眏蔚蒲葦相依綠幽人日
無事覺賞澄心目手持新岐書安入松齋讀時聞伊吾聲浪
浪出林麓誰能悟攀坐寡嗜恒自足

醉歸

有客招暮致佳我出來歸掃門侯良久剪燭頓光輝青朋時
在席童子還開扉芝然獲琴瑟接引褰重幃相見即懽悅滿
座生春暉沉飲不計籌欲起屢牽衣入門已三鼓銀漢星半
稀隣雞鳴喔〻朝馬去騑〻宿醒能來解旦氣存幾希醒醉
日後日世事竟相違

題劉禹功竹深處十二韻

高人湖客處萬頂綠雲中清閟渾無暑涼陰不待風交枝遶翡翠接葉隱房櫳佈地無塵到仙壇有路通影篩金瑣碎聲雜珮丁東㧾宿看俊鳳翱翔下翾穹楚雲朝晚舟湘月夜空濛林暗容春鳥庭寒避夏蟲簟移依枕簞音韻合絲桐詩或眠看醒杯同對坐空粉痕錯落籜雨色翳新簌栽當從江叟為竿任釣童厓枯苔逕碧窗烟露燄紅俗看隨人興何須問主翁還持蒼玉杖來扣水精宮溪逸情偏適林幽趣不窮虛心君子並勁節古人同幾見凌霜雪孤高傍華嵩淇園秋漸晚吳苑歲將終思隱貧當谷深藏造化功

題蘇性初秋林學舍

金飆初動蟬鳴歇雨過軒涼散清樾佳士研精不下帷螢見青簡隂八月林疎几淨艷娥接長日書聲隔晚來露滴殘楓無光芸香通畫桂花開人生須閉騁逍遙陳美子青年勤苦力夜窗燈火喜相親十畝分陰知更惜嗟余廢棄竟無謀筆硯荒蕪幾度秋年光逝水追何及時向西風嘆白頭

深冬

深巷家家雪亂飄處處風年華看漸老詩興轉無窮更約尋梅伴還依曝背翁艱難經歷過不覺尚疏蓬

冬夜

落日下平原幽齋向晚黑朔風四座來寒月淒無色清燈輝耿耿形影在空壁時方畏嚴凝兀坐起未得家僮侍其傍為我長太息入廚具杯酒調蔬夜桃摘殷勤置几前相勸飲詢滴排細酌且盡處慮俱蕭滌長吟復高歌時將唾壺擊焉知醉漸醒轉復動悲懷念彼故園中兒女在家室爽更擁地爐於時正企與相思不相見今夕復何夕起望牛女星迢迢河漢隔

題況克全鶴沙八詠

海日空濛裏仙山縹緲間樓前人指點嵐陰鶴飛還 海岳晴嵐 有酒鶴樓

靜夜往來絕無虹跨秋水兩岸綠楊中人家明月裏 虹橋夜月

聲動霜飛華發沉月依彩客舟將夢回關時歲浮者 湖寺晚鐘

寒塘潮漸滿暮艇赴潮歸人語烟中集鳥鶩樹上飛 鹹塘晚棹

春雨滿青洋東莊走一犁農歌聽斷宿烟樹望中迷 東莊春雨

門門落霞遠飛鶩去兩兩逐帝入西灣復招漁罾上 西灣夕照

瞿公有故園客散羅歌舞不知瞿公去此地會榛莽 瞿公故園

彭仙乘鶴去閣宮翳陰松明月自來照白雲間到今 彭仙閣室

還家

舊業山塘畔蕭蕭屋數椽琴書從冷落風景只依然高樹殘陽裡青山暮雨邊歸來秋尚早適處嫩涼天

登天平山白雲亭

白雲泉上白雲亭 京國歸來喜重登欲試塵間說老健洞酣
先上最高層

咏蘭

只合虔琴成雅操不須紉佩想清風若非歲晚幽香在何異
蒿萊隱谷中

題竹

夢醒虛堂月半斜疏疏清影拂窗紗恍疑人聽青鸞尾來向
閒庭掃落花

甘露瑞應詩

駕輿曉出都門外狩獵平原為觀稼千村雞犬寂無聲萬騎
經過肅穆程時孟冬若春景和氣融融滿空界乃知德澤
符天心釀此甘液垂流瑩瑩凝綴松柏間燦若明珠照迴
駕策一迴風色紛堅林樹映日光相射鳴時拜成賀臣司首
義師起吾代今上人何幸親睹年瞰例通臨 上歸升

贈中書舍人朱孔易

天上新承雨露農聲右揆 冠群小省之鈴墨煙上值逢
曾丹青頻同陸翰復陽春更頭與關遷偉西想無窮以待布
鼓當門未肯巴雲深路未通

壽金秀才鉉母八十

鉉也慈闈壽且康鬢鬢猶白在高堂每逢初度中秋近況是
今年八十強親友催趋同稱慶兒孫拜舞各稱觴雲中舟舟
來王母特賜蟠桃一顆嘗

題周士原所索余畫

邀得林泉趣清幽思不羣烟霞耿無際竹樹自成村地接王
敞宅湖當賀監門山腰雲鎖斷關口雨衡渾境勝民居僻年
豐俗尚敦書聲來杏塢漁唱起桃源社散由家晚鐘鳴野寺
聯滿豪選自負浮句許誰論展玩添新墨沉吟想故園他年
從隱遁此景可攀援

逢偶先生武孟

家住吳門便識荆一時傾蓋若平生每憐遠別知何處握手
相逢却在京國此呑為前輩文論交已近十年情還思虎阜
尋僧路松下曾陪杖屨行

雪中次淵武韻

頃刻交衢積尺餘翻翻編帶連隨車後紙帳春雲導光映
螢窗夜色虛絕斷人來那有掉次尋梅去恐無驢閉門便卧
我三日枕冷床頭一束書

寄沈徵士壁客寓卧病

憐君卧病值隆冬一榻蕭然旅寓中枕畔香燒新藥裹辟開
吟滿舊詩篇寒皆既研霜華白暖愛晴窗日色紅擬待明朝
扶杖起探梅同步石城東

雪中喜周助教洽金正字聞張校書繫同訪

羈人兀坐空齋晚雪花撲簾〻絲忽驚騎從臨荊扉恍若群仙下蓬島入門和氣藹如春滿座寒威頓除掃相延笑語故遲〻旋置杯盤陳草〻舉酒高歌白雪辭未盡情懷如醉倒郤喚舟中王子猷不見山陰戴安道

喜黃審言見訪

吳一隻高士新從故里來入門手裹舊詩我鬢毛衰共坐論書畫相從置酒杯蕭齋看日莫不得更徘徊

京華

京華居九載生計只依如詩與年俱老情於世共疎無聊還對酒徒忘亡親書欲把儒冠棄他謀恐不如

送馬孝廉毅函骨歸葬

歲月如流水蹉跎皆淅霜全家來上國七載值三喪白玉函歸日青山是故鄉雙親正丘首孝義有輝光

長至

喜見微陽復渾忘半點熱日光浮客座和氣藹神州賓友㨂迎送兒童任去留天時與人事催促未能休

聽雨

骨肉辭來久天涯各一方客邊難聽雨枕上易思鄉多病轉寒早無眠覺夜長明朝如覽鏡知有鬢添霜

寄太學生蘇湜省親來京

雪晴時節送君歸今見都門雪又飛別去豈無書繫雁相思空有淚沾衣只知近日丹青過肯念往年故舊違肄業終當還省覽孝心莫久曠庭幃

得家書

有子居異地無書到鳳臺近因託梓便始得一封來讀罷愁還盡閒時卷復開為言丘隴上松栢重新栽

歸途

出山容易入山遲落盡松花與杜枝為愛夕陽成立久不關逢客話多時

題金正字白雲鴻藏親畫

峨〻丘隴白雲深鬱〻松楸結畫陰彈挿推兄〻更殘長留宦舍倍傷心

懷劉德清

遠別誠何易重期信覺難相思為世外兀坐一燈殘梁苑梅空老官河鳥獨寒開門頭漸白猶自楚儒冠

雪中訪金隱士鉉

雪中擯棄煙林下訪幽居蘿大先迎客門生讀罷書吹鼓難自慊懷抱為君暫坐久清如許歸來興有餘

倦夜

客邊將歲暮雨雪暗荒郊夜冷衾成鐵風狂屋卷茅愁腸縈
九曲樓鼓聽三敲自念身多病經年絕故交

對雪次韻

水城氣撲紙窗鳴凍結銀壺斷漏聲靜擁地爐衾底坐不知
天女散花行他年豬髮庭爭浩與夜裸懷念覺消故有耐寒
多逸興遠織珠玉慰羈情

江雨軒為偶武翁賦

雲脚四垂無風濤鳴幔帷軒中人驚起江上雨來時淅瀝蓬
篇響細描葦亂敲渚鷗輕去浴汀樹遠含灘南南浙三尺來
衆見一犁桑鳩奇道婦秧馬綠生溝已新黃梅條將臨白髮
鵝搗姑庭被澤婦結恐相迴渦獨共書覺涼先秋草知樓欹
聽新雨泥濯去何迷漱漱滄洲趣渠渠閑海思鼓將莫十五去
鷓鴣夜啼詩

送韓伯禾還吳

今朝生知是花朝相送重來白下橋老諸生增舊右何鄉楚
翻壁柳眉嬌天街有向塵送少酒留無風節目傷只入青州
歸去及義君先上木蘭橈

題芭蕉仕女圖

惹緑映纖裳沈吟對夕陽妾心無改易團扇又炎涼

題狎鷗圖

我生豈有狎鷗方鷗自飛來狎我旁閑倚滄浪歌一曲滄忘
鷗我兩相忘

清明日郊行有感

鳳臺南下小平岡四稽塚新墳遠近連但見清明來拜掃那知
歲月暗推遷當侯翁仲寒猶立戶沒騏驎殘尚眠無限客魂
招不得東風落日然啼鵑

題碩靜傳次王孟端韻

秋蘭為佩菊為巾咲袁吟邊總是春莫道似翁閑箇少有閑
未會作閑人

題仙山圖

路轉仙源無盡頭花飛紅雨暗溪流松根白石春猶臥洞口
殘棋晚未收狀遊遠來引客閑從樂涉幽禽棲難濤澗底
定空老月滿南山裴度秋

送臨川之子歸省

研精曾盡歲華深歸省庭闈孝心切玉香生蒼苔綠石壇
花落杏陰修桃易盡慢傾河執手難分故去遠想到高堂
稱壽日春風蕭績盡沈沈

送監生馮伯禎歸省

柳時都門繫玉飛客舟今日先春歸傍人啼鳥聽來歌隱諸
殘花坐見稀別去暫離司業席到時重着老萊衣明朝堂上

供甘旨入饌江魚笋共肥

重送二首

共向江亭把酒卮酒酣還復共題詩故人歸省惟無極他日重來會有期親舍白雲看漸近行舟綠水去何遲依依齊女門前柳知見君還定展眉

胄子今朝歸省日斑衣近喜沐恩波雲開京口山如畫風定江心鏡自磨歌罷驪駒御思杳傾殘醁醅醉頗酡到家莫訝春將盡權比餘春想更多

陪張鑾訪趙山居

暇日偶陪仙侶擢深春遠訪隱居家衡門寂靜風塵少座榻清幽興趣加林下烹蔬嘗舊酒山中新笋煮新茶阿戎情厚忘歸去醉卧山窗月色斜

賦得虎丘送別二首

天上樓臺海上山何年移却在人間不因此地多青藤那得遊人數往還望處已添吟詠興到時頻解別離顏今朝送客同春去門外白雲千頃閒

相送瀛洲客來登海湧峰雲騰白虎池劍躍蒼龍境勝詩情慳盃深別思濃濃分袂處高塔夕陽舂

漫興

久客還家白髮新龍鍾飄得是閒身今朝偶向巢邊坐惟有青山識舊人

天淨波澄暑雨收蒼松影落釣魚舟青山三是閒遊友不獨忘機有杜鷗

解后尋詩作勝游翠微深處小亭幽鳥啼花落春將老惟見寒泉石上流

碧樹陰陰帶翠灣板橋南下草亭閒誰知梅雨初晴後便有人來坐看山

樹林陰翳疑無日更在清泉不待風露頂脫巾消散處坐忘人世在塵中

背意樹隱亦閒攀瀟似人家望望遙閣過桃花春滾暖閒看翡翠戲蘭苕

卸卸家家樹陰濃只尺湖塘路不通半夜風來吹散雨梓歌依舊月明中

題杜陵草堂遺意卷二首

舊業成都萬里橋百花潭北草堂遙門無縣吏催租税座有隣翁慰寂寥松影滿庭閑白日茶烟繞樹颺清飆醉憐杜甫成詩史翻笑揚雄作解嘲

草堂遺址在重城右竟檮松倚共門月花移蜀地春流萬知有本繼業豈無人喜到瑗枝茂詩案又一新

題照易圖

巖前碧樹映樓臺檻外芙渠午晝開不信清虛無暑到直疑
高處有風來

賦得龍門送范原紹應聘

凌雲峭壁聳崔巍不待神功禹鑿開一徑直通天上路雙扉
隔斷世間埃雖無鎖鑰常關閉何放封狼出往來今日送君
騰躍起送龍為雨潤枯荄

游天池訪惟上人不遇

山中夏將半嘉樹敷陰重開携綠玉杖挂到青蓮峰蒼往少
行客微存舊游蹤臨池濯煩襟萬壑來松風蘭若倚天開嵓
扉白雲封高軒敲石穴珠楷街華漾未謀釋子共游欣良友
同明當發憑素發言贈惟公

青未軒為范原紹賦

青峰排闥巍然面竹夾晴嵐送客座淨翠襲人衣月為鳥
琴出雲當卷幔歸還思郡齋裡曾對謝玄暉

贈致仕徐樂餘

白頭太守文章伯晚節來於吳倍饒莫道尸庭常不出時還
送客到溪橋

訪徐汝南

不覩南州已十年游溪風景只依然透幽軒下連延日共坐
南薰雪滿顛

題湖山小景

蕭散湖無際遠水接平川閑雲兒歸鳥影落鏡中天君人載
書畫仿佛米家船遙從喬木陰對此佳山前誰能結鷗社忘
機終澹然

題徐山人居

家住萬安山茅堂倚翠灣却建青嶂遠門掩白雲閑尊酒相
娛樂朋游日往還長時閑卷坐靜向碧窗閒

春親堂

人說錢郎孝親齊孟母賢朝耕南畝上夕拜北堂前映日春
萱麗迎風綵袖偏旨甘能養志壽耀望遙顛

題畫二首

天光雲影欲舟靜松韻濤聲六月寒六處市朝無夢到楞村
只合老漁竿
楊柳人家白板扉藕花開處水禽飛扁舟記得江鄉路蟹斷
漁罾對夕暉

題王孟端枯木竹石

中書遺宅九龍山古木寒篁靜掩關一自金鑾仙去後空留
遺墨在人間

題赤壁夜遊圖

丹山削壁聳崖巖江水無聲月色多漫與誰能重載酒洞簫

吹和扣舷歌

江空木落滿霜天月影隨人也上船半夜濤聲鷗鷺夢翻身蓬底不成眠

竹浪軒

湘波萬頃淨洗溪嶰谷胡爲艷瀾推風撼翠濤平地起雲消青瀨屋頭來翠紋細蹴龍鱗動翦影輕搖翠是開若泛虛舟游世外有騎翔鳳下蓬萊

遺安堂

西臨城市闢書堂嘉樹扶疎翠繞墻近買故侯荒苑閒騰叙諸子藝桑麻一時劉表奇辭多千載龐公興趣長老我無心在官祿秋風夏日自炎涼

送鮑鍊師洞靜住武當五龍宮

仙袂飄颻雙鳳閒天書召赴五龍宮承來行踐清虛上步入洞霞縹緲中環珮珊珊、皓鶴月儀旌舟。度春風竹有靜掃金壇夜端開塵心穢碧空

重送

長揖謝流俗飄然出帝畿龍隨孤劍去鶴伴片雲飛叢桂留人世宗風振羽衣林泉明月在搏酒故人違

送翰林劉孟功姪鉉還吳

君家吳望族君冠儒林表白昔我先人素有通家好若翁余同庚交誼如管鮑自己后世久余亦漸衰老何我能繼業半海兵年少賦羅擬揚雄詩成鵝謝眺一朝君世父治裝遠來到欲戀惓載别不憚千里道再叙晉向清重話家庭教誨詒每自分尊卑性懷抱昨承訪達華出迎雙旌倒屣容問答間寔感領吟掃高門接麒麟吾儕亦光耀亟欲接吟席又復理歸棹草色瀛洲新雲錦上林早相送出都門春江波浩浩

題畫贈鄉友宋京聘

我本麋鹿儕久居山水窟下筆走黃塵雙鬢生華最難自適豈能卿吟詩興至不可遏醉墨交淋漓清風每盈襟白雪時迎席瀟湘與洞庭千里窮咫尺東吳有佳士觀光來國都手持一幅王宰畫我作新開胸中自有丘壑宜為流俗所感君交誼深何各連枝酒青螢疊雪漢樹帶烟霞想我清絕地彷彿似君家君家吾在說只隔東西水林下草堂開賓朋日延佇投老懷鄉土每畫想林泉形留人不能往空賦式微篇

為徐布政題溪山風雨圖

漠雲鎖嶺天宇低陰風號木山戰吼石林蒼莽晝如夜咫尺不辨東與西倏忽山雨趨風至萬壑千巖馳鐵騎老北悠思驅群龍起蟄霆湫惡驕去野翁敲益如象迫簷空家中應有答不憚前村沽酒還留客徒容今夕慢當年昨來訪君入門四海已淒涼閒庭落葉起蕭索空山莫雨來猛猛此時歡去

無端笑下猶感君延我宿坐久聽殘遠寺鐘扶深前畫西窗燭今朝偶得到林泉漫將圖畫從當季乞身何日當日澤歸向家山聽雨眠

送周文伯

通波亭下路烟草望迷漫春色相將暮晨征尚怯寒觴酌他夕夢尊酒暫時惟容易頭殺白樸懷好自寬

送人還慶遠盧海

論交何必舊傾蓋即相知以吾聽談講聊堪話別離前言如有定後會豈無期萬里宜州路添多送白詩

全孝堂為封股年孝子賦

萬落紅鮮傳調和作肉糜持來香滿室譽嚴堂蟲起母愈兒增壽兒癡母不知滿與還傷果蓋砌日送之

送朱給事中錄起復

東吳朱孝子北闕老臣剌報國外心切居哀白髮新天降時帶望京樹遙含春興醉津亭酒晚漸少故人

題倪雲林竹

文竹傳神勝寫生能將書法藝尤精迎之筆意雖殊俗不及雲林一種清

牧牛圖

水田高下秧針綠柔暗不聞鳴布穀家家牛閒健人閒盡日村前來放牧清晨騎牛出門去許英華手歸同宿鄧原草肥牛可喜陂塘水暖牛堪浴風外時將短笛橫吹出無腔太平由不在身上衣裳單但願家中食充足

題湖山勝槩圖

春深湖水碧如天雨後雲峰翠作卻好是人家臨水住茱萸關近白鷗邊白鷗飛處林塘迥蒼松影落蒼崖靜不放紅塵過板橋還從清士尋仙迷適午北窗殘夢醒閒吟步上水心亭看盡征帆校櫓洞疑影漁唱隔前汀野翁載鶴來何處煖與千錢堪買取會待他時拳往剩相隨湖上尋源去

賦得秦淮夜月送湯平陳先達

少時作客金陵遊曾向秦淮夜泊舟中明月窺人入沙際空閒點水浮照孤坐心悽惻對月思家眠未得登臨敲閒賣酒家沽取一樽看月色于今華髮往神京郵來此處餞均行時見月感還依舊別思依稀似感昔人生後期那可卜且對姮娥勸酒酣吳辭直婉唱陽關休歎隔江商女曲

賦得何處夕照送人

朱雀橋頭閑眺望杏拂陰陰霞深尽春風搖蕩酒旗垂夕陽多在紅樓上往昔惟誇王謝家于今此地盡聲華騎想絡繹穿芳樹艇照烏衣拂落花長安大道連阡陌沽酒時來送行客明霞爍爛映酡顏倒影當連形離席金烏疾飛如電過黃

昏促迫愁奈何〻當垂雨卷南晴為君揮郤魯陽戈

題畫為范孟廸賦兼簡金尚素

吳中近代數人畫山水黃鶴山人仙去丹林逝後來作者不無人名垂于今能有幾憶昨少年時嗜畫復耽詩到今兩無成白首空嗟咨范翁余忝信頗感索我寫圖常未得今年作客來金陵復扣衡門需俗筆要余疾若要懷抱況非昔感翁意諳久殷勤何辭眼昏以筆寫說象為作山居圖彷彿翁家靜座隔清風林壑氣為與落日含煙唯呼松根茅屋接湖底草亭孤神隨雲出沒興與黑模糊圖成顧自清心自翁意趣趣仍未足明日須求尚素君揮洒淋漓成二幅

橫塘深趣

周郎舊業橫塘東山明水秀清無窮新窓景致四時在佳趣不與尋常同煙霞縹緲成林壑竹樹紫迂帶村落山寺鐘來近上方石橋路轉通新郭日午汀洲花盡開人家臨水半樓臺畫船載酒春遊客時憑望歎水上來高空永晝簾櫳掩閣外風微柳柔軟洞庭千頃綠陰濃隔塢一聲黃鳥囀郊能高道老江鄉琴書然歲樂稿秫啖〻門巷連桑柘漠〻湖田接稻粱嗟予十載去鄉里家舍半閑閣夢繞幽擬欲窮林泉重賦歸來卧雲水

湖山耕樂圖

徐翁住近萬安山結茅數椽臨翠灣思四一望知幾曲茫〻遠接大湖開清長新師戴杞去𠂢筆〻木勝靈再丹碧神忘夜發度歸來日將莫述年衡覺筋力疎課子耕耘仍讀書桑麻桄舍供熟績木禾登場使歲紐姜翁安居甘恩作仰不愧兮俯不怍堂上親存兄弟安吾翁如翁有斯樂黃雞白肥白酒醇冶容時復聚比隣謳歌鼓腹唐虞世却渓桃源避地人

送周秦紀廷復

君住楓陽箏廟灣結居西郭虎丘山幡跡遠去無十里暮記即與相往還居常碌住居清徹夜後倒還來上圖家山別去同張秋旋風對月忽相憶今年擢行當應閑君了有歸田數非心喜重逢在鄉井昭諾起復上京皷殷勤餞別閶門外記昨津亭春以海清樽更會各有期向民敲人能負在明日替僚列早朝冰拜拜雖聽齋結會香瞥飛班衣至濟擬未學白下橋

琴月雙清為俞遵行賦

石壇露濕參差桂金粟凝香秋欲墜仙人獨抱玉壺冰忘坐綠筠翠薇地殿畫從敲膝上橫素扇挑指風泠〻姮娥久居東海底聆音躍自來青霄零光搏教耳傾側塘陰晴烟光相射萬籟無聲〻俞清九天一掃雲浴跡絃潤微寒瀨泉濕心

神駒會虜庭中夜深曲盡振衣起術視八極塵氣空

匡山杏林圖

昔說匡廬杏春風別有種仙林張錦綺人世妄泥沙賣貨為
馴虎培根仕府家續為開靜世來以度年華

蕭寺尋僧圖

極目蕭山寺雍竟在越溪風傳鐘遠近雲接樹高低別去情
無已重尋路不迷何時來老興登眺策青藜

挽張令尹

作宰名方振為儒志見達鵬程官舍集鶴向海天飛花落座
上庸琴堂月掩葬傷心有難弟忍淚望東歸

題思親堂

老親留故國游子在京畿堂砌花頻易椿庭芊斷始臨寒悲
滿眼臨雨淚添衣安得身生翼凌空一奮飛

送陸廷歸江陰

公紀親先喪思家又欲歸高擬懷橘袖春上舞采衣趁南山
客淨澄江樹色微舟行莫停滯親正倚扉

次陳貫中會友詩韻

高朋傾蓋日況遇白頭新樽酒陪重會歌鐘動四鄰襟懷清
似水和氣盎如春座上投壺客應知有餘遊

送漢公遠丁母憂還吳

昔同遊里閈今共客京畿俄爾尊親訃慟然別我歸墓田松
鬱鬱江店柳依依相送春將暮因之淚滿衣

送吳廣文起復赴北京

故鄉新服闋上京喜重遊臨歎黃梅雨涼生白鷺洲儒風仍
振作師道復何求相送金臺去征帆不我留

送清涼寺僧住安國講院

清涼開講後安國已書徵杖錫隨緣往心懷徹底澄鳳臺歲
遠別獅座擬高登便欲相從去皈依門上乘

題畫

中吳佳勝地見畫想林泉門掩青山裏牕開綠樹邊身閒無
俗慮日長尚高眠今日翻為客當年半是仙

賦得瓜步烟樹送客

瓜步南下路煙樹萬家春烟淡光涵雨微茫接漢津遠陰詩
思積入暮別愁新日斷天低處依依似送人

寄余文鼎

同住京華久論交已廿秋琴樽無作伴詩畫忝同儔顧我淹
青眼憐君竟白頭江鄉雖有夢何日共盟鷗

寄醫士蔡延秋

高齋開對客談論若懸河除慮心常靜年增髮未皤日邊紅
杏滿林下紫芝多到處醫名在人稱作華佗

寄盛子勉

投閒居別業近市闢書堂絳帳朝談來青衿晝誦夜臥齋床
蟻關坐看陳騎出醉裏揮毫欽高歌甚激昂

寄馬谷中

往結金蘭契今如骨肉親高游偶在客相對兩忘貧話緒清
箏晚歌酣画舫春數閣同會者屈指漸無人

寄蘇性初

辭親遊大學歲月未發。夜雨青燈夢秋風故國心一官仍
未遂三歲又將臨早晚重歸省相隨賴有琴

寄沈公齊

蕭齋晏坐久不覩沈休文枕畔愁添雨天涯日斷雲升年鈴
獨步頻陞頭同羣擬剪西窗燭連床話夜分

贈朱少府

才德居人上雖然在家遠青雲程暫阻白首志難堅未應多
詩債惟憑元酒錢識別長恨晚傾盡卻忘言

送趙醫士之北京

燕關來白下又見赴金臺策異恩遇也大丈夫家世事爲四人依秋
水別帆趁曉風開何日重相會山房酒一杯

送舉人陳永言會試

歲晚趣行裝來春赴選場看花鞭拂露折桂袖添香會榜名

題上青雲路去長瑞林芝宴罷衣錦早還鄉

題蕃芝林塔頂芝林塘書屋卷

幽人卜築向林塘掃架周書萬卷餘白板扉開山對面赤欄
橋跨水中央伏賓日・長村犬吠・大短墻新筍展來
欺竹色湘簾捲處動波光香松穿簷琴凈玉塵風含咲語
涼濺〃鷗過旅庭頻鬪〃遠外柳花兄田飽靜聽牙籤響清
莫辭蕭䝉觀香本擬賦詩將覺免從收漢足味滄浪情君有
志學先業臨我無由老故鄉珍重却前九好事何妨佳塔埋
東床

題畫

泓曉泥融燕雀喧春山花新白拄〃不同西舍漁歸晚林犬
何由大出門
松檻清露馬聲風搖花隨樹流脈紅明朝試與林相去只恐
野山無路通
處相穿雲已修竹林邊又聽午雞鳴書聲只在草堂上深掩
衡門未出迎
樹遶村前岳滿送山如畫意大　縣田家社鼓春風裏相送
柴門日又斜

送陳秀才

出坐清溪野水濱歲寒遠友勝逢春還家故舊如相問老我

京華白髮新

題畫馬二首

何處歸來汗未乾柳邊牽引卸金鞍九郎苜蓿生應遍飽食
長懷補報難

青絲絡首氣軒昂汗血曾經戰場雖是老能知古道放言
乞放華山陽

詠梅

橫在溪橋野水濱半含疏艷半開春風傳香去無多遠便有
來尋杖策人

題竹

吟邊相見忽驚秋節操凝香宿雨收萬擁窗堂清似水泠瑟
只在最梢頭

舟泊黃陵古廟前湘雲籠月淨娟娟酒醒孤枕蓬窗底聽徹
龍吟未就眠

碧桃花

城南隨靜翁軒前碧桃盛開招賞酒半座客及元起
以軒前一樹碧桃花爲起句賦詩四絕因命余之云

軒前一樹碧桃花洗盡鉛華楚倍加自含靚粧無數色開作
長向客來誇

軒前一樹碧桃花底事春君到有涯處處開還自落不隨
紅紫競韶華

軒前一樹碧桃花品潤丰姿絕點瑕奇插水晶簾底下紅塵
飛不到憑他

軒前一樹碧桃花冷笑無言度歲華蝴蝶飛來人不見霜禽
曉斷日將斜

丁酉歲閏五月病目六首

伏暑蕭齋決一旬眵眵雙目汁粘身案頭筆研都拋卻暫謝
門前索畫人

金風昨夜送秋來病眼今朝稍覺開階下決明岳小美呼兒
摘取進茶杯

病目將來一月餘昔燈前案觀書籍遠盡渾無頭若入
肝腸送日除

遊浣氏山莊

林靜書聲隔嶺花輪蹄不到俗塵氣天寒鶴立蒼松久童子
開扉掃白雲

獨坐

雲閑水淨樹依稀無限秋光帶夕暉疑是桃源何處是每來
吟坐便忘歸

送宋秀才

獨抱遺經出帝畿滿襟風月共依依江梅未許隨詩攜只有

青山送客歸

青樓怨

銅箏理罷久支頤簾外黃昏月上時彈去從來存暗恨余情
惟有鏡鸞知

琵琶

鵾絃鐵撥紫檀槽清夜聽來調更高莫把潯陽江上彈特
司馬濕青袍

送陳述

旅況寥情看去又平飄雲聚本無期莫言會面還分手金腸
相思未見時

不寐

數盡更城不五更風憶燈時月斜明客邊炎寞尋常事底事
今宵睡不成

出郭

隔岸晴山翠黛橫綠溪綠樹亂啼鶯無聊花後春風軟杖屨
從教緩緩行

訪陳校理

家住青山若箇邊白雲無路樹參天讀書聲裏蘿幽午風散
煮茶一縷烟

溪上三首

寂寂春風溪上亭遠峰疎柳映新晴乘閑時有人來坐聽撥
黃鶴三兩聲
身閒物外久忘機日日垂竿坐釣磯隔岸野花無數發傍人
水鳥一雙飛
屋畔青山是近鄰門前流水隔紅塵莫言地僻輪蹄少還有
催詩索畫人

友松軒

軒下雙松異俗流一從我日便交遊風前吟處髯長茶月下
行時影每留欲龍別來舊似鶴參髯老去更為虯何多合談
梅多度歲晚相依獨汝儔

題畫

石林雨歇烟嵐重溪樹風廻木杖動行看亭上坐幽人彷彿
君家賢伯仲伯氏先香對箇猶仲代 洪聰誦長時有客
把徒相更與閑邊作清吟

凝香閣 送入湖海香奩集

小院深沉逕滿苔綠深軒帘復繡簾東風不起縷煙西重
嬌晴烘影暗醒未解把還歌夢遠屏山午篆移花染蝶翎
春閒閒煙檣鎖尾畫遲遲銅溝氣暖羅衾宜帆骨清馳神來
覺起來媚慢久支頤滿架薔薇人閒夢

題陳生事九疇神洲雅集詩用秋來見寸方嬉之韻

忘疲群彥集欽餞臨芳洲涼颸滌炎暑川澤含清秋浩然吟
興發病或寫離憂
可憐磐石上垂柳拂行杯新妝明水夜木末芙蓉開蕩舟人
遠近風外送歌來
秋風水祠下殘柳映蘇蒲酒酣吟晚庭歸疑逆飛鳧雲外香
臺出烟中絕島孤
散蔽雜前陳絲歌坐相聞解衣牽多欲爽殊忘歸侵何處送
秋來汀洲一孤鴈
舸艦迷清晝衣冠耀炎夏勝賞從蘭亭清芳擬蓮社東人與
未闌西日且還下
宴酣執子手問子之何方微書　天上來璫節翔　明光去去
各努力秉心惟忠良
殊鍾東遠寺林色起携潛往會涼雖異塑心那可忘他年再
鴻跡烟水浩迷茫

送陳宗庶醫士萬

讀書通孔孟應藥說軒岐濟世皆行道資傷易入醫月合從
鴈斎天閣去帆遠到日書頻寄慰親庭得思

題盛子昭畫

衛門靜掩春陰處滿地退雲飛不起柳絮欲殘淡為風桃花
開過清明雨扇前垂綾是誰山半攜青樽半翠鬟最後一峯
高突起瓦疑飛上層霄閣湖波激灩通平遠林木參差帶長
坡風汀白鷺美凄清烟寺僧鐘促角晚發太林泉蕭散人年
來夢繞玉京塵今朝見畫思田里目斷江南煙雨春

正月三日陪陳七初錢孟書游北禪寺訪瑾上人不遇分
韻得坎字十六韻

昨見黃灰飛玉琯已覺陽和布晴曉條風吹綠草芽萌殘雪
消寒梅红枝新正擬欲探春游今朝使有尋詩伴青鞋布襪
慣林泉草履步步隨飛亭館北禪古刹吳城隱眼界清幽塵世
斷群賢偶集本無期出路雖遙亦何憚行行不覺到禪欞一
徑參差平且坦有客客來參宰尹師遠遠歎歎錯歸遲後惟存法
主梵公像趺座佳床反福想山賣光學悲相迎作禮殷勤為
延款盛來青松誰叙並供處白花作茗甌唯余風物烟霞癖
野性不羈久跌蹶深入遠自白門還市井黃塵衣未幹幸因
方外相追隨得遇閑遊此崩叙襟懷須盡冷思增入境供泥
清風滿詩成與侍師不還白雲散漫無拘束

友人嚴文昌以應醫上京余先之京賦詩留別

老年誰不願家鄉富貴通人那可量嗟嘆胸中無異術何如
肘後有奇方余因自寄先移棹君為情牽亦趨裝早晚重逢
在京國一尊還與話衷腸

題畫

寒衣坐就古苔邊林壑風生水暝天碧羅笑相情與左静看
秋磵落飛泉

次胡　送施友政詩韻四首

青年富貴老儒心不下書帷惜寸陰清興每從閑處適新詩
多為故交吟

水榭風亭處々宜清閑話晚涼時莫辭醉掛西山月他日重
過未有期

故人別去歲駸々桐長孫枝翠作尋誰料京華重見面欣然
不改舊時心

軒牖挹清暑氣微微涼先覺定荷衣故人忽起尋盟興吟倚
秋風日送歸

林塘深處

家住林塘第幾彎門前流水屋頭山更無車馬來喧擾只有
漁樵伴往還

訪友人

久客還家兩髩斑蒼松影裏步行逢故人住在南山々不厭
長來討較詩

贈張德馨

回是長洲苑外人當時會面動經旬一從來作京華客日々
相過不道頻

客亭夜行

歲晚歸心從夜尚在途溪路隨程遠月色照人孤不寐驛
舟子催咲僕夫吼曉過夜下城上已啼烏

長夜

長夜不眠思往事老年無學嘆平生撥殘爐火知霜落挑盡
銀燈待月明桐抱孫枝交曳影雨聲寳得帶寒泉聲江南江北
遙相望烟水迷茫萬里情

寄沈醫士

酒滿春城花滿樓少年為客不曾愁如今老去心猶在色厭
丹砂換白頭

白門秋夜

月上珠簾酒半醒解衣就枕已初更聽來莫作還家夢々覺
思家睡不成

仙家

神來如示世所知騎隨杖化々何奇春光長占瑤池上不信
蜉蝣結子遲

江邊柳

别君惟怨春不然江邊柳欲贈攀條東風吹入手

贈别曲

驅車早出門河漢星斗轉不識路遙長獨々愁心路遠

竹枝詞

水面風來浪簇花山頭月出樹藏鴉雲開尚有歸根日即去
如何不憶家

次金二秀才韻見寄韻

迢遞関河阻海隅歲月長嗟身仍在客多病轉思鄉易醉三
杯酒難消兩鬢霜安能生羽翼霄漢遠翱翔

冬晚

月色霜華逼九衢前往咫滴滴銅壺殘、畫近雞鳴起看箇
來分乘焰徒

清風樓

中書王逸少愛竹更奇哉棄種千竿出清風四座來披襟當
無暑掃榻絕塵埃何日重登眺對君懷抱開

題雨竹

濕雲飛出研池空滿紙離離醉墨濃翻悅瀟湘聽雨夜孤居
不寐倚孤蓬

題范氏孝子圖

道出丹陽郡姻逢石氏鄉二親憂上更滿載棄何輕不獨
人急先能契父情從誠郡充根跣步持孫行

喜雪

一冬憾雨水四野望陰少不意發雲變俄看瑞雪紛摘枯田
地脈思澤却天石歲暮無卻客堆病頻酒醒

江亭秋晚

林亭宿靜俯江流天淨波光暮雨收吟處詩人閒對處望中
仙侶遠同舟老年本欲滄洲趣詩興悠悠不足遊莫遣西風
吹客鬢肥羊冷不勝秋

樵樂軒

瀟瀟溪語與熊渊甘同木客共爲儔山深深人歸迷深谷
嘤嘤鳥有鳴聲各殊書行出隨一點拳酒醉還歌

酬東溪學舒遠子眾在訓待爲留宴賜歸行周并詩以
贈詩兒與丁酉歲十月既望也

故人昨於歲次余慶逢是節喜色眉頭輕風入馬蹄昆陵山
遠近花樹高低坪待還家夜相思月滿矣

康熙丁巳夏六月二十四日寓於吳門翁爾軒蕉窗避暑書此

七十翁稼

古穰文集三十卷

（明）李賢撰

明成化十年李璋刻本

古穰集三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李賢撰。賢有天順日錄、已著錄。賢爲英宗所倚任、自三楊以來、得君未有其比。雖亦頗有所輔助。然抑葉盛、排岳正、擠張寧、不救羅倫諸事、頗爲史所譏議。其相業蓋在醇疵之閒。文章非所注意、談藝者亦復罕稱。然其時去明初未遠、流風餘韻、尙有典型。故詩文亦皆質實爾雅、無矯揉造作之習。此集爲其壻程敏政所編。凡奏疏二卷、書一卷、記二卷、序三卷、說題跋一卷、神道碑四卷、墓碑碣一卷、墓表二卷、墓誌二卷、行狀傳一卷、祭文銘箴贊賦哀辭一卷、古今體詩二卷、和陶詩二卷、天順日錄三卷、雜錄奏疏雜文三卷。中多記載時事、亦有足備史乘參核者、未可棄也。其天順日錄有本別行、茲以原本編入集中、仍竝錄之焉。

古穰集序

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南陽李文達公之捐館也其子尚寶司丞璋與公壻翰林編脩新安程君敏政裒公之文所謂古穰集者請予序之公始以河南解元舉進士高第筮仕于吏部公暇手一編不輟受知尚書泰和

王文端公自郎中進侍郎益有文名寖從事于理學定交學士河東薛文清公緘書請益不獲不已其勤若茲既入內閣典機務日不暇給然分局史草輪日講義必親加點竄朱墨淋漓日以為常讀廷試策及校庶吉士卷雖諸

公在列必一一經手定其甲乙其斂若茲年高位尊遇講學論事喜而忘倦嘗以其和陶和杜及詠詩詠易諸藁示予予何足知公者

其博取又若茲夫既勤且斂而博取諸人此公之學所為有成而斯集所為可傳者與噫天生鉅人將使之有為於世必賦以長人

之德加以華國之文大蒙之以格君弘化之功受殊寵享大名若李公是也非人力所能為也公事

先帝暨

今上位元輔身任天下之重謀謨制作所以定國是廣

帝仁飭羣工而賓四夷者雖古良弼何以加諸然

二聖敬禮而優遇之者蔚亦

始終無間雖已已之屢鋒
辛巳之逆刃癸未之讒網
幾及之而莫能害也若是
者豈非天乎詩云瑟彼玉
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
祿攸降其公之謂與公詩
文皆博大温宏類其爲人
凡若干卷
成化三年歲丁亥五月上澣
賜進士及第中憲大夫太常
寺少卿兼翰林侍　讀學
士知
制誥兼脩
國史
經筵官永新劉定之序

古穰文集目録

巻之一

奏議

論誥勅状　論太學状

論散處夷人状　上中興正本策 附覆奏

巻之二

奏議

上禦戎事　上禦戎保國事 附覆奏

辭免尚書兼學士　謝除尚書兼學士

辭第宅　三年考滿謝賜寶鈔羊酒

上鑑古録　上状自劾

辭加太子少保　六年考滿謝賜寶鈔羊酒

乞消天變　乞退閑

乞重用老成　代衍聖公孔弘緒謝表

弭災自劾　繳進兩廣事宜

論輔養君徳　奏災變

乞終制　再乞終制

三乞終制　四乞終制

巻之三

書

與薛僉憲書一　與薛僉憲書二

擬上執政書　簡金尚書

答陳祭酒書　答王仲宏都憲書

簡江西黄布政　答國子監丞閻禹錫

與李參政書　復張用瀚參政書

與參議兄時榮書　與山西鄒僉事書

請劉學士為冠賓書　與友人姜貫憲書

簡蕭司馬　與趙都督書

與劉顯孜都憲書　請吳學士為冠賓書

答江敬主事書

巻之四

記

浣齋記　李氏祠堂記

涸河石橋記　心源亭記

重脩朱文公祠堂記　重脩汾陰后土廟記

薊州新開運河碑記　山東布政司題名記

河間府城隍廟記　重脩武城縣儒學記

月波草亭記

巻之五

記

賜遊西苑記　進士題名記

需軒記　勅建弘仁橋記

重脩欵縣廳記　臨深軒記

自治齋記　集義齋記

大同鼓樓記　　進士題名記

卷之六

序

送夏千戶序　　送楊公儀知鄧州序
尚書古公輓詩序　　送崇德知縣焦君序
送練士還家序（代書）　　送劉主簿序
送羅通判序　　送王指揮序
送廖指揮序　　送翁知縣之內鄉序
送訓導祭君序　　詠易序
詠毛詩序
送道士韓守玄序　　贈尚寶卿塞公序

卷之七

序

送李先生致仕序　　送郭司訓之黃巖序
曾氏族譜序　　送朱縣丞之洛川序
送南陽楊推官序　　送夏公瑾還鄉序
行稿序　　賡詠杜律序
平陰王夫人輓詩序　　贈少詹事孔君序
送教諭姜以寬序　　一路恩榮序
賀劉克明陞通政司參議序

卷之八

序

贈吳先生還家序　　賀劉先生新居詩序
玉堂賞花會詩序　　澄淵紀先生輓詩序
送林先生致仕詩序　　贈南京王學士詩序
世德堂序　　贈太醫劉君序
楊文定公文集序　　二程全書序
送李侍郎南歸詩序　　送彭先生省親詩序

卷之九

說

名說　　捕魚者說
獵說　　吾鄉說
憫農說　　過淮說

四友說　　貍奴說
壽說　　物形說
聖人說　　雀鼠說

題跋

讀活民書　　讀包公奏議
讀趙清獻奏議　　恭題
仁廟御墨　　跋寫懷錄
題句宣異蹟卷　　讀宋朝經濟錄
跋趙子昂書陸士衡文賦
跋春暉堂卷　　偶書
紀夢

卷之十

神道碑

太保成國公追封平陰王謚武愍神道碑

太保寧陽侯追封濟國公謚武靖陳公神道碑

會昌伯贈太傅追封安國公謚恭憲孫公神道碑

豐城侯追封茂國公謚剛毅李公神道碑

恭順侯追封涼國公謚忠壯吳公神道碑

卷之十一

神道碑

兵部尚書靖遠伯追封靖遠侯謚忠毅王公神道碑

南和侯謚忠襄方公神道碑

南寧伯追封南寧侯謚莊毅毛公神道碑

東寧伯追封東寧侯謚襄毅焦公神道碑

征南將軍右都督沐公神道碑

卷之十二

神道碑

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端王公神道碑

禮部尚書贈太保謚忠安胡公神道碑

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兼東閣大學士高公神道碑

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謚莊愍寇公神道碑

戶部尚書謚恭定年公神道碑

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右侍郎謚文懿呂公神道碑

卷之十三

神道碑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公神道碑

南京戶部尚書張公神道碑

南京刑部尚書耿公神道碑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公神道碑

詹事府少詹事劉公神道碑

卷之十四

墓碑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劉公墓碑

大理寺右少卿李公墓碑

太常寺卿夏公墓碑

湖廣按察使馮公墓碑

程氏親塋碑

墓碣

烏撒衛正千戶孔侯墓碣

翰林院檢討鄒君墓碣

處士崔君墓碣

處士許君墓碣

卷之十五

墓表

贈御用監太監阮公墓表

吏部左侍郎俞公墓表

尚寶少卿袁公墓表

兵部右侍郎宋公墓表

贈戸部右侍郎薛公墓表
湖廣按察司副使彭公墓表
贈監察御史鄭君墓表
進賢縣學教諭張先生墓表
卷之十六
墓表
大理寺卿王公墓表　陝西右叅政李公墓表
太僕寺少卿金公墓表
遵化衛指揮馬公墓表
浙江按察司僉事彭君墓表
黃州知府滕君墓表　國子祭酒劉公墓表
復齋焦先生墓表　長樂林表
卷之十七
墓誌
文安伯追封文安侯諡忠僖張公墓誌
刑部尚書劉公墓誌　大理寺左少卿李公墓誌
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孫公墓誌
湖廣右布政使任公墓誌
吏部文選員外郎尹君墓誌
南京刑部郎中鄭君墓誌
封翰林院編脩徐君墓誌
卷之十八

墓誌 表誌附
輔聖赴誥夫人蘭氏墓誌
夫人陳氏墓誌　太宜人李氏墓誌
節婦封太孺人倪氏墓誌
贈監察御史韓君孺人徐氏墓誌
孺人西昌蕭氏墓表　故妻贈夫人黃氏墓誌
誌兒鎖住文
壙誌
太平侯追封裕國公諡勇襄張公壙誌
卷之十九
行狀
先祖江川縣丞贈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公行狀　先伯行述
安慶知府周公行狀
傳
丁三老傳　向孝子傳
黃氏母子賢孝傳
卷之二十
祭文
受誥命告先祖文　焚黃告先妣文
焚黃告亡妻文　祭陳僉憲文
祭尹員外文　焚黃告先祠文

代家父告焚黄文　新居祭五祀文
祭伯母楊氏文
銘
存養銘　省察銘
克己銘　改過銘
主静銘　主敬銘
行恕銘　朱子讀書法大銘
硯銘　筆銘
盞銘　床銘
劍銘　尺銘
箴

思誠齋箴 有序
贊
漢三臣贊　自贊
復齋侯先生像贊　封通政司參議趙公像贊
賦
楨槐堂賦　張氏孝節賦
哀辭
周是脩先生哀辭　恭性初哀辭
卷之二十一
五言古詩
擬古三首　白頭吟

美人隔秋水　出金陵江口阻潮
雍熈寺書　入日書晴
呂梁洪遇風　日
月　述古二首
看書有感　述土木之難
簡姜貴憲聞過詩　題畫
七言古詩
金臺惜別　題夢萱堂
丘氏節孝傳　秋夜
喜晴　送張尹之江陰
聽琴　擣衣篇

公莫舞　城上烏
獨不見　行路難
送俞侍郎還家養疾　題卧龍圖
送沈尚書致仕　蘆溝曉月
西山霽雪　薊門煙樹
南園秋風
五言律詩 排律附
次渤季潭雜詠
白蓮沼　深居
漁隱　入澗有作
朝東　夜坐

題送別圖　寄隱居
擽山雨　洞山泉
故人見過　溪漲
隴丁居　山水圖二首
過后山　東軒見訪
江風山月堂　送人之陝西
送法師住慈感　題畫
南澗　三老亭
大勝寺集聯句　除夜書懷
寄延綏叅戎曹少卿十六韻
卷之二十二

七言律詩
輓周是脩　送海州太守
送別歸浙　送練士者田鄭州
遊大勝寺賡壁間韻　送薛少卿罷官西歸
送李叅議之浙江　寄夏公謫戍
穰侯塚　寒食拜掃
孟夏書懷　觀物
答顧進士孟喬　送無隱和尚
十四夜月　再賡大勝寺壁間韻
挽源清隱　送黃主事弟還家
贈薛大理先生西蜀之行
追思先母　賜五倫諸書
寒梅賡韻寄友人姜貴憲
秦淮次韻　煙
冰　塵
送平江侯守備南京　寄謝張尚書惠盖
贈宋都憲鎮守甘肅　寄延綏叅贊曹少卿
和于少保書懷　送程叅政房實之山東
次鄒都憲韻　沙河驛途中
早起　過彰德
途次偶成　發泥溝驛
河內鄉村　懷慶道中

濟源　過黃河
洛陽　靈寶
題函谷關　望氣臺
陝州　謁華岳廟
華陰　和薛大理華山詩韻
過長安故城　和許氏咸陽晚眺韻
題蘇武墓　寶雞
蜀道　過漢中
過五丁峽　保寧往劍州
送助部陳郎中使朝鮮
秋日漫書　秋晚

再和漫書韻　又和韻
和人韻　再和人韻
和寄薛大理詩韻　賡薛學士詩韻
簡友人姜貢憲　賜織麒麟紅袍
簡友人姜貢憲
絶句
自君之出矣四首　偶書
玄妙觀會同年次韻　題張真人墨竹
衰齊　晏嬰
衛鞅　平原君
和揚教諭　題畫

題
宣廟畫
卷之二十三
和陶詩
卷之二十四
和陶詩
卷之二十五
天順日錄
卷之二十六
天順日錄
卷之二十七
天順日錄
卷之二十八
雜錄
卷之二十九
雜錄
卷之三十
雜錄

右古穰文集三十卷浣齋先生李公所著也先天順初受　詔入讀中秘書公實進教之且妻以子後公既治命曰遺文必歸程壻吾受而藏之將十年矣正謬詮類始克定爲是編以授公子璋凡集

中誌銘碑表間有與石本差異者從公晚年手自删定本也賡詠杜律一編有梓行蜀本存焉天順日錄雜錄兩編則公備忘之書初未脫藁故中或時月失次或先後重出今亦未敢一一追竄紛更之懼失真也詠詩詠易兩編公無恙時亦另行不在集中公故鄧人而古穰縣在鄧之封內公家是邪因遂以命其集若昌黎河東然茲不更有所易者從公志也公宣德中舉進士官吏部已有文名其後掌
帝制侍　經幃總　國史者十餘年討平生製作不止此嗣當蒐訪爲續集庶以備一家之言公諱賢字

原德歷官少保吏部尚書兼　華盖殿大學士贈
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達學者稱沆齋
先生其家世歷履之詳別有附録若干卷成化十
年歲甲午春正月望日門人新安程敏政謹誌

目録卷終

古穰文集卷之一

奏議

論誥勅狀

臣聞誥勅者勸善懲惡之良法激厲名節之美事夫豈無益之費哉洪惟　國朝制諸司職掌於誥勅一事全詳且備可為萬世法程凡大小之臣有私過者終身不得無私過者方許請給既與之後少有私過輙行追奪於是為官者未得之前兢兢小心既得之後益加謹慎馭士之方惟此為要此事一行則天下之士莫不感激去惡為善脩身飭行顧惜名節是以所費者少所勸者多若此法不行則士皆失望善惡不分名節不振其有廉潔自守者反為貪夫所笑曰無異於我何苦如是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入於利途民之被害可勝言哉是　朝廷所惜者寡而下民所傷者衆臣竊痛之然此事非但勸夫在位之士其未入仕者見已仕者蒙此　恩榮推及父母光耀鄉里莫不爭自琢磨書志經史明體適用竭才殫智願為　國家之用矣譬之以餌致魚則投餌之費小得魚之利大有國家者豈可舍此而不為哉我　國朝自洪武永樂以來此法雖行而未盛至洪熙宣德以來始大舉行於是天下之士皷舞歡欣無不感激迨
皇上即位以來率由舊章近者行在吏部欽奉
旨意今後誥勅俟待九年考滿方與不許照諸司職掌施

行臣愚不審
聖意所在若以為織造費財則臣已言之於前謂所費者
少而所利者多若以為各官得之易而多不保守旋復追
奪則臣所目見保守者什九追奪者什一况中人之材可
為善可為惡授職三年即得　誥勑不勝榮幸遂砥非向
善戰兢保守而為端正之士若待九年則此輩必不持久
遂流於貪况九年方與得給者十無二三不得給者十常
八九何哉凡內外官員九年之中多不能齊有歷任四五
年而轉遷者有歷任六七年而保陞者有父母垂老而不
能待者有己身多故而不遂請者如此則天下之士感激
者少怠志者多使　國家勸善懲惡之法激勵名節之事
無所於藉而下民亦未能不被其害伏願
皇上留意守
祖宗之成憲遵
先帝之良法昭曠典布宏澤乞勑所司今後　誥勑仍照
諸司職掌施行在京官員三年考滿依例請給在外官員
二年與本身六年請封贈如此則天下之士善不患不勸
惡不患不懲名節不患不振下民不患不安矣臣為驗封
主事職須誥勑既有所見豈敢隱默若以避嫌而不言則
為不忠　以所掌而自言則為要名臣寧受要名之責不
蹈不忠之罪故陳愚悃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

論太學狀
竊惟太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以育賢成材之地故天下之
士所以賢所以材胥此焉出賢材所以盛所以衰胥此焉
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
於此哉洪惟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一天下定鼎金陵首崇是道方
是之時宮殿城池未盡完也百府諸司未盡創也佛寺道
觀未盡興也乃建太學於　國都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
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審
周密完備又慮表率之職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脩
德尊望重海內所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名蓋
當時者然後命為祭酒崇以師道以振文風以增士氣其
愛惜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息惠極隆
無以加尚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
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飢寒之亂心無邪僻之墮行其所
事者治禮義明人倫翁脩己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
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濟輩出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
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易曰聖人養賢以
及萬民其斯之謂歟永樂初年
駕臨北京太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
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其教戒居養之道頹然廢弛不逮
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疎無所矜式雖有遺規

不過承虛名為文具踵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蔑敎戒之嚴撰居養之正置禮義為外物輕廉耻如錙銖雜處於軍民之家溷迹於營巷之地與市井之人為伍與無藉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喚其夫而私其婦易君子之操為鄙夫之行敗士夫之節為穿窬之心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尚何望其尊主庇民建功立業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處所致無惟其然也嗚呼天下之士儲之於庠序而壞之於太學賈誼所謂可為太息者也今

陛下春秋鼎盛纘服大統凡一舉措不可不慎舉所當舉則天下之人莫不愜心措非當措則天下之人聞之解體可不慎歟哉　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創新而不措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為舛矣然成事不說廢者當舉若重脩太學雖極壯麗亦不過佛寺一所之費況佛寺無益於

朝廷而太學實關於治體伏願

皇上興廢舉墜乞　勅該部計料興工一新太學作養秀才重選師儒專加眷注果能此道將見數年之後賢才濟濟文風大振生民於是乎安天下於是乎治哉

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　今日太平之盛不期而至而　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臣性質凡陋無所知識限而所見並致隱默冒干

天聽不勝惶汗之至

論散處夷人狀

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夷狄夫黎民而赤子親之也夷狄而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於禽獸者況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為之哉切見京師達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朝官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半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縣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幸位則食者寡此又非幸位之比也夫以有限之粮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荒旱五穀不登而　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風霜苦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師者幸也若運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贍而有司曾莫之恤督責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藉而死者不可勝計而達官坐享俸祿施施自得嗚呼既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驅其力使餽之赤子卒至於飢困以死而禽獸則充實廩是仁人君子所宜痛心哉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朝官皆實關俸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況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為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達

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飢寒者月粮而已粮
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達官臣
愚以為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封達官一歲之俸不下
數十萬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
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矣贍邊軍之給則效死
以守職矣足京官之俸則知耻以守廉矣得此三者利莫
大焉臣又聞聖王之道貴乎消患於未萌易曰履霜堅氷
至書曰惟幾惟康不可以不察也臣切見達人來降絡繹
不絶 朝廷授以官職足其俸祿使之久處不去腥膻畿
內無盡之費尚不足惜又有甚者焉夫夷狄人面獸心貪
而好利乍臣乍叛萊忽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
實蠹中國之利也且達人在胡未必不自耕而食自致而
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其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絶
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來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警其
勢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是故聖人以禽
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
不誘其復來其為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
驚而達官群聚京師臣常恐懼不能安寢伏願
陛下斷自宸衷為萬世長久之計乞 勅兵部將達官漸
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
省 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臣材識
不遠偶有所見故昧死以言惟

陛下采納則斯民幸甚 社稷幸甚

上中興正本策

臣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凡 朝政之闕遺有司之利病
生民之休戚軍務之得失中外進言者論之詳矣若夫闕
於
陛下躬行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則或畧焉此臣區區
犬馬之忠私竊過慮以為
陛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也而
陛下之心又一身之本也夫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而理矣臣所以忘
其愚陋獻此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焉一曰勤聖學二曰
顧箴警三曰戒嗜慾四曰絶玩好五曰慎舉措六曰崇節
儉七曰畏天變八曰勉貴近九曰振士風十曰結民心夫
勤聖學者所以格物窮理也顧箴警者所以誠意正心也
戒嗜慾以至結民心者所以脩身治人之道也皆切於
陛下躬行之事不係各司舉行者伏乞留中萬機之暇時
賜省覽於
陛下身心未必無少補焉且
陛下春秋鼎盛初登寶位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向慕
方切當端本正始之日適乘勢有為之時求其所謂要道
先務今日最急而不可緩者在此十策夫十策既舉則大

本正矣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推行之不難矣由是明是
非以行賞罰辯邪正以用人材杭公道以振紀綱節財用
以固邦本勵將帥以作士氣備政事以攘夷狄闢壅蔽以
通下情敬大臣以資治道特旨
陛下之餘事耳伏望
聖明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率天下以光
祖宗以慰生靈延頸擧踵之望以追前代英君義辟之盛
蓋
陛下之責必如是而後塞嗟夫言之逆耳者惟聖君乃能
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
善閉邪謂之敬昔宋儒朱熹將上殿奏事或謂正心誠意

之說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忍不言而
欺吾君乎此人臣以道事君貴乎有犯無隱也臣觀
陛下卽位以來雖疎遠之臣蒭蕘之賤皆得效忠況臣職
居郎署日近 清光噤默不言可謂忠乎雖然噤默不言
者臣之罪也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何者
陛下有聰明之資有溫恭之德有寬仁之度有納諫之美
臣下有言而不用非拒之也蓋以所言未必剴切當
帝心者或無誠意感動故也故曰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
也倘
陛下不以臣卑鄙猥言或有可取擧而行之將見功業煥
然必出於尋常萬萬豈但臣之受 賜而已實 社稷蒼

生之大幸也臣不勝惓惓螻蟻之誠罔知忌諱昧死進言
冒干
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一曰勤聖學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率皆留心於務學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以義
制事以禮制心成湯之學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
之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高宗之學也曰克
厥宅心文王之學也訪於洪範丹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
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
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或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銳情經術

夜艾不休或留意典墳採爲龜鑑或進陸贄奏議或寘貞
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經筵不以祁寒而罷講讀雖無唐
虞三代正心誠意之功亦可謂後世好學之賢君較之惰
然不學而昏亂者不啻天淵之相遠矣伏願
陛下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好者何學所學者何事不但
口耳之粗迹稽考義理之奧旨必專心以致志不一暴而
十寒以正心脩身爲要務以居敬存誠爲大本帝王之學
既有所得應事接物無或不當異日嘉靖邦國蔚然爲中
興之 令主未必不由好學致之也伏願
聖明留意
二曰顧戒警

臣聞前代聖賢之君必賴箴規警戒之助然後此心不敢
怠忽常存敬畏庶幾無過舉焉若成湯之聖而猶銘其沐
浴之盤以自新武王之聖而亦銘其席杖楹牖以自戒衛
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
諫居寢有䙝御之箴魯廟有欹器而寓持滿之戒周廟有
金人而存緘口之銘無逸一篇列於講閣前代遺迹為戒
鑑圖書洪範之語於座屏書孟子之言於屏障此皆古之
令主也由是觀之前代聖賢之君以警戒為龜鑑以宴安
為鴆毒內外交養而表裏俱備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
其餘不知警戒雖有忠臣進獻箴銘視為虛文畧不省覽
是以流連荒亡盤樂怠傲自求其禍以致敗亂者往往皆

然伏願
陛下法前代聖賢之君存箴規警戒之助摭往事之明鑑
採古人之格言或施之障屏或設之殿壁出入起居常目
必在退朝燕處此心不忘于以防過於未然于以禁欲於
將萌如此則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由是而脩天下由是
而治將無愧於古之聖帝明王矣惟
聖明其深念之

三曰戒嗜慾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嘗不以嗜慾為戒益之戒舜曰罔
遊于逸罔淫于樂皐陶之戒舜曰無教逸欲有邦仲虺作
誥以戒成湯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財利用人惟已改過
不吝伊尹述訓以戒太甲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
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召公之戒武
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周公之戒
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張蘊
古作大寶箴戒唐太宗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
縱欲成災范祖禹講五子歌戒宋哲宗曰內作色荒外作
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前代聖
賢之君能受人臣之戒而不敢流於嗜慾當時天下之治
不可尚也若夫昏暗之主雖有忠臣進戒拒而不納逸樂
怠荒以致天下之亂者多矣夫宴樂乃害心之鴆毒酒色
實伐性之斧斤伏望

陛下以前代聖賢之君為法絕去嗜慾之私養其清明
之德以斯民未被其澤為憂以天下未得其寧為念講周
孔之道編考帝王之治道務成中興之業以慰
祖宗之心則社稷幸甚蒼生幸甚

四曰絕玩好

臣惟人主一心攻之者甚衆不能為玩好所惑者寡矣是
以古之聖賢之君常有所警珠玉犬馬珍禽奇獸一切玩
好之物悉皆屏去此心湛然虛明淵靜故召公恐成王受
西旅之獒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蓋謂心無所主反為耳
目所使若心得其職則百度無不正矣必欲心得其職非
從事於學不可也夫一心無兩用既能專於此必不牽於

伏乞
陛下於内侍之中擇讀書知義者四五人置諸左右外聽
儒臣講論經史内與左右觧說其義心通性悅日新月盛
聰明益長智慮益高靜觀左右之人或以玩好之物來陳
者必嚴以斥之曰爾以聖明之君待其主邪以庸暗之君
待其主邪夫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者必以堯舜之道陳之
以開
陛下之心胷此忠臣也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者必以玩好
之物陳之以惑
陛下之耳目此姦臣也歴觀前代未有明君而不法堯舜
之道者未有昏君而不溺玩好之物者惟

陛下留心省察果能務學而絕玩好則行無不謹身無不
脩　宗社自固生民自安不患不為
大明令主而中興之業不成者臣未之信也
五曰慎舉措
臣惟人君之舉措不可不慎也書曰惟皇作極蓋謂人君
一身立至極之標準而天下四方之人瞏瞻而取法焉舉
措一失其當則遠近之人得以窺探其好尚之偏可不懼
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
也以守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
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成王剪桐葉為圭以與弟
虞曰封汝史佚請擇日王曰戱也史佚曰天子無戱言言

則史書之至於漢唐宋之君皆有起居注之職有失即書
有過必錄蓋亦嚴於自防矣是以古之明主愛一嚬一咲
夫一嚬一咲尚不可輕發況見諸行事一舉一措豈可輕
動哉伏願
陛下試加留意一日之間舉一事也必再思之果當於理
然後行焉措一事也必更審之或乖於理而即止焉又望
陛下内則告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若高宗之
命傳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爾交脩予罔予棄予
惟克邁乃訓夫人君既以伊輔周召望其臣則人臣必以
堯舜湯武致其君由是君臣一體志同道合而
陛下之舉措無有不得其當矣

六曰崇節儉
臣竊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出於節儉者若帝堯茅茨不剪
土階三尺大禹絕旨酒菲飲食卑宫室惡衣服文王卑服
即康功田功當時雍熙泰和之治不可尚矣漢文帝欲作
露臺不忍百金之費身衣弋綈席用莞蒲所幸夫人衣不
曳地唐太宗出宮女三千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
嘗曰欲盛則費廣賦重則民愁以此思之不敢縱欲宋仁
宗夜思燒羊忍飢而不索恐自此多傷物命見宮人首飾
珠璣目不覩惡其奢也器用止於漆素衾裯止於黄絁
漢唐宋各有天下數百年求其海内富庶無如三君之時
蓋人君既以節儉存心臣下豈敢奢侈相尚自然家給人

是也况今天下多事之秋工部光禄寺諸司諸色買辦倍
於前日近因賊寇驚擾人民尚未寧息伏望
陛下躬行節儉凡　內府一應服食器用必須究查今日
之費比之先朝果減省乎果增多乎務用減省以蘇民力
則天下幸甚

七曰畏天變

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爲人君者務求
天意所在而存脩省之誠可以變災爲祥轉禍爲福也昔
商之中宗有桑穀並生於朝恐懼脩德而天意即回高宗
有飛雉鳴于鼎耳克正厥事而王業再振宋之太宗避殿
減膳而東井彗滅詔欲自焚而雨得蝗死仁宗霖雨爲沴

而引咎格天久旱不雨而露禱即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感
天心變災爲祥遂享靈長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以來
山崩河決地動殿災蝗旱相仍天象交變譴告之意可謂
至矣當時若能驅出姦邪任用忠良克己自新以答天譴
未必不轉禍爲福也惟其脩省未至是以不免於難由是
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顧人君脩省何如耳且匹夫一
念之誠尚能動天况人君精誠所感其應尤速伏以
陛下脩德正事以承天心凡欽天監并各處奏來災異之
變必早夜思省以回天意凜然敬畏以弭災變將見天人
感應之速未必不如商之中宗高宗宋之太宗仁宗也于
以爲守成之令主于以致中興之盛治功烈卓然萬世標

準豈不美哉臣區區螻蟻之誠所願望者如此惟
聖明留心幸甚

八曰勉貴近

臣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於國家者不爲無人若漢
唐之世史游良賀呂劉馬嚴或勤心納忠有所裨益或清
儉退守無所引薦或清忠奉公直言切諫或排去姦邪委
政廟堂或以一身扞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兵嚮之志千
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招權撓政賣弄威福取快一時不
旋踵而遭大僇者一薰一蕕相去遠矣今
陛下左右內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畏謹恪勤
匪懈守

祖宗之家法絕外人之交通蓋能以覆轍爲戒也猶望
陛下時加勉勵不使怠忽且
陛下一日之間接文武群臣之時少親左右貴近之時多
若能輔成今日中興之治皆其功也可不勉哉果能取法
於前人與循理好善之念存正直忠良之心栽之方冊傳
之萬世後之人仰而羨之曰當時貴近之臣某也正直某
也忠良如此則播令名於無窮豈不美哉

九曰振士風

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
俗士風之振不可尚也降自後世西漢士風尚忠厚東漢
士風尚名節雖所尚不同而莫非善行國祚所以綿遠者

由士風之振有以維持之也魏晉以來流於清談虛曠放
達而士風大壞李唐之世士尚華靡多文少實宜乎天下
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宋之士夫有三代之風詳其所由
亦上之人有以勵之耳觀太宗戒欺蔽之詩曰好事盡輸
純與直讒勞頻舌湧如泉士風安得不誠實乎真宗疾奔
競之詩曰臣下但當守公法馳騖苟進何可取士風安得
不恬退乎黜勢家子不與孤寒並進錄廉吏後以愧貪墨
之徒宜乎士風爭尚清廉也此宋之賢君護風俗如護元
氣重名節如重神明所以士風大振而人人有士君子之
行伏願
陛下取法於宋以振士風戒欺蔽以勵誠實疾奔競以惜

恬退黜貪墨以重清廉抑僥倖之徒絕諂佞之輩俾我
朝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將見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可
追三代也惟
陛下舉而行之幸甚

十曰結民心

臣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民心之向背
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結民心而欲久安長治
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天下數百年而歷世綿遠者
固結民心之所致也其餘不能百年甚至三四十年而止
者率由民心不向散也歷觀前代所以固結民心者豈有
他術不過安之養之而已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以古之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
赤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晁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
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
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
是以所欲與聚所惡無施此固結民心之道也劉基曰三
代之民如以膠摶沙言其難散故也五伯之民如以水摶
沙言其易散故也伏願
陛下遠法前代結民心之道近體
祖宗恤民之心發矜憐惻怛之念於九重之上播春風和
氣之仁於八荒之表孟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蓋

陛下省一分之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寬則民被
一分之澤務使海內富庶衣食充足將見下民愛戴
陛下之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摶沙而不散或遇寇賊姦
宄之變必不忍負　朝廷之恩如此則　宗社可安於永
久雖歷億萬斯年可也惟
陛下注意熟察幸甚

太子太傅兼禮部尚書胡濙等覆奏

一曰勤聖學

前件所言歷代聖帝明王勤學之實頌
皇上勤於聖學以正心脩身為要務以居敬存誠為大本
如是則義理無不明處事無不當而致太平盛治於萬

萬年端本於此伏乞　聖明鑒納
二曰顧箴警
前件所言前代聖賢之君皆知箴警之道其餘不知警
戒以致敗亂者往往皆然伏願
皇上以前代聖賢之君爲法常存警戒防過於未然禁欲
於將萌此誠意用功所當先也伏乞　聖明留意
三曰戒嗜慾
前件所言自古聖賢之君必戒嗜慾大臣之告君亦必
以嗜慾爲戒伏願
陛下以前代聖賢之君爲法養成　聖德以臻盛治誠正
本之要伏乞　聖明一覽

四曰絶玩好
前件所言古之聖賢之君能先絶去一切玩好之物蓋
恐此心之正而爲外物所引伏乞
陛下從事聖學取法堯舜不縱耳目之欲此誠正心之要
伏惟　聖明留意
五曰愼擧措
前件所言人君一身爲天下之標準擧措不可以不愼
伏願
陛下一擧一措必思當於理而後行乖於理而即止及內
則告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如商高宗之命
傅說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如此則　聖德日新而自

無過擧矣伏乞　聖明留意
六曰崇節儉
前件所言自古聖賢之君皆崇尚節儉故時臻盛治伏
望
陛下躬行節用務從儉約以蘇民力實忠君愛民之心所
發伏乞　睿覽
七曰畏天變
前件所言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前代人
君能恐懼脩省以格上天則變災爲祥矣伏願
陛下脩德正事以承天心倘有災異當早夜思省人事旣
盡則天意必回天人感應之速誠然伏乞　聖明垂覽

八曰勉貴近
前件所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於國家者多令
陛下左右內侍之臣率皆畏謹以覆轍爲戒猶望時加
勉勵不使怠忽果能取法於前人則正直忠良播名無
窮誠爲美事伏乞　賜覽
九曰振士風
前件所言士風之振否關係國家之治亂惟在上之人
有以勵之耳伏望
陛下取法於宋之太宗眞宗戒欺誑以勵誠實疾奔競以
恬退懲貪墨以重淸廉務使士風大振可追三代誠
爲正本之要伏乞　聖明留意

十曰結民心

前件所言三代以至漢唐宋之有天下而歷世綿遠者皆由固結民心所致也求其所以固結民心惟在安養之而已伏願

陛下遠法前代近體

祖宗盡安養斯民之道延國祚于萬萬年最為切要伏惟

聖明留意

古穰文集卷之一

古穰文集卷之二

奏議

上禦戎事

近因虜使來貢索要使臣文武大臣進言遣使相答節奉

聖旨令朕嗣承大統夙夜欲富國强兵以報讎雪恥恩與虜絶而卿等乃累言復欲如前遣使與虜往來非朕本心不允所請今爾大小文武群臣其共計議長策果當何如可副朕志明具以聞勿事空言固保身家而已臣雖不與共議之列伏讀 天語感激奮發忠憤之心耿耿不寐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仰惟

皇上之志欲報讎雪恥諄諄告諭臣下共議長策以副其志而凡食君之祿者寧不惕然于心乎臣聞魯國有難漆室女憂之況列於侍從立於 朝廷則其憂之當何如也臣惟今日禦虜長策惟在痛敗醜類一場而已不然終不肯退然以待其自發而後應之近聞虜寇其志不小東北女直等處西北回回部落不但攻圍大同宣府而已又欲大舉入寇豈可坐待其至不早為取勝之策竊料胡虜不過中國一大郡以天下之衆不能取勝者未得其策故也且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攻城掠野勝之則來敗之則去亦常事也如周之君臣豈無所用其心哉而備邊禦虜僅得中策秦漢而下往往無策以禦之臣以愚見度之胡虜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强而已中國長策無他惟

在避其弓馬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
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
又能拒馬蓋此車即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青擊匈奴深
入虜地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為營兵法謂是車
有巾有蓋為先驅為臣謂武剛車徒能避其弓馬今之戰
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取勝者何火鎗是也論
中國之長無出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若用得其法虜之
弓馬非能當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用之
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須要遮避其身以壯其膽然
後發而取中不然則畏其箭來傷己手足失措雖能發鎗
不能取中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蔽其人下留銃眼上開
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横排鎗頭每車
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
里四面共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
內藏軍馬粮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得衝陣箭不得
傷人彼若近前火銃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勢自張
我威益振況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
作城外之地俱是虜寇馳驟之所若此等邊城俱用此車
遣將出師可以横行於沙漠可以深入其巢穴不然但用
退敵驅之出境使我軍民得以耕作營其衣食所謂長策
莫善於此雖然此策固善又在將帥之志何如耳夫今之
士卒猶古之士卒善用兵者伸其號令嚴其紀律以作其

氣以鼓其勇使之畏威懷德效力用命以進死為榮以退
生為辱雖赴水火不敢退縮如此而不取勝者臣未之信
也況　朝廷於將帥特彰剖封之典於士卒頻加賞勞之
恩待之可謂厚矣若又不能為國家折衝禦侮搴旗斬將
以雪前日之恥以伸　朝廷之威此忠臣義士所以不能
安其心也臣聞天道好還胡虜自犯邊以來肆其凶暴所
向得利其志益驕中國之人被其殘毒甚矣今又不知止
足欲生釁端安知不自取敗亡也哉此雖在於人事之備
或亦天道之必然此臣所以拳拳以取勝之策為獻伏望
陛下采而用之命工部各廠備造此車不為甚費所謂有
備無患事乃克濟者也臣愚於獻愚不暇組織成文干冒
天威無任悚懼之至景泰二年五月十三日奉
聖旨所言皆是護國之心看管軍馬大小文武官員看來
取而行欽此

上禦戎保國事

臣聞自古中國全盛者必使夷狄畏之今中國亦全盛而
夷狄不畏何哉蓋由兵威不振故也且醜虜自宣德初年
以來蓄精養銳而不敢輕發每歲來貢以求和好者蓋以
太宗之餘威猶在而有以畏之也自正統十四年得利之
後中國之兵曾無一勝而醜虜之鋒未嘗少挫宜乎不能
使之畏矣然夷狄之性雖曰輕生亦知畏死我強則退我
弱則來今以中國全盛之日不能示強則醜虜之志愈肆

而邊境之患愈多特此悠悠寛非長慮以臣愚見為今之
計無他惟在痛殺醜虜一場以懲
祖宗之心以雪中國之恥以舒生民之怨以振　朝廷之
威則夷狄之心自懾方來之患自消而　宗社可以永安
矣昔契丹大舉侵宋寇準立主親征軍勢一振虜氣即奪
遂使三十餘年邊無牧馬向使更用準言擊之可保百年
無事而靖康之禍亦弭矣由是觀之則夷狄之心可以威
服未可以德化今醜虜之多不過十萬以天下之衆而不
敢加兵於彼者非將帥士卒之志不勇也由
陛下未加睿斷耳若
陛下誠能奮仁者之勇勵總戎之臣推赤心於其腹中使
盡平勝之策處已聽納軍中之事一以委之然後命將出
師必能感激效力以圖成功矣區區逆虜何所逃命若只
聽其講和頻來進馬但圖金帛之利豈有敬順之心增數
冒名曾無定約竭生民之膏血供無饜之貪求醜虜日加
盛強中國日見羸弊況渠魁也先包藏禍心其志非小近
又弑其君主戕其族支肆然稱君無所忌憚收欽部落吞
併諸夷堅甲利兵得之於中國者實多一旦侵擾邊方其
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昔賈誼言於漢文帝曰抱火厝之積
薪之下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蓋知者
防患於未然忠臣憂治世而危明主易曰危者安其位者
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

國家可保也伏望
陛下慮醜虜之姦兇思必報之讎恥惕然於心不以自逸
雖曰據險固守為今日之長策然虜情叵測而中國之威
不可不振也雖曰以逸待勞為方來之良計然虜志正驕
而長驅之勢不可不挫也觀釁而動用殲叛夷亡與之功
端在於此雖
陛下神謀妙算先事而慮有非愚情所能窺者但犬馬之
忠不能自已輒用獻陳尚希　睿覽千冒　天威不勝悚
懼之至

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覆奏

切惟夷狄為患自古為然而防禦之策不可不備何則
也先之罪惡稔盈擢髮不足數其傾覆敗亡蓋指日
而可待逆乎之擒毒虜禍荼毒生靈誠萬世所必報之
讎也今右侍郎李賢奏稱前因誠為正論但復讎必在
於用兵用兵必在於任將　將能為　國效忠盡心所
委則偏裨以下無不用命三軍之衆無不感奮何讎之
不復何恥之不雪何寇之不殲郭登合與准奏行移五軍
三千神機等營總兵提督統兵等官各要罄竭忠誠殫
盡謀慮上體　朝廷委任之隆下念軍務關係之重一
以　國家為己任勿謂身家之私謀知有進死之榮俾
無退生之辱及戒約偏裨以下俾之同心協力恪恭用
命共濟　國事以成大功仍須上緊操練軍馬申嚴號

令鼓舞士氣振作敢愾以期殄殲賊寇以冀補報　國
恩毋或自餒其志甘為委靡玩愒歲月怠廢兵政自速
罪戾以貽後悔及照臣該撰以驚鈍叨掌兵戎萬一邊
方有警不論險易遠近當力疾以效驅馳以報　國恩
該府仍行各邊各關一體整飭官軍用心振備固守城
池防備賊寇不許視常怠忽致誤事機如有疎虞罪在
不宥景泰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醜虜自古中國之患賊雖來與不來須要常處
防備不可怠忽欽此

辭免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茲者伏蒙
聖恩陞臣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惟尚書為曳履之
班學士參演綸之任拜恩一職已出尋常特命兼官實逾
異數自非碩學之輩徒取濫巾之譏臣器識卑凡藝能謭
薄方蒙幽黜乃誤明揚　寵恩驟降於赤霄震懼即深於
丹慮自揣知其弗稱人豈謂之當然敢殫迫切之誠甘觸
瀆煩之譴抑存國體豈為身謀伏望
陛下照察愚情愛惜名器無嫌改命惟在量能收　渙渥
於已頒免速顛於非據庶斯榮而弗玷斯素守以獲安恭
布悃言伏須　允報臣不勝感激竦懼之至　天順元年
月　　日奉
聖旨不准他辭還着做尚書辦事欽此

謝除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茲者伏蒙
皇上陞臣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惟尚書乃喉舌之
司學士實腹心之寄況天官居六卿之首而翰苑為儒職
之榮匪得賢豪曷勝斯任臣天分弗高人才甚下冐膺兼
組增震孫表寄祿之階頻崇加秩之寵荷至乃非常之幸
會誠不世之異恩況賢論累之所長尤匪駑駘之可稱周
章就列俯仰懷慙退省其愚將何塞責心獨知其冐時人
共指其僥踰姑云戒業之常尚容自勉僅論　乾坤之造
夫豈能酬臣敢不激勵壯心贊襄先務用輸忠蓋圖報
寵光期不負於　聖明益堅夫素志願效論思之寔款
辭鉛槧之勞臣無任仰戴　聖情之至

辭第宅

臣本以一介布衣遭逢　盛世洊歷美職累荷　光榮自
顧才無寸長學非優等濫掌　綸閣愁益汗顏茲者又蒙
聖上賜與房屋夫功微而受厚賞者在理非宜能薄而承
殊眷者揆情未當　天恩莫大雖不吝於凡庸株守如常
詎敢安於甲第伏望
皇上收回　嘉命用遂鄙懷俾臣得不動舊居均為受　賜
無任感激聖情之至天順三年十一月　　日奉
聖旨朕惟尊有勞特賜近居以便宣召所辭不允

三年考滿謝賜寶鈔羊酒

今日伏蒙
皇上以臣賢三載考滿特遣太監牛玉　賜臣鈔五千貫
羊三隻酒三十瓶臣拜領之際惶悚無涯竊以　異數之
頒乃　聖代優賢之禮曠儀之賚賞　聖君待士之誠宜
有勞而後加豈無功而遽受如臣者名習藝文實疏學業
顧才力何補于　當宁而　眷注特異於在廷寺泐默之
偶寔豈晉錫之敢望頒此恩而捫心踧踖以不安　屡
重丘山懼深淵谷尚冀殊於寅效庶少塞於素餐　齊燮
夙叨惟悰彌極俯殫駑鈍仰服　龍光臣不勝感荷
聖情之至

上鑑古錄

臣賢猥以駑劣遭遇　明時恭惟
陛下聰明睿智英邁絕倫凡百所行多　盛德之事臣不
勝感激忻躍尚慮前代聖賢之君事迹浩瀚難於徧覽今
特錄堯舜以下二十二君每君摘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
集為一帙名之曰鑑古錄臣於每段之後畧為解說數句
冀
陛下易於覽而行之矣古之大臣莫不欲致君於堯舜之
上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又曰予弗克俾
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今臣以庸下之才謬當
輔導之任深懼不如古人也
陛下有可為堯舜之資而臣不能將順其美可謂忠乎臣
觀
陛下所行之事已有超越前古者若又以此二十二君之
善兼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真可同於堯舜而光
祖宗矣臣犬馬之忠不勝惓惓謹錄進呈

上狀自劾 因災變

臣本以凡庸素無出眾之才過蒙
皇上任用置諸輔導之地加以　眷顧之隆在臣自當孜
孜奉國知無不言致君為堯舜之君使天下之民皆得其
所今乃尸位素餐緘默不言上不能輔導　君德下不能
康濟民生以致天時不和人心嗟怨及　上天垂象猶不
知警戒進言勸　君恐懼脩德以回　天意而乃優游度
日若罔聞知是豈大臣之所為哉伏望
皇上明示罪罰或放歸田里以為大臣不能盡職之戒別
選忠良之士任用庶幾災變可消　天意可回而
祖宗鴻業可以永保無虞矣臣不勝惓惓待罪之至天順
四年　月　日

辭加太子少保

臣本以凡庸才識卑下誤蒙
皇上簡任置諸清切之地擢為吏部尚書兼職翰林學士
班高曳履任重絲綸自顧非才承此　異數因循度日于
茲五年仰惟

上進德惟新勵精圖治躬理政務獨斷萬機如臣之愚
徒爾充位於文墨則未精於學問則不博論思之所當盡
者不能盡職分之所當為者不能為曾無毫髮之長以
補萬分之一久處容忽祗增忸怩昨者偶被賊傷幸無重
損今蒙
皇上加臣太子少保臣聞命有驚措身無所不惟自慙於
非據實憂仰累於殊恩敢殫迫切之誠甘觸瀆煩之譴伏
望
皇上察臣僥倖已多念臣滿盈是懼既俾不去舊秩自足
勉效愚忠揣分宜然懇辭非假頭惜名爵乞收　寵恩尚
冀　矜從伏須　允報臣不勝戰慄懇切之至天順五年
八月十六日奉
聖旨官以酬勞朝廷自有公論卿宜承命所辭不允
六年考滿謝賜寶鈔羊酒
今日伏蒙
皇上以臣賢六年考滿遣太監牛玉賫鈔五千貫羊三隻
酒三十瓶至臣第宅　賜之臣拜受之餘慄慄不已竊惟
明君待士必伸　眷注之隆昭代重才不吝便蕃之費顧
[illegible]及宦流如臣者資本腐儒生逢　盛世[illegible]而
效寡裨而報微而形撻市之慙心抱履冰之懼有妨賢
路無補
聖朝晉錫忽臨危際益甚[illegible]塞論思之責用酬鞠養[illegible]之仁
恐竭葵誠尚殫駑力臣不勝感荷
聖情之至
乞消天變
臣昨夜親聞空中有聲此變尚未消弭臣切憂懼不能安
寢今日退朝察觀文獻通考書有曰無形有聲者謂之鼓
妖以為天下人民貧苦愁怨則有此異今若將一切於民
不便者悉皆停止與之休息則　天意必回變異自消伏
望
皇上發心憫念小民艱難凡百所需盛且停罷過一二年
待時和歲豐百姓富庶安樂然後斟酌復行庶為穩便臣
忠懇之懷不能自已親筆書寫謹具題知
遂須　詔寬恤天下
乞退閑
臣猥以凡庸天順初誤蒙
先帝拔用自幸遭遇感激盡心用圖報稱乃被奸臣石亨
等陷害幸賴
先帝保全復留任用天順五年反賊曹欽又欲害臣已被
刃傷幸而不死去歲門達又欲害臣幾遭誣陷之禍幸賴
朝廷辯明免受汙辱之名臣思平日並無怨惡於人然累
次被人陷害不過以臣職居輔導心懷忌嫉故耳今
皇上即位大赦天下賞罰明信紀綱振舉中外臣民無不
懽忻戢戢不料有等貪利之徒見　朝廷法度清正屏除

姦弊如此不得遂其所欲却歸怨於臣往往寫無名帖子
指臣姓名誑要傷害意在惑亂　朝廷臣往時屢經危險
懇辭退休
先帝不允今又聞此憾恨之言臣實不自安揆宜退避況
臣禀氣最薄眼目早已昏花齒牙脫落大半犬馬之年已
近六十豈能久於人世臣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受
朝廷高爵厚祿已有年矣若尚留戀不即退去則是貪位
慕祿不知止足安能保其不殆辱乎臣念慮及此殊增憂
懼伏望
皇上察臣衷悃之情憫臣懇切之懷容臣退歸田里庶得
保全晚節優游待盡而感戴
聖恩於無窮也臣冒干
天顏不勝悚懼翔允之至天順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卿歷練老成朝廷倚任小人造言無理朕已有處治
宜盡心輔導所辭不允欽此
乞重用老成
臣本以凡庸才學疎淺天順初蒙
先帝擢用於　內閣辦事蓋偶遇缺人之際聊以備員非
天下之極選也臣彼時不敢遜避黽勉就職環顧其中誠
所弗堪是以八年之間恒懷憂畏外雖强爲支持而心則
未嘗一日敢自安也況近來不足臣者讒毀多端譏誚沸
騰益由臣之鄙性拙直不能委曲宜乎人所忌嫉以素
行不能取信於人故耳臣思　內閣實機密重地須才德
老成素行服人者可當此任竊見太子少保吏部尚書王
翺由進士出身歷官五十餘年廉愼忠勤小心翼翼高見
遠識異於尋常士林推重未有過之者也乞照宣德年間
少師吏部尚書蹇義例輟其部事量進階秩　命入內閣
俾與大議臣願隨行而協助之庶足以見　朝廷重用老
成之意而忠厚之風亦可以少振也臣布此誠懇爲　國
至計伏望
皇上鑒察而俞允之幸甚
代襲封衍聖公孔弘緒謝表
茲者恭遇
聖駕親臨大學躬祀先師召臣等三氏子孫陪祀　恩賚
有加謹奉表稱謝者伏以　繼體守文光啓重熙之運崇
儒重道躬勤　萬乘之尊爰釋奠于先師亦寵招其後裔
歡騰泮水榮被縉紳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聰明天錫　問學日新膺　寶曆而撫盈成
纘述　祖宗之洪業立　皇極以臻康乂允懷賢聖之嘉
謨　鑾輿肅止於橋門玉帛敬將於禮殿籩豆加飭祼獻
有儀八音諧而神人和敷奏大成之禮樂百官富而宗廟
美增高數仞之門牆豈惟崇德而報功用是化民以成俗
臣材慚樗櫟業愧箕裘主鬯魯林勉守家庭之訓聯班覲
闕叨承

聖主之恩感事欣逢遂陋漢明之儀度遵經宏抱懋與頑
達之數陳感激徒深揄揚莫罄伏願金壁文明乾坤道泰
國有學黌有庠術有序益興三代之英才車同軌書同文
行同倫永固萬年之　宗社

弭災自劾

近者禮部奏今冬氣燠失調天不降雪乞　命文武羣臣
脩省祈禱臣切思陰陽不和因大臣不能盡職之所致而
大臣之中其咎最重者惟臣一人何也五府六部都察院
諸司各理其事臣居　內閣不但專掌　制勅文書而已
又任輔導之職與聞　國政天之降災亦豈非臣之咎而
誰咎且臣本凡庸與衆無異天順初誤蒙

先帝擢用蓋彼時翰林乏無老成儒臣備數臣亦自知才
學疎淺不堪是任每欲辭之弗獲八年之間雖蒙
先帝厚恩未嘗敢自安也
皇上嗣登寶位念臣　青宮隨侍之舊仍前委任但臣之
素行未能取信於人嫉忌誇毀者至今不息雖
皇上之　明不為所惑而臣心實不自安已嘗懇乞退休未
蒙　矜允近來天象屢變水旱相仍人民饑荒盜賊生發
是臣已不能盡職之所致也前代居公孤之位者多因災
異策免今文臣之中惟臣濫叨少保之職而又不為士論
所取雖無災變亦當辭去況有此災變尚可恬然自安而
不退乎今　內閣不為無人伏望

皇上察臣情懇賜臣罷歸田里則天意可回災變弭而陰
陽可和矣臣冒干
天威不勝竦懼期允之至成化　年　月　日奉
聖旨脩德弭災上下同之引咎自歸已見誠意所辭不允

繳進兩廣事宜

為征勦兩廣賊寇事有本院編脩丘濬係廣東人深知彼
處賊勢強弱民情休戚為見　朝廷遣將出師前去征勦
且喜且懼備將用兵事宜開寫揭帖呈示臣切看得丘濬
所言利害得失明切詳盡用之必可成功以此不敢隱蔽
謹錄一本繳進伏乞
聖明俯賜覽仍發下編行總兵等官知會是亦平賊之

一助也謹題

論輔養君德

切惟人君一身為天下之上所係至重臣民瞻視以為休
戚四夷觀望以為向背若行事合宜則中外人心自然悅
服不然則人皆離心離德欲天下治安不可得矣今
陛下初登寶位天下之人莫不延頸舉踵仰望治平然治
平之本在於君德而輔養君德又在左右前後必得老成
端謹之人可也臣切見內臣曾事
先帝歷練老成隨侍
皇上端謹小心者不為無人伏望
皇上命其不妨管事於每日退朝燕居時分不許暫離左

右舊日隨侍讀書者宜照舊每日隨侍不必分班其餘使
令之人亦須選擇謹厚淳篤者供事如此庶於　君德有
益但有輕浮頑滑喜好生事逢迎取悅供耳目之玩信佛
老之教者皆不可近伏望
皇上即日退出各衙門辦事毋令隨侍如此庶於　君德
無損臣受　朝廷祿位爲　宗社生民至計敢不竭忠盡
言惟
皇上剛斷而進退之天下幸甚

奏災變

臣見昨日申時天大雨雹風雷交作飄瓦拔木又聞天地
壇正殿覆瓦及各屋脊外門拴木多有損壞　上天垂
戒之意顯赫如此不可不懼伏望
皇上勉加脩省雖在閑靜之中常如對越神明之時不可
一毫與左右褻狎亦不可聽其哄誘而寵用之每日惟與
老成之臣商議君德如何而脩朝政如何而舉念茲在茲
頃刻不忘又當寫　勑戒諭群臣使君臣上下一同脩省
庶可以回天意臣愚見如此謹具題知

乞終制

臣於成化二年三月初七日聞父昇於二月二十三日在
家病故移文吏部具題欽奉
聖旨李賢着馳驛奔喪去上緊來臣惟　聖朝以孝治天
下士之見用于時者無分大小於父母之喪有三年之制
俾爲子者得以盡其孝親之心實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
義也況臣叨居重職若以所任之事而不得盡爲子之道
恐無裨於名教也伏望
聖恩憐憫容臣終制依例起復庶得忠孝少盡於萬一矣
臣不勝懇祈　天恩之至成化二年三月初九日奉
聖旨朕賴卿輔導勿以私恩廢公義宜抑情遵命以成大
孝不允終制

再乞終制

臣聞父昇喪例該守制吏部具題奉
聖旨命臣奔喪而來臣即具奏懇乞終制又奉
聖旨不允臣切思自宣德七年出仕違父母膝下三十五
年矣父今八十七歲而卒使臣又不得終三年之制抱此
終天之痛死不瞑目臣之私情其苦如此今
皇上必欲臣奔喪而來蓋以事有不可釋者臣惟君親無
二致忠孝同一理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未有不能盡
孝而可以爲忠者
皇上之意以爲國家事重不可以彼而捨此臣亦知其所
重在此但今內外大臣當任者皆忠正老成之人使臣在
此亦不過贊成其事而已無臣贊之亦不爲欠臣之去就
甚輕
皇上所以留臣者未見有不得已之勢昔宋時宰臣富弼
聞母喪守制朝廷起至五次弼終不起蓋以朝廷有人不

至於甚不得已故也臣之踪跡似亦類此伏望
皇上察臣區區懇切之誠容臣終制少盡孝情況三年之
間瞬息而過臣今年纔五十九歲假使未填溝壑驅策駑
鈍以報
皇上尚有日矣臣不勝悚懼期允之至成化二年三月十
一日奉
聖旨卿當深念職任之重移孝為忠不必固請終制所請
不允

三乞終制

臣本以凡庸遭逢　盛世誤蒙
先帝擢用八年之間因循度日無所建明有乖清議而天

下後世之所譏誚誠不可逭也
陛下即位之初不録臣之過而反加以高爵蓋念　青宮
隨侍之久耳彼時晉例陞進臣雖自揣非據不敢獨辭後
屢以為辭終不賜允臣心愈加慙懼今臣不幸遭父之喪
循禮守制于道當然
陛下念朝廷事重謂臣可以委託堅欲奪情不允終制不
知臣實駑劣不堪此任有類折足之鼎將必覆公之餗況
奪情亦非太平美事臣若奉　命供職不惟無益於　朝
廷抑且增罪於臣身且古之大臣若房玄齡張九齡寇準
文天祥諸人雖皆奪情人不非議者良以各人之才足勝
重任而有益於國家天下也如臣不過尋常之流耳而亦

奪情寧免人之非議乎臣無事之日亦招謗議今若不盡
終制不足臣者得以藉口必謂臣心以此為榮姑陳奏章
免人非議而已伏望
陛下察臣此言容臣終制然後供職庶為太平美事臣迫
於至情不顧煩瀆之譴惟
陛下矜而從之幸甚成化二年五月初六日奉
聖旨禮有經有權朕特從權制用卿故累辭不允若固違
君命豈得為孝卿當深念大義勿恤微言勉起就任所辭
不允毋得再陳

四乞終制

臣本無過人之才叨居重職每欲辭之不可得茲者罪逆

深重禍延於父抱此無涯之戚雖循禮守制不能稱情矣
部援例奏請
皇上以用人之際不允終制臣又累訴衷情
皇上曲賜優容終不矜允臣彼時自慮且待回家安葬畢
日決意不起遣人馳奏務求終制不意
皇上特遣內臣馳驛同行妻子不得隨去到家匆匆擇日
開穴卒哭祭畢內臣即日迫臣上道臣欲寬延數日亦不
可得臣念　君命為重不敢不從私心自計到京謝　恩
之後披瀝肝膽祈天請命今具疏上陳節奉
聖旨勉起就任所辭不允臣捧誦之際涕泗交頤所以不
能仰遵

聖訓就任者區區之心誠有所不安也用是再竭愚衷上
瀆 天聽况臣犬馬之年迫於衰朽縱依 命供職未必
能副
陛下之盛意徒重臣之慙增臣之罪而已伏望
皇上早降綸音許臣終制不惟俾臣得遂所願而於 朝
廷亦有光也臣哀疚之中語言無緒冒瀆 天威不勝殞
越待罪之至成化二年五月初七日奉
聖旨卿言之再三朕已具知但委託尤重宜體至懷即日
就任慎勿再言

古穰文集卷之三

書

與薛僉憲書一

嘗竊以為天下之士無不可與為善者特以聖賢不世出而無有成就之者昔孔子不出則七十子終晦於當時程子不出則游楊諸公不顯于後世夫天下之士如七十子游楊諸公者未嘗無也惟其不遇聖賢故無以自立于世士之不幸無大於此昔羅仲素聞楊中立得伊洛之學遂不憚千里往學焉既三日驚汗浹背曰幾虛過一生使仲素當時不遇中立未必能傳其道顯名後世嗚呼天下之士如仲素而不遇中立者多矣固知虛過一生而莫由也已其志可哀焉如某之不肖安敢自列於游楊諸公意者使得遊於程子之門雖不敢望游楊庶幾於聖賢之道得聞萬分之一必不為程子所棄矣豈至如此而已雖然聖賢之生關乎氣運以今之世觀之氣運可謂盛矣而未有聖賢者出豈方出而未顯亦雖有之而人不知若曰有之未必不知意者其方出而未顯也今天下之士有志於道學方出而未顯者豈閣下其人歟某幼時務農十八始入學乏良師友無所發明在學七年為有司催迫赴試不幸而中既而以公務至山西得見閣下議論淵源心竊自喜以為天假此遇使知造道之方也孟子曰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嗚呼孟子之不為鄉人亦明矣而憂之

如是若夫中人以下之質設使其心如孟子則其憂當何如我此其之所以大懼也然雖愚昧所擇亦明然觀四方賢士大夫其於道學見之明求之切者無如閤下於是願遊其門冀無虞過一生惟閤下察此心憐此志引而進之倘不見阻自當質疑不敢怠不敢忽

與薛僉憲書二

向者不揣無狀輒敢請敎于左右已而瞿然恐懼待罪不意閤下矜其愚昧辱賜敎墨示以造道之方於是斂袵起敬而披誦累日不能釋洎閤下來京幸欲相從冀聞咳唾之音柰拘於職務未及再會而閤下行矣付之悵然來嚮謂讀書而不中其道不免買櫝還珠之弊僕初未之覺已而竊意驗之身心開卷便覺與聖賢不相似始大慙懼乃知向日誦其書解其義未嘗求是道體之身心眞無用之猶拍耳宜乎於聖賢之道無異於夢中冥冥茫茫莫知所之來喻謂但覺心身存處少有違理則一刻不能安其身若於道理不實見得烏能如是僕之所以願承敎者亦求如是而已竊惟先儒論求道之方非一端至言立身進步之要獨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及言所以用力之方則以中庸戒謹恐懼爲持敬之本大學格物致知爲明義之端此聖賢造道的實緊切工夫有志於學者舍此無所用其力也然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中人以下之資安能自振拔耶必得師友朝夕講明相觀而善如此琢磨十數年後萬一可望嗟夫欲學齊語一齊人敎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求之不可得況於楚咻之中無一齊人之敎而求齊語得乎僕之所行有類於是且志又不能勝氣每於經書讀未終篇已欠伸思睡縱强之不克是以一曝十寒卒無次第望於道理有豁然貫通處何由得哉然忠孝大節固不敢虧惟聖賢細膩工夫精義妙理見於行已接物之際决不能到非敢自棄也素無涵養思索講明之功實理不能得之於心故耳然非不知爲己爲人爲義爲利之分凡有動作欲體爲己爲義之眞但不能灼見辨之不精毫釐少差忽不自知已陸於爲人爲利之域矣此僕之所以凜凜也敢不就有道而正之夫所貴乎君子者以其能成己成物也古之先儒莫不惓惓欲接引成就人不追旣往不逆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望閤下以是存心啓迪來學若夫人之斥咲乃世俗常態非所恤也來喻所謂熟讀聖賢諸書一字一義灼見下落體之身心繼以無倦自今以往敢不服膺僕之所以願遊其門不肯他適者以閤下見道分明故也伏惟察其志而敎之幸甚

擬上執政書

生某謹齋沐再拜上書于大人先生閤下生惟閤下名重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閤下而士風之振與不振豈非閤下之責哉今天下之士奔競之習未止而廉退之節

少見豈世道日降而人不復古歟亦上之人有以使然歟
不能無疑於是也夫人材之盛衰係 國家之安危士風
所關不其要乎此生之愚見獨敢以是爲閤下一陳之然
閤下盛德大才博學篤行臨大事決大議不動聲色而措
天下於泰山之安如韓魏公者固知後生小子淺識薄見
安能有補於萬分之一其心以爲古之君子不可得而見
之矣幸而今之君子有如古之人者不得一接其言終身
之恨也於是不揣無狀輒敢妄言瀆聽竊惟近代以來士
風之盛莫宋若也原其所自亦上之人有以勵之耳昔王
文正爲相張師德兩造其門文正遂薄之以爲狀元及第
但當靜以守之彼尚如是則無階而入者當何如耶雖惜
其才遂終身不用其所以抑奔競勵廉退之意深矣吾是
以知宋之士風宜於此乎振之韓持國執政一官上書求
知伊川先生曰大賢居位卻不求人反使人求己蓋爲不
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其所以惜廉退惡奔
競之意篤矣吾是以知宋之士風宜於此乎正之至若與
一官者必固辭有一過者必求退居當道者初無戀位之
心在下僚者率皆高尚之士宜乎宋之人才有三代之風
君子推本必當歸功乎如二先正者生之所以惓惓於閤
下亦欲如二先正之意以振士風使當世之士無愧於宋
不勝至願冒犯左右恐懼待罪惟閤下察其志而恕之幸
甚

簡全尚書

伏惟左右豪傑之才耿介之操求於古人中亦不多得以
區區愚陋無似累蒙眷注思欲效誠獻忠於左右久矣今
左右以 國家安危爲己任因邊城之粮勞心竭慮爲轉
運計不欲費損 國家前者朝覲官已運來十數萬石今
又欲在京爲商大戶軍民之家定爲則例運之以與冠帶
蓋爲社稷大計出於不得已而爲之者但衆人不察此心
以爲故欲爲此損下之舉是以多生謗議謂古之大臣爲
國大計務在得人心凡有所費寧在虧官不肯損民恐失
人心故也拯知左右之心非不欲得人心也以爲此等爲
商之家承平日久所積必厚然其間亦有消乏不似前日
者今奉行之人又過於嚴察稍見其家房舍動用儕飾便
謂有錢拘而報之不聽其訴只欲多報爲功不知十無一
二不窘者況此時四方人心離散者多居京師者又有此
逼不無動搖其心所關不小見說四方商賈聞知征稅有
增多止而不來今被拘報者亦欲賣房散去夫京師者大
衆也今爲此舉則大衆日散不可不慮或曰左右所舉已
行雖有諫說必不從也予謂此說甚非蓋不忠於左右者
云耳果事有不可即當切告未必不從況大德寬宏何所
不容輒敢以所聞不便者爲獻望高明熟察審處之

答陳祭酒書

晚生某再拜書復致政大司成陳羌先生閣下區區曩者

筮仕之日闔士林清議謂先生道德隆重威儀尊嚴造詣
人材具有成法與宋之胡安定不相上下於是竊之胸中
日切景慕及文旆至京區區群衆中進見獲覩風采乃知
果為天下第一流人物第以拘於官守弗克從遊為恨後
凡來京區區未嘗不進見既而歸休人皆惜之以為斯文
宗主未有接其芳躅者且先生為天下儒者師豈必出其
門然後仰之既區區叨在搢紳之末今濫竽館閣於前輩
師儒當伸問安之敬但多事匆匆弗克致書茲乃先枉教
墨之賜感愧交集緬惟先生優游林下安養天和山色水
光詩懷酒興天壤之樂無以代之欣羨欣羨區區株守如
常不足為長者道專此奉復臨筆悤悤惟自愛為道以福
不宣

答王仲宏郝憲書

鄉末賢書復郝憲仲宏文契足下屢荷惠書匆匆弗克裁
答茲者又承見惠云令子愛女已沒極陳悲哀之狀遂欲
自毀求羅夫古之君子立心制行具載方冊皆可師法試
觀宋名臣言行錄大抵知有國不知有家其心以為不如
是不足以立功名事業於天地間如富弼使契丹家書至
不開而去彼非不重骨肉之情蓋事有重於此者故也且
人之脩短自有定數君子當以理自遣子夏哭子喪明見
責於朋友先王制禮務合中道不可不及亦不可過也安
有因子女之亡盡棄平生之志乎又云遂斥于此足下為
都憲大臣廵撫重地切近京師正得時行道之秋遽斥之
守齊民不相干預乃取而納之於己誠所未喻　朝廷以足
下才智過人托以重寄今因子女之殤輒欲陳情來京吊
恤愚見以為不可凡教次書來見足下之意不能無私情
之累誠非鄉里所願望者而今而後足下宜盡改前愆一
乃勤勞　王事用昭令名於無窮幸甚

簡江西黃布政

令科得一進士張元禎選為庶吉士入翰林讀書此子年
方二十三四學問甚博識見甚高立論出人意表行文筆
力老健一奇才也不易得不易得但聞其家微而且貧茲
者告回畢姻本不欲放去留之進學過二三年然後成婚
未晚也又憐此子所稟厚骨髓甚弱況血氣未定之時
婚事用遲為好第念其父命再四不可強留若到家畢姻
後早令起程明年二月中迎其到京且彼處得此子於左
右亦有光也可留意照拂其來至囑至囑

答國子監丞閔鴻錫

昨得足下書及復拔關足見才識高遠出於尋常萬萬比
嘗痛悵自己立志不堅無所成就不免虛過一生得見足
下篤志進學如此亦為幸矣故以書相勉且道理無窮雖
古之聖賢亦未敢自以為足足下謂於道半明半暗未得
打成一片而受用雖云謙辭蓋亦自知之明有益求長進
之意在於不言之表矣但謂向上一節無誰與講是以古

本久強教無所施詳味其言則向上一節惟足下自知更無一人可講可教者夫向上一節豈易知而天下之士豈易輕邪雖周程張朱造道之深何嘗自謂獨知向上一節遂謂天下之士不可與講而教無所施也況在己於向上一節或未能盡知而教人之具或未必無欲遽謂不可與講而無所施毋乃忽於自察乎且既自以為半明半晦是模範未備於己而謂教無所施可乎既自以為教無所施是師道已足乎己又何賴矣於人而賴其資乎所引韓退之云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自謂不敢如此且退之與于襄陽書有所干求故發此相須之言以挾制之期於必聽豈聖賢道德之言邪況於此書前

後篤志進學之意亦不相類而足下引用其中誠所未喻夫以足下致書盡禮如此豈可較於辭語之間洗垢索瘢誠愛足下之深務期造於醇正之地故耳幸勿以為狂也而鄙外也及觀佳作數篇辭意高古可喜但為文貴條暢只看晦庵草廬之文如行雲流水理明意到初無險澀讀之令人快然於心二儒詩文累牘可謂多言矣於道不惟無害而且有所發明更望足下取法焉

與李叅政書

近因陝西守臣奏薦左右為叅政專理粮儲　朝廷特賜俞允可賀可賀予惟此任不比尋常重是立功名之秋比先年公專理此事聲價由是振起近來楊君專理此事行之亦自安靜今左右代理其事功名在此一舉但念此時陝西非前日之比以邊陲言之虜寇侵犯日久粮儲費用已多以腹裏言之連年災傷人飢加以大軍供給人民疲困已極存活者不得力田逃竄者多未復業若又徵運粮草豈不愈加狼狽雖左右有猷有為勢必有不可遂者為之柰何以區區愚見當以撫安百姓為先若使人皆耕作百穀既登方可徵運如或不察下情惟欲所委事完不但兩不得濟慮恐別生事端矣望左右留心斟酌預為遠慮幸甚

復張用瀚叅政書

茲承惠書足見雅意但稱許太過且擬人必於其倫臯夔

周召聖人之徒也區區何人可比倫邪在他人亦不宜如此稱譽況足下鄉友之至厚者豈可發此過當之言而今而後但問行已有乖繆者即規諫之可也且區區與足下同鄉同年出處相似素愛足下為人平易坦率雖兄弟骨肉不是過也昔足下由戶部轉吏部雖區區之意亦公道自以有私也天順初足下乃為右職所薦平生節操反被少損區區亦知不由足下特此輩以相知自為功耳向若不由此輩薦之不遲數月必為公論所推一時郎署豈有出足下之右者由是而為卿佐孰得而議之足下今日居藩尚以古之君子自勉其仕途利鈍不必芥懷安知今日之屈不為後日之伸乎非相知至厚言不及此區區居此

亦甚危殆每欲退休莫遂其願但日積一日惟冀不𡧳晚節耳餘不一一

與叅議兄時榮書

弟某書奉兄時榮左右向者聞兄在任處事或偏因此有書勸戒蓋骨肉至親情不能已故耳若踈遠之人任其所為於已何干孟子曰有人於此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兄乃不然弟之勸戒蓋必不察此言耳既而聞被校事者奏發弟甚恐懼慮不可解一日因
上召問別事畢言及此事遂蒙記兄之名似有輕減之意今又遭此曠蕩之恩脫然無事却因言官議論吏部考按年老還家致仕得以保全晚節何幸如之兄今回家優游暮景鄉園之樂寧有涯邪弟居此勢位亦甚危懼每欲求退未遂所願待一二年再用懇辭會須見從也只此不悉辰下向熱惟冀自愛

與山西鄭僉事書

近者楊編脩送足下所寄一書并詩三首足見雅意且喜足下實授憲職但云有母見在意欲援京官例求封此固人子之至願有不可得遂者足下必欲遂此願則惑矣且母氏之榮雖在於此其奈勢之不便在足下惟當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耳若使是方學校大興士風丕振才猷見於行名聲昭于時足以慰母氏之心矣其榮孰甚焉況人事盡而天理得然則前所願者庸詎知其不終遂邪足下為是藩斯文領袖人才邪正係焉或差之毫釐即繆以千里可不慎歟來而不往在禮為非輒以是奉答惟足下裁之

請劉主静學士為冠賓書

僕之長子名璋年已長成粗知禮義茲欲加冠於其首顧惟冠禮者人道之始古人之所重也冠義所以將責成人之禮焉可不重歟然古禮筮賓後世無古之筮惟賢是擇以今觀之搢紳之間學問之博行義之篤孰有過於先生者故敢請先生為之賓先生有以教之也卜在五月二十二日至期恭俟僕蒙惠然賁臨玉成其事感佩盛德寧有既邪專書以達萬冀不外

與友人姜貴[illegible]書

向聞足下遭內艱還家繼又聞途中遇鼓盆之憂竊恨宦路遠隔不能致生芻之奠慚愧曷已茲承惠書足見故舊之情且審克襄葬事慰懷慰懷今歲
朝廷恩典極寬下民想皆被澤區區自去歲以來屢經危險謗議紛紛播傳四方足下豈不聞知但以剛中自守獨立不懼近日頗詵安靜此心惟欲天下蒼生皆得其所一身禍患非所恤也先正云為善為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且天順年來區區所親見者善惡之報錙銖不爽自念本以凡庸冒居輔導之職雖無正君之效而濟民之心未嘗不切切焉然奸惡之徒恆欲加害卒不見遂以勢觀之如群虎逐一羊萬無

可脱之理豈料虎反自斃而羊尚存焉其故何哉蓋善惡之報誠如古今所言不可誣也區區每以盛滿為戒决意求退未蒙見允柰何柰何但着意保全晚節而已惟足下相知至厚故一告焉

簡蕭司馬

向者 朝廷以左右叅贊機務深愜衆望且謂根本重地自此有托矣尋荷左右惠書歸功於區區不敢當不敢當但往時公道難行料左右平生之志未能盡展茲時可以行矣况代守偹若不過辦謹之人中人之勢亦非昔比或有私情决不可從凡百興利除害撫恤軍民安靖地方之事皆在左右一人太平氣象先自根本之地卜之佇見功名事業由此益盛矣朋友之所願望者如此諒左右必能副之

與趙都督書

近聞猾石羽書交至此賊必然入寇且京師每歲費粮數百萬石以養軍士為何專在禦寇而已今歲又有銀兩之費俗語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軍士不思平日費用 朝廷錢粮一旦用之凡百所需又仰給於 朝廷有不逞者輒生怨望蓋由上之人不能申諭故也今兵士聞征虜寇其心皆怯有詐病以避之者曾無奮臂敢勇之士蓋由將帥不能鼓舞振作故也若兵無銳氣望其遇敵取勝難矣欲遣虜角拒馬鎗釘板擂㩧絆馬繩皆非殺賊之具不過欲自衛其身而已况木鐵之費動以百十萬計雖定天下者恐亦無此費也惟足下熟籌之

與劉顧孜都憲書

近聞蘇松嘉湖常鎮諸郡多水禾稼無收人民飢窘且云賴有巡撫者在不然無所望也由此觀之則數郡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左右一人正勞心焦思之時凡百救荒之政宜極力為之可也見說彼處在官錢粮積之亦多若能存活民命雖盡數給散亦可此事在左右一力主張儻以為官物不敢盡用以致人民餓莩流離亦左右之責昔富鄭公在青州活飢民五十餘萬自謂賢於中書令二十四考朱文公在浙所至多災民不聊生而救濟之術無所不至以理言之賢者所歷宜召和氣以事觀之必如此然後見仁人之用心也或者天災流行預擬斯人以全一方生民之命耳又聞蘇州知府得人數十年來纔一見焉今年天下多水未有甚於彼處京儲所供全出於此不有人民何由而得勉之勉之

請吳與儉學士為冠賓書

某再拜書奉學士吳老先生閣下僕之第二子玠年已長成粗知禮義茲欲加冠於其首切惟冠禮者人道之始古人之所重也而後世忽焉區區忝在搢紳之末不忍以後世所忽者從而忽之於是勉求古人所重之意將責其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但古有筮賓之

禮而今則無古人之盛歟惟擇其賢者為之令名公鉅卿不為少矣而儒行之高未有過於先生者况先生有母壽踰九齡有子官為風憲一門福壽當世罕比故予輙敢敦請先生為賓不但有以教之而又藉其積善之效以勵之也卜在是歲正月二十七日至期恭俟尚蒙不外惠然賁臨玉成其事則僕之父子所以感佩盛德者誠無量也專書以達惟先生其亮之

答汪敬主事書

同榜百人所餘無幾每一念及為之悵然惟年兄不戀懸於祿位其就職也最遲其休官也最早若以宦寘棄除之數度之而年兄優游林泉之樂宜方殷而未艾也若區區遲叨崇階無所建明既不能康濟天下又不得引退較之年兄孰得孰失此可為智者道也茲承惠書乃有健羨區區之意是見友道愛厚而於鄙懷所存宜乎不暇悉焉及誦奔走衣食之言於心惻然且以拙少陵自况而無王參錄之濟者柰何柰何區區慨念同年之義特以俸祿之餘少助二五之數不必如恭錄也繼今以後倘篤交道尚以區區所行缺失見告展下漸熱惟自愛不宣

古穰文集卷之三

古穰文集卷之四

記

浣齋記

景泰辛未秋予搆小室於客廳西扁曰浣齋客有過者顧之曰子以浣名齋得乎浣將浣其衣乎抑浣其身乎予應之曰非也欲浣其心耳客惑焉曰身有垢浣之以水心何浣乎予曰子徒知浣身之垢以水而不知浣心之垢以學天之生人異於物者以其靈且貴也所以靈且貴者以其心之明也柰何世之人蔽此心於物欲棄靈貴就昏賤聖賢憂之乃示以學問之道使之除物欲而明此心蓋物欲者心之垢也學問之功浣心之水也嗟夫今之學者惟急於浣身而不急於浣心見身之垢不俟終日必滌其膚而後已於心之垢而反忽焉何哉蓋垢在外而浣之以水者其功易垢在內而浣之以學者其功難行其易而忽其難世之常情也惟古之君子能從事於難而不忽是以大學在明明德必本於格物致知中庸自明而誠必由於學問思辯也若夫克己復禮顏子之浣心也寡欲養心孟子之浣心也制外安內程子之浣心也嗚呼六經四書聖賢之言無非浣心之具也學者徒玩是具不知用力於浣心所以靈貴之棄者不可復得昏賤之就者不可復除吾為此懼而加省焉扁其室所以示不忘也客斂衽謝曰吾今而後而知心之垢浣之方矣願拭目以俟子心學之成是為

記

李氏祠堂記

先王制禮於報本追遠之祭獨注意焉何也蓋非物之自外至者禮由中出生於心者也況禮有五莫重於祭而祭之大者惟在乎報本追遠而已古者大夫士之家皆有廟以祭其先而庶人無廟蓋禮之曲折非庶人所能行也故曰惟賢者能盡祭之義後世大夫士之家非有朝廷之賜不得立廟與庶人無廟者何異欲不忽祭之義難矣先正大儒獨爲此慮乃創祠堂之制以爲上下通禮此先王未之有而以義起者也此仁人孝子之用心也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蓋尊祖敬宗之意開業傳世

之本有家名分莫大於此者乎昔以大故還家承父兄之命始建祠堂於正寢之東一遵朱子之制三間五架中門兩階內列四龕以貯四代神主凡百器用莫不畢備歲時祭告俱有定式品物之數因時制宜務使子孫可繼而行雖小有損益從權取便要之不失先正之意然祠堂內有祭器外有植木祭器不可斷植木不可薪嗚呼後世子孫安能保其無不肖也觀陳氏作思亭記欲戮之子孫視其善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寓意深遠吾族子孫登斯堂也覽吾之言而思彼之勸戒其不油然興起孝敬之良心乎如是則斯堂可傳於永久而世世子孫庶無忝其所由生矣若夫盡其誠慤精明之心以饗親而受其福在吾子孫

之所自勉也遂刻石而記之

澗河石橋記

洛城之西十里許曰澗河即周公營洛卜澗水東之澗其源無常惟冬及春波澈潺潺波落勢縮入夏及秋則滾滂皆集驚湧泛汩其波滉瀁其勢洶湧澎湃颯颯其聲四聞非無橋也而往來之人不免傾裂覆泥之患顧所建者木橋耳水涸而建水漲而傾甃蕉增新跆無虛歲蓋即易令十月成梁周制十二月輿梁成之遺意但法不古若徒艱民力而人之病涉自若也郡守王瓚知此患爲憖謂宜建石橋乃以狀聞 詔可於是太守袁鋌總其事通判薛慎推官丁俊董其工邑之令丞蔣孫宏等蒞其役袁公仍

捐俸爲倣偏倡洛民聞之亦曰是吾輩之利也於是富者以財貧者以力莫不樂從經始之日忽於水濱得大石若干磊砢無算意造物者默相其成遂陶甓煉堊以圍以築以鞏其址以鋪其砌爲虹三洞高三丈八尺長一百二十丈橫四丈自癸亥十月至甲子五月橋成郡人監察御史周濟嘉其事謂諸公之善不可沒而建橋之歲月亦不可無記命予記之予惟先王之政巨細具舉無事不合於民心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憾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者夫以子產之賢聽鄭國之政一以乘輿濟人遂取譏於君子而孔明治蜀橋梁道路莫不繕理民不言勞君子以爲彝幾先王之政諸公此舉

舍及人之小惠爲經世之遠圖蓋無子產之譏而有孔明之譽矣矧今四海一家洛爲陝右通衢是橋之建豈惟一郡人之利所以爲使節遞檄星軺驛騎之便免商旅游宦計吏賓貢之阻其利不尤博哉嗚呼一橋之舉彌歷年之患基無窮之利如此而大者從可知矣是宜刻石以永其傳橋堅緻可久然千載之下有雁激齧蝕之虞作郡者尚以王周之志繼之

心源亭記

鄧之儒學在古城巽隅規制宏敞殿後曰明倫堂堂前道中一井其水湛然以清有司作亭其上御史項君題之曰心源州守崔君富謂予鄧人也請記之噫吉哉心源之名亭也夫源者井內之泉也而必冠之以心者何哉湛然以清者水之本體也苟終日蕩之未有不濁者也虛靈不昧者心之本體也苟私欲蔽之未有不昏者也水之蕩而濁者有時靜焉則本體之清於是乎出矣心之蔽而昏者有時靜焉則本體之明於是乎在矣甚矣水之清濁有似於人心之昏明也清而明者莫不皆由乎靜濁而昏者莫不皆由乎動然水之濁者靜則清矣初無用力於其間而心之明者雖由乎靜必有主敬之功焉於莫知其鄉之時操存而不失於寂然不動之中涵養而不忽然後此心之太極無不具也此心之明德無或昏也保此心之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存此心之良於夜氣平旦清明之際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居是學者觀心源之名寧不惕然有所警哉或曰項君名亭之意果出於此乎曰不可得而知也緣心源之名而推心源之理如此然項君之意雖不可知要之不出此理之外也於是乎記

重脩朱文公祠堂記

道在天下賴人而明然非聖賢不能明也而聖賢之生世不常有孔孟以來千有餘年發明斯道者始得周程張朱四人而朱子明道之功爲最多其用心也爲益勞何也孔子之時載籍未繁邪說未熾刪述六經之外無聞焉而朱子之時載籍不勝其繁邪說不勝其熾六經之外書傳子史又倍蓰焉莫不一一抉衷而發明之其用心之勞可知矣嗚呼孔孟而後群賢用心孰有勞於朱子者乎能勞群賢未勞之心亦能見群賢未見之道此朱子明道之功所以爲最多然則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紹道統立人極而爲萬世宗師者朱子一人而已奉祀之典在天下後世固宜極盛而況其父母之邦乎建寧太守劉君鉞走書至京師告予曰建寧文公之闕里也子孫世居焉舊有祠宋寶慶中所建者歲久而廢　本朝永樂中有巡按御史率郡守重建之正統初　詔復其子孫官爲脩葺祠基後復以九世孫梃爲五經博士以奉祀事又以高第弟子蔡九峯黃勉齋真西山劉文簡配享天順六年冬鉞來守是郡升謁祠下觀其規模狹隘弗稱遂詢得所復之地展

而脩之中為正堂輔以兩廡東西為廊前為大門後為神廚復建閣以為藏書之所經始於是年某月某日落成於十二月某日敢請記之以示永久夫治郡莫先於化俗化俗莫先於興賢一郡之中有先賢焉為郡守者必當表而出之以勵後進況文公大賢天下後世所共尊崇者哉劉君此舉可謂得治郡之要矣雖然表祀先賢固將以感化郡人而在已亦宜取法凡文公作郡治民之術具載方冊可考也劉君尚體而行之

重脩汾陰后土廟記

汾陰有后土廟漢武帝之所立也古之王者於建都之初為圜丘於南郊謂之泰壇燔柴以祭天為方丘於北郊謂之泰折瘞埋以祭地所以達諸陰陽之義初不擇所於遠方至武帝則不然其祭天也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祭地也不於北郊而於汾陰後世人君亦有好尚武帝所為觀幸其祠而祀之者故汾陰后土之廟至今然郊祭天惟天子得以行之社祭地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以通行所以尊天而親地也記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曰惟為社事單出里惟為社田國人畢作惟社丘乘共粢盛嗚呼聖人制禮詳於祭地者如此非加厚也誠以地道之大乃載物生財之本而報本反始之意有不得不厚焉爾吏科給事中樊君冕投簡以告予曰汾陰后土之廟歲久傾頹有[illegible]以民者率其鄉人各捐己貲重脩之盖能嘗嬰疾禱于是廟而愈且郡有水旱疾疫往禱者無不應蓋后土之神所以陰祐是方之人者甚多是以不待刑驅勢使而感發誠心為之鳩工者十載今已落成不速不迫用圖堅緻於久遠故願得不朽之文以示後世予惟造化之正氣真實無偽人能以誠感之未有不應者而汾陰之人於報本反始之義雖未之究然因后土之靈應可以知其誠矣圖誌又謂后土廟在汾水入河之曲謂之汾脽脽者尻也言汾之尻處在邑之西北歷代脩造之詳具載碑刻元則歲時致祭焉　本朝祀神悉從古制故后土之祀在都之郊而汾陰后土不復列於祀典所以崇奉之者屬於是方之人為有司者因宜順其所欲而篤其誠戒其褻使先王親地之禮藉之而存不亦善乎邑舊名汾陰隋改曰寶鼎宋改曰榮河皆因后土呈祥而名或謂軒轅掃地而祭后土汾脽之上事不經見云

薊州新開運河碑記

君子受一方之寄者其要莫先於興利然必有過人之才識見高遠灼知有利而無害然後興焉不然則率易妄作利不可得而害已隨之古人所謂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者良有以哉洪惟我　朝奠安海宇以康濟生民而防邊一事尤為加密東北二鎮控弦之士無慮十數萬人而糧餉之需大抵取給於江淮是以大河諸衛歲運三百六十餘艘[illegible]薊州為分而貯之往時由直沽循海道而近海多風

船至海濱不敢遽進必俟及旬日甚至彌月候風色止息方敢一渡或至中流遇風濤迅作遂罹漂溺覆敗之患歲損船不下數十而糧斛動以萬計主漕運者恒以為憂天順改元

皇上光復大位政令一新天下臣民莫不忻忭鼓舞興起事功而巡守薊州諸臣深慮及此詢諸父老之熟於地理者云海濱有二沽一曰水套一曰新開相去纔十里可以開河通漕以便運艘避海難遂以其事聞

上命守臣都督僉事宗勝董其役勝尋以疾往告復 命參將都指揮僉事馬榮代之又以監察御史李敏工部主事李尚共莅其事三人者才識俱優乃同心協謀相度高下起薊州諸衛戍夫萬人撫恤獎勵罔有不至以故衆役感悅爭先効力以是歲三月始事於甲午訖功於丙午人皆驚異以為成功之速如此必有神明默相其間遂建天妃宮於新河之左且謂斯舉便 國家之漕運通商旅之往來公私之利在焉非小補也乃立石于侯之書至京師乞予言以紀其事予嘗考唐神龍中於漁陽開平虜渠以海運漕以避海難當時便之今二三君子能興斯利於百載之後蓋非率易安作者矣嗚呼興利固難而保利尤難若夫繼諸君而巡守此地者尚體諸君之心以興起繼修之志用保此利於無窮焉是宜大書傳之久遠且以為來者勸

山東布政司題名記

今之布政司即古州牧之職舜咨十有二牧始十三布政使之任也偉哉 本朝之制無異於有虞之制宜乎治效之盛過於近代也雖然舜之所咨如九官者悉稱其名而命之咨十二牧昔先咨之而不稱其名何哉非以其才德下於九官也又非重內而輕外也蓋均之為牧而有十二人焉其勢則不可得而悉數也惜乎十二人之賢其姓名無傳焉若夫後世文簡有史有傳雖為郡為邑者亦詳錄之況居方伯之任乎然今之布政司率多立石題名者非尊寵其姓名之況也蓋亦有以勸懲之意焉且 本朝自洪武以來居是職者以一司言之或正或佐無慮百數十人有正大光明者有計謀陰詭者有砥礪名節者有踐規矩法者有不憚勤勞而撫恤小民者有拘於因循而隳廢政務者有惟職是盡而廉靜自守者有惟利是圖而奔競求進者若此之類或善或惡在人耳目不可掩也況為善者今聞處招恒拔於身往往躋于崇階顯秩而率為名公鉅卿為惡者損行敗德恒出於己往往流於取怨蹈非而罕見幽黜罪罰一題於石則後之繼其位者觀其姓名而即知其所行之善惡勸懲之道孰有切於此哉山東布政使李曾二君嘗上書 京師告曰山東古青兗二州之地今為布政司實大藩也前人官是司者衆矣其才德政以事有美惡之不同而名則不可去取也茲欲礱石鐫次

職名垂示永久且俾後之来者常目在之庶幾有所儆警焉顧為之記予觀二君所言蓋有意於勸懲矣而今而後官於是者將咸歸於善俾政無不舉民無不安而　國家太平之治益由之以盛乎方將為記而未暇也司寇陸公都憲劉公亦嘗官於是司復為二君固請因書以貽之

河間府新建城隍廟記

天下郡邑有社稷焉有城隍焉社稷所以養民城隍所以衛民莫不有神主之故為郡邑者載在祀典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也或疑程子云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城隍不與是蓋專以養民為言而不及夫衛民者夫以養民言之固莫重於社稷以衛民言之則城隍亦豈淫祀哉且

門行戶竈坊廂表畷之類不過一家一鄉之利尚祀其神而不敢忽況城隍衛一郡之人者哉衛一郡之人而專一郡之祀宜矣大司馬河間馬公嘗謂予曰吾郡太守郝君淵之在任勤能興廢擧墜視城隍廟宇卑陋弗堪乃謀諸同官擇高爽之地而鼎新之經始於天順辛巳冬十月訖工於壬午秋九月凡殿宇門廊規模宏敞見者莫不竦然起敬真可謂棲神之所矣茲者走書屬予請文以示久遠惟先生有以惠之予惟郡守之能固不止此然考績之法以祀神為第一則亦同此　可以知其政也夫神之為德聰明正直云爾郡守之能既著於祀事而郡守之德必合於神可也能合於神則神必享其祀而一郡之人賴其庥庇且降福於郡守者日見其陞躋而無已也苟為不然則觀夷且廢矣於神何有哉是為記

重修武城縣儒學記

昔者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而民皆化之興起弦歌之聲自後千八百年而是邑之宰能繼子游之芳躅者幾人哉監察御史伍君善宰是邑乃能景慕其高風謂子游教民者禮樂之道而明此禮樂之道者學校也故慨然以作興學校為己任覩其舊規之狹隘卑陋也必欲新之而後已撫字之餘每自經營歲之胥中既而政通人和乃熟料之曰可以為矣遂率僚屬各捐俸資以倡之邑之義士多願助焉由是計財鳩工凡百所需一時咸備自正殿兩

廡以至門堂齋舍一切增新比之舊規高大宏敞邑人聚觀罔不歎美伍君於是走書至京乞予為記以為斯學之重予惟子游聖門高弟子優於文學而於禮樂節文度數之詳講之明行之熟觀禮記所載可見矣宜乎能以禮樂教民成化而見取于聖人也若之為宰顧何所觀法哉亦惟求子游所講所行之禮樂言而履之行而樂之推其躬行心得之餘以教是邑之人耳夫使君子學此而愛人小人學此而易使則斯學也謂之作興宜矣不然但以修葺為功而不知禮樂之為教則是邑之人於日用人倫之間不知所序而欲其興起弦歌之聲以成美俗不亦難乎嗟夫人有古今之異而理之在人心者無古今之殊也孔

以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向使子游生於斯時亦豈能捨禮樂以為政哉伍君果能體其道則民之所以感化者亦不異於昔時之武城矣繼子游之芳躅於千載之上以不負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於今日斯非宰是邑者之責乎

月波草亭記

月波草亭者秀水令莊侯澈之所建也宋時有令孫挺者嘗知秀州建月波樓為郡城之上以下瞰金魚池有繼為是州者曰毛滂乃重脩之自為文以記今樓既燬池亦塞莊侯慨念前人之遺蹟不忍廢也因鑿其池而浚之構亭於上以代樓名曰月波草亭邑人林君茂子同年友也休官家居見莊侯之蒞政公平撫民仁恕走書至京乞為記以重是亭予惟月波一也而得其趣者未必皆同洎觀毛君謂令孫君不可以月波為己物其自言也則謂其俳徊徙倚可以散鬱滯而忘憂趣然遺塵埃而出雲氣也今林君又謂莊侯嬉遊亭閒于以節勞佚而寄高興二子之言大意略同以予觀之莊侯既為此亭宜使其心如月波可也夫月者天下之至明也波者天下之至清也人心清明初何異於月與波哉但為私意所昏物欲所濁而後明者始有不明清者始有不清亦猶月為雲蔽波為風撓則明者昏而清者濁矣然風雲撓蔽於一時初無損於月波之淸明亦猶人心為私意物欲之所昏濁其本體則未嘗虧也莊侯其有意於此乎雲斂風息之際玩月波之清明以遊心於造物而與之同庶乎其可也夫心既明矣則無私意之昏其蒞政也將愈著乎公平心既清矣則無物欲之濁其撫民也將愈盡乎仁恕則是亭之建於侯之心德深有助焉豈但為遊憩之所而已哉嗚呼後之令是邑者能如莊侯斯舉皆月波其心而清明之則是邑之民將必長被其澤矣嘉興為邑地廣民稠本　朝宣德中用言者議分為三縣秀水其一也縣始剏於郡之西北隅而池適在後圃故莊侯得以建亭其上云

古穰文集卷之四

記

賜遊西苑記

天順己卯首夏吉日

上命中貴人引賢與吏部尚書王翺數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即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劍戟叢立芰荷翠潔清目可愛循池東岸北行榆柳森排草色茸茸如前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碧掩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游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翫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掖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徐搓牙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拏空突兀天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峯嶙峋崒嵂俯瞰池波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窗之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為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為峯以次對峙四圍皆石贔屭齟齬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摎葛薈翳兩腋疊石為磴崎嶇折轉而上岩洞非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甲棟宇宏偉簷楹翚飛高插於層霄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神觀蕭爽與人境隔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峯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跂而息前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宮闕崢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峯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艮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來流入宮牆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於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步許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峯倒蘸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煙霏雲靄朝暮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望蔚然日光掩映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岩橫列密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流散激射飛薄灑成為可玩水聲泠泠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旋轉逶迤而前為流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為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櫳欄檻之外奇峯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瑞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高百鳥翔集鳴聲上下至於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面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而止大官珍饌極其醉飽以歸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遊西苑有弛之意焉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歲計之弛纔一日則又未嘗不致謹也於是乎記

進士題名記

天順四年三月朔禮部以會試取中天下之士百五十人引見 廷試策以治天下之要莫不各展所蘊以陳乃擢王一夔為第一以次列其等第刊之於録復題名刻石于太學上命臣賢記其事竊惟國家取士莫盛於科目而人才用世莫盛於進士蓋彖縁之士必由科目而進歷代以來莫不皆然 本朝待之尤極其重其廷試也天子御正殿親賜策問使登對於丹墀其傳臚也天子復御正殿設鹵簿百官具朝服侍立已而致詞稱賀至於迎榜賜宴之類 恩榮之典莫不悉備而又立石題名傳示永久 朝廷勸士之盛意至此無以加矣為進士者能不知所勵乎雖然士之大節惟孝與忠百行之源無出此者果能忠孝則功名由是以大事業由是以廣擴而充之不難矣故嘗以謂功名事業無非孝親忠君之實未有不孝於親不忠於君而能立功名建事業於天地間者試觀古之皐夔稷契伊傅周召之徒其功名之大事業之廣孰非忠孝之所推乎噫捨忠孝而言功名則權謀術數之功名耳捨忠孝而言事業則百家衆技之事業耳烏足道哉近世人主或有見乎此者當策士之際祝曰願得忠孝狀元其意固美矣惜乎其不廣耳夫於狀元而願得忠孝之士矣於諸進士獨不願得忠孝之士乎今諸士既已策名於此必以忠孝自期然後於功名事業可以廣大而有光於前脩其措天下於唐虞三代之治也何有是科者尚勖之哉

需軒記

安簡陳先生為詹事三年予與詢訪諸先生造而賀之適斯搆一軒於堂之後親判秀發逢席其中以延賓酒一行先生起曰斯軒也尚未有名設以詩示訖言若予思之未得偶見軒外若絪緼然呼吏出視之吏曰有雲在天予因誦易需卦大象之言曰雲上於天[illegible]先生應曰正君子飲食宴樂之時也純道彭先生徐曰以需名軒可乎原博錢先生逢原呂先生皆以為然且俾為啟明需義而記之噫需之義深矣哉夫需者待也先儒謂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又曰雲上於天無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耳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也予又通觀一卦六爻取用雖異而需待之義則同是以名斯軒其意甚美而尤切於安簡先生之身何也詹事乃東宮之元僚謂之儲端而儲亦需之義也及觀設祿命者論先生之出處而育運方秉則當此之際乃需之時也以職言之既有以合乎需之義以命言之又有以值乎需之

安刲斯軒也未有善於以需名者雖然需之時義固歸於
致簡先生而凡我同官者皆不可忽也苟當其才德而未
施於用能不有以需之乎必有以需之然後隨寓而安一
聽於天不願乎外矣吾之胸中豈不洒落明瑩如光風霽
月而無一毫係累於其間哉不然於所不當得者必欲得
之責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怨天求取於人而不副所求
則尤人未有不陷於行險徼幸之域矣吾人雖不至於如
是亦當以之為戒而常存警畏之心可也此蓋朋友責善
之道不可缺者因并及之

勅建弘仁橋記

都城之南一水横流於巽方其源由兊而坤而離四泉迸
匯會而為河至巽乃大有一津焉在南苑之左去城四十
里凡外郡畿內之人自南來者東西二途皆由此渡車之
大而駕者小而輓者物類之馱者人之肩者負者擕者安
者紛紜絡繹四時不休有力者每歲為架木橋然不能堅
固而寒冱之際不免涉水且夏秋水漲即有覆溺顛仆之
虞而人之病涉滋甚天順癸未春
皇上聞之惻然軫念曰此先務也乃命剏建石橋凡百所
需悉出內帑一毫不干於民應用工役皆以金傭之聽其
自願而不强也卜日興造人皆踴躍懽忻爭趨効力不知
其勞而木石灰鐵之類率以萬計不替而集橋長二十五
丈廣三丈為洞有九以泄水為欄於兩傍以障由者復增
岸於南北以防衝突為寺為廟以資維護經始於是歲四
月十五日訖功於是月某日總其事者內官監太監臣黃
順臣恭督其工者工部右侍郎臣蒯祥臣陸祥告成之
日
上賜名曰弘仁橋仍 命臣賢為之記臣聞古先聖王之
治天下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然則其庶綱大
具舉而於橋梁道路未嘗不留意焉觀月令所謂除道成
梁月令所謂開通道路可見矣是以利澤及人如天地之
於萬物無有不足其分者哉
皇上復位以來夙夜孜孜躬理政務惟恐一民不得其所
出一令也必順於人心行一事也必合於天理其無異於
古先聖王之用心矣今以一津之濟聞之惻然是即不忍
人之心也為建石橋以便往來是即不忍人之政也名之
曰弘仁蓋弘者廓而大之之謂仁則不忍人之心之政是
已嗚呼一橋之利尚不遺焉如此况其大此萬萬者乎由
是以知
皇上擴充仁道被於四海而利澤及人之廣信如天地之
於萬物也已是宜大書特書以昭後世臣賢既為之記復
系以詩曰大哉元后作民父母民之休戚同其安否所以
先王發政施仁憂勤惕厲罔或因循卬惟我
皇博施濟衆視民如傷惟樂與共大綱小紀乃與乃修有
或遺者於心遑遑都城巽方有水病涉惻然與衆務遂所

極不惜內帑為建石橋工役之費民無秋毫爲厲而安利
澤惟久億萬斯年厥跡不朽由小知大如地如天帝王盛
德我
皇無前詞臣撰文紀述茂實勒諸貞珉永示無斁

重脩歙縣廳記

令之縣治即古子男之國苟無廳事則一縣之政令無自
而宣為縣令者固以安民為先而廳事所以視政亦事之
不可後者雖然為之者必出於不得已焉可也不得已而
已之則為廢事得已而不已則為生事廢事則縣令之職
不脩生事則一縣之民不安是以[illegible]為令也既不生事
以害民亦不廢事而廳職斯盡為令之道矣僉錦衣衛指
揮[illegible]君[illegible]嘗以簡授予曰此[illegible]矣
而今之賢者如[illegible]之令[illegible]吳君[illegible]而不[illegible]
出宰是邑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且以縣治一事[illegible]為
徽之附郭邑居郡城之東問政山之麓[illegible]又日[illegible]
弊前之官是者因循以度日甚至[illegible]
所容敝焉遂曰是豈可以仍舊貫者[illegible]
事雖出於不得已亦不可以勞民之力傷民之財也乃與
同官相謀各出俸貲為之邑之使義者聞之亦[illegible]於
是首建正廳次及門廂倉庫不旬月間煥然一新[illegible]
其能如此故乞為之記予惟遂之所存所行其[illegible]不可
得知即此觀之可謂不生事不廢事如前所云者夫縣之
廳事所當有也久而頹弊所當脩也雖用民之財力亦不
為過而遂也猶不敢一毫動民況肯以私事而害民乎吾
知歙民得遂為令殆無有不被其澤者矣異日報政豈但
為一郡諸邑之法而已後之繼為令而居是廳則思所建
之人思其人則思所行之政俾是邑之民仰觀是廳而感
德於無窮顧不美歟

臨深軒記

予天順癸未之夏構小軒於後庭之中扁曰臨深蓋取小
旻詩中如臨深淵之義客有見者或[illegible]之曰子為是
軒乃蹈危之所身之所安也今以臨深名之則危之也毋
乃不可乎予曰子言雖似然未知名軒之意也且危之者
固所以安之也苟無危之之心而欲身之安者鮮矣是以
古之聖賢兢兢業業無時而不戒謹恐懼故能免夫敗亡
之禍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孔子於繫辭表之曰危者
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又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豈惟易道為然凡詩書春秋禮樂之道莫不皆然而戒懼
危亡之說未嘗為第二義也然則後世之士有志於聖賢
之道者其存心行己亦惟如是而已不然則必至於慢易
而傾覆之矣此名軒之意也況予濫居宥密之地所謂在
四而多懼者可不危乎微使處豫亦必如二六之介于石
不終日可也豈可狃于安樂耽[illegible]不已而至於溺哉客乃
憮然曰吾之所知者近也若子之言其所知者遠也語曰

人紲遠慮必有近憂□其庶幾無近憂矣乎斯軒斯名誠
不可易於是乎記

自治齋記

昔孔子答樊遲問慝之問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先儒釋之者曰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人之常情明於觀人而暗於自觀嚴於責人而恕於自責所以於己之惡任其潛滋隱伏於胸中而□□其心不能鋤治焉此予所以自治名齋也夫古之聖賢莫不自治其身若成湯大聖也而猶檢身若不及曾子大賢也而猶日三省其身況後世之士乎故有惡未去吾則極力攻之必去而後已有善未存吾則極力求之必存而後已[illegible]苟不堅忍以守之安能保其不復萌於心乎善既存矣苟不自强以振之安能保其不復失於心乎是故隨事致察使惡無所容而無纖忽之可容善之或遺則自治之功庶乎其功矣或曰予之功如此殆無異於聖賢之自治乎曰所貴乎士者在於學聖賢之學也學聖賢之學雖不及焉則亦不失於令名反是則必隨於卑污鄙賤之域矣尚可以言士哉予於是而深懼也遂揭之以自警焉

集義齋記

予嘗構一小齋以集義名之或曰集義云者孟子之一言也子有志於集義則觀之孟子之書可矣而必以名其齋何也何居予曰即書而觀之其勢不能不旁及乎他也故揭此兩言以名吾齋庶得常目在之耳或曰集義之功可得聞歟曰子不觀夫孟子之言乎所謂必有事焉者言念念必在乎義而無一念之不義事事必合乎義而無一事之不義謂之有事是集義之外無他事謂之必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念集義之功以此可謂盡矣子方體而行之庶幾自反常直無所愧怍而浩然之氣由之以生也或曰集義可以生浩然之氣乎曰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浩然之氣也是氣也即天地之正氣雖人人有之不能以直養而爲私曲所壞苟能集義以生之則復行於我矣雖然是氣也可以集義生不可以襲取可以有事勿忘得而不可以正心助長求也或曰孟子論養浩然之氣而必先之以知言者何也曰子不聞諸先儒之言乎窮理知言以開其前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集義養氣以培其後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孟子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與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予於孟子亦云或乃慨然曰命之矣予遂槩括其言爲記而置諸齋之楣

大同鼓樓記

鼓樓之建雖有司爲政之一端而其所關則甚要且人之於晝凡有目者皆知時刻之所在入夜之際非更鼓以示之則茫然無從而知然則更鼓所以代人之目者也夫一郡一邑官府列焉百工具焉衆役在焉人民聚焉必有更

鼓以示之則有漏有期而不失其節庶務由之以興矣大同為邊方大郡有　親王以居之有大將以鎮之有憲臣以蒞之軍民之夥不下十數萬人而更鼓不可以無設也或曰更鼓之說固然矣而必樓之樓焉樓之費也甚大然則斯舉也毋乃勞民傷財矣乎曰古者郡邑之制必為樓於城門以貯鍾鼓名之曰譙用以警衆其勢不高則其聲不揚而人之聽聞也不廣夫以一樓之建為十數萬人之所聽聞則所費者寡所益者衆亦何勞民傷財之有或曰譙樓之鼓嚴昏曉之節而已今以為知時刻之所在何也曰昏曉之節有目者皆能知之惟夜有五時時有八刻人所不見故譙樓之鼓加之更焉夫天之運行一晝一夜九十餘萬里君子雖向晦宴息以安其身而天則未嘗不運行也苟因更鼓而知其運行之時則凡為臣工者寧不惕然興起其自強不息之志而法其健乎謂之嚴昏曉之節末矣彰武伯楊公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公越故嘗建鼓樓於郡中而屬郡守李福至京求為記予故述其所以然之故貽之

進士題名記

我
朝法古為治設科取士自洪武以來　廷試進士幾三十科凡豪傑之士出而立要津濟膴仕芳聲偉烈朔訇振耀於宇宙之內以輔成我
皇明雍熙泰和之治者率多進士發身也嗚呼盛哉天順甲申春
皇上即位之初禮部請　廷試貢士遵舊章也
上曰臨軒策士固我
祖宗法古求治之盛典茲朕煢煢在疚而情有不能安然行之者特令多士各陳治國平天下之要道以獻予以見
皇上盡孝之誠心取士之盛意兩得之矣已而命儒臣閱其所獻乃賜彭教等二百四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禮部復請立石題名于國子監
上命臣賢為之記竊惟士之仕者所以行其義也豈但君臣之義凡事皆當合於義焉不然則利而已君子小人之分在於此然則義之與利豈易辯哉不致謹於疑似之微未有不以義為利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是以古之君子恒戒謹恐懼慎思明辯而不敢忽也夫人但見皐夔稷契伊傅周召之徒功名事業光明正大如此而不知其所行純乎義也後世雖有豪傑之士終莫能與之比肩者顧其所行不免雜乎利焉雜乎利則不純於義望其媲美前烈豈可得乎嗟夫聖賢發明義利之旨詳矣有以先義後利為言者有以正義不謀利為言者惟恐世之君子徇利而忘義也今登名於是者果能惟義是行則功名何患其不光明事業何患其不正大而雍熙泰和之治將益隆矣而今而後碩與諸士勉之

古穰文集卷之五

古樸文集卷之六

序

送夏千戶序

予嘗讀太史公書見漢祖龍興豪傑雲從爲腹心爲股肱爲爪牙者甸匐震赫飛騰乎宇宙意氣之盛蓋不止於淩泰華衝斗牛也至以不言躬行篤孝淳謹見稱於當時者惟萬石君一人而已然萬石君歷惠文景武四朝尊寵榮祿而子孫貴顯至二千石者十七八彼所謂豪傑功臣之家鮮克保焉或禍及其身或子孫一再傳而敗者皆是也君子於此有以卜其福慶之所自矣今之世有類是者吾於鄧之守禦千戶侯見之蓋鄧自孔侯開刱以來其間勇畧特達爲崖岸斬絕之行氣焰可畏於一時者不可屈指至於忠厚愛人與物無競恬然自守於禮法之中子弟謙恭族屬蕃衍而軍士仰戴不替者惟夏侯一門向之氣焰可畏者不于患於其身則敗之於子孫數年之後泯然無迹甚矣夏侯一身一家躬行之善有類乎萬石君也譬之花柳逢春爭新鬥艷於一時至乎秋冬則頹然零落枯槁而松竹凌寒挺然蒼翠豈不可尚也哉夏侯在任蓋五十年于茲矣今以歲及指使在禮不與服戎援例以子代則今夏侯是也今侯名傑撝謙淳謹不減其父蓋前夏侯位不滿德厚施而不食其報功名富貴必於子孫乎吾之蘇子所謂天定者也侯世家和州之含山歲乙未從戎遂充什伍長洪武壬申以功陞懷遠衛百戶累陞正千戶以洪武甲戌調今任蓋世祿于茲云

送楊公儀知鄧州序

是歲戊辰夏四月吏部召士之當仕者請於
上命之官有楊公儀者冠諸士爲守於鄧鄧吾鄉也因贈以言昔者孔子適衛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向使孔子操治人之柄以行其道不過富之教之而已楊公往治吾鄧亦惟孔子之道是遵雖然不可忽也富之教之必有道焉先儒所謂制田里薄賦斂富之道也立學校明禮義教之道也以今觀之田里之制賦斂之薄出自
朝廷太守不與焉學校之立興[illegible]之日自有師儒太守不專也然則富之教之果非太守之責乎曰政亦多術矣彼所謂富之教之之道太守雖不與其事而太守豈真無所事者哉在政之初必謹察之某事也有以害吾民民之窮也由此而致吾除之某事也有以利吾民民之富也由此而得吾興之又謹察之某事有以薄民俗吾禁之不使復行也某事可以厚民風吾勸之不使或隳也害除利興民生遂矣富斯得焉薄去厚存民心善矣教斯行焉此富之教之之道太守所得與且專者如此嗟夫天下爲郡爲邑者衆矣如孔子之言而見諸行事者幾人哉必見諸行事而不託諸空言斯無愧於聖人之徒而守令之責塞矣楊公去此其留意焉

戶部尚書古公輓詩序

郡之人古君本來自鈞州持其父輓詩一帙造予舍且告曰先人爲戶部尚書而卒得搢紳大夫士輓詩若干首未有序焉者蓋三十年於茲矣非敢緩也以母老垂白在堂左右就養不可一日離今母以壽終始克至　京師意者鄉好得序其首以爲永圖予昔爲郡庠時聞鄉之先達在朝者有古公焉爲人端重有風度愛惜名節能以禮自防凡百肆好無一動其心者是以在家有孝友之稱在邦有忠廉之譽歷事

高文仁宣四朝眷注咸優蓋德孚於人而行無不達眞當代之偉人也既而領鄉薦上京師登進士公已棄世數年自傷不幸不得望見大君子威儀以挹道德之餘光付之悵然而已洎觀楊文貞公所撰神道碑乃知其平生履歷之實景慕之餘慨然於心思欲爲詩以自附於杜子八哀之義顧多事而未能也古君乃以此見屬其又何辭然輓詩非古也其意則出於古矣禮曰弔於葬者必執引執紼言弔葬者必輓引紼以助其力其哀可知矣今也於執輓之際形諸歌詠以敘其哀蓋君子緣情而生於人心者也況因之而發揚乎行實之美亦仁人孝子所當致力者今古君惓惓不忘於歲月之久非篤於孝親者能如是乎洵書公端朴以清白遺家本其季子也讀書好禮重於鄉曲舉澤子之秀者二人爲郡庠生幸業日進殆將復振其家聲以慰泉壤云

送崇德〃知縣焦君序

國朝進士除官內外兼用自宣德以來率多留內任或外任者什一今

皇上念及元元謂親民之職莫如令嘗考郡邑之治效由進士者居多於是間勅吏部自今縣令有缺以進士補之此求治安民之本心然意者不專於是蓋謂進士才高氣銳悉留內任未必不忘大節忽細一旦任重或有疏略之舉必於此焉歷之使之動心勞慮增益其所不能庶可以成大器需磨礪之以爲他日廊廟之需殆　朝廷鼓舞英豪之深意或者遂以進士得此不足榮蓋未之思也自常情觀之進士授職固宜喜內戚外而君子之喜戚則異於是不以內喜不以外戚苟可以行其志雖外而喜否則雖內而戚蓋君子之喜戚係乎道之行與不行也夫何職內外之計哉崇之焦君仲容以進士當選偕同年友十七人俱爲令仲容得斷之崇德人皆爲仲容戚惟仲容欣然造予告曰吾應得內任必安逸後不能堪事今識得出宰爲幸子知我者得無一言嗟夫仲容之志君子哉其過人遠矣是固以行道爲心喜戚不係於內外者也以仲容之心觀之蓋謂一邑之事萃乎令凡其利可興害可除弊可革盜可息訟可理攻可平凡百廢墜可舉者皆在吾掌握之中所以展吾才盡吾心次第而推之不難矣君子以行

道為樂吾故曰仲容之志君子也[illegible]者術規制
勞棠牘日不暇給曾如仲容之[illegible]彼孰得孰失
必有能辯之者仲容以為何如

代李司訓作送鍊士還家序

士之所以自顯於世者有二焉曰文曰武而文武之士
各用力於自顯之業則有難易精粗之不同君子不可不
察也夫用力於文者似易而為業精焉用力於武者似難
而為業粗焉然則用力似易而業精者勞心用力似難而
業粗者勞身勞心者治人勞身者治於人而 國家取士
於二途官勞心者終其身官勞身者繼其世則其所尚無
乃異指乎曰未可以遂殊視也夫文士為業雖精其途安
而武士為業雖粗其途險險夷之際安危係焉人情好安
惡危而夷者安所關險者危所係全生而遠害舉天出萬
危不顧一安者孰輕孰重不待知者而明矣由是觀之則
朝廷於官人之法其為慮也深矣今年夏予以教官考績
來京師適有故人曰諸姓而銘名者以鍊士相從過訪
而追陪者累日既而曰吾與先生得斯會不可以無[illegible]
請一言以為後會之張本嗟夫吾與子俱絆於仕途吾以
文而子以武其用力於自顯之業則有難易精粗之異身
心夷險之殊洎授職於 朝廷又有終身繼世之分而終
身繼世者有崇有卑有顯有微顧其崇且顯者我示之有
能也子尚勉圖之古人謂九重之臺起於寸土千里之行
起於足下慎勿以今日之役謂不可企及夫高且遠者於是
乎書

送劉主簿序

天下郡邑無慮千餘而地最民貧莫甚於山西山西郡邑
不下百餘而窮僻殘弊莫甚於太谷蓋太谷者盤迴蕃泉
盤根錯節之地也人之常情孰不惡繁而好簡喜易而憂
難古之君子則異於是以為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
蓋所見出於常情之外而乎有大過人者今之君子能若
是者鮮矣劉公某之為太谷簿也方投職之初人皆為公
戚惟公以為喜問之則云吾之利器行將別於與吾何為
不豫哉其勿乃哉戚戚已聞者始異而大異之洎下車之
日邑人望見顏色威儀皆愕然注視公已而莅事公明推
斷雖百務叢集而一辯判然市民始問謁者如遇論明日
去者半又明日半者去又明日無一至焉公以神明主簿
孰敢侮之越明年令行禁止吏民悅服旬藩府臬司大郡
銓公無不擊節嘆賞以為諸邑之簿最於是一邑之邊儲
專委任焉每於事殘未嘗不先人而上之爲之自慶于今
已八年矣操縱如一日焉太谷自開邑以來今丞簿未有
能終其任者或一二年甚至數月即為邑人訟而黜之間
能得白復任亦不旋踵而去獨公屹然若砥柱之在中流
是果何循而得此乎亦曰其立心也公其持志也勇公則
生明勇則能斷吾於是乎知劉公之利器可尚也已茲以

考績書最將遷於公有鄉曲之雅者謂不可無言以贈於
是乎書

送羅通判序

通判郡佐也郡之佐其名不一自秦置守以來無慮十餘
等曰郡丞曰治中曰別駕曰長史曰司馬曰贊治曰通守
曰倅與夫今之所謂通判者皆是也夫一郡之大有守必
有佐則是非可辯得失可别然後一政之施一令之下庶
乎有利無害而民得被其澤矣茶陵羅侯琥通判河南之
南陽　命始下也南陽之仕于京者往見焉退而喜之咸
相謂曰淳人也容貌舉止安閑不躁存于中者可知也詢
諸鄉人則又皆曰善人也鄉曲之譽莫有過者洎往任也

寮屬被其容接者舉得歡心焉按歷所部郡邑之民欣然
交慶于今三年輿人誦之曰羅侯判府吾民獲所羅侯出
遊吾民以休來自郡者莫不云然予聞而異之子貢問鄉
人皆好惡何如夫子以為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
其不善者惡之羅侯不惟一鄉之人好之自其所識至吾
一郡士民莫不好之與夫子所謂未可者如何解之者曰
子見侯之鄉人好之者皆善人也安知惡者之不惡乎其
所識與吾郡之士好之者亦若是也而吾郡之民被其德
澤者豈以善惡而有間哉其説信矣嘗觀於易比之九五
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先儒以為豈惟人君比天下之
道如此凡鄉黨親戚朋友衆人莫不皆然乃知侯之為人

所好皆明乎是道而已夫豈示私恩為虛譽者哉侯勉之
歷觀古之名公鉅卿莫不由是出若富鄭公在鄉李文靖
公在澶呂許公在濮其後皆至台輔為有宋名臣而其人
之言行政事具在方冊侯考而行之不難矣夫與人言而
不以遠大期者非厚之道也敢以數公由通判而至遠大
者為侯告焉

送王指揮序

韓門巨室有王姓而微名者其父永為陜西都指揮僉事
既老且疾令微請代于大司馬乃授西安衛指揮使嗣行
祠部郎中趙君與之交好率其鄉人乞予言以贈問其世
家云武陵人大父奎國初累功至指揮僉事伯父復以功

進都指揮使守寧夏　朝廷倚重無西北憂沒於陣妻時
以死從特　賜貞節之誥永奉母魏至孝初授延安衛指
揮使改綏德衛妻謝養姑姑有疾謝驚懼禱于天刲股為
羹以進疾愈至八十又六乃終永哀痛不已懇乞終制廬
墓弟獲謝代之　詔旌其門曰孝行從子敏卒妻趙亦以
死從　詔旌其門曰烈婦此其大畧也予聞而嘆曰嗚呼
忠孝節義萃于一門可謂盛矣夫為臣盡忠於君為子盡
孝於親為妻盡節於夫為婦盡孝於姑乃天命之固有人
道之當然觀王氏一門為忠為孝為節義者皆出一致之
豈有所利而為之者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
彝好是懿德此之謂也古之聖人立教垂世亦不過使天

下之人皆欲如此而已以今觀之世祿故家如王氏者多矣有忠焉而孝無聞者有孝焉而節義無聞者有忠孝節義俱無聞者又況背理亂常甘於汚衊者比比視王氏一門相去何遠哉夫王氏之門盛矣為子孫者亦不可恃此以驕人而矜己也自古名門右族成於祖父而隳於子孫者十常六七況故家子孫一違先訓其責倍於他人實甚蕩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故曰起家難保家不易書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可不慎乎今侯有伯之忠有父之孝所以光前烈而振家聲必有能副鄉人之望者若夫出奇決勝應變之術所謂軍旅之事吾未之學也在侯之自勉云

送廖指揮序

昔漢高祖起豐沛而將士功臣多豐沛世祖起南陽而將士功臣多南陽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而將士功臣亦惟淮甸多焉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風雲之從必其近者勢固然也　長陵衛指揮使廖侯鏞其先淮之定遠人曾大父諱友洪武初從叙從

太祖開拓寰宇累功至昭勇將軍指揮使　賜誥以世其爵歷子孫三世至於鏞或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豈其然乎吾聞友為將軍不坑降以圖利不妄殺以邀功故官止于此使惟利是圖而功是激以要之勇而必得其不為侯為公也耶其心固曰積其善也多而報其後也宜食其報也薄而遺其後也遠嗚呼友之所存如是雖歷百世而盛昌復何忌哉吾不及見將軍友而嘗與寮寀以山陵祀事往來主其家見鏞之父亨於父兄皆循循雅飭類儒家子亨也事母恭而施友於弟兄而篤厚寮寀待人一於禮而不怠貞也母有疾刲股為湯以進而愈嫂陳氏老而孀居無紀綱之僕不遠數千里取以歸廖家待人如亨焉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吾於廖氏一門見之夫廖氏既齊家矣而鏞繼其祖烈可忽諸吾見鏞在諸父側執弟子禮恭以恪又聞鏞出則練騎射甚工蓋恪則能心祖父之心工則能勇祖父之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亨既得其人特觀鏞之行矣夫長陵我

太宗文皇帝衣冠所藏世祿子孫得任守禦之責于此將必與國同休戚億萬斯年可也吾是以知廖氏之澤未艾矣所謂善多而慶長報薄而遺遠者非邪鏞將之任諸往來於鏞家者屬為序以賀且曰當風之寮寀可泯乎辭不獲乃述所見聞者頌而勉之

送鈕知縣之內鄉序

河南七郡而稱易治者南陽也南陽十邑而稱易治者內鄉也蓋內鄉地連商洛沃野千里土風物產加於衆邑以言乎士操存篤雅士易治也以言乎民習淳俗朴民易治也以言乎訟忿定氣平曲直自分訟易治也以言乎賦稅

衛遠要迎送不煩境易治也夫以一邑之政而四者易治餘可知矣然則易治若是而令於此者雖與求卓魯爲可也近觀數令類於傷銷而去何歟蓋以卓魯之心故也夫有卓魯之心雖無四者之易而非無卓魯之心雖有四者之易而難嘗見今之爲令者居則曰我所願爲卓魯也夷考其行百無一似焉何也蓋非卓魯之不可及也顧其爲之無實心耳傳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而况卓魯乎欲爲卓魯之道者惟當求其心之同不必泥其跡之似心苟同矣跡雖殊焉可也夫視民如子卓魯之心也能存此心擧而措之不難矣於是布大信推至誠決壅滯撥煩縈四民之業惟敦五土之利惟成窮獨以

恤姦盜不興撫字既勤風化亦行雖不求合於卓魯之跡吾恐卓魯不能自異矣及其去也攀轅卧轍或形配食頌德立祠紀惠刻石皆餘事耳有貊君安者前之太和人以太學生擢內鄉令謂內鄉吾鄧之屬邑也造予而問爲予惟爲人謀而不忠不可也乃以所見難易之説併古循吏之道告之既而內鄉宦遊之士來乞序以贈弗克更出新意也文其語以貽之

送鄧州學訓導狀君序

正統七年春大會天下擧子較藝于南宮蓋以千計而甲乙取之要之其才不甚相遠援例甲登進士乙爲校官然則朝廷之意深矣郡邑之職豈不宜授何乃舍彼而授此始以校官者人才之豐嗇係焉耳然則由乙選而任斯職者蓋亦思其所寄乎雖然師生之相與貴乎恩義兼盡也竊惟夫今之曰師曰弟子者往往不能相入而卒相悞焉况北方之士始也不知自奮必待師長教條之嚴誨誘之勤既久且堅乃克就業而人才之效可冀不然以渙散跡曠之心一旦而拘攣檢束於此必有不能堪者顧乃惑其志不以教育爲樂而前日之規制既然莫振由是弟子無執箕膺掃之頌而外孫是趨或成異否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矣甚至臨[illegible]利之射所謂恩義者不知爲何物也十年之外師以[illegible]士以[illegible]退豈非不相入而卒相悞之明驗歟[illegible]狀君惟一浙之江山右族學有

源委領鄉薦而來擢乙榜授鄧庠司訓予熟[illegible]生也聞其名接其容聽其言甚且私爲吾庠諸[illegible]而今而後矜式名有賴焉况鄧之教官三人皆長者[illegible]諸生駸駸然有所造就君往主師席必能協心以教以育決滞爲通易[illegible]爲明諸生雖少長不齊聰鈍不一隨其才引而進之期底而成不數年間吾庠士子將詵詵然起揚蹤擧而蹐膴仕登雲宵不快然于心乎寧不副朝廷之所寄乎所謂不相入而卒相悞者視此必赧然大慙於君矣鄉之宦友僕其行屬予以文因書此贈之

詠易序

予觀易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程朱大儒解之明矣

後來諸儒又復推衍而詳盡之使學者開卷了然於心目之間何其幸哉士之從事於易者可以不費辭說矣若乃有心於求異未必不流於附會穿鑿之失明之不得抵取識耳予以昏愚之質於程朱諸儒之言多不能領悟豈敢別有發明之志哉間取其一卦一爻之切於己者為詩以詠其義意庶或可以體而行之亦若先儒所謂如己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以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矣此予之志也其餘卦爻之事理而不切於己者不暇詠焉或曰易學貴盡其道而子詠之無乃不可乎予曰予詠易也非解易也解易者欲明易道不可以有遺詠易者欲体易道不可以不切或以為然則詠之易而体之难不尽其难亦徒然耳予聞之竦然因錄所詠之辭作序存之以為筌蹄云

詠毛詩序

近看詩經文公集傳諸儒論說解釋義理了然明白一時讀誦自覺通暢過目之後隨已亡失蓋由不能虛心切己深潛諷玩常若匆忙急遽草略看過據其辭不知其意義理之所以然者率不可得是以多閱而好忘困其氣質昏襍一至於此今者欲矯迫切之弊畧效五言律體不恤辭病但欲吟詠詩意徐索義理庶幾可得万一於身心也繇因錄之以驗後日學之進否至若國風中男女淫奔之詞亦不暇詠也

贈尚寶卿蹇公序

客問士由科目立身之難易予曰由歷敘若難由科目者易客曰由歷敘者前人之澤受之而已夫何難由科目者自微而著百慮乃成夫何易今言若此則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也何見之異乎曰予之所言出身之謂也子問二者立身之難易否以立言之則固難其難而易其易也夫前人起家功名若是且稱也學詩若是其榮也遭遇若是其榮且幸也為子孫者之才之德雖與之等人猶以為弗及矣而況弗及者乎況能其副乎所謂異藝從行人未必信繼級微累十年乃從指揮散之于身外此信乎其難也若夫寒士之初也名在鄉曲若是乎卑序聯親朋若是乎微身處群衆中若是乎尋且常也入於庠序之間雖無卑異之資猶能倍其功以力其學一旦名在甲科身居顯要鄉人榮之朋友譽之士林瞻望之往往名過其實矣科目之立身如此顧不易乎然則忽其難者終於難能知其難斯保其易也尚寶卿蹇君英故少師吏部尚書忠定公之子忠定歷事五朝職列三孤位冠百僚適當天下承平之日享福祿榮名者四十年士之立下風而仰餘光者至今不衰惟君克世其家始用蔭補尚寶司丞秩滿以績著進秩卿恂恂儒雅有忠定風其名位功烈駸駸乎媲美於前所謂知其難而保其易者忠定之澤蓋

未冠也君之進秩鄉之仕於朝者[illegible]詩文以贈[illegible]
或人問答之語以告之

送道士韓守玄序

或問道士立名之義予應之口不知也曰爲學之道博而求之然後擇焉一事不知儒者恥之吾子以爲何如曰然吾固應之非正對也所以大子之問也夫士者事也從道爲事故曰道士其義則是其人則非也曰立名之義既聞命矣敢問其道何如曰子盍觀諸老氏不曰道之爲物惟恍惟忽莊氏不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韓子所謂道其所道者是已然則儒者之道何乎曰儒者之所謂道猶大路也天下之所共由者也其要不出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其教易知而易行也二子之所謂道則求之恍忽窈冥昏默之中非吾之所道也有韓守玄者鄒之簪纓家嘗曰士固各有志耳吾族之仕者已有其人吾又孜孜惟祿是干不幾於壠斷之從乎遂絶意不求仕進入佑德觀寄迹老子法中又曰昌黎吾祖也湘子吾宗也一則爲儒一則爲仙各造其極不能相通吾則尊祖而敬宗以老爲名以儒爲行所謂墨名而儒行者吾祖固嘗許之矣予聆其言而嘉之蓋有托而逃焉者也今年春請牒於礼部而歸一日戶侯張君李其鄉人屬文以贈予儒者徒也老氏之道未之學姑取或人之問者次其說以告方將覔之守玄試聽所以爲業之詳而審擇之

勿別去予亦絆於職務竟弗果云

古穰文集卷之六

古穰文集卷之七

序

送考功李先生致仕序

考功李先生年六旬有五以員外郎秩滿在正統八年夏五月一日不謀于妻子不告於寮友獨狀老疾於冢宰決意請休冢宰方注意厲之乃欵接良久猶豫未允既三日不行先生乃懼留之未遂抗章納祿辭極懇切命下亦不決屬之吏部先生復白于冢宰至再至三猶弗許與論紛然謂先生學醇望重況未及引年不可擇選部郎中張君留之不獲至於泣下遲命決旬冢宰以先生之志終不可奪宜遂其高為請於上允之內閣大臣聞之悵然謂適加品題若李某者非六卿之貳則方伯之長顧去已成矣食不下者竟日嗟夫先生果何修而得此哉蓋其所存所行必有卓乎不可及者賢獲從先生之後八年于茲其精微遠大雖未能識至於耳目所見聞賢悅之學而未能者尚可道也飲食之甘舉世之所好也而先生淡味不嗜于口衣服之美舉世之所尚也而先生縠綺不着於身干名附勢衆人之所趨也而先生遠之高位厚祿衆人之所慕也而先生薄之其所好尚慕趨獨異乎世之人者何也蓋先生之所好者淡薄所尚者儉素所趨者恬退所慕者天爵惟古之人是同宜乎與世之人固有如圓鑿方枘之難合然則難合如此宜見疎於人及其去也識與不識咸以為惜何歟予以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可得泯者或曰　朝廷清明世道亨泰尊賢使能不靳爵賞雖遠方僻壤高人端士自蔽於不耀之地者咸振衣興起願立于　朝况先生以宏博之學正大之行居考課黜陟之地為士屬望已久自宜遷之扶崇高揖遜於公卿之間以佐化理今乃果於求去豈恬退之士未有所聞賢曰先生起自布衣登名進士歷官于茲二十餘年今乃早圖晚節以全始終其有補於士風不小子之云云亦何哉乃撫然為間曰命我矣賢以門生辱先生雅愛不以形穢自鄙敢書此為別

送郭司訓之任黃巖縣學序

世嘗謂古之君子大過於人今之君子不及也又謂今之人無復有如古人者予竊疑焉以為人之常情皆遠而忽近喜傳聞輕見知自古而然未必今之人盡不及古古之人盡過於今誦斯言於人無不以為然者已而詳觀世故大要以今之君子所存所行驗之乎詩書所載則又大有不相似者翻思前日所然之言又甚惑而不可據孟子曰君子有三樂一則曰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蓋古之君子誠以是為樂不誣也今之職斯樂者非教官乎然而天下之士出登仕途內則為公卿為大夫外則為藩臬為郡邑雖有大小之異莫不皆以為樂至於校官之授必皆有不懌然者均是務也古人以為樂今人以為不樂其所以為

君是其肯馳也則今之人誠不顧於古之人矣既而思之教育英才固為可樂苟在我者無教育之具縱得是職不能一朝樂也雖古之人能得是樂者無幾使今之君子果有其具豈必下於古人之樂哉蓋古之君子在春秋時惟孔子有其具得是樂戰國時惟孟子有其具而樂未遂漢之董唐之韓其亦有而未能樂文中子似有其樂而具則未在宋惟周程張朱有其具得是樂而未定亦然在元北有許南有吳其與樂亦無有之然則是樂也豈易得哉惟古之君子大過人者能之今之君子不及焉宜乎得是樂者寡矣郭君用輝當之無錫人自幼見學於其師為學益富而未已又有得其可樂之具乃歎應鳴上春官遂登乙榜擢台之黃巖訓導夫天之於人也不枉其才郭君既有可樂之具又得其職且黃巖之士學有源委可教可育者有其人焉非如徒有其具而不得其樂者〻吾知郭君之樂得無愧於聖賢君子之樂矣考功李先生實出其地實學在門生謂為所知命序郭君之行敢以是告

曾氏族譜序

太學生曾仲禮持其族譜一編詣予告曰吾族本宇术曾姓國初入版籍去宇术字先世歷有顯人文章政事具載元史而家無譜系吾懼夫族屬之無統也作曾氏一譜然世代綿邈不能遠引乃斷自諱德者為始歷子孫至震凡七世攟可知也願為我序之俾族人知所紹而後世知所述以不忘水木本源之義焉予聞而嘉之以謂江北故家子孫弗克世守先業非盡不肖也厄於兵燹流徙有或一遭是厄子孫流散隨處家焉茫然不知世系所在相逢不異於途人孰知以是為念而能追考世次乎仲禮獨惓惓於此其賢於人遠矣夫譜系之作豈徒然哉非欲矜朏閥閱誇示鄉黨也行以推本反始也將以辨昭穆敘親疏睦宗族化鄉人也由是而得尊祖敬宗之道焉豈非仁人孝子之用心歟古者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是以天下之人貴賤有常而宗支不混奈何五季以來其書既散其學不傳而此道於是乎蕩然矣近世大夫間有能脩學者多出於江南蓋無兵燹之患故家子孫猶能世守其業而譜系固可舉也今曾氏出於內鄉內鄉江北之地也乃有七世之譜焉非子孫之賢孰能致之觀其歷世簪組後先相望其曾大父文靖公以文章政事擅名前朝仲禮尚思繼述以振揚家聲則無愧於文靖可也雖然本深則末茂源遠則流長理勢之必然也仲禮為人淳雅好學異日必有光先世者吾是以知文靖之澤未艾也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尚驗之曾氏之門是為序

送朱縣丞之洛川序

吾友朱有年為人倜儻有奇志蚤入學為諸生從明師遊識見過出輩行既登太學所交益廣所聞見益博為仕之方洞然於胸次蓋將此以待其用素矣特未知利器見別

於何地耳今年春謁選吏部無慮千餘人有年以太學區別例試于考功歸于選部品藻于冢宰列狀以 聞命下得陝之延安洛川丞鄉之宦遊或觖望謂斯職未足以滿其才而有年亦有不懌然者予聞而感之曰其亦未之思也古之人寧碩才有餘而不患位不至以有餘之才而居未顯之位苟盡其當為則力可能而功易成况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豈可不加之意乎昔吳門葉芝丞於潛嘗曰官無庳崇職無簡繁事無難易惟盡則行以此見重於咨夔意者取其能敬職業有合乎孔子所謂執事敬者世之人往往不足於丞必以昌黎所作崔斯立記為援殊不知彼有激而云不然昌黎王承福傳政以戒夫食焉而怠其事者而又述斯立之語以開之無乃不可乎吾知昌黎必不如是自矛盾也有年盡亦應諸試觀今之高官大職未有一蹴而至者率有漸也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理勢之必然以有年之才固不止此行將躋要津躋膴仕以遂厥初心茲之往也惟隨其分之所至而盡其職焉無戚戚可也若夫擇便為廳斵桶鑱壁面山而俯沼嘉卉美竹儼立而森列玩游鱗聽幽哢坐密蔭弄柔芳吟哦以自適曰丞負予予不負丞亦無取焉耳

送南陽楊推官序

南陽中州大郡也其屬十有三縣居其十山川明秀土地膏腴人生其間者有東漢風士尚節義民務農業其為訟也簡其為俗也淳守茲土者往往馳名至有不尚刑而蒲鞭示辱者斯固德化之所致抑以民生易撫也自漢以來郡之刑訟太守兼之後唐始有推官之制宋元及我 朝因之誠以一郡之大有政焉有刑焉政以為治刑以輔治任之不專則刑罔而政弛是故以守出治同以佐之通以贊之而刑則付之於推焉然委政何備而待刑何審乎以見人君之治天下也惟尚德政民有不一然後刑焉故曰刑者輔治之具也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若夫專務黷刑以為治無乃昧於本末輕重之義乎吾郡推官楊公玉華世家蜀之儀隴為人慷慨有氣節領鄉薦入太學正統改元之三年以選人優等推分職寧舉孟子之言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故術不可不慎也吾非學申韓之學者奈何務此既又曰古人所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者率由是道吾何歉乎哉於是破崖岸屏邊幅一切獄訟務求其情三載之間大畏民志而庭闃若無事者茲以考績書最而還郡人學之請予文以贈惟吾郡之風土既如此而楊公之用刑又操心如此則民俗加淳不言可知而蒲鞭可復見於今日已楊公往任益用其心哉他日又將大書特書以俟觀民風者錄焉

送貞公瓘還鄉序

天之生物萬有不齊而物之成敗亦萬有不齊若夫人又

物之最貴而寵者其在世也又有吉凶榮辱窮通得喪之不齊焉且以士之在仕路者觀之通達於前者或塞滯於後遭遇於後者或坎軻於前又或前後屈焉而伸於中或中屈焉而伸於前後求其所謂富貴利達始終得意而不失者殆乎百之十一也豈非天地乘除一定之數出於自然而不可移易者乎古之君子有見於此惟盡夫在己之道而已其於禍福之來一聽於天初不芥乎心焉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奈何世之人之未達也得意則喜失意則悲甚至未得意之時冥行妄作以求之未之有得祇見其失也或既得矣恣情縱欲以騁之卒亦不能保其得焉若是者非正命也諉之於天不可也然則古之君子能盡在己之道是以俯仰之間無所愧怍卒之禍去而福來在易履之九四曰履虎尾愬愬終吉言能戒懼以順自處則終免於危而獲吉也今之君子其亦有能若是者乎吾友夏公瑾始舉進士官吏部之考功十有餘年可謂通達於前矣已而旋謫戍邊城離患者十有餘年豈非塞滯於後乎茲者遇　而恩既釋其戍復官其身俾還鄉里是又所謂屈於中而伸於前後者矣蓋其所守之道同乎古之君子於能如履之九四卒之禍去而福臻焉公瑾姑蘇人其鄉里衣冠文物之盛甲於東南諸郡蓋不減於宋時洛陽也先達耆舊宿德雅望之老皆公瑾平昔相知之稔者公瑾斯歸林下又增一人矣耆英之會所樂何如哉然公瑾所以得是樂者實天之所為也尚勿忽其在己之道以為始終全人處衆朋友之望乎

行稿序

詩為儒者末事先儒嘗有是言矣然非詩無以吟詠性情發揮興趣詩於儒者似又不可無也而學之者用功甚難必專心致志於數十年之後庶幾有成其成也亦不過對偶清切聲律穩熟而已若夫辭意俱到句法渾成造夫平易自然之地則又係乎人之才焉嗚呼詩豈易言哉予往時亦頗好詩但無專心致志之功加以才思疎拙欲貌佳句卒不可得且能妨廢誌書工夫用是不屑為之已數年矣茲者奉命有事於蜀川凡道路之間目之所經發乎情而句亦成第恨鄙俚不能佳耳即欲投之丙丁不如錄之以俟善詩者之運斤焉

賡詠杜律序

予以公事幹當蜀川暇日無以自遣因得杜律一冊詠之不已復賡其韻或曰世稱杜詩冠絕古今以為聖於詩者詩至於是天下之能事畢矣惟太白能與之齊名後世雖有作者顧立下風莫敢與之抗也丈人才子莫不竊效其體製陰襲其辭意而不敢明和其韻第恐和之不如徒取譏於人也子何不此之顧耶雖然恐取譏於人而不敢和者詩人之慮耳吾非詩人也特憐子美之才不為世用而坎軻終身鬱鬱不遂之懷往往發洩於詩蓋皆其心志行

拂亂其所爲者子自思身雖未嘗經此亦當驅意於此使知古人所遭之地庶幾亦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耳初不計其可也君子幸勿以爲僭焉景泰三年歲壬申冬十月吉日愼獨子寓錦城序

平陰王夫人王氏輓詩序

禮曰弔於葬者必執引執紼言送葬者必輓引紼以助其力不言有歌詩也及觀春秋時齊將命其徒歌虞殯解之者曰是送葬之歌由也乃知輓歌之來遠矣莊子曰紼謳以生必於斥苦言必起於促急用力之跡綫者或曰隣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安有送葬而反歌者乎予曰春相巷歌止於齊力而已執引執紼而歌者不惟齊力而又

寄其哀焉詩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輓歌之意亦猶是也或曰歌以寄哀則聞命矣果出於執引紼者之歌之也則可今之爲輓詩者初則未嘗執引紼也不幾於妄乎予曰不然孝子之心雖極其哀然不能自敘其情也必托之聲詩則孝情於是乎暢矣豈必出于執引紼者而後可哉又曰公卿大夫之喪爲之輓詩可也而夫人之喪亦爲之可乎予曰此孝子傷其父母之情禮無彼此之間也記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所以必索詩以哀其親者亦情之所不能已也成國朱公嘗詣予告曰先母棄世得縉紳大夫輓詩甚富幸先生爲序其首予惟公之父平陰武愍王及母夫人神道碑銘皆予之所撰也輓詩之序

不可以重辱公固求之不釋也竊思王之豐功茂績與夫人之懿德美行具載碑中不宜復贅特序輓詩之所從來以貽之嗟夫世之勛臣子孫率多溺於富貴視詩書爲外物薄倫理而不由今公乃能從事詩書克篤忠孝於親既沒之後猶惓惓不忘托於聲詩以敘其哀則其所存異於常情遠矣由是以知平陰之澤其未艾乎

贈少詹事孔君序

甲戌之歲三月一日廷試天下舉子爾命儒臣讀卷予忝與焉方試之初執事者報少一人驗其名乃孔公恂也僉曰孔氏子孫　本朝鮮有與廷試者幸而有之豈可遺之即遣人召入問其故愀然曰適聞父病亟也僉曰訃音未

至宜就試如令孔君黽勉從之時司晷已報午矣策就猶先於人第在高等予時嘆曰孔君所存所學如此信乎爲聖者之後也已而拜禮科給事中數奏詳雅恭愼不怠士林莫不重之天順改元
皇上復正大寶愼選才能列于庶位旣識君不欲輕用遲之蓋數歲矣癸未春詹事府缺人
上曰宮僚務得正人如孔公恂可也遂同陞少詹事搢紳聞之無不欣悅以爲得人其僚友之厚善者請文以爲贈予惟先聖之裔文學才行功名事業後先爭光者自戰國而下可數也若斌若安國若融若穎達若巢父若沖輔又其表表者蓋聖人之德之功同乎天地而慶澤宏

衍綿綿不替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天下之士讀聖人之書者莫不遵聖人之道而不敢違夫然後無愧于聖人之徒況為其子孫者乎苟於聖人之道而少有違焉其愧比之常人蓋倍蓰矣可不慎與觀孔君門父病亟不肯就試孝親之心誠矣敷奏詳雅恭慎不怠忠君之志著矣今茲膺寵擢以輔元良豈無自而然哉雖然未可以是自足也必使文學日富才行日高功名事業日進與前所謂表表者並美於千百載之上庶幾其無愧于君先聖五十八代孫是為序

送固始教諭姜貴寔序

人之為師出於自立者難出於受職者易夫自立者非有朝廷之命而四方之士自然景從雖千里之遠負笈而至蓋非學博識廣德尊道隆灼然可以為人楷範者不足以致之此其所以為難也在古有能之者若漢之董卬隋之文中子宋之孫石程朱是已是數君子後世仰之如斑松挺秀於貴芬白茅之中豈易得哉若夫受職者非有自立之能而往主師席學不必博識不必廣也生徒之他適以法拘之而已德不必尊道不必隆也弟子之相遁以學憲之而已此其所以為易也若是者自古至今人得而為之今有人焉有自立之能而復受 朝廷之命殆所謂難易兼得者矣姜君貴寔江西番易人與予布衣交也相知最稔昔在鄉庠時予與之約曰有過相規朋友之道也而今而後當踏意毋怠焉君曰諾遂於處己接物之際互相察之自朝至暮予得姜君之失者不過二三而姜君得予之失者每至四五於是乃知姜君資質之美予不及也已而予登仕路君亦還家入郡庠後進之士皆從學焉久之多有成效往往發魏科績膴仕予以見姜君別後其學識道德必有過於人者其於師道亦可謂能自立者矣今乃膺貢而來慨然有造就人才之志遂得固始教諭君往矣慎勿以易者自恃而尤以難者自勉庶以副朋友之望焉嗟夫予與君不相見者二十年矣使吾不得聞過不幸孰甚茲獲會晤方籍以相規而未及乘期又復告別震澤之益復於何時而可得乎於其行也悵然于懷乃述師道難易及相從之舊為贈且寓責善之意云

一路愚樂序

予始入學讀曲禮至士無故不徹琴瑟不知琴瑟之聲何如與不徹之意安在及讀樂記至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解之者曰絲聲有廉制裁割之義人而廉隅則志不移於欲然後知不徹之意有在而琴瑟之聲尚未聞也已而登進士官吏部適淛之溥洪氏以上舍生詮選聞其善琴乃禮致之來請君為一鼓之其聲音節奏輕重疾徐各極其至而廉制裁割之義未嘗不寓其間傾聽之際雜慮頓消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從而學之得數曲焉顧於指法雖未精熟而琴中之趣則已識其一二矣

黍粲浦君擢尹名邑而去天順二年秋
上方留心於禮樂思得善琴者於萬幾之暇時一聽其聲
音以養中和之德　召臣賢以問因以浦君對乃自句容
尹召至京改大理評事尋又進寺正浦君嘗持一卷來告
曰洪自幼好琴誠得其趣思樂之終身洎擢官知縣又以
為吾謂得琴堂焉既至句容乃知不如子賤之在單父也
蓋是邑丞通南畿政務繁劇且公私往來之人如絡繹焉
為縣官者奔走迎送之不暇甚至不脫衣冠而寢稍或不
及便為得罪一旦　詔旨下臨如去平地而上青霄也如
釋重負而恣遠遊也如蟬之蛻以騰飛而吸沆瀣於叢木
之顛也自句容至京師雖數千里之遠不啻若百步之近
戲　恩榮之遂加免叢脞之煩擾乃繪圖為卷題曰一路
恩榮惟執事賜之一言乎予謂浦君以善琴召用雅彼
恩榮如此蓋非常之典也尚圖報稱而勿忘使南風解慍
之詩復見于
今上庶幾　恩榮之無忝乎

賀劉克明陞通政司參議序

歲在丁丑之春
皇上復登寶位改元天順簡任才能一新庶政時則有若
劉君克明居近侍任言責劾大臣之不法者奏對開雅聲
音嚴正聽之悚然令人起畏心
上嘉偉之越數月通政司以缺佐聞
上曰朕得其人矣比宣奏章者惟良頗稱適克明奉使
親藩於外既還遂拜右參議已而敷奏詳明一時未有出
其右者僉謂
上之擢用克明誠當其才也嗚呼咸若時世無遺才才無
枉用庶績咸熙不占而得矣雖然此特才之見於外者耳
其存於中者人尚未知之也吾聞克明早以禮經魁陝之
鄉試登進士高第其經濟之畧平治之具必有卓然出乎
等夷者
上將察其所存而超用之豈但如是而已或曰君子之言
將謂是職未足以盡克明之才乎且今之通政即古之納
言舜命龍曰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夫以龍在虞
廷任斯職也未聞不稱其才雖克明之賢不讓於龍而居
龍之官夫豈少哉予應之曰納言之任固云重矣非才兼
內外者不足以勝之但克明是職由才之見於外者而得
必欲稱之非展其內之所蘊不可也予前所云特以遠大
期之耳然則是職固不足以盡克明之才乎抑克明尤當
力強才之所施終當不止於此在乎勉之而已都給事中
王君鉉輩請予文以賀克明予非長於文者辭不獲則書
此以貽之

古穰文集卷之七

序

贈吳先生還家序

道在天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必有聖賢者出乃能明而行之苟非聖賢道固自若也為聖賢者豈有他哉能不謬於是道而已若夫衆人則聽其自謬不著不察者能知斯道之彷彿然擇之弗精執之弗固失之多而得之寡所謂獲十一於千百者也豈惟後世爲然雖孔門高第顏曾之外未見復有絕者寥寥千載逮宋之興有周程張朱者出焉於斯道也始能大明而光顯之然聖賢之生世不常有殆無異於祥麟威鳳之稀覯也今去數賢又若是其久矣間有一二豪傑之士頗欲振作其間然於斯道之全體終有憾焉嗚呼艱哉若崇仁吳與弼先生蓋有志於斯道者也予承乏史職時凡有自撫來者必詢先生之動履造詣何如卒亦未有知其詳者嘗致書以伸景慕之私既而累年訖無消息意其引避者宜然不復計今後有出於其門及遊宦其地者交章論薦竟亦不起天順改元予始被命入內閣言及先生學行之懿忠國石公慨然上疏薦之朝廷遣行人齎璽書幣帛往聘於其家先生至京師上喜其來陛見之日即拜左春坊左諭德召至文華殿從容顧問寵眷有加先生以衰病不能供職固辭上堅意不允留之數月見其病勢弗已乃允其辭復賜之璽書賚以白金彩幣仍遣行人護送故里今有司月給廩餼冀有精力著書以迪後學聖心眷望如此其盛蓋曠世所未聞也昔者范文正公謂嚴子陵與漢光武以道相尚而使貪夫廉懦夫立為大有功於名教以今觀之皇上之量包大於光武孤卿之心下於子陵君德由此而益光士風於是乎大振而閭家之氣亦將藉此益厚矣豈曰小補之哉予夙得與先生面見其學極為明動遵古禮有深造自得之樂固將以自韜而不可得也告別之際遊其門者乞予言以贈嗟夫予言焉足以軒輊先生哉縱羨之餘有不能已焉是為序

賀劉先生新居詩序

翰林學士劉先生所居之宅在西長安街中而北即王文安公舊居也而劉先生居此亦十年矣今年夏始克買諸南鄰而大之新居落成乃得與陽子與同官者約落成之日往賀焉先生聞之乃道之招而約在某日及期乃月望日既而移又明日昧爽予止乃十七日也是日內閣有事頗靜吏報王午予與同官者乃出造而賀之至則日亦在陽之後天宇晴明纖雲不興衆盃相酬賓主之情交相歡悅先生羅列其豐予以為過矣先生曰客以為豐主人以為嗇各用其情也既即席酒數行先生復請為令以樂之予曰君子蒙樂

人之歡先生曰盡人之歡者責人之序也今主人自欲序之非客之責也已而酒酣賓主皆沾醉而威儀不忒予謂先生待賓之意甚娀不可虛負宜各賦一詩以去遂命先生之弟行人貞之學寫一韻五字以示衆賓予謂引玉者先拋其磚乃速成之衆賓及主人即繼成之貞初開衆未成者豈樂與而作有神相之徵於是主人嘉所會之雅復勸酒數行兼醉而鍵明日先生請曰席上所賦之詩謹為開錄之以示永久歸於必得執事序其所以然使人知作詩之意可也予惟此會可以見賓主以和相合之效焉向使約而不移業已為之安可中輟得此雅於讌席淺浹齊洽賓主之情必有爽然若失者豈能賦詩而甚歡哉今移其約而得天時之和若主人知而擇之者非偶然也夫天時之和實由人事之和所感召惟為賓為主者志同道合舉措得宜而盡人事之和則天時之和自然應之不然或有一人乖戾於其間未必得此吾因是有以知天人感應之妙矣先生名定之世家江西之永新其先君子儒行甚高先生得家學之傳為文必追古作方角藝春闈時泰和王先生知貢舉見其策驚曰世未有此文今有之必永新劉君也遂擢為第一已而閱卷見先生之名乃其子也寅之亦登進士第先生長子稼穡領鄉薦餘子七人如玉如蘭然則斯堂之新其慶未有涯也席間賓主共十人各列姓名于所賦詩後茲不悉敘

玉堂賞花會詩序

文淵閣之下有花臺焉列芍藥三本聞自宣德間東閣曾辛閣命作是臺特植一本居中是也景泰初增植二本左右是也又聞宣德正統時歲常有花迫增植之後未嘗一開天順改元之初予方入閣時則同事者四人居中一本忽開四花佳者雖一枝皆今年春季萌芽忽出予與彭呂二先生往來閣之必欲觀其開也是月望後許李劉倪錢諸先生偶來聚植於彭始從予閣賦曰此花名開必共賞之又數日有綉芽焉皆見上旬之四日遂吐蘂欣欣然若解人意喜之賞之業乃成初亦不必賞玩也明日會者八人花即盛開八枝各獻芳香無不佳者人以為異以理觀之固出於適然以數觀之似亦非偶然也因思昔者韓魏公在廣陵時芍花出金帶圍四枝魏公甚喜乃選客具樂以賞之蓋以人合花之數也予今會客以賞花初不取合於花數蓋花自合人之數也夫人合花數者係於人花合人數者係於天然魏公四人皆至於相亦豈獨係於人哉由是觀之則魏公之有意蓋亦合乎天數之自然矣嗚呼魏公一代之偉人也後世誰敢望之偶因賞花一事而比論其所以然耳諸先生曰此 禁苑之花又非廣陵者比然三本三色宜製佳號遂名居中淡紅者曰醉仙顏居左純白者曰玉帶白居右深紅者曰宮錦紅予拔詩一章復和數首諸先生在會者亦皆和之但取適情不

拘首數時惟廷臣黃先生以足疾不赴會明日復開一枝廷臣當之亦和數首已而閣院青宮諸僚友咸喜為玉堂盛事亦屬和之且謂區區不可無言以紀其實也遂序其所由於首云

澶淵紀先生輓詩序

人之常情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爲得君則得富貴利達矣若登名進士其勢漸可以得君乃富貴利達之階梯也孰肯舍之而他適乎惜哉紀先生之爲人也先生早以淳篤之資博雅之學登名進士於富貴利達殆無難步之旁顧乃舍之而願就教官則其所見豈常情之可測哉夫教官者道義之所寓也先生惟以道義存心故能不以得君爲念視富貴利達不知爲何物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言所見者道義而已外物不足以動之也古之聖賢君子所以異於人者在此奈何世之人不知天爵之貴而惟人爵之慕卒歸於鄙夫之域而已吾於紀先生之卒不能無感焉嗚呼先生逝矣而其制行之高無愧於古人者不可泯也宜乎縉紳大夫景仰其行作爲詩歌以輓之蓋亦情之發有不能自已者其子工科給事中欽裝潢成帙請予爲序予與先生同官吏部聞訃之日已嘗爲誄辭一章以寄哀矣慨念平生不可復作乃以先生所存之大者冠諸篇首若夫歷官行己之詳具載狀銘者茲不贅

送林先生致仕還家詩序

宣德癸丑予始至京師舉進士見翰林諸先生衣冠濟濟無慮數十人若林先生其一也今三十餘年矣以先生視之或前或後或長或幼零落俱盡而先生獨存何異於衆芳搖落之時而孤松挺秀者乎噫果何脩而得此也予嘗以理觀之先生之為人也德性堅定而不移氣質沉靜而不躁處心平易而不險操行端慤而不污體然身不勝衣而志不衰也怡然自得其樂而思不出位也然則其享祿位於悠久者得非有此眾善之所致乎盛矣哉當太平無事之日從容於經閣之間而壽至稀年之上者在今惟先生一人而已曩者

先帝復位之初即進先生為翰林學士又明年先生以七十乞歸

先帝謂臣賢曰此淳雅君子人也不可釋去自後先生屢求致仕以

先帝不允未遂所懷今

皇上嗣登寶位念先生隨侍講讀日久特加太常之秩先生慨然曰吾年七十又五筋力衰憊如此尚可戀此厚祿而不休耶遂上疏懇辭

皇上重違其意而允之予惟先生今日之歸視漢之二疏職雖不同其隨侍東宮而輔導之任則同也二疏當輔導之日上疏乞歸宣帝即從其請先生於輔導之日亦上疏

乞歸而
先帝留之至再至三而卒不釋去誠以先生正人而儲德
賴以成之也茲者
皇上臨馭天下先生為舊學老臣尤不可一日不在左右
柰何年近耄耋禮在優閑所以遂其請焉先生歸矣凡同
官者且喜且惜喜則喜其保全晚節而俯仰無愧惜則惜
夫老成既去而後進無所仰乃作二軸分題為詩以寫其出
身歷官歸老之狀而予為之序云

贈南京翰林學士王君詩序

予嘗以為仕途通塞造物自有乘除之數不必容心於其
間歷觀古今居仕途者有以知其故矣蓋得意於前必失
意於後塞滯於始必顯達於終或前後得意而中則失或
始終塞滯而中則通在君子惟居易俟命而已反是未有
不怨天尤人者焉且以毗陵王君觀之一登甲第即為編
脩守職十有餘年之久方以秩滿而遷何其滯也已而居
侍講也曾未期年而有春坊庶子之擢又未許時而有南
京學士之擢何其驟也假使王君於未滿之時歎其滯而
思欲振之其奈造物之未許何又使王君於後遷之後懼
其驟而思欲辭之其奈造物之無意何然則王君之所行
亦不異於居易俟命之君子矣士之處世如此則名節豈
有不全風俗豈有不厚而 國家治道豈不賴之益盛哉
雖然古之論文學者必以德行為之本王君所存固異于
人而又以明敏之資廣博之學醇正之文為翰長於故都
固綽綽然有餘裕矣使惟此是足而忽於踐履操守之間
亦豈 朝廷擢君之意耶試觀前代學士之選捨張洎而
用畢士安捨梅詢而用楊億寧用賈儀而不用杜鎬寧用
劉攽而不用曾鞏則命官之意可知矣閣院僚友榮君是
行分為十題賦詩贈之而予為之序

世德堂序

義惠劉侯繼祖之孫[illegible]人署祀丞雄者持世德堂卷謁予
曰雄之婦翁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萬先生已先生致仕
家居題四言詩一章於卷以惠雄有勉承世德之句故摘
以名堂欲常目在之以景前人之德而自勉也惟大君子
賜之一言予聞義惠侯世居鳳陽昔
太祖高皇帝微時侯以鄉曲之舊嘗助其不給已而復與
善地葬
帝之考妣則今
皇陵是也
帝得天下之後念侯之恩侯已亡矣特贈為義惠侯賜
侯夫妻誥命具道其事復官其子以報之蓋劉氏世德自
侯始侯之子英為祠祭署丞孫鎬繼之曾孫達復繼為奉
祀京復繼為祀丞率皆淳雅端謹無所[illegible]習而世德不替
焉今雄繼為祀丞乃以世德名堂可謂有其實矣雖然侯
之濟人其諸異乎人之濟人者與人之濟人所濟者不過

尋常之流耳尚獲顯報于身于子孫若侯之所濟者非常之人當特賴侯之濟不至窘迫一旦出而治世天下之民咸被其澤君子推本未有不大侯之功德者故曰侯之濟人其諸異乎人之濟人也然則侯有功德於　國家如此所以慶流後裔一門五世咸脩其德簪組相承可謂美乎時豈偶然哉吾知劉氏之澤未艾也詩云子子孫孫無替引之其劉氏之謂歟

贈太醫劉君序

成化改元端陽後五日予左頰中偶患腫結即召瘍醫劉英氏視之曰風熱所致也其勢方盛不可急吹藥其上庶以解明日再視復吹之又明日亦然且相以消毒之劑所患自若藥力既不能敵其痛乃不可忍入夜亦劇予以英之技止此欲改圖之英且囑曰慎勿為他醫所惑也適有親識以一醫來視之曰此易易耳痛可速止問其法曰必潰其外以出其毒今夕可安枕矣予雖急欲止痛又恐其術不良醫若欲售其藥曰不然只內潰可也予念英之言竟猶豫不決及視其藥若黑油然醫者既去持以示英英大驚曰已用之否曰未也英曰幸甚此膏若內攤爛矣況欲置之頰中安能保其不侵及乎吾恐患者未愈而爛者方殷也乃以指入口探所患處曰膿今成瘡可決矣徐以尖刃決之膿即潰出予殊不覺英大喜曰無慮矣吾初非不欲痛之速止也柰何瘡勢不可遏第以藥力防閑之使之不至散流而已若不待成瘡而先時強治之是欲速而反遲也吾驗此多矣堅守其法不敢遽爲膿既去痛即止是夕乃得安寢又數日而愈予惟人之有疾不可不謹也向若不聽英言輕聽薦醫之說祇自苦耳曩者予患足疾亦痛不可忍召醫治之但敷藥其上而痛愈甚　朝廷聞之亟命英父院判君來視所患處一刺而愈英之父子妙術咸見效於予予何幸哉今院判君辭世矣而英之術方盛行于嘉其醫道精熟如此將來名位未可量也特序以贈之

楊文定公文集序

古之君子有事業者未嘗無文章蓋事業所以伸平生之志文章所以著平生之學事業而濟之文章則益顯文章而本之事業則益重若徒有事業而無文章譬之植木但有質幹而無花葉則爲枯槁之木矣士生斯世亦何嘗不欲事業文章之兼得也然而兼之者鮮焉何哉由學與命之不同也夫事業可述而文章不著者是其學之疎也文章可述而事業不著者是其命之蹇也學必優焉命必通焉事業文章斯可以兼得矣今之君子能若是者楊文定公其人也公早以進士甲科職翰苑領宮僚又進而直弘文入內閣輔導之功論思之績經濟之畧著于五　朝聞四方者可以傳之乎百世而無窮及觀其所爲文章則辭惟達意而主于理言必有補於世而不爲無用之言論必

有合於道而不為無定之論嚴重老成有臺閣之氣象焉然則公之志伸于事業學著于文章方之古人豈多讓哉僉憲董君歷教於公為鄉後學得公之文書梓以傳求予序嗚呼公之文章以事業而見重於世必矣何以序為第予素慕公之為人序公之文固所願者獨以晚進孤陋不能發公之所藴耳遂三復其藁而歸之

二程全書序

嗚呼道不易知也宜乎知之者寡自孔孟至兩程夫子中間千數百年學者於斯道渺渺茫茫無異於夢中若漢之董仲舒揚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亦皆有志斯道啟勤著述以傳後世求其造之深而知之真者卒未有焉由是觀之道果易知乎向無兩程夫子以出類之資得不傳之道而發明之則千數百年之後學者復如夢中而已豈然宋之大儒於斯道造之深而知之真者尚有其人顧賢獨謂兩夫子者何耶蓋周子雖云默契道體而兩夫子受學之後擴充廣大發明親切其功過於周子矣張子雖云妙契疾書及聞兩夫子之論盡棄其學而學焉實有得於兩夫子矣至於朱子集群賢之大成則又神會心得於兩夫子之言而興起者觀其於群書之中摘庸學語孟四書為標指而發明其理以示後學於無窮則續孔孟千載不傳之緒者舍兩夫子其誰哉然則兩夫子之書學者所當學信與四書並行可也今去兩夫子四百餘年學者不見其全書天下缺事無大於此矣國子監丞閻禹錫惓惓訪求兩夫子遺言盡得其書而集之名曰二程全書欲刻梓以傳求賢為序夫兩夫子發明斯道之言具載是集顧賢何人而敢置喙於其間第行之餘不能自已特著其梗槩于編首知此若夫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既於言語之間而得心傳之妙則在學者所自勉也禹錫兩夫子故里人賢亦忝在鄉邦云

送禮部侍郎李公南歸詩序

君子進退以義不以利進而合義則進得其道而無倖進之非退而合義則退得其道而無苟退之失不然則進退以利而已世之學者非不知義與利之分也求其進退以義而不以利者何其少耶皆知之有未真耶抑為私欲之所蔽耶夫知之有未真者其失猶可望其改也其為私欲之所蔽者吾恐終其身矣嗚呼可不察哉今之君子能察二者之弊而惟以義進退者吾於克述李公見之且以求退一事而言今

天子以克述博學能文命脩

英廟實錄而為總裁之副一旦以微疾捨之而去自常情觀之孰不曰事已就緒業將告成進官錫賚有日矣以利言之安可去乎而克述之志則不在此意謂晚節不可不早圖也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天道自然不可違也年踰六十子已登科宦途有繼亦可休也而況嬰疾未愈思鄉日

切於此不能見幾而作尚佚終日可乎所以幡然求退不
愛軒肥而直欲遠林下之頤也故
君上不能留僚友不能止親舊徒興悵别之懷士林徒惜
老成之去而克述之心惟見義之所宜退浩然而歸莫之
能禦視前所謂利者不啻浮雲之輕漠然無所動於中也
名節從此而益全廉恥由是而益振 國家有斯人而道
益光鄉閭有斯人而榮益彰然則如吾弟克述者豈可多得
哉詞林諸友重克述之行欲侈為詩文以壯之乃分題十
二敘其歷仕始末之詳以予與克述為同年友也宜為文
以寫其情噫嘻吾榜百人三十年間零落殆盡今在 朝
者惟秋官湘陰公及克述與予三人而已今克述又云别
去在予尚忍言邪雖然疾愈而望其復来實今
天子人惟求舊之意重用老成而不欲釋者克述尚體之
勿拂焉此予之志也

送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彭先生省親詩序

臣子所當盡者忠與孝也說者謂忠孝不能兩全予以為
不然夫為人子者終身事親不于仕進是固不能盡忠於
君矣若見用於世者登要津躋膴仕立身揚名以顯其親
謂之忠孝不能兩全可乎第以位有崇庳任有輕重故為
孝為忠亦不能無大小之跡焉今之位崇而任重若吾僚
友彭先生純道其一也純道以進士第一人歷官翰林居
論思之地司輔導之職與領機務參决大議
主上獨加眷注百僚之所具瞻其於忠孝不既大乎純道
曰此以理論忠孝非以情也禮云左右就養無方言事親
也左右就養有方言事君也事君事親雖有無方有方之
别而左右就養則無彼此之分臣子之盡忠孝必如此庶
不失其情焉且以有方為言以見為臣者各守其職有一
定之方不必務在君之側也以無方為言以見為子者不
分職守無一定之方不可一日離親之膝下也吾今違養
十有六年矣而家嚴之壽七十有八縱不得日在親側而
得一面於垂老之際亦無憾矣於是上疏懇乞歸省
上以純道如左右手誠不欲輕釋重念父子之情不一遂
則又乖以孝治天下之意於是不得已而許之又慮純道
歸見其親情不能舍必有眷戀不起之懷俾之乘傳而往
賚予加厚復以中貴人輔行無非欲其来之速也夫来之
速者豈徒然哉凡百制作賴之潤飾焉凡百政務賴之贊
畫焉而又欲主德日進於光明國是日臻於全美
主上之所委托士林之所期待而僚友之所顒望者無不
在是然則純道一身之所係豈直泰山之重哉同官者於
其告别不能默默乃分題賦詩以壯其行請予與純道相
知尤稔宜為序以道其情第愧才思疎淺深有愛莫助之
之嘆姑述其槩如此若夫去来之榮具載題詠感世之所
稀有者非純道不足以當之

古穰文集卷之八

古穰文集卷之九

說

名說

曰賢曰謙曰讓吾兄弟三人名吾長名賢次謙次讓也或曰人之兄弟為名者字傍必同取以類也今子與吾弟或異或同何也曰吾兄弟為名字不較其傍之同者取其義也父師之命也吾何與焉然則父師期子弟也其有下乎必欲造乎成德之地而已曰賢曰謙曰讓固皆德之播也而賢為德之總名謙與讓一端也嗚呼賢豈易能哉一磬其賢於人雖有其實必為之遜避不敢當况無其實而取以為己名若固有之終身者斯何人也夫有其賢而別其名不害其為賢也無其賢而冒其名指乎鄙於人人矣不可一朝居也亟欲辭之而不可得為之柰何父師之命也吾何與焉謙與讓何憂乎以我為賢謙而讓賢之致也謙而不讓非賢也讓而不謙非賢也而况不謙不讓乎將何以副父師之意也吾於是乎知其為人矣謙與讓何貴焉卜吾之賢否於謙讓乎見之必謙讓於終身吾之責可逭也一不謙不讓難乎免吾之責矣記曰兄良弟悌弟之所以悌者以其兄之良也在我者必如是而後天倫之道盡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順矣乎父母順斯不負其所期矣顧名思義吾兄弟勉之哉

捕魚者說

湍之北涯有淦焉水自湍派匯而為淵始容小舟入百丈外漸潤成潭水深莫測相傳有龍隱其中魚大至尋丈戲躍自得觀之者環坐嗟詫而不敢犯村有漁者不勝其欲獨棹往捕之飽其船以歸潭亦寂然無所靈異里人見之驚其得魚大且多爭問所自漁者靳不以告由是見者潛持羊酒粟帛以賂之始肯一告求者既多告之亦衆衆既知之懼前所聞猶豫不往漁者利其賂曰傳有龍者妄也昨者吾捕良久寧不興起邪能我從者與俱於是隨以往者十八九惟一二孰計之謂龍處必深彼必會其未知耳其可再乎獨不從已而與者進從者繼之至潭方捕之頃水忽湧溢漁者不知所在餘皆驚亂迸雷大震墨雲匝地烈風暴雨驚電閃爍漁人溺死過半得附岸者神飛心悸不知言語飲食者累日惟一二不從往者無恙噫夫漁之貪利而蹈害也如此人之趨附權勢也亦然方見其赫赫之權炎炎之勢可以富人可以貴人莫不趨之附之百計效勤以餌其所欲已而天道一還權勢既傾趨附之人遠禍莫逃與從漁者何擇焉惟守道秉義君子能遠之也錄其說以為士之立身者鑒焉

獵說

予在庠時聞獵而喜未之覩也尋於郭外觀之而好未之遂也時則思其布置之勢得獸之狀可愕可喜欲獵之心愈不可制逢歲之暮例得休暇庠之友聚而往獵焉予即

欣然以隨出乾方過湍流數里有村村之北曰張氏其昔之地盛茅衆曰此中有藏可獵矣布罝於下風縱火以驅果見獐兎三五驚馳至罝躍而脫之莫獲其一衆以為不利復收罝以西不知其茅擅於張氏見其火盡家人持梃來追衆皆徐行待其至予獨懼謂至則必相毆掌衆以予怯令挾一罝奔而西張氏子望見余衆以追予延至村家得理撲者護之梃不可施怒猶未已主人因解始免予畏其毆擊心驚戰慄不能自持已而同行者亦至相與慨然初與皆沮以歸予由是好獵之心遂絕既而思之張氏子我師也勢雖不同而理則一焉使嚴師以責楚撻之又何加焉作獵說

吾鄉說

吾鄉地廣土肥民亦竭力其中而卒無千石之富者何也豈上之人侵漁或下之俗侈靡耶已而覘之蓋非二者之弊乃賈人斂之耳吾鄉之民朴鈍少慮善農而不善賈惟不善賈而四方之賈人歸焉西江來者尤衆豈徒善賈譎而且智於是吾人為其勞力而不知也方春之初則號於衆曰吾有新麥之錢用者於我乎取之方夏之初則白於市曰吾有新穀之錢乏者於我乎取之凡地之所種者貰人莫不預時而散息錢其為利也不啻倍蓰奈何吾人罟不計焉一有婚嫁慶會之用輒因其便而取之逮夫西成未及入囷賈人已如數而斂之由是終歲勤動其所穫者盡為賈人所有矣賈兆之利寧有既乎吾鄉之民生是卒無千石之富尚不覺悟若恃賈人以生者寧忽之利而甘心焉嗚呼朴鈍少慮一至於此惟長人者能禁其弊不數歲而吾民富矣

憫農說

嗚呼農可憫矣而不憫者不見其勞也不見其勞而憫之非其情也不見其勞憫之而出乎情者其惟聖賢乎予非聖賢也而憫之出乎情見其勞故也夫好逸而惡勞人之願也願之所以如是者身也人之身逸則樂勞則苦出乎願者本於身故也所願也衆皆遂乎故必矯斯願而勞其身若好之者矣曰可畏也暴其身而不少休猶而可避也沾其體而不少輟手足繭焉髮膚污焉勞極其苦而尚慮天災是以終歲勤動於田野而五穀不可必得夫百工技藝身無暴沾之苦苟有勤動利無不得者嗚呼農可憫矣勤動而必得可也不可必得何勤動之有然而不敢不勤動者其心以為勞其身斯無憾焉穀之得否一聽於天也未有不勞其身而有得者夫勞其身而得者常也或不得者變也故曰耕也餒在其中矣不幸而餒焉其可憫也悲矣作憫農說以達夫為人牧者

過淮說

予昔為進士奉使過淮欲渡至安東會風阻至晚而息泊曉或曰浪平可渡矣或曰中流尚未平也已而言平者衆

予遂登舟將百步許波有微瘕舟人喜曰浪果平矣又百步許浪勢漸大舟人疑之將近中流浪大如屋舟如欹焉隨其勢而上下之執櫓者悉磬折焉浪花噴入舟中舟勢閃側予不能坐立呼其退止舟人曰勢不可退有進而已予甚怖旣而抵岸或曰昔程子中流遇險不懼而予懼何也予曰彼賢者也予何能焉雖然程子中流而遇風波非不謹之於初也苟罹其難付之於命可也予則風未息而渡不能審之於初也倘遇其患是與立巖墻之下者無異不知命孰甚焉

四友說

愼獨子有四友焉同處於虛靈之室方其初也無浼雜之交惟四友相隨愼獨子待之甚善然四友性各不同未嘗與之苟合愼獨子或不能堪然未疎也旣而群小獻媚愼獨子日見親密自謂愛己者莫此輩若也於是遂疎四友而虛靈之室不容見入朝夕之間惟與群小共處而已人見四友而嘆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然四友皆存心忠厚雖被疎外曾無一毫憾意見於言面或偶然相遇於途亦不回避愼獨子視之漠然略不少介於懷識者莫不誚其愚也至於晩年多聞前言往行漸覺爲群小所誤無益於己一旦翻思四友之善痛自咎悔且曰四友於我何負焉我乃見疎如此使我之德將老而無成抑誰之過歟從此奮然盡疎群小然後肉袒負荊謝罪於四友而四友惻然曰子爲邪類所蔽一至於此吾輩憐子陷溺無計爲子脫之非不忠於子也勢不能也今幸能自脫吾輩喜甚之不暇而暇爲子責耶愼獨子聞斯言也感愧交集乃爲之辭曰而今而後所不與四友同者神明殛之然四友不知其姓 一則寬恤溫和爲人慈愛 一則負實剛方臨事有斷 一則端莊謙遜雖有文彩 一則明哲通變能別是非愼獨子曰吾深知諸許動止出入必與之俱四友者各以其善之所長行之不敢自有歸於愼獨子以故遂成愼獨子之德嘗曰吾盟與子俱生俱生非一日之雅一面之識者比敢不盡心輔子必使令聞廣譽施於子身務期不負相須之意焉愼獨子嘆曰若數子者眞吾之死友也遂終身交好不渝卒償其樸云

貍奴說

天順改元予始入館自幸得見平生未見之書時開廚櫃之往往爲鼠所嚙及見群鼠往來自若晝不避人予甚怪之左右曰此鼠聞人多矣自永樂宣德以來皆然眞鼠之黠者予謂此類安可縱之乃謀諸左右設機以捕僅得其一二焉由是益横凡枕席几案書史圖籍俱爲遊戲憩臥之所在在處處罔不遺穢晝而掃之夜則復然雖密其窗戶必得隙而入或新裝書冊稍不關藏必碎其表而盡其糊不勝其擾乃市一小貍奴置閣中晨視遊戲憩臥之所悉無遺穢予且喜且異夫以 內閣深廣而貍奴以微小

之貍力单勢弱一入其中不動聲色頓使群鼠潜踪避去何我或曰此其職也天賦其能爾予曰豈盡然耶有猫見鼠而不捕者有鼠見猫而不懼者又有與之同眠相戲相舐者然則若此貍奴豈易得耶記曰迎猫為食田鼠也猫之職固在捕鼠以除害必如貍奴斯稱其職無愧矣嗚呼士受朝廷之職者視貍奴亦盍警歟作貍奴說

壽說

予宣德中詣京師登進士當時公卿不過三楊蹇郭吳胡數人而已久之相繼以没惟宗伯胡公獨存居官三十餘年如孫松提秀為之僚佐者已經二十餘人謝代之數如過客焉議者莫不羨胡公之悠久已而致仕還家又優游數載壽八十有九而卒予於其既卒之後思之似與向之早没者均焉亦無先後之可較也嗟夫古之老彭老聃亦不免於死若子惟令名之可貴爾壽是多乎哉宜論者以彭殤為齊也雖然人之常情其厭世也樂於久而悲夭暫見古人壽之高者未嘗不羨其便饒而於壽之短者必以為戚久而惜之也無乃昧夫達人之大觀歟

物形說

萬物之形不出方圓二者然草木鳥獸之類由天生者其形圓惟器用室宇之類由人為者方圓蕪之大抵出於自然者未有不圓而方者反是蓋圓之出於自然者以有理為之主也理即太極假使有形無不圓者故周子為圖以示人亦必圓其形焉或謂天圓而地方地豈不出於自然乎曰以地為方者擬其平言之也殊不知天包乎地地如卵黄蓋亦未嘗不隨天而圓其形焉且紙窓之隙初無圓者日來射之其影必圓蓋亦隨日之形耳水波之靜雖曰平焉以物投之其紋必圓蓋一生水水亦隨天之形耳以類而推之莫不皆然乎以見造化之妙矣

聖人說

或云聖人無有不善終者以其有周身之計也此說非是夫天生聖人豈偶然哉如大舜成湯文王孔子皆遭患難以勢觀之決不可免以理論之必不能害所以雖遭患難終不至於死也孔子自謂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在己有如是之德之文皆天之所賦與也在人安能違天之意而害我乎由是觀之聖人所以必得善終者實天意也豈賴周身之計哉

雀鼠說

天下鳥獸有畏人而不依人以為生者鷄鵲獐鹿之類是也有不畏人而依人以為生者雞犬牛馬之類是也惟雀鼠之為物也不然畏人而依人似乎可怪既而思之蓋亦出於不得已焉欲不畏人則必戕其命欲不依人則無以為生是以雖依人以竊其食而究其居其心之驚恐畏懼未嘗頃刻忘人之害己也幸而獲保其身則其頻危歷險

豈可一二計哉人推此心庶知二物之可憐而不至於甚惡之也

題跋

讀活民書

予觀董氏所集救荒活民書其用心仁矣哉凡為君為臣者不可無此書而為守為令者捨是無所用其心矣柰何世之人見人文集雖無益於世者必汲汲然刻梓以傳視此反不挂意蓋不知當務之為急者也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當時若見此書未必不擊節嘆賞也

讀包公奏議

予讀包公奏議乃知宋仁宗之賢三代以下絕無而僅有者其所以容受直言蓋其天性之美初非出於勉强好名如唐太宗者嗟夫天下未嘗無包公也第以仁宗為難遇耳包公奏議仁宗賜之也天下之士為諫職者果遇仁宗則其奏議未必下包公也若曰有仁宗為君而無包公之奏議尚何諫職之為乎

讀趙清獻奏議

進退人才國人主之柄不可下移也然而進退未當者不有臺諫論列人主無從而知之由是奸邪得志國家之禍可勝言哉觀趙清獻居臺諫於人才進退之未當者初不以利害自計必上章懇陳其不可期於必從而後已或未見從章必累上不敢憚煩至有二十餘章者猶不見從必自求罷竄閉門待罪彼依違顧望苟且於是職者聞清獻之風當赧然慙靦汗下沾衣也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不然則非夫矣

恭題

仁廟御墨

伏覩

仁宗皇帝即位之日故詹事府少詹事鄒公已沒特贈

太子少保謚文敏既　勑工部為建精舍祠堂復　勑

禮部令有司歲時致祭永為常祀嗚呼

仁廟之心誠以公勳舊勤勞而報之必欲稱其情焉覽閱鄒公為校官為州守而學行之高已重於士林既而預脩

高廟實錄積脩永樂大典為總裁又嘗討定兩藩冠服儀制草平南獻俘露布出為大藩入為郎署是以受知

文廟選為宮僚擢庶子以至少詹事其輔導之功必異於尋常遠矣報典之厚豈偶然哉今禮部左侍郎幹公之子也以所藏　御筆勑文裝為卷軸持以示賢拜觀之際不勝景仰豈但筆力遒勁可追前代之飛白而已哉其篤於待臣之禮可以度越前古為子孫之永鑒矣公之後嗣當寶而傳之以昭前人遭逢之盛百世之下將無有觀感興起而振其家聲於無窮者乎

跋寓懷錄

刑部陳君為人恬退無宦情雖為　明時一出登名進士歴清秩而林泉之趣未嘗一日不往來於懷也觀其於仕途中每逢除夕必作詩見志至於悲泣叙思歸二賦益足以見所存之高昔李愿退隱韓子述愿之言為序以送之形容賢不肖之態雖盡未必愿自言也惟陶潜賦歸去來辭乃是自言其情如此觀陳君此錄蓋有過於愿而無愧於潜矣嘉羨之際題其後而歸之

題旬宣異跡卷

正統戊辰夏河南汝陽蝗為災官民憂懼走報藩司參政宋公惕然于心馳往視之捕令未出引咎自責仰禱于天其意蓋謂求之天而不得乃舉捕瘞之政焉忽有禿鶖數

萬結陣而下食蝗以盡禾乃登凡汝南之人與夫宦遊其地者莫不懽忻鼓舞形於詩歌題其卷曰旬宣異跡間出以示予予聞唐姚崇為相時山東大蝗崇奏不可坐視不救乃出捕蝗使懷慎謂天災不可以人力制宜脩德以弭之崇不從而蝗害就息先儒論二相持議不同謂崇知求之人而不知求之天懷慎欲求之天而不知求之人雖均失之偏而懷慎之言要為知本不可以崇能去從人而遂以懷慎為濶於事也今觀宋公行此一事可謂本末兼舉無二相之偏矣況先本後末求之天而得之不俟人力之施焉豈不異哉雖然匹夫一念之誠尚能感天動物況居方岳重任承宣政化而一方之民休戚所係者宜乎此感彼

應捷於影響而汝陽之蝗不能為害也傳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吾於息蝗一事可以知宋公之平生矣公最以參政報最而來為上所知尋為太僕卿未幾復陞兵部侍郎今事業日富德望日隆極其所就姚盧輩蓋不足尚也

讀宋朝經濟錄

吾觀宋朝經濟錄乃知宋之所以有三代之風者實由於此嗚呼盛哉自太祖而下九主率能開道路其間名臣無慮二百餘人於天道君道禮樂刑賞財賦兵戎諸類知無不言言無不切凡人之邪正事之利害無不上聞而慶曆元祐之時為尤盛其經國大猷豈直遠過漢唐而已哉

雖比隆三代可也

跋趙子昂書陸士衡文賦

文章雖為末技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其妙觀陸士衡文賦一篇雖曰形容才士作文之趣實窮其平生肆力文章之功非望空想像億度而為之也其用心之勞可知矣雖然聖賢之文則異於是何也有是理則有是文無是文則是理有缺皆有所作不為無用之空言況攄發胸中所蘊一氣流通如風行水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非末技也末技云者詞章之文士衡所賦是也然造其妙者亦寡矣若士衡者顧豈可少也哉刻重以子昂之書二美具焉固後世之所寶也予觀山陽尹畢玉所藏本因題而歸

之

跋春暉堂卷

姑蘇趙惟陳持春暉堂卷踵予門請曰惟不幸少失怙頫母氏鞠育以底成立痛惟先人弗及終奉吾母壽且康常思所以報之者取唐孟郊詩中語以春暉名堂請言於文章鉅公多矜而畀之者故敢請於下執事予辭不能詩而惟陳請之不置啓而問之歌詠既充贅言何益雖然有一言焉春暉慈母良可並矣而慈母之恩則有過於春暉何也春暉固能發育草木矣至於成否任其自然春暉不能用力於其間豈若慈母愛育其子心無所不至哉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我腹我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由是觀之則慈母愛子之心不如春暉若是之慇也況春暉之煦物也博而不專而慈母之心子之外無兼愛焉論至於此則子之報母比之寸草之報春暉其又難也審矣春暉固無意寸草之報而寸草亦不能報春暉人爲萬物之中最貴而靈者豈以母恩難報而遂委之以甘同於草木耶當竭力以圖欲一之報可也是故甘旨以養口體不若養志也溫凊定省不若馳於無聲視於無形也有過幾諫不若先意承志喻之於道也不虧其體不辱其身不若立身揚名顯親於後世也以類而推行之終身至於全歸而後已焉古之聖賢罔報其親者率由此而已惟陳勉乎哉

偶書

予在仕途危險屢矣初遭土木之害次遭權奸之害次遭逆賊之害次遭誣枉之害次遭誹毀之害夫土木之害瀕於萬死而得生身雖苦而心則不恐以所害者泛而不專也權奸之害惡其不利於己而逆之心不恐而身亦不甚苦也逆賊之害怒其不附己而戕之身既苦而心則甚恐也誣枉之害實忌嫉之所幾雖免身雖不苦心雖不恐而勢則可畏也誹毀之害欲擠陷之禍在不測身雖不苦而心則恒恐以怨之者衆也一在正統十四年八月一在天順元年六月一在五年七月一在七年九月一在八年十八月官僉高而危險愈甚傍觀者莫不寒心予則少無所懾而不去者豈其本心哉會當脫此塵羈優游物外以畢餘生焉

紀夢

天順庚辰閏十一月九日予看歐文是夜夢見歐蘇二公西北坐歐左蘇右予坐於後歐穿黑綵衣面短而貌老蘇穿葱白衣面長有鬚歐慷慨談論蘇但唯唯而已洸記歐言吾何懼哉使我取媚於世希求富貴決不能予因起歛曰宋朝文章擅天下者惟稱二公每於書中見之以爲古人不意猶在世間豈非神明歟使我猶得一見顏色何幸如之蘇公頷首良久起行自東廂轉而西予亦隨行漸不見予乃覺

古穰文集卷之九

古穰文集卷之十

神道碑銘

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太保成國公追封平陰王謚武愍神道碑銘

帝王有天下者必藉武臣運謀宣力以成大業而報功之典未嘗無焉有與之誓曰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望其休戚同休之意何如哉若其子孫不一再傳而國已絶者十常六七非報功之異也顧其立功有厚薄而子孫之傳亦有久近之不同焉哉

太祖高皇帝創業功臣不爲少矣子孫至今不衰者惟中山黔寧兩王家存洎夫

太宗文皇帝靖難功臣亦盛而克勛上公子孫能繼者亦惟平陰王一門而已王姓朱諱勇字惟貞世家鳳陽之懷遠祖諱亮當元之末天下大亂從

高皇帝起兵屢立戰功至武毅將軍燕山中護衛千戶考諱能從

文皇帝靖內難功第一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太子太傅成國公永樂初佩征夷將軍印率師征安南未至沒於軍追封東平王謚武烈詳見楊文貞公所撰碑王幼在髫丱不與凡人伍出就外傅恥公子氣象不爲惟淡薄自處與韋布之士同讀書不事章句必求其要領於忠孝之節義利之辨尤致力主師席者爲

[illegible]守節嘆賞武烈薨之明年遂嗣公爵恭慎益倍無一毫
驕態見於言面而敦厚簡靜之譽藉甚
太宗皇帝大興之日加眷注巡狩北京必以自隨命掌都督
府事留守南京王撫兵訓練有法不怒而威時
仁宗昭皇帝監國尤見禮重永樂十八年召至北京二十
二年扈從
文皇帝北征及
昭皇帝繼統眷顧益隆左右股肱不二三人王爵然居其
一未幾
宣宗章皇帝臨御以王勛舊恩與有加宣德初漢王高煦
謀不軌京師震動王密勸親征
章皇帝用其策兵出近郊忽雷雨大作王知吉兆喜白于
上曰天意有在可不戰而克矣遂討日兼行師至其城漢
王大驚不意
上親征而兵至之速也即日出降罪人既得乃班師而運
贊之功在王居多賚予極厚三年隨
章皇帝北征以功加太子太保命總京營兵王益殫心以
副委注兵衆大蒐五年王以南北兩京及緣海陜西諸軍
京操漕運遠近相乖請以南軍漕運北軍京操緣海陜西
諸軍還戍
上從之人以為便自是每歲巡邊謁
陵必命王綜理留務六年冬王以京營兵分往大同諸路
防守者多恐非居重御輕之意
上以為然乃命兵部選精兵十萬以益之七年
上慮勛臣子孫過於優逸後不堪事自公侯以下皆隸王
督練之時宣府諸軍勞民供餉王請屯田以息餽運又請
留宣府諸軍之備邊者九年扈從巡邊慨然欲選將士搗
巢穴以勦絶之會北虜自殘其酋阿魯台部落離散多相
率歸順者遂還師十年正月
今上皇帝嗣位王宿衛禁闥久之尋命兼知經筵事仍
總兵而以為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復奏選銳兵四萬以備
邊正統改元之秋
上勅王教勛臣子孫王於是親為講解經史大義後多成
才者四年授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九年詔報右都督王率
兵出喜峯口敗虜於富裕川追至黑水川獲人馬駝羊而
還以功進太保專賜蟒龍衣十四年虜酋也先大舉入寇
王復帥兵扈從親征還至土木不意虜衆來襲進追宣府
上命王提兵四萬以禦之至鷂鳴山軍未及陣賊伏四發
王遂力戰以死是年八月十三日也距生洪武辛未七月
二十二日壽五十有九天順改元
上復登大寶重念昔者死事之臣下詔追封平陰王謚武
愍命有司治墳於武烈王墓側以衣冠為招遣官
諭祭立碑神道命臣賢撰文以賜之王立朝四十餘年小
心謹慎未嘗一日廢朝謁儀幹魁頎虎目虎吻髮鬚蝟

殘望之裔然氣欲揚人然寬衣博帶儼若儒生至於指揮
之流則謙恭自卑和氣可掬遇上類之必務推讓謙遜
所而從已兵士得其撫恤莫不樂為之用凡天文兵法騎
射敘契之要咸底於精性至孝先王遺歿時年尚幼居喪
哀毀人不能堪而事母尤極榮養嗚呼王於忠孝已用其
情俯仰之間可謂無憾者矣配王氏都督官同之女封成
國夫人子男二長嗣公爵侍指揮使次五指揮泰寧侯陳
瀛次適都督郭震次適彰武伯張瑾次適武功中衛指揮
韓銘次幼在室銘曰有嚴前烈有身當戰賴其力焉孰敢
予侮我弓爾張我矛爾揚猶鼉之志畢竟以勞稱揚予金
元勛之胄克世其勛家傳益茂耳哉

文集

列聖屢效勤勞心膂之寄始終節操匪
帝私王人惟求舊上公寵榮孰在王右忠信烈著於感
時忠孝大節屢也無斁惟
帝念功聿崇報與堅珉有銘百世不顯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保
寧陽侯追封瀛國公謚武靖陳公神道碑銘

永樂初靖難功臣不下數十人然克享爵位於悠久者鮮
矣惟太保寧陽侯陳公歷事五朝出藩入衛凡六十餘年
而以令終嗚呼盛哉公諱懋字舜卿鳳陽壽州人高祖萬
曾祖偏三祖大一俱追封涇國公妣皆涇國夫人父亨從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以功陞都指揮使洪武三十二年從

太宗文皇帝靖內難復以功進都督同知卒贈奉天靖難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涇國公謚襄敏
母鄭氏涇國夫人襄敏公三子長恭嗣為都督同知次忠
府軍前衛指揮使季即公也器宇宏遠識見超卓尤負膽
氣工騎射年弱冠即從父領兵為前行凡壩上廣昌蔚州
大同白溝濟南之戰與父同功又禦敵于羣橋生擒西寨
東平固鎮小河戰尤力累陞右都督永樂初論功行賞進
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寧陽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　賜誥券襲予其厚六年受　詔征
西將軍印總兵鎮守寧夏　賜寶鈔白粲牛羊以為戒嚴
之費公至鎮號令一新凡胡人降附者親撫綏之務得其

文集

歡心乃已七年選精兵自將大敗虜于境外由是殘孽遠
遁邊塵為之一清捷聞加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寧陽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子孫世襲復
賜誥券及鞍轡冠服錦綺寶鈔八年春
上親征北虜公將左掖兵十一年冬還鎮十二年春
上復親征公仍將左軍俘馘甚衆明年還鎮十四年夏有
報虜酋馬哈木死者公未之信曰是欲怵我邊備也即申
飭諸將固守已而虜衆果來見有備而退二十年春
上復北征公率所部兵以從還京　賜玉帶金織龍衣且
聞公有女賢淑禮聘入宮冊封麗妃尋命歸寧父母賚予
駢蕃當世無與為比二十一年　詔公鎮陝西寧夏甘肅

三鎮兵出勦叛虜公率衆直抵賀蘭山擣其巢穴並執其
酋長也先土干部落及其牛馬駝羊數萬凱還
上大悅寵賚有加二十二年復隨
上北征師還以公為殿至京遂領前軍都督府事
仁宗皇帝登極以公勛戚有勞加太保復官其長子昭為
勛衛
宣宗皇帝臨御待公尤厚樂安州之平公領京營兵衛上
有功還有金帛人口之賜二年復鎮寧夏三年春奏徙靈
州城以便防守四年春得玄白二兎以進
上賜璽書獎諭并有玉帶龍衣馬圉之賚六年還京十年
命佩平羌將軍印移鎮甘肅正統改元
今上皇帝嗣位念公勛戚之舊召還奉朝請十二年冬福
建民鄧茂七作亂僭稱閩王勢甚猖獗
上曰此賊非老將不能平 特命公率師往討之至浙江
有欲分兵先守海口者公曰如此是絕其生路則為死寇
矣不從明年春師次建寧有欲屠沙尤二縣者公曰如此
則益堅賊心矣乃下令諭之俾各復業能斬賊首者官賞
與王師同於是降者日衆公曰賊勢已孤無能為也乃五
路進兵一鼓而執之凱還賞勞加等命領中軍都督府事
尋兼領宗人府事景泰中加太子太師天順改元
皇帝復位恩遇益隆固辭宮師許之六年春忽得疾踰秋
不能起上言臣老死不足恨惟

陛下以生民為念任賢用能以圖太平之治則國家幸甚
上覽之惻然曰看卿所奏足見忠誠宜尚加調治以副朕
懷久之賜醫藥弗効遂薨時天順六年七月十六日也距生
洪武乙未二月九日享年八十有五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追封寧國公謚曰武靖遣官諭祭加
賻及營葬事
東宮及諸王亦各致祭公儀觀魁梧音吐洪亮胸懷磊落
敬禮文士雖位極人臣未嘗矜肆自奉天而南征北伐口不
言功當為中興名將稱首配嚴氏封寧陽侯夫人早卒子
男六人長即昭次曰福寧早卒次曰晟為勛衛次曰潤
次曰瑛次曰昇女五人長適應城伯孫傑次即
恭順侯吳瑾妃次適東勝右衛指揮使張昭次適府軍左
衛指揮使張輪次適都督同知馬良潤等卜以是歲某月
某日與嚴夫人合葬于都城西香山之原銘曰壽有陳宗
父子傑特浬公濬公後先開國
文皇靖難熟多戰功淮公執之首兼節旄奮武桓桓所向
披靡大事甫定分封于暹浬公承之以篤世忠誠勇前驅
浬公是同躍馬操戈刲虜喋血乃伯乃侯成此茂烈金符
虎節褒錫遐隨于征于狩無遠不隨闢惡勁動東南震恐
濬公征之遂輯其衆巍巍勛戚歷事五朝龍衣玉帶惟
帝之褒壽敍既終允顯六紀容與承平宿將無繼煌煌懋
冊貳此令終生死哀榮孰如濬公西山嵯峨佳城在刪史

臣勅銘千載輝赫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豐城侯追封茂國公諡剛毅李公神道碑銘

公諱彬字文質姓李氏鳳陽定遠人父信善騎射以從
太祖高皇帝征伐以戰功累官明威將軍濟州衛指揮僉事後以老疾致仕公方弱齡襲父官即如老成人上下交譽之洪武庚午率所部兵從潁國公征北虜歷忝顏韃兒諸山追襲虜酋河刺失里至此兒河獲人馬數十復歷黑嶺寒山諸處至熊皮山追襲虜酋兀剌罕時
太宗文皇帝居潛邸聞公智勇深嘉賞之明年遣公巡視宣府與河保安隆慶懷來諸邊城尋以公父信爲遼東都司都指揮使癸酉命公率兵築宣府德勝口城繼視遼關明年復命公率兵築萬全懷安城又明年命公率兵征哨泥河營黑松林諸處至哈剌之地乃還胡虜遠遁庚辰
文皇帝舉兵靖難命公率兵攻薊州遵化克之以功陞指揮同知又攻雄縣莫州克之陞都指揮僉事復克大寧城又克敵於鄭村壩克廣昌蔚州大同諸城明年夏於白溝河大戰以功陞都指揮同知進克滄州壬午於滹沱河單騎藁城諸處克敵追至彰德出哨定州陞右軍都督僉事又於楊村交戰被鎗
上即遣醫視之賚予優渥俾還北平公奏曰臣本戰士豈以微傷自餒頗逭軍政犬馬之力
上不允命輔世子守城癸未命公率兵護中宮至京師永樂甲申
上以四方既平乃論功行賞念公之勞居多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豐城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自是委托益重乙酉命鎮江西丙戌命巡邑君山丁酉命征交趾有功加祿五百石乙亥勅平東海倭寇庚子督操江尋命往長沙討賊李法良殄之辛丑命捕福建海寇癸卯命佩征虜前將軍印總兵守甘肅六振軍威胡虜讋伏丁未隨
駕至京命佩征夷將軍印總兵守交趾遠人莫不仰德畏威南陲晏然在鎮六年以疾卒時永樂二十年正月十五日也交人莫不罷市巷哭其德澤及人深矣訃聞
上爲之震悼輟視朝一日加賜賻儀追封茂國公諡曰剛毅遣官諭祭復追封三代祖考皆上公妣皆公夫人勅葬宛平縣西安里之原蓋四十有四年於今矣配某氏累封公夫人子男四人長曰賢故嗣封豐城侯次曰芳次曰恭次曰楨女二人長適彭旭次適豐潤伯曹義孫男二人長曰勇今嗣封豐城侯次曰鉞孫女二人長適指揮戴瑄次適都督子陳珣嗚呼公以武士遭遇龍飛之運乃能建勳膚腓茅土東征西討迨無寧歲可謂國之勞臣矣是豈可以不銘哉因勇之請序而銘之銘曰桓桓李公慶時之逢奮武揚威克效其忠統其父兵所向無敵長驅虜巢左右

搏擊胡虜既靖武備是營飭彼邉城大振軍聲靖難之師
惟公義勇奉戴
真人不震不悚通侯之爵
帝寵是加世澤之延與國無涯公復何心竭其智力奉
命周旋曾不少息或鎮邉方或殄强寇氣之盛泰華軒
昂終于癸葉葬于鄉土史臣勒銘光照千古

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會昌伯累
贈奉天佐理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
太傅安國公謚恭憲孫公夫人董氏合墳神道碑銘

我　國家制度文為追超前古凡勳舊大臣生榮死哀之
禮務極詳備至於外戚之賢者待之尤極其厚盖天理人

情之至誠不可得已者然亦不多見焉今見太傅安國孫
恭憲公一人而已公
聖烈慈壽皇太后之父也距薨已八年而夫人董氏卒訃
聞　宮庭哀悼
上輟視朝一日凡白金寶鈔布帛之類營塟之禮率異常
例既襄事復命臣暟為撰合塟神道碑銘用昭公與夫人
善行于來世嗚呼休哉公諱忠字主敬姓孫氏世家濟南
之鄒平高祖而上代有顯宦曾祖七翁祖復初父士英俱
不仕以公貴皆追封會昌伯曾祖妣張氏祖妣高氏俱贈
夫人妣丁氏封太夫人公自幼端重祖父母尤鍾愛之嘗
相謂曰此兒風骨不凡必大吾門者惜吾輩不及見也一

日忽患喉腫氣塞舉家驚救無措是夜父夢神人曰上帝
憐汝陰德命吾醫汝兒汝毋恐覺見公口果有藥香病遂
愈嘗與里中群兒嬉戲公獨自重餘皆呼呵擁護見者異
之曰此貴兆也稍長知向學乃選入邑庠即力學不怠久
之入貢太學聞見益廣洪武己卯擢山西介休縣邑素號
難治令丞已為豪猾所梗公至凡不率者悉以法治不旬
月政聲大振亭以外艱去服闋調河南永城時方營造
天壽山陵寢公率邑夫赴工撫恤惟周他邑夫多亡去公
所部者俱存督理總戎嘉其能白與計事凡所需悉以委
公事竣內補鴻臚序班時
宣廟為皇太孫將議婚

仁宗昭皇后之母太夫人知公第四女有淑德
太宗文皇帝特遣彭城伯張景奉太夫人之永城選至京
立為
皇太孫妃洎
宣廟踐祚冊為貴妃陞公爲驍騎將軍中軍都督僉
事　賜宴并綉袍犀帶宣德丁未
今上皇帝誕生冊貴妃為
皇后越三年進封公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特進榮祿大夫
柱國會昌伯食祿千石子孫世襲復　賜誥券追封三代
遣公還家焚黃以中官隨行仍幸其第慰問甚至未幾太
夫人卒公乞奔喪復遣中官督塟事又嘗念公居第湫隘

欽命工撥而翁之公懇辭曰自臣祖宗已來寔若人臣
賤非臣所安也遂止公嘗語諸子曰吾家幸居戚里富貴
已極爾等宜知止足勿廢之以保名位諸子奉教惟謹公天
性樂善好義鄉人有喪而貧乏者賻之不倦及卒塋以地
有疾病而不能舉喪者助之棺衾而恤其家有受辱而訴
戊者力為伸雪訴用之有左遷謫戍於遠者一一救者盡以衾
有生受辱而貿銀錢若為償以其數有婦女無依者備粧
奩以嫁有貧乏無田者推以與之有為類所取人財者
代償而還之歸凡善行不可勝紀忽疾作　朝廷命醫往
治不效疾革囑諸子曰吾起寒微以至姻婭戚畹身都
顯爵寵出望外奈何起家難保家不易汝輩勉之言畢而

逝在景泰三年九月十七日距生洪武元年七月三日享
年八十有五　朝廷聞訃　勅有司營葬于宛平縣西香
山之原追封會昌侯諡康靖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首念公復追封奉天佐理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傅安國公改諡恭懿夫人董氏加封
安國夫人夫人諱元貞公同邑人父彥林母郭氏皆邑之
好善家夫人自幼莊重寡言既笄歸公閫家宜之及公為
邑庠生夫人同其清苦佐以勤儉公歷邑簿夫人與俱凡
服御如常布素未嘗有所增益有饋物者必嚴拒之用是
公有冰蘗聲而夫人家範益肅既封夫人嘗被　召入內
小心慎密未嘗一語及外事出則未嘗一語及內事雖姿

與驕奢若不與若凡公賙貧恤孤施予之際夫人未嘗不
極力贊之至於兩嫁孫女夫人之力尤多而待姻族御僮
婢一於恩惠每遇歲時集子孫於前諄諄戒諭謂貴而能
謙富而好禮乃處己良法公沒之後有欲以烈禍中公家
者事勢恟恟夫人教諸子靜以守之卒消其變天順以來
夫人壽益高福益備子孫益盛而　朝廷篤念外戚之意
益厚一門榮顯前代無比已而遘疾
上命醫往治遣中官問安相繼於道既愈復作至彌留乃
召諸子囑之與公治命一同夫人生於洪武二年七月十
七日卒天順四年四月四日享年九十有二卜以是歲五
月十五日啓公之窆而合葬焉子男五人長繼宗嗣會昌

伯以翊戴功封侯次紹宗顯宗俱都指揮同知次續宗都
指揮僉事次純宗錦衣衛指揮僉事女九人
皇太后居四長早卒次適陳禮次適張雄次適王希用次
適光祿寺丞朱銘次適宣孫男十人璉錦衣衛
指揮僉事璘琰瑛琨璁瑀琇俱錦衣衛千戶孫女十人
八適人餘幼曾孫男六人女四人為之銘曰戚里之貴歷
世攸崇爽考其行鮮克令終惟恭懿公逈出倫類懿美夫
人德罔不備篤生
聖母永祚邦家惟功之盛浩浩無涯公復何心汲汲行善
賙貧恤孤曾不少倦夫人之志惟公是同一念之善樂之
無窮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慶鍾一門天也何意金爾玉樹

聚于庭階簪組輝煌非歲是歸公目雖瞑公心則慰厚窀
綿綿雲仍蜀既 恩典之隆曠世之遇用全始終式昭至
公峨峨翠琰刻銘載言於萬斯年安此泉室

恭順侯追封涼國公謚忠壯吳公神道碑銘

天順辛巳逆賊曹欽謀為不軌潛俟七月二日早朝入內為亂恭順侯吳公先於是夜一鼓聞之即與其弟廣義伯琮約總兵懷寧伯孫鏜走詣長安門告變於是禁門不啓賊計遂窮縱火燒其門公等率兵勦殺之不頃刻賊雖誅殲公已捐軀矣嗚呼先機告變公之忠也殺賊喪元公之勇也然則逆賊之敗豈非公之功乎
皇上閔公之歿哀悼殊深輟視朝一日追封涼國公謚忠壯凡秘器諭祭賻儀之類悉從厚典復命有司為營塚壙以安窆之蓋痛念勳戚之臣為 社稷而死故報功之典倍捷尋常也既而琮請予誌且告曰先兄不幸歿於鋒鏑茲欲立石墓前以白於世非先生之文不可辭弗獲按通政司參議趙君昂之狀公諱瑾字廷璋其先西涼人祖諱允誠永樂中累以戰功封恭順伯父諱克忠嗣伯爵洪熙初以戚里恩進封恭順侯正統甲子以征虜功加太子太保己巳秋禦虜北邊力戰而死追封邠國公謚壯勇母拂氏封邠國夫人叔父克勤官至左軍都督府左都督亦同死於陣追封遵化伯謚僖敏公生而英偉倜儻與閭親賢好善未嘗以門第驕人以故搢紳士大夫樂與之游相與談論古今評說道義而公頗能識其是非尤閑武藝精騎射方其父於御虜之際公亦在陣中發矢射虜伯父射殺虜而亡公始就戰其酋長念公忠義之後釋之乃還京後嗣父爵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公以勳戚隨侍應對稱 旨自是日備顧問眷予甚厚尋命理左軍都督府事公益感激夙夜效勤一旦遭變委身則其兄弟忠孝相承乃父乃祖為無忝矣公生於永樂癸巳十二月一日卒年四十有九配某氏懷寧伯之女有淑行封侯夫人生子男三長曰鑑次曰鏞次曰錫女一適指揮使劉玉琮嗣廣義伯遵化公之子卜以是年八月某日葬公於順天府房山縣之新莊從先兆也銘曰

世祿之家忠義無幾有若吳門展也無比彼美忠壯虎視
眈眈遵化之姪邠公之男忠以捐軀壯以禦侮相繼如歸
光照中土飾終追榮惟
帝之恩匪
帝之私誥以報勳闡矣泉宮西山之麓秘器校陳穹碑載
陸仁者有後公則成仁銘以貞之何千萬春

古穰文集卷之十

神道碑銘

奉天翊衛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兵部
尚書靖遠伯追封靖遠侯諡忠毅王公神道碑銘

本朝之制文臣不許封爵邑惟有武功者不在今自洪武
以來蓋百年于茲矣文臣有武功而封爵邑者始一人焉
靖遠伯王公是已嗚呼休哉公諱驥字尚德系出太原先
世有官遊雲中者因家宣府高祖而上多顯仕曾祖守道
祖思宗仕元為萬陽令有惠政父成遠元季兵亂因徙家
東鹿娶程氏生公公自幼警敏年十三入邑庠為諸生即
有遠大志未幾父母相繼以歿公哀毀盡禮能自樹立遂
領鄉薦登永樂丙戌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尋出使山西
見徐溝民困奏免鹽池歲課二十餘萬時應天府缺丞務
慇且冗委公署之立辦復署行在都察院事持正不撓陞
山西按察司副使洪熙改元
仁廟素知公才　名為順天府尹畿甸大治特　賜誥以
褒之
宣廟即位之明年陞行在兵部右侍郎時慮南京根本重
地真定定州畿內要衝　秦蜀二王府護衛兵多兩遣公
分調屯駐公皆處之得宜宣德乙卯進兵部尚書先是虜
酋阿台朶兒只伯之衆猖獗塞下今
皇上即位之明年特遣公往視師許以便宜行事公至見
沿邊城堡不堅將無紀律嘆曰邊防如此宜乎寇至閏月
大集官兵問曰往年出兵遇虜於魚兒海首先退縮者為
誰咸曰都指揮安敬即命左右引出斬之一軍為之股慄
又誓於衆曰自今遇敵有不前者罪亦如之號令一新兵
威大振既而虜酋把禿孛羅入寇莊浪公即遣都指揮魏
榮授以方畧率兵勦之遂擒其部落以還虜始知懼遁去
公閱甘涼軍冗曰兵貴精强乃退其三之一八月還京
上慰勞者久之虜聞公還復入寇
上復勑公往公至遣大將蔣貴率精騎數千出境且戒曰
遇敵不捷無復相見也再遣偏將趙安率兵繼之公與太
監曾安都督任禮分兵為殿遂擒阿台俘殺醜類幾盡邊
境底寧捷聞
上遣人賚金幣勞公加兼大理寺卿明年還京先是雲南
麓川宣慰使思任發叛累征不利辛酉春復以蔣貴率諸
道兵往討之仍命公總督軍務　賜以明鎧雕弓蟒龍緋
袍以壯其行公至期賊在大侯州即遣都指揮馬讓從成
筭以往斬首數百級餘賊遁去是歲冬分道並進會于上
江以夾攻之因風縱火斬獲無算賊首父子僅以身免遂
盡平其巢寨捷聞降　勑獎勞召公北還時蠻賊韋郎羅
遁棄於維摩州公遣指揮萬誠先聲率土兵討之賊潰散
郎羅逃之安南復傳檄諭之遣人遂斬其首來獻廣南富
州土官儂郎舉沈政讎殺十餘年公宣諭　朝廷恩威兩

凱頌繹至京
上親宴于奉天門文武官僚以次陪宴上林崇之論功封
公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食祿一千
二百石特　賜誥券追封三代曾祖考皆如其爵妣皆伯
夫人未幾思任發竄入緬甸謀復叛
上召公曰勞卿再一行耳公復總諸軍至金齒遣人促緬
甸送思任發至軍前緬人佯諾不遣公曰緬人黨賊不可
不加兵乃至騰衝分為五營公與蔣貴及都督沐昂分督
以進木邦宣慰使統兵萬餘駐於蠻江滸觀我軍容公責
以忠義賞以牛酒遂感悅而退緬人擁衆大屯公家今貴
率兵亟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遁去捷
聞
上召公班師慰勞益厚加祿三百石壬戌秋北虜近邊
上復命公出巡仍許便宜行事乃自寧夏抵甘肅凡寨堡
烽堠悉增備之乃授邊將以破賊及練士方略事竣還京
麓川遺孽思機發思卜發復擾孟養以叛戊辰春
上復命公總諸軍率兵往討之至金沙江賊於西岸立柵
以拒公伐竹為筏壓兵悉渡一鼓破之賊又於鬼哭山頓
立柵公與偏將親冒矢石往拔之二孽死於亂兵南服遂
寧景泰初都督宮聚征湖貴苗賊失利乃以公佩平蠻將
軍印代總其兵遂大破苗賊獲其酋偽稱剗平王苗金當
檻送京師餘寨悉平振旅而還復增祿一百石子孫世襲
尋委公總督守備南京壬申秋以衰老乞歸還京天順改
元
皇上復位思用舊人召公慰諭良久賚以白金文綺顧公
精力尚健復拜兵部尚書再閱月兵政漸有次第而公固
辭不可強矣
上亦念公重違其請令朝朔望復　賜誥加號奉天翊衛
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禮遇甚厚天順四年五月
十一日以疾薨于正寢公天資通敏遇事敢為正色立朝
欲以身狥天下每陳國家利害生民休戚辭氣懇切孜孜
不已襟懷開爽好賢樂善人有寸美必極口稱道見人材
沉滯必拔起任用始終成就之未嘗有德色與人交不立
崖岸循循和易雖位兼將相望重累朝曾無一毫驕矜之
意見於顏面體貌清臞風儀俊整尤善談論見者為之悚
然當大事屹若砥柱之在中流功名事業視前古為無愧
矣疾亟家人皆惶懼公曰古人以死為歸何至是耶且對
故人大理卿龔永吉敘闊潤神思如常客甫出門公就席
而逝享年八十有三
上聞訃哀悼輟視朝一日祭葬時儀悉從典禮追封靖遠
侯謚忠毅士大夫莫不姑泣相弔公娶張氏累封伯夫人
生子二曰玉瑢俱早卒側室劉氏生子二曰瑞嗣公爵曰
珩為勳衛孫男二女二卜以是年七月吉日歸葬於東廠
祖塋之右銘曰天生豪傑祚我　邦家大其抱負弘彼聲

華乃君新人世豈多有乃鳳乃麟出也非偶惟忠毅公閎
氣所鍾紛紛茅蒿挺見孫枝早奮于庠入奉廷對羽儀公
朝展也無讒懸試繁劇如釼斷岸佐持憲節名震山西名
尹京畿寶內安堵貳我夏官折衝尊俎進大司馬出廵邊
陲斬其怯將大振兵威于苛于潦于彼沙漠矯矯摇胡固
不就縛䕫冠弗靖以豫以梁公來督戰如鷹之揚殲厥渠
魁盡其巢穴滇南之境遺患斯絶報功有典迥出群流河
山帶礪與國同休將相之才一代之望壽考榮名孰與公
抗東原之原卜此牛眠豐碑有銘百世之傳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南和
侯謚忠襄方公神道碑銘

公諱瑛字某姓方氏世居滁之全椒曾祖銘洪武中驍將
也官至蜀守衛太平門百戶祖信繼以戰功陞濟陽衛千
戶父政永樂中從
文皇帝靖難累功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洪熙宣德間
屢佩將軍印總兵鎮守交阯開平大同正統初進右都督
征麓川領兵深入援絶而死追封威遠伯謚忠毅母陳氏
繼萬氏俱封夫人公以廕授金吾右衛指揮使論父死事
功陞都指揮同知麓川賊首思任發自忠毅沒後益肆猖
獗辛酉春
上命定西伯蔣貴率師討之以公故將子嘗從其父領支
兵殺賊有膽氣且熟其鄉道俾與貴同事公以此賊實所

不共戴天者自誓必勦滅以復父仇師環其境提兵先登
一鼓而破之遂平其地還進都指揮使人皆嘆羨以為方
氏有子矣壬戌秋復從靖遠伯王驥征貢章沙壩阿嶺諸
蠻克之進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丁卯春　朝廷以公勇
畧兼人命充參將將兵鎮守雲南時賊子思機發復擁孟
養以叛公自將精兵擊走之獲其妻子象馬而還己巳夏
師宗州羅雄賊首黑校番來等為逆公悉擒擣之還京進
都督同知賞賚有加景泰初貴州東苗作亂圍平越興隆
諸衛復　命公將兵與兵部侍郎侯璡往解之遂生擒渠
魁斬首無算進充右副總兵廷議以苗賊叛服不常必得
名將以鎮之遂進公右都督總兵鎮守貴州明年征香爐
山諸寨悉平之復進左都督癸酉冬合四川兵勦戚草塘
叛寇斬首七千餘級甲戌春大臣有言公之將畧堪掌禁
兵者乃　名公還俾分總五軍營且論其前後平賊之功
進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南和伯食
祿一千石子孫世襲給　賜誥券追封曾祖銘祖信皆為
伯爵曾祖妣某氏祖妣湯氏生母黎氏皆為伯夫人明年
專總神機營未幾銅鼓五開諸苗復叛僉謂非公不能靖
乃　命公佩平蠻將軍印總兵討之公至賊境獎勵諸軍
指授方畧克平四百餘寨誅擒八千餘衆餘賊屏迹遂留
鎮湖廣貴州威德並行苗蠻聞風納款者甚衆天順改元
進封南和侯明年東苗酋長干把猪僭稱偽號據險為患

公分兵進勦直擣其巢穴破六百餘寨斬首一萬餘級俘
獲八千餘人械送千把猫至京斬之又明年出勦都匀等
處克平二百餘寨擒斬三千餘人惡黨殆盡餘皆竄伏內
地悉平議者謂自前平苗之功未有盛於公者　朝廷方
將論功行賞而公一疾遂爽訃聞
上深哀悼輟視朝一日諡曰忠襄恭禮賻儀悉從厚典復
命有司為營塚壙公生於永樂丙申某月某日卒於天順
庚辰十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有五配劉氏封伯夫人子
男二長曰毅次曰某塋公於都城西山之陽從吉兆也公
天資英邁才識通敏凡古兵法雖皆精曉而行師制敵不
祖故常運用之妙恒出人意是以所向克捷嘗演練兵法
及■諸陣勢以獻
上深嘉賞之其待裨將以誠撫士卒以恩接士大夫謙恭
而有禮是以上下無不得其懽心者回視古之良將豈多
讓哉銘曰赳赳方公出自將門鍾氣之秀逈然不群帥其
父兵肅以自効究厥所存惟忠惟孝既平南徼復殄東苗
威震殊方受
帝之褒
帝曰虎臣孰敢予侮南顧無憂功邁爾祖左右股肱是托
是膺委之重鎮光此中興玉帶貂蟬金書鐵券報公之勛
惟
帝之眷公本武臣有禮有仁遇彼章縫盎然生春在古或
難于今乃見天不慭遺匪常斯變西山之麓有石峩峩有
銘在刻千載不磨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南寧伯追
封南寧侯諡莊毅毛公神道碑銘

將臣子孫能繼前人之烈而益振之以大其功至於都顯
爵受重寄者必其才畧之過人乃能致之當南寧伯毛公
其一焉公諱勝字用欽其先幽薊人曾祖教化在元有功
封豳寧王伯父鑒子官至太尉祖父伯卜花中書右丞相
父安泰　國朝授昭勇將軍指揮使皆用公貴追封南寧
伯妣皆伯夫人公天資剛毅風神俊偉有膽氣善騎射於
凡兵書悉通大義宣德辛亥以父蔭陞都指揮使正統辛
酉從征麓川入其境賊酋刀招漢伏兵于路公將遊兵覘
之射其象馬應手而仆遂敗其衆督船濟江直抵其巢穴
走其賊首思任發破寨而還以功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
事明年奉　勑充右參將將兵復征麓川公益思自效勇
氣當百平其寨柵而繫其黨與前後無算還進都督同知
己巳秋大同有警公適以幹當遇寇于道生致數人以歸
尋復委公廵視邊城屢敗其衆　朝廷嘉其功進左都督
復往禦剿倒馬諸關追殺虜寇累有金帛之賚是歲冬奉
勑充左副總兵往征湖廣貴州苗賊凡下百十餘寨賊皆
敗散景泰初董安江苗寇復叛總戎者有難色公慨然當
之即日以兵壓其境既與敵遇公獨發一矢中其酋而斃

餘賊驚潰由是香爐山諸寨皆望風讋服生擒偽王
帝同烈記哥等械送京師斬之西南夷之患遂息壬申夏
朝廷委公鎮守雲南金齒騰衝諸處論功封奉天翊衛宣
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南寧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
襲　賜以誥券追封三代公在鎮統令雖嚴而御軍撫夷
率以仁恕酋長聞風歸附無梗化者明年合將兵討金沙
江械賊子思機發送京師又明年冬嶺寇刀放革復叛勢
甚猖獗公率精兵突至騰衝賊不戰而遁遂生縶刀放革
餘衆悉竄伏事　聞獎勞有加益倚賴方殷而公已遘疾
不起實天順庚辰八月十四日也享年五十有八訃聞
皇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追封南寧侯謚莊毅遣官諭祭復
勑工部為營葬事親王以下皆行祭禮公為人孝友天成
遇士大夫有禮謙恭自卑皆出於誠無一毫虛假處宗黨
之間上下稱道無異辭平生不事華靡早有大志卒能績
之可以謂之將才也已配白氏繼姜氏皆封伯夫人生男
一曰榮嗣伯爵曰倫錦衣衛指揮使女適都指揮僉事沈英
次男三曰俊曰傑曰信女一俱側室出也孫男二女一
榮與諸弟扶櫬自金齒至南京卜塋于聚明山高家庫之
原從吉兆也銘曰嗚呼毛公猗將之雄赳赳之資建此武
功官以驟陞志乃自奮長驅滇南敵無堅陣再征而捷
帝曰汝嘉祿秩屢進賚予頻加惟彼朔方邊塵忽警公往
征之虜迹斯屏苗蠻有作屬公徂征一矢中酋諸寨悉平
遐邇南夷託公往鎮遠人底寧不煩血刃繼爾前烈益大
其聲生有世澤歿有追榮懿此將臣世濟其美堅石有銘
終古無斁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東寧伯追
封東寧侯謚襄毅焦公神道碑銘

公諱禮字尚節山後人曾祖克赤祖倉馬父剌思台俱以
公貴贈東寧伯曾祖妣伯顏禿祖妣苦翠妣伯氏俱贈伯
夫人公天資雄偉有智畧善騎射累功至通州衛指揮僉
事永樂初屢從
太宗皇帝北征戰功居多宣德初以遼東密邇諸夷命公
往守適與虜遇公當陣生致賊酋忽失剌餘皆潰散陞指
揮使辛卯邊將以公才堪御衆薦陞都指揮僉事壬辰以
征哨功進都指揮同知威名大振正統辛酉用都督曹義
薦陞都指揮使壬戌海西虜寇邊公率兵禦之獲士馬甚
衆癸亥　朝廷嘉公之能進勑命守寧遠乙丑以公多邊
功進僉左軍都督府事仍守寧遠丁卯公率兵襲敗虜于
境外以奇功陞都督同知復有白金綵幣之賚己巳復襲
敗虜如丁卯獲馬牛軍器無算勑陞右都督充左副總兵
白金綵幣之賚甚厚景泰甲戌公復率兵對虜生致渠魁
一人獲牛馬尤衆進左都督天順改元
英宗皇帝念公久于邊進勑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東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　賜

誥券明年召至京師慰勞之陞辭降勅獎諭賜蟒龍衣并
甲胄諸物公至鎮感
上知遇益竭力邊事未幾以疾卒天順癸未正月十四日
也距生洪武壬戌五月五日享年八十有二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追封東寧侯謚襄毅遣官諭祭復令
有司營葬事公配程氏繼劉氏俱封伯夫人子男一曰亮
孫男四曰壽嗣封東寧伯曰俊曰傑曰仁孫女三是年五
月九日葬于順天府通州祖塋之次公平生尚氣節識大
義臨陣奮不顧身善撫士卒人人樂為之用以故所至成
功虜人畏之時以比漢之飛將軍銘曰桓桓焦公際我明
代展也長城橫亘荼塞公在東鎮
帝顧無憂四十餘年礪爾戈矛獻馘之功幕府屢上聞外
咸名如古飛將
帝念公功報典是常金書鐵券垂裕興隆壽考令終邊帥
無紊
帝恤公亡篤是恩禮勒銘于石百世不刊芳躅偉烈海内
式觀

特進榮祿大夫征南將軍右軍都督府右都督沐公
神道碑銘
公諱璘字廷章姓沐氏別號繼軒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黔寧王謚昭靖諱英之曾孫西
平侯謚惠襄諱春頤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右柱國太傅追封定遠王謚忠敬諱晟駙馬都尉諱昕
之從孫黔國公謚榮康諱斌之從子特進光祿大夫左都
督追封定邊伯謚武襄諱昂之孫贈特進榮祿大夫右都
督諱僖之子也母顧氏鎮遠侯興祖之女贈夫人公自幼
穎敏不凡讀書日記數千百言舉動遵禮如老成人十三
喪父十五喪祖及母哀毀盡禮初蔭受父武畧將軍千戶
祿
朝廷知其賢進襲祖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正統戊辰
時年十有八矣會孟養賊酋思機發負固拒命而參將方
美都督張軏率兵討之公時在行挺甲躍馬犄角進攻賊
衆大潰思機發僅以身免孟養遂平　朝廷嘉其功遣使
賚以白金綵幣進僉雲南都指揮使司事練習戎務雖處
萃獷悍轄轄於前而威令未嘗少沮景泰初榮康薨乃進
公同知右軍都督府事總兵繼鎮時多易公少年者後見
公下令動中肯綮老將宿校及藩臬舊臣無不凜然凡百
廢墜以次修舉而城堡學宫尤加之意汰冗剔蠹撫軍簡
倅振爽之鎮德化大行越五年　朝廷以思機發尚在屬
公殄之衆議欲深入公曰此釜中魚耳安能久乎若我軍
深入徒冒崖谷谽谺之險非萬全計也但以大軍壓境振
我威武懸重賞於軍中下檄書於緬甸内襲其穴外詬其
吭擒之如拉朽耳諸軍校皆曰善已而緬人果餌重賞擒
思機發并妻子以出乃檻送于京師　朝廷大喜遣使勞
公白金綵幣之賚甚渥廣南酋儂猟榮妹姪為亂聚至數

蠻人及木邦陶孟思揩擁兵剽其長公皆遣兵受以成算殲其黨驚而平 其地雲南境臨廣西上林安隆有爭占村甲者擁兵久而不息公遣使勸諭之二酋相謂曰我等小夷辱大將軍遠諭遂相讓而罷天順改元

皇上念其父祖子孫世篤忠貞俾 朝廷無西南憂乃進

右都督 賜勅嘉獎賚以白金文綺明年六月九日俄以疾薨于鎮距生宣德辛亥四月十八日春秋二十有八滇南僚屬軍民父老相向而哭皆失聲

上聞訃震悼罷朝一日遣進士曾瑄營葬諭祭進其弟瓚同知右軍都督府事總兵繼鎮公性端謹恬淡類儒者苞苴不及其門篤信好學尤長於詩工篆籀行草字畫遒勁可人至於揮灑山水圖畫亦臻其妙在五華書屋政暇竟日端坐其中與二三才士講論經史高下古今人物手不釋卷書不入內室不狎近習不耽玩遊每遇節令必延賓僚於所居疑清堂浮香亭諸勝處賡和竟樂有古儒將風所著詩文數千篇渾厚典雅追配古人娶錢氏封夫人生女二俱夭從弟琮嗣封黔國公以是歲十二月十九日葬公於高山晉吉村之原從吉兆也己卯冬十月琮走書至京師曰先兄不幸早亡法得樹碑神道敢請文以信天下後世予惟

高皇帝創業之初其功臣蓋多矣惟昭靖王以懿親元勳莫此南服自是以來傳其子孫兄弟七人皆佩征南將軍印世守其地而又有如公之文武才行可謂不忝其家世者矣固宜永其年繁其後今乃夭而無嗣豈造物者之乖乎乃據其槩於前而系之銘銘曰昔我

高皇奄有萬方攀龍附鳳沐氏孔昌惟此滇南實居徼外平而撫之奕世其賴丕顯前烈有美嗣人英年繼鎮號令一新推髻卉裳罔不向化邊陲恬然事我耕稼斷斷賊孽負險踞梁殲而俘之武功大彰何嗇其齡而絕其嗣於族則繁於才則試文武之藝希世之華碧鷄金馬同此無涯峩峩翠琰永貽行實震耀百蠻千古無斁

古穰文集卷之十一

古穰文集卷之十四
神道碑銘
吏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謚文端王公神道碑銘
公諱直字行儉別號抑菴系出瑯琊晉太傅導之後也導
輔東晉遂家金陵後數世有崇文者仕唐為吉州判史因
家吉州又數世孫贊仕宋為戶部侍郎徙居泰和代有顯
人曾祖以道祖子興隱居不仕父伯貞仕國朝為肇慶
知府假以公貴累贈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妣皆贈
一品夫人公早喪母而父以事去賴祖母李夫人撫育自
幼端重異於常兒家貧力清刻苦讀書永樂改元遂領鄉
薦明年登進士第時
太宗皇帝鋭意古學詔選進士曾棨等二十八人為翰林
庶吉士俾讀中秘書與成遠大之器公在選中感激奮志
不數年文辭追古作者
上以公卓越詔上召入內閣凡機密之政屬執筆為尊授
翰林脩撰
車駕巡幸北京
仁宗為皇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任老成將翰林則留黃
淮楊士奇與公三人輔導公夙夜勤慎不懈中外咸倚重
之及再幸北京公在扈從遂與脩
太祖實錄未成以憂去服闋仍入翰林陞侍讀
仁宗即位進侍讀學士
宣宗為皇太子慎選宮僚首陞公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
讀學士凡經筵講義及文武群臣誥勅皆以屬公又兼記
注至於
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進階奉議大夫
宣宗即位與脩
兩朝實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有白金綵
幣襲衣寶鈔之賚進階中順大夫
今上嗣位詔脩
先朝實錄以公總裁書成進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賞賚
如前久之以禮部缺人命公出蒞部事宗伯胡公大喜闔
部之政悉付之公處之裕然若素習者吏部尚書郭璡去
位詔以公代之命下士類皆悅進階資善大夫歷再歲
有無賴不得志者以選缺事嫁禍於公給舍御史交章論
列乃直公詔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正統己巳秋北虜
犯邊
車駕欲親征公獨以為不可率廷臣上疏止之不獲特命
公留守京師加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尋進階榮祿大夫
景泰初進少傅仍兼太子太師進階光祿大夫公累疏
求退不允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圖任舊人公艱於步履不能朝謁懇乞休致并
辭師傅二職詔特許之賜以璽書有忠清之操簡于朕懷
之語復出白金文綺寶鈔賜之給驛舟以歸公方面脩髯

器宇宏偉望之若神仙中人天性端重寡言咲居家儼然
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清緻四方求者接踵
屢典春闈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如
一日與王文安公齊名時稱二王又以居第在東稱東王
先生士類莫不拭目海内想聞其風采及位冡宰益加廉
慎時方面官㩦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益留意人才委任
部屬凡御史出巡歸者必令報其高下以備擬用自是四
方多號得人奔競之風為之一息居第隘陋曾不屑意一
切世味安於淡薄　朝廷重公之德每優禮之免其朝謁
及退休居家杜門不出日課諸孫讀書而已所著有抑菴
集若干卷行于世天順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于正
寝享年八十有四訃聞
上為之悼惜特贈太保謚文端遣官諭祭于其家復令有
司營葬事公配陳氏累封一品夫人先公二年卒子男五
人長曰積翰林檢討居母憂以卒次曰穎次曰穆次曰稠
女三人長適梁相次適濟穎次適袁傑孫男十人曾孫男
七人積等卜以天順七年正月六日葬于邑之信實鄉髙
坪之原乃以公所為墓誌示賢請銘其神道賢從公遊最
久公未嘗待以屬吏又引之同外平生之知未有過於公
者謹次第其事而系之以銘銘曰國之明昌繄彼才賢有
一挺生森豈偶然侃侃王公天賦其秀有聲燁然大江之
右鑾坡鳳閣容與翱翔惟學之昌惟譽之芳遂秉鈞衡不
倚不忒百司庶府位稱其德位稱其德又戎來臣
列聖汝嘉保傅師臣公之旋歸既祿且壽國稽耆龜士仰
山斗公之云亡軫我
聖衷節惠二名錫命三公有美寔榮無然愧作銘在豐碑
元老之墓

禮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謚忠安胡公神道碑銘

我朝名公鉅卿聰明特達者多矣若器識宏遠福壽隆長
惟武進胡公一人嗚呼休哉公諱濙字源潔別號潔菴其
先淮安宿遷人有諱濟者仕劉宋為太子左衛將軍遷孫
曾數傳至諱職者仕唐為侍御史子常州刺史璩任持因
家于常遂為武進人持四世孫曰宿仕宋為樞密副使宿
十一世孫曰中立為常州制置中立生照公之高祖也曾
祖庸仕元為江浙儒學提舉祖禎為常州路醫學録考宗
仁隱居不仕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師禮
部尚書曾祖妣宦氏祖妣徐氏妣李氏皆贈一品夫人公
生而髮白彌月方黑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居
數日有僧至家索觀公見僧即咲僧曰此吾師天池高僧
後身也命名求見以咲為誌果然聞者咸驚異之公自幼
端重不好嬉戲弱冠入邑庠洪武中領鄉薦登庚辰進士
第授兵科給事中尋遷右給事中公動識大體士林譽之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公供職如舊永樂改元秋以奏對
稱旨陞戶科都給事中丁亥

上察近侍中惟公忠實可託遂命公廵遊天下以訪異人
為名實察人心向背時
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陰隲孝順事實書成俾公以此勸勵
天下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跡無不到在湖廣聞家久丙申
秋還朝丁內艱乞終制不允尋進禮部左侍郎明年往廵
江浙諸州按嘉議大夫癸卯復自廵還朝時
車駕親征北虜駐蹕宣府公馳謁行在所
上卧不出聞公至躍而起且慰勞之曰卿驅馳良苦賜坐
與語凡所歷山川道里郡邑豐嗇民情休戚以至所聞所
見保國安民之事悉為陳說
上欣然納之向所疑慮者至是皆釋比退漏下四鼓矣是
仁宗皇帝為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
文廟屬公往察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密疏以
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仁宗嗣位特賜誥命授正議大夫資治尹已而聞公曾有
密疏疑之乃轉太子賓客兼國子祭酒之官南京未幾閱
章奏見公所上密疏深嘉其忠方議重用之而
龍馭上賓矣
宣宗皇帝即位復禮部左侍郎兼職如故洪熙乙巳冬公
自南京來朝
上素重公及入見顧問良久即留任行在禮部事宣德改

元春進尚書是歲秋漢王謀叛事覺公贊
上親征事平公受賞賚甚厚復給叛者家屬四人丁未
賜誥命授資善大夫復賜近第一區於長安右門外給閽
者二人戊申
上嘉公忠勤特賜銀章四其二曰文恭世家曰清和恭靖
蓋嘉美褒奬之也尋以公生辰 賜宴於其第秋八月公
扈從廵邊至會州而還己酉命兼詹事府事夏五月復扈
從北廵時常民有豪横者既抵于法悉以田宅賜公辛亥
命兼行在戶部事
聖節御製詩一章賜公及蹇忠定楊文貞文敏三公且曰
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翼之功因賜宴盡醉而罷新建
禮部成命光祿設宴勳戚公卿皆往賀公公以為盛事在
右廳事之右倚任益隆每燕見
上虛心問曰卿有何言作其章奏即施行之時有芝產于
公署人以為公和氣所召
今上皇帝踐祚亦惟圖任舊人待公尤厚凡軍國重務皆
與聞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每考績必有賚予甲子以
年至七十上章乞致仕
上以公精力未衰慰勉留之己巳
上親征北虜命公留守京師秋八月進太子太傅階榮祿
大夫景泰初賜誥命辛未春公因災異數見乞放免以回
天意不許尋進少傅壬申兼太子太師二俸兼支公固辭

一降癸酉復賜誥命進階光祿大夫自後每歲引年乞歸
皆不許丙子復因災變乞賜罷黜亦不許時公年八十二
宿疾作艱於步履明年
皇上復位公喜不自勝扶疾入朝而筋力不可強矣遂乞
謝事且辭師傅二職
上方重用耆舊憫其老皆從之
陛辭賜白金寶鏹金織襲衣給驛舟以歸復賜璽書有卿
宅心允臧處事惟慎雖經變故無改厥常之諭歸之日鄉
人老稚聚觀者以億萬計公陳所受賜於堂感激流下遂
冢子長寧詣闕申謝
上念公歷事累朝遂官長寧為錦衣衞世襲鎮撫俾歸終
養公之常克孝克寧克誠時年皆七十餘蒼顏白髮燕樂
於一堂遂扁曰壽愷優游衆樂者七年疾復作召諸子前
曰爾等宜報國恩勿墜家聲遂瞑目而逝天順七年八月
八日也享年八十有九終之夕常州守卓天錫夢公來辭
已而門終大以為異訃聞
上為之震悼贈太保謚忠安遣官諭祭於其家復令有司
營葬事恩祭始終世莫與比公為人平易寬和靜一少慾
自奉澹薄起居有常居官敬慎一毫不苟歷事
列聖無纖毫過舉蔚然為一代名臣立朝幾六十年獎掖
士類甚多十知春闈貢舉天下之士盡出其門平居未嘗
疾言遽色雖庸夫孺子亦知其為長者暇則手不釋卷喜
為詩文晚年樂望益尊其酬應愈劇曾不厭倦所著有竹
軒集若干卷又嘗輯錄醫藥經驗者曰衛生易簡方經進
又有律身規鑑俱行于世公配范氏早卒累贈夫人繼張
氏累封夫人子男四人長曰鉞即長寧居母喪廬墓有司
聞于
朝旌其門曰孝子次曰釬以武舉得官沒於王事
次曰鑑錦衣衞指揮僉事次曰鋼女三人長贅林玘次適
成國公朱儀次適陽武侯薛琮孫男一人曾孫男一人銘
曰
大明盛時有臣胡公任容其間以竭其忠始為夕郎乃教
胄子與論徵歸多士咸尊作賓春宮遂長春官
列聖倚之四海又[illegible]之老成進位師傅溫恭維人翊我
皇度公在朝廷六十春秋祿位優游莫之匹休公身雖
亡中有不死謚行紫功昭彼信史
皇恤耆英䘏典是承隧道有碑儒臣刻銘

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兼東閣大學士致仕高公

神道碑銘

公諱穀字世用姓高氏其先世居河南之懷慶有仕宋者
從高宗南渡徙維揚今為高郵興化人曾祖諱明祖諱椿
父諱焯俱以公貴累贈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東閣
大學士曾祖妣劉氏祖妣王氏妣黃氏俱累贈一品夫人
高自上世以儒業相傳至椿當元末避兵姑蘇恐廢先業
有子四人皆令從事詩書洪武初復歸維揚始占籍于興

化四子業皆有成其季公之父也尤長於詩有書數千卷
不樂仕進隱居教授而鄉之後進多從之游公自幼承家
訓舉止如老成人父奇之甫十歲乃遣入邑庠即能奮力
于學弱冠遂領鄉薦登永樂乙未進士第選入翰林為庶
吉士辛丑授中書舍人甲辰陞左春坊左司直郎洪熙改
元受　勑階承務郎未幾以學行獨優陞翰林侍講丁外
艱服除還任宣德甲寅主考順天府鄉試人服其公正統
改元春
上初御經筵少傅楊士奇等上言經筵講官必得學問貫
通言行端正者以供其職遂薦公與苗衷馬愉曹鼐四人
專侍講讀賜三品章服公每進講敷衍詳明聞者嘆服戊
午預脩
宣廟實錄成進侍講學士甲子復主考應天府鄉試士無
間言乙丑進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入內閣知　制誥
丁卯進階通議大夫己巳秋
聖駕北征命公留守尋進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景泰
初虜情叵測邊警日嚴選使虜者得中書舍人趙榮陞太
理少卿公嘉榮之奮忠即解所束金帶與之景泰初
聖駕自北還議奉迎禮公欲從厚衆洶疑未定有千戶龔
遂榮投書于公言奉迎當重之意公即袖其書以進且曰
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已而　朝廷以遂榮非分得
譴比
聖駕至百官郊迎公復上章以伸前議無所顧忌聞者義
之辛未　朝廷以公望重進少保仍以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壬申兼太子太傅公懇辭不允尋　賜階榮祿大夫甲
戌南京災　朝廷念
祖宗陵寢所在以公大臣中清慎者　特命往祭事竣錄
被災者千餘家悉發庫賑之歸奏稱　旨是歲冬給事中
有忤執政者執政欲害之乃諷御史劾其私而羅織其罪
公獨持正議卒從輕典士論韙之乙亥星變疊見公上疏
謂臣濫居保傅不能盡匡輔之道宜遠罷以謝天意不允
丙子寰宇通志書成進兼　謹身殿大學士是歲秋順天
府鄉試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劉儼為考官有二執政以
子入試不中交章奏儼去取不公欲置于法乞　詔翰林
及六科十三道覆考公時以疾不出一聞此事即強起預
考畢毅然入言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
於命欲殺考官可乎由是儼得釋公之名益振而拂其意
者銜之公屢求退避　朝廷重公忠直不允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首召公慰諭而留之其餘誅斥殆盡公即上疏
辭保傅二職時機務填委公以衰老弗堪懇乞骸骨
上以公舊人方隆倚任然憫其老且違遠公意特允所請
賜白金楮幣織金襲衣給驛舟送歸其鄉復　賜勑諭有
曰日與親戚故舊徜徉丘園展契闊之深懷道　朝廷之
盛事清風而致足以勵廉而革貪威德雅望足以敷化而

遵俗則卿亦永有終譽禹士林以為榮越四年庚辰忽疾
作以正月十日終于正寢距生洪武辛未三月十日享年
七十娶鄭氏累封一品夫人先公卒生女一適中書舍人
黃清側室杜氏生子一曰岠為邑庠生女一周氏生子一
曰岡劉氏生子一曰峻俱幼
上聞訃嗟悼遣官諭祭于其家公天資簡重操履清介而
交人不泛視義所在勇於必為雖違衆不恤也在位論薦
多號得人可謂持德秉常之君子矣所著有育齋集八
十卷岠以侍讀虞子公所撰之狀來請銘銘曰白茅黃茅
易脆而朽松栢挺生歲寒能久柳根之固越心之堅蔚然
蒼翠何千萬年豪傑之生有類於此相彼高公實同容止
早登仕路厥聲孔揚英華之發斐然成章斯延俊游
胥資啓沃文衡兩持士論咸服乃位保傅乃參化機錦袍
玉帶金馬彤闈見義必為莫之能禦直道古心慨然自許
保全晚節宸眷優優容與恭俸胡不少留亦既蓋棺名
著天壤卹典之褒百世之仰有銘在石德行煇光嗚呼
泉室哲人之藏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謚莊愍寇公神
道碑銘

都御史乃糾愆繩違之任總憲度肅百僚權奸之所畏忌
者尤公居是職五年矣持法嚴明見逆賊曹欽父子兄弟
恣意妄為乃率御史等遂行反逆首害公賊雖誅
成公命須矣朝廷震悼特贈少保謚莊愍加賜賻儀遣
官諭祭令有司為營安塋蓋深念任事之臣遭此凶禍而
恤典宜厚也其子林泣且告曰先人不幸弗獲全歸而墓
石之銘不可以無託敢固以請辭弗釋按知府張祝狀公
諱深字文淵其先山西渾源人世多顯宦曾祖廣仕元為
提舉有才行見寵於世祖為撫宣寧縣黑虎鎮之乾河里
俾居之國朝洪武初以問右給省檄過保定唐縣止遭
顛沛見其風土之美因占籍為今為保定人祖彥和父禮
俱以公貴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祖妣宋氏妣李
氏俱贈夫人公自幼警發永樂中為郡庠生上言時務
朝廷奇其人召入胄監時山東要路軍需錢穀有弊政遣
中貴人陳保採往蒞之求同事得公心喜
宣德初擢刑部主事有勤能之譽尋陞員外郎丁外艱服
闋復任盡心刑獄凡疑獄人不能辯者必屬公正統甲
子用執政薦陞山西按察副使時天久不雨朝廷念刑
獄有冤抑者特委公錄山西諸郡大辟因公察其情可矜
疑者五十餘人悉奏釋之又上邊務數十事多見采納丙
寅四川松潘番不靖守臣請出師勦之朝廷念撫治者
非其人乃命廷臣推有風力者僉謂公可即日召至京
師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往遂破賊寨擒其渠魁凱旋班
師諸番讋伏獻俘甲刀劍三千童男三十七人駿馬四百
餘疋繼後入貢不絕公暇則訪恤士卒相地要害築斷堡

城池六十處道路險峻者悉剷平之以便往還番夷酋長
或率其黨來見公宣布　朝廷威德且諭以禍福之道莫
不感化地方底寧　朝廷嘉公之能進左副都御史加食
二品祿絲幣白金之賚甚厚一日得母報平安書喟然出
涕曰老母在堂久曠定省安能爲懷即上章懇乞終養
朝廷優詔慰而留之景泰辛未召公還特加獎勞番人乞
留者十有七奏不從未踰月提督遼東軍務缺人　廷議
復屬公遂假以便宜之權賜白金綵幣慰勉以往公至遼
左威名益振乃積粮練兵畫防備守禦之計中外守臣咸
敬畏之癸酉海賊李福患挾妖術以惑山東之民聚衆爲
人公得報畧不改容乃親率數百騎直抵海州遣都指揮
周英授以成算擒之遂獲千餘人公詰其造亂之由得首
惡者二十餘人械至京師餘皆釋之景泰甲戌北虜入境
會總戎得公所議禦邊之策因其勢使斬賊首七十餘級
獲馬六百餘匹公在遼歲久思親益切或與同事者言及
母老輒流涕終日不食累上章乞歸不允丙子得還京議
邊事時母年九十有四已感風疾曰得見吾兒即瞑目矣
公悲泣懇求歸省至家母一見而逝公哀毀踰禮　朝廷
起公復任公乞終制章凡三上不允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乃許公終制時臺長缺人思臣僚中老成剛勁
無踰公者復起公視事進左都御史公威望日隆百僚敬
憚

上深嘉之親發褒辭簽名公皆訪政務但加老字於姓上
呼之而不名益重公也公天性至孝雖居顯仕猶以不得
養親爲歉諳於世故凡　本朝舊典歷歷能記聽獄果斷
人服其明未老即以家事付林綜理曰吾受　朝廷重託
惟職務是盡餘不恤也生於洪武癸酉五月七日歿於天
順辛巳七月二日得壽六十有　配李氏先卒累贈夫人
生子男三長即林國子生次彬次桂早卒女三長適保定
中衛千戶劉琮次適錦衣衛指揮使高裕次幼在室卜以
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與夫人合塟于運觀西岡之陽銘
曰惟錐在囊穎脫斯見惟楠在壑昂霄可羨彼物且然而
況於人惟人之傑衆孰與倫抗保寇公早有大負數歷仕
途才智稱首兩鎮邊陲逵歷不揚入總臺憲大振朝綱賊
奸忌之是爲所害　恤典有加遺澤未艾惟孝與忠在公
則崇有志不餒名位做隆墓碑峩峩昭此行實永閟泉臺
曷有其極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諡恭定年公神道碑銘
天順庚辰戶部尚書缺人
皇上以年公富可當其任有惡其執法者沮之乃屬吏部
改議
上曰掌國計者正用執法之人卒用公命下　朝紳皆悅服
而在任公勤慎寀士望益重一旦以疾卒無有不悼惜者
其子請銘其神道之碑按侍郎薛君狀公字大富別號澹

齋姓嚴氏上世莫詳所居曾祖孟陽仕元為萬戶守滁陽
因家全椒元季兵亂子孫流徙鳳陽之懷遠洪武初附版
籍候以嚴為年遂用之祖遇春父景和俱以公貴贈資政
大夫戶部尚書祖妣朱氏妣邵氏俱贈夫人公甫十歲即
入邑庠為弟子員明敏端重師友咸器異之弱冠領永樂
丁酉鄉薦明年以乙榜教諭濟南之德平年雖少而教規
甚嚴諸生多所造就秩滿以績最擢吏科給事中典署刑
科糾正違失務存大體宣德乙卯吏部薦陞太僕少卿
宣廟欲大用之乃奏留不下久之特陞陝西布政司右參
政至任即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屯姦賊吏
貪墨者聞風即投紱解去鎮守遷臣獨加禮焉或指其未
宜聞公言即止仍三邊士馬聚盛供費浩繁民皆疲於遠
輸而郡邑豪猾之徒又因緣為奸邊儲多空乏 朝廷深
以為慮乃屬公總之公量地里之遠近按收支之遲速定
其徵科防其出入立法甚嚴夙弊盡革民不告勞而邊廩
實矣正統甲子陞河南右布政使惠政及民愈廣時隣省
飢民流聚南陽陳州諸處無慮十數萬剽掠居民有司莫
能制公往撫諭乃分散安輯而賑恤之衆皆感公之德願
為編氓己巳轉左布政使未幾北虜入寇雲中烽火通於
京畿京民走避道阻糧絕 朝廷憂之以公有謀略特委
督運糧餉八萬石濟邊吏民聞公號令皆冒險而進無後
期者邊餉以充明年用邊將論奏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提督大同軍務兼理邊儲時軍民瘡痍未復室家離散呻
吟之聲不絕公招亡撫存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
軍民始有更生之望初倉廩所儲多為勢要侵欺公至悉
追復之由是軍旅鼓興錢穀不乏時征虜大將而下多納
賂冒功公至悉核實不錄故賞罰無濫及者景泰乙亥丁
外艱 朝廷以邊鄙方急奪哀視事公懇以終制下允 天
順改元將臣石彪因私怨以危事中公逮赴于京獄
英廟保全乃令致仕不數月即起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尋
轉戶部右侍郎巡撫山東隨陞左副都御史公按行青齊
諸郡官吏畏服奸豪屏迹有處人居東昌者多積粥牽
其宗羅姓者尤為桀黠公慮為患乃言于 朝因其來京
留之以消其不逞之謀庚辰春召為戶部尚書
英廟知公忠直屢遇優厚公益感慨夙夜不懈以國計為
己任然處之以靜不動聲色而事無不集癸未賜誥命詞
極褒獎甲申春公以陝西累年用兵而督輸道者多不得
人乃薦三人為藩司郡守使理其事吏部以公為侵官公
上疏極論大臣為賢為國之道且以年至七十懇乞致仕
上初臨御以公舊臣慰勉之使復任忽得瘋疾且劇
上命醫往視竟不起深為之震悼輟視朝一日賜謚恭定
復遣官諭祭令有司治葬事朝之公卿大夫莫不弔哭盡
哀公為人剛正言不輕發廉靜寡慾遇事敢為臨利害不
少變氣節才識世不易得生於洪武乙亥十二月七日卒

於天順甲申四月十六日享年七十配蘇氏贈夫人早卒
子男四人長曰茂早卒次曰芳國子生次曰英次曰華女
四人何璟盧剛周縉薛希良其壻也孫男八人卜以是歲
某月某日歸葬于先塋之次銘曰天順人才一時極盛有
偉年公尤號敬正既司國計法不可撓戒冠喜多捷然孤
標有偉年公敬歷最久始終不渝惟道是守屢推不折勵
操愈剛儼如蒼檜任彼冰霜有偉年公一代無幾星鳳之
祥海內咸覩
皇恤耆舊恩禮是優恭定之名百世之休形歸泉臺無虞
有妥史臣作銘刻石道左

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呂公
神道碑銘

公諱原字逢原姓呂氏浙之嘉興秀水人自幼穎敏九歲
能通孝經小學稍長為文輒驚動長者時父兄俱為教官
識者曰此子殆須脫而出者也未幾父兄俱卒于景州公
尚未成童孤貧不能歸喪或諷以胡俗焚之者公潸然出
涕不從遂厝州城之東曰他日有力必歸之也年及弱冠
乃奉其喪歸嘉興故無田宅假館以養母力學不暇請苦
之志愈堅郡守黃懋廉知之乃延為子弟師尋俾充邑庠
生公亦自奮大肆力於經史正統辛酉遂魁鄉薦明年中
禮部會試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擢翰林編脩得入秘
閣讀所未見書其學益富癸亥與脩五倫書丁卯 朝廷

思用奇才乃簡狀元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入侍 經筵
公居其一景泰初遣祭 蜀王往返萬里開已有饋遺一
毫不取未幾充 經筵講官辛未進侍講甲戌夏以右春
坊右中允兼侍講秋九月進侍講學士仍兼中允癸酉與
脩歷代君鑑秋八月主順天府鄉試己亥與脩寰宇通志
明年書成進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每書成進講輒有賚
賜白金文綺之賚又賜段已
皇上復位轉通政司右參議仍兼侍講春二月主禮部會
試夏六月 召入 內閣知制誥尋轉翰林學士庚辰春
主禮部會試尋總裁大明一統志凡金帶玉環貂服貂帽
便蕃之賚崇無虛月公夙夜感激思盡論思之職肝暑老
病在床公躬問湯藥憂形於色久而不愈壬午秋八月母
卒公哀毀踰禮欲父櫬歸而合葬之 詔有司營葬公襄
事即還朝終喪服制不克抵家未及還期忽以風疾不起
在是歲十一月二十七日距生永樂戊戌六月十八日得
年四十有五訃聞
上悼嘆不已特贈禮部右侍郎謚文懿命工部為營葬事
遣官諭祭於其家仍命其子憲為國子生皆異數也公天
性孝友事母得其懽心撫育兄子皆底成立宗族中有困
乏者必推所有以賙之遇人之危殆若濟之惟恐不及也
歲時賞賚奉母之餘輒分遺鄉黨僚友而自奉甚儉為人
沈毅有器韜晦悃愊無華內端外和與物無競處己待人不

立崖岸事有不可則援理諍之未嘗少苟媚也以徇人取
悅三為主考取士得人最多其教人也誠切懇至善於啟
發故四方之士及門者衆其學造詣益深作為文章議論
超越皆有根據而理趣充然詩有典則音律渾厚無纖巧
靡麗態初入翰林時楊文貞公定諸公咸器重之知其所
就必遠大也及入　内閣與大議所見出人意表而為民
之心尤切天下有陰受其賜者矣士望方殷冀必久於其
位用極康濟之功而天不假年可勝痛哉公之先世多顯
於宋其故居有稱為呂家府者高祖茂卿仕元為提舉曾
祖仲禩祖伯誠俱隱德不仕考嗣芳永樂中預鄉薦為山
西萬泉教諭累贈翰林侍講學士兼春坊中允母顧氏累
封太宜人兄本亦領鄉薦為景州訓導故為泉教而終
於與公亦流寓者久之配徐氏累封宜人子男二長即意
次曰悉早卒女二俱幼所著有介軒集若干卷藏于家嗚
呼公與予同事者六年蓋端謹篤實之士也世何可多得
哉今其已矣可不銘諸銘曰浙水之旁代有其人呂氏一
族罕乎與之倫自宋以來至公再顯卓然奮興斯慶之衍儒
業相傳自其父兄公克振之以大厥聲遭逢之際千載不
偶事業文章世豈多有冥冥造物胡不假年[illegible]
由自然驥典是承貴于鄉士生榮死哀昭示終古

古穰文集卷之十二

古穰文集卷之十三

神道碑銘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公神道碑

銘

吾道正脉實由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迨至我
太宗文皇帝乃始表章其言行天下由是天下士習一歸
于正嗚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忻慕而篤信之則河東薛
公其人也公諱瑄字德温世為山西河津人其先自奚仲
封薛侯居河東子孫遂以為氏曾祖帝祖仲義皆通經教
授鄉里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為真定元氏教諭仲義貞俱
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祖母母皆淑人初母齊氏
人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公祖以生時卜之吉曰此子
必大吾門適時致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貞為榮陽
教諭公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既
而聞魏范二老先生深於理學乃從延于家俾子弟職日
與講習周程張朱性理諸書久之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
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永樂己亥貞改河南
鄢陵時教官考績以科貢多寡為黜陟貞大以為憂公乃
補鄢陵諸生遂中河南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以省覲
西歸是歲秋貞有疾公日夜不離左右及居喪一遵古禮
服闋願就教職會
宣廟思得良憲臣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

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録性理大全
一書潛心誦讀每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燃燭記
之或通宵不寢味而樂之不知手舞足蹈也丁繼母憂服
闋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璡首薦公提調山東
學校公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每臨諸生必親為講解不
事賈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未幾用楊文貞公薦召為大理
寺右少卿明日轉左少卿公作大理箴以自警時中官王
振權傾一時或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
拜官私門邪已而遇諸途衆行跪禮公獨不屈振由是不
悦會有獄夫實病死三年其妾私於人欲出嫁妻弗聽遂
誣妻蠱魅夫死公為辨其冤都御史王文諂事振乃誣公
出入人罪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
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
得免官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留心理學造詣
益深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公為大理寺
丞時虜騎薄都城公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接言論
遂訪策焉公曰以天時人事驗之此虜必宵遁既而果然
貴州苗寇猖獗　朝廷命將往征之公督軍餉事竣而還
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
寺卿有富豪殘害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者欲貸之公曰
死者何辜竟抵于法明斷之譽播于民謡刑部尚書楊寧
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同事嘆曰如薛公當

於古人中求之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俱餞於江
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
秋召至京復為大理寺卿有司草場火　朝廷欲置典守者
罪公力辨之獲免蘇松有飢民乞粟富家吝而不與遂火
其屋蹈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以謀叛
籍其家衆皆畏勢莫敢發公抗章辨之文亦悟其非獲免
者甚衆是歲公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
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召
入　內閣知制誥尋主考會試事竣轉左侍郎居數月公
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
乎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惓
惓以復性為教嘗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而歐陽公言性
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
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忽遘疾彌留衣
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
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乙巳八月十日
享年七十有三配齊氏贈淑人生子四人長曰淳次曰淳
次曰濬邑庠生早卒次曰治亦卒孫男四人褆登天順甲
申進士第孫女五人嗚呼公之學嘆竊篤實之學也嘗曰
萬物只是格箇性吾於日用之間必體察之何事是仁之
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至於萬物各具一理萬里同出一
原是其貫通處也每以聖賢為師隨其所寓圖書箴規

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予必揆
諸義一忠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
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
小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之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
鑿奇僻之說爲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所著有讀書錄行
于世河汾集藏于家嗚呼宣德甲寅秋予始識公於河津
知其造詣之深自後仕途南北弗獲相從有時同　朝亦
各守職務或有所疑但手書質問而已天順初公入　內
閣予亦濫與其間曾未數月公致仕去矣有道者之難遇
也如此公之歿也四方之士聞之莫不嘆悼　朝廷得訃
遣官諭祭其家復令有司營葬事楙乃以公門人國子監
丞閻禹錫之狀來請銘其神道之碑嗚呼予豈足以知公
也哉然義有不可辭者銘曰昔有王氏鳴道河汾流風餘
韻以啓後聞相彼薛公不以自足濂洛關閩意向尤篤學
優而仕實始爲親仕日以進學日以新學匪辭華實欲聞
道身體力行遂以深造惟公之心勝己之私惟公之迹不
慍不知富不倖求難不苟免隨寓而安名亦不顯成彼後
學篤是先賢在古爲難公無間然嗟今之人無公所好公
今已矣誰臻其奧我銘其隧以詔鄉人千載而下庶得其
真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戶部尚書張公神道碑銘

公諱鳳字子儀先世滄州鹽山人後徙真定之安平曾祖
才與祖德林俱潛德弗耀考益故爲禮科給事中與德林
俱用公貴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母王氏母李氏俱贈
夫人初李氏有娠一夕夢大星出懷中覺而生公人以爲
異三歲取父書作讀誦狀識者知有奇志隣有病召巫治
之公往觀竟不拜知其神曰鄉相在此公去神乃降衆驚
異曰此子始不凡者稍長從太常少卿鄭雍言授春秋經
每有講說即能問難穎悟異常已而母病躬侍湯藥衣不
解帶母卒居喪盡哀人服其孝永樂己丑北虜犯邊
文廟親征以給事君贊理戎務因主將失利歿于陣公時
年十四大父母垂白在堂家道蕭然公哀毀踰禮與兄奉
祖還家竭力事奉得其懽心久之有司聞公孝友選爲邑
庠生公益奮力於學雖祁寒暑雨不輟遂領鄉薦入太學
時鴻臚序班缺員例選北人爲之吏部尚書蹇忠定公義
見公異之曰是生不可就此職也宣德丁未登進士第癸
丑春擢刑部江西司主事時江西豪民爲逆者千餘人繫
獄未決付公理之公一訊皆得其情獄上釋老者數百人
能聲大振大司寇嘉公之才特令總閱部章奏及繇在京
逮繫者正統戊午冬特陞本部右侍郎由主事進侍郎者
自公以前未有也己未冬以京城草場出納多弊　勅公
提督之辛酉春改南京戶部右侍郎公上疏曰南京根本
重地糧不可不素蓄宜每歲分米二百萬石遂定爲令社
午南京萬鍾倉糧要之處任至是　詔公與賢益以出納嚴

慎故也時人以公執法呼為張板　朝廷亦知其所已已
春賜璽書嘉勞有清勤公正之褒賚以白金文綺果茶壬
申春陞本部左侍郎未幾進尚書明年廷議謂公素有譽
望乃轉兵部尚書叅贊守備機務又明年名為戶部尚書
時邊務方殷錢穀之費動以萬計多以不給為憂公至處
之裕然國用不勞而足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思前臣舊部得舊人庶可以厭衆心仍命公為
南京戶部尚書兼掌糧儲辛巳春以考績赴闕
上慰勞有加公以足疾懇辭休致不允舟還未及抵任
而卒是歲三月十八日也距生洪武丙子九月四日享年
六十有六公為人正直而心地平易遇事敢為人不敢以
私干之尤篤於友義同門峩於仕途者必極力助之故人
李恂為太常贊禮郎母老子幼夫婦相繼而卒公惻然遂
養其母以終聘其女為子婦教養其子至於成立又急於
濟人嘗渡江偶遇一舟覆於急流公即指白金賄人救之
舟中之人賴以全活性尤真率客至即出酒殽對酌為樂
不計豐約與之接者未嘗不稱為朴實君子人也歷官幾
四十年勤慎如一日曾無過舉卒之日有司以訃聞
上深悼之遣官諭祭賜以賻儀復命有司為治墳塋給官
舟歸塟于鄉公配李氏累封夫人子男三人長曰㦤次曰
悌次曰忭女二人長適王玘次幼在室孫男六人孫女二
人銘曰佩佩張公生也不偶大器弘才童時已負乃承家
學乃擢魏科歷踐膴仕不偏以頗不偏以頗時呼為板愈
見其操執不撓惇允顯天性孝友拳拳濟物之心一何孔
仁既叅兵戎復總餉饋茂勣宏勛光我士類稽其終始惟
忠惟勤懿此言行蔚為名臣褒典式承存殁無間嗚呼張
公全歸於善

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耿公神道碑銘

今之公卿大夫功業文章表著天下者甚盛如司寇耿公
所存所行尤不易得蓋清謹之志如金石之不可奪也嗚
呼難哉公諱九疇字禹範別號恒菴初母姚公時忽夢神
告曰吾自冠山來當大汝門覺而公生自幼穎敏讀書必
究義理弱冠為邑庠生登永樂甲辰進士第宣德辛亥擢
禮科給事中凡事務存大體有清譽正統改元之明年大
臣言兩淮鹺政之弊必得重名檢者理之於是推公為鹽
運司同知公巡行諸鹽場盡革宿弊公私便之復條奏數
事曰均搭派節撥鹽二事遂著為令癸亥丁母太淑人憂
鹽場數千人詣闕留公從之乃進陞鹽運使公益循法
責效廉名大著嘗上水脩一童子曰水清不如使君之清
公因號恒菴以自勵尋以詿誤逮至京尋白　朝廷知公
廉正特陞刑部右侍郎屢與同官辯疑獄不為勢利所怵
有婦誣其夫衆欲斷異公曰不可杖其誣婦而歸之人服其
當未幾有邊警
乘輿出巡以公留守京師既而鳳陽歲凶盜起復勅公往

綏之公乃留吳武飛熊諸衛軍耕守以杜奸寇覬覦之心
招徠流民七萬餘戶一方晏然兩淮職政自公去任多廢
至是復屬公兼理之於是奏罷易米法申飭條戒有加於
舊焉尋復　勅公巡撫江北諸郡公益盡心宣布德意凡可
以惠民者無不極力爲之景泰初　勅公審錄諸郡大辟
囚公曰既究釋物吾所願也凡以情得原者二十六人有
來婦人何菊家者既去而死其家訟菊與弟殺之菊誣服
公驗其無實而擇之後知殺者果仇人也人服其明代還
適議關中重地守臣缺人僉謂非公不可特　勅公以往
既至革弊黜貪咸望愈振初六部郷佐使外文移不得徑
下按察司以故雁塞不受約公首奏下之邊將諸於臨洮

諸衛添取防兵　朝廷下公議公上疏言邊城士卒不爲
少矣在爲將者馭之何如耳果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
絕侵漁以養其銳氣則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則人人
自奮而醜虜不足慮矣不然添兵何益徒冗食耳遂從公
議初邊民春夏就田耕作秋冬移入公疏言邊將所以禦
寇而衛民也今民自避寇而失恒產將何爲哉乞委邊將
以止移入不能衛者罪之民皆稱便　朝廷以公兼理戎
務宜居憲職遂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公聞
朝廷下有司買羊角以充燈費上疏曰昔宋神宗買浙燈
而蘇軾輙諫止之此忠臣愛君之至情也今買羊角製燈
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遂止繼以災異下

詔求直言公復上疏曰天地間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數
理可盡而數不可必臣願
陛下延儒碩以廣聰明公賞罰以別忠邪擇守令以惠黎
庶簡將帥以固邊疆此必然之理不可忽也優詔答之天
順改元
皇上復位思公可大用顧侍臣曰耿九疇廉正人也即名
爲右都御史士類皆賀臺憲得人時子裕任給事中公言
父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裕爲翰林檢討公自幸遭遇思
圖報稱首進五事曰崇廉恥以勵士風清刑獄以召和氣
勸農桑以厚民生節糧賞以蘭軍士任臺諫以振綱紀
上皆嘉納之因勅戒風憲公進御史告曰　朝廷望治於

憲職至矣各宜潔己以副任使不然吾不汝貸衆皆悚息
風紀爲之肅清時邊情不審將臣怠命公將率諸道御史
劾之事泄反爲所誣置公等于理公引咎自當　朝廷察
非公罪出爲江西右布政使尋陞四川左布政使明年召
爲南京刑部尚書先在職者流於諂俗有乖清議公至肅
然自歸于正天順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忽遘疾不語移時
而逝距生洪武二十九年四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五訃
聞
上深哀悼遣官諭祭於其家復令有司爲營葬事士大夫
識與不識莫不惜之公天性孝友親終追思不忘遇亡日
悲痛如初喪時事三兄恭而盡禮嘗修耿氏家乘以昭先

德平生慕司馬溫公為人敦尚古道恥同流俗奉身節儉
無他嗜好公退居家惟焚香讀書而已文人不從關節不
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凡論事是非確然不撓未
嘗詭隨於邪正之辨尤嚴坐是與衆寡合累遭危困頻
上知其所存卒保全之公先世東鹿人有諱昉者仕金為
平定軍指揮使國家平定州有諱守直者務儒業舉進士
任總帥府教授高祖複仕元為大都路知事曾祖文大寧
路推官祖承祖太常太祝考綱通經學洪武中為河南盧
氏縣學教諭卒從金谷院之原子孫遂為盧氏人與太祝
公俱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妣和氏累贈太淑人配高
氏累贈淑人子男三長曰智次即裕今為泗州判官次曰

發女六長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葉盛次適渭南縣官張
璀次適張選次適舉人張紀次適主事王上齡次幼孫男
七女二卜塋于先塋之次裕詣京師持鄉人左都御史軒
公狀乞予為神道碑予亦鄉人也不可辭則序而銘之銘
曰麟之祥端鳳之瑞踐實難其達云誰不惜有若斯世挺
生儒人玉立清脩如鳳如麟有儒耿公鉅庶之冑一時英
賢鮮出公右蚤登仕版青瑣黃門直道而行遷于前門謂
政既清疑獄既辨乃整邊防乃正臺憲周思職務寢不遑
安出領二藩之屏之翰冰壺湛然不容少滓初志如山克
而後已百鍊之剛不損毫芒南畿作士
帝寵煌煌知無不言言則剴切社稷〻定安阽安乃恍祭公

之衷士類所宗琴流無窮惟公之終

中憲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公神道碑銘

天順庚辰冬十一月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公致慶
禮于京師居公邸數日一疾而逝是月七日也
上聞訃驚悼良久特遣官諭祭復令有司為營葬事其子
衛哀乞碑銘於予按其鄉人編脩楊守陳狀公諱楷字式
之所之寧波慈溪人天資穎敏讀書過日即成誦年十二
能屬文有司聞其名名補邑庠生公益奮力進學十七領
鄉薦登永樂甲辰進士愈肆力於古文辭宣德改元之明
年試政於夏官時方北征與馬之需甚急大司馬雅知公
才委往關中督之果先期而集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初有

犯盜繫刑部獄中吏受賕既之公劾其尚書以下十數人
皆罷黜名聲赫然六年考績至行在因獻
聖德頌留侍鴻臚寺正統初乃還在任能辨疑獄有造偽
印者本夏三也昭書謀人吳謙承之公廉得其實以罪三
有與妖僧作逆事者連坐其主當族公察之迹日所為主
得勿論有兄毆人死誣與弟同毆歷臺無能辨之者公
察其枉謂毆時爾安在曰在鄉學乃拘其師友驗之果然
遂釋之此類甚多庚申用大臣薦陞陝西按察司僉事理
屯田督租賦治水利俱有成績尋遷副使時靖遠伯王驥
奉　勅巡邊以公同行公上安邊十二策多見采者丁卯
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餉煌起

上命公督捕公授郡邑捕法而按行之踵遂息閩賊鄧茂
七作亂　朝廷遣將率兵往平之以公為監軍兵至廣信
賊黨圍延平甚亟公謂都督劉聚曰賊聞大軍至寧無懼
心即具榜遣人馳諭以威信賊果解去兵至鉛山賊圍將
樂公調都督劉得新乘夜襲之賊皆潰散茂七僅以身免
退保陳山公駐兵建寧四招其黨賊復攻延平公以浙江
軍伏後坪南京軍伏沙洋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
軍素為賊所易者出賊挑之已而砲作伏起合擊大破之
遂斬茂七俘其衆未捷之先　朝廷慮賊衆兵分復遣寧
陽侯陳懋統大兵繼之至則茂七已誅餘黨[illegible]入龍山
者公選精兵二千撤其筏誡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
入其寨而反攻之比旦賊視我營兵少果空寨上黑筏而
還二千兵已據其寨用其滾木擂石下擊之賊衆遂降凡
定三郡七縣破三十六寨擒偽總兵學士等官三百二十
四人招徠其民八十餘萬初處州賊葉宗留亦起已遣都
督徐恭征之至是復　勅公從師與之犄角恭次金公山
甚危公往援之至即伏兵樹鴨兕芭為壘賊登公麾兵擊
之少頃佯走賊追逼壘伏兵四起一鼓殲之界亦改元公
班師至京有妬其功者劾公初至脆詩玩寇以罪罷歸天
順改元
皇上復位念公之勞仍舊官致仕明年陝右興師禦寇而
於[illegible]增戰騎募勇士以佐師者難其人適公登京入覲

上見公曰朕得其人矣遂以公往還京
上嘉勞之轉南京都察院方專委託而數止於斯豈非命
邪公生於洪武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三
曾祖好古祖財中俱潛德弗耀父惟哲尚義攻詩以公貴
贈監察御史母毛氏贈孺人娶丘氏贈孺人繼室胡氏封
孺人子男三長[illegible]寧波府醫學正科次應麟寧波衛鎮
撫次應鵬以懷材抱德舉待選於吏部女二長適余凱次
適萬宗希孫男幾人女幾人公早孤事母至孝為人瀟灑
心地坦夷好獎引士類見人有善必延譽之遇患難者必
拯濟之尤喜[illegible]於友道其學浩博善行草隸篆所著
有四經[illegible]大明律解律條撮要諸書至於選詩唐音李
杜詩草堂詩餘凡十數家公悉和之累數百卷皆[illegible]杜
纂海內之士莫不口服而心悅之外國亦市其集而慕其
風采狀之所稱者如此銘曰香爐句餘扶輿磅礴金玉丹
砂乃氣之粹必有稱者屬之於人奇士挺生適逢其辰翼
翼張公其氣秀越玉珮瓊琚文采煥發敭歷中外名振臺
端敵愾之績人以為難蹤跡微嫌曾無少損晚復登朝蓋
篤忠悃
皇恤公死異數惟加浙東故里有賁無涯行[illegible]可[illegible]有
貞石銘以傳之永永無斁

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劉公神道碑銘

聖朝承平相繼將百年于茲而博雅老成之士聯[illegible]襄

於其間以賁飾一代之盛者畢見於世若詹事府少詹事
姑蘇劉公其一人焉而今已矣公子瀚持史官陳鑑之狀
泣而請銘予因概夫老成之人漸以凘盡而尚忍銘公哉
辭弗獲按狀公諱鉉字宗器號假菴其先汴人有為貴州
統領者宋南度時徙建康高祖順之仕元為平江路推官
提領因家於蘇遂為長洲人曾祖元善號雪樵元末兵亂
嘗率其賢豪以障鄉井里人德之祖懋讓洪武中以明經
為沛縣儒學教諭考仲與隱德不仕用公貴贈徵仕郎中
書舍人妣陸氏贈孺人公生彌月而孤數歲入鄉塾敏有
志向學雖衣食粗糲弗顧也未冠即授徒里中從之者甚
衆其言動規模如宿儒鄉之長者皆折輩行與交生孝友

毋遘疾刲股肉以進旦夕籲天求代比沒哀毀幾絕者再
見者莫不感嘆事兄若嚴師雖加楚辱不敢怨迎寡姊養
于家從父沒而絕嗣公以父命出繼之永樂戊戌以善書
徵入翰林明年中京闈鄉試未上春闈授中書舍人宣德
己酉與脩
兩朝實錄成賜白金文綺陞兵部車駕主事仍蒞事內庭
正統戊午與脩
宣廟實錄成進翰林侍講金綺之賚有加正統戊辰詔擇
進士穎敏者為庶吉士屬公教之公懲曩之事虛文若槪
然以師道自任卹力追古作有一字未愜者經月不置以
故諸吉士大有所造後多以文學致名己巳進侍講學士

景泰庚午主考京闈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同
事者欲更之公曰　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韙之
公未沒宣已第進士為翰林脩撰矣初置經筵官公居首
選數賜白金文綺寶鏹禮遇甚隆辛未夏不雨侍遣祀濟
瀆壬申春欽祭酒缺難其人大學士高穀曰學行老成無
如劉某者遂抗章薦之　命下以公為國子祭酒士類懽
然有得人之賀公曰士子若室女當保愛之於是定程課
示教條旦暮講解如恐弗及有託權貴以求倖得者斥弗
聽六館之士帖然明年養母陳氏卒　朝廷欲奪其情公
力求終制服除仍拜祭酒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念宮端必求宿德之儒在朝無踰公者遂陞少

詹事日侍講讀輔導惟謹忽一日不至云已捐館矣朝紳
莫不盡然
上聞言哀悼曰安得學行醇篤如斯人者遣禮部侍郎李
紹諭祭于其家公生洪武甲戌八月二十日卒天順戊寅
十月六日享年六十有五公性介特絕軟媚之態立身以
不欺為主未嘗疾言遽色尚儉約已貴而猶僦居隘陋裕
如也俸賜之餘必分惠宗族故舊之貧者恒館粟之僚友
卒而乏者為具後事復教其孫有至顯官者有病吏公憐
而舍之藥其疾及家人或請遣之公弗聽已而皆愈鄉人
有遠繫不能明者公為白其冤其人齎金以謝公曰
吾直爾公也豈為私邪遂感泣而退其善行如此類者甚

多立　朝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違而少變亦其志之堅定
也楊文貞文定兩公皆重其為人亟稱道之家訓素嚴仲
子瀚以進士使南方戒之曰見利毋苟得也聞其衣簏以
行比還仍閱之如故乃喜曰無玷吾門矣平生耽嗜文籍
博極群書素有醞藉為文紆徐演迤務造至理詩古澹舂
容自有餘味方衆賢聚于朝以意氣相推長公獨用心於
內退然沉毅略不與較有假菴稿若干卷藏于家配陸氏
有淑德封孺人子男四長曰澄早卒次曰瀚天順丁丑進
士次曰游次曰泳女四安清安福安正安吉俱適士人孫
男女十人卜以明年某月某日塟其縣武丘鄉之原從先
兆也銘曰時惟雍熙氣乃淳固豪傑之才咸出仕路姑蘇
之墟文物之鄉卓犖之士後先相望猗嗟劉公聞道甚早
成童為師說其長老六書之精應
帝之徵受薦於京文為世程乃入秘書涂翰滋久　國史
屢脩
皇錫多有乃訓吉士乃典文衡懇切公正位外累騰公為
司成聿興士類其教以身展也無愧公為詹事入佐
元良其輔以道燁兮有光茲也全歸惟
帝之恆勤銘高原永示無斁

古穰文集卷之十三

古穰文集卷之十四

墓碑銘

中順大夫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讀贈禮部左侍郎
謚文介劉公墓碑銘

士之所存文與行而已惜乎今之世能具是二者鮮焉若
劉文介公其殆庶幾乎公諱鉉字宣化別號時雨上世自
金陵徙江西泰和復徙吉水以儒術起家為望族五世祖
天聲以書經發家舉宋淳進士弟新民繼之於是劉氏
經學盛傳于時曰莊庠曰維德曰永寧公之高曾祖也皆
能以先業相承考原性號退菴隱居不仕以公貴贈奉議
大夫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妣楊氏宋屯田員外
郎倩之裔有淑德贈宜人生子三公其季也公為人端介
自幼不凡勤學勵行退菴知有遠大志遣從族之先達時
年十六七為文必主理雖脩舉子業恥為口耳之學務探
底裏嘗曰讀書豈但皮毛而已年二十四遂領鄉薦春闈
中乙榜不就而還潛心林下二十六年正統壬戌乃得雋
春闈廷對有鯁直忠愛之詞遂擢進士及第第一授翰林
脩撰階儒林郎位既顯學益進遂以古文名天下八年與
脩五倫書獲賞賚十一年充經筵講官賜　勅命景泰初
進侍講階承直郎三年遷右春坊大學士兼舊職階奉議
大夫四年與脩君鑒書有白金文綺之賚五年選進士十
八人為庶吉士與狀元孫賢等屬公教之六年賜誥命是

年脩纂宇通志為副總裁繼續宋元通鑑綱目公復領之
七年志書成進太常少卿兼侍讀階中順大夫勳賚益厚
尋主考京闈有公卿之子欲僥倖科名者公持公道落之
遂誣公重罪賴學士高穀救之獲免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獎用忠良以公署翰林院事特有 寵任之漸
而一疾不起公天性孝友初二親無白在堂伯兄早亡仲
兄優游文翰間惟公綜理家務雖公私多故而二親安公
之養及遭親喪立見羸瘠凡附身附棺之需無所不用其
極居閑教子弟務底成材有姪曰敏官阜城而死公哭之
歸櫬于鄉族人數十指藉公無間言凡窮者盡其從貧者
成其配寡弱者扶之得所及上春官鄉人有貸者悉焚其
券嘗慕范文正之為人立義倉於先祠之左貯粟以周其
之且自為記以見志在 朝言論侃侃所交必正人回邪
者折之不少借用是直聲大振訃聞
上悼惜不已特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 勅工部營葬事
復還官論祭其家嗚呼若公者斯可謂之士矣公生洪武
甲戌正月十三日卒天順改元九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
四配郡人王氏故翰林編脩覺非之女子男三長節次即
次敎女一適錢啓明孫男存者二孫女三銘曰黃茅白葦
天下紛紛孤松秀拔挺然不群毅此劉公得氣之正浩然
流行莫之敢競繁氣所發有行有文名旺天下義動主人
翰苑春坊太常之署較藝編摩綽有餘裕位不滿德士論
惜之才不盡用哉
皇恤之特進崇階載加美謚光振廬陵蓋彼千駟公行公
文耿芳不磨銘爾後世銘勒山阿

中議大夫大理寺右少卿李公墓碑銘

公諱奎字文耀廣信弋陽人九世祖忠達宋解元曾祖仲
祥元進士祖德懋隱居不出父興祖以公貴贈監察御史
母胡氏封太孺人公自幼好學稍長博通諸經永樂辛卯
領鄉薦明年春聞登乙榜授湖廣黔陽教諭丁外艱服闋
調廣東保昌宣德丙午以績最陞南京國子監學錄訓飭
造就如二廣正統丁巳用薦拜監察御史明年出巡浙江
兼理海道時巡撫大臣及總戎貪縱不法即上章劾之復
陳襆務數事
上皆嘉納已而倭寇擾諸 朝廷知非公莫獨罪總戎辛
酉春還京甲子夏復出巡蘇松常鎮諸郡法令嚴明吏以
畝去者甚衆有重名者若鄭忠公東坡疊山二先生嘗寓
其地皆為祠以祀之楊文貞公薦公學行遂受詔督京畿
學事舉儒士胡珏等五十人分主教道士習丕變丙寅召
陞大理寺左寺丞己巳夏復受詔巡撫河南并畿內諸郡
得便宜從事奏減真定所負官馬八千匹免河南諸府災
傷田租二十萬石慮汴梁為中原重地請移南陽護衛軍
以守之又慮南陽地接荊襄流民聚居者不下數十萬恐
生變請於關隘洞口設巡檢司軍衛防禦布按兩司增參

按察僉事二人以任撫治　朝廷嘉公之策皆從之以璽書
勞公復遣行人賫白金文綺以賜是歲冬清豐邑以妖言
倡亂公運謀督兵悉擒捕之　詔下廷獎進右少卿明年
夏廷議以去秋虜寇京畿人民驚擾不已遂移公亭撫真
定諸郡公益殫慮往來綏輯民遂安堵時諸郡久旱公齋
沐禱于神即雨是歲大熟先是民飢公請移臨清倉儲三
十萬石賑之民賴全活者甚衆見前代名臣宋璟李沆墓
圮即命工修治之忠勤之績冠于一時乃遽遷風疾代還
之日諸郡士民咸號泣攀留至京懇乞骸骨公卿大夫士
爭為詩文重公之去未幾以子貴賜　誥命進階中議大
夫贊治尹時典撫廣西江西憲臣聘與文衡辭請大用公
皆辭之不就築溪山風月鷗波二亭日與親友詠觴其中
重建祠堂書院以勵鄉俗教後學天下莫不高其行所著
有詩經辯疑九川集歸田稿數十卷忽一日疾作乃自為
祭文遺書後事而卒天順改元三月一日也距生洪武已
巳三月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九
上聞訃遣官諭祭其家邑令汪復肖公像于鄉賢祠以祀
爲公配張氏繼陳氏皆封恭人又繼孫氏子男二人記玘
舉進士授監察御史出為陜西按察司僉事次瑋女五人
羅澈裴憲陳顯唐珏其壻也孫男四人孫女八人族孫曰
良復為監察御史其餘顯官者又數人銘曰維政與教鮮
克兼舉有美李公慨然自許始攜一經于嶺于湘于彼成
均頌聲洋洋愛為而興執國之憲董學于京士習丕變受
帝之命王事有程于浙于汴惠流威行南北黎民見公咸
喜聞公之歸攀號不已晚節令終有子希躍政教之臣孰
如李公祠亞鄉賢褒勸宸極我銘其藏過者必式

中奉大夫太常寺卿夏公墓碑銘

公姓夏氏諱衡字以平號蒼其別號也松江華亭人曾祖
福隱居不仕祖孝容考宗文俱以公貴贈亞中大夫太僕
寺卿祖妣顧氏妣鄭氏俱贈淑人公自幼端謹不羣永樂
初選為郡庠弟子員力學不怠己亥以善書徵入翰林脩
永樂大典越三年[illegible]擢中書舍人壬寅應選
文廟北征洪熙初
仁廟授以勅命階徵仕郎賜第宅一區凡內閣制勅文字
屬公書之公夙夜謹慎大得時譽宣德改元復扈從
宣廟征武定州公能周密文事諸老先生咸倚重之師還
賜賚者家屬四人明年丁未
上念公勞勤特陞行在吏部考功員外郎未幾陞郎中供
職如舊公益感激盡心嘗曰吾幸居此清切之地敢不知
所重乎明年夏以預脩
兩朝實錄成加祿一級且有白金文綺楮幣之賚又明年
授誥命階奉政大夫正統初
英廟賜公織金衣一襲尋以清愼文雅為楊文貞公所推
入侍經筵而白金綵幣之賚无虛歲丁內艱

上命兵部給舟送其櫬還鄉安塟閒公哀毀骨立又遣太
監范安賫璽玉書賜之服闋供職惟謹癸亥秋以秩滿陞
順天府丞己巳秋　朝廷有事以公勞於文墨進陞太僕
寺卿賜白金文綺楮幣三年復授誥命階中順大夫天順
改元
英廟復位進陞太常寺卿復有白金文綺楮幣之賚癸未
公以年踰七十無子懇乞致仕自顧孑然一身托其壻翰
林譯字官王臣以老焉天順甲申十月十七日以疾卒距
生洪武壬申十二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三公天性孝友
襟度和易少與伯兄桂軒先生自相師友居官四十餘年
曾無過愆俸祿之餘多濟貧乏所賜僮奴不勞以事惟使

之應門而已有貧民韓五典屋以居久之自擬數閒已而
五卒隣家欺其孫幼欲據其居公爲奏請仍歸韓氏母子
內姪顧廷玉遺孤本無依公憐之訓習法書爲入翰林擢
中書舍人復出貲擇婚而配之嘗以俸金二十餘兩托寄
南京禮部郎中金汝礪爲盜所竊償之不納曰是不以其
道得之者何償之有士大夫咸以長者稱之公平生善吟
詠至於字學眞行隸篆無不精美尤善作山水竹石四方
來求者甚廣得之者咸寶愛焉所著撰卷集若干卷藏于
家配顏氏贈淑人生女一壻即臣也卒之日　朝廷遣官
諭祭復命有司爲營葬事銘曰造物冥冥孰云可測善惡
之應未必皆獲溫溫夏公惟善是行乃絕其嗣聞者愴情

公在仕途惟勤惟慎館閣周旋芳聲益播以德觀之裕後
可期夫何弗爲在理不宜匪曰不宜亦云有變變而不常
於人何譏是以君子求無愧焉曰常曰變一聽於天嗚呼
夏公名猶在世不以無後趣有或替爲述其事勒石墓前
以詔鄉人以永其傳

通議大夫湖廣按察使馮君墓碑銘

正統初予識馮君至誠于京師固已藏之胷中矣既而敭
歷中外功名事業過人遠甚予同知莊必爲是也今即世
五年矣其子祺始克狀君之行乞予爲銘予辭以不暇而
請之不置也則序而銘之序曰君諱誠字至誠別號無僞
道人漢車騎將軍唐之後有諱紹[illegible]仕宋爲吏部侍郎始

居饒之浮梁曾祖良輔隱德不仕祖克忠元末大儒也洪
武中應聘至南京以疾辭歸父溪翁以明經教授鄉人叅
政黃勉辟之不起娶張氏生子四人君行三也自幼聰敏
爲諸生力學不懈務冠以詩經領永樂庚子鄉薦明年登
進士第賜歸進學慨然曰吾聞古人顧名思義因號無僞
道人識者曰此遠大器也又明年赴　召授廣之香山知
縣君便道至家曰吾有祿可養親矣乃盡讓田產於昆弟
奉二親以行香山邑素陋君以禮教變其習邑人始易君
年少已而皆心服之有虎爲患君曰人與神分職以治民
使其實然不虞何以享明祀乃移文城隍之神虎遂渡海
北去　朝廷用兵交趾檄君備軍餉甚悉役夫在道感君

凡信無後期都父之二親相繼以殁君哀毁不勝扶柩還
塟一用朱氏禮且建祠堂修譜牒以睦族人服闋吏部委
君理蘇松諸郡工役之隱漏者事竣調徽之祁門君益勞
心民事未幾用薦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正統丁巳奉　命
出巡貴州軍民利病悉條奏以聞辨明寃獄前後數十已
未復巡陝西值歲大歉即檄有司發倉廪以賑復奏停賦
稅豐粮以實邊蜀民困乃蘇又劾閫帥之貪殘者壬戌麓
川夷梗化分遣憲臣發兵往征之君發四川兵盡得其精
銳還授　勑進階文林郎復用薦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時
憲使軒輗用法甚嚴每有起獄多從君辨嘗與御史澂兩
浙獄因君平反甚衆處州賊起宣慈之黨尤衆兩浙騷然

巡撫憲臣議捕之衆皆憚往君曰食　君之祿而避其事
可乎毅然請行至則遣諜者潜入賊中啖以金帛賊謀寖
衰乃大饗兵士捲其未備一鼓而敗之馘其渠魁散其脅
從單騎巡勞民皆安堵先是民有謡云若要寃破除是
馮君過至是驗焉　朝廷嘉其功進陞湖廣按察使浙民
聞之遮道乞留不獲乃大書其事鑱諸崖石君至湖廣訟
牒紛積囹圄充斥乃晝夜省閱而斷遣之滯獄為之一清
湖南夷獠告訐之風頓息都御史劉廣衡奏　勑糾察湖
廣庶官乃疏君政績第一　朝廷賜誥旌之進階通議大
夫推恩二代祖父皆贈官如君妣皆淑人君益思自力以
答

上乃求覲坐微累逮繫　朝廷知其誣即遣還任踰數月
疾作猶治事如常未嘗就枕一日諸孫侍側君忽語之曰
歸語汝父奉法循理勿忝所生言訖而逝時天順己卯四
月二日也距生洪武庚辰四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訃聞
官僚哭之盡哀湖之南北數月猶聞行哭聲德之感人其
深也如此君天性忠厚襟度坦夷不輕為喜怒其處事也
據理為是非其用刑也原情為輕重僚友無不嘆服者平
居手不釋卷所著詩文有貞齋集若干卷藏于家配閔氏
累封淑人子男二人長曰韶次即韺登景泰甲戌進士第
為平湖知縣有政聲孫男六人孫女二人以卒之歲某月
某日塟已之豐村烏龍之原從吉兆也銘曰嗟嗟馮君發

跡江右碩學弘才世豈多有始為邑令于廣于徽受薦而
起民曰晴依入官烏臺士類咸喜南徼西陲大振風紀仕
臬于浙撥冠以殲遂持憲節聲震湖南仕路翱翔餘四十
載一節始終曾莫之改古人芳猶洪允蹈之相彼馮公實
克造之身雖云亡功則奕傳我銘其藏令譽無已

程氏親塋碑

刑部右侍郎程君既塋其父亞中公母太淑人于河間城
東金沙嶺之原乃奉其世譜事狀請予銘其隧道之石予
受而讀之喟然嘆曰於戲天下著姓若程氏者探綴蓋程
系出高陽重黎在周有休父者封程伯子孫遂以為氏其
後忠烈君嬰立趙孫望著廣平至東晉新安太守元譚有

原缺

雖饒而自奉儉素惟不喜僧尼巫覡有關諸門者必令家
僮叱出之曰此輩能惑人家乾蠹益七褒女髮不改初滁
人生五年縣簿公得罪遠配凡所經歷如死城青塚李陵
臺嵩嶽城之類滁人率能道其時與事每對家人語及之
輒泫然出涕曰吾恨汝曹不知起家之難有自肆以取敗
者滁人生洪武癸酉十月八日卒天順甲申正月二十九
日享年七十有二初封太孺人再受今封子男二長信即
侍郎也起進士歷中外所至有聲次侶積武功至瀋陽
中屯衛千戶女四長適教諭白濟次適王哲次適田寬次
適百戶江春孫男五長敍陟以童子名入讀中秘書中
京闈鄉試經魁次敍德敍行敍功敍中孫女三長二未行
次許嫁指揮于凌雲漢先是公歿葬巫河間城西滁人之
哀
今上還官賜祭復命有司營塋事子孫顯名存歿有耀人
謂公夫婦積善之報云銘曰程氏之澤遠且長前有貞君
後循良陰功孚此忠烈王奕世金紫傳其芳溫溫亞中德
允臧上承下啓源蕃光滁人系出清河張婦功母道儀閫
房一文一武侍兩旁仲千夫長伯侍郎諸孫亦有孫鳳翔
於戲二美真不亡存歿之寵迥異常錫有 制命煥有章
瀛城之東金沙岡守臣奉 詔營此藏喬木牢樹衍蒼蒼太
史刻銘寘玄堂後千百載殊未央
墓碣銘

武德將軍烏撒衛正千戶孔侯墓碣銘
侯諱顯姓孔氏系出宣聖之後傳派殊遠莫稽其詳先世
有徙淮甸者居鳳陽之靈璧遂為其邑人侯早以茂材壯
元至山東行樞密院判時元綱不振群盜蜂起侯守沛城
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定天下丙午年夏四月遣偏將陸參政
取徐州侯遂歸附吳元年春充宿衛夏六月授兵馬指揮
分巡金川驛橋冬十月改金吾右衛鎮撫洪武改元夏四
月授武略將軍賜 誥命侯累扈從南北征討二年秋
上聞鄧州自元將失利把都攻而克之燬其城無居守者
二十餘年冬十一月乃 命侯提兵五十人來治是州侯
招來陽南鄧之流寓者導至故址於是冒霜露披荊棘收
集散亡與衆廢墾規為新城三年冬十一月
上聞侯治狀賜世襲 誥命四年夏城成公私屋宇亦完
市井基布人多來歸是冬驗版籍得軍士千餘人編民千
有七百餘戶五年內鄉山盜起侯率所部兵往捕之盡
上嘉侯之功遣官齎龍彩紵衣一襲六年秋七月復念侯
效勞陞正千戶專理戎事不煩州政蓋優之也九月授武
德將軍賜 誥命侯與其副益綜理經營以壯襟觀以浚
濠池明禁權式四境晏然十年十一月
上復念侯之功賜世襲 誥命侯以在職不懈每欲足食足
兵闢四野脩陂堰民稱易治復以古晉十七年春正月侯

錫雲既為袁慕御有無賴者誣之遂逮侯夏四月獲宥詔
貴州烏撒衛侯即怡然起任二十九年夏五月以有疾引
年請以兵付其長子乃歸老于鄧鄧人敬愛之加於在任
時新城之南建宅一區日課子孫農擇其秀者延師于塾
訓成之時徜徉容與於別墅山水之間見者不知其為故
將也一日忽嬰疾畢集親族慨然曰人生於世與朝露何
異死生常理固不足介意所責者有善可稱而名不泯焉
爾吾普父
天子命來治此州於兵燹之餘故城榛莽為虎狼窟穴之
所賴兵民之力而城之使名郡不滅於吾吾死不憾矣言
訖而逝侯生於元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大明永樂某年某
月某日享年若干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配李氏子男
四人長著襲正千戶次藝次某次景女若干人長適某次
適某孫男若干人長安襲正千戶次文行忠信溫良恭儉
讓某某某某某俱有宜蘧不墜侯業孫女若干人卜塋在新
城乾隅湍河之北矣之李氏賢女兄也通家之義不可
以不銘銘曰煌煌大明致治之有開拓疆宇四方底平桓
桓孔侯攀龍附鳳從敵驅馳躬續宦從鄧為荊州餘二十
年寢衰軫念簡在方賢較此孔侯受
帝之命手握兵權兼彼庶政翼翼新城載經載營維侯之
功不日而成遺黎乃來嘗我南畝足食足兵惟此賢守實
漢之南名郡再興惟藩惟翰以慰
聖情[illegible]肯[illegible]正當首來歸鄧人咸喜相古宋君
盡杞桐鄉任在名城亦有中郎孔侯配之有美無忝湍河
之藏無伐無剪我作銘詩刻石墓門垂世督纓惟侯子孫

翰林院檢討徙仕郎鄒君墓碣銘

唐李王家知稱閩王中原之士多歸之若河南固始鄒勇
夫其一也勇夫以僕射鎮歸化因家焉歸化即今泰寧縣
是後子孫繁衍衣冠不乏若令惟為唐水部員外郎長擢
為宋太學錄曰應麟曰應時俱登進士第曰應龍以慶元
二年狀元至端明殿學士參知樞密院事贈少保其族益
大顯今翰林檢討君實其後也君曾祖光號某軒祖林
甫號樵隱考世榮贈翰林檢討母朱氏封孺人君自幼穎
敏不凡書過目即成誦善屬對世榮與故人江欽江展出
奇語欲取之見其器不凡思隨應如響乃嘆服曰吾兒素
稱飲句翰預一籌矣時邑庠弟子員令尹見而奇之
油冠字仕泰益自奮厲凡[illegible]不煩獲尤專於易永樂
辛卯以中鄉科明年中春官乙榜得教諭浙之新昌或曰
是邑之科久矣其何君曰何地不生才顧教之者何如耳
至學名諸生前口吾受
天子命來教爾等務底成材效用于時若見從者咸曰諾
於是立程課嚴教條雖隆寒盛暑不少輟始有不堪者擢
以詩言終則翕然從之故一科而舉者五人再舉者三
若陽信氏既完諸生為郡憲為方伯者彬彬相繼時論

之君歷典京淅文衡士類服其公嘗考績赴京過燈瀞獻
詩
文廟嘉之賜寶鑑尋有以君學行老成者薦擢國子學錄
會
宣廟親平沙漠君獻頌有椰子內醞之錫繼賀騶虞玄兎
嘉禾卿雲諸祥多獲賚予九載進秩助教再進檢討天下
英才皆卒業其門正統九年春
上親太學君蒙 勑諭賜衣一襲于東軒以幼孫育外族爲
王姓已三世君慨然念水木本源之義抗章于 朝復鄒
姓又念王氏不可絕仍以兩兄嗣之未幾以年乞致仕
自大司成以下暨六館之士與朝紳知舊祖餞都門外見
者莫不嘆息以爲復見二疏既歸深衣幅巾徜徉山水間
訓諸孫禁侈靡之習宗族鄉黨取樂從之爲詩文必法古
人才識豪邁有氣節求之者接踵於門所著嘗纂集易講
義若干卷尤愛寫梅竹蘭菊山水禽鳥之類得逕一揮輒
其工緻士大夫爭尚之剔歷中外四十年殘積爲寶始終
如一可謂當代之淳儒矣君生洪武辛酉正月三日卒天
順改元五月八日享年七十有七配蕭氏封孺人子男三
長光崇次光隆舉進士官太僕寺丞次光升女一孫男十
孫女一曾孫二以天順二年某月某日卜葬某山之原銘
曰師道之立自昔爲難猗嗟鄭公終老儒冠邑校成均傳
道解惑孰出公門都憲方伯仕優而學紹古作程華國之

文洋洋頌聲庭訓有嚴昌其世美我銘其藏百世無毀

處士崔君墓碣銘

處士崔君柱歿以子富爲吾州來京師謁予因識其人于
今殆十霜矣忽以疾祈館富聞訃悲慟奔喪既歷狀其行
走予請銘其墓上之石予嘗識處士因宜銘况重其子
之爲名守乎處士諱孜字以德世居薊州盈山知縣文憲
之孫清河郡檢將之子也處士早孤母張氏鞠之既長能
力農以致恒産人或諷之曰以子之才澤庠序取青紫如
拾地芥耳何憚不爲處士謝曰孤不幸早失怙賴母氏撫
育至有今日問故之恩忱然未圖報而已又欲捨膝下之
奉而干祿仕乎况以處自命不可幸致也假使造物有意
付之子孫亦不爲晚鄉人聞而益之於是一力事母務盡
其情廉幾古所謂孝弟力田者乎居於淡自適不事華奢
好施予聞鄉人貧乏之風慕之曰使吾有千金之貲必繼
其泚自是度其衣食之餘盡賙貧乏之錙銖不遺既遣富入
州庠訓勵諄諄曰爾上進宦業不可墜也富舉數惟謹遂
起貢士知鄭州則又馳書戒曰汝在官俸祿之外一毫毋
取於人異日行乎齋紱而歸乃是孝子用是富在官冰蘗
之聲大振處士生洪武己卯正月十六日卒天順戊寅九
月二十三日配張氏子男四長即富也次曰宣次曰寧次
曰宏孫男五孫女二壟以是歲十二月二十八日葬在州
東鳳凰山之麓銘曰身不求貴而不失其貴者孝以事親

而天爵存其爽也行不求名而不失其○○○以言乎而人爵在其躬也况夫景仰哲人而允蹈前善蹤者乎宜慶澤之流方殷而未窮也銘以勒石潛德其彰嗚呼宛兮將無憾于深藏

處士許君墓碣銘

承族之微由己著之必其善行出於尋常否則未必能之也承族之著由己微之必其惡行下於尋常否則未必若是也以此論之曰著曰微是皆有以致之者若處士許君士榮殆所謂由微而著者乎處士世居杭之仁和其童丱時已失怙恃孑然孤羇無預月之儲人不堪其憂而處士能勉自樹立殷勤治生不數年遂有恒產日益月盛家用以饒鄉之右族罕與儷者嘗自嘆曰家門衰替之餘不自意其享有今日然力能致富不過陶朱猗頓之流耳吾聞君子所貴乎富者以其能好禮也於是奮志力學日考德問業於童經教校翼翼然不少怠且諭自刻厲行己待人一以謙卑自牧而接遇之來亦惟以自○○○因號容齋以見意又悟積而能散之義以施與為樂里有借己者每每賙給之不厭正統間值歲歉邑人大飢有司賑之不能徧處士慨然曰鄉人多餓而吾獨飽可乎遂出粟五百石以助官凡通衢驚甃歲久而壞與夫利守橋梁之壞者必士悉出財備治之處士為人襟度瀟灑雅愛清致所居必注濬為池沼植以芙蕖壘石為山嘉卉美木駢羅其上日延搢紳之士觴詠其間時誦邵康節四太平世之言曰吾其庶幾乎幼子曰傑性穎敏遂為學諸生處士每程其業而策勵之歲庚午乃領鄉薦登太學天順改元選擢監察御史將有封命之榮而處士一疾不起矣享年七十有二洪武丁卯其始生之年也娶同邑鮑氏女凡處士起家皆藉以內助而恒以不逮待舅姑為恨歲時祀事必躬必親持族黨積意周洽撫諸子慈而能教每處士有所施與必欣然順之無吝意洎處士屬纊號慟悲感同日而沒鄉閭莫不嘆異享年七十有四生子四人長曰誠次瑛次俊次即傑女二長在室次適丁勉孫男六人孫女五人嗚呼處士之家自微而著者如此其善行豈可使之泯泯無傳哉銘曰成家之難譬之升天家聲復振在彼後賢矢心不渝乃有恒產孰將挽之流俗洪溺乖棄之極遂熾而豐鄉有巨室莫之敢雄君也奮然思進于學譬之鳴鐘脫此汙濁我既盈矣將之以謙紀而不校匪淳匪炎靡索周貧曾不少倦匪恤人言行我之善優游暮景家以大成適情山水用畢此生有美一郎登庸烏府蘭玉蓁蓁以篤祉祜高壽全歸彼何憾焉刻與良配同此邃川峨峨嵋松檟出茅蕭哉為銘辭永昭二美

古穰文集卷之十四

古穰文集卷之十五

墓表

贈御用監太監阮公墓表

公姓阮諱讓世家交阯永樂中
太宗皇帝因安南作亂遣將征之衆悉歸附時公甫十餘
歲特俊爽拔選入掖庭
太宗見而奇之異成其才命就書於内館公穎敏好學孜
孜不倦遂博通群書韻頑儒者然德性博篤能以禮自持
與物無競肇行莫不折己加敬焉用是
太宗命理　尚衣監事公盡敬謹小心克勤所事陪侍
仁宗尤愛其才將有瓶任之漸
宣宗初遂擢奉御俾掌寳鈔司時官軍直禁衛者宜置金
牌特委公督治弗不日而完宣德三年西洋諸國進御船
抵廣南有司馳報
宣宗以為封堵寳物必得其人命公馳往處置周密而還
所歷秋毫無犯
宣宗甚喜賞賚殊厚五年
宣宗念醜虜弗率親帥六師出塞以振威武公扈征有功
陞御用監右監丞正統改元之初
今上以公為　先朝舊臣多效勞勩特陞左少監侍
上十有五年恭慎不懈如一日及
上居南宮公復以老成端謹入侍左右事無大小悉咨叓
之時景泰已易太子奸臣覬覦爵賞構辭加害于公欲糾
衆復立正統又欲公旁引内外勳舊羅織成狀百端拷掠
雖極其慘毒未嘗承服遂忿恨而死終不累人聞者莫不
酸辛嗚呼公能之死不變以息内外勳舊之禍視古之割
心明誣者亦何讓哉公生於洪武某年九月九日卒於景
泰三年七月十二日春秋若干今
皇上復位改元天順首誅奸惡而深悼公之誣枉特贈
御用監太監賜以棺器如禮斂之復令所司擇地為營塚
壙遣官諭祭以妥其靈公雖弗克享高爵於生前而所以
表公之節白公之心傷公之亡　寵眷已極則公之死不
為徒死所謂有重於泰山者也司設監丞賈公安猶慮公
之行實未盡暴於世屬予為表刻石墓道以示不朽云

資善大夫吏部左侍郎俞公墓表

竊惟夫世之人見害必避見利必趨已而避害者得害
利者失利大抵不知命者也若夫知命者遵道而行盡其
在己人謂蹈害而利反至焉人謂失利而害莫侵焉豈非
明哲之士哉令之士效用於世能若是者其惟俞公乎公
諱山字積之别號梅在先世居汴有仕宋者扈蹕南渡因
占籍嘉興遂為秀水人高祖瑞卿曾祖禮之俱不仕祖伯
綱父璘俱不幸坐累遣戍而死人咸惜之後以公貴俱累
贈資善大夫太子少傅兼吏部左侍郎妣王氏鄉先生達
道之女累封太夫人公生而岐嶷風骨秀爽志趣不凡達

道見而異之曰俞氏之昌其在茲乎遂妻以子時冠楠郡
庠生治春秋從西園李先生講學專業不懈至忘寢食踰
年即得其奧義永樂癸卯領鄉薦以祖妣周氏垂老不忍
去左右就養者三載宣德丁未乃入太學時祭酒四明陳
先生師道尊嚴慎許可六館之士肅然惟待公以色庚戌
春遂中乙榜人或孤之曰以子之才乃屑就耶公曰命也
不可强遂得蘇之崑山訓導崑山之士樂公善教莫不爭
先奮勵底于成俄丁外艱諸生攀留弗克有隨之抵家受
業者正統丙辰服闋調常之宜興時公之執友揚氏適主
師席遂同心率教士習丕變未幾丁祖母憂宜興之士思
之不置爭詣提學御史留之弗果正統庚申服除赴京時

朝廷嚴勅吏部擇儒官以輔親藩人皆托故避之公曰自
有定數吾何避為遂選推　郡王府伴讀公既居是職若
將終身日劝講說不少輟祿微數寡畧不芥意弟子從游
者益衆慕求公之文者接踵於門正統己巳景泰即位進
公鴻臚左寺丞時都御史揚善掌寺事雅重公薦陞左少
卿踰月拜吏部右侍郎賜　誥命階嘉議大夫尋轉左侍
郎壬申進兼太子少傅復賜　誥命階資善大夫久之忽
嬰風疾　朝廷屢遣太醫往視後少愈景泰乙亥乃上疏
乞骸骨不許且慰留之踰年請之益切人或謂曰委任方
隆疾以漸瘥何苦欲休公曰隆替相尋亦理之常吾非不
戀明時揣分宜休况以疾乎復上疏懇辭　朝廷重違其

意特允其請賚與甚厚俾乘驛歸別之日公卿大夫
設祖帳都門外觀者如堵莫不嗟嘆曰于今復見古人矣
既歸越數歲舊疾復作竟弗起公生于洪武己卯六月四
日卒于天順改元十月九日享年五十有九卜塟嘉興永
豐鄉之原所著梅莊集若干卷藏于家配沈氏累封夫人
生男三長曰謨次曰詰工科給事中改判兖之沂州次曰
諫女一未笄而沒孫男三孫女二公為人敦厚簡靜於勢
利澹如也在藩邸時嘗衍義經書纂成講章表善諷諫屢
有裨益及顯用之日持以正大守以清謹不市私恩不取
容悅人皆知為君子人也景泰初議　迎復之禮公奮然
曰鑾輿回則人心安力贊其成言官有持正被嫉者公曲

為調護竟致顯用其佐銓衡也人才多所拔用未嘗自言
曰爲賢為國豈為私也噫公之行藏不避害不趍利已而
未嘗有害吉無不利者如此雖嗇於壽而立心制行之高
俯仰無愧足以暴白於天下後世矣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宋公墓表

有衰絰而深墨其容者造予云自南京來泣且告曰孫之
父先生故人也屬纊時謂孫曰表吾墓者必屬先生孫敢
奉遺命以請予悲其意不忍辭按侍郎俞宗立狀公諱琰
字廷珪拙菴其別號也系出唐廣平文貞公之後世居邢
州之南和唐末有為浙之奉化令者因土著焉詩禮相承
歷宋元弗替曾祖起替為元鄭山書院山長方國珍據四

明即歸隱祖允恒性勤學尤喜成才為塾以教鄉族子弟
有遺規焉父諱原亮人稱竹軒先生而祖與父俱以公貴
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祖妣蔣氏妣宋氏俱贈淑人公
生於洪武壬申二月二日自幼穎敏甫六歲讀書日記千
百言遂能吟詠得句甚奇鄉先達嘆異之永樂初為邑庠
生益肆其力淹貫經學旁通子史凡陰陽曆數卜筮相法
咸造其精字書遒勁不下古人年十七遭母喪哀毀踰禮
時弟琬甫四歲抱養惟勤不貽憂於父居鄉勇於行義時
疫大作姑家尤甚人皆遠避無至門者公曰若此嗣續絕
矣患難不恤何以親為遂宿其家躬治湯藥以全活之卒
者出地塋之鄉閭為之感化永樂乙未乃登進士第選為
翰林庶吉士預脩性理大全書未幾
仁宗皇帝以太子監國南京選公隨侍既而
太宗皇帝知公之才復召還北京預脩永樂大典書成賜
白金文綺授中書舍人涖事翰林
仁宗嗣位之初特賜　勅命階徵仕郎
宣宗皇帝御極遷禮部儀制主事仍涖翰林事宣德庚戌
以親老懇陳歸省未閱月復還使　召還正統改元
皇上嗣位特選公入史館纂脩
宣宗實錄未幾遭外艱痛踴幾絕四年秋服闋至京
上以公累朝舊臣轉吏部考功主事日侍　禁庭凡中貴
人幼而秀者屬公訓之公雖被　寵光達盛衰之理益畏

慎不安履乞外補或曰如公遭遇千載一時搢紳所願不
可得者何乃自疎如此公曰以吾所見當如是古人固有
不俟終日者九年春遂遷河南布政司右參政時汝陽不
雨禾將稿蝗復大出官民憂懼走報藩司公大驚曰尚可
緩乎即日往視之且自誦曰民夫一念之誠尚能格天况
吾任承宣之職乃齋嚴致禱方畢民忽報云有烏數千成
陣而下延頸長鳴名曰禿鶖啄蝗無遺已而飛去越明日
大雨官吏士民交相忻忭景泰四年冬以考績來京轉太
僕寺卿尋遷兵部右侍郎公益勵忠勤士林推重未幾賜
誥命進通議大夫天順改元
上念南京根本重地以公老成往涖部事越三月以疾卒
于官是年七月四日也壽六十有四配李氏前禮部尚書
兼左春坊大學士志剛之女先卒贈淑人繼室同邑笪氏
女封淑人亦先卒側室孫氏金氏生男二長曰昊次曰晏
女慈恩適王績餘早卒孫男二俱幼昊等將卜歸葬于嶺
山之陽公雅性不喜喧囂容扁退公之所曰靜齋書八詠
以自况時重公之文求者接踵所著拙菴集若干卷沒之
日有司奏報
上深悼之特遣官諭祭仍命工部為營塚壙嗚呼公之見
用于世慎終如始愛惜名節無纖毫之玷置之名卿才大
夫之列無愧焉是宜有永于後矣

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袁公墓表

士生天地間有遭遇明時而不得見用於世者有見用於
世而不得見知於君者有見知於君而無才術以顯其名
者有名雖顯而不能保全始終福壽俱隆若今之君子蓋
而有之者吾於尚寶袁公見之嗚呼休哉公諱忠徹別號
靜思前人世居南昌至七世祖子誠仕宋累官刑部尚書
南渡時扈蹕家於鄞六世祖芳為吉州泰和令高祖鏞成
淳進士爲家死節曽祖濬民養遁不仕祖士元為元翰林
國史院檢閱官父珙　國朝太常寺丞贈中順大夫太常
寺少卿母俚氏封恭人公自幼穎敏神氣異常諸書强記
童丱時已能詩文凡名士鉅儒一見知為大器太常君精
於風鑒公得其傳

文廟在潛邸時聞太常君名以書幣召之公隨侍
文廟見公論相大喜賞賚甚厚尋許歸家未幾
高廟崩建文嗣位信任非人猜忌宗室
文廟不安因有靖難志召公問之對曰天命有在誰能禦
之奉命筭人象大成書以獻賚予有加壬午夏
文廟入正大統首遣使召公父子至官其父太常丞且曰
忠徹臨事有斷制所言多驗特授鴻臚序班賞賚殊厚公
入謝曰
陛下當畏天脩德偃武崇文率由舊章振肅綱紀撙節財
用明慎賞罰禮貌大臣黜陟臧否用臻太平之治並賜嘉
納尋知公在戎籍即令兵部豁之又嘗勉公進學公以務

允對遂陞尚寶司丞且曰此職有暇可親詩書公退而感
激不怠庚申改中書舍人己丑春鑾北京公扈從既至日
與大議復遣中使召太常君至父子相隨出入　禁庭尋
容遣公乘傳看楚王子重健公還奏無他異庚寅春以公
父高年優賚遣還公扈從北征既還
上屏左右從容密問大臣優劣之狀武臣丘福未能振輔
李遠陳懋柳升薛祿文臣姚廣孝夏原吉蹇義金忠吳中
呂震李慶方賓公一一論斷以對
上曰卿所識鑒正合朕意是歲冬太常君卒賻塋加厚公
奔喪塟畢詔起復之癸巳春扈從至北京甲午春復扈征
瓦剌乙未夏

上謂公曰東宮不聞教子對曰臣聞古者不提教子宜選
文學老成之人以輔導之責其成遂選儒臣儀智陳山等
日侍講讀丙申春秩滿復尚寶司丞特加賞賚戊戌春召
公至便殿示以進陞之意公固辭以父未有贈官即日召
吏部贈其父官賜　誥命公益感勵進相書攥要丙子陞
尚寶司少卿　恩典稠叠莫與為比壬寅春扈從北征公
言利出東路
上不從洎還軍在東者果大獲復觀將兵者得利已而捷
至每從征所言無不驗者
仁廟登極待之尤厚賜　誥命尋賜還家燎黃省視
宣廟嗣位召至京宣德改元丁內艱不獲奔喪詔以從子

代還襄事一日見
上容色曰宗室人有謀上之意七日內果有報漢王反狀
者公扈從征之既還受賚稱厚甲寅春得展祭之請乙
卯春
今上嗣位公入朝己未夏懇乞致政既得請南歸傾朝縉
紳祖餞都門外公之術奇驗於
文廟者不能盡述若公效忠讜論則人不及知者甚多如
終大孝之情而慎密機事論養賢之實而略其取給乞賜
孔氏玉軸之誥歷言遣使取寶之非議武職冒濫終喪諫
服藥勿信方士如此之類皆有人所難者休官居閒二十
餘年忽遘疾顧其子曰死生常理吾何憾惟信誠忠厚可
以立身汝宜勉之屏藥端坐而終公生于洪武丙辰十一
月七日卒于天順戊寅三月三日壽八十有三娶逄氏累
封宜人先公二年卒子男二長應麟早歿次應驎鴻臚寺
序班女七長適泰寧侯子陳鏞次適都轉運鹽使金達次
適光祿寺卿子井醴次適寧波衛指揮萬全次適行人司
副金亮次適昌國衛指揮武銘次適王適孫男女各二應
驎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與宜人合葬于前暴山之側前期
奉狀以治命來請表其墓公為人慷慨有大志不隨流俗
正論毅然不以利害少沮與人交洞見肺腑不立町畦見
人患難惻然力援傾囊不惜理有不直者面折不少借其
後改之聞　朝廷出令之善用人之當則躍然而喜有不

便於民者必憂形於色此其為人豈特風鑒一事可稱道
哉所著鳳池吟藁行臺外集若干卷

贈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薛公墓表

有自興為來者曰薛氏之子傳父遺命曰先公行實頗托
執事之文以不朽予惟其用情不以辭拒其僚友翁君迅
資狀公諱能字士能姓薛氏世家廬之無為州有仕元為
鎮撫諱景仁公之曾祖也娶李氏有隱士諱舜卿公之祖
也娶顧氏考諱祥有智勇知元祚將終必有真主者出歲
乙未聞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慨然提戈集鄉兵歸附已而從征
渡江屢獲奇功授水寨管軍鎮撫明年克亳城己亥攻安
慶洪武改元為漕運使轉輸軍餉進工部尚書出為北平
布政使後罷中書陞六部復召為尚書時公已成立隨侍
克盡孝敬歲辛酉尚書以事下獄卒公之兄觀生遠謫戍
廣東之海南公倉卒中獨承喪事奉尚書柩啓壙與母夫
人賀氏合葬都城之南既襄事扶携老稚跋涉萬里抵瓊
州備嘗艱苦不以為勞顧兄在尺籍乃經營家務以佐之
而脩德善行不以荒僻貧賤易其心嘗扁其齋居曰敬脩
以見志翰林學士解縉聞而嘉之為作記處他昆弟間亦
愛篤至交賢士大夫久而益敬命諸子從事詩書嘗戒之
曰先君當擾攘之際奮自武功歷官中外活人甚衆而子
孫播遷海外庸知造物者非玉成邪汝輩勉之忽一疾不

起宣德丙午四月十七日也距生元至正庚子二月四日
享年六十有七瓊之儒業私謚曰靖安處士卜塋于瓊以
子遠貴累贈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娶歐陽氏有淑行早
卒累贈淑人繼娶沈氏累封太淑人佐夫起家一力勤儉
既遠登進士第擢戶部主事歷郎中侍郎祿養之餘悉以
散之族衆遠數遣人迎養太淑人憚於跋涉第慰遠曰汝
雖不在膝下吾心安矣天順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卒享年
八十有四生子男五長繼善次繼隆次繼當次繼昇俱早
卒次即遠女二長適汪鏞次適訓導唐慶孫男四太淑人
訃聞于 朝遣官諭祭復勅有司為營葬遠乞迎新柩
合葬故里復給之驛舟以行皆 特恩也系以辭曰前有
尚書後有侍郎公雖韜晦益振其光靖安之名嘉議之贈
公雖云亡孰掩其盛首丘之義子克成之我表其墓百世
之思

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彭公墓表

太常少卿兼翰林學士彭君時狀其先父慎菴先生之行
以示賢曰先君平生存心制行之高不可以無述莫執事
為表刻諸墓以示我後人賢固辭弗獲則按狀而書之公
諱琛字獻叔其先鄱陽人宋哲宗時有諱忠泰者官於吉
之安福子孫因家焉代有顯宦若廉訪使仕益轉運使同
祥其表表者至諱六有為國子生未釋褐而宋亡遂隱不
仕子孫相戒終元之世無顯者公之高祖祥翁曾祖芳遠
祖古清父欽樂皆業儒欽樂用公貴累贈奉政大夫脩正
庶尹廣東按察司僉事母李氏累封太宜人生子六公行
三自幼卓秀受業於古廉退山先生登有司舉永樂甲午
首領鄉薦戊戌春登進士第觀政察臺時營建京城大臣
以公才可集事奏督起應天諸郡夫役有司賑其廩令
出無敢後期者吏受賄者置于法夫逋亡者當械公以誠
感之曰能自首者免於是首者十八九溧水有虞真者素
以財力自雄為梗公列其惡狀真對辭而出公曰爾所以
安於豐產者皆
君上之賜也獨不知報耶真叩首愧服自後無敢亡者明
年以山東夫役緩於運木復委公督之令甚嚴衆為公危
公如期而運時侍郎李友直統其事嘉公之能而延譽之
公之名益著明年冬以親民職重擢公知政和縣御史李
宋時巡銀場懼公不容其家人奸利乃文致其罪謫徒沛
中公處之泰然自得洪熙改元用薦者授臨清教諭乃作
新士習具有程法諸生莫不悅服感激奮勵多底成才公
在師席凡三與文衡楊文貞公高其學行薦陞翰林院編
脩公曰是職不易稱也益力學忘倦雖空匱不悔預脩五
倫書及
宣廟實錄同事者服其精勤正統改元 賜勅命進文林
郎時 朝廷思得人材乃簡儒臣學行淳正者十三人授
以憲職提督天下學校公與選中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既

於任立教條嚴考課議陞郡邑門生治生凡黌舍廢缺者增脩二十餘所書籍不備者議刊而傳之嶺南士風為之丕變科目之盛幾於中州領薦贊襄參照職官屬奉法不撓人服其公　朝廷嘉之　賜誥命進奉政大夫脩正庶尹尋陞山西按察司副使仍理學事累疏以提學致任湖廣奉　勅贊理廣西軍務公益致敎盡職不憚勞瘁未幾引疾致仕太宜人猶在堂公得奉歡膝下已而居喪營塋一遵家禮處兄弟間尤篤於友愛恤欲和接怡怡如也立義塾以訓子弟暇則徜徉山水間自謂與樂以易之如是者五六年忽疾作不能言舁至正寢精神不亂意欲永訣乃秉筆以書有曰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又曰保躬全歸始終不移書畢而逝天順戊寅六月二十七日也距生洪武辛未十一月十日享年六十有八配劉氏累封宜人先公卒側室周氏生子一人晉早卒女三人長適歐陽和次適管騏次適伍璿晉之卒也無後公命時之仲子顧為之後孫女一卜塋于故里黃牛嶺之陽公為人剛毅嚴肅雖燕居無惰容然孝友忠厚出於天性接人意誠而禮全尤謹於奉祀先塋在四遠者歲躬展省平居言論一出於正義有不合雖小不為所當為者雖違俗忤物為之弗顧也性甘淡薄於書無所不讀為文雄贍追古作者所著有備忘錄愼菴等集若干卷藏于家嗚呼天下人物江右為盛而江右世家彭為盛彭之彥公為盛然則公之行顧可使之泯泯無傳哉賢與時同官久知其傳推君子所狀必非過其實者故繫其詞而不殺云

贈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鄭君墓表

鄭氏在宋有名綺者浦江人事親至孝臨終誓子孫毋析產乾道中賜號沖素處士子孫世守其訓歷二百四十餘年宋元本朝皆旌其門予恨不識其子孫有為御史者謁予告曰佑義門之裔也先君棄世七年矣而墓未有表懼善行之泯焉無聞與有以白之予嘗歆慕鄭氏以為有三代之遺風故不以辭按狀君諱沂字景元別號菊軒高祖季二仕元由省元為參酌自浦江遷常山曾祖朝宗祖辰表皆含章弗耀父德傳以才行薦試事地官出使閩越有能聲未幾以疾求退母程氏昆弟五人君行居四自幼穎敏能詩善書性極孝父在官隨侍不釋至七易寒暑備嘗艱辛而和豫之色不少替與昆弟處怡怡然永樂初家遭多事計貲費不能支君恐貽親憂乃極力當之業以不墜嘗總理一區租稅曰吾聞仁人君子惟以濟利為心若掊刻浚削者為利己也不知害已隨之矣用是小民感悅相率無後期者至於絕沒田土歲久為豪奸據匿而粮賦累及小民君慨然白于有司用是免代輸之患後雖過君之子弟不論疏戚禮意必勤念君之德故也族衆既蕃一門同居迨二千口藹然雍睦無梗訓者有家塾爲恒延師儒合親黨子弟教育之居當水陸之衝凡搢紳官僚經過必

必見之君亦款留竟日夕或辨論古今人物徵詞與吉多出人意毗陵吳公以都給事中出守常山聞君名往造其廬與語大悅歸謂僚友曰吾於是邑得子羽焉欲以賢良應 詔君以親老固辭乃止二親年偕八旬餘康强無恙君別構堂以奉之扁曰怡樂與昆弟子姪朝夕會於堂下捧觴為壽及親沒塋祭一遵朱氏禮復構堂扁曰永思以寓終慕之情尤好施予見貧乏者濟之患難者拯之孫塾無依者婚嫁之有弗協於家而忿爭者陳大義以感化之去家二里許有溪曰亭潭往來病涉多溺死君為置舟濟之里有王乙遘疫暴死雖至親懼不敢近君為具棺瘞之凡所行之善多類此伯父景範以富室起賓 京師君嘗往省焉及卒曰毋苦其後也以子佑代時佑已從學日有造君諭之曰吾聞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京師文物之淵藪汝往親之卒業焉佑承命而往景泰初遂登進士第擢監察御史君嘗以書勉其忠勤儉慎及佑使蜀便道歸省君曰汝承 王命不可久於此吾雖老邁有諸子在無慮也歲甲戌二月八日一疾而逝距生洪武癸酉四月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二卜葬于江陽奄山之陽天順丁丑以佑貴贈君如其官配王氏先公九年卒贈孺人子男五人長某次某次某某女一適某孫男七人孫女五人嗚呼鄭君力學好善不干仕祿孝友刑于家德惠及于人啟裨衍于後是豈愧于義門之仕子弟哉是為表

進賢縣學教諭張先生墓表

嗚呼先生棄世在景泰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距天順三年則四星終矣子崗自上饒至京師謁賢泣且告曰先人屬纊之際顧諸子曰李原德知我平生託其文以表吾墓足矣言畢而逝不肖奉先人遺命以來惟執事有以惠之昔賢方童丱時先生來主鄱庠師席至宣德改元春二月賢始為諸生是歲八月先生以大故去賢受業先生之門纔數月而誘引開導方殷自後粗有成立不至于棄才實先生啓之今先生遺命屬賢賢尚可辭按國子學正張淵狀先生諱受字應祥其先河南信陽人曾祖甚元末游宦江西之饒州祖友諒因移家廣信之上饒遂土著焉父明道不樂仕隱居靈溪母李氏洪武甲寅正月二十一日先生生焉自幼穎悟迥出等夷時翰林王欽止師道尊嚴先生往受學焉大肆其力於經史子籍乃入郡庠未幾以學成貢入成均得交天下士子聞見益廣有聲搢紳間永樂丁亥名入 文淵閣與脩大典明年秋闈選中高第又明年春闈名在乙榜得晉州儒學訓導丁酉秋浙省禮聘校文鄉闈尋以秩滿調鄧州先生曰晉庠之士非無成效者科日中否則有命焉今以此為功吾可必哉益脩教條以盡吾責而已庚子秋復校文於陝右宣德初丁內艱服闋除深州秩滿調温州十年校文於福建正統戊午校文於河南凡四典文衡皆號得人秩滿考績應選先生以老疾辭

弗允遂陞進賢縣學教諭又六載致仕時年七十有七先生器宇魁梧襟懐洒落無嶄絶崖岸之行接人和氣藹於言面所至後學多造就如賢之陳鄙亦在門下而春坊庶子周旋禮部侍郎章綸監察御史王福生輩皆其高第論者以比安定然一官淹至三十年之久豈造物者有所靳歟雖然使先生不一任而驟膴仕則人才出其門者未必若是之盛由此觀之則先生顯晦自不可以尋常之見論也先生壽八十有二配同邑徐氏早卒繼晉州劉氏亦卒男曰真曰觀女適太學生宋福嘉者徐出也男曰淵女一適羅璞一適童瑣一適宋友俊者劉出也孫男曰琦曰璀曰珙曰顯曰璘曰瓏女六三在室曾孫男女十有四卒之明年八月卜葬邑之雙峯山下是爲表

墓表

通議大夫大理寺卿王公墓表

吾鄉之士顯達者非乏求其志節介然而潔白自守始終不渝者大理寺卿王公其人也嗚呼公今逝矣年止四十有七可勝痛哉公諱宇字仲宏別號厚齋河南祥符人曾大父敬本隱居不仕大父文德父希哲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母丁氏封淑人公自幼穎秀異於群兒父母獨鍾愛之童丱時從師受業日記萬言巡撫侍郎于謙一見之曰此遠大器也即遣為邑庠生正統戊午遂發解鄉闈明年登進士第擢南京戶部主事剔去宿弊廉能之聲大振都憲周銓時總京儲覔視屬吏見公獨敬愛之三載以績最進階承德郎公益砥礪名節在郎署中持立獨行不顧流俗時郎佐秩滿例轉正郎吏部以公才能顯著薦陞江西撫州知府是郡地僻民彩素號難治公至以簡御煩闔郡翕然稱頌里有隱士吳與弼以道自高足迹不至城府公欲往造其廬與弼聞之即先詣府謁拜接談竟日乃嘆曰真明府也公益勞心民事凡漁利害民之弊悉罷之吏有奸黠者盜府金自若公廉得其狀置于法衆皆畏服以爲神明撫民多商給綿之錢歲計累萬前守皆自取以爲當然公曰可以勿取而取之是傷廉也悉以屬官郡治傍有空地前守引水畜魚以自給公以土實之爲倉

儲粟數萬石以濟飢民郡人題其壁有關節一毫無地入
公廉兩字有天知之句遠邇傳誦宜黄多山虎爲患公爲
文告神而驅之虎皆遁去金谿有聚衆爲掠者公曰此吾
良民迫於飢餒故耳即開倉濟之衆皆感泣曰真吾父也
即時散去藩臬書公績曰剸繁治劇才識有餘清白操持
纖毫無玷都憲巡撫者上公治行於朝特　賜誥命以旌
異之進階中憲大夫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首念方岳重臣爲郡邑表率屬廷臣會薦公在
首選遂陞山東右布政使時廷議山東累歲不登民皆流
移必屬能者撫安之
上以璽書托公民賑濟之策不遺餘力民賴全活者數十
萬人明年
上念宣府北邊重地宜得憲臣典撫選召公爲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以往公至訓練士卒堅完城堡民勞墾屯田邊
備戒務一切便宜處之剔弊剛奸士卒感恩而推實則不
悅矣賴
上知公爲人諸讒不行未幾兼巡撫大同時石亨寵其姪
彪皆驟遷高爵恃寵自肆而大同乃舊鎮之地家衆布據
衆莫敢攖公獨上章劾之以爲大姦大奸莫甚於此宜寘
于法以消未形之患詞氣剴切聞者嘆服已而亨彪果以
奸敗　朝廷益嘉公忠直庚辰丁內艱還家一年
上起復公至京將有南臺之命忽念大理卿缺員時天下
之平者無踰於公遂以命之累章盈尺剖析精在任惟
以洗冤澤物爲心潛研獄狀務得其情不知寢食之勞形
也癸未春進階通議大夫公質幹奇偉心性剛介慎廉隅
重名節操履端方確乎不可拔事親盡孝處兄弟篤於友
愛自奉甚薄雖居顯貴服食不異寒士視貨財如汙穢見
不廉者若將浼己避而遠之卒之日囊無餘資無以爲斂
上聞訃惻然傷悼曰可惜佳士遣官諭祭其家復令有司
給喪事公平生酷嗜典籍博極群書爲文章根理趣詩古
須春容有餘味所存有稿藏于家公生於永樂丁酉五
月四日卒于天順癸未七月十六日配吳氏子男三長曰
椿次早卒次尚幼女一早卒卜以是年某月某日歸葬於
先塋之西嗚呼公之志氣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而潔白
之操方宋之趙清獻公亦可以無愧矣

亞中大夫陝西布政司右參政李公墓表

公姓李氏諱源字士潔別號志雲唐宗室燉煌之後五季
時避亂從家浙之寧海遂祖穆宋迪功郎五世祖瀚孫宋
甲戌進士諱者號霽峰先生元黃文獻公歐陽文公皆出
其門霽峰生榮榮生炳炳生堅洪武初以通經分教華亭
陞鄭州同知公之祖也卒遂華亭子孫遂爲松江人墅生
志剛永樂中禮部尚書兼左春坊大學士公之父也母孫
氏生公公自幼穎敏爲父母鍾愛稍長即能文永樂中領鄉
薦登甲辰進士時宗伯公以陳冀王擬繫獄聞而喜之作

書以戒公晨夕展誦必泣下嗚咽是年秋
仁廟嗣位擇宗伯公為通政尋出知興化府以優餘年公
得侍行奉親之暇不廢問學宗伯公卒于官喪葬盡禮宣
德庚戌服闋至京擢吏部驗封主事尋署員外郎滿考為
真正統甲子用薦陞浙江布政司左叅議人或不滿望者
公曰藩佐非輕在吾足矣是歲浙東旱公曰此非安寢時
也即出巡視災雨隨降民皆擁道懽呼自是方伯憲長莫
不加敬而巡撫大臣凡清軍提學勘治審獄諸務悉以屬
之公理斷各得其宜戊辰冬閩賊六起處侵諸郡乘勢亦
亂衆議推公往守金華公慨然當之至則獎勵兵民欲重
賞以鼓其勇為同事者所沮幾至敗事公又言　朝廷錢

穀所仰給者在此數郡今日之事誠不可緩使此賊如宋
方臘也即日進軍克銅鐵嶺據要地賊既失勢使人來覘
公獲之斬以徇賊始懼以退諸郡賴之以安時　朝廷命
將出師總戎監軍知公之能以諸郡兵民數萬屬公統之
公率其家人子弟悉出行陣曰吾門累世贊綏叨竊　国
恩多矣圖報涓埃在此一舉凡十有七戰馘賊甚衆招輯
流民數萬總戎上其功適公述職之際有譖於都憲者乃
中以事罷還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始白公寃復其官改陝西至即巡邊撫民仍理
軍政時歲歉民飢芻餉缺供守臣上疏舉公董其事
上可之進公右叅政公益盡心區畫規劃委任巡歷郡邑

至泰州遇暑雨成疾而卒天順癸未四月二十七日也距
生洪武辛巳正月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三公為人和易謙
恭篤於交道且好施予或遇婚喪不能舉者輒分財以賙
給之不與物競方被譖家居惟課子孫讀書足迹不至城
市賓友至輒具酒殽笑談終日無慽意及在任得疾嘆曰
吾非不樂山林者第以荷
上擢用違事方殷豈可遽言乎耘竟至不起所著志雲集
若干卷藏于家配盛氏封孺人側室尤氏劉氏子男五人
長曰桓南京前軍都督府經歷次曰楷國子生次曰概次
曰果次曰棻女四人長適監察御史張璿次適汀州知府
陸澂之子數次適陝西副使姜濤之子泰次在室孫男六

人女四人擇某卜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某山之原乃以
狀來泣請表其墓嗚呼公予僚友也感傷故舊情不忍辭
乃扶淚而書之使後世有考焉

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金公墓表

公諱鄖字輔伯姓金氏世為江西新淦鉅族曾祖仲卿祖
守正臨江儒學訓導學者稱雪崖先生俱贈資善大夫太
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伯父幼孜永樂中文
淵閣大學士歷洪熙宣德又以己所歷官推恩三世卒贈
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父幼孝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
母劉氏贈恭人公自幼警敏不凡先生長者咸異之年十
六喪父知自力學與兄故兵科給事中昭伯並擅時名以

禮經魁鄉薦登宣德癸丑進士第正統改元擢中書舍人秩滿以績最陞太僕寺丞天順改元進少卿累階中憲大夫初公為中書舍人尚寶少卿衆中徹獨傲公公具言其過遂置于理竟坐罷去兵部建議擇太學生善書者書武臣誥已得請矣復有以歲月久近論之者公上疏以為若是則不善書者亦得濫預詔是其言為太僕丞時北虜為患公建言選將練兵數事多采行之為少卿慨然以馬政脩舉為己任屢奉命督理廏耗者白備使郡守而下悉聽決無不畏法感德有順聖川者水草甘肥永樂中嘗牧馬蕃息天順初屬公往視定築二城用恭天問之馬增二驛於中道以便往來凡百利害悉條陳以聞詔嘉納

之公每歲往理馬政不憚勞勤壬午冬忽得寒疾猶強視事癸未春疾甚還京遂不起實三月十五日也距生永樂癸未閏十一月七日享年六十有一公孝友之行出於天性痛父早世每遇時祭哀戚不已嘗迎母於京邸就養務得懽心拓地築室以居宗族弟姪作詩規戒子孫無不備至在京師買棺助人不能埋者凡十數恤貧濟艱恒恐不及可謂君子人矣配孔氏累封恭人側室尚氏張氏楊氏子男四人長弘經次弘倫早卒次弘紀郡庠生次哥尚幼女四人長適廖方鼎次適訓導尹嗣楨次適刁石次適蕭漢從孫燦將扶柩以歸卜葬于鄉某山之原以祭酒劉益先生所敘行狀乞文表予與公為同年友故不忍辭而次其事使刻諸墓上之石焉

遵化衛指揮僉事贈昭勇將軍馬公墓表

公諱鐵住其先居朔方元有天下都燕入居薊州遂為遵化人曾祖馬馬仕元為中書左丞祖吾識實為達魯花赤從祖禿忽赤為開府儀同三司太尉錄軍國重事父阿老丁為明威將軍公性質英敏體貌魁奇自幼從事詩書尤閑於兵法仕元為樞密院斷事暨我太祖高皇帝定天下慨然歸附以武略見用為兵士之長屬籍振武衛洪武五年調興武才能日著時上夜夢一人長身廣眉髭宇宏偉侍衛左右周旋甚悉問其姓名對曰鐵住馬明日即命羽林百戶潘雄宣訪於

衆乃得公曰鐵住馬者公之號也視其狀貌脫如夢中所見上喜而異之特陞鳳陽中衛指揮僉事因號應夢將軍時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也未幾從師北征大寧遼東至金山復從征龍安一渡河一迷河追擊納哈出及平大寧和中俾守大寧前衛復征捕魚兒海子哈剌哈累立戰功賚與甚厚特賜誥命二十二年顧遵化為喜峯口要路逼近邊境以公熟知地勢遂調遵化衛復賜誥命公乃練士卒脩武備於龍山之南構屋數椽戎務之暇與親兵耆舊會聚為樂延聘縉紳之士討論古今成敗得失人才賢否不以富貴驕人四方文人才士莫不聞風而至公益虛心

下問故其識見大過於人及
太宗文皇帝興靖難之師公首從之奮力鼓勇以自效遂
死於敵
上深憫之錄其孫勝為指揮同知公生元至正辛卯七月
二十三日沒洪武己卯七月十四日得年四十有九配馮
氏贈淑人合葬龍山之南子男一曰祥與公同沒於陣孫
男一即榮也既受蔭秩正統己巳以才能進都指揮僉事
充右叅將協鎮薊州永平山海等處乃以公死國迄今六
十一年而墓未有表大懼功行莫白於世以鄉人在富嘗
守吾鄧託請文於石辭弗獲為述其槩而系之辭曰有赫
前人滕國名臣歷世罕倫公也華胄匪襲其舊挺然獨秀
初以才雄精神上通推任兵戎屢督戰騎獨守邊地益思
盡瘁
皇起于藩公屬櫜鞬卒喪其元有孫洵武克紹其祖作鎮
東土龍山之陽刻此銘章百世之光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彭君墓表

君子坐累既白而卒于以見天理之有在也向使未白而
卒君子之心固無愧怍怨尤于其間而世之為善者怠矣
安福彭君君子人也不幸坐累逮至京師所枉既白寢疾
十日而卒天理於是乎不泯君諱貫字進唯一齋其別號
也家居智溪其先出番陽曰忠泰仕宋為吉州判官因家
於安福曾孫曰廉訪使仕益廉訪子曰轉運使國祥轉運
十世孫曰復安以同族曰伯拒者無後以其子同昇繼之
即君之父也以君貴贈刑部雲南司主事母鄒氏贈安人
君自幼秀異不群父允成異之稍長篤志進學遂領鄉薦
登正統丙辰進士明年冬擢刑部雲南司主事是司獄繫
多滯君莅任旬日剖決無留難每於燈下評讞其室人曰
勞心如是彼罪人者安知之君曰吾盡吾心耳有盜伐山
陵樹者驗其去陵遠遂薄其罪有中官獲盜送鞫欲掠殺
之君曰吾豈可殺人以媚人哉卒處以常典有夫婦犯法
當俱死君憐其一子在抱出其婦凡所擬平恕多類此尚
書魏源深重之源去因反獄金濂為尚書以為與獄者私
弊所致妄君整飭乃得贓狀者奏謫戍邊自是防範始嚴
歲癸亥用濂薦陞浙江按察司僉事督理屯田君見餘田
多荒由于粒之輸與正同乃奏請通減餘丁民人之輸田
遂不荒孔氏在衢者家廟如闕里元賜田以供祭　國初
由偽姓罪累田盡入官君奏請復給嘉湖水災　朝廷遣
官賑濟君遍履視之計蠲常賦數十萬君曰為民獲罪尚
何恤邪獨具實以　聞遂免徵尋丁外艱服除復任景泰
庚午受　勅命推恩及親時處州盗起御史李俊督兵
挫其勢有嫉之者反誣奏之事下守臣都御史軒輗以君
公直檄往廉之卒釋其誣復屬理軍政凡詭籍妄附者悉
正之洎　詔恤刑復委君案閱可矜疑者皆得不死所至
興學校正風俗除奸弊民皆悅服按察使陳璇禮君獨異

由是同官多忌之或譖於都御史洪英乃求君瑕疵之覬
考奏左遷君不與辯力以疾辭還家浙人數百上疏乞留
不獲俠既得辭英坐是被劾而去君居家怡然自得時倘
徉山水間世事一不挂口天順己卯用子華貴獲受 誥
命進奉政大夫脩正庶尹及卒于京師凡卿大夫士莫不
悼惜咸往哭吊君平居孝友事父母處昆季咸得其懽天
資剛明而器度高邁臨事立決確然當理是非成敗常預
料之後皆不爽尤善別人物高下暇則書史不釋手為文
以辭達為主從學者甚衆卒年五十有二天順庚辰十二
月十一日也配伍氏有淑德累封宜人子男四人長曰禔
克家不仕次彥充禮部儀制司主事次華翰林院編脩供

以進士發身次禔邑庠生女二長適劉某次適劉某俱名
族也禔與華扶柩將歸葬于故里乃以君從子學士時之
狀乞予為表刻石於墓上予不獲辭乃述其槩而系之以辭
且以為世之為善者勸辭曰安城之彭世遠而芳繇紹相
繼後先登甲科皆卓爾人明時奮翮儒績賢譽世豈多得繇
天知命兮不尤人橫逆之至我心無嗔數之乘除乃豐厥
後益振家聲自天之祐眷此善行惟溢其詞刻諸堅石終
古不移

中議大夫黃州知府致仕滕君墓表

記曰親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況為人子
者其有在於顯親揚名者哉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滕昭痛
親之俱逝手述其行乞予表其墓予哀其用情而不忍辭
按狀滕君諱霄字九皋其先開封鈞州密縣人元季避兵
徙南陽之汝州曾祖公甫祖貴父興俱潛德弗耀君自幼
天資穎秀為州庠弟子員永樂初貢入太學久之擢禮部
司務陞祠祭員外郎有精勤之譽歲丙申用薦陞湖廣黃
州知府柢任以寬厚為政民有爭訟者諭之禮義興學鋤
奸政聲翕然黃岡之民訴有虎害君為文告神虎即遠去
宣德中行部至麻城有訴句軍戍士為人殺死不白者君
宿城隍廟㢘之見一鼬鼠走入寢處盤旋而去即使人追
之至一池塘潛伏不見搜之得屍即戍士也因獲所謀殺
者遂正其罪遠邇驚異鄰郡之獄囚一訊而決未嘗久繫人

多德之九載秩滿黃民不忍釋去上章懇留 詔命復任
君益勞心撫字惟恐一民不得其所在黃凡十有八年而
廉潔之操如一日甲寅歲乃引年致政而歸閉門甘守淡
薄如未仕時正統改元三月三日以疾終于正寢距生吳
元年一月三日享年七十太恭人程氏克盡婦道隨行任
途佐以勤儉君卒後家無儋石之儲太恭人孀居獨持門
戶凡百所需皆出勤儉之力有售書者過門輒脫簪珥易
之以授昭曰讀此可繼父志也昭甫成童選為郡庠生從
領鄉薦授監察御史乃迎太恭人就養京師每戒昭曰爾
父居官始終廉潔爾任憲臣尤當淑慎況吾平生不喜華
靡勿以我故而較豐約昭奉命惟謹天順己卯以昭貴乃

養　勑封孫養方戢忽遘一疾惟顛喘脇曰汝能輸忠報
國不墜家聲吾瞑目矣言訖而逝癸未十一月二十三日
也距生洪武丁卯九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七滕君先配
李氏早卒贈恭人太恭人其次室也子男二人長曰振次
即昭孫女二人長適貢士郭昇次幼在室孫男五人昭扶
柩南歸卜以明年某月某日合塋杏園之南嗚呼滕君
夫婦善行豈不足以為邦人出仕者之所取法哉是為表

朝議大夫國子祭酒劉公墓表

高官大爵有才能者皆可為之而祭酒則不可為蓋必學
行老成足以為人取法者斯稱其任焉天順己卯祭酒缺
員朝士大夫中拔而用之非不近且便而必求於數千里
之遠外若劉公豈非學行老成者之難得乎予於哭公之
亡而公子溥請表其墓同年之好不可孫也私司業張業
狀公諱益字崇益別號覺菴先世安成人後徙吉水曾祖
某號章江祖某號村老俱隱德弗耀父宗平號拙菴四川
大寧儒學教諭以學士解縉所知薦脩永樂大典書成陞
翰林檢討母解氏即縉之從女弟生子三人公其仲也自
幼穎悟好學弱冠游邑庠從前司業曾進受易經知州柯
暹來掌縣事見公勤力不怠獨加獎曰此必異日名士也
宣德壬子遂中鄉試第四人登癸丑進士第正統改元授
兵科給事中戊午弟觀復中鄉試第一人登己未進士第
兄弟同　朝士林榮之尋以山西久旱命公往祀河瀆西
海之神祀罷大雨人以為至誠所感六年以績最賜　勑
命推恩及親乙丑持節冊封　周王有所贈遺悉卻之不
受既還丁母憂喪祭一遵古禮服闋改刑科給事中己巳
秋虜犯京師人心危懼公疏陳禦虜策　朝廷嘉之即命
公往募山東諸道民丁習武藝以備其選人皆倚以為安
是歲冬以公勞績陞湖廣布政司左參議時興師征苗山
川險阻所屬者皆運軍餉同官難其行公曰地方失寧皆
可避乎乃毅然當之集事而還時御史出巡歸者必劾方
面之不職於公不惟無疵可摘且頌其為政寬猛適中得
民心
上特賜誥命以旌其能仍推恩及親天順己卯用大臣薦
名為國子祭酒公以師為司業弟子為祭酒不可欲固讓
之至則遲已致仕矣公既蒞事乃申勑學規作興士類諸
生翕然從之天順癸未十二月十有六日以疾卒距生洪
武壬午三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二配徐氏封恭人子
男三曰溁早沒曰溥曰濬女一適周仁達孫男二曰機曰
樾公儀貌脩髯容止典雅望之可知為儒者師然篤於孝
友性度寬和橫逆之來未嘗與較有加誣者亦不復辯待
其自明人以是多之作文理為主辭意條暢尤好吟詠音
律清淡亦工翰墨字畫遒美求者接踵於門所著覺菴集
若干卷藏于家卒之日
上嗟悼遣官諭祭公卿大夫咸弔哭之嗚呼公之儒行足

見重於世有如此者予故次第其事而授誧使歸刻諸墓
石以示後人

復齋焦先生墓表

翰林庶吉士焦芳持其祖之行實謁予告曰吾祖儒行可
述非得重世之文第恐不白于世敢以鄉後學請于下執
事者予憐其志而為之表云先生諱顯字宗仁復齋其別
號也世家南陽之泌陽曾祖某仕元為萬戶抗志不合即
棄官歸隱而終祖良輔父成俱樂志不仕母董氏有淑德
先生自幼不凡穎敏端重為父母鍾愛出入揚之口授古
訓輒成誦稍長遣入邑庠為弟子員勵志讀書師友莫不
許可時泌久乏科目成屬先生適以內艱居家服制將闋
有司强起之不從永樂甲午遂登鄉科明年春闈中乙榜
有勸辭之者先生曰命也當順受之擢易州儒學訓導恒
以不任為懼雖束脩之禮不苟納邑之材士賴其啓迪率
多成人永樂甲辰秩滿以績冣選擢　韓王府教授輔導
宗藩其任益重先生亦竭心力不少怠久之曰人生貴適
意耳吾何戀戀於此遂上疏乞骸骨時宣德丁未先生年
纔四十有五人或以為太早先生曰早圖晚節古人所尚
竟得請以歸營別墅於泌城之西去家數弓許為屋若干
楹繚以周垣蔭以佳木園池蔬菓觸目成趣日與鄉之故
舊幅巾藜杖倘佯容與於其間且曰向為儒臬之物所絆
令始復吾此樂耳為人簡易寬厚初無町畦處父兄宗族
鄉黨閒無不得其懽心見孫芳聰秀俾入邑庠曰是能繼
吾家儒者已而果領天順己卯鄉薦時先生年七十有九
喜曰老夫含笑入黃泉矣至八十有一乃卒天順辛巳三
月六日也配武氏繼吳氏俱先逝子男五人長宣次混次
朗次聚次鑑孫男十一人曾孫男二人是月二十日與武
氏合葬于泌城西南先塋之傍系以辭曰泌之儒先不多
見也有美復齋焦之彥也粹行清文心國術也啓迪輔導
力不倦也晚節遄歸甫所願也別墅徜徉名鞅之弗繫也
考祥視履閭邑之獨擅也呂厥後人不掩其善也我勒斯
銘永為鄉人勸也

長樂林表

吾族上世遠不可考其在宋有兄弟四十八人自後子孫
屢遭兵革不能自存於是棄家走四方各避害以全性命
而已　國朝洪武初惟先祖少保府君來守祖塋嗚呼以
四十八人之後無慮千百指豈料守祖塋者僅存一人吾
族之衰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已而先祖乃生三子子今孫
枝又漸盛焉賢竊官于　朝推恩三代曾祖祖父俱光祿
大夫柱國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妣皆一品夫
人蓋盛極而衰衰極而盛一理勢之自然耳雖然盛極而
衰之家不再盛者多矣吾族既衰而復盛得非前人積德
之厚歟譬之水焉淵之深者流必遠或暫阻焉終不害其
遠也譬之木焉根之固者發必茂或暫困焉終不害其茂

也吾祖之墓去鄭六十里號曰長樂林者自宋以來然也吾髮未燥時每隨父兄往拜掃焉但見叢木脩竹也雲蔽日中有數墳纍纍相向吾於斯時茫然不知本源之義也洎爲諸生讀書講道心始開明歲時拜掃之際方思先世盛衰如此亦不慮及表而著之也未幾出仕于 朝三十餘年思欲表之亦莫之能而且於勢有未便者今也始克爲之蓋其志之堅情之切思之久成之急有不可得已者弟恨爲之已晩難免不孝之罪或曰昔歐陽公爲瀧岡阡表蓋卜塋其親已六十年矣且曰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今子塋其祖亦三十餘年而始爲之抑豈非有待之云乎是大不然吾於初時何恃而待但其爲表乃在 恩典極隆之後亦若有待焉者蓋事之適與豈敢上擬先正哉嗚呼後世子孫誦此刻文可不惕然懼其衰至而思有以繼其盛乎欲繼其盛豈有他哉惟脩德行義而不墜焉可也噫可不慎歟

古穰文集卷之十六

古穰文集卷之十七

墓誌銘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文安伯追封文安侯謚忠僖張公墓誌銘

今世勳臣之盛無如張氏一門蓋永樂初靖難之臣雖衆而功之著者河間定興兩王也天順初翊戴之臣雖多而功之著者文安太平兩公也嗚呼張氏父子兄弟四人咸建非常之功此所以享福祿榮名于當世與國咸休也與文安之終其子瑾前期來請誌銘按狀公諱輗字文端河南開封祥符人父諱玉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榮國公進封河間王謚忠武母王氏元判樞密院事欽中之女追封河間王夫人生三子長諱輔奉天靖難推誠宣力輔理佐運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英國公追封定興王謚忠烈仲即公天順初自太子太保兼中軍都督府右都督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文安伯追封文安侯謚忠僖季諱軏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平侯追封裕國公謚勇襄公自幼聰穎動止不凡六七歲時即能習禮儀讀書史悉通其大義稍長益力于學不尚紈袴之習河間王早已死國公不及逮事事母夫人克篤愉色婉容可方古之達者敬禮其兄若嚴師焉於弟克盡友愛之道親賢取友樂善不倦由是上下皆得其懽心毋夫

人特鍾愛之永樂中以勛臣子入見
文廟奇之特授金吾前衛指揮使歷
長陵神策兩衛公益淵慎自將大蒐時簪正統初
今上念公父兄之功且姻聯戚里進錦衣衛都指揮僉事
日侍　經筵十四年以勞勛陞僉後軍都督府事領禁兵
宿衛蓋以公勛戚故託以心膂之寄也尋加太子太保又
進兼中軍都督府右都督公益慇懃小心夙夜在公務竭
忠藎所部將士咸畏愛公而不敢犯天順改元
上復位公首以翊戴之功封伯食祿一千三百石子孫世
襲　賜以誥券仍典宿衛兼都督府事三年以老疾乞謝
事
上念公宿德特許優閑調攝且命醫尊視餐子有加時致
存問五年冬
上思公欲一見特遣中貴人賚寶鏹三千緡及白粲羊酒
等物往賜公且道意遂力疾強起入見
上甚歡顧問良久命公仍典宿衛寵眷彌隆六年春忽疽
發于背自謂不可復起乃上疏言臣本庸譾遭遇
聖明安享高爵方圖報稱奈何大數止此惟
皇上以宗社生民為念任賢治理用臻康泰臣瞑目於泉
下矣他無所請
上惻然以手詔諭公曰覽卿所言忠愛可嘉今卿疾勢雖
篤尚加調護以副朕意即日遣中貴人賚白金百兩往賜
之　命至而公薨矣實二月三十日也距生洪武庚午二
月一日壽七十有三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追封賜謚及時儀悉從厚典遣禮官
諭祭工部治塋葬公之死生可無憾矣公風姿清偉辭氣
雍容接人謙恭絕類儒者暇則閉戶觀書為盆池聚石樸
植花卉以自適賢士大夫至則倒屣出迎講說道義亹亹
忘倦性不嗜酒而待客務盡歡洽尤好吟詠於凡古詩無
不然覽亦雅禮方外之士內典丹書悉得其肯綮教子務
循禮法而治家尚儉所居賜第未嘗增新見孤貧者必假
財以賙之俾得所而後已聞人之善稱道不釋口有不善
則避之以故人人企仰而被其容接者自以為幸噫勛舊
戚里門第之高爵位之隆求其清脩雅望如公者豈多見
哉公配侯氏有淑德累封文安伯夫人子男四人曰鎰曰
瑄早卒曰斌為勛衛即繼爵者曰昌女三人一適後軍都
督鄭英一適保定侯梁珤一適李玉孫男四人曰亨曰洪
曰溥曰清斌等以是歲某月某日奉柩葬于都城南盧溝橋
之西從先兆也銘曰勛戚之家有美張氏父子弟昆以續
以似惟忠惟公志行尤敦不矜以驕佩佩王孫左公右侯
惟我同母篤是天倫惟孝惟友存脩
帝眷時鍾孔昭帥兵宿衛還恒其勞翊戴之功在公尤偉
爵與功崇介此繁祉公也危懼翼翼小心謝病斂迹深淵
是臨

帝起復公橐鞬甲冑相古先王人惟求舊忠誠光昭之死
弗渝懿式行實允宜特書洸洸武臣公為稱首勒銘堅珉
千載不朽

資善大夫刑部尚書劉公墓誌銘

劉之先河南祥符人其遠祖有曰功甫者仕宋為江西萬
安丞子孫因家焉自是以來宗支蕃衍代有顯宦具劉氏
家譜公諱廣衡字克平曾祖仁一祖昭平父俊英俱業儒
不仕祖父以公貴累贈資善大夫刑部尚書祖妣鄭氏妣
歐陽氏累贈夫人公自幼穎敏在齠齔中卓異如老成早
失怙恃遭家多難諸弟幼弱公與兄廣泰綜理家務家遂
以振閭里莫不嘉羨曰劉氏有子矣洎長入邑庠授易于
鄉先生翰林檢討宋琮永樂庚子遂領江西鄉薦益肆力
於學登甲辰進士第宣德戊申拜刑部廣東司主事乙卯
陞陝西司員外郎正統丁巳再陞浙江司郎中凡歷三署
廉明之譽翕然庚申秋　朝廷軫念四方多罹飢饉欲廣
蓄積以禦荒歲乃簡廷臣分理預備之政　勅以便宜從
事公在首選往浙江即日上道遍歷郡邑所區畫甚多得
粟數百萬石為四倉以儲之復督勸有司築陂塘抑豪強
拯困弊事集而民不擾既還　朝廷嘉之甲子陞陝西按
察司副使命專理重刑凡疑獄賴公而明者甚衆己巳陞
陝西布政司右布政使明年
上以陝西邊務方殷特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鎮守關中
公益感激自效條陳數十事皆安邊禦寇利國便民急務
多見施行時邊報多警公從容裁處咸得其宜除督脩城
堡七十餘處復奏　勅轉輸軍餉數萬石於邊城適歲旱
民飢因設法濟之俾不失所而公家之務亦辦尋　召公
還京治院事未幾復　命往錄南京法司之獄多所平反
既還有白金綵幣之賚壬申秋復奉　命糾察湖廣庶職
之廉貪者凡所黜陟人服其公且條陳軍民利病數事多
見采納既還勞以羊酒時福建浙江民鄧懷冒王者心等
作亂特　勅公馳往督兵捕之至則賊已就擒公察其嘯
聚之故以山有銀場連亘深僻賊得以潛伏其中即命伐
山通道且奏設縣治以便巡視其患遂息已而守臣以所
獲賊屬俱論誅逆報功希賞公覈其實得首惡者十人餘
悉縱之事峻而還　賜白金綵幣甚厚丙子復奉　勅廵
撫遼東提督軍務鎮靜不擾遠近悅服天順改元春
皇上復位特名公還陞刑部左侍郎八月遂進尚書累擢
金帶綉袍之賜公感
上知遇益自力以圖報稱秋九月忽遘風疾而瘖即上章
懇乞骸骨詔許之既而言語如常衆醫皆喜曰公疾瘳矣
公獨不以為然惟諄諄屬後事未數日疾果復作竟不起
天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某年某月某日享
壽六十有四
上聞訃嗟悼遣官致祭于其家復命有司為營塋事公為

之直諒通敏寬厚坦夷處己接人一出於誠不立[illegible]
居溫然和氣可掬及遇事論劾毅然不可奪而廉介[illegible]
始終不渝雖歷通顯服食無異於寒士尤以文學推重於
時所為詩文有集藏于家娶康氏累封夫人子男四曰述
古曰述憲中順天府鄉試曰述恭曰述績為邑庠生女三
長適歐陽聰次適蕭欽訓次適王鴻孫男二孫女四銘曰
蒼有松焉挺然秀拔石有玉焉孚尹旁達大江之右鬱此
劉公卓卓溫溫如玉如松發跡司刑歷原三署巨身名[illegible]
大有時譽都臺薦外司寇載登既忠以勤
皇寵是膺惟德之厚惟才之長惟學之富懿此劉公邦家
之光胡不憖遺皓首歸廊我懷伊人昭代稀有刻銘堅民

永世不朽

中憲大夫太理寺左少卿李公墓誌銘

庚辰歲暮

上將時享太廟預期詣百官涓祀者皆致齋太理李公與
其僚友同宿公所夜話二鼓盡乃寢至五鼓將趨朝呼公
久不起視其寢曰死矣傍無知紀之僕京邸寂寥殊無以
為殮嗚呼悲哉踰數月其長子全聞而來泣請銘予與公
同朝久相知又稔不復辭按其友國子祭酒劉益先生狀
公諱茂字茂蕃唐西平忠武王裔也忠武七葉孫曰祖堯
始徙吉水之谷坪至十七葉孫人傑復徙縣治學宮之東
公曾祖諱永吉祖諱文泰俱隱弗仕考諱伯葵以公貴累

贈奉政大夫大理寺丞妣劉氏贈宜人公二歲失恃母氏
撫育之成童見其天資穎異俾從師講學學大進有司選
為邑庠生益勵志不懈宣德乙卯以易經領鄉薦正統己
未登進士第尋丁內艱哀毀踰禮鄉人稱其孝釋服擢大
理評事讞獄平恕有[illegible]必[illegible]　勅階文林郎己巳用廷議
陞寺丞景泰初以南京舊都諸司庶政多怠弛特
按行至則考覈百司而懲陟之審錄獄情而伸理其枉事
竣乃還初衆以公為晚進當此重寄慮或不勝既而舉措
得宜如碩望老成者始加嘆服尋上治兵安民救時急務
凡八事多見采納陞　誥階奉政大夫未幾進右少卿已
亥復奉　勅錄南京法司殊死已上獄俱得其情聲譽益
振時南京大理缺人遂命公掌寺事天順初召還進左少
卿公愈益盡心刑事頃受　誥階中憲大夫遂至不起公
天資淳篤操履端慎孝友之行著于鄉邦而性尤尚約所
得祿入計一身用度悉分以奉諸兄及賙宗黨之孤乏者
平生不喜以賢知先人雅度雍容僚友莫不愛重為文典
實類其為人死之日衣具不備衆為之鳩金以助　朝廷
聞訃遣官諭祭於其家公生永樂丙戌十一月十八日卒
於是歲十二月二十七日得壽五十有五配鄒氏累封宜
人子男二長曰全次曰奇女三長適某次適某皆名家子
也全扶柩南歸卜以某歲某月某日塟於某原為之銘曰
惟家之約乃士之常惟公起家以約自將奮自布韋歷登

歟任祿入之餘宗黨是振宅心仁恕獄多平反枝于與謀
曾不悖煩惟德之原曰孝曰友公能充之宜祿永久今郎
不然有命在天公雖往矣請為綿綿

鎮國將軍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孫公墓誌銘

公諱顯宗字光遠別號灣樂世居濟南之鄒平故會昌伯
贈太傅安國公諡恭憲忠之子今太保會昌侯繼宗之弟
母董氏安國夫人張氏其生母也公自幼俊爽異人居常
幹蠱太傅之為永城簿公侍行太傅蒞政時公即肩門自
守不納私謁太傅奇之以為有子已而董工備　山陵不
以家務累心盡侍公也
宣廟為皇太孫時納公女兄今
聖烈慈壽皇太后為妃宣德改元正位中宮
上命中貴人劉寧取公昆弟至京入見
上喜公動止從容雅以為府軍前衛指揮同知　賜錦綉衣
一襲宴于宣武門賜第宅一區于東華門左公嘗隨侍習
武藝
上見公騎射精熟又大喜賜以珍禽一日
上取魚于太液池分賜公昆弟烹食之次日公不至
上曰得無以魚骨梗之乎及公至果以是對
上大笑曰偶爾中耳正統改元以公昆弟至戚待之愈厚
己巳秋車駕北征命公留守公夙夜弗懈儆嚴良策累參
改元有小人貸公白金不償反造謗言　朝議欲陷公且

寶絹之公坦然略不介懷久之事乃釋天順初公與太保
暨昆弟子姪同迎
英廟復位特　賜勅獎諭陞都指揮僉事累　賜金帛綵
幣蟒龍麒麟袍服尋陞都指揮同知食祿錦衣衛天順甲
申十一月十七日以疾卒距生永樂戊子五月十二日享
年五十有七公荷
列聖眷顧之隆三十餘年小心翼翼未嘗敢以貴富驕人
雖在優閑日勤朝謁為人慷慨讀書好義居家孝友安國
夫人喜公勤誠鍾愛之無異己出每退　朝昆弟會于一
堂怡怡終日子孫眷屬多至數十指無乖爭者性樂施予
婚人之男嫁人之女舉人之喪不一而足屬纊之際無他
言惟顧其二子曰勉盡忠孝訃聞
上哀悼遣官諭祭於柩前復令有司為營葬事公娶李氏
繼丁氏再繼吳氏俱封淑人生子三長曰琥早卒仲曰瓏
季曰琦俱錦衣衛千戶女三長適神策衛指揮李謙次適
散騎舍人郭嵩次適寧遠伯孫任勇孫女一在室卜以成
化元年二月十一日葬香山之原從先兆也銘曰貴富常
情驕奢自至有不驕奢孰尚其志懿此孫公安國是承不
侈不矜灣樂自名豈惟灣樂篤是孝友賙貧恤孤惠亦多
有譽隆戚畹孰如公門惟弟惟昆惟子惟孫公今已矣誌
澤有繼我銘其藏永永無替

中奉大夫湖廣右布政任公墓誌銘

公諱禮字夢議別號潛齋世居西江之豐城前人歷有顯官有至司空樞密副使者七世祖陸呂登宋景定進士官大理評事祖原傑以上多隱不仕父載遠以公貴贈朝請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叅議母鄭氏贈恭人公自幼穎敏為父祖鍾愛稍長從明師遊力學不倦永樂庚子以詩經領鄉薦遂登辛丑進士時二親尚無恙聞得請南歸爲其堂曰順親鄉人榮之越三載召至京遣持節冊封　楚王禮成而還凡　王府金幣之賚俱弗受

文廟對廷臣屢嘉獎之宣德丙午擢工部營繕主事司素號繁劇公至理之裕如尚書吳公大奇之由是閤部章奏移文咸經公然後行戊申春　命取雖浙工人四千餘赴京公持法雖嚴而撫諭甚至未有一役卹者同行五人皆以悞事黜惟公得署特　賜勅進階承德郎特議欲備宫殿者衆曰此大事也非採辦於四方不克成惟公久在營繕知所積乏用與否乃召公問狀公上章極言其不便遂免採辦事竣　朝廷賜綵幣以旌之甲寅以秩滿陞郎中勤慎之操愈勵正統戊午丁外艱服闋用薦陞四川布政司右叅議善政甚多流移之民得公招撫而復業者八千餘時雲南貴播夷不靖連歲興師公奉　勅督軍餉十餘萬斛或遇寇阻不爲懼兵以乏食師還有欲論功者公止之曰此亦分內事何足言已巳丁內艱景泰癸酉改河南值歲荒公振貸于諸郡活飢民數十萬乙亥春秩滿用薦陞湖廣右布政使給前任　誥進階朝請大夫時苗蠻作亂　朝廷命將討之督軍餉之功在公尤多天順庚辰春以老疾致仕方將優游林野以適其所適居三月一疾而逝是歲七月十七日也距生洪武乙亥六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六公天性孝友襟懷坦夷急於濟人而薄於自奉其接人也誠不設崖岸居官四十年聲譽藉甚可謂人中之翹楚者矣配周氏繼蔣氏累封恭人子男三長曰善順天府儒學教授次士[illegible]次士霖女二長適萬景同次適黄成章孫男六孫女四筮卜以是年十一月某日將奉柩于邑山之原乃以國子祭酒劉益先生之狀來請銘銘曰虎世之澤遠以長聰彼後裔如蘭芳有卓其孫才且良讀書起家績有光歷膺膴仕奮顯揚佳聲籍籍聞四方薦膺寵錫雲錦章家庭風志允已伐早圖魏節歸故鄉全歸瞑目丘中藏嗚呼新淦城下岡太史之銘在幽堂後千百載無毀傷

奉訓大夫吏部文選員外郎尹君墓誌銘

尹氏之孫曰天覺持其父之行狀泣且告曰愛吾父者莫厚於執事幸而銘諸墓吾父之目瞑矣噫我知尹君者爲銘固宜按狀君諱撝字廷佐號介菴常之宜興人也曾祖俊卿祖伯敏俱不仕以善名一鄉父時中篤儒行居毫溪之上嘗搆一軒聚圖書其中扁曰清趣以自適鄉人稱毫溪處士云以君貴贈承德郎吏部文選主事母吳氏贈安

人君自幼端謹爲父母鍾愛年十八入學爲生徒時父母
繼沒哀毀過禮里人悲之正統戊午以書經中鄉選明年
入太學學益富尋歷事吏部督發勁然聞搢紳間正統甲
子春冢宰試其能曰主銓事者非此人不可乃請於
上而授之君益自力期副所知遇既六載動愼如一日
上嘉之賜　勅授承德郎正統丁卯進署員外郎適
東宮初建詔中外之署職者咸即眞君與焉復有白金文
綺之賜又進階奉訓大夫方期以大用而一疾不起矣予
昔與君同官交好最久見其處己待人一於謙恭不以擀
言若不出諸口而勤於職務人莫能及蓋訥言敏行之君
子也爲詩書古選有漢晋風味尤精於篆刻好畜書畫適

趣於琴性不嗜酒而喜延賓客此其高情出於塵表夫豈
流俗所能測哉君生於永樂丁亥八月十三日卒於景泰
甲戌正月某日享年四十有八娶吳氏封安人子男四人
曰天民天覺天常天秩女二人幼在室天覺等將歸葬於
其鄉某山之原銘曰以德則壽以命則乖從古則然豈惟
君哉嗚呼玉之佳在乎無瑕君之德百世之誇藏之于幽
而不泯者有燁其華

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予正統初聞錢塘鄭君爲兵部主事有能名而未識也間
邂逅相遇接談之頃始悉君才識副其名君亦待予若素
交者未幾君以薦陞而去久之不相聞則君已謝事歸矣

天順庚辰　廷試進士第三人曰鄭環乃君之子也予方
喜賢者之有後足以慰君一日環忽衰絰以長泣且告曰
環父沒矣幸憐而銘之嗚呼予與君豈一日之雅哉按其
鄉人大理寺丞夏時正狀君諱堅字良載與齋其別號也
君自幼雅飭如老成人稍長從鄉先生受業奮勵不少懈
凡經史子籍靡不涉獵發而爲文辭理嚴切一時耆德宿
儒皆折輩行加重莫不喜曰鄉里不乏人矣永樂中以春
秋領鄉薦以甲辰進士第賜歸于家乃搆堂於後圃扁曰
樂存以奉親宣德中以外艱服除擢兵部武選司主事遷
理繁劇君素練者時靖遠伯王公驥爲尚書深器重之三
年以績最　賜勅階承德郎九年復以績最陞南京刑部

江西司郎中君曰今日之職務尤當盡心者凡理獄訟務
加詳焉有以舟行賈載兵自防者附舟之人因他事忿爭
委貲而去誣以强劫因獲兵具論死君獨疑之鞫審所由
事乃得白有甲乙相毆者乙以病死誣甲故殺既成案君
直其枉遂得減論凡辨獄多類此嘗上疏言獄情數事
朝廷多見采納部長或公出必委君署之尋　賜誥進奉
政大夫備正廢尹一日與長官論議不合嘆曰吾不能詭
隨以固位遂乞休致時景泰辛未年五十有六耳或曰君
年力未衰何去之決乎君曰吾欲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
子孫況老母齒白在堂得逮膝下之養何樂如之聞者以爲
服君既居家奉親之暇課子讀書門無雜賓淡然若與世

相忘者預營壽藏于碧梧之原時遊其中其情之任達如
此舊有寒疾忽發會母亦遘疾君遂憂不起屬纊惟以
不終養為欠卒在天順辛巳正月一日距生洪武乙亥十
二月二十九日得壽六十有六君為人簡重不尚浮靡尤
寡嗜好有古法書名畫彝器人或持去亦不顧惜所著有
甲辰稿與齊集措菴稿若干卷藏于家君之先汴人七世
祖鎬孫仕宋為太中大夫從高宗南渡居越之山陰曾祖
克明從陳旅游錢塘愛其山水之秀遂家焉祖循父璧俱
不仕璧以君貴累贈奉政大夫脩正庶尹南京刑部江西
司郎中母陳氏累封太宜人配洪氏封宜人子男四人長
即環翰林編脩次瓚次璽次璘女三人長適劉英次適王

璋次在室孫男三人孫女四人卜以是歲某月某日啓窆
而窆之銘曰錢塘之秀鄭君生焉出而用世業光於前惟
位於才人不為尚君則泰然兢兢自勉惟彼寘數以柔以
除孰知曉節有黃令譽我昔會君知為大器今為君銘悲
思爲既碧梧之原安此泉宮君名不朽與海是同

封翰林院編脩文林郎徐君墓誌銘

今之制子官於朝三年即推恩及父如子官蓋人君以孝
治天下其典未有盛於此者金谿徐瓊為翰林編脩三年
其父即受　勅封未踰年而卒嗚呼瓊之父死其可以無
憾矣夫瓊持脩撰黎淳狀請為銘按狀君諱文字貫通別
號拙逸其先世居臨江有栢軒翁者仕宋為撫郡博士因

訪友人吏部尚書吳臬于金谿見柘岡之東陽谷山水佳
甚乃卜居焉遂為金谿人高祖淵尚志明經與中書左丞
危素為布衣交素薦不起鄉人師之稱松坡先生曾祖昌
祖克明俱隱弗仕父邦用性愛竹手植萬竿作亭其間吟
詠自樂因號萬竹翁母李氏繼母毛氏生子七人君其長
也少從鄉先生遊讀書不少懈或勸之出仕曰非吾志也
乃躬耕玄洲之上植有豐產遂游江淮吳越以有易無
而歸曰奉親之具足矣由是不復出平生所適惟四書義
帖每究其義而玩其辭曰道藝在是宜德聞父年高且倦
以家政付君君夙夜仕之不數歲貲用倍于前事繼母尤
委曲盡孝得其懽心居親喪哀毀踰禮服盡而情不衰立

塾延師以訓族黨子弟婚娶慎擇所宜以故子姓繁盛幾
千百人正統辛酉歲大饑君慨然出粟千石以助有司賑
濟既而　朝廷下勑旌異乃讓其從父邦仕景泰壬申復
饑君再出粟七百石有司請立石君止之曰齊之以饒名
非吾意也鄉有貸者輒應之不計其償里豪有犯君者為
其隣搆死婦誣之屬君為證君曰吾聞君子以直報怨遂
白其誣有竊君之囷儲者君曰我有餘而彼不足無怪其
然也盜聞之感悔性嗜酒不為所困不喜奉老釋或以福
田利益為誘輒正言斥之貲雖饒裕而自奉甚薄初結屋
玄洲號稼菴晚悟機非遂更今號及子瓊進士及第官翰
林嘗勉之曰清慎忠勤四字不可缺一違吾言非孝子也

邑大夫歲時請鄉飲以爵推之輙避不與殆所謂一鄉之
善士者與卒在天順辛巳六月二十五日距生洪武庚辰
四月六日得壽六十有二配黃氏封孺人子男二人長即
瓊次曰瑤女二人長適龔克初次適楊仁政孫男五人卜
以是歲某月某日窆于某山之原銘曰已能官者才之特
也子能官而已受封者德之植也才足榮乎身而顯名德
之裕其後而承式也若徐君之不仕豈徒云哉抑尚德也
嗚呼惟德是尚故推施之不忒也慶鍾于家鄉閭是則千
載之下其德音昭然而不泯者庸非賴此刻乎

古穰文集卷之十七

古穰文集卷之十八

墓誌銘

輔聖莊懿夫人藺氏墓誌銘

夫人姓藺氏山後興州人自幼聰晳為父母所鍾愛洪武
三十六年年二十有六被選入　掖庭勤慎小心容止端
重宮闈之譽藹然歷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奉宸侍御凡五
十有九年不懈如一日亦未嘗有毫髮過舉而寬裕和柔
之德著於上下　累朝眷注之隆莫與為比用是受封輔
聖夫人天順四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一疾而逝距生洪
武九年四月二日享年八十有五訃聞
皇上為之哀悼不能已六宮無不痛惜一日
上名臣賢曰輔聖夫人實朕之保母卿須加意為諭祭文
臣賢奉命惟謹翌日遣官行禮謚曰莊懿賻贈之儀悉從
厚典復命有司營葬事以內臣一人掌喪
中宮以下罔不弔祭其生榮死哀之盛可謂千載一時者
矣夫人從子曰清以夫人貴特授錦衣衛正千戶卜以今
年十二月某日窆於西山某地之原乞予為銘納諸墓中
予以夫人之德之功何可以不銘銘曰猗嗟夫人負此秀
質入侍　宮庭威儀秩秩明明
列聖咸用爾嘉曾不恃恩寅畏彌加保我
聖躬益殫忠慮翼翼小心往譽益著乃食其報既壽且康
福祉駢集御事之光生榮死哀齊此異數匪人之為實天

亦付執曰泉室而日闇然有銘在石昭千萬年

夫人陳氏墓誌銘

天順二年冬十月宣府守臣武強伯楊公走書京師抵予曰哀子能無似粗效犬馬之勞至有今日深惟母氏鞠育之恩祿不逮養抱此無涯之戚往者　朝廷推恩已贈夫人茲欲為不朽之圖敢抒情素於大君子之門覬惠然以銘諸墓予重其言而從之夫人姓陳氏世家陝西漢中父諱真漢中衛百戶母恭氏封安人夫人性温厚莊恪善女工自幼為父母鍾愛比長擇所宜配曰非佳士不可時名家子楊宗禮有鄉曲之譽以媒通焉遂受夫人於陳氏之廟而歸於正室夫人曰吾聞婦道之良惟孝敬勤儉而已自是事姑惟謹凡致牢庖匜用不敢假與不致私閨儀肅整不少怠紡績補綴不憚寒暑衣食自御不厭粗惡姑喜謂人曰自新婦入門吾心未嘗不樂也未幾姑喪哀毀幾絕歲時備祀如事其生子能紡事家人產業夫人教之曰人生天地間不見用於時非男子也能自是從其伯父昌平侯洪立戰功　朝廷嘉之累官都督又自遵城用薦者入統京營兵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特命佩鎮朔將軍印鎮宣府威聲震攝與昌平相望遂膺爵封實夫人義方之所致也夫人之沒景泰辛未二月十四日距生洪武辛酉十一月十三日享年七十卜葬于京城坤隅釣魚臺之原　朝廷賻祭之儀甚厚宗禮以餘貴受封榮祿大夫都督同知子男一即能也女一適都指揮劉玫孫男幾人女幾人銘曰猗嗟夫人漢中之秀榮祿之妻武強之母桓桓武強為　國虎臣義方之訓孰如夫人生榮死哀匪幸之會我銘其藏百世無斁

太宜人李氏墓誌銘

太宜人李氏諱道賢武略將軍温州衛千戶恭之女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文簡公淮之次室太常少卿采之母就養於京餘二十年忽一疾而殞采悲痛毀形來請墓銘予重文簡公為先達采又從事館閣中銘不可辭按其鄉人主事鍾清狀太宜人父母蚤亡有內戚王夫人者憐其幼且孤而育之太宜人天性仁孝遊王氏壺範未嘗少怠而織紝剪刺之事皆習為之精於是二姓姻黨交口稱譽無間言時文簡公年四十無子大為宗祀懼思同里門女在室者無如太宜人第慮其生嬿託親故察其意太宜人慨然曰吾孤苦伶仃得托君子之門幸矣母夫人聞之竟遂為公以禮納之正室夫人楊氏嚴而有法太宜人左右承順曲盡禮意嘗曰詩不云乎夙夜在公寔命不同遂拘於人自有定分楊夫人聞其言愛重之由是閨門之內穆如也已而楊生二子太宜人生一子時人謂一門和氣所召凡楊所生子撫摩鞠育之勞悉屬太宜人公嘗罹患難十年時舅姑垂白在堂諸子皆幼復值歲凶太宜人相楊氏竭力治家不憚清苦饘粥之供未嘗缺之用

見舅姑安之公既遭遇位望日隆祿賜有餘太宜人仍
如昔雖有紈綺置之弗御平居温恭不見厲色待宗族
恩厚馭童奴無叱咤聲尤惜物命不御魚肉惟蔬食終身子
婦力勸曰幸得微祿是以奉養何乃自苦如此卒不聽曰
吾厭彼而樂此何苦之有来以文翰起家自中書舍人歷
太常少卿為吏部考功郎中時例得　誥封其親制嫡母
在者生母不得封　朝廷以来之成器實母訓特賜　誥
封太宜人蓋優典也太宜人既以子貴心愈謙下或歸美
之輙遜避曰有夫人楊氏在吾何敢當人益賢之卒天順
己卯六月二十三日距生洪武乙丑三月十八日壽七十
有五来扶柩南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塟邑之德政鄉大

羅山之原從夫兆也銘曰嗚呼宜人斯世之珍早失怙恃
托身至親安分不矜恭侍君子淵慎在躬綏此福履有子
言言克舉其官推恩錫命紫誥回鸞不墜家聲伊誰之力
嗚呼宜人百世之式

節婦封太孺人倪氏墓誌銘

南京倪氏本姑蘇著姓而女之出其門者惟孺人淑德為
最盛孺人之父處士某諱某母袁氏閨範甚肅孺人
自幼聰慧父母口授以書輙能記憶克遵女戒未嘗少違
尤精女工凡剪製之事不學而能以故父母特鍾愛之曰
吾女性行如此豈可儷凡子耶同郡張處士名璿者早有
行義重其鄉媒妁一通曰佳配也即許而歸之孺人既入

張氏之門恪執婦道上下咸宜之處士自幸得內助焉閱
八年處士以疾卒孺人時年二十有四痛絕復甦重念舅
姑年俱八袠二孫尚未成童將何依乎乃黽勉不死於是
獨持門戶經理生業躬自紡績不憚勞苦謦甘旨以奉舅
姑無異夫在時撫訓二子日以成立袁氏老而無依亦迎
養焉朝夕承順顏色於三親之傍凡佳味腴帛均奉甚腆
莫不各得其懽心人謂有子者弗能過也已而相繼以壽
終孺人哀毀盡禮發厝得宜歲時奉祀克謹宗族隣里無
不嘆服孺人初見某子益資性頗異意謂必能起家乃遣
入京庠為弟子員節縮用度以供從師取友之費益乃奮
志力學底于成遂預鄉薦登永樂乙未進士第擢中書舍

人陞大理評事受　勅命推恩贈父如其官封母為太孺
人有司以孺人守節無玷可厲風俗又上其事　詔旌其
門曰節婦久之益為翰林修撰進侍讀學士為講官知
制誥大獲時譽鄉人咸曰微孺人之力不及此未幾益扈
駕北巡死於難孺人聞之曰吾兒得死所矣吾何憾動履
如常時優游太平之世又十有五年而卒天順七年七月
二十日也享壽八十有五生子二人長即益次曰晉孫男
二人長曰翮次曰翀中書舍人次曰翎次曰翔太學生孫
女四人長適晉州知州鄒和次適鄉貢進士周宗次適中
書舍人朱奎一幼在室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卜以是年某
月某日塟于某山之原翀奉孺人行狀乞予銘銘曰嗚呼

孺人撫慶而宜為婦和孝為母而慈張氏之門孺人大之
獨食其報匪天所私家山之原新塋是基我銘以貞千載
弗隳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韓君孺人徐氏合葬墓誌銘

天順改元之明年春 朝廷大施曠典推恩臣下有父母
七十之上者越例先封贈之因存以及其亡惟時監察御
史韓檠有母與焉鄉人以為喜謂千載之一遇者不數日
訃聞忽至檠不勝其慟鄉人又以為悲嗟夫浹旬之內倏
喜倏悲如此人生於世其果無異於白駒之過隙矣乎檠
抱哀捧親之狀踵予舍以告曰不肖既失怙矣幸母氏之
存方少伸祿養而又棄背實不能堪討惟不朽之圖在銘
惟鄉先達有以惠之則存沒之感寧有既乎予不能辭按
狀檠之父諱昱字永輝世居彰德之安陽曾大父諱有昌
隱居不仕大父諱惟之仕元為萬戶父諱斌洪武間用薦
為陰陽正術生子四人永輝行第三少有大志以家素業
儒因從鄉先生遊窮理之餘始為舉子學永樂庚子年踰
弱冠遂領鄉薦中乙榜授陝西米脂縣學教諭其為教也
嚴而有法弟子多所造就以宣德己酉三月十一日終于
官距生洪武庚申某月某日得年三十有八先是皆哭失
聲為之心喪焉以檠故贈文林郎監察御史配徐氏為孺
人孺人訓導伯韶之女自幼為親所鍾愛洎歸韓氏時姑
嫜在堂孝養惟謹而待姻族禮意周洽稱之者無間言既

孀居綜理家政撫育諸孫皆有道守節凡三十餘年方
恩命及門而一疾遂矣實天順戊寅二月九日也距生洪
武己巳十月十日享年七十子男二長曰榮嗣祖業為陰
陽正術次曰檠雲南道監察御史女三長適卜林次適千
戶張銘次適王英孫男四女七邑城之西孫平村之原其
宅兆也檠將歸而合窆之銘曰師道之良宜壽之長胡彼
善人中道而戕乾之于淵歲已多六况其門墻顯有私淑
越配之貞誓死靡史撫其遺孫而底于成惟理之常宜食
其報數莫移兮徒爾增悼嗟嗟沈緜無慨于斯裕垂後人
顯庸於時平村之原有封夏屋考石之鐫昭茲塋塋

孺人西昌蕭氏墓表

西昌大族有蕭氏焉今封翰林編脩尹君之室孺人其裔
也孺人曾大父斯萬大父安節父德晋皆隱士母王氏生
孺人自幼淑性善女工早失所怙母氏鍾愛之宗賢先生
其外祖也素奇其不凡授以孝經烈女傳即能背誦通大意
聞說古今人成敗善惡報應事輒記不遺暨笄乃擇配時
同邑著姓尹氏子宗有子奐重行義甚高咸曰斯人非蕭
女為配不可於是孺人歸焉即封君也時姑已早亡孺人
至即能綜理家業凡取予應酬悉有條理若素練者親族
初以為年少至是咸驚異之子源先以薦入館閣預脩永
樂大典書成授福清河泊官便道過家賀客皆至倉卒應
待饌具未嘗不精子源喜曰起吾家者必新婦也子源有

子五人封君居行之四孺人處妯娌間善則推之咎則引
之用是舉無乖戾視諸子姪均一無間季弟振重幼孫孺
人為之娶室置產無一毫德色但以不逮養姑為恨尤重
親黨見貧乏者至輟衣食以賑之遇婢僕以恩義上下之
間無有不得其懽者封君嘗坐累台院往來道途間十餘
年孺人持守門戶卒賴以濟家業不至於衰平居志向勤
儉辦紝之事雖老不倦所御之服雖弊不忍擇見子直穎
秀延師教之日望其成得一異味必留之曰為吾兒奉師
也洎直弱冠乃遣入邑庠遂登景泰甲戌進士第選入翰
林為庶吉士擢編脩天順己卯賜　勅命孺人遂受令封
初孺人就養京邸宿疾稍作及封君詣　闕謝恩得團欒
者數月孺人之疾不減乃偕南還就醫道次是子縣卒於
舟中是歲十一月十二日也距生洪武庚辰二月十八日
得壽六十子男一即直也女二人長適蕭仲昇次適毛仲
棟孫男女各一人卜以其年十一月三十日瘞邑之江背
壠之上嗚呼孺人起尹氏之家可謂賢矣予承乏翰長而
直以蓮屬相好故特表其墓以勸世之為人婦為人母者

故妻贈夫人黃氏墓誌銘

故妻姓黃氏諱淑靜世為將家高祖某曾祖某祖某俱某
衛指揮僉事父某族之彥俊者母周氏生四女夫人其季
也自幼性慧為父母鍾愛方四歲會予於姑之家姑曰此
良配也時以為戲言又數歲為宣德改元予入郡庠為諸
生擇婚未成壬子秋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又明年始娶
會於黃氏正統改元予官吏部驗封主事明年予父母聘
夫人於家送至京邸居一歲生子一見而亡嗚呼悲哉予
入仕之初官况肅然凡百所需未有不缺夫人既主中饋
綜之理之不遑寧居詩書勤儉不數月間家用視前十增
六七俾予無內顧憂奈何命之不淑遂至失偶夫人不靨
其死第願予度日之艱難至病留猶惓惓為死之日正統
二年三月某日也距生永樂八年某月某日得年二十有
八子名鏡住乳婦四易而成甫四歲能誦古歌詩賓至即
拜跪應對能與謝笑忽一疾而夭造物者於夫人母子亦
何毒之甚耶又踰年歸夫人之櫬於鄧州為壙於城南之
左依舅氏之阡夫人初贈安人再贈宜人再贈淑人今加
贈夫人累膺　恩典光賁泉扃雖嗇於壽而淑德不泯為
之銘曰脩短不齊冥冥有定情不能堪付之於命百年聲
息曾莫之殊銘以藏之終古不渝

誌兒鏡住文

兒鏡住李姓未有名賢之子也甫四歲以疾死賢由進士
任吏部主事之明年家嚴與婦送黃氏于京師官舍為予
室丁巳之五月也明年三月十二日生兒母生兒未見即
亡兒鞠于乳婦一周歲七易其氏矣予既續周氏始免繦
兒于家漸能飲食再周歲頗能言悅人意俾予不能忘詞
又能拱揖跪拜客至必日一教之詩誦數十篇舉止有老成

愍卄與婦鍾愛日加縈無既也三四之前十五日兒嬰疾
便指腹向父母亡言若有憂色醫者三四更而藥不中証過
周之七日兒疾亟視父母淚盈眶噓不能言以明日夜乃
死嗚呼兒鎖住何遽去吾而死也汝生而母亡人皆謂汝
異凡必能成立未四歲而性慧人又謂汝後必能承家予
亦自負如是嗚呼兒鎖住何遽去吾而死也死之旦具衾
棺出化化之時始見其疾脾也脾之疾此地小兒多有能
瘳者什伍兒鎖住治非其法竟以此亡嗚呼予齒三十四
矣止一兒又死獲何罪于天而報之如是或者命數適然
天固不能短長於其間然情之所鍾孰能已乎之悲予因
誌其函骨之處以記歲月云

壙誌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平
侯追封裕國公謚勇襄張公壙誌

公諱軏姓張氏河南開封之祥符人父榮國公玉是為河
間忠武王母王氏河間王夫人長兄太師英國公輔是為
定興忠烈王丈安伯輗其仲兄也永樂中公以勛戚侍
大宗皇帝拔錦衣衛指揮僉事洪熙元年
仁宗皇帝嗣位　恩賚有加特陞指揮同知宣德改元漢
庶人作亂
宣宗皇帝親率六師討平之公扈從有功　嘗予甚厚仍
給世襲　誥命正統甲子

今上以北虜未靖命成國公朱勇往征之公為前行首敗
虜於白城復進至獾帽山虜悉衆來戰公奮擊之虜潰而
潰斬馘甚衆凱還以功陞指揮使又用薦陞都指揮僉事
典禁兵未幾復署僉前軍都督府事尋即真時麓川賊子
思機發復為亂
上命將往討以公副之既至分道並進一鼓就擒師還至
荊州復命公移師貴州以討叛苗會寡奔敗元還使詔還
以麓川功陞右都督總京營兵天順元年
上居南宮公奉
上聖皇太后勅偕與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暨兄輗等
協力擁戴迎
上復位論功行賞進封公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光祿大夫柱國太平侯食祿二千石賜以　誥券寵賚之
厚莫與為比仍官子瑾為錦衣衛指揮同知是年冬公上
疏曰臣犬馬之年六十有五筋力日衰乞解兵柄以全晚
節
上方倚公不允二年春公得疾
上即命御醫往療屢遣中貴人視公賚與頻繁已而疾愈
劇公復力疾上疏曰臣千命垂盡藥不奏功旦夕待盡惟
聖明為　宗社生民計選賢任能以圖至治臣即瞑目地
下矣他一無所請
上覽之惻然復命公勉進藥餌以副眷念命下而公已卒

是年三月十六日也距生洪武癸酉九月二十九日享壽
六十有六訃聞
上深哀悼素服罷朝歛日即遣官諭祭褒痤賻贈之儀悉
從優等追封裕國公謚勇襄配劉氏繼吳氏俱封太平侯
夫人生男一即瑾卜塟都城之南蘆溝橋之西從先兆也
公儀貌修偉負氣剛直以智略雄人視古之名將不多讓
也其勛績行實之大者將刻銘神道而此特列其槩置玄
堂云

古穰文集卷之十八

古穰文集卷之十九

行狀

先祖進功郎雲南江川縣丞致仕贈資憲大夫吏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公行狀

公諱威字希厚其先古蜀人唐時有官於閩者見其山水
清秀地腴民淳遂土著焉子孫蕃衍宋元時有昆弟四
十八人計三百餘口同爨不分旌爲義門厥後子孫用遺
命合塟一丘今墓木成林者方餘里號長樂林云曾祖諱
成祖諱義卿父諱寬甫俱不仕以行義爲鄕里表率族兄
諱恭敏仕元爲陝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以才能爲時聞
人至正十四年丙戌公年十四從本部毛葫[illegible]戎矣二十
五年授金字銀牌毛葫蘆千戶三十二年至陝西授乾州
總帥洪武初棄官歸家十一年有司以才能辟授福建興
化府莆田縣典史秩轉山西平陽府翼城縣任滿以績最
陞雲南澂江府江川縣丞乃慨然曰吾聞志士不擇地而
行道用夏變夷此其時乎至邑誠心佐令專事德教而蠻
無梗化者有遺愛在民三十一年以年老乞致仕還家壽
七十有八以疾終公器宇魁梧天資嚴重遇事敢爲未嘗
苟合所至人稱長者嘗曰士生斯世貴乎濟人聖賢云仁
者愛人四字吾未嘗一時不留心也在江川時民有詣藩
司告商衆欲爲亂布政張紞責速捕之令譟咸失措公以
爲安知非詐潛往察之無狀明日自詣紞白乃止爾以故

得安民事類此純異之曰他日舉用必此人也未幾純爲
吏部尚書會已致仕竟不能留居家儼然非衣冠不臨子
弟鄉之章縫枚校咸禮於家相與考德問業歐行者什九
民有訟者胥質焉一言愧服每素陳仲弓王彥方之爲人
曰士大夫居鄉如二子斯無憾矣尤好施予民有匱乏者
輒恤之不望報族中仰給者十餘家子弟俱事産業嘗曰
良家所事耕與讀耳專耕則俗專讀則窘乃擇諸孫之秀
者爲郡庠弟子員用是家聲不墜公生於元至正元年癸
酉十二月二十二日卒于明永樂八年庚寅九月十九日
正統以來以孫賢貴累贈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娶楊氏繼孟氏累贈夫人側室裴氏髙氏桑氏生子

男三人長曰書次曰良次曰昇累封吏部右侍郎加封如
公官女二人長適鄧州守禦所百戶丁銳次適郡庠生鞏
智族子曰旺信陽衛指揮僉事孫男十人長曰孟芳湖廣
布政司右參議次曰仲芳次曰賢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
殿大學士次曰季芳次曰謙次曰興次曰隆次曰讓南京
貴州道監察御史幼未名者二孫女八人正統四年某月
某日塟于長樂林之陽從先兆也謹狀

先伯行狀

先伯諱良行二自幼爲祖考妣鍾愛方先祖馳驅於仕路
聞弗違家事惟先伯與長伯在家俱方弱冠能自卓立經
營齊業以故弗克隨侍然先祖得專意仕進勤其職務抑

以初無家事累心故也當[illegible]之時隨侍者惟先父一人自
福建之山而自山西之雲南跋涉雖勞而無鄉國之思戀
以先伯能膺幹蠱之任使闔家數十口不乖不離怡然和
順而無戚戚眷眷之謂焉洎先祖以引年致仕北歸産業
饒裕用是得享優游之樂十有餘年先伯之力也及先祖
辭世先伯哀毁過禮凡百用情附身附棺之事必誠必信
已而兄弟三人者議同爨誓不析居然家之別墅鼎峙南
北遂各守其一得以專力謀業惟先伯於農務最精暇則
督行負販不使生理或廢其心力之勞視昆季十多四五
而衣食時或不給豈非命歟先伯爲人樸實儉素醇謹無
偽嘗自嘆曰吾竭力生涯不敢荒怠而資用缺然豈非儒

者所謂耕也餒在其中者歟吾又聞抱甕灌田之老悪其
用機者然則吾亦無愧於斯老矣夫鄉人無遠近老少咸
推爲長者方六旬餘忽病僂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即古
所謂鮐背者人以爲壽徵七旬後其伏尤甚凡鄉人歲時
慶會必以肩輿迎之已而送之不然莫能自至至則怡然
正席酌必盡量賓客雖衆而主人之懽必係於此蓋其齒
德有足致人之愛慕者子自獲仕于　朝始能以俸帛什
一爲助歲恒總之正統乙丑予以內艱還家居憂得頻會
焉會則或留浹辰必盡天倫之樂而去彼時猶能自健也
景泰癸酉予奉使西蜀道經故里明日即迎至得奉懽語
十有五日蓋已衰倦無復自健意匆匆拜別星未兩終遠

一睇不也卧情思至痛不能與第恨絆於職守弗克問一脊窆以盡猶子之情悵望家山徒增感悼而已先伯生于洪武丁巳某月某日卒于景泰甲戌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八娶桑氏生男二人女二人今惟季女適湯氏者存繼湯氏生男四人女一人俱成立有配予懼先伯行實之泯沒述其槩以藏壙後世子孫有考焉

中順大夫安慶知府周公行狀

公諱濟字大亨世家溧陽曾大父諱文質大父諱誠之俱隱德不仕父諱積以不羈之才遊涉江湖間公既冠永樂丁亥春自入郡庠爲弟子員博學強記因誦論語至父母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疎之語愀然不樂曰父在

數千里之外幾星周矣若之何而不往省乎即辭學往安以往再越月抵閩適遘疾已危一見公遂愈乃奉以歸復入學曰方寸定矣於是刻苦不知寒暑者累年遂領河南甲午鄉薦赴太學學業大進尋歷事烏臺會蠡縣豪民毆人至死賂同行証一老人已問未決公訊其情有疑既二日乃得豪民狀遂出老人闔院異之聞於都堂自後獄有疑必委公無不得其情適有中官陳姓者

宣廟極寵之因有過大怒亟令院鞫之御史嚴縱光輩莫測

上意咸避之公曰何以避為立訊成獄[?]御史劉觀由此注意於公會御史缺員以公屬吏部補之公以目疾不就正統戊辰夏遂除江西都司斷事初獄有輕重惟都指揮是决公曰此吾職也彼何與焉雖盛怒執命堅既久服其公反加禮呼爲大兄濟果辭公由是皆畏之癸亥春以父喪去位居家不作佛事一從文公家禮鄉人咎之謝曰濟儒者流安敢從佛門噫曰昔程子之賢亦不能化況我輩乎服闋調湖廣都司正統改元秋用當道者薦拜監察御史立朝有蹇諤風士大夫為之改觀二年冬鎮大同中官郭姓者以豪横僭度聞於　朝廷敕一御史往廉之先往者不得其情復以公往乃微行代負芻者入其宅盡其違法狀　朝廷嘉之明年春御史出巡宣府者以邊情劇不能度公遂自經欲遣能者代曰非公不可公既至邊持為之猷適當務一清四年夏以母喪還家躬脩塋域見艮方

多磚公曰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即掩之因增土數尺是夜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拜謝曰感公脩吾宅問其名曰乖崖也既覺悟曰乖崖乃張詠之號已而考之實葬其地公之誠能感鬼神如此七年春服除復受命往巡西蜀威州土官董敏王允豐殺累年不解勢愈大　朝廷敕公率方鎮兵數千至其境公曰　朝廷本意欲安之撫之不服然後加兵未晚也吾不忍其肝腦塗地乃令人賫榜於各寨宣布　朝廷息威且曰從撫者即無罪允讀其榜沉思之書囘字於榜尾令持還衆不解其意公曰此非[?]見國者誘禽鳥之媒也意謂誘而殺之耳復擇此意示以誠信允大驚曰非凡御史也即投服以馬數十令子弟入貢贖罪敏

有愧那一方遂安　朝廷嘉勞之十年秋行過陽道歲
歉民多窘於食公嘆曰此地民飢我飢之也輒開倉賑之
然後聞於　朝有司危之公曰以此得罪毋心焉若俟報
何啻穿井以沃焦釜民賴全活者數十萬事發會安慶以
人民艱食流離聞且報無賢守之故於是大臣咸推公十
一年夏出守安慶三歲至彼豪之明日召屬邵父老問其
故皆流涕曰此處三歲不熟矣以子女易食逋載而南者
無慮曰公即分命止其府借漕運撥以濟之子女得存者
不下萬餘遂章懇陳歲荒民流之故復乞停稅　朝廷俱
從之首訪余忠宣公祠已毀矣公嘆曰余公昔鎮安慶保
孤城於七年之久使義死節有功於名教今乃無祠非缺

典乎遂與僚屬令指揮立祠民之樂從者甚衆俗尚奢親
沒不葬者數百家女聘未婦者千餘家公乃出令示期違
者罰之貧者助之不兩月無留焉閩中寇起天下騷動安
慶貧民亦欲乘勢乃聚衆稱取富民粟富民以盜訟於公
公曰此非盜也乃公耳即碎其狀曉於貧民曰得其穀者
報以數吾代償之貧民聞之感愧遂解散職則集職行錄
以驗為政之得失撫摩疲瘵蘇其困民賴之如父母焉
工部尚書闕公憫㓕撫諸郡獨慮安慶歲必教至親為綜
理自公下車之後曰吾無安慶之憂矣在任三年以疾卒
六縣之民為之罷市巷哭若親喪頭扶柩至洛陽者數十
人視古之循吏亦何愧焉公為人端恭不立崖岸外和內

剛事上接下交友無不得其懽心風流醞藉善記子籍凡
事必究其出處雖應俗事亦精到喜清談遇知己對酒達
旦不倦人論交或忍公詰之即為旋為開之識量過人能
用其智真所謂豪傑之士也生於洪武丙寅卒於正統己
巳壽六十有四配封氏子一人曰端儀用有司舉為陝西
狄道縣丞女二人長端貞歸于賢次端懿嫁國子監學錄
王讓景泰改元端儀葬公於邙山駱駝峯之陽從先兆也

謹狀

傳

丁三老傳

三老姓丁氏名廣居鄧州天資淳篤好施予初立別墅於
城南三十餘里率子弟事農數年資用饒足有兄析居城
中而貧三老夏供麥秋供米歲以為常時具酒殽躬詣兄
所盡歡而回四時製衣必先其兄寒則撫兄背曰衣得無
薄乎兄壽高潛命其子持白金往湖南易棺木製而藏之
兄卒悉力喪事哀戚之同於父母兄有數子析居已而
窮乏者過半三老一一賙之既與之粟帛足一歲用復與
牛種使自為來歲計不能者又賙之雖數無窮意子姪後
自憐忍之不以告三老密知之憫其不告復賙之子姪子
姓俱能自力於衣食所居之鄉有婚不能娶者即令具酒
食代為請助命置簿於廉前書助物若干喪不能葬者亦
然當其請助以與為榮稍弗良者置之有愧而求與者一

屢之權歸焉友人黃六居城市窮於食往造之三老
喜曰故人何辱也閑指罌未敢言三老使子弟探知之
曰聞君缺食何不即言隨載粮一車送至其家自後使人
密之稍窘即餉不待其告也有孔景者亦居城市貧無所
營三老請與謀曰吾宅艮方古宅也君有意為僦乎景喜
過望三老即命子婿築墻造屋期月而完景挈家以居又
慮其不能力田復與子婿約每歲除禾在田者若干畝與
之俾令人代為入囷而後已居十數年景卒喪葬之費一
力承之顧其妻子過於景在時未幾景妻為親遷於城市
每歲供食為定約焉凡僧道來乞者亦必有與之不留餘
積常患用銀數錢探其歲不及一錢門對一池魚不滿尺

不取見牧童獲飛禽走獸雛子者必放之家人嘗有過既
痛決而復哭之慈其弟率而憐其受笞也接人謙恭溫雅
對人子言則譽其父之善對人弟言則譽其兄之善已雖
善蓋一鄉未嘗一言自矜恂恂然可敬可愛也鄉之耆老
皆慕其義取法焉有為不善者率感化或遠去尤敬禮儒
者學正姜志達重其為人數往會焉三老歲供時物如執
弟子禮無事不詣城郭州府官僚尤敬愛凡鄉飲會宴敦
請則一至見則翼翼然卑下小心不問不敢對宴畢即日
而還偶得風疾甚危鄉人一時驚相報至者數百人咸迫
切哀禱於神明日遂愈壽至七十三而終嗟夫三老之行
如此回視古之陳仲弓王彥方亦孰知其有後哉予親見
其人故為之立傳

向孝義傳

向佩字希顏世家廬之巢縣宋元時宗族甚眾鄉人謗其
所居曰向家園希顏篤於孝親左右就養凡晨昏之節一
毫不爽尤先意承志喻父母於道日夕惴惴惟恐人之及
親也泊父兄中沒毀形哀痛幾於滅性喪事一遵朱氏禮
居喪三年事無鉅細一一用情親族父老莫不嘆異曰生
長以來見喪親者未有若是詳且盡也從此不與宴樂之
會每歲時祭享輒痛哭無異初喪時娶趙氏尋以疾卒生
一子甫六歲母湯氏臨終謂希顏曰汝若再娶務恤吾孫
希顏泣受教遂終身不復娶君子曰孝子義夫兼有之者

其惟向君乎雖然孝者百行之本而義者孝之推也希顏
兄弟五人同居共食怡然和敬至於垂白無間言非孝而
能之乎奉使浙江司事者十有七人一人忽嬰疫癘衆皆
畏避希顏惻然日具湯藥疾遂愈曾謂非孝之推乎希顏
為太學生大司成陳敬宗先生深器重之筮仕靜寧判官
廉正慈祥父老舉以手加額曰吾輩生長田野迫於衰暮
今日始見慈父嘗董運遼餉夜宿輓車傭與役夫同甘苦
人人咸歎當道者薦擢監察御史冢宰王公知其才行簡
薦擢浙江知州操履始終不渝其蒞官敬矣可不謂之孝
乎希顏嘗推恩及親有　勅命之褒未幾乞致仕優游
田里壽七十有三全歸以終其為孝不既大乎希顏從子

以兵為諸生舍其世父孝義恐歪漂沒乃不遠數千里子太史氏然則若恩者亦可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乎

黄氏母子賢孝傳

黄氏名文父鉉江西新喻人永樂癸巳從河間之任丘娶孫氏生文甫一歲商於南陽之鄧州守禦所百戶李興見鉉文雅以女妻之未幾歸任丘李氏與孫氏相戾間達於興興遣人取其女還鉉亦隨往時孫氏年二十有四文方四歲鉉別後音問不通孫氏與文母子二人零丁孤苦人不能堪而孫氏奮志成家勤力紡績夜以繼日以供夕役之征用衣食之費撫育其子年及成童詞所親曰吾聞子弟讀書可以起家今吾備嘗艱辛幸有此子若遣入邑庠以畢其成天其或者憐吾志乎所親曰此意固善第念爾一子之外更無紀綱之僕子若在官凡百費用尤倍於昔吾恐爾之艱辛未艾也孫乃愀然泣下曰吾已處之熟矣願處子之計莫良於此雖倍艱辛安敢辭同編之人聞之勃然怒曰吾代爾子力役久矣今幸其長不吾累焉而又脫之可乎雖懇情乞惠拒之益堅孫氏憂憤食不下嚥已而會所親達其情于有司始獲入庠孫氏且喜且懼無以力生業勸子進學而凡從師親友之需未嘗少乏文亦感激遵母之訓潛心經史但自幼父去嘗問母曰吾父安在母曰汝父世家江西為商河南吾亦不知其所棲矣然是母子相顧潸然出涕以悲正統己巳文以成材貢入太學會天下士子講習一日言及其父不知所在有同舍生云綱者鄧州人聞其父名曰吾州百戶李興有婿即此名也非汝父乎文因思母所云大喜曰是也景泰初以謁告歸省至家即白於母往詣鄧州訪父果在內鄉援橋鉉離其子已三十四年矣一見痛絕方蘇觀屬會晤悲喜交集留數月不能同行文復辭父入監天順改元真吏部掄才以文為兗州府通判乃奉母抵任視篆後即遣人迎父就祿以養父時年八十有五憚於遠涉再迎不起至三母曰汝之孝心盡矣彼有所疑不可再迎文悲思不已曰吾父不來吾即棄官而往闔府官僚咸旌請其母母亦悲感而許之一時見者無不沾襟乃以安車迎至鉉離孫氏已四十四年矣黄子父母始得會合以遂天倫之樂嗟夫黄氏母子其賢孝矣哉向非孫氏之賢其子未必成立以有今日非文之孝其父未必會合以獲祿養遂使零丁孤苦之室變為雍睦歡慶之堂予親見其事因為作傳以告於來世

古穰文集卷之十九

祭文

受　誥命告先祖文

維景泰二年歲次辛未月日孝曾孫吏部文選清吏司郎
中賢敢昭告于三代先祖考妣尊靈恭惟祖宗積德之厚
澤及後人賢仰承餘庇竊祿于　朝祇懼戒兢不敢荒怠
叨奉
天恩頒賜制命階奉政大夫父母妻室同沾榮綍嗚呼根
之固者枝必茂源之深者流必遠今日之慶豈非自而然
哉膺斯　賜與追慕何勝謹以三牲酒菓用伸虔告

焚黄告先妣文

維景泰二年歲次辛未月日孝男賢敢昭告于先妣之靈
男奉承慈訓竊位于　朝茲荷
天恩頒賜制命追贈先妣爲宜人謹用謄黄焚于影堂切
惟男自幼多厄長育最難我先妣軫念之懷倍於憂懼幸
而成立際于仕途弗克就養膝下顧茲罔極之日心方將圖
報於萬一豈意遽違祿養况今俸入稍厚不及生前言之
痛心豈勝感慕嗚呼泰山爲礪磨盡有期此恨綿綿何有
窮已謹以三牲酒菓用伸虔告伏惟尚享

焚黄告亡妻文

維年月日夫賢以三牲酒菓祭於黄氏之靈茲荷
天恩錫循制命贈爲宜人念爾昔者配于吾與成家

一星命違云天此雖定數情何能爲服此　寵榮少慰幽
魄爾其享之

祭陳僉憲文

象山之秀鄞水之清鍾靈孕奇惟公以生公之生也粹然
其質不昧而明不妄而實潛心稽古易書春秋得聖之奥
與賢者進登擢巍科推任御史豸冠峩峩振揚風紀如唐
子方孫忠自持如趙鐵面凛乎風霜簡任
帝心十年清苦超陞臬司任臨中土公惟初志益勵不渝
方伯連帥孰不悼予公出巡行滿車甘雨一道澄清閭閻
却暑報最天官厥績茂焉乃增秩秩持憲蜀川蜀人仰之
咸曰我公期公福我遽然告終嗚呼哀哉予昔在學公來
按試獨齋霜威戒飭諄至以予試文偏示諸庠不肖之名
愧公以彰予特察與仇公監試爲其姊也乃辭厥事幸而
中爲副公盛心公豈有私顧予何任猥以匪才辱公之好
訃音忽聞豈勝哀悼義當往吊羈于官守千里緘辭附以
薄酒追思儀容潸然涕滂公其有知鑒此衷腸

祭尹貟外文

嗚呼尹君廷佐年方四十有八矣忽一疾而竟亡士林相
顧愕然無不爲之痛傷造物者操數於冥冥之中何獨斯
人之不常謂善者偏謂仁者壽今乃大謬不然豈天道之
乖張嗚呼廷佐純純小心循循雅飭司銓衡十有餘年而
持己之恭未嘗一日而怠忘威儀抑抑不可選也如縣之

德如玉之良豈獨脩友觀而愛之在朝搢紳孰不頌文曰
氣味之深長予之不肖昔忝同寀而朝夕相從世俗之態
曾不見其毫髮惟仁禮存心所以愛人敬人之道愈久而
彌彰名位方殷如川之至誰謂半世而止沾予襟之浪浪
屬纊之際思予一見而永訣痛知己之難留惟附命於寫
寄陳辭寓哀薦奠一觴靈其如存將必有感而來嘗

焚黃告先祠文

維景泰六年歲次乙亥某月某日孝孫男吏部右侍郎賢
敢昭告于顯祖考妣顯妣尊靈曰仰荷尊靈積德深厚啟
我後裔發仕于 朝忝者祇奉 制命贈顯祖考江川府
君爲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顯祖妣楊氏孟氏顯妣葉氏
及亡室黃氏皆爲淑人恭惟 朝廷推仁廣恩泛及先世
格外 制命忻悅罔勝顧惟賢拘于官守弗克躬詣鄉園
敬伸祭告瞻望桑梓感慕益增謹用膳黃幷製冠服賫丞
祠墓恭行燎禮令以清酌庶羞於京邸行祠先妣伸告

代家父告焚黃文

維景泰六年歲次乙亥某月某日孝男封吏部右侍郎衆
敢昭告于考妣尊靈有孫曰賢仰荷考妣積德垂慶發仕
于 朝叨膺祿位于斯有年茲者仰荷
皇上大恩特賜 誥命贈先考江川府君爲通議大夫吏
部右侍郎先妣楊氏孟氏爲淑人及亡室葉氏幷孫亡婦
黃氏亦爲淑人祇承 恩命忻忭無涯念孫遠隔鄉園羈
于官守弗克親詣祠墓祭告恭依 制命謄此黃文幷製
冠服專人賫回男敬宰牲醴庶羞特伸燎告伏惟尊靈服
此 休命敎佑小孫克展忠誠用昭令美我先人亦倍有
光焉謹告

新居祭五祀文

維天順三年十二月己酉朔越十日戊午吏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李賢敢昭告于司門之神司竈之神司中霤之
神司戶之神司井之神曰五行之運發育萬物惟神之靈
有家當祀賢叨荷
聖恩徙居新宅神各司職尚賴爾庥安我人口蕃我畜産
其永無愆以保終吉謹以牲醴用伸虔祭

祭伯母楊氏文

嗚呼伯母自爲先伯繼室殆五十年于茲矣勤于治家勞
于紡績儉以自奉但憂門戶之衰和以待人尤篤宗姻之
義於婦道則克脩於母儀則能盡子女各底于成立福壽
已臻于陰長老而嫠居不渝初志往應其域瞑目泉臺訃
音忽聞心實傷而出涕誠辭遄奠靈昭鑒而來嘗嗚呼哀
哉

銘

存養銘

天之生人道在其心神明之舍無迹可尋方其靜時具此
太極萬理森焉洞然以寂君子於此敬以持之須臾之際

不使或離不覩不聞提撕警覺惕然惺惺防閑嚴恪天下大本未發之中能不忽焉感而遂通君子之資既啓且敬存養之功亦曰頤學從事於斯動省厥躬庶幾終身無或自欺

省察銘

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著見明顯亦何其至所以君子惟慎其獨人欲將萌絕之宜速於動之幾審之惟精毫釐有差道不吾疑柰何為學紛紛鹵莽人不見聞遂失其養潛伏之詩我則味之內省不疚於心自慊戒懼工夫莫此為要嗟予小子敢違斯教于以作聖于以致和兢兢其畏矢心靡他

克己銘

一心之微理欲交戰所以君子力為之辨惟理惟欲能判於心務去其欲勿使或侵惟欲之端異趣一辭曰邪曰偏曰非曰私或有一焉理即亡矣形雖為人心則物只志士於斯奮然不回遇敵而前安問其誰惟茲大勇古有顏氏顏何人哉學之則至顏子之鄙匪曰大言斯復其初無忝於天

改過銘

人非生知孰能無過過而能改斯不為惜志不可惰慝不可留改之勿憚勇於自修學問之道惟此為急苟或畏難慝日以茶所以君子知過不容速以改之惟善是從于以從義于以崇德歎悔不存我心則悍如湯之聖如回之賢不吝不二莫之或先下逮仲由聞過則喜百世為師在此而已如予不肖敢忽其要希聖希賢弗棄弗忝

主靜銘

學問之道靜為第一心靜則虛不靜則窒惟其靜焉湛然以寧如水之止如衡之平豈若釋氏曰禪而定收此放心隨事而應苟不靜焉紛紜膠轕蔽交於前莫之能遏于以應事鉏鋙鶻突茫然無歸方寸恍惚惟聖立極乃主於斯惟賢致遠亦曰在茲由是精粹乃為善學非同槁木有見其卑先師訓戒我則佩之專其精神庶無外馳

主敬銘

惟人之生得氣之正理亦具焉斯謂之性盡性曰心虛靈知覺苟不敬焉昏亂交錯為聖為賢為愚為頑究其所由敬否之間所以為學非敬則肆成始成終咸由於是偉哉先儒發揮於前用力之方開示惓惓主一無適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曰時檢束惕然悚然薄冰深淵表裏動靜無或間焉潰川隄防奔馬銜轡須臾怠忽衆欲交熾凡我後學尚鑒于茲作聖階梯舍是何為參前倚衡惟敬是主宜效仲弓請事斯語

行恕銘

為學工夫惟恕為要終身行之可以至道聖門穎悟子貢為先夫子告之三以恕焉推以及人取譬於己求仁之方

在此而已斯惡之公不可無忠體用雖殊形影則同曰愛
曰惡曰治曰責彼我之間分願各得亞聖有言强恕而行
服此成訓揩勿荒寧

輔漢卿所編朱子讀書法綱領凡六條前後二集
總十有四條已刊于集慶學中後有番易齊熙又
更易次第著其說於每條之下今雖載於真西山
記中又殘缺太半茲欲揭六條於家塾以警子弟
於是每條爲銘數句云

居敬持志

讀書之本在於一心至虛至靈神妙莫尋心能不放何術
可使居敬持志無以復尚敬或不居志或不持飛揚馳騖

物慾是隨嚴恭寅畏心入腔內讀書觀理庶幾不昧

循序漸進

讀書之法貴乎有序漸進爲功不可急遽小學大學論孟
中庸六經于史次第求通量力所至立此程課字訓句音
勿得放過苟爲不然貪後忽前凌躐踈易是誰之愆

熟讀精思

書必熟讀不厭反覆在口成誦千百未足精而思之卻立
徐行如攻堅木如理亂繩意得於心常使浹洽燕閒之中
玩味勿雜心與理會血脉貫通持此不懈作聖之功

虛心涵泳

士之讀書貴乎有則務廣貪多終無所獲虛心靜慮涵泳

從容欲速不達進銳無功所以君子深造自得意緒安閑
勿急勿迫心潛於一久而不移顏子所樂知者其誰

切己體察

體察之功貴乎切己矯輕警惰私念或起省身如曾奚翅
日三萬物子備一誠勿忝喚醒此心內外交養照檢提撕
纖毫不棄見微之著過於將萌慎獨自克日進高明

著緊用工

爲學工夫忙若救火即時向前奮然敢果如飢求食如寒
求衣嚴立程課不可少遺撑船上水急流之中一篙放緩
退而無功所以君子孳孳不倦就此寸陰務償夙願

硯銘

嗟爾泓出端溪柰之何精堅之質友陳玄而見黟玄哉玄
哉其亦孔子所謂損友也君子取友其慎之

筆銘

爾穎之才藉玄而著交道相須古人斯應進銳之志尚宜
戒之苟或忽焉銳盡何施

蓋銘

嗟爾高蓋以覆爲職雖無蒼穹之廣大其於人也有益惟
雨雖日汝能蔽之第恐狂風忽至而倉卒不能自持雖僕
隸紛然奔救其不離披也者幾希惟智者早見能收於未
風之時

床銘

床揔八尺載人之眠於夜也則宜於晝也為懲戒曰懲者人也床何與焉然則人之懲必有其緣使其晝無斯床將必絶人之便庶幾乎終日乾乾

劍銘

寶劍之精龍光上昇其為形也如虹如霆如星之燦如霜之清君子佩之鬼神為驚若夫措諸用也剸犀斷䌫會須為我獻之明廷天下之人其不肅然以寧

尺銘

惟尺之度因律而作積而累之不失毫末古之神禹以身為度地平天成豈無其故若夫大學絜矩之道非爾為用亦莫能較由是觀之一尺雖微而有公平正大之體君子於是乎亹亹

箴

思誠齋箴有序

焦君秉聰有志於聖賢之學以思誠名齋而請其說於予予何足以發明斯道哉然切聞之誠之一字只是實理聖賢論之更無餘蘊而思誠又孟子教人用力求誠之要即中庸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嗟夫天地萬物莫非實理惟聖人不假脩為而自存賢人必待脩為而後存若夫衆人為私欲所蔽往往流於妄誕欺詐而實理之在己者昧矣學者能於日用之間一動一靜一言一行必思所以誠之擇善而固執自强而不息則實理復存於我矣古之君子作聖之功惟在於此今焦君獨能以是留意其度越常情遠哉故不鄙而為之箴人之有身萬物皆備惟聖存誠絶彼私意賢人而下豈免自欺必由乎學曰惟以思審思明辨乃慎其獨心廣體胖自反而縮是曰自慊氣乃浩然惟誠在己樂莫大焉古葉之英故家之胄曰焦秉聰褎然其秀立心制行取法聖賢顔此人道思誠惓惓表厥齋居舉目常在擇善固執罔敢或怠俯仰無愧廣大寛平進進不已自明而誠日用彝倫一真無彌仁義根心睟面盎背由中形外表裏不殊斯為盡性聖賢同趍嗟予疎拙剏敢自棄亦有志焉孜孜不替相彼爾室丐予以言箴以共勗為歸為筌

贊

漢三臣贊

蕭何

何與高祖布衣相從入關所得圖書是崇養民致賢卓為上計拜信築壇懲彼兒戲不絶根道恒保關中漢興楚滅伊誰之功帝心多疑何亦甚殆善用人謀猶見遠以參代相為國得人勛居第一永矣無倫

曹參

參從高祖始以中涓攻城掠地執鋭被堅身數被創志不少替路楚興劉允賴其濟既還㑹相遂相王肥治用蓋術民有所依刮符定封居何之亞代何為相功不為下何由

以見遼之弗迨民歌寧一千載有輝

王陵

高祖微時事陵為兄陵聚其黨遂從楚兵因漢擊楚陵乃從漢以母招之母死其難漢定天下陵實佐之究其初意封侯故遲及居相府后欲王呂正色直言后意乃沮夫何乎勃背約阿從人臣之義孰與陵同

自贊

以言乎學無潛心歸玩之功以言乎進無剛毅堅忍之志愧天爵之不脩悉人爵之存至徒存康濟之心而才卑力弱不足以自遂也思引退而弗能將不免於天下後世之譏議惟此心之惓惓何功名之敢覬所願者世道亨嘉而身見唐虞之盛治也

復齋焦先生像贊

觀舒遲之容而有以知其德之裕也覩睟盎之色而有以知其性之具也藹發外之英華存凝遠之風度主師席而育才之志伸輔宗藩而正義之功著其歸老也扶節容與於水光山色之間其樂道也抱膝吟詠夫鳶飛魚躍之趣士林仰出塵之清標後裔挺臨風之玉樹噫斯人也誠儒者之高流在吾鄉而獨步者也

封通政司參議趙公像贊

覩素質而識其意誠覩貌閒而知其心古挺孫松之秀於秋崖藹幽蘭之芳於春塢良貴在己不慕乎人爵之榮安宅是居宜受夫天錫之祜朱顏白髮衍[illegible]義於家山烏帽緋袍約龍章於庭宇噫斯人也可謂得至樂於天壤而無愧怍於仰俯者邪

賦

積槐堂賦

監察御史房君子儀洛陽人也其尊甫既搆堂以居之忽有槐生其下已而蔚然暢茂子儀亦大顯人以是槐為房氏積慶之兆遂名其堂曰積槐而予為之賦

繄大唐之元勳兮蕃後裔于洛陽覽寰宇之茫茫兮乃肆籍乎中央歷千載而昌熾兮惟積累乎陰德念所居之靡固兮肆鼎新乎堂宅紛輪奐之壯美兮曰宗族其聚於斯羌落成之既吉兮見槐生其蕤蕤擬木類之攸產兮宜遠茂乎山陵獨離群而自異兮其鍾秀乎旁礴思有開之必先兮兆奕葉以流芳異晉公之手植兮信房氏之嘉祥乃於是乎封之培之育之以夜氣之息匪之以雨露之滋順物性之自然兮隨生意而怡悅抑造化之眤和兮夫豈待乎提挈將見萌之于青陽長之于朱明秀之于白藏固之于玄英拂青雲以森聳兮勢凌空于百尺藹繁陰以滿庭兮美喬木之無斁符華胤之穎脫兮表英邁於子儀擅五色之雄文兮班上下其陸離魁多士于梁園兮復高第乎金衍快鵰搏之九萬兮衡雲霄而直上慨攬轡乎驊騮兮

綴峩冠以神羊着繡衣之煌煌兮肅烏府之堂堂運兎毫于鵠首兮遷鵷班于青瑣振霜威于關右兮觀民風乎江左由中歆而外歷兮儒廟廓之清標炯推恩以榮親兮絢錦勅之封褒允楨槐之不誣兮何家聲之大振保令德而無斁兮期始終而一愼又從而歌曰槐之禎兮房之興兮綿綿子孫引勿替兮源源慶澤寧有旣兮瞻彼其廬洛城之東兮巖高惟嶽惟房之鍾兮

裵氏孝節賦

繄唐室之忠義兮衍百世其流芳藹詩禮之雲孫兮寔系出於南陽曰有女其貞靜兮蚤歸夯於閨房才不較夫道韞兮德乃符於孟光惟松蘿之托好兮遂和鳴之鳳凰援鶴髮之偕老兮痛所天而遷亡悵幽明之異路兮哀觸悒而莫制誚膏沐以勵節乎指井波而自誓幸遺孤之方齔兮殫績紡以撫育覩成立以有後兮慰泉下以暝目豈蒼穹之莫知兮復脩短以難留徒海枯以爲淚兮曾不覺其增憂念雙親之垂老兮頻瀟灑以躬動同諸弟以周旋兮侍膝下以欣欣羨素懷之未愜兮忽靈椿其凋謝悼三從之俱棄兮崩五內於長夜倚萱堂以釋抱兮謹奉養而盡周嘉離弟以奮廣兮得三釜以綢繆驚四時之代序兮忽白日其西暮悵青鳥之不返兮望瑤池而迷路燕閣忽云吉徂兮心何極夫悲傷塞一身之自苦兮願重遭夫乖離於方寸以無愧兮允孝節而兼全視共姜於前古兮僅能盡夫一編系曰惟孝而節兼之鮮兮孰以上聞昭曠典兮 寵命下臨先生墟墓兮垂之靑史永永無斁兮

哀辭

周是脩先生哀辭

訓江都邑庠周棘持其父是脩先生行狀以示予予三復披閱凜然有感遂哀之以辭

嗟先生之節義兮與烈日而爭光凜千載之英風兮實可慕而可傷視古人其夷齊兮之就死爲尤決抑所謂求仁而得仁兮乃丈夫之貞烈先生之容吾不得而見兮夷考其行而可知身雖永隔於黃泉兮心則暴著而無斁使我聞之其感慨兮欲何爲而致奠潔生芻之一束兮盻千里而酹獻嗚呼義重於泰山兮何一命之可留彼齟齬之偷生兮其視此寧不爲之含羞

秦性初哀辭

秦性初會稽人也以進士擢春官主事予嘗接其風采淳然篤厚君子也年未六旬以疾卒位不稱德物論惜之予以晩進辱雅愛爲辭以申其哀焉

若有人兮山之陰紉蘭佩兮撫瑤琴朝翺遊於藝苑兮夕猶節乎類林御冷風以遐舉兮折仙桂於夜明宮南宮而少試兮擬雲路以高翔忽委蛻於大塊兮曾不俟夫𡌛蹇渺魂氣之飛揚兮遺陽巫以招之神返堂室兮風蕭蕭形

歸怨咎兮夜寂寥兮名千古而不泯兮紹箕裘之有人注
旅櫬其南旋兮悵執紼以無因慨夫人而不可見兮增予
懷之隱憂憮悱悒以歔欷兮睇雲山之悠悠

古穰文集卷之二十

古穰文集卷之二十一

五言古詩

擬古

嗟我少年士其性非不聰明知為人學仍復蹈其踪纖毫
未有得孜孜伐其功聖賢若不出吾道誰相宗
大言人皆有賤之豈不難所以坐終日兢兢不自安細惟
聖賢學豈徒筆舌間至理壹方寸外物無能干約之於七
情驗之於四端何以能若是返之而靜觀
遊學苦不早登科苦不遲雖有聖賢資亦為物所移況我
中人下窮歲慕不竊苟無厭勤志衆欲以之隨俯仰而俯
作於道已相離一善不足稱富貴將何為

白頭吟

古禮重親迎必從父母命是以夫婦間所貴惟其正生男
願有室生女願有家苟能待媒妁好合寧有涯婦雖由正
道夫猶未可保誰謂私相從一心可偕老嗟哉卓文君相
如豈負心婦道既有虧何用白頭吟

美人隔秋水

美人隔秋水欲渡無舟航清波泛明月對此空斷腸耿耿
見牛女河漢在中央誰云七夕會無乃謬且狂托物感情
興水上雙鴛鴦動止不盈尺物性固其常在人良不異云
胡各一方寒燈照孤寢淚下沾衣裳

故人夜江口阻潮

平馬出金陵冠蓋雜遝擁日落到江東實舍頗清逸秋月
當窓明水夜霜氣重孫榻不成眠一鷹度寒欲舩欲渡
江潮勢與天湧須臾波浪平百艣相曳雖嘔啞聲中流舉
月神駭悚安得在周行我命若膠輦

雍熙寺書

維揚逢小春風葉散空宇寂寞寄雍熙悲鄉淚如雨何以
慰我心燈下撫琴樂知音苦未逢芳華為誰壯

人日喜晴

長年到人日晴少而陰多今年到人日天氣何清和一世
能幾逢憔悴將如何縷金與邊垂黃絲庭中羅英草舒芳
葉梅蕊點翠娥霞衣不易得肆為遨相過酒酣發清狂撫
叙歌長歌

呂梁洪遇風

客程過呂梁大風折拒子洪濤衝舟橫一命輕如絲牽攀
泊崖下相顧戰而兢人生百年間出處不相似老樗卧空
山流槎行萬里勞逸何不同分固當如此展席坐蓬窓須
臾風亦止

日

陽精結為日真火空中燃運行有常道晝夜一周天無欠
亦無餘不與天相聯圓三徑千里其形如彈圓出谷入咸
池紅光耀八埏從知月與星借此光明鮮云何亦見食陰
盛月同躔于以象君德但願常昭然

月

月方太陰精形圓質亦清其體本無光日照方能明望遠
朔相隨傍覩魄復盈山河微有影九道分其行左旋最為
遲閏餘歲方成云何望中食太陽射其形于以象后德遜
避斯為寧

述古

稽古有嘉言退欲戒詩詩大聖若重瞳尚猶互吁咈衡
佐商嗣風猶克勿依怵惕周太保旅獒卻來賓敬觀無逸
圖有邦萬世珍夫何季龍危此道未違詢飄颻夾林賞艷
艷關須眷豈有鸞鴞智將同燕雀倫在古垂明鑑休迷覆
車疾支頤循衷曲期不負儒紳
嗟彼一心微紛紛眾欲併所以古哲人惕然事箴警自新
若盤銘常使目在炳樓與紉子丹書更齊楚櫬廟鑄金
人三緘貴深省武觀告戒器持盈未堪騁亦有睿聖公年
耄心愈勵旅責譬使徒交戒幸無貴顧惟理與義涵養見
真境心正意亦誠允矣前脩並

看書有感

餘府務益簡或有半日閒乘閑看古書徑恍然我頗聖賢
今已矣慨然發長嘆紛紛安在哉探寧復思素餐非無書萬
卷曾不誦伐檀細推范文正高名重丘山家食千載後誰
復與之班黽勉效分寸汲汲不憚煩先憂與後樂志欲回
狂瀾安得似魚水不見遭逢難誰云出望水依然在人寰

滯畫豈有疾去曾不為瞻所願非如此煩君聽猶蘭

述土木之難

正統己巳秋虜騎忽寇邊聲息一何急頃刻數十傳當宁
乃震驚奸臣擅其權悍然挾
天子六師聽周旋廷臣既失措將士俱茫然棄輿不自
禦頫留行愈堅豈思帝王舉為謀出萬全奸心欲逞威制
勝當誰先況彼承平久闘志良已捐戰陣既不習安能擐
腥羶秋高胡馬驕虜勢方控弦我師雖百里無異羣羝聯
土木一以圍裸饑相摩肩前途盡倒戈甘心喪其元人馬
積若山營中如沸川微軀不可說頹然在人顛幸能脫鋒
鏑爲死復相連山深路道危一命若絲懸遠遁飈絕頂恨

無羽翼鶩水漿不入口喉吻生塵煙筋力既已疲歷險愁
攀緣崎嶇轉崖壑曾不過敝衲繼有梅林想何由見酸涎
晝夜歷三周山盡始得泉歸來問城郭哭聲上青天當死
乃不死恍如再生年忽忽過半載悸惹方搔痊虜志益猖
獗深入踐京壘豈無貔貅士莫敢衛其鋒志消利已得回
首齊揮鞭夷狄偪中原天意無乃偏國恥未能雪寧忍戴
貂蟬胡血幾時飲胡腸何日牽醜類種不遺庶然名可鐫
遲恃從此息黎庶始安便一洗湖方功萬方播青編

前姜貴憲闗過詩

古人喜聞過信為百世師君子欲成德賴友以相規奈何
今之士諱疾而忌醫寧犯眾人嫌不著何由知心惟恥下
問自用不能移甘心守非隨䆫助規亦離若人究其見無
乃愚且癡念此恒自省懸生驗我為吾友具三益願我實
所資但願忘人勢有過忠告之武公殊耄耋求戒離愈卑
況予知非歲考行豈懈疲位高才不稱戰兢恒自持斷斷
無他技蓋智豈欲慶小龜已出入毋俾大節虧望君不我
棄善行爲我施俯仰無愧怍致此非君誰幸免取咎謗當
獨相追隨

題畫

方圓展佳趣二客空山遊峯迴石路轉翳息林壑幽斷崖
鎖煙蘿陰澗鳴琳球翠頭笠翠溼殘齒苔痕留百折度崎
嶇千尺看飛流殘月隨屏嶂枯松掛猿猴溪雲涼帶雨山

色淨含秋霜重丹楓落巖罅嵐氣浮太行歷危險羊腸任
爽猶蜀道古云難攀緣竟何求還知飛鳥倦起閒拄鶴愁
摧崿到絕頂高寒迷遠眾飄然發遐想倚策諂吟肝會當
逢仙子攜手訪丹丘

七言古詩

金臺惜別

玉河隄上楊花飛玉河隄外客西歸曉色蒼茫慘別恨東
風蕩漾吹征衣昔君從父涼州渦回首家山邈胡越塞闊
驚回旅夢狐兆鶻啼破邊城月邊城月缺復圓月光常照
玉門闕對月空教動鄉思西陲萬里何時還翻懷親友司
封客生長初逢重堪惜攜琴命駕上京華聚首開懷論

昔親情契合李云久宦舍匆匆又分手煙光二月薊城
春社錢一尊燕市酒行旌遥指夕陽西驛路青山是品題
雨千秋西閣吟處好雲連春樹望中迷我朋君子摠文武剸
有奇謀禦寇摩空志休同燕頷流致身則與嫖姚伍他年
雲漢重相逢當時故舊歡無窮
皇家金石賜不薄頎言壯歲仗邊功

題夢萱堂

兒生三歲母即亡母心戀兒魂悲傷兒在童孩渾不知母
魂惻惻時護防日居月諸兒漸長始有知覺動思想惸然
問爺母不存涕泗潸然心惝怳母有兒兒有身幽明無路
得相親母向夢中見兒語兒初下識母酸辛覺來問爺識
所見兒說形容爺與辨衣裳總是沒時箏音容不異存日
戀兒知是母頻欲絕五內崩摧淚成血毀形使若初喪時
饘粥一御哀情切嗟哉衛氏孝且純古有曾參亦可倫天
性由來非矯作風俗如此寧不淳人生何幸父母存怙不
為養獨何心視此安能不汗恧操卷因成孝子吟

題丘氏節孝傳

丘家姑嫂美且烈遭危赴水情烈烈捨母棄夫非獲已不
死必為兇寇得嗚呼此情真可哀悲風為爾從天來苕溪
之水清見底玉骨沉處無纖埃姑嫂捐生身既潔母往投
之將共絕兒心蒼惶急救母負之出水聲哽咽母既蘇方
兒在邊一門孝節良無全群兇相顧咸驚嗟棄而去之心

茫然世上非無顏色好節義不全何足道獨羨丘家姑嫂
心堅如金石貴如寶巾幗傳承為丈夫往往貪生甘辱汙
若人讀此三節傳面亦汗下空沾膺聖人訣世立名教但
使斯民存節孝丘氏芳名永不磨後凡綿綿宜克肖我忝
搢紳儒者流此心常為天下憂憂見民風不復古吁嗟丘
氏難能傳

秋夜

秋夜有餘清耿耿不能寐出戶涼螢來四野星河墜露氣
濕衣裳茫茫宇宙長虛空不可得歸來倒書床記書已成
念底吟相弱羣無景浸吟魄得句選重續須臾天山月一
鏡澄無纖塵落半窗明對之心愈潔向來雜慮渴然空不
知東方之既白

喜晴

天昏雨方霽悄悄幽窗寐枕枕已成夢雨聲猶未息覺來
氣愈爽風細木葉響紙窗忽已白雲淨月華朗攬衣開豐
扉深院疑清輝吟眸四遠闊無限秋色爽憑仰東方曙樹
間烏飛去回首扶桑日正紅諸鴻鴉點散晴空新秋雨霽
人心喜我心亦與人心同

送張尹之江陰

江陰勝景控湖海水國名鄉富魚蟹張侯釋褐綰銅章父
老欣傳得賢宰秋風路水片帆輕淮月當空夜正明北固
雲開楓樹曉翠光亭古山禽鳴襟懷皎皎水壺潔像案相

從畫相悅百里春風錦製所一簾化雨民寃雪卓魯芳蹤
良可追德政行看
聖主知他時有侍徽書至已擬承　恩向玉墀

聽琴

銀河耿耿月華涼有客坐對琴一張金徽玉軫飄揮光拂
響畢指揮清商遶園春夢蝶飛揚花底喔喔雙鳳凰碧霄
嘹唳孤鶴翔四壁唧唧鳴寒蛩嗚咽流泉出澗忙萬壑爽
籟發笙簧古戍悲角繞深霜閒庭秋澈波茫茫巴峽驚湍
激石礧突然鐵騎鳴刀鎗長堤柳絮隨顛狂珠林石鼎沸
蘭湯雪花六出紛星拜平沙鴈落滿江鄉喧啾百鳥忽軒
昂下瀨奔急見乘航高㟧瀑布千尺張雷電交作雨霈滂
拔發松竹共蒼蒼吐我不屈百鍊鋼引雛江燕語老擂桔
桐秋葉隕缺落幽谷叢蘭自芬芳入鸞雲漢聲鏘鏘離騷
志悱志憚儀林臣孽子意相將在陳絕糧興慨慷寅易變
里亭咫長鳳然璆琳按戲鄒關關雎鳥在洲傍觴日感發
飛來雙偃回命鋌沾衣裳英雄蓋世歸劍芒三命益恭走
循墻聖旗洋洋和音彰虞廷賡歌際明良千載遺音幸不
亡豈云水炭置人腸接響之桐出嘐嘐法象天地圓與方
昔聞孔子學師襄杏壇函丈日倘徉爨下焦尾聲琅琅知
音爭似蔡中郎正聲感我忘慮忘爲然和氣在中央煩君
爲我收錦囊來日遂鈔一瓣香

擣衣篇

擣衣向中宵銀河月色皎處處砧聲急家家戍卒遠戍卒
遠幾千里霜砧續斷聲不已展轉孤衾夢未成風送愁聲
入人耳閨情感此淚雙落明月流輝照沙漠寒衣寄得到
邊城朔雪苦寒衣正薄

公莫舞

公莫舞公莫舞龍泉三尺虹光吐鴻門宴上殺氣高勇士
相看勢如虎赤帝龍顏不可傷何用屑屑偶眉端美雖獨
學萬人敵豈知曆數歸真王從前舞羅將軍擧玉斗聲中
霸圖碎不須紛紛爭鳴滿江東父老難重會

城上烏

城上烏啼月將落城外秋風起衰蕪烏飛啼羅露華歸草
樹蒼涼曙光薄都門車馬集如雲離筵勸酒何殷勤酒闌
人去棹歌發明日烏啼何　處聞

獨不見

獨不見佳人面二八美如花嬌態入爭羨又不見佳人老
鬢邊白髮垂妾棄如秋草世間萬事同此輩興衰得喪真
相類古來達人每洞觀無辱無榮亦無悔

行路難

行路難難更苦孤影飄飄無定所關河迢遞天涯長風
吹夢歸鄉土亂石灘中一葉舟江心白浪風颼颼劍閣崔
嵬連鳥道縈紆詰屈心煩愁行路難難更險歲月無情何
冉冉山頭夕照銜千行天外秋光鴻數點對景增離憂莫

作汗漫遊百様艱辛在行路不如高臥蔵林丘

送俞侍郎還家養疾

明良相逢海宇清甘盤舊學功非輕風資啓沃不可釋
聖躬有類增高明潜邸師臣已無幾眷注時時荷殊禮忠
言正論立朝端
帝德光輝日興起如何微恙苦相纏動履艱辛淹歲年
宸衷軫念賢稗術獨坐經帷徒慨然封章懇乞還鄉里
寵眷頻繁情不已優游適意浸珍調平安早報
天顔喜片帆高掛上京船鷁艗重看吞九天保傅虛席待
耆德相期事業无無前我忝同寅致私頌臨別不勝情繾
綣作歌相贈寫離懷目送飛鴻去如箭

題卧龍圖

漢家神器風波舟奸雄環顧肆欲流斯時誰有臣扶具南
陽嘉遯阿衡儔帝室之胄何英偉草廬三顧驚神鬼慨然
感激釋耕耘一旦君臣若魚水鼎分畢竟不能休務償初
志復神州永安遺恨抱終古出師二表神鬼歆錦水祠堂
宛如故劔閣蕭森流馬路七擒南徼讋天威八陣變城訝
神護營中星隕渭濱秋五丈原頭殺氣收歸櫬猶能走仲
達運移漢祚終難留英雄千載空惆悵尚周人物能多讓
世間成敗不足憑卧龍遺址人爭訪

送戶部尚書沈公致仕

君不見文富二公當耄耋起復入朝人共悦進退從容大
節完一載令人羨英傑又不見廣受二疏歸故鄉冠蓋如
雲擁道傍道傍觀者咸嘆息芳名百世猶輝光後來誰可
繼前躅今喜司徒更知足再入朝行三載餘浩然歸志如
鳴鵠鶴髮童顏近八旬休官高致寫懸車雍容秋興黃花
發林下春遊翠竹新天壤之間樂難比蘭玉盈庭歡不已
水光山色獨扶筇月白風清隨延賞物外烏巾返自然太
平人世樂天年江鄉客與不知老一任人稱地上仙

蘆溝曉月 此下四首失其者之作

金鷄唱徹扶桑曉殘月娟娟掛林杪長河斜抱鳳池西流
彩遙連碧波杳橫橋遠見如游龍明珠影落長河中桂魄
千層琥珀瑩蟾光萬頃玻璃同霜葉飄飄綴馬鬃沙河閃

爍黃金屑蘆荻聲乾風力寒煙霏纔上銀河城陸年叢戢
曾一臨碧波瀲瀲蘆花深千宮振響發歸騎月華猶在西
山岑

西山霽雪

太行西來幾千里突兀連峯半天起朔風吹雨凝作花玉
龍盤虎相偎倚嫩寒澄霽朝暾紅千峯萬峯如發蒙瑤華
散盡錦屛列露出朵朵金芙蓉嵇山見說多奇秀況復清
明景偏茂日射松梢翠欲流雲開石竇冰成溜捲簾坐對
情何濃預為吾民歌歲豐瑞麥連雲先有兆遺蝗入地潛
深蟄

薊門煙樹

薊門近與都城通佳氣葱葱一望中朝煙暮煙自淡淡遠
樹近樹皆濛濛居民樂土今百載閭閻相望春長在榆柳
分行似幔張桑麻遍野如雲疊紅稀綠暗鳥聲和往來車
馬肩相摩酒館紛紛笑語集旗亭啾啾離情多都市樓臺
逵遠近殊方賓貢無停運須知此地異尋常會教永作部
華鎮

南園秋風

南郊八月天氣清園中萬木皆秋聲靈臺霽沼足蕭爽似
遊閬苑登蓬瀛長堤迤邐蹤楊梟十里芙蓉香不了翠栢
陰搖輦路凉碧梧影動行宮曉麼麼呦呦雉兔肥鷗鷺浮
沉鴻雁飛蘭菊總芳時可樂稻粱正熟家無飢時哉遊豫
民心喜緬想周文可同軌惜哉漢武徒高歌不知耕歛負
徒耳

五言律詩

次彭季澤雜詠

白蓮沼

方鏡無何有亭亭數白蓮微芳憐後筆遺愛憶前賢栽土
為高岸臨流引細泉最堪秋夜靜花月兩嬋娟

深居

避世尋幽隱山行十二峯茅簷緣竹合石逕碧苔封溪漲
一川雨林深千尺松遙聞漁父唱未得一相逢

漁隱

晦迹知何事生涯一棹中歌聲聞夜月笛韻和秋風有意
同歸鶴無心作兆熊逢人皆道世吾道樂時隆

入澗有作

谷裏誰來往林深一徑通猿啼常對月虎嘯自生風霧重
溪流暗霜深葉落紅何時歸此澗漁舫任西東

朝東

曉院竹風清珠簾捲畫搖簿雲收暑氣疎雨帶鍾聲棋勝
還經處詩成可細評年年長此日聊復適平生

夜雪

瑞雪紛紛落殘燈半夜餘獨憐爲客日重看古人書夢覺
憂還集詩成興自如遙思乘興客風細片帆舒

題送別圖

送別都門外江山入畫圖東風吹嫩柳南浦接荒蕪驛路
停青旆離筵餞玉壺一朝千里別相贈有詩無

寄隱居

道人高隱處茅屋傍松蘿犬吠樵夫至車聲長者過春風
多興趣秋月費吟哦忽覺光陰曉衰頹可奈何

擦山雨

雨勢到孫峯凉生萬壑松山頭掣紫電雲際掛蒼龍溪漲
魚爭躍風狂蝶自慵兒童驚虎過門外有行蹤

澗山泉

浮鼓來洞口洗耳聽泉聲曉色如苔淨寒流似珮鳴芳春

無客到深夜有猿驚不敢多時立松風透骨清

故人見過

誰知霄漢容復意到山阿花柳春偏勝風煙秋最多彈琴得雅趣攜酒費吟哦異日著雙屐還來訪薜蘿

溪漲

連朝蹄雨過溪漲欲臨軒濤響激松石波流入草原潺潺軟樹枝滾滾落花翻古渡遊人隔時時看水痕

隴下居

尋幽居隴下山色滿窗前覽物知天地觀書對聖賢煙蛙春嶺樹雲鎖華峰蓮欲賞閑中景還須酒似泉

山水圖

看過丹青手無如此畫工雲邊千樹合林下一溪通翠竹圍茅舍清流遶栢宮便思尋隱處忽見畫演濛

天然真景趣畫史信多能傍壁丙枯樹臨流一老僧煙光溪上結雲氣嶺頭蒸遙望山中寺孤峯第幾層

過后山

山程漸漸去晚色尚霏微野鶴穿松徑殘花點客衣溪魚當鏡躍山鳥近人飛却憶漁郎說桃源果是非

東軒見訪

為謝東軒客多勞到此林臨流青樹合歸路白雲深世事非關慮浮榮肯係心江山秋夜靜抱膝一長吟

江風山月堂

風月江山景秋來共舞寒籟生涼氣燕天淨晚煙消翠色經朝雨寒聲起暮潮堂前得此會眼界自逍遙

送人之陝西

送子西遊日獨傷南浦春如何關外客去作隴頭人異地還思舊他鄉莫厭貧懸知從此隔相見夢中頻

送法師住慈感

故人從此去尊酒莫頻催賦雪猶堆嶺春風已放梅交情留偈別殊景入詩來想到南山寺幾逢撫眼開

題畫

久隔江山景何人寫此圖寒流如渭水秋色似成都花聽幽禽語聽聞野鶴呼不知煙霧重還有隱居無

南澗

遙觀南澗水山畔噴長虹清響孤峯下寒流一竅中龍吟千嶂雨虎過滿林風畫日西遊遍扶節欲向東

三老亭

亭構因三老終朝會此間圍棋消白日酌酒對青山野鳥時飛止溪魚自往還不知名利客誰似此生閑

大勝寺集聯句

酌酒生情洽新秋景物佳綠苔殘雨霽紅樹夕陽斜野老來鋪席高僧自煮茶對吟新月上得意岸烏紗

除夜書懷

使節淹淮甸殘冬謝早春揚州除夜客端水未歸人歇管

千家樂琴書旅舍貧鄉懷從此切清淚欲沾巾

寄延綏叅戎曹少卿十六韻

豪俊當年叅雲途早着鞭文章期顯俊星鳳覩爭先鄉秩超遷亟戎維委任專嘉謀應出衆儒績貴無前定許忠輸國寧論雲上顛种公同妙算范老共高騫有志平沙漠無心望酒泉三軍威自振千里寨相連驍騎時分陣精兵每控弦旌旗鋪遠塞鉦鼓擁中堅帝顧憂全釋天驕懾自旋揆行開將畧直上息狼煙漢道宜臻盛胡塵不近邊秋防嚴據險生計課屯田障戛覩千載安疆策萬全中興推獨步歌頌寄長箋

古穰文集卷之二十一

古穰文集卷之二十二

七言律詩

輓周是脩

先生砥節勵秋霜烈烈英聲遠近揚王魏一生功業著夷齊千古姓名香泉開夜月遊塵暗塚上秋風宿草荒欲問傳家何所有遺編幾卷付賢郎

送海州太守

淮東父老望回旌五馬南旋幾日程山店雞聲和月落曉村霜氣逼人行海瀕地遠民風古堂下公閑德政清懸想到時春正好聞閻隨處頌昇平

送別歸浙

駐馬離亭花亂飛傷情忍與故人違金臺別酒添行色潞渚歸帆帶落暉嶺上春風梅子熟山中暮雨蕨芽肥謾從浙水經行處為訪嚴陵舊釣磯

送練士者田鄧州

疋馬南口歲已秋郵亭分手莫淹留山村月夜雞鳴早野村霜天葉落稠驛路牙旗迎故壘孤城畫角擁高樓到家成吐籬邊菊節酒親朋樂獻酬

遊大勝寺廢壁閣詩韻

嵐氣遙迎見鷲山准將一鐵破三關暫留金界看雲臥何妹排俳飄閒煙外鳥依晴嶂下溪頭僧背夕陽還諸天閱處閣清梵燈火熒熒紫殿間

緩步溪行入翠山欲從佛界息機關半窗明月吟初穩一榻清風夢亦閑樹杪雲開看日上蘿根花落見春還焚香補衲生涯好不許紅塵到此間

曉穿飛翠到靈山花雨含香灑竹關林鳥不驚馴虎至溪雲長共老僧閑携琴客為談玄住擁蓋人從聽法還鍾磬聲殘禪定後萬龕燈火綠蘿間

貝葉傳經向此山石門煙暖晝長關無生自得周身計幻化渾如一夢閑春殿香雲諸佛降夜龕明月定僧還百花臺上登臨處回首蓬萊咫尺間

白雲繚繞四開山十里松陰始知關石洞風篁偏引興雲房清話暫乖閑山頭野鹿啣花至月下高僧洗鉢還明發歸程朝雨淨紺園回首翠屏間

送薛以御耀宫西歸

自許孫忠結主知居官寧肯計安危平反不愧張廷尉直道何慙柳士師已羨一身中道立定看千載大名垂心閑莫厭書編業伊洛高蹤尚可追

送李叅議之浙江

粉署相從近十秋青春文采自風流鸚書高為膺潘依虎竹初分出帝州察采漸看青眼少交游誰可赤心投長情莫為離情惱選提鳴珂入鳳樓

寄夏公謫戍

世路升沉總是空眼前何必恨途窮青春已盡榮親孝素節應存報主忠月下寒砧聞戍角天邊秋色見賓鴻感懷未許多惆悵心事期同塞上翁

穆侯塚

秦相當年擅寵光空餘抔土傍金鳥秋風兔穴通黄壤落日烏棲遍白楊石馬有聲寒雨泣豐碑無字綠苔荒可憐富貴今如此莫訝雍門感慨長

寒食拜掃

宿草青青郭外墳每逢寒食倍傷神紙錢灰繞墻門祭揚柳花隨陌上春寂寞九原春事老風壟萬井晚煙新浮生漸覺光陰少往事興懷一岸巾

孟夏書懷

午簾分影上書床夢破幾鎖一辦香為送晴晝來灌木蝶尋春色過危墻命題自覺吟哦細服誦還為念慮防與點高情誰更識舉輿無地逆心腸

觀物

閒來觀物到園東天理流行在在同方沼雨晴看躍鯉層霄雲淨見飛鴻春畦苗長隨宜綠曉樹花開任意紅並育定明情同道還將此道細研窮

和吾顏進士孟喬

接學芹宮歲月深雲霄今喜合朋簪松筠耐守平生節鴻
鵠寧開萬里心塵上論文寒對酒杓邊流水夜鳴琴超遙
擬見承　恩寵鳳尾珊瑚振佩音

隱几看書日已中窓涵凉意樹陰濃捲簾燕避黃梅雨臨
院鵓啼翠竹風一榻芳塵何日下百年壯志幾人同開來
點檢身心事早許惟防外欲攻

送無隱和尚

早通禪教悬遊方獨占名山歲月長千片暖雲春補衲一
龕明月夜焚香疏簾花雨清金界午院松風淨石床塵外
真空心似水叢林無事任徜徉

十四夜賞月

秋容淡淡月華鮮萬里青天一鏡懸素魄斷從今夜滿玉
輪爭看九分圓嬋娟皓彩寧知欠皎潔清光未覺偏且從
芳卮光試賞明宵此際有詩聯

再慶大勝寺壁間韻三首

珠林瀟洒對青山塵事紛紛自不關霜鴈落田香稻熟雨
龍歸洞碧雲閑客尋松徑尋幽至僧扣禪門化食還無限
好懷何處遣小橋流水夕陽間

寶刹從來近好山溪頭剔虎護禪關竹窓雨過清陰密松
院雲深白晝閑崖葉經霜損共摘楓林欲暮鳥知還試從
老衲談空妙大智燈光滿坐間

郭外招提接遠山煙蘿行盡到禪關香凝蒲室禪心定雲

擁松庭鶴夢閑曉汲烹茶留客話晴空飛錫見僧還吟懷
頓覺清如洗始信沙門出世間

桃源清隱

高情樂隱覓仙蹤深入巫山第幾重洞口有田春種玉鼎
中無火夜蟠龍石潭涼浸蛾眉月石室香飄麈尾風遙想
扁舟進覽處桃花夾岸水溶溶

送黃主事弟還家

星霜幾度客神京此日歸帆肯暫停喜載琴書尋舊侶
不論蹤跡等浮萍月中素練三江白雲外屏風九疊青想
到家山行樂處籬邊秋菊正芳馨

贈薛大理先生西蜀之行

西河夫子繼前賢吾道於今賴有傳世態炎涼寧足較襟
懷風月浩無邊育才自得平生樂報國還看晚節堅惆悵
胷中茅塞久來儒承教定何年

追思先母

慈母殷勤歲月多一門百口賴調和堂前晉暖供姑饌燈
下聲寒五夜梭登祿方期延壽考榮田忽訝變滄波徒將
富貴成哀感罔極深恩可柰何

賜五倫諸書

正統年中得　賜書賜來書籍意何如五倫事迹新成類
一代規模已用儒蓋世功名當自致逢時忠悃要全輸立
身不在生前樂千載相期有令譽

寒梅賡韻寄友人姜貴意
松篁為友自娟娟弄月迎風楚水濱數點嫩含窓外雪一
枝香散嶺頭春寒分酒力傳盃滿清挹吟情得句新盛世
終需調鼎具遺時豈必竟無因
閑說蔵脩惜寸陰獨憐梅樹寄疎林清乜院宇春香細寒
印庭堦月影沉應許老逋吟瘦骨肯教狂蝶見芳心孤標
不必海鄉邑青瑣行看振珮音

秦淮次韻
秦淮南蓋石頭城淮上帆檣半為名秋浦奏風歌恭况春
波萍月棹殘更數行白鴈沙邊落一抹青山岸上横自是
名川多岢集滔滔終古見澄清

煙
漠漠紛紛布曉空連雲帶霧晝濛濛籠山市秋天外輕
鎖漁村夕照中寒浦歸帆逮遠近晴川飛鳥障西東蓬萊
宮闕宜春望紫翠重重拂絳櫳

冰
水凍冰堅絕點埃坤爻初六見胚胎寒凝曲沼稜光淨夏
薦高堂爽氣來禹助漢君因霸合孝憐慈母為祥開高人
襟度其堪比又見豳風重取裁

塵
非煙非霧掩晴暉九陌行人勢莫遮樑上曾因歌韻起驛
前長逐使旌飛幾番雨打方歸地一陣風吹又上衣自是

甘心雲外客纖塵不許到林扉

送平江侯守備南京
龍盤虎踞帝王城坐鎮元戎屬俊英劍氣夜横南斗白詩
才秋與大江清賓盈幕府開樽俎令肅轅門列旆旌累葉
貂蟬今愈盛又看麟閣著芳名

寄謝張尚書惠茗
故人千里惠鮮英佳味由来產異鄉擷谷雨晴紅指潤鷹
山春暖白芽香贈辛已得梅君意於幻曾聞左氏狂從此
神明應不昧報無瓊玖與空長

贈宋都憲鎮守甘肅
都憲襟懷湛玉壺遠叅戎務兼嘉謨夜鳴刁斗嚴諸寨曉

列旌旗震北胡異域功名同燕頷邊疆威望想龍圖會看
沐寵回軒日闕外歡聲夾道呼

寄延綏參贊曹少卿
大理榮遷屬俊髦指揮戎務見孤標明時定展平胡策
邊塞應傳破膽謠烽火靜中吟曉月雪花飛處擁輕貂海
天鵬翮由来健此日爭看奮九霄

和于少保書懷
王事關心夜不眠林忠應得
聖君憐憂勤肯負平生志清白還教後世傳莫厭錦袍懸
玉帶曾扶紅日上青天一身四海安危係未許煙波理
釣船

送程參政彥昭之山東

簪筆螭頭數載餘承宣方岳拜恩殊臨城已建平胡策報國曾陳固本書南浦春風初拂旆東方甘雨定隨車寒予同受公庭薦頓協丹心拱 稱帝居

次鄒都憲韻 以下乃西蜀行程

曉出都門與巳瀼長亭南去蜀川通數行白雁浮雲外一抹青山落照中行巳但遵先聖訓濟時須總古人功平生亦有澄清志頌禱中興治道隆

沙河驛途中

煙景蒼茫望處迷無端詩思謾成題荒城夜犬墻頭吠野店晨雞樹上啼驛吏鳴鈴未遠棲行人馳馬渡深溪路傍時聽農夫語隴畝收成稅稿齊

早起

霜橫玉宇旅懷淸俟館雞鳴月四更從酒自供吟處興黃花偏動客中情天邊孤雁拖秋色城上群鴉送曉聲莫道高人甘寂寞繁華富貴果然輕

過彰德

霜落楓林九月秋山峰爲首翠光浮水分白鷺依洲浦風引靑帘上酒樓旅榻燈前懷往事吟鞭月下度寒流此心自是堅如鐵一任砧聲響未休

途次偶成

王事驅馳分所宜雲程千里思依依菊花香冷迎霜綻鴻雁聲寒帶雨飛古渡扁舟隨處少遠山落木望中稀徐行莫訝前途晚村市人家晝掩扉

發泥灘驛

驛樓趨鼓吏人忙一飯匆匆去路長分隴曉蕎花似雪連村高黍穗如幢山頭落木嵐光薄道左淸渠水色凉滿眼紅塵何日淨西風回首意茫茫

衛輝至新鄉

草頭白露欲爲霜陌上無塵曉色凉雞破秋光山外鳥印閒雲影路邊墻農夫耋老猶辨力賈客多財愈覺忙堪笑宦途如此輩功名何用掛剛腸

曉發武安驛

肩輿行處樂如何觸目悠然景物和蕩漾泳鷗臨渡少蒼茫煙樹近山多農夫收黍場中積牧豎停牛背上歌此景鄕歸懷抱幾回得趣謾吟哦

河內鄉村

清陰十里看漸望村市人家倚木行屋後分畦葵葉嫩門前流水稻花香秋林有菓皆堪摘春酒無肴亦可嘗此地居民真快樂他時歸老定難忘

懷慶道中

西來平路入懷州楊柳陰陰夾道稠翠羽萬竿村內竹錦囊千顆舍傍榴閒雲低逐青山卧活水深穿碧樹流滿目

秋光渾似畫幾時乘興欲登樓

濟源

四面巖光列翠峰懷州西畔有奇蹤羊腸路險中原隔濟瀆源深北海通盤谷高風歸李愿太行遺事慕梁公我來遊覽逢秋暮煙景蕭條落照中

過黃河

曉發河陽古渡頭棹歌聲裏過黃流祀公已疊風帆坐水手還牽竹纜遊神禹萬年留偉績洪濤千里界中州南來却上邙山道衰草寒煙塚墓稠

洛陽

西風回首洛陽城夕照蒼茫草樹平金谷尚思傳酒數天津猶憶聽鵑聲鶴來邙塚秋宵吟花没名園野蔓縈惟有當年瀍澗在依然流水不關情

靈寶縣

邑名靈寶自前唐懷古令人遣興長霜滿桃林秋寂寂煙横欒塚月蒼蒼已無紫氣來函谷尚有清風播講堂堪笑鷄鳴田氏客曾無仁義說齊王

題函谷關

函關陝右咽喉地曲折縈廻勢自強北倚河流成險固南秦山峙界封疆今瞻仙氣迎關老客作雞鳴救孟嘗千載悠悠追往事不堪風景止淒涼

望氣臺

靈寶城南古望臺仙人相遇亦奇哉老聃未跨青牛至尹喜先瞻紫氣來道德傳時方領悟蜀川逢處又徘徊嗟予自是儒門客方外安知有異才

陝州懷古

秋風駐馬陝州城名伯甘棠不見生避暑宮中叢木暗望仙臺上暮雲横鐵牛鎮水終難老砥柱中流自不傾況此地靈人傑盛姚振何事獨馳名

謁華嶽廟

華嶽巍巍勢獨雄層霄削出翠芙蓉紅光映日仙人掌黛色連天玉女峰絕頂泉飛千尺練懸崖根固萬年松四時頻爾興雲雨歷代尊崇祀典隆

華陰懷古

西出潼關到華陰油然清興發胸襟希夷洞口莓苔合玉女峯頭古木森捫虱懷談當世務却金曾愧故人心可憐隱顯俱陳迹落日風寒起暮砧

和薛大理華山詩韻

太華高峰壓衆山五龍宮殿四時寒雲開翠色嵐晴漢日映嵐光接曉關空外蓮池當絕頂望中仙掌獻層巒奇勝多少煙霞東何日登臨得遍看

過長安故城

長安千載故城荒衰草寒煙滿未央廢宅總成芳草地簇園一任野花香連村何處藏溫室啼鳥渾如荒迹草惟有

宜陽原上墓槩纍猶自對斜陽

和許氏咸陽晩眺韻

咸陽回首落雲愁煙鎻蘆花遠近洲古渡別鷗依短棹夕陽歸鳥過危樓道傍故苑風霜冷原上諸陵草樹秋多少英雄俱寂寞渭河依舊水東流

題蘇武墓

蘇卿留虜髮成霜氣得羝羊入漢鄉旄落共憐堅使節雪深猶憶牧羝羊荒墳草捴斜陽裏短碣昔封古道傍頭我遠因王事過匆匆不及奠桂漿

寶雞縣懷古

閑來訪古對清樽暗度陳倉事可論尚父釣時磻石在浪仙遊處道宮存王雞山上晨啼歇紫草原頭晩色昏但喜居民農事興任敎風葉護柴門

蜀道

峭壁嵯峨萬仭高烏江聲急浪花飄懸崖棧閣穿雲上掛樹猿猱帶雨號絶頂振衣秋思遠長空回首帝鄉遥平生浪說登雲路今日身親到碧霄

過漢中

憶昔高皇王漢來故城千載使人哀寒煙猶鎻觀星閣芳草空¿拜將臺席卷三秦傳妙筭勢摧西楚見奇才當時不用蕭何策帝業焉能向此開

過五丁峽

五丁峽在漢江西萬仭高峯兩兩齊鑿斷石崖穿鳥道疏通流水上雲梯馬蹄雖見千山合湘水都教萬樹迷路險不知天色暮金牛嶺畔聽猿啼

保寧往劍州紀行

保寧此去劍州程曲折曽經半里平暝色漸分村未遠鳥聲忽散吏來迎雲從落木林中過人在高山頂上行窮日到來雙旆息旋樓遥鼓報初更

送勛部陳郎中使朝鮮

初㞢青宮告萬方金章玉節賜傳楊日邊特遣皇華使海外爭迎粉署郎两奉朝鮮征節疾天連遼海使星光遠人拜舞承恩後碩效葵心向太陽

秋日漫書

殘暑秋來氣尚炎喜看微雨過珠簾午窓詩就歸清淡一枕公餘到黒甜此日朝端知止足何時林下咲掀髯浮雲富貴堪同視道在行藏不用占

秋曉

知己交游仕路稀短檠燈火閉雙扉雖慚尚節名長在自許孤忠願不違落遠簷櫳蛩唧唧涼生庭院雨霏霏光陰瞬息驚時換千里鄉園有夢歸

再和漫書韻

金令初行已退炎一琴山水坐疏簾竹林帶雨移還重薦實經霜味正甜粲粲黃花娛晩節蕭蕭白髮耿催人生

出處何須慮靜對常編獨玩占
可畏無如夏日炎涼風依舊到深簾煙松結翠存常潤霜
柿垂紅分外甜袛向雲途堅大節肯緣詩句斷長鬚平生
自信行無玷聽覺還將吉夢占
要路爭邊氣勢炎獨憑書几靜鈎簾蹤觸不較人情險淡
薄非憎世味甜興趣知深塵外夢形容看老鏡中鬚立心
肯似脂韋軟處嫌何勞鄒尹占
參差形軀不忝炎偏宜疎頂坐風簷高才處世如舟險快
口交人似蜜甜凡上道編開睐目琴中流水拂張髯容來
忽見平生交好是燈花昨夜占
小窗已減數分炎的是今朝雨一簾莫忘光陰須寸競養
生滋味戒多甜思鄉遠望頻回首得句長吟一撚鬚莫將
蓍龜成盎盎從來諸事貴先占

又和韻

懶將薄命市頭占總到中年便白鬚綠蟻酒斟拚一醉玉
蠅瓜剖嘴多甜涼生在户風敲竹踈影當軒月照簾可柰
夜深渾不寐小窗燈火究羲炎
安分何勞把命占漸看白髮間蒼髯蟬依晚樹吟中熟蛤
採秋花釀後甜霜徑菊香拋綠酒月庭竹影上疎簾醉來
高卧南窗下不憶人間勢位炎

和人韻

事業斑斑可柰何時光轉眼去如梭仕途打義心無愧年

到知非奨欲皤薊圃清霜凝細蘂提庭涼月上橫柯一簾
秋興憑誰遣對酒拈鬚發浩歌

再和人韻

秋風畫角起邊城雲路功名嘆未成山鳥飛來青嶂遠沙
鷗泛處綠波平松庭皓月分清影野寺疎鐘度晚聲千里
客懷今夜夢鄉園歸去定分明
窓裏佳氣護金城秋思無邊句易成民俗可能敦禮讓吏
心安得尚廉平庭生白蝉婚影四壁催寒絡緯聲正樂
敢同光正忠消埃無補愧時明
萬里秋光接禁城無邊清興有詩成山浮遠翠千鬟聳
水滿方塘一鏡平煙外長空棲鴈字雲邊落日帶砧聲閑
來不廢常編業開卷偏教眼界明
廿載星霜寓鳳城功名回首恨無成官途總謂如山險
心地惟教似水平吟罷月移簾外影夢回風動竹間聲時
人莫羨腰金好未有涓埃答聖明
畫閣崢嶸錦繡城金湯形勝自天成一簾暮景殘霞淡萬
里秋光遠樹平塞上風煙迷鴈影月中砧杵雜蛩聲從知
萬事能窮盡只在靈臺一點明

和寄薛大理詩韻

秋來乘興憶山陰客邸長吟思不禁天外聲寒鴻列陣離
邊香冷菊垂金青年學道功名薄白首論交歲月深別後
但憂成鄙吝敢將忠孝一生心

幾歲月仕途中　紫禁秋深色正葱防患高情濟范蠡

卧樓豪氣借元龍垂紅村塢霜前柿翠合庭階雨後松清

夜月明凉似水寒蟹聲聚恩無窮

撿門無如甕裏春那堪歸鴈望中頻交情淡淡平生友世

態炎炎要路津寒夜青編存古道高秋白雲動梁塵歲時

云邁無無似惟把丹心拱

帝宸

賡薛學士詩韻

玉堂無事坐清暉柳絮因風作雪飛　紫禁簫聲晴後滑

赤霄雲葉午前稀兎毫閒運成珠玉雞舌長含侍　瑣闈

慙顏非才膺　寵渥中官又報賜新衣

簡友人姜貫畧

位重才微愧不充春氷危懼此心同宦途敢屬蒼生望稔

歲良由造化功五十光陰驚白髮一生懷抱有丹忠前脩

晚節尤關意須向　明時娶令終

賜纁麒麟紅袍

麒麟盤繡上宮袍

天寵非常不易遭一寸丹心惟報國平生精力在揮毫但

思古道人情厚敢望前脩事業高他日不慙綸閣地浩然

歸老同林皐

簡友人姜貫畧

一點葵心向　太陽知非特俟髮成霜獨愛位重乖與論

深愧才疎走寸長止謗有方惟自省避嫌無意但如常試

看澗畔蒼松質晚翠依然異衆芳

絶句

自君之出矣四首

自君之出矣屈指算途程遙知霜降後行李到邊營

自君之出矣明月長滿窓妾心似明月不用對銀缸

自君之出矣春風不入戶見說蜂蝶殘何曾到園圃

自君之出矣日望漢道昌安得胡塵滅從此罷秋防

偶書

玉堂清不寐盡日作秋陰閣吏傳將晚奴髮繩細吟

玄妙觀會同年次韻

宿雨初晴月滿光珠宮桂子散秋香相逢盡是他鄉客一

畢何妨累十觴

題張真人墨竹

數竿蕭洒出蓬萊共道仙人手自栽昨夜月滿庭閒玩處脩

梢疑有鳳凰來

貌得琅玕真妙絶清陰恍若飛霜雪誰能栽作紫鸞簫吹

碎鳳凰臺上月

夷齊

父命天倫不忍違弟兄辭國世應稀能存大義懸周粟萬

古清風重採薇

晏嬰

相齊三世顯諸侯危行危言霸業脩知交仲尼能父教論封何事沮君謀

衛鞅

變法初心只霸秦却言王道信非真貪商不悟羊豨喻車裂方知禍此身

平原君

好士能誅笑躄人士如毛遂更無倫當時未解邯鄲厄門下誰知郄帝秦

和楊教諭

園花灼灼總新奇何事蒼松發故遲不向東風鬪顏色此心惟許雪霜知

題畫

素花香遠翠玲瓏石竅蒼苔隱綵叢枝上寒皐窺錦雉羽毛驚動白蘋風

雲嵐深處數椽幽松下柴門對碧流記得山窓清夢破落花香裏雨初收

題宣廟畫

蘆葉蕭蕭兩岸秋漁翁垂網在寒流揮毫自是天工妙意似磻溪欲往遊

古懽文集卷之二十二

古懽文集卷之二十三

和陶詩

停雲

一章

瞻彼停雲載風載雨有懷伊人道遠且阻慨彼莫耶躍前獨撫寄興寥寥黙然凝佇

二章

停雲既濃零雨其濛懷我良人阻海與江明月何來照我軒窓願言相憶不遐以從

三章

商頹之老言采其榮與子相聞不以過情矢心亦云各勉予任庭幾令終無忝厥生

四章

彼蒼者松不改其柯矧伊人矣保此天和保天之和於我求多子不我輔將如之何

時運

一章

風其和矣零雨崇朝載歌載遊往彼春郊有魚在沼有鳥戾霄靄靄盈疇秀矣禾苗

二章

我稼既穫我壟既濯時其育物可以留嬌在在處處安往不足負次悠然豈云獨樂

三章
有齒伊隨浴彼沂風乎舞雩薄言旋歸必焉聽之長者
願揮寥我高風莫予之追
四章
風雨其來息我敝廬簞瓢屢空悠我晏如廬中之樂殊彼
蓬壺清琴濁酒聊以起予
榮木
一章
榮木攸攸春光在玆兜其悴矣孰能慭之今我不樂將復
何時光陰之速瞬息乎而
二章

榮木欣欣雨露培根天之生物栽者斯存而我何為棲此
衡門由由與偕薄夫為敦
三章
差彼君子所召無陋卜隣伊何人惟求為道充為貴學是
為富于焉內省庶幾無疚
四章
晉室之鯖有葉未墜如履薄氷兢兢其畏世無伯樂鹽車
伏驥況彼参毋亦貳三至
贈長沙公族祖
一章
君子之澤世遠則殊豈不念之同一厥初白日其晦朧月

云祖各慎其身言莫予對
二章
美我翰矣言考其堂克明厥德如珪如璋宗族聚斯永矣
千霸祖武其絕邦家之光
三章
前烈有訓善與人同尋此陸緒障流以東古人高跡邈矣
桐江夫何令人性命之通
四章
在昔子騫人無間言遊於聖門難為泰山所以回也發此
喟然凡我宗人孝友為先
酬丁柴桑

一章
作邑有道儼乎容止好善惟誠士輕千里寔有獻焉慎終
如始
二章
道不易知民可使由豈弟君子憂民之憂民既樂矣我心
則休崇酒於觴與子遨遊
答龐參軍
一章
林下優游伴我惟書有琴一張聊以自娛尚志伊何居我
廣居不求聞達終矣敝廬
二章

惟儒何有席上之珍治人有道各視其覩卷而藏之何求於人江上之鷗與爾爲隣

三章

學如不及古人孜孜人百其能己則千之所業伊何讀書誦詩伊旣學矣云胡不思

四章

今宵風月與子平分我有旨酒歡然交欣孰云鄙吝遇此行雲古人之妙今則不聞

五章

子將失帷在匣常鳴與子相別潸然涕零子之文章步武西京何以教我毋惜丁寧

六章

君子之德草上之風執其兩端於民用中必得其名高朗令終于其勉旃用省厥躬

勸農

一章

夫古后稷儒哉哲人樹藝五穀乃得其真教民稼穡萬世相因菜羹必祭粒我生人

二章

舜有五臣莫賢於稷躬稼旣勤厥類乃殖啓我後人服田力穡萬世賴之惟此粮食

三章

旦旦胥征載隰載陸零雨旣收淋氣乃耕布谷催耕千耦相逐日旣入矣不遑歸宿

四章

惟農之業可以恒久賢者避世亦惟耕耦嗟爾士女盡力南畝租稅莫逃勿爲遊手

五章

力田乃豐不勤則匱於此爲生衣食何異譬之學爽而思鴻至俯仰之間求無斯愧

六章

樊遲頑學聖門相鄙士農異業勿乖所願各思其位莫出其軌農或士習乃乾厥美

命子

一章

厥初我祖始侯于唐卉爲天子四表輝光豢龍陶丘歷夏迨商因而姓之千載其昌

二章

惟縱旣滅秦乃代周歷世隱德貴于於丘龍頻奮立乃止毒流儒哉司馬破代封侯

三章

祖舍蝟劉風虎雲龍山河帶礪愍昭厥功曰文和景有光其封潭潭相府邁於前蹤

四章

根株既培已茂其柯元鼎見剖戶乃設羅惟運則然豈曰
自家在晋中業起我長沙

五章

嗚呼長沙乃懋厥德厥德不惑受此方國王室賴焉孰敢
僭忒豈曰今人古不易得

六章

世有顯人吾何為始儒武武昌遺澤千里皇考繼之載安
其止仕路有聲聞過則喜

七章

瞻望前烈予何能及艱辛備嘗未有成立矯性之扁聊鉉
自急將類卞和抱玉以泣

八章

凡事預立學貴及時五官之職在心曰思君子脩身尚念
于茲儆其敬我勿或怠而

九章

孔道如日老莊爝火君子為學取舍由我事親之孝曾子
云可勉擴真有何事久假

十章

人之良能觀此提孩伊既學矣告往知來嗚呼小子尚竭
其才爾不竭才於我何哉

歸鳥

一章

有鳥來歸棲於舊林白雲依依亦在其岑抱甕之叟厭彼
機心云胡不息惡木之陰

二章

歸鳥遲遲不飲食飛森森灌木幾淒戢依別伊人矣豈不
悽歸稅吾駕矣與世相違

三章

有鳥來歸遠林徘徊豈不高舉樂此故棲雙雙比翼其意
則諧悠然見之慨我慄慄

四章

歸鳥遲遲林下蕭條日既久矣宿于叢標戢戢其羽鳴聲
交交亦既倦矣云何敢勞

九日閒居

茲辰值重九撫景高興生愛此田園居豈顧浮世名扶笻
向東籬日映鬢絲明俯仰宇宙間適趣琴無聲悠然謝塵
鞅從此畢餘齡難將一木力去支大厦傾孰謂林泉樂不
如軒冕榮采菊泛濁醪陶然怡我情況茲禾黍登因之慶
西成

歸田園居六首

我本無宦情高興寄雲山農父相與隣力田過年年樵蘇
向前洞番紛傍深澗孰知滄濱波倏焉變桑田慷彼陋巷
人未達在一間三逕幸未荒五柳羅門前孤松落晴雲茅
屋生暖煙瀑布瀉千尺湫湫匪廬頭對之豁心目逍遙有

餘閑方壽點也樂胥次何悠然

其二

携幼入我室羸馬脫歸鞅頓忘塵俗喧地幽無外想洹溺將丞耕荷篠亦長往日上松陰清雨過蒟苗長琴書聊可觀但覺此心廣力田躬荷鋤庶以除蕪莽

其三

野外塵事少山中車馬稀既去市朝遠逍遙田園歸蘭旌紉作佩芰荷製爲衣知己幸勿誚從今與世違

其四

地僻寡來往松菊聊自娛遂以林下室號爲逍遙廬既絶鍾鼎念茲焉甘索居夜月琴一張春風柳五株醉卧北窓下其樂復何如詩成留客和吟詠趣有餘萬事盡捹遣此心遊大虛軒冕豈不貴斯志予久無

其五

悠悠南山雲可以清心曲何必如廣受然後始知足閑來酒一壺閑中棊一局鷗鳥宜結盟皓月堪代燭縱飲忘夜闌不知東方旭

其六

井田廢已久平野皆阡陌力耕足自給我心良可適床頭濁酒熟開樽醉月夕人生安得常倏如駒過隙素心樂恬淡不爲外物役室人頗勤劬明燈夜深績衣食免寒餒安敢望饒益

聞李使

南山夕雨霽當曉疑雙目遠人携酒來賞我家籬菊摘英別我去袖此霜中馥此去秋稀成新醪幾時邀

遊針川

新春景候佳正宜行樂條冈之皆朋侶去作針川遊淡淡山色遠漾漾波光流翡翠鳴翠羽浅浪翻白鷗撫景意俱豁何須問蓬丘翠榼有醉叟携琴得良儔詩篇互賡詠酒杯同勸酬不知春事暮乘得遊此否悵益川上樂忘彼身外憂既醉各歸去曠然奚所求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知己不易遇既遇情推放同遊復同調超然物外人周子

既深造祖謝亦相因顧我寒劣姿敢期數子臻所惜道喪久頹有錙銖聞仲尼有明訓佩服寧憚勤願與二三子永結平生隣庶幾康廬畬仿彿洙泗濱

乞食

晨屋炊煙冷悵然欲何之採薇飢莫療去去安得辭黨有仗義士怡然迓我來烹雞複炊黍且復羅酒盃慰余落寞懷酒酣賦新詩廩粟幸有餽惜我非凡才但願來年成勿勞爲我貽

諸人共遊周家墓柏樹下

同遊窂樹下忽感雍門揮達者悟斯理遂以悲爲懽衆人聞余言惜然俱解顔傾壺共茲飲人醉壺亦竮

悠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凤昔慕前脩行㪯合自然天地爲逆旅此身無百年法度在方冊中道不冝偏崇何蓋塞滯平苦事田園雖值年歲豐四壁空在屢適抱蒙莊感凄凉成獨眠白非大聖資中情寧不遷興寄於琴隷涕落寒燈前苓屋晨未啓窮窮無炊煙陋巷屢空者徒爲厄文賢

答龐參軍

與君相識初洗耳聆雅言景仰在泝水茱唐非漆園賦詩得深趣濼落忽數篇且與泛濁醪襟懷共悠然雖無紫霞想自可袪俗緣靜觀禽魚樂斯理甚昭宣何時相招携着屐登廬山合并苦不易倏忽經歲年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歲晷無停運循環安得窮乾坤育萬物藐余亦在中緬唯賦與理初無嗇與豐践形何寥寥黽勉繼前風于今佐百里善政克始終顏面無矜色憮然守謙冲爲邑既如此治道豈不隆行看著聲譽可以齊高嵩

連雨獨飲

秋来鮮晴日陰雨何蕭然濁醪自斟酌寄與天地間酒中有真樂何必更慕仙我祖昔感夢八翼俄登天餘床既垂後功業孰繼先予生時不遇暫出而即還所賴一壺酒陶然樂餘年既今復懷昔此意誰同言

移居二首

其一

南村有良友因之徙吾宅從此往来易可以窮朝夕力行富道德㢑奕免人役俱無軒冕懐何必事割席志同道亦合素類酬宿昔永結平生懽沒世無分析

其二

知己二三子乘與來覓詩曲逕不可涉周道同所之晰夕遂良晤各免長相思載酒共遊賞多在春秋時立駒去云遠文豈不在茲嗚呼顏何人聖賢不我欺

和劉柴桑

達人貴安命何必更疇𠌫里有仁厚俗吾今已擇居顧椎靜與壽寮室侍匡廬相憐纔數家亦可成村墟屈指更歲暦畜田已堪畬汲汲事耕穫不致辭勞劬生理雖蕭條濁酒安可無勿厭往来數莫使形迹疎開尊會文友古来共相須風月足清賞與君意何如

酬劉柴桑

嗟我承佳惠多君義已周況有珠玉句清如江水秋譬之嘉禾茂穢莠爭田疇存德不可虛賡酬許我否何日携琴酒同爲山水遊

和郭主簿二首

長夏罕人事移榻坐柳陰清風時復來爲我滌煩襟因之步幽逕呼童抱素琴雅懷當如何在古亦若今留侯善藏用高風吾所欽床頭酒已熟與子且共斟古来豪傑士幾

人遇知音愛此林泉居吾已投吾簪懷君對明月情同江
水深

其二

辭官非樂隱所惜在名節愛子襟懷清有若秋水徹我居
有松菊貞秀兩奇絕嚴霜萎草木二物挺相別卓我歲寒
姿彷彿類豪傑勁氣自莫摧非有長生訣感此諧我心聞
尊對明月

於王撫軍座送客

秋霜既已肅草木倐云腓玆辰啓華席送子將南歸舉觴
相勸酬欲別情依依爲郡紹前躅古人諒弗違大道日已
隱世態良足悲遺愛如甘棠千載有光輝而我樂閑逸衡
門自棲遲玆別臨山岳相思意難遣

與殷晉安別

憶昔初會時盃酒接殷勤倏忽已十載交情晚彌覯所嗟
久離闊無由卜爲隣徘徊共攜手行樂及玆辰如何日欲
暮臨岐袂將分不知自此去相隔復幾春人生無定迹聚
散若浮雲我觀古賢達出處各有因君負長卿志我甘原
憲貧白鷗爲伴侶天地一閑人

贈羊長史

晫暐不復見斯民但歡虞君今向關陜爲我訪遺書兩漢
存舊迹想見東西都望望入秦川商顏正當踰綺皓有遺
廟佳氣遂扶踈斯人雖已沒名與天壤俱栱璧可致貴不
必久知獨深谷空遠迺紫芝今何如開雲躋層嶺零露盈
春蘇弔古動高興幽景良足娛若人去云久歷世迹已踈
我亦欲遐覽一使襟抱舒

歲暮和張常侍

歲華倐云暮空山響寒泉與君凋別黍莫遂同話言霜菊
既云謝松桂亦已繁四時更代易氣運良無愆齊君一呵
譯凄然泣牛山遂令偷生者乃欲鍊九還我久遠歷俗宵
使虛名纏及時須行樂何必窮百年知非勿悔改見晉宜
速遷一盛還一衰物理固其然

和胡西曹贈顧賊曹

仲夏宿雨收當晨送輕飈杖屨步丘隴涼氣襲我衣清興
悠然生因之歷翠微茫茫宇宙間不能忘憂葵尚念曾中
叟鳳德何其衰空有奮揚志未得天戈揮魚龍失雲水非
由見事遅達人能悟此撫志良足悲

悲從弟仲德

獨步當深秋木葉正飄零感此涘承睫傷懷在幽冥往事
已如夢安得忘平生伊昔鷹行日風采令人傾藻思發篇
翰渾然若天成氣完神亦爽端疑到百齡蒼蒼誠叵測今
我慟失聲兩咎騎行徑寒蕭然空庭杳杳夜臺閉悠悠古
今情人生天地間終然當委形詠彼急難詩惻惻幽思盈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黍灰既云冷無由見全書所以古人行令人多不如予茲

辭畎畝篤言適通衢暫使樸宇撗敢言農事跡一覽前古
迹使我胷中紓高賢將有遇得以開緒餘念昔西河老幡
然謝索居楚鄂良足悲妻身藝江魚古來豪傑士安可絕
墨拘君看卧龍人未必終草廬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
悠悠返行舟異鄉非我居興盡復來歸夢覺心于于我非
汗漫遊何必窮海隅歸心逐去鳥風波阻脩途不比鴟夷
子扁舟向五湖舊宅有松菊秋色未蕭疎西城薄有穫無
勞事嬴餘閑尊會隣曲幽樂當何如

其二
山川悠遊覽不歸將安之行止任自然何必有定期僮僕
守成剖依然順農時雖無盤杅銘此心恒在茲歸來對松
菊危酒安得辭滄洲尋舊盟鷗鳥勿相疑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
青年志已乖甘心在沉冥田園有真樂雲路無宦情茲焉
將安之前途渺蓁剃不仕恐無義聊復念蒼生蒼生未蘇
息何時睹文明乃令成大謬此恨安得平紛紛馳車走上
下方交征君子當見幾云胡不歸耕北窓延清風吟懷無
別縈人生貴適意何必身後名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其一
古來耕穡勞聚來身已殘四體良亦劬歲歉飢不免粗糲
令安在懷賢興何緬我咏幽風篇預立斯為善先矣人寧
勤勿云天道遠所以避世心長往竟不返有酒斟酌之此
興良不淺

其二
哲人達將命未遇亦安貧我懷沮溺儔掌悼四體勤躬耕
有華叟道可覺斯人三聘苟弗至天下何由新君子有其
具無往不歡欣向無古人志豈望居要津我穮幸已熟開
尊召比隣同醉茅簷下自此為天民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于期既不遇伯牙絃已絕山中少人事柴門晝長閑漠漠
寒雲低紛紛忽飄雪喜與林下士襟懷共清嘯詩酒有餘
興盤飧無盛設因歌崇隷詩我心足怡悅既為友于好各
思繼前烈吾愛東籬花清香存晚節得意欲忘言奚較工
與拙予心雖坦然涇渭寧無別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古人秉華發良由和順積果能踐前蹤未必今匪昔安得
九霄上矯然奮六翮宗社孰扶持忍使中原隔試觀春秋
人尚報東門役而我處畎畝坐閱歲華易蓄志嗟莫申此
意向誰析孔明去云久空憐廟前柏

還舊居
昔年[illegible]舊居禾卜何時歸廻首又六載歸來情益悲迷途
尚未遠今是而昨非永園林下盟從茲與世遺琴書聊自

遣鷗鳥還相依慷泚慨屈子捐軀悲介推我懷寄雲山塵
世任興衰毫端有新句不妨時一揮

戊申六月中遇火

山下結茅屋幽居慕羲軒回祿爾何酷一宵忽見燼蕩無
商丘富炎焰孰敢前賁勇無所措用智徒爾圖五行炎其
性造化誰能遷蒼蒼不可問何必求之天人事恐未盡脩
省慎餘年或疑造物者無乃惡枝閒金石不可變此志惟
貞堅勤心復忍性吾但力吾田開尊對山月既醉還復眠
天運既如此行將徒南園

己酉歲九月九日

每歲值重九會此林泉方但堅松栢操寧論蒲柳凋何必
祇仙術携家去登高長吟時染翰短翮難沖霄愛此晚節
花不知身世勞有琴久無絃何論琴尾焦衆客至酬勸既
醉樂陶陶且盡今日歡誰復知明朝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園穫早稻

西域幸有獲喜色在眉端勤耕此其報何敢偷自安所以
齊晏子乃對先王覲舊歲既云登新儲欣彼還饘粥諒可
給補綴聊禦寒我誦幽風詩稼穡良獨難力田既自足於
人何所干新酒釀初熟一尊共開顏樂此塵外居世榮非
所關華野千載心喟然發長嘆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

我有下潠田迨在南山隈竭此耕作勞晏安非所懷令為
歲云熟西疇頭已諧飛飛田間雀喔喔林外鷄遠村夕陽
下高樹凉飈廻我懷古賢哲貧賤亦可哀人生憂患多哭
口不易開余亦老田畝心事任推頹唐虞去已遠吾道一
何乖匪慕鴟鵠舉聊學鷦鷯栖

古稼文集卷之二十三

古穰文集卷之二十四

和陶詩

飲酒詩二十首

其一

尊中旣有酒開懐樂飲之人生穹壤間出處各有時陰陽迭消長達人恒襲玆咄彼乾沒徒終身事狐疑君子守正命輙言良自持

其二

帶索憐榮啓行歌依太山當年逮九十三樂非空言貪固士之常怡然度流年斯可敦薄俗千載淸風傳

其三

世榮寡所慕雅有丘壑情旣同康門隱安論沒世名愛此尊中物陶然過一生世道有隆汙言之心爲驚分陰未能惜悠悠何所成

其四

幽樹集群鳥倏焉各驚飛驚飛不顧返使我中心悲思非栖止處豈不失所依我行歲云暮薄言此旋歸撫我庭前松動搖恒不衰永言固深盟歲寒不相違

其五

門前蔭五柳閑然無塵喧支頤坐中夜明月忽已偏旣瞌還復醒朝暉映南山携壺向東籬獨酌欲忘還欣然對黃花此意同誰言

其六

君子唯蹈仁志在成其是所以三代民誰毁復誰譽今何獨不然令人徒莞爾況復厭菽粟紛紛競紈綺

其七

賞菊東籬下盈杯泛其英一觴未及醉悠悠今古情安得遇知己幽懐與之傾日下林巒暝歸鳥相和鳴靜觀萬物樂吾亦樂吾生

其八

衆卉俱凋謝孤松見貞姿凜凜歲云暮挺此霜雪枝君子夙有禀節操同一奇惜哉老丘壑謝彼梁棟爲於焉樂蕭散誰復能絆羈

其九

曙色上林杪柴門已云開隣翁携酒至慰我平生懐謂我胡不仕恐於大義乖歷覩古賢達未必終幽棲況子有遠志何必混塗泥翁言意良厚我情非所諧簡書有夙訓前途安得迷君看倦飛鳥多戀故林栖

其十

樂玆桑榆景獨思在東隅我昔驅車出冐行荆棘途康莊在何許不得遂長驅歸來卧北窓一枕淸風餘安得屈夫子炯與論卜居

其十一

憶昔顔氏子獨聞夫子道道旣早有聞壽何貴於老非如

莊叟談心灰形亦槁蝸廬陋巷閒長使顏色好富貴如浮
雲仁義自爲寶嗟我何所求高情在物表

其十二

孔子無不可斯爲聖之時所以游夏徒不能贊一辭藐余
千載後取則良在玆但恐盛德事反使傍人疑先正亦何
人靡縶不我欺嗟爾營營者舍此將安之

其十三

吾性頗樂飮深識醉中境况居蕭散地宜醉不宜醒詩成
無與和意適還自領醉後饒篇章聊以托毛穎我覩先哲
文丹青垂炳炳

其十四

古人夙有戒履霜堅氷至斯理吾豈昧一觴且復醉撫景
聊自娛時還豁胷次世榮何足慕天爵良可貴隣父相與
歡深得酒中味

其十五

我屋甚荒凉還同子雲宅扶筇玩浮雲舒卷渾無迹彭鏗
去已遠人壽誰過百愛此籬菊黃寧論鬓絲白有酒斟酌
之年華何足惜

其十六

我觀古之人耕鉏亦帶經不爲外物役學道斯易成奈何
今呲子作事多紛更乃欲希古迹豈不隔逕庭顧余亦何
爲聊復以詩鳴終朝自吟諷庶以陶吾情

其十七

深谷有幽蘭清香發天風君子不采擷傷我寸心中人生
信有命脩己任窮通欲試養由藝令且藏吾弓

其十八

我口同斯味易牙乃先得安得晉中叟解我心中惑人道
未能盡吾責安可塞不有君子人何能以爲國有酒且復
飮旣醉言亦默

其十九

力田不自給聊以干祿仕軻書有成訓爲貧非枉己乃知
鄕里兒折腰良可耻因之拂吾衣浩然返田里况今歷年
歲但以甲子紀乘流因時行遇坎還宜止詩酒幸有托此
外復何恃

其二十

六經不可尙誰復得其眞後聖如有作再使風俗淳憶昔
周邦舊文王受命新何意繼周者而乃在强秦遂使寰宇
內紛然渾泥塵卯金成事業爲之亦辛勤仁澤被四海皇
天固無親萬物已枯槁生意復津津吾今處閒散有此漉
酒巾淸風北窓下自謂羲皇人

止酒

四時足行樂飮酒胡可止春鳥相和鳴載酒綠陰裏夏日
淸風來對酒二三子秋菊離半開酒至情偏喜冬雪滿園
林酒價紛然起止酒果何如君當察斯理親交頻往來况

復還知己酒既不可止吾量亦無涘杜康安在哉我欲立其祀

述酒

儀狄造旨酒古來人共聞杜康得妙術美已極十分我性獨嗜此萬事皆浮雲斯人安在哉無由得其噴合此心戚戚對酒當清晨木石豈有知臨身相與別人生天地間飄飄遺此身子房志有在忠義已發動事始身素懷於然報韓君脫身從赤松芳名久獨著而我竟何為作對堆空文周鼎久已沉一朝出何汾安得書連子為我解其紛撫事但興慨盃酒聊復覩古人去云久後世傳微倫

責子

為人體忠信相副名與實學文在餘力無使玩紙筆名宜勉爾志求與古人匹苟不勤詩書致身那有術我言徒諄諄十不記六七譬之壠上苗結秀在堅栗賢愚且聽天不須嗟造物

有會而作

我室類懸磬稚子恒啼飢豐歲尚若食瘠軀那得肥傷哉古之人淒涼泣牛衣此事若絕精此情良足悲窮達固有命奚論是與非豈無子孫慮顧今將何遺懷彼龐門隱挈將與同歸去去龐德公真為百世師

蜡日

農人蜡祭畢燎飲情偏和老翁扶醉歸顛狂若風花傷人勿相哭歲終歡樂多不見堯時叟亦有擊壤歌

四時

春醉門前柳夏登江上峰秋吟籬下菊冬撫逕邊松

擬古九首

憶昔送君日折贈門前柳黯然離緒牽別來已云久嗟彼市道交念此金蘭友願為秋暮期同醉菊花酒古人重然諾斯言莫相負相思意何長相見情更厚世態趨炎涼君心諒無有

其二

群兇竊漢鼎炎運迄將終乘輿西播遷紛然起兵戎夫何幽州牧未忍同奸雄卓哉田氏子獨存忠義風奮身赴國難寧顧前途窮歸來挈其家去隱深山中

其三

南方有玄鳥陰冬穴在臨春社有云逝雙翼仍北舒所之有定向翩翩入舊廬但恐去歲巢損壞不可居孤村朝雨歇斷泥遍春蕪殷勤往育子返報當何如

其四

雨餘朝氣清登高覽八荒安得如季路去升夫子堂一一尋墜緒吾意亦茫茫道妙不可得空游文翰場光陰坐將老倏忽在此晌古來歌舞地禾黍亘低昂未必雍門鼓琴得其方能令孟嘗君悽慨為悲傷

其五

雜詩十二首

郢中白雪調歌聲動梁塵欲以盈觴酒樂此百年身悠然放扁舟鷗鳥來相親結盟煙火上與爾長爲隣愛爾遠塵俗滄洲度昏晨形雖羽扶微行蔵類高人

其二

初霜將授衣木葉飄秋嶺行吟未能休愛此離邊景白衣送酒來解我襟懷冷劘氏亦何人作詩名傳永其於聖賢樂茫然如捕影鄙哉戰國術縱横任馳騁胷中何擾擾無由定而靜

其三

榮辱與得喪前運安可量進退一從容吾愛張子房傷哉淮陰侯俛首入未央非無報國心如藿傾太陽安得秦時鏡爲我照衷膓

其四

古書乃糟粕見咲斲輪老吾惟致明哲此身貴能保歲豐喜囷盈雨綿幸薪燥此外復何求農事宜及早園樊在一室兒孫喜盈抱區區利名場於我何足道

其五

知命恒自安何必復猶豫豈無雲霄翮軒然一騰翥古人能見幾往往拂衣去枕流清我心冷然洗塵慮老農信有方宣尼嗟不如茅屋帶煙霞樂此林下住適與時復吟不
雖拙遊戲俯仰穹壤間貧賤夫何恨

非公子荊爲室亦苟完時復酢濁醪無厭壑中冠草頗云樂我心欲希類白雲任來往世好非所關玩弦東籬花清興發毫端懷哉太古音有琴何必彈雖云荊棘叢可以棲鳳鸞天命人莫逆奚論飢與寒

其六

庭樹一何茂風霜忽來竅萬物有盛衰人生貴知時我欲登太山臨流玩清淵彼中多名士欲往還彼趍相逢不易合路遥非所辭念此興嘆息悠悠勞我思君子貴一誠終身行不欺前脩有正路千載同所之茅亦何爲得意已忘詩

其七

曉庭宿雨收安坐養天和有懷未能已悠然發浩歌古來賢達士彝彝何其多商也樂聖道心猶敵紛華遡乎千載下頹然將奈何

其八

塵事弗我嬰林間足優游緬懷我前人雄才鎮八州豈知門祚微不能繼風流歲月能幾何零落歸山丘哀哉箕夫子悲歌去朝周百世同相感我心何所求

其九

作詩陶吾情豈謂觀風棟所以句工拙吟謳不復厭督運恥帝秦乃欲蹈東海顧我席上珍不聘還相待思唯正路由適世夫何悔

其六

行年已五十知非心自喜欲如張子房頓棄人間事涉世亦多端安得每如意歲月如水流暮景忽忽値白髮不再黑隙駒一何駃田園雖不多聊爲子孫置

其七

歲華忽云徂暮景奔愉迫農家望西成禾黍盈阡陌即此遺子孫亦何愧清白心與天壤寬手室未爲空隣翁來共飮不知主與客坐待明月升來照吟翁宅

其八

農時我扶犁蚕月婦勤桑衣不充布帛食寧厭糟糠雖無陳蔡阨終歲幾絶糧天災莫能測或雨或愆陽生此拙生計未能免憂傷濟己尚無術活人那有方每荷南隣叟邀我共壺觴

其九

人性詎可昧我欲充四端放逸在無吝見善當自遷譬彼幽谷鳥飛上喬木顛所以古之人黽勉各加飡就蓏林下樂永絶塵世緣富貴非吾願聊賦歸來篇

其十

早年頗求道言不聽無稽潛心事編簡結茅在陰崖有酒乃獨酌拍拍春滿懷慚無顔氏嘆仰之高彌但恐中道畫工夫竟支離聊欲試絃歌奏此塵纓濯浩然賦歸來初心終靡斁

其十一

浩歌明月下風度酒尊尔尊空人已醉歌聲繞梁顧我奚所樂所樂在醉鄉秋菊有深意盈盈傲清霜明日東籬賞更覺吟興長

其十二

會稽諸先生中山管城子燕有陳玄輩相覩復相倚各能盡所長助我精文理

詠貧士七首

其一

托身在何所茅屋聊相依苔蘚積行逕松蘿帶斜暉臨流嘆魚躍冲霄羨鴻飛飛躍各有適吾今豈無時奈何拙生理不免寒與飢貧者士之常此事安足悲

其二

靜觀萬物理澄心坐南軒落英已滿地新蘇復盈園夜庭來明月曉屋未炊煙輪蹄寥來往簡編復翁研君子能固窮吾道宣父言請看七十子誰如回憲賢

其三

伯牙古賢士高情寄孤琴子期匪常流聽之乃知音寥寥千載下斯人安可尋獨醪誰與共偶爾成獨斟夷齊去云久淸風良足欽我今知所歸安此固窮心

其四

百步見秋毫自昔稱離婁未能若斯人夙志那得酬酬志

豈在目心明萬物同萬物各有托貧窮復何憂黔婁沒已久舉世無與儔九原如可作吾心安所求

其五

中心嗜編簡外物非所干家貧秋有子身帷喜無官詠彼伐檀什不能安素飡所以辭祿歸甘此飢與寒仁義存我心長有好容顏富貴如浮雲悠悠詎相關

其六

人間利名場紛紛如轉蓬卓哉張仲蔚身窮文則工閉戶絕交往相知獨劉龔清談夜忘寐志意欣與同道腴有深味何暇論窮通堅此平生好旦夕期相從

其七

昔聞徐孺子高風撞南州豈無倜儻士邀為無前儔所以陳蕃榻不肯下凡流當時有高識深為蒼生憂亦欲迴狂瀾斯志竟難酬吾生千載後徒垂慕前脩

詠二疏

二疏昔見機解綬同歸去當時富貴者詎識歸田趣譬之鳳凰鳥千仞見高舉紛紛道傍人嘆息兩賢傅能以仁為宅復以義為路賜金亦云多君儲兩深顧明此代謝理匪為邀聲譽行行適桑梓去去遠塵務生理不足論延賓暢情素知止斯無殆明哲當早悟幸有舊田廬非無子孫慮後人繼高躅賢名亦同著

詠三良

三良昔事君志期補闕遺所以各獻忠殷勤任防微眷任日益隆隨君侍燕私腹心既已托誅諛入彤帷君恩有如此臣職胡敢虧生死各有命安能與同歸古無殉葬禮斯事誠非遺治命亦克遵霸業何足希傷哉黃鳥篇深為斯人悲諷詠未終什能不涕沾衣

詠荊軻

荊軻戰國士志欲損秦嬴適逢燕太子尊之位上卿欲報秦讎慷慨赴咸京樊烬乙首利傢之乃西行臨歧慘將別清吹飄華纓忽爾哀筑起座上悲群英涕下不可遏乃復為羽聲壯士志激烈捐死不顧生白虹忽貫日見者心為驚挾彼秦舞陽同取盖世名函封樊元同拜獻秦王庭

利刃揕豪主愁雲壓重城惜哉事莫濟徒然費經營自茲速燕亡咄嗟何所成至今易水歌徒傷千古情

讀山海經十三首

柴門掩晴晝往來人跡疎芳蒼蔭槐柳鳴鳥近吾廬不為彈鋏歌奚愁出無車小園時雨霽提筐剪春蔬有酒還自斟心與天壤俱覽此山海篇一一現其國試問風月侶知我意何如

其二

王母居瓊臺靈丹駐童顏種桃瑤池曲結實三千年朝遊蓬萊島暮住崑崙山方朔今安在誰從問斯言

其三

弱江在何許琅玕遶山丘崑崙隅西南邈矣難與儔覺光
瞻紫氣洛洛見瑶流荒哉穆天子八駿曾此遊

其四

崟山產丹木益壽同昌陽丹泉出其下汩汩源流長就中
多瑜瑾剔澤生焯光玉膏可為餌曾益饗軒黃

其五

青鳥何翩翩素為王母僕奉使不辭勞取食還崑山我欲
裁素書贈以中心言欲得賜桃實為我延長年

其六

東濱浩無極云有扶桑木根盤數百里枝葉蔭暘谷咸池
若鼎沸太陽方出浴忽焉升中天萬象無不燭

其七

赤水有珠樹玲瓏散清陰八桂番禺西森然成巨林鳳舞
翻綵苞鸞歌揚妙音無由生羽翮徒與遠遊心

其八

有國交脛東其人年命長非咲不死藥稟氣自異常若無
奇泉水必有異種糧天地共悠久所禦殊未央

其九

神人有夸父追日極奔走窮力在虞淵斯志終見負渴飲
河渭枯消滴亦無有棄杖為鄧林空傳百世後

其十

炎帝有少女因遊溺東海化為精衛銜怨魄固常在日銜
西山木填海誓無悔海枯恨始平千載怨難持

其十一

濱海饒物怪來能悟斯音無乃與中土所稟異生死欽鵶
殺祖江惡亦不可覆鵕鶚與窫窳不蓄亦何恃

其十二

拒山有鵝馬吉凶驗其七剛匕首見逐此鳥必來止物能
先示兆見者必惜爾奇鳥生青丘頻吉來育子

其十三

皋夔不易得句古難其才西伯有聖德于牙乃歸來後世
匪無士庸君多忌猜丘軻終不遇吾道亦悲哉

擬輓歌詩三首

其一

人生百年中日月何迫促但恐無實行後世不足錄死生
如夜旦榮悴同草木昔聞子產死鄭人多哭矣惟知生時
情非望死者覺從今歸大化更無榮與辱從校久在世此
心何時足

其二

光陰瞬息去安得久羈縻食味雖滿案音唇不能嘗但念
琴尊友何忍舍我傍名節幸不失簡冊生輝光自歎吾之
善何以蓋一鄉好賓泉臺閉長夜殊未央

其三

繞舍周六甲晝髮已飄蕭况餘幾寒暑不復戀樂鄒堂硯

南山壽南山白崒嵂草木雖零落春陽發枯條人沒不再生日落還復朝日暮還復朝逝者其如何魂氣將安之豈復還其家哀哀執紼人薤露徒興歌惟有清霄月流輝照嚴阿

聯句

大鵬因風起遨遊隘八極若非風歇時健翮未能息咄彼藩籬鷃自謂有餘力一飛尋丈間胡可妄夸飭騏驥困鹽車長鳴達路側蛟龍既失水何以生羽翼我欲補衮衣有線成五色用舍姑何特素心諒無惑

桃花源

武陵桃花源邈矣隔人世祖龍流毒深秦人從此逝君臣道雖乖父子倫不廢桑麻接墟里林泉任棲遲春先繫蘋藻祼子匪文藝永結比隣歡夙駕久已稅樹顛有雞鳴花間聞犬吠衡門倚山開衣服隨身製物外自成村世人孰能詣川平土氣和老稚無札厲草木遞榮枯因之驗時歲禽鳥聲相和猿狖性多慈當時商山隱同此遠塵界仙源不易尋白雲重遮蔽漁郎獨何幸能造塵境外再訪不可得徒此感神契

古穰文集卷之二十四

古穰文集卷之二十五

天順日錄

正統十四年間

上在位未嘗有失德事當時王振擅權致有土木之變

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慕向不衰及景泰淫蕩無度臣民失望一聞

上皇復位無不歡忻鼓舞及石亨張軏等竊弄威權人又失望有御史自河間來者言石亨家人霸占民田

上謂賢與徐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亨輩遂謂賢與有貞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遂於

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且言賢等欲排陷之悲哭不已

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名言官劾賢與有貞下之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懼方喜

上嘉御史敢言以為　朝廷清正可卜不料如此是日忽雷電大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京師震恐翌日即將賢等降除參政等官人以為感召天變如此其連亨輩之家大木俱折冰雹尤甚皆恐懼不安遂有此處置不然賢等安得即出

上亦心知此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亨等又自以為功日在左右前後只得循從越二日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妄言今與有貞同責於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翱曰

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撓擾左右前後
皆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等讒言一入
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可不戒哉
上留賢爲吏部左侍郎時石亨聞之悵然而怒然無可柰
何及見賢怔忪有惡色已而反加親厚且以酒盃接殷勤
之歡或有宣召同事吾見於面若獨召賢心便生疑惟恐
毁其短久之見賢惟誠無僞方不介懷但數日不蒙宣召
心便不安必假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寵恐所加使
人畏其勢而羡其榮然所言大抵私情十八九在朝文武

之士疎者雖正以爲邪其趨媚親附者雖邪以爲正原其
所存不知天理爲何物惟利是尚欲其不敗難矣
天順改元復位之初學士陳循輩斥去惟徐有楨等三人
衆論謂賢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謂賢曰請予入閣賢即固
辭曰不可待賢爲吏部右侍郎亨即言於
上曰吏部尚書王翶老矣可令致仕即報翶上疏自陳已
許之矣亨見賢曰翶已休致君代之矣賢曰　朝廷不可
無老成人況翶雖老精力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何敢當
此重任亨曰事已成矣爲之柰何賢懇求不已明日亨言
於
上曰李某以翶不可釋左右亦贊其說遂留之衆論復欲

賢入閣翶聞賢留之不樂曰吾計決矣何故見沮賢曰所
以留之者非爲公計爲　朝廷慮也已而賢爲石亨輩嫉
而黜爲福建叅政
上召翶曰李某非其罪不可釋去翶曰既不去福建令往
南京可也
上曰南京亦速留爲吏部左侍郎翶不得已而從之翶之
欲賢速去者非惡賢也恐亨輩害之幸使離此庶免其害
耳
天順改元之初天下人心莫不欣悅歸向徐有楨以迎立
有功命入閣與議國事賢亦爲衆論所推入閣與有楨同
事

上銳意委任寵眷極隆賢自念遭逢之難助有楨展盡底
蘊知無不言謂太平可立而待凡用人行事一以公道處
之左右遂不能堪初太監吉祥以有迎立功與國政不通
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士商議
而行意欲籠絡附己及論薦文武士有徇私者賢等持公
道以沮之祥亦不悅會有御史楊瑄言太監吉祥總兵石
亨家人占奪民田已加禁約
上嘉其敢言祥在傍見斥其名初甚懸懼已而盛怒欲罪
之
上不許乃已及石亨出兵回聽左右言忿然訴御史不實
意有楨與賢主使且激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吾彼欲

排陷其意非善初祥見亨濫冒陞賞意甚不平寄忤其怨
及聞亨言其勢遂合曰內閣專權欲除我輩
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禎與賢于獄是日晩雷電大
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祥之門老樹皆折亨之宅水深尺
餘明日即赦而出之初言官欲論亨不能振作六科屬彼
入寇又歷數不法事情附勢者潛泄於亨亦謂有禎主使
其都御史御史遂之一空朝野愕然莫不失望言路從此
不通矣
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飢窘已發內帑銀三
萬兩賑濟有司以爲不敷乞增之
上召有禎與賢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禎怫然曰不可不
知其弊者以爲可臣嘗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俱爲
里老書手得之賢曰雖有此弊猶勝於無銀
上曰增銀是也吉祥亦曰　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有
禎不得已從之遂增銀四萬兩有禎退而不樂賢曰先生
悞矣　朝廷欲出內帑濟飢民而我輩反沮之萬一迫而
爲盜責將誰歸蓋其初不論可否惟欲事事出於己古之
人惟其事之當而從之不必出於己也從
上亦覺有禎之非嘗曰如增銀濟民一事有禎不然先生
之言其畧如此
天順初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姪彪奏害自大同逮繫至
京
上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逞其欲耳賢曰
陛下明見眞得其情須早辯之幸甚明日
上召錦衣衛指揮門達曰年富事情務在推鞫明白已而
進狀果多不實賢曰須遣人體勘庶不枉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中郎中二人
上曰再遣武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爲回護
曰
陛下所慮極是勘回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
天順初石亨招權納賂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成風士
大夫不知廉恥節義爲何物賢深憂之思欲息此風適廷
試擧子以求賢安民二事問之欲得眞才止奔競以正士
習時都御史缺員有行賂於權貴之門者薦其名
上知其不可問賢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若耿九疇何如賢
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名素著士林重之未幾九疇自陝
來遂拜都御史
上召見戒諭諄切深惬輿論
天順初
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徇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即
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幼女
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御言是朕以為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
母子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
便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
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天順初虜酋孛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
兵巡邊乘機取之
上曰何如賢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
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況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

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
國之物不足為貴
上曰御所見極是莫若只遣通事賫賞賜以與之賢曰
聖慮如此燭幾先當明日　召亨曰且未可舉兵先遣通
事探其強順俟其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馬政
往見孛來齎與賞賜深知感恩但其餘部落為梗得孛來
保送使臣而回
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方趨侍不然只在閣內
整理文書封進雖十日不召亦不往
上久而覺之且厭石亨輩朝退頻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
無事亦報入見一日

上召賢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
無事亦頻來甚不宜令左順門閣者今後非有宣召不許
擅進
上意謂賢當來賢亦不自入必有宣召而後入然
上意漸加向從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如何賢以為可
者即用之不應者即不行但賢惟以正對
上亦漸覺
二年郊天後
上一日顧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做前代尊上徽號
何如賢頓首曰

陛下舉此莫大之孝也於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
慈壽詔示天下人心大悅慶賀禮成
太后深慰喜之復加贈其親以榮所自太夫人董氏壽方
九十兄弟五人長孫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數十人皆爵
祿之左右又有為其次兄求陞者一日
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復希恩澤以為慰
太后之心不知
太后正不以此為慰比者受其子弟官時嘗於
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官
秩如此然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則不能救矣今
聞此必見怒矣賢曰此足以見

太后盛德因問
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為侯者與此不審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內庭先侍戚以關防之我至今猶悔
賢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侯為人淳謹後不可為例耳
上曰然
禮部請
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賢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
殿但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廡居
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卿宜時常照管且曰先讀何書
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昔讀至禹貢及盤庚周誥諸篇甚
費心力賢曰讀書經法先其易者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
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上曰然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侍書者不曾開指下筆
法任意寫去及寫畢令其看相又不較正以此寫字不佳
賢對曰寫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為善
上曰然及定擬講讀等官將二十人

上一一品其人物高下皆當其才其明哲如此
四月中
上召賢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十分艱損軍官縱
肆貪暴士卒艱辛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然變更以
此為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誤也卿為朕舉進才能者
用之賢因論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要
人最急
上復曰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且曰多舉數
人擇而用之於是議推十二人明日進呈遂定浙江布政
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
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在寧夏陝西布
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
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即
日遣使召之兵部尚書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速得一人
往理其事於是復以白圭往時圭適以考績至京即陞右
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復以太僕卿程信為僉都御史
巡撫遼東
會昌侯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召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
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房家人抵法顯宗
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既出見
上為其弟乞恩終不允

上名賢謂曰為使者不知自責反乞恩澤朕終不允又以
母老為辭亦念之良久竟從公法賢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
私矣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
上名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
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為忠國公石亨鄉里犒留京
官又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
之
上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名賢曰吏部侍郎乃天下
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為誰可賢曰以在
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為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
裏相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
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囑權近求為侍郎士論紛然不
平
上問賢此人何如賢對不知
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翱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
紹對
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
上遂決奉天門朝畢名吏部發 玉音除紹為禮部右侍郎
輿論大愜

兵部尚書陳汝言坐贓下獄忠國公石亨因齋宿來予朝
房內議當此任者難其人賢曰以在朝言之惟都御史兩
人中擇一人爲又問誰可賢謂馬昂行事平易亨尚猶豫
復會尚書王翱議翱薦工部尚書趙榮賢以為不可翱意
順其所厚又以昂是鄉里避嫌賢甚不然云此議對越天
地鬼神務出至公翱與亨謝而從之一日、
上名賢問此任誰可賢以昂對
上以為然賢請勑廷臣共舉堪任者若高於昂當用之不
然方用昂洎僉議亦以昂遂除兵部尚書
上躬理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名賢商
議可否且厭左右干預察知無非私意嘗於靜中名賢嘆
曰為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某人某人皆不從其說賢對
曰若常如此可矣
上曰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怫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
可行者宜從容諭之
上曰今後欲用人不當者先生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
若頻沮其勢必然惟
陛下明見自以為不可庶幾漸能革之
上曰然
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潛禁將五六十年意欲
寬之一日謂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決即日白
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左右聞之皆慨服不能止乃遣
中官於鳳陽造房屋畢日
上召賢曰令可送去敕軍衛有司供給柴米凡一應器用
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閽者二十人婢妾十
數人遣太監牛玉入禁諭其意建庶人聞之且悲且喜不
意
聖恩如此時庶人年五十六七吳庶人已沒尚有庶母姐

姆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
見牛馬亦不識
上召賢謂可發吉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武百官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為真帝王美事既而又有
淺見者以利害之言沮之
上不聽
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於是僧徒
多濫洎天順二年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聚集數萬
上召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對曰
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今後每十年一度
擅自披剃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度者

俱照定額考選於是僧徒知懼皆散去
先是忠國公石亨來閣內議事因說山林隱士聞江西撫
州有吳與弼者乃司業溥之子累薦不起實淹貫經書動
遵古禮亨慨然曰吾薦之煩子代草章奏即日上之數日
不報蓋謂左右所沮也一日
上召賢問曰吳與弼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
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
上遂決乃命行人賫勅書束帛造其廬與弼接見之際即
謂　朝廷厚意如此當赴闕謝　恩但本意不受官職就
辭幣帛數月未至

上問數次一日行人來報至通州吳賢即入言之
上曰當授以何職賢曰今
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授宮僚
上曰何職賢曰庶子諭德皆可
上曰莫若諭德之名賢曰諭德有左右
上曰與之左賢曰若見畢可召至　文華殿顧問以重之
上曰然仍以文幣賜之賢曰再與館次張具充當
上許之次日見
上發玉音召吏部命為左春坊左諭德朝士皆悚然驚異
以為布衣召至一旦授此
上召賢曰明日可引至　文華殿次日既見引至

上前問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如何不受官職初不對賢
促其對良久方對云微臣草茅賤士年二十嬰疾日加處
怯以此不能出仕山林之下不敢接見一人雖聞犬吠亦
驚調治病軀不暇非有高世之心不意聲聞過情為當道
論薦蒙
皇上專意以天書幣帛來聘天使到門不勝感悅因而勸
作老疾復發延至數月方能起程至通州忽失聲一日又
疾作二日洎入見
皇上之時幸不疾作况年六十有八老病衰朽之人實不
堪供職
上曰宮僚亦從容優閑不必辭與弼對曰 朝廷之職臺
諫之次宮僚為重
上曰宮僚亦衆不專勞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敢應於是賞
文幣四表裏羊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三辭
後稱病叩其所以不就之故以勅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
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 朝廷
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與之意今必欲如傅
說發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
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
三辭不允亦冝就職以答 朝廷至意聞曰
上謂賢曰與弼既來如何不受職若授職亦不拘拘聽其
自在俟秋涼欲歸亦不固留以俸祿養其終身不亦可乎
復命賢諭以此意亦不受賢初見與弼待以賓師之禮於
是公卿大夫士無不加敬以為待布衣之重如此近世罕
見所以人咸驚訝中官尤不然之賢每為之辭云待此所
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致攷於利祿恬退者覬
此自覺羞愧孟子所謂貪夫廉懦夫有立者此舉庶幾能
之
賢偶因右脚指下為手所傷復入湯氣遂致發腫五月二
十九日早不能趨朝
上即問之左右以疾對即遣太監裴當齎羊酒來視疾六
月一日復遣當同太監安寧齎銀五十兩來視又命太醫
劉経調治四日復遣太監牛玉領禮來視六日再遣玉來
每來必以政事數十條來定七日趨朝入謝
上甚悅且云老先生宜將息不可多行動也
處士吳與弼不肯受職三辭後以疾不能動履留京兩月
不敢具本再辭來賢舍訴衷曲乞兩賢謂若肯就職或有
可行之道且東宮早晚天涼講學凡有輔導進學之法賢
必能贊說依行又或因其留可以開
聖學賢當乘閒進言云與弼於經書義理窮究最精
皇上勵精圖治日勤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覽自斷比
先於經書雖嘗講讀彼時春秋尚早至今歲久豈無或忘
况此

聖心開明又非前日之比若於萬幾之暇令與儒臣講論
說發明則
陛下於義理愈加精熟由是剖政事益得其當有助於
聖治不淺矣又況賢輩早晚亦得請教以治身心以贊治
道與溥堅辭請衰疾不能供職決意乞回又恐
上意見譴乞賢成全賢次日早見
上言與溥本意亦願供職第以老疾不愈進退狼狽望
陛下寬容若不見譴許其具本再辭
上曰果然亦難留也賢曰此　朝廷盛事若始終成美尚
得賜與為善
上首肯之且曰既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　勅
書令有司供月粮食米以贍終身賢即拜賀云此舉實帝
王盛德之事曠世稀有於是與溥感激無以報將條陳十
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天順日錄

上留心政務漸覺左右者之非嚴其所為不
能驅遣嘗於靜中屏其人告賢曰為之奈何賢謂人君之
權不可下移果能自覽政之勢自消惟此為良法其私情
既不能行趨附之人漸亦少矣
上以為然且曰無此相從何事不順吾早晨拜天拜祖宗
畢視朝既罷進膳後閱奏章易決者即批出有可議送去
先生處參決賢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更望
陛下再加參詳斟酌穩當施行如此則庶績其凝矣
上深以為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又
曰亦不必送與閣下看又曰差使差到底奸邪不忠如此
賢曰惟
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鼓起齋絜具服
拜天畢省奏章剖決訖復具服謁　奉先殿行禮畢視朝
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有政事有閣
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確復省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從容
游息至申初復奏章嚴則聽內政至晚而休息
母后處每日一朝有　命則兩日一朝隆冬盛暑在日一
朝今左右乃曰何乃自勞如此賢曰自古賢君脩德勤政
莫不皆然今
上下敬天敬

祖宗孝
母后親覽政務則脩德勤政之事備矣臣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馴至夫堯舜之道而爲堯
舜之君矣又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則便於安逸而
怠荒至矣雖悔何追賢曰
陛下言及於此[illegible]社稷蒼生之福也
駙馬趙輝貪財好色景泰時只在南京天順改元懇乞來
朝
上許之既見厚有所獻賄左右求封爵一日
上召賢曰趙輝求封如何賢對曰名爵豈臣下可求左右
亟欲成之

上復召賢議賢謂求則不可與若　朝廷念其舊戚自加
恩命則可遂從之已而輝以賄賂事發特免其罪封爵竟
亦不行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兵雲南兩廣
湖貴等處達官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爲不便下情不能
上達一日賢從容言於
上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爲中國患昔幸送之江南遠方
今復取來甚是不便聞此類在彼住定以爲樂土多不願
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聽其不願果善若後願去者仍從
之賢曰幸甚

錦衣衛官校差出提人惟財是圖動以千萬計天下之人
被其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達賢一日從容言於
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賢曰錦衣官校是也一出於外如狼如虎貪財
無厭寧有紀極
上即悟曰此輩出外誰不畏懼其害人不言可知今後非
大故重事不遣賢頓首曰幸甚
鎮守遼東太監范英乞來朝見即以部下親昵都指揮高
飛乞統遼陽兵然已有參將曹廣兵部以爲不可
上欲允之召賢曰可以飛代廣賢不能止明日復見
上曰聞飛非統御才地方所係

上曰已發奈何賢曰雖發未行猶可止事未停妥雖行亦
止
上曰然即召兵部已之
時祭風雷山川之神而壇遠在城外
上不欲夜出問賢可以勳臣代之否賢曰果有故亦須代
但
祖訓以爲不可
上曰今後當自行但夜出至彼無所止宿欲效天地壇爲
一齋宮如何賢曰可但宜減殺其制
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彼祭畢拂曙而回庶免夜間
出入賢頓首曰

聖慮極是
上一日言宦官得見雖曾效勞其實讒亂小人朕初復位
時即於
太后前言曰
皇后無子亦當援朕即斥之方止及立
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一日命見
選宮人充用既選乃曰
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復於
太后處曰　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
所深惡者

陛下絕之最是
二年冬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
上不許復固請
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朕遣人訪之既許其
出彼意一時之言未必追訪出至州縣不能獲一禽有司
懼其感歛之於民聚麋獐兔雉而獻之內臣以為裸所獲
者遣人領進
上果令人密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俟其至各
杖而黜之
冬十月間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極言下情

之弊時往往差錦衣官校出外緝拿罪人然此輩嗜利勢
如狼虎所過無厭必飽其欲而後已動以金銀千百計有
司不勝其擾略達此情
上初不悟且曰今後但不可多差耳不意差者多左右貴
近所囑因而譖毀謂賢多言彼有犯者自當其罪
上聽之從而見疎賢初亦覺之不知所由已而左右傳說
如此賢謂此弊九重之遠何由得聞既得見近豈忍隱
蔽而不言乎言而得罪亦所甘心越旬日復召賢待之如
前蓋
聖鑒孔昭也
時小人欲求倖進者多不能得謂賢沮之莫不怨恨乘隙

排譖時刑部尚書缺人已取山東布政陸瑜即乘此篤說
瑜用賄賂求而得之朝士紛然以為瑜至必不用又謂石
總兵已達於
上謂賢必然見害及瑜至
上名賢讓之仍以瑜為尚書群小愕然衆毀方息
上初雖聽譖惡言錦衣之弊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過
於賢所言者召其指揮者戒之曰自後差人敢有似前者
必重罪不宥由是收歛不敢縱意求索人或為賢危之曰
先生招怨如此奈何賢曰若除此一弊怨亦不辭
先是安遠侯柳溥在涼州任虜寇搶掠不敢出兵監察御
史劉濬奏其畏怯以致折損官軍

上怒其所言且曰與賊對敵安能不損傷將校聞此言豈
不解體欲置之罪賢對曰御史是耳目官所見當言用其
是舍其非不宜見譴
上乃止終不以為然後因錦衣之怒謂賢護向秀才且曰
如其御史多言便以為當說溥後代還竟下獄亨亦悔悟
輕其罰降職外補而已
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寇無功取還既至
上召賢曰溥為主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何以警衆且有
罪不罰人誰畏法即命言官彈劾罷太傅閑住越數日溥
以馬駝進
上怒擲其奏曰溥無狀如此狂妄之人既被虜寇搶掠頭
畜殆盡復為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況無功戴罪 朝
廷復受其所獻可乎遂却之且責其非溥慙懼而退
冬十一月
聖節及冬至例宴群臣於 奉天殿
上顧賢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計牲畜甚衆尚有正旦
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
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於正旦亦或不宴惟慶
成一宴歲不缺云
景泰不豫文武群臣不過侯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掌大兵小人欲圖富
貴者以為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
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之亨等遂以迎駕為功殺王
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公軏封太平
侯乃固寵攬權胃濫官爵黷貨無厭方復位之初人心大
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于動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
重數月不息乃群陰闇蔽太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
公行挾預朝政掠美市恩易置文武大臣憑持以彰其威
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
怒而不敢言亨姪彪頗驍勇陞都督性尤貪暴粗立憶
功大肆兇惡謀鎮大同邀人奏保 朝廷覺其不實使人
廉察果皆虛詐置彪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 朝廷
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
置亨於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為天道好還如此人
見其名位勢力如泰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明
冥抑從此伸氣雖 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
人神共怒助力於其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為可懼且
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
同猶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何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之
不能及今辯之於早除此大害非
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 社稷綿遠端兆於此
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賢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

聖慮即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饋送土物亦不許下
人挾讎告害由是爾然不犯
上名賢謂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賢曰此
祖宗舊制即　勅吏部都察院退不職者數百人擢其才
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八人賜以衣服耤
帶禮部筵宴　命太監牛玉吏部尚書王翱及予三人待
宴以勸其衆與論懽然隨於其中㠯布政蕭暄為禮部尚
書賈銓為副都御史先時吏部舉銓可大用以其名重欲
任以戶部尚書
上問賢以為何如賢對曰聞其名則可未見其人及銓至
京命賢觀之貌不稱名乃別求之賢以副都御史年富執

文集　數二十四

法不撓可居此職
上亦以為然不意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
上不喜此人不可再舉賢以為實然一日
上名賢謂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
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
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
名富為戶部尚書士林咸以為宜
內府庫官奏金歲用計之不數年而盡於是　勅戶部議
欲以蘇松嘉歲折粮銀折金五萬兩
上名賢謂曰國家錢粮出在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
金價必湧貴賢對曰誠如

聖慮因論雲南各處土人有歲辦金銀遂令以銀折金
千兩待十年後不之再議而行
會昌侯孫繼宗因冒報[redacted]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其子弟
家人冒報者亦二十余人具奏辭免
上名賢謂曰此事何以處之賢對曰以正法論之盡當革
去但念國戚於親子弟存之並其家人冒陞者庶全恩義
上曰然但此事為白予
太后必盡革去繼侯爵未可保也賢對曰惟
陛下裁之上不決
母后之心幸甚
上曰須如先生之言然後方當幸從之

文集　數二十五

上天資英武益明習政務天下奏牘一一親覽或有處未
差失便能察見凡有發下裁斷賢等一出至公
上知其無私委任益隆凡事不肯輕易即出必召問其可
否或遣中官來問務得其當然後行是以政事無大差失
法度振舉人心警懼平昔縱放者莫不收斂其中官惟一
二耆舊持加重焉自餘雖一時寵眷至尊一旦有失即置
于法畧不假借用是不敢肆然
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名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
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　朝
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皆改正人心皆
快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粮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
乃免人心皆安石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
懼一日賢言於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群臣且安人心不究其餘遂行之
中外釋然無不感戴朝廷之恩者
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劾之即有漏泄於彪者
上召賢謂曰群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對曰誠如
旨意乃勑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
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莫不肅靜天下聞
之亦皆悚息交通之弊遂止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戮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對曰如此行之未為盡善法司宜執法
論罪欲梟首示衆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
存
上曰然即從之
一日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
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
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群臣誰不願請何
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等何足
惜不審置

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圖
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
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群臣請出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擾攘雖欲陞賞以誰為功老成耆舊
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群小之計無
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排擠之患國
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
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為尤信
上曰然
天順初以迎駕為功者大開賄賂之門在朝文武之士靡
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財寶先投者先得美職無
復論才之賢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
上亦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俯而從之明年稍自振作十
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其賄賂
之門徒開而已初時有美要職事一缺謀之者如蠅聚腥
爭欲得之自後缺雖多而謀之者無一人蓋用人之柄在
上權貴不與焉雖欲賄賂何所投乎向日奔競之風一變
而為恬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否顧上之人力行何如耳
天下氣候關於朝廷驗之果然景泰時不孝於親不敬
其兄不睦其室而朝廷之上怨恨憂鬱之氣充滿是以六
七年間水旱災傷遍天下天變於上氣乖於下一年甚於

一年自天順初
上復位之後敬天尊祖孝親睦族宮室之中有恩以相愛有禮以相接歲時調和年穀屢豐海内之民無飢寒流離之苦由是觀之　朝廷之氣和天下亦和朝廷之氣乖天下亦乖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聖賢之言信不誣矣

耿九疇軒輗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順初首用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但二人之才不異於衆特取其行之高於人洎供職未有建明耿欲糾石亨之罪反為所排出為江西布政尋轉四川

上知其為人清正但為亨輩所嫉一日從論人才念及九疇非其罪賢因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遂有召用意賢竊慮彼時臺憲本無罪被石亨所排而黜之人皆惜朝政之失幸而召用以見　朝廷悟亨之非所係不小未幾因禮部缺人召至京師

上憐其衰命為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優閑可也初軒在刑部數月因疾作懇乞致仕還家後每念輗之為人亦不易得賢因曰二人素行海内共知一日南京總督糧儲缺人理之論及往日能理此事者莫如輗遂召為左都御史委任之未幾九疇卒

上嗟悼良久曰可惜此老欲其優閑而遽亡耶尋以左都御史蕭維禎為南京刑部尚書

上因說校尉行事者亦多枉人且如行臨川王與四尼姑通及鎮撫司指揮門達問之實無此情又聞行事者法司依其所行不敢辯雖知其枉付之嘆息惟門達能辯之賢因言往時行事者挾仇害人沴虐者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但令鎮撫辯其枉者可也

古穰文集卷之二十七

天順日錄

天順四年秋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田盡淹沒時
上益明察凡事臣下莫敢發端一日因召問賢從容言曰
臣聞今年水災甚大數十年來未嘗見此百姓多不能存
活
上曰爲之奈何賢曰若非大施恩典安得蘇息
上曰如何行則可賢曰宜下詔免徵粮草
上曰固可但詔非一一條可行莫若以　旨意與戶部行
於天下賢曰如此尤當於是令被災州縣申報巡撫巡按
官災重者全免稍重者免半又輕者免三分已而天下奏
水災者無處日通政司奏對無日不有
上初以賢言或過至是見其實然人或以賢多言取怨賢
嘆曰居此尚不敢言更誰言邪
景泰間陳循王文之子會試不中二人以私情怨考官取
人不公皆具奏考之不精欲敕考官　朝廷不從乃已天
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俱怨考官有鼓其說者謂賢有
弟讓不中亦怨考官一舉子遂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
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弊何以
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弟讓亦不中
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不能
答題意且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衆群議方息不然
欲訐考官者不衆賢謂此舉子曰若爾所作文字有疵不
中是爾學力未至非命也若爾文字可取而不中乃命也
不知安命可爲士乎初亦有輔臣子弟不中者皆助此衆
子及見此事發赧然而愧矣
四年秋八月虜酋孛來大舉入寇由大同威遠西擄衆南
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擁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鴈
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砲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
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上初謂此虜窮之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賢見人民驚走
如此乃言於
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荊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
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
上方欲命總兵者議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
賊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
彪領兵赴紫荊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既有所殺
見我兵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勅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
此以下怨
上意初不欲雖勉强而從終不悅後見此虜復來始以爲
然人亦謂賢多言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如

此於此等利害國家安危係焉不言可乎縱得罪亦退不
可顧也
四年秋
上召賢與正翱於武英殿曰今兵部工部缺侍郎歸黙可
擇人用之賢謂副都御史白圭可爲兵部侍郎其巡撫湖
廣亦暫設耳
上以爲然翱曰南京戶部侍郎馬諒服制將終可轉工部
上亦以爲然諒至適戶部亦缺人用
上召言及諒賢以爲搖正缺而他轉班序以出其下莫若
就命以戶部
上以爲然命下輿論亦愜翱亦曰如此處置甚安諒自南
京府君陞此職錢穀之事久經心矣賢雖一時自守蓋亦
素聞衆論耳
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算不
行救護
上召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算如此因言湯
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
有變必爲辯說甚至書中所載不詳字語　手改削而
進恒遇天文喜事却摭撦以進且　朝廷正欲知災異以
儆上天垂戒庶知脩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
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
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

上曰令有此失法不可容於是杖下獄降爲太常少卿仍
掌監事
四年十二月六日
上於奉天門朝罷召賢曰吏部右侍郎不可久缺況尚書
王翺年老早得一人習練其事命與翺訪其人得巡撫南
直隸副都御史崔恭明日早於文華殿具奏
上喜以爲得人以山東布政劉孜代巡撫因論人才高下
上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石亨張
軏輩害之寧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爲民賢與翺曰
聖恩所施果當即傳旨下之戶部
天順五年正月大理少卿李茂卒
上召賢曰大理寺是審獄官法司囚徒皆從此平允至爲
緊要今雖有寺丞二人名分猶輕恐不敢與法司持辯須
得職稍重者一人卿可擇之賢請與吏部尚書王翺議
上曰然於是議以舊卿李賓最宜但憂制未終明日見于
文華殿
上曰得其人矣乎賢與翺以賓對遂用之
五年二月因錦衣衛指揮所行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
上召賢曰宗室中豈頓有此醜事彼初既以爲實今却云
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
聖諭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辯理賢曰若旨
[illegible]付法實但有枉者與之辯理不許畏勢避嫌

上曰然於是召法司戒飭之人人皆悅一日
上言及此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惟
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天順五年四月
上召賢謂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奈何且軍
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
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
上曰一年四季或以一二季支與布錢何如賢曰須與戶
部議一日
上召賢同吏戶兵尚書議此事
上曰爾戶部奏來朝廷復令會議不然不惟歸怨朝廷亦
歸怨爾數人矣宜恤容之賢因言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
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卻以軍補其缺以省冗廢
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覺
可也
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
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
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
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
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
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

自天順四年水災以來天下米穀皆貴人民艱難至五年
尤甚賢深憂之六月中因陝西涼州莊浪一帶虜寇侵犯
圍困城堡日久不退及邊將官仇廉領兵自蘭縣過河與
莊浪合兵又被虜賊截路殺退虜益猖獗過河搶掠羊馬
財物官軍莫敢與敵關中震恐乞大軍勦殺於是以兵部
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為總兵官京師出軍一
萬五千河南山東調軍二萬賢因此事與會昌侯孫繼宗
吏部尚書王翺及馬昂四人言於
上曰今天下人民艱難況又起兵宜寬恤以蘇民困
上有難色不得已而允之太監牛玉亦斟酌下情如此力贊
行之於是開寫十數條最苦於民者悉皆停止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為人雖喜私恩小惠於權納賂擅
作威福守住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旅虛討取功因
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為腹心天順初名呼與駕迎
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有事發冒官者俱
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 駕為功貪
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黷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輒懷
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為不軌會兵部
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
二日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入內為變
幸而孫鏜等先覺二鼓時即報於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

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遇杲方出斬其首府
其尸蓋杲亦吉祥所惡之人從朝廷之委任行事且行欽
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開
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予四鼓到
朝房聞搶馬驚亂以為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
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
李學士予方出即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
砍予一刀又打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托
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復位今被逯杲譖毀反欲相害提杲頭示予曰誠為此
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

害即可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防予至吏部
朝房尚書王翱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翱同行於門縫投進
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尚
書馬昂得翱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
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知等復解之忽有孫鏜領官
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
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
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一不寧即投本進入請急宣
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
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
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

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
言畢竟就戮設其傷害多矣幸而早撲滅之此實
宗社之福也
自天順元年石亨竊弄威權恨御史楊瑄攻其家人侵占
民田譖賢與徐有貞主使彼此共誣害言官方欲勦其不法
亨先知之即言御史聽有貞主使排陷大臣遂將都御史
耿九疇等置于獄十三道掌道御史盡置于法從此言路
閉塞近侍風憲無一人敢言者由是權奸得志肆行無忌
相繼反逆賢因言於
上曰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慮臣下不肯進言有設
敢諫之鼓誹謗之木者或恐之使言或設不言之刑以懼

之有直言者或旌異之褒獎之其負勞之陞用以勸其言然
後臣下始肯進言且進言者不過言君德之虧欠朝政之
闕失天下生民之利害文武百官之貪暴奸邪皆是有益
於國家之事於己無益也不但無益於己又恐觸上之怒
而得罪焉聖帝明王有見於此故從惓惓求言惟恐不得聞
其失也惟奸邪之臣惡其攻己務欲塞之以肆其非為莫
敢誰何由是覆宗絕嗣而不悟也
上曰此事吉祥石亨振軟揚善實塞之今宜速開可於詔
書內列之賢曰此 宗社之福蒼生之幸也於是言路方
開
都御史寇深被賊害之

上顧賢曰此職非輕須得其人賢曰宜令六部共舉既而
舉三人以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居首
上命賢用一人賢以居首者對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復詢
六部皆曰但以其曾居此職遂謂老成不知其所為如此
識不可
上復問賢曰大理卿李賓年雖少容止老成又典刑名可
當此任臣所見如此須從衆論
上召王翱等詢之皆曰可遂陞右都御史
八月十六日
上勑吏部曰學士李賢為賊所傷乃能力疾恭事忠勤可
嘉特加太子少保如勑奉行賢即具本辭免
上曰官以酬勞朝廷自有公論卿宜承命所辭不允明日
上召問曰先生何故懇辭賢曰臣實不敢受此加秩乞容
臣辭免今再進本
上曰先生勞心國事非他人比雖進本十次亦不允賢不
得已受之客來必曰僉謂先生受此職視前任者士望尤
未滿也予曰朝廷名器不可多用徒多兼美秩不思所幹
之事稱否若能盡職務雖不兼官亦有先不恭雖兼十官
亦非美稱取士林之譏誚也且景泰間任其自擇好官兼
之累至五官太子太保一陞十員名爵之濫至於如此不
三二年罷之一空雖免誅謫以禮去官者兩三人耳韓子
所謂必有天殃者也士大夫宜以此為戒不可貪一時之
榮而忘遠慮也
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早
上召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
敗稍收斂近來又放縱亦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
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莫
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甞一日忘在
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賢曰古昔聖賢之
君正是如此安樂不忘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人最
善
上言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雖或足疾不能起亦跪
拜之拜畢司禮監奏本一一自看朝廟行拜禮八廟皆然
出則視朝退去朝
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甞揀擇去取衣
服亦從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
益見盛德存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
帝唐太宗宋仁宗皆能節儉當時海內富庶惟耳目玩好
不必留意自然節儉
上曰然如鍾皷司承應無事亦不觀聽惟時節奉
母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閑則看書或觀射賢曰前聖經
書惟書經是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最宜熟看
上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過賢曰此時王好玩味況聖質聰

悟一見便曉最有益也
上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聖諭帝王脩身齊家
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貴乎體而行之
上曰然朕在正統年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王
之學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泰全
然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
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
不與大臣相接商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接賢士大夫之時
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也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賢曰近聞外議有二事不便
上曰何事賢曰松潘羌民叛亂已勅四川三司調兵勦殺
然三司官統兵頗難以成功須得 朝廷命一將官統
之庶得成功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不可不慮
上曰此處極是闕都督許貴可用遂取而用之又湖廣總
兵蕭綬貴州凡百軍務貴州將官不得專擅行必遣人往
湖廣計議山路險遠往來遲滯以致事多耽悞未便
上曰然此等事情誠非穩便即日令兵部易之令各鎮守
地方
賢曰臣聞
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爐果然否
上曰實然暑雖極熱曾不揮扇在宮內亦不令左右揮扇
冬雖極寒曾不近火亦不披暖耳稍用熨■即熱賢曰
陛下聖質所稟堅厚如此蓋由體被中和之氣聞宗仁宗
亦然若臣等受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爐不能過也
上顧賢曰今六部尚書處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翺老矣時
翺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曰若繼翺為
吏部非此人不可
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禮部石瑁稍劣賢曰此人居是位
不洽人望早晚宜致仕
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亦可任都御史
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賢曰此人可取且如曹
賊反時文職皆畏縮迯避況兵非己任誰肯出前趙榮自
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剿家是亂臣賊子
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
人能於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
莫能及
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
器異日皆尚書之選
上曰然
天順六年三月陝西管糧通政司參議尹旻奏賊退河開
軍馬衆大人民供輸困極予謂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
則為壮久則為老且達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虜
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疲困已極

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逃竄糧
草既缺大軍亦難駐劄㕥今冬不得耕種明年益乏糧草
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庶使民得乘隙耕種日後
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守調
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
馬庶為允當
上以為疑意謂虜寇復來又用調兵乃命總兵與兵部尚
書來閣下會議卒從予言
天順六年夏四月一日奉天門奏事畢靜鞭鳴
上起身召禮部尚書石瑁等疾出班趨至欽上右階鴻臚
寺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與勅書遲如事

上下金臺即名賢曰石瑁動止粗疎失措如此如何為禮
部尚書不自求退朝廷難于遣逐賢白誠如
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
上曰若戶部侍郎張睿可以代之賢曰張睿老成人此職
亦宜賢即報瑁疏乞致仕 瑁遂上陳
上見瑁疏意却不忍曰瑁為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
命太監牛玉召吏部尚書王翺與賢議賢等言石瑁一淳
誠人但動作遲鈍耳既留之張睿可不動也
上復令玉傳旨睿歷任年久辦事勤勞陞戶部尚書仍管
糧儲已而 命下士論重瑁之求退善睿之當陞若非光
報瑁亦不知

上意不悅必不求退
上怒未可測及上疏求退而
上意遂解士林且以瑁能見幾而作無貪位慕祿之心聲
價倍增於前日蓋亦不虞之譽也

古穰文集卷之二十七

雜錄

學者於聖賢之道貴乎知而能行今之士誰不讀書講明之功或有之身體力行百無一二要之講明者亦粗通文義未能真知其理望其能行難矣哉

宋朝理學最優於前代者蓋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倡起於是天下士大夫皆知為務觀其於諸先正書問往來論辯不已若渠不留心寧有此今則借為出身之階一得仕後置之度外更不相關但任其天資而行之於聖賢立身行己法度茫不在意視理學不知為何物也可勝嘆哉

嘗怪前元博雅之士朝野甚多以為時運如此及觀取士之法用賦乃知所謂博雅者上之使然也今則革之蓋抑詞章之習專欲明經數用意固善矣竊謂作賦非博雅不能而經義策論拘於正意雖不博雅可也試於二場中仍添一賦不十數年士不博雅者吾未之信也

吳草廬得弟子如虞伯生而不能傳其道其究安在非草廬不悉其傳也意伯生初遊其門已無求道之志不過欲正其文詞而已不然以伯生之質果能刮去詞章之習一力從事道學豈不得哉顧乃耽於詞章觀其作詩不下萬餘首宜不及於道學也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為務者纔見薛大理一人蓋其天資厚其嘗欲從遊以官數弗果斯人頹於處世直道見黜已既間矣未知造詣何如也

吏部尚書郭璡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於吏事簡切不泛為戶曹屬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纏早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
旨回奏衆欲罷歸田里以謝天譴璡獨以為不可云非是貪位但
主上幼沖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竄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備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韙之

切見今之士大夫鬭夜且用求討挽詩數月延緩哀戚之情甚略

當道者宜用人之長今有以謀畧為者見其人以勢位臨之畧而不接曰予既知之矣則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予謂如此為國家計固疎矣其自為計亦未為得也何則古之宰相惟不自用而各盡人之所長已而事就成功宰相獨收其名向也所長之人不[illegible]之屋柱是已今處不及此必謂天下之人無踰於己者嗚呼何見之晚也昔者周公之聖天下之士豈復有過之及之者觀其吐哺握髮之心蓋周公未嘗自以為能必謂天下之士高於己者多矣今無周公之聖而謂天下之士無踰於己者可發一嘆

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風俗如此蓋亦當

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仕未顯時士林鄙之一
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為榮向之鄙之者今則敬之愛之
矣欲人之不求做好官難矣有一人焉位未顯時士林重
之介然自守恥於干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旦
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輕之欲人之求做好
人難矣今欲回此風俗在當道者留意若不由公論而得
好官者不變前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為好人者不變前
日之所重庶乎其可也
周年鄉來學為戶部郎中改通政司參議不以為美謂此
官何足榮乎謂誤矣且曰無才何敢當此若才有餘而位
不足公論以為虧此是好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位公論
以為非此非好消息也遂悔謝自後歷顯職而愈覺斯言
有驗也惜乎今之士慮不及此唯恐位之不高於才也
士在學時坐誦書史有志聖賢之道者甚衆且曰窮經將
以致用異日臨政當如此設施做事業當如此立身行已
一旦出身而授之以職惑亂於利害隨時上下任其天資
而行之無復留心於向日所窮之經不知為何物也
戶部尚書夏元吉有德量冬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烘襪
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笑曰何不
早白欲以餘襪棄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泣曰
他則無故加捶若此平生纔一遇也在部時吏捧精微文
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污吏驚懼即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
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污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
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污精微文書懷中出之
上命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尋出其所易吏大感免冠謝
大抵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
信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非
太后不能正統初有詔凡事白於
太后然後行
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
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
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
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
責之由是終
太后之世然後專卬
宣廟崩太后即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
罷去禁中官不差然經由水旱訖無虛歲或者天使民多
艱而不欲其宴樂也
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為之不振
朝廷以通政使顧佐為都御史罷劉觀遂黜貪濁御史理
劾不察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聞其風
采蒞其郡邑莫不起敬當時推佐正色立朝元勛貴戚俱
憚之陝西布政周景貪濁無度佐劾欲除之累置之法
焉

上累擇之不能伸其激濁之意後又沮之者數次正統初以風疾乞歸賜　勅褒嘉優禮而去其實用事者忌而陰排之也後疾愈亦不復起居家十餘年而終繼居其位者皆莫及也

都御史陳智性褊急躁暴捷左右之人無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必有三四人被其掌者一日堂上靜坐因岸幘取錯剔指甲失墜於地怒其錯不得己而啓座自拾錯踊地碑數次若懲其錯者李靜坐若左右行過覆有磬者即撻之或誅以暴怒為戒曰諾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人欲撻之輒忘其戒取木方以擊之怒性既消觀其所戒悔之弗及也

禮部尚書胡濙量亦寬若有觸其怒者則不可免也

石首楊先生[illegible]獄中十餘年家人供食歲久數絕粮不能繼又

上命臣溥日與死為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illegible]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閣老大儒　朝廷大制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蓋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先苦其心志而玉成之如此為人謙恭小心接物[illegible]敢慢初入鄉試為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刊文曰[illegible]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人以胡儼為知人後胡儼歷官祭酒先生已在禁垣既而儼以病免

仁宣以來先生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以任而不辭士論兩高之

儼為祭酒以師道自重

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先後居是職者皆莫能及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且排斥文公集註每儒臣進講論語等書必有辯說呼朱熹曰宋家迂濶老儒因講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辯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辯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專治而欲精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又講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辯曰自古聖君莫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尚有皋陶為士師明五刑若當時無訟何用設此官且天下之廣居民相參安得無訟孔子之[illegible]蓋謂聽人之訟我無異於人但能得人是非曲直之情[illegible]至枉道既斷之後更無冤者亦不儒乃謂正其本清其源[illegible]

無訟矣豈不偉哉如此類者甚多漢唐以來人君能事詩
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由其天資高邁所以不襲故常
能將許多見識來說
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
文廟欲征交阯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
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卒平之為郡邑
仁廟居東宮時
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遂持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謂
不宜過寵致有異志
文廟遂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泊
宣廟初漢府果發交阯亦叛悉如縉言

正統間考功李茂弘先生嘗言可憂謂君臣之情不通經
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飾太平氣象未必可久官滿年
六十有五即抗章致仕而去于今果驗蓋知者嘗見於未
然耳茂弘為人恬淡以許可與人不苟合疾惡之心勝
以故未至卿佐區區獨加敬焉為序以贈其去至今不忘
也
福建參政宋彰交阯人與中官多親舊侵漁得銀以萬計
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歛之貪不[illegible]
者甚為所逼於是鄧茂七聚衆為盜因勢而進遂不可[illegible]
不兩月間天下震動聞風而作若火燎原不可撲滅人心
易搖如此

自振專權上干天象災異疊見振略不警畏凶狠愈甚生
諱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於平田民告於官不敢聞又
地動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
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吼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
往東流於海淹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於內府乾方
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
殿基上生荊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縱不可滅天
意不可回矣胡寇乘機大舉犯邊聲息甚急日報數十次
己巳秋七月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率師親征明日朝罷
使
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予

與驗封郎中趙敏謂虜勢猖獗　駕不可出白於冢宰乃
約大臣上章留之不從明日　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
知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矣時人事
極不順至龍虎臺札營方一鼓即虛驚衆以為不祥明日
過居庸關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
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　駕大臣連上章留之振益怒俱
令略陣明日當過雞鳴山衆皆危懼無不嘆息怨恨者予
不勝其怒與三五御史約謂今
天子蒙塵六軍喪氣無不切齒於振若用一武士之力捽
而碎其首於　駕前數其奸權誤國之罪即還將領京
大同而　駕可回也欲謀於英國公不得間竟行人人自

虜未十日兵士已乏糧矣方秋未稼徧野所過一空將至
大同僵屍滿路寇亦闕避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因
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
班師大風至晚雷雨滿營人驚夜多懼兵長又連日雷雨滿
營過宣府寇追至明日於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
率五萬兵迎之勇無謀冒入鷂兒嶺被寇入山兩翼邀阻
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
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
二丈深無泉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擡營南行就水行未
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鬭俱解甲去衣以
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下專於殺二
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
兵器盡為胡人所得滿載而還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
有盛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况
乘輿為其所獲豈偶然哉
英國公為
文廟功臣平交趾回進爵為公位群臣上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謀公即縛其人白於
宣廟得此早覺而易於撲滅
宣廟自此愈重之洎顧佐拜都御史請宜保全功臣去精
兵權而豢養無虞日正統時亦不衰安享福祿榮名二十
餘年天下倚以為重四夷莫不知名自餘勛戚文武貴仁

莫敢與並而抗禮者洎振專權視勛戚大臣如屬吏獨加
禮於輔而不敢慢仍戒子姪致敬於輔之昆弟輔既衰老
亦屈節於振以避禍竟沒於土木之難以衣衾瘞焉輔為
人寡言笑膂力過人重章縫之士為本朝武臣之冠
老泉論漢高帝命平勃斬噲一事謂帝不以一女子斬天
下功臣但欲除呂氏之黨亦未必然戚夫人寵冠後宮又
生子如意豈尋常比邪雖以呂氏結髮之妻亦由此見疎
以太子正名東宮尚欲易之夫帝之寵愛戚氏如意如虎
之乳子犯之者立見虀粉今乃聞噲黨於呂氏欲俟其宴
駕盡誅戚氏如意之屬宜乎發怒而立欲斬噲當時若聞
呂氏太子有此謀恐亦不能保也况樊噲乎帝崩戚氏母
子竟遭呂氏之毒吾知高帝之目不能瞑於地下矣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權
臣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秋七月虜將也
先等大舉入寇其鋒不可犯大同失利邊將有棄城逃者
權臣挾
天子親出師百官上章懇留不從迫促而行至大同見虜
勢猖獗殆懼旋師至土木會兵將無鬭志人馬飢困虜衆
乘勢前鋒莫當追而圍之我師大潰遂獲
乘輿羈于虜庭八月十五日也天下聞之驚懼不寧賴
今上皇帝以太弟即位尊兄為
太上皇人心始安然

上皇在虜營阻不通者一載餘矣有自虜營脫回者方知
無意虜亦遣使來通但譎詐不可信未可以使往都右都
御史楊善慨然欲往
上從之人皆危懼善曰
上皇在虜庭食君之祿者於心安乎此為臣者致命之秋
也遂行至其境虜將也先欲遣一人黠慧者田氏來迎且
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於此因問向日土木之
圍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況
此行只是扈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因四方無虞只啓備
寺宇而已何曾操習彼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
汝虜幸而得勝未見為福今

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欺入
中國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令一帶守邊者
俱做鐵頂椒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過的山
嶺遍下錐椒來者無不中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
令大銅銃止用一箇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雞子大石
頭一斗打去迸開數丈濶着人馬即死打中最多也從其
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死的弩弓毒藥最快
若箭頭上搽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即死今從其計已取
的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曾將有罪的
人試驗箭去着皮就死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鎗者雖
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放馬來衝蹤若做大樣兩

頭銃裝鐵彈子數箇搽上毒藥排於四層後馬來齊發但
打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賞
天下有智謀者聞之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銳可惜
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答曰若兩家講和了何用虜人
聞此言潛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是何官答曰
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減了
我馬價與的段疋一疋剪為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
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
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二
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
見

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賞
賜殺上筵宴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
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厮到中國為奸為
盜悔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
留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
封着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着吳良收了
進與　朝廷後某人怕　朝廷疑怪乃結構臣因說曰這
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段
疋及某人送使臣去又說是吳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
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又說
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二

疋使臣去買止與一疋以此爭鬧費銀若干兩不賣
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
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咲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回回
人所為他將一疋剪做兩疋送與官人充做課程若不信
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者都御史說的皆實如
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因見說的意思和了又曰官人
為北方大將帥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
罪的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拿住便剜心摘膽
高聲叫苦上天豈不鬧知答曰我不曾著他殺是下人自
殺又曰今日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教回搶馬兒的

上天發怒降災也先咲曰者者問
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
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
舜一般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
問來還著這
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問他要大
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著他迎
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
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官人愛錢了
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等好
男子我監脩史書備細寫上著萬代人稱贊也先咲曰者

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
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與
上皇送行也先自弾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著坐使坐對曰雖居荒野不敢失君臣禮也
先頭目好禮數宴畢也先送
上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又明日
伯顏與
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日
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領大軍護送
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命大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師行
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

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回而獵射獲一獐
來獻受謝而去　駕入關送的頭目緊隨
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　乘輿揭簾視見俟入大內
然後旋館此事雖是也先等畏受　朝廷恩惠一念之善
不可遏向非使臣負忠義之氣發於言詞應對不窮有以
竦動觀聽陰折兇惡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猶豫
遲留以索利於再四安得一旦慨然首肯無疑以回
乘輿於不可出之境前代若晉若宋數帝陷入若迎之不
得秖見其辱耳嗟夫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古今人所見亦有略同者予嘗疑天以為有極不知極之
外之如何以為無極凡物豈有無盡之理曾質疑於薛

先生以為不必疑也但曰聖賢云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予
又謂彼以理之無形者言此以氣之有形者言辭仍以為
不必疑及見朱子語畧云其六七歲已憂此事至今未見
如何可見其疑終不釋也且天一日運轉一遭豈有無邊
際俱轉之理必有限也既曰有限不知限外又是何物雖
再有百千萬億箇天也無了期誠不可知而可疑也予嘗
又疑程姜言隨之四德時孔子未生而孔子文言為乾之
四德可疑又嘗見漢儒上疏每引易語曰正其本萬事理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今易經中無此語可疑又嘗見左氏
言絳縣老歷甲子有亥字之義不能解及看劉元城語錄
乃見前輩亦嘗致疑留意於此於四德知非孔子語於正
其本數句知為古大傳之言於亥字之義推之甚明白由
此觀之學者讀書不可草草

古穰文集卷之二十八

古穰文集卷之二十九

雜錄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
仁廟怒命力士打十數斥不死洎
宣廟即位察其忠復名入翰林拜學士自後不聞直言矣
正統時為國子祭酒從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諸
生勃然興起人材遂盛於一時待諸生恩義兼盡有病者
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為文以祭之後王振怒其持儒
禮搆以罪枷於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衆獲免未幾乞
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錦衣指揮馬順正統初欲作威被御史劾之洎王振擅權
順乃媚附之振以為爪牙翰林侍講劉球進言權不可下
移振怒欲置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官董璘亦進言願為
太常卿以事神順即依振意苦拷令指球畫此謀當朝拷
去支解其體由是人益憚順自府部臺憲而下莫敢誰何
聽其指揮奔競之徒請託者滿門賄賂苞苴殆無虛日振
益寵愛之洎振土木之敗衆情切齒劾其擅權誤國狀頗
猶回護當關揚言衆怒不可忍直言捽之亂毆至死人情
始舒順體肥暴其尸於長安門外恨者猶毆之不釋衆欲
沒其產為中官沮之可為附權者之戒

刑部尚書魏源為人倜儻豪邁不群嘗為河南布政陞
直前當之民感其惠凡出巡者亦誅之在刑部不刺其

僚屬也所見或不令即盛怒若不可解既過或別事相合
即嬉〻與語吾〻乃嘗怒者僚屬以此敬之但為御史時微
同出淵〻守捜得私物收繫于京後數十年其人以別罪謫
配〻以罪觧部猶報怨決而辱之清議以此少之然亦名
一材大夫之流也
植物亦有知覺試觀有蔓者必附物而纏繞之物有遠近
則捨遠而就近物或遠者必斜長而附之若有見焉然則
人豈有無知覺耶人物各有所能而不能相通但人為最
靈其所能者非物之比然物之所能者人亦不能為如蜘
蛛吐絲結網人豈能為其為網也布置不紊今日掃去明
日又成其速如此且以兩樹並列枝幹參差亦能為之於

兩樹稍端而結網於中間甚可怪也以此推之物物皆有
能
山川之生俱有理予嘗遍歴蜀川登高而望萬山雜亂識
不可辨若沿川而行亦如樹之枝幹然各有條理以此溪
澗之水未嘗有壅阻而不流者且岷江自岷而出以至於
海數千里之遠若非山川自有條理豈能通達大禹疏鑿
不過因其自然之勢而去其兩傍石之阻者予嘗經過三
峽見兩山壁立萬仞而中則通為此造化之妙有非人力
所能為也且衆水之流與來附合初無斁障而不附者以
此見得有理存焉
讀書有三到眼到口到心到大抵以心到為要心既到矣

眼口未有不到者若眼口到而心不到所謂視而不見聽
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也予嘗讀書心忽思念他事眼
雖看書口雖念書只茫然過去却收心復看如未嘗見者
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即此可驗
過則相規善則相勉惟朋友能然今之交友盡此道者絶
少士習所以卑陋也且人之不幸莫大乎不聞過若如子
路聞過而喜人猶肯告若惡聞者如諱疾忌醫人誰肯告
而况在高位者乎
都御史洪英福建人中解元會元為文選主事辭藻新奇
遷考功郎中士林重之尋陞山東左布政歴轉都臺未嘗
至京中官不識其人旧往浙江考察官員被黜者妄訴之

且加誇毀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
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為人既去方惜之真
儒雅君子動履似迂而處世若泛然者以此見咲於諸智
云
刑部尚書王質始由教官薦授御史歴陞參政布政侍郎
俱纔一考或未及者在蜀以廉稱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
呼為王青菜在山東有惠及民召拜地官輿論懽然及遷
刑部僚屬不樂言行或過少礙於前未幾以失囚左遷其
學甚博為文或滯論者謂如錚採花不能釀成蜜也
吏部尚書魏驥浙人初為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材諸生
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攜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酒一甌

而夜至三更將盡必携燭以隨尚有誦書者必為一次且嘉其勤如此者亦不煩數間自一行士子咸感激後皆其門者實有其盛為考功員外郎有聲遷太常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太宰篤尚斯文性好吟詠曠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為先生贄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以引年致仕士林嘉之

陳鎰為人忠厚端謹為都御史鎮陝西民賴以安者十餘年見其美鬚髯呼為鬍子爺爺每還朝必遮道送之不能捨及赴鎮必歡忻鼓舞迎之數程或久旱至必得雨飢必賑濟民益戴之但其心仁恕沂為私恩同列以之亦不與較居臺端而激揚之志緩不失為長者以疾致仕識者羡之

爭者先要去一矜字能去者百無二三大抵天資美者自然謙下不自誇大不然鮮有不矜者靜觀接談者以言己所行事如何往往一是其所行之美事而過惡之事則不肯言與古之君子善則稱人過則稱己者異矣

物我無間之心爭者誠不能存亦嘗體驗自己每有家人買物買之多者則喜或有虧者則怒是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也雖欲勉強平心云不要虧人未嘗得其多也此等處己工夫誠欠若更不勇力行之望入聖賢之域難矣

嘗於靜時體驗自己所思偏要思在富貴利達上或情慾上思有時覺得所思是人欲轉思向道德上去纔是勉强以此嘗得遏人欲存天理之功甚難且所思不正便能知之即奮然欲止之只在心上驅遣不去急引正道思之亦不能奪以此竟得素無存養之功大抵中人以下之資皆如是也

古之豪傑之士所見未嘗不同諸葛武侯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范文正公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韓魏公曰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李忠定公曰吾知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由是觀之則四公之心合而為一者也奈何今之事君者惟顧利害事有當為者稍涉於害即止而不為自以為得計或有不宜為者有利存焉則勇於必為由無四公之見故也嗟夫若四公者其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也

霸州守張需長於治民先任鄭州有聲還有於昔廢水田數十年守相繼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悼於動衆需往相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怪以為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爭効其力三日遂畢守往視之大驚以為有神助洎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戶每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添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鷄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由覺者不二年俱有恒產生

理曰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以覲禮至京遂受旌
異之典尋陞內陞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公驥至其郡
異之下其法於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而訾之
領牧者詔於官官王振捕之下獄㩻揵幾至於死竟謫戍
遼城人咸惜之而莫能救也
兵部尚書鄺埜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弊其父家教至嚴
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
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汙我
即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閑
因秋闈聘典文衡者謀於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
無知汝居憲司吾為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誚於人矣又

以書罵之埜一念之孝為此舉不恤其他迎書號誦泣受
其教而已後為府尹益勵其操聲價所高名為兵部侍郎
端謹小心行事縝密沒於土木士林惜之清議無所貶云
予榜狀元曹鼐為人端通俊爽初為校官不樂須得禁劇
一職改泰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借舉子業遂公進士第
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與陳士林榮之自東
楊沒後議大事多決於鼐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
橫亦由加禮敬沒於土木之難
劉子欽江西人為舉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解
縉在翰林會聞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略不遜讓
縉少之欲以題意示曾棨明日廷對棨策最詳殆及萬言

遂為狀元列十人之後方及子欽壓其負也後子欽終於
教職名位竟不顯云
曹端為教職留心窮理之學在霍庠造就士子務躬行實
踐弟子出門者亦循循雅飭尊其教不忍遠後調蒲庠霍
庠士子爭之不釋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
泣座下是著兩碑處皆穿靜專之功多方岳重職不敢以
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
取事畢而還父好善信佛泊閑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於
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所著四書詳說太極圖解詩
文數十卷傳於世
襄城伯李隆乎資凝重器宇宏遠守南京數十年鎮之以

靜最識大體富貴等擬於王者雖重斯文接儒者之禮
尤恭以此上下官僚無不敬畏若祭酒陳敬宗先生造宅
務欸留之不辭焉歸士林嘉之仰慕風采三楊學士極重
愛之正統中以得人心見召名於京師始近聲妓為自安
計數年終於第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都御史軒輗天性廉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糧時冬寒舟
行忽落水即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不能出有司急
為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只待舊衣之乾後為御史獨振水
蘗之聲用當道者薦為浙江按察使前使林實在任富貴
擬於王者服食器用極其精巧洎輗在任一切供給皆減
之俸貲之外一毫不取自著一青布袍撰閒於四時[illegible]

補之蔬食不厭午則燒餅一枚而已與僚屬約三日各以
齋莱時值買肉一斤口數多者亦如此皆不能堪有減回
故鄉者或故舊幹經會將者當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鷄僚
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自餘鹽肉一味而已忽聞親
喪明日就行雖僚屬尚有未知者及奪情復任煩以廉自
貟又嗜酒或公筵或僚友相燕樂必至醉弄酒詈人士林
以此少之及居臺憲總理南京粮儲清操愈厲張都憲設
席會諸僚獨不赴既而以卓食饋之亦不納人皆以為僻
蓋古者狷介之流雖或過中有激貪風嗟夫今之仕途中
若此真鳥中之孤鳳也
處士吳夢字與稠撫州人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累辟不

就不教人舉業弟子從遊者講道而已父在京時命還鄉
畢姻而來及至親迎後不行合巹之禮另舟赴京拜父母
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京還家夢往謁之至大門
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禮今惟
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若面拜恐勞尊凡行類此有
來從學者不納贄見之禮或極其誠敬姑收之不動後或
有過即以所收者還之辭而不教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
取於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其力多不能堪躬行實
踐鄉人化之往時閩中盜起四方搔動閭撫之貧者亦欲
乘機刼富家夢早覺之既曉其富家曰宜散積粮於是皆
從之一方遂安能自重不妄交人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

自成一家不立文字暇則詠物適興胷襟高邁凡經史子
籍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曉悉楊溥先生深重之兩薦
不起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吾可
出人皆咲其迂嘗見詠桃一詩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
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
點也氣象方岳名公皆重其為人分巡至邑造其宅
運使韓儒温州人魁梧端重為御史有聲遂妖盜有功酬
以男婦數口出巡河南鎮靜有體一方俯頼闔省上下咸
謂前出巡者十數輩或過於刻或猛而嚴或貪而懦或矜
而眩或佻而輕或奸而譎或愚而暗未有如儒者自後繼
者十數輩亦莫能及後遷運使於河東清操甚著多所建

明創立學宮得師儒擇其編戶子弟之秀者教之繼登科
第人材遂興天性至孝以母髮白在堂屢乞致仕焉以軟
疾兩足不能行　朝廷亦不釋終於任所士林惜其位不
滿德云
予往蜀中考官恒以此心對天地鬼神平心應物以鑑自
比而物形莫遁妍醜自分亦必詢訪於前方能如此自謂
黜退者庶幾不枉或其過惡未甚但量輕重決責懲戒俾
之改過自新中間或有黜未盡者自分寧失於寬况世無
全才有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者柰何小人猶有不足者
妄加是非大抵去人之爵不能無怨故也以此觀之當黜
無謗者甚難雖曰所行無愧於心而情不能無慍也篆以

於發秋毫無犯不但蜀中士民知之其山川鬼神實不鑒
臨向使稍涉於私何以自解及觀實行妄作之人能載而
還者及無是非之惱又不知其何如也
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以功歷陞至此其為將
也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擣賊巢穴衣糧器械不役一
人親帶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敵皆披
靡子弟及士卒如蟻從隨以死向敵用是往往取勝其勝
也未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此短於
謀略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己之勢聽人
指揮略不較也不止於為勇將而已威振邊夷西番北虜
莫不畏仰而藜川之績亦備參之名將抑其次也

戶部主事王良機謀過人有御衆之才
文廟知名委督口外粮餉威聲大振凡軍衛有司無不畏
服一出境邊將自指揮以下數百里來迎為前驅負弩邊
將亦敬憚之英國公莫有抗禮者出師在邊亦屈勢相接
後雖有為書侍郎經理其事者名位徒高人不如此畏服
也後與主事劉良輩怨相訟求白其枉惜乎位止於斯以
老疾致仕蓋奇特豪邁之士云
昌平侯楊洪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
歷陞將帥能用奇兵如遇胡虜兵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
善於劫營胡人畏之呼為楊王然自宣德以來胡人與中
國和好每歲進馬貨賣護送來庠往未嘗大衆入寇或有漫
邊者不過鼠竊之類或掠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
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詭道以之治正統十四
年虜酋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
土木之圍洪能以後衛之必無是敗及胡人擁
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畧不為急所存
可知矣後至京師適虜勢猖獗之際人心驚疑念以邊之
舊將遂進侯爵用之終不能挫賊鋒尋以疾卒然在邊枝
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為一時之巨擘焉
戶部尚書王佐山東人儀表凝重器宇深厚初為給事中
奏對宏亮擢戶部侍郎侍大臣體立心忠恕有愛民之意
士林重之與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無疑光明正大雖政

務叢集未嘗廢學恒以不若人為恥書義有不通者以請
教於閣下先生後卒於土木之難蓋有為賢君子之風人
咸惜之
戶部侍郎焦宏初父為萍鄉丞嘗以出身不由科目為恨
一日與僚友宴樂邑之宦遊歸老者亦在論及出身高下
其父大慙而歸謂其子宏輩曰汝兄弟當努力務學求科
目出身為汝父增氣宏以此奮發遂登進士鄉人榮之宏
為御史出色見重於閣老為副臬司尋遷方伯江西人畏
而愛之及在戶部聲名益著為人爽愷變通和氣溢於接
談之際老為庠於鄉人寬亦繼為御史宏子鈍又中進士
任兵部主事論吾郡今世門地閥閱無出其右也

先儒謂心有主則實外患不能入心有主則虛外邪不能入又謂有主於中謂實外邪不入謂虛若以愚見有主則實外邪不能入有主則虛不可言外邪不能入且凡物安有虛而不能入者如人之身體虛弱者邪氣便能侵入蓋有主則虛以虛明而言於物無不照耳若伊川之意謂心體虛明主敬而言方可說外邪不能入也

吏部郎中常中孚出身甚微初為巡檢得異術能煑白金凡寶玉之器有損者能補之如舊

宣廟知之召見試其術果然乃授是職每用其術必引入宮內為之雖中官亞狎者亦不得造其處賞賚頗多已而罷之

古穰文集卷之二十九

古穰文集卷之三十

雜錄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棊曰臣不會着棊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上意不樂居數日勑黃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戶部

倪閒之實錄之也向使蹇夏諸公皆如此持正其勢未必盡踈之則君德可備天下可恥矣初

文廟命學士解縉評大臣十人何如縉每用八字斷之首許黃福自餘互有得失人以為確論具載縉傳

之貞於本朝為臣擘側於宋之公卿終有愧焉試以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報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必以造門者舉之甚至人舉所知自以為不知而沮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已者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所行何相遠哉

胡頤菴急流中勇退非有高尚志實不欲居等輩下耳觀其在鄉猶倚當道大臣勢自尊官其地者避之不較其於詩文有作即刊況又未至好處以此傳世果何益哉適自暴其淺深而已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脩

輩俱在朝惟是備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畢自為贊磐於衣帶自縊於東廡下可謂從容就死者矣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愧於死者後紹為誌士奇為傳且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識者笑之諸公不死是文之難與唐之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哉紹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所論諫豈下於魏徵若留於

仁宣時事業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及也

士奇晚年泥愛其子莫知其惡嵗為敗德事若害暴郡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横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與子書曰某人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書反毀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鄉里故挽其所行以此致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其子之善者即以為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彼害者連奏其不善之狀

朝廷猶不忍加之罪付其狀於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為不善也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惡不可言　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　朝廷尤慰安之恐致憂後歲餘士奇終始論其子於法斬之鄉人預為祭文數其惡況天下傳誦

高廟亦難受諫翰林編脩張姓者能直言至不能容黜為山西蒲州學正例慶賀撰表

高廟閱之識其名見其表詞有曰天下有道又曰萬壽無疆　發怒曰此老還謗我以疆道二字疑之即差人逮來見曰送法司問汝更何說張曰臣有一言說畢就死　陛下有旨表文不許杜撰務出經典臣謂天下有道乃先聖孔子之格言臣謂萬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謂臣誹謗不過如此聞其說良久曰此老還嘴强放去竟不問左右相謂曰數年以來纔見容此一人而已

文廟過江之日初即位欲詔示天下問姚廣孝舉代草者曰必須方孝孺召之數次不來以勢逼之不得已孝孺持斬衰而行見

文廟即命草詔乃舉聲大哭曰將何為辭勅左右禁其哭授以筆即投之地曰有死而已詔不可草

文廟大怒以凌遲之刑刑之遂夷其族孝孺受業於宋景濂其文學淵源議論波瀾類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凜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也

黎川初叛時沐晟尚在彼時只遣人宣布　朝廷恩威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遂遽輕動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遂王振擅柄之初乃逞其忿閣下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為耕守計振不從且與兵部尚書王驥謀驥阿其意舉兵以驥督軍趨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寇首思人發不可得焚寨而還殺傷者十數萬且以為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又復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擾攘軍民騷弊如不可言復窮其

所冠首亦不可得而還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黎川不知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而陞秩之俸又萬萬不可計皆出於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驟為功之首不知為罪之魁也

予在驗封日南陽郡守陳正倫考績來見西老道及予名西老欲一見陳公約予偕造予終不從自思此一見無他即是求知既而以事相關入閣問知其名因話及之未幾孔目以為人之文呈見予名嘆曰我不識此人冀予一見竟不往與王文正惡人造門者不同也

予在學讀聖賢書知佛老為異端同類有掛其像者即斥

其非以為名公鉅儒決不如此後居驗封造冢宰第見正寢東廡整一室疑必家廟問之則曰佛堂也不覺駭嘆又以為文章名世者必不爾既而見石首先生庭中高懸一幅視之乃觀音象也不覺失咲嗚呼人其人火其書果誰望邪

平江伯陳豫以白金來幣之類求西楊為其父佐墓誌西楊却之不許固請辭益堅不得乃減金幣三分之一求於東楊即納而為之稱許過實或見西楊曰以平江之父竟生不為誌何也曰汝安得知彼曾祖吾為墓碑雖未識其人以予封爵非積德之厚不能致吾按狀而發揚之必有實也彼祖吾復為之以委督漕運而有行實功績可紀何

以發揚之若佐無可述者苟稱之過實非所以取信於後世也吾何以金帛為哉予因思唐之張說愛姚崇之玩物而得之盛為稱許之辭於碑蓋有愧於西楊者也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斷於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疑也每秋勅文武大臣并內臺審錄重獄自黃同公而下俱遜避俟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庶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嘆服

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脩同解縉胡廣等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

密計必參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為愛錢

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餽者必訪詢貧富何如若知其貧亦不却其餽但以別物與所餽相稱酬之或富者以十分為率亦答其一二或坐法乞救或在界求薦必留意焉報者相繼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於此大抵居仕途者安能一向遂意蓋天有乘除之數黜行乎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軻少年蹇滯老必通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楊自入仕即得君舉日不

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四朝曾無數日之恙生榮
死哀始終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間氣所生而稟得
完厚知此其輔理之功在
文仁宣時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於
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槩乎未有聞也
宣廟時二楊用事恐天下之士不由己進退汾方面風憲
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且講吏部尚書郭璡不學
無術但以老成至此尋勑令從御史知縣許在京五品以
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
作以贓露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遂罷御史知縣舉保之
例郡守以上仍舊出於二楊之門皆由其操去取之權也

西楊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
統六七年以後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亡進退天下人才
之權遂移於中官王振邪正倒植矣
陳敬宗由翰林拜南京祭酒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
則望之者起敬嘗會食諸生稍有失儀者即待罪不輕容
也或有所稟嚴於對君之禮然待諸生以恩病者必以為
訴務出而驗之因而亡者亦不恤也以故諸生一登仕途
必遠之遇諸途若不識也徒悵恨而莫能自省對客善飲
襄城伯重斯文或盛設延賓既罷必留敬宗再飲至酩
酊猶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量
河文淵守溫州時廉靜寡慾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為

第一說而名為刑部侍郎氏有饒金者郎之好事者為之
立卻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人亦
未之知也後以故乞病歸正統十四年　朝廷多事士大
夫交章乞起之名為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於
擢用人才之際詭譎之迹始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雖
百計圖位柰何攻之者衆日為奸邪暴其情狀終於斥去
不能留矣向使病去不出作郡清名必然傳後不失為廉
謹之人今也雖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羨哉予在銓司時
或所見不當者必面執之不行以此見忌洎予遷兵部君
屬任其所行莫敢誰何竟至贓賄而後已
工部尚書吳中奏對聲音宏亮丰資厲厚望之者知是享

爵祿之器貪財鉅為嬖妾數十人厥妻嚴正中憚之不敢
犯
宣廟知之嘗宴臣僚命伶人作俳內戲以哄之中雖愧而
不能免也一日關誥迎於家其妻拜畢呼子弟曰將吳中
一軸誥來宣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
主上自言歟是翰林代草歟曰亦翰林代草也乃嘆曰翰
林先生果不虛妄且吳中一篇誥文正說他平生為人何
嘗有清廉二字中間之雖恚猶為哄容而已
吏部侍郎洪璵接人踈慢好褒貶人以才學自負大言不
慙自矜其高初為主事督陝西邊稅而回見西楊學士大
言其設施之法西楊不考其實異之薦為侍講與趙恣冶

吏部侍郎鉄力爲與衆知不可莫敢抗既入吏部驕矜愈
甚士林咸惡之以西楊在不敢攻及西楊没[illegible]病
而卒士之行已當自卓立不可倚恃他人之勢一旦失其
所倚遂至如此可為戒也
戶部尚書金濂初為御史有聲自永樂以來巡按廣東者
滿載而歸自濂去一毫不取廣人至今德之在陝西臬司
亦出色用是累陞副都御史邊儲賴以充足後歸京師奏
對宏壯
上倚之拜刑部尚書頗號深刻福建盜起遂參軍務往平
之加太子太保還戶部然喜結權貴士林以之人以為奸
則過矣但性猜忌刻數求精務充國課商賈微失民或困

文集 卷七十八

斃亦不暇恤焉所學亦正言論風采動人接下多異怒係
屬不能堪大抵亦豪傑之士也
工部尚書周忱江西人初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
者 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舉忱為侍郎往任
之忱為人謙恭言若不出諸口謀慮深長一切破崖岸為
之虛心訪問兼採衆論不一二年累欠之數皆完美餘之
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振恤歲凶無虞歲輸京師之米甲
於諸省 朝廷每勞其能亦喜於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
宮庭興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所欲擇子見造者必往求
之所獲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納馬得官

以此少之

山東參政鐵鉉初為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喜之字之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屬鉉而
成
文廟潛邸時有訴遠法狀者多至屬法司刑之數日獄奏
成
高廟怒偽鉉鞫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之未幾擢山東參
政
文廟兵至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敗破者隨完
之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後而出戰
文廟被其甚知不能克乃棄去及過江登位用計擒至
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

文集 卷七十九

體至死罵聲方已後思忠烈不可擬者惟鉉一人而[illegible]罕
氏有愧焉
振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某年雷擊奉天門殿鴟吻勅
群臣言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言十事一言主上宜親政
務權不可移於下振覺之怒以錦衣衛指揮馬順為[illegible]牙
令以他事牽之
陛前粹去球不知所謂見刑但曰死訴
太祖太宗遂支解其體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竟附順子
數楯之罪順頗不安命緇流誦經度之
振既得權吾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微譴見謫始懼與
部尚書徐晞工部侍郎王佑憸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而

計効勤極盡謟媚之態遂宣言於衆曰吾輩以某物相遜振大喜以為敬已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禮者為慢已必得禍衆聞知益懼皆具禮進見從此以為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俱行之在外方面俱見之當朝覲日大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為尋常重至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由是以賄者為拙以貪者為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堤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太息而已

宣德間吏部官屬多因請託而得盡以承平之世官於此者享富貴尊榮人所羡慕故也正統初予以進士選驗封主事人以為異初不知者疑其必有為之先容者已而察

知出於公道方審選時尚書郭璡侍郎鄭誠命予作詩以嘉禾為題予作七言八句一詩亦不知其何如也既又查在戶部觀政訪予平日為人如何予不知也命下之日予方悟其作詩之意有在但以孤寒之士與富貴氣象之人並處雖不相類予惟敬慎自持彼亦不敢慢焉文選郎中吳敬自重自高閣部官僚莫敢與之抗禮而效勤謟事者皆然予惟以正道接之不謟不慢久之反重予為人而見許焉予同司員外李源凡百專取利予見其勢不可與較惟閉門看書而已源恣氣乘之予處之晏然已而勢去卻相親厚予亦處之如常予每自謂未必於已無益也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自可有動心忍性之意且因此以予為好學而有手不釋卷之稱正孟子所謂不虞之譽也

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未盡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為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景泰初遂罷此例仍從吏部自擢時予在銓司乃將六部郎署年深者第其才之高下為一帖御史為一帖給事中為一帖南京者附之方面有缺特此帖於尚書王直前斟酌用之將盡復增之方其推用之時人皆不知　命下令人傳報彼方驚喜正謂各官舉時有九年將滿者以其自守不求知於人恥為奔競至此不得已而亦造人之門況其素行奔競者會舉方退其所舉之人已預知之不待　命下

而職位地方無不曉悉且又不論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而名在前者其所舉之人官亦大以此輿論不平及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愜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為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於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雖不能盡知其人却出於公道故也

景泰時少保于謙在兵部侍郎項文曜附之內議患其黨比欲因事以開列用持正者佐之會予被薦遂轉兵部遷文曜於吏部復附何文淵言官劾其檢邪賴于謙力保存之已而謙敗文曜卒見斥論當時以文曜為于謙妾士論非咲之每朝待漏時文曜必附謙耳密言不顧左右相視及退朝亦然行坐不離既在吏部亦如是王直是先生一儒

者予謙初甚尊敬之已而被文雅譖毀以為無用務傾之
遂慢之謙杓嘗謂予曰東王老先生君子儒也可敬可愛
每經筵之宴得連坐必與之相勸多飲數盃及文雅轉吏
部之後忽謂予曰吏部老者如何不告歸予曰告幾次矣
朝廷不允謙曰第無實意耳予曰觀其意亦實謙曰果有
實意病卧不起一兩月必放歸矣予謂老先生至誠使之
假卧必不肯為後漸聞其所譖之言方知謙之不敬王先
生乃由此耳當時文雅亦有代為之意謙蓋知之未遂其
謀也
天順初衆議薦予入內閣翰林黃諫即來見予曰恭喜先
生入閣予曰此何喜也諫曰何謂不喜予曰昔寇準問王

嘉祐外議如何對云丈人早晚入相以我觀之不如不相
之愈也準曰如何曰丈人負天下之望即入相天下以太
平責之丈人自料君臣寧若魚之有水乎準深服之以為
高見遠識今雖無相猶以入閣為內相時事如此入閣何
為未見其可喜也
翰林院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
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流無
由而退因
上欲將通志重修須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
居此托閣院達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於
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無不自遂翰林於是

為之一清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
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泰疾亟太
監興安諷群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
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始覺其有
異謀也文又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之意在
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辭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
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說於石亨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賚
金牌勑符取襄王世子去矣即於十七日早帶兵入朝詣
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說
於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拿亨數人掌兵者其謀
立
上皇中官吉祥蔣冕輩白于
太后寫勑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王文輩為大逆奸惡然
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為總督
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
除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
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
曰臣等捨命舉此大事以為有社稷之功
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賂擅作威福

冒濫官爵恣情妄為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禎亦與迎駕之謀特命入閣有禎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禎亦為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為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之好還矣

景泰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於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輩惟知感恩遂以太子為可易於是假以外僚陳奏請易太子乃會文武群臣議其可否有執以為不可者即以利害怵之無一人敢異辭於是擇日立之即以官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與者十七八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為太保者十人名爵之濫一至於此惟賢等侍郎四五人不與一易之後人情憤然不平貪其利者揚揚自以為榮幸不知識者已知其非善後之計已而天道一還盡革無遺因而譴謫者亦多回視不與者反有愧焉榮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審也

景泰初予進正本十策且乞置中朝夕省覽以助身心之學不省竟發出越數日戶科給事中李侃因災異上言近日李某所言有關
聖躬略不省覽無恐懼脩德之實災異疊見殆由於此覽此奏卻將予奏疏取入謄寫一本觀看禮部尚書楊寧見之嘆息一日見予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乃逐條為前件以為當留意行之本部尚書何文淵聞之求稿一看曰忠鯁之言也少保于謙見之曰人所難言者南京祭酒陳敬宗曰聞其題目知為至論矣後須君擧於群臣予復採二十二君善行每君不過三四事最切要者乞體而行之景泰覽之亦不省曰此奏欲何為中官王誠曰欲
上學此數君耳乃頷之但流於荒淫不復介意

士大夫行已交人不可不慎若徐有禎素行持公者少而所交者亦然及其當道予輩持公以助之有禎遂改前轍不復徇私其所交者猶以平昔素情望之多拂其意遂以有禎為改常從而媒孽其短者甚衆向使素持公道豈有此乎

古穰文集卷之三十終